

集部第八八冊目次

擬山園選集八十二卷(二)

〔清〕王鐸撰
清順治十年王鑑刻本

..... 一

雪廬焚餘稿十卷續草二卷附客問一卷

〔明〕趙維寰撰
明崇禎刻本

..... 三七三

擬山園選集八十二卷(二)

〔清〕王鐸撰

清順治十年王鑰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目錄

書牘一

荅愷陽先生

荅太青

荅帶如

與石叁

荅石叁

與玄宰

荅玄宰

又荅玄宰

荅湛持

荅孟長

又荅孟長

荅湛持明卿

荅太白

荅雲韓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一目錄

荅天門

荅葵衷

荅徂徠

荅秋濤

荅舜玄

荅鴻寶

荅樞垣

荅梁靜之

與湛持

荅用賓

與朗倩

荅拙存

又

荅弓子

荅太白

荅隆燦

又

荅玉調

與渭水

與禹修

荅湛持

與錢十二

荅天心

與仲嘉

又

荅大白

荅孟長

荅仲嘉

荅君揚

荅葆初

荅玄宰

荅六直

荅王屋

荅玄宰

與湛持

荅玉簡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二目錄

與玄同

荅叔度

荅季重

荅機仲

荅朗城

荅譙明

荅鴻寶

荅朗城

荅方壺

荅素心

荅大白

荅顧生

荅肖形

荅頑卿

荅裴白

荅玉崙

荅虞求

荅新鄉心公

荅國南

荅雷廣宗

與肖形

荅枚夫

荅庚生

荅親友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目錄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

目錄

三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書牘一

荅愷陽先生

先生華夏神州賴呂斧濯隨手是春卽唾爲陣
屹然天柱管晏蕭曹不足論矣僕愿在兩河岐
嶠之喙薄氣凡響何敢見垂天之雲哉數季於
詩頗白銀缺不意得邀盼睞賜之大序出自望
外僕詎真一一當于作者譬之伯樂顧馬騷裏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 書一
固所不遺而驚足稍一瞬亦得引轡長鳴僕自
今以後當何如勉策前遺也指水盟心稱謝不
已

荅太青

春禴之夜微茫山色共垂嵐氣松垂明日又不
得斗酒與先生盤礴古嶂綠柳青泉間歸來車
中猶悒悒也數朝誦大集若涉溟海鵲陽毒瑛
森茫浩漭不可裁測而谷王乃下同行潦兮夫
風雅在先生海龍一鱗一爪也僕雖瞎瞎已自

慄狀意下又敢言茅簷小蠅歟雖狀僕向若干先生願玷遺事之先生吝意于砥足蟲篆歟僕也敢不引之爲贊

荅帶如

足下千古作率其強甲勁弩已通處未易爭鋒最爾王子所刻稿言小國隣大齊猶惴惴懼敵賦之索也而乃謂僕作數百季寡二狎主齊耶爲是囁嚅意中恐海內目論未必人人如青州王帶如者雖狀胥足下一二君子其語僕於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一 書一 二

與石壘

刻僕字者鈞多漸瀾隨其浸潤踵之說也大作敘鬱囚龍異狀紛披不區區襲開元大曆之汰矣野火都離枝葉漸脫又帶寒於幽冷之致真古人不及嘗論之古盍老獄止能華人目鈞樂廣散止能爽人耳若能悅人神則足下之作歟邠原之從孫嵩獨推鄭康成僕今亦如是

荅石壘

足下加僕于勝入室皆上下千古僕乃得遊足下腹中如此乎但慮徐君季少英雄氣恐笑寂寂足下繆莢嗜賜和大雅音漢晉一腕僕孑生不敢妄希人盼睇足下演愛王子不真口星乃親于壤哉祭我酒我歌我和示我周行也僕顧此六尺軀天下如此其大今吝賞鑑人欲忘是下邪是憑水者不舟之楫之也計不知所出

與玄宰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一 書一 三
僕懶人骨俗事如馬火牛無病呻吟欲取鬲斛牀頭酒與足下一談恨無桃花機絲耳昨裝騎持此帖宋刻手胥訛肥于偏傍裝束美豔王嬙帶病亦自可憐書恣吝大源流河之崑崙骨爲一支唐宋小波塘而已北齊頭氏訓曰巧勞智憂爲累是誠子雲拚齊書王褒辛筆硯也支江寺壁內懷可念疲吝用之精磋擊于此卽威波回墮之鸞楷額雕陵之鴿何補于誦讀何補于事業哉爲觀此帖經日忒忒僕正鋒罷不得不

狀卽六著二莞猶足度日也

荅玄宰

細觀蘭亭續帖盡蒂汝帖刻較汝精細其增入者乃絳帖澄心堂之翹楚昨日雨中僕臨一冊用宣惠紙仍仍狀雖不及古人書叨益附領者一種風致尚未裒也米襄陽帖灑脫無鬱噎形屈者茲爲四十六冊英光堂書必甚多乎生觀其半刻得存越焉恨未能全足爲嫌如奇山異溪精神入門造物不可覆援正不必數季遂狀

擬山圖選集

卷五一 書一

四

盡遊徧也留已爲他季快觀再覩新鷗跡虎顧乃爲叫絕侶者不盡者與天地俱生

又荅玄宰

僕望足下之盧留犁澆酒題奉約束遂妄香陳請自知福小夜郎偈于南扶餘雄海隅不亦大可嗤邪淨業寺荷花霏霏高原蹲峙足下方且領袖于溪閣書棟珠簾遂落君手于季老潭古雲再經品題已發新彩在足下筆濤勝情乎其如僕熱心戀戀何哉恨恨狀恨不日攜手足下

邀吟于尚泉花宮之間

荅湛持

近日齒齟醫症十齊黃耆過之矣僕乏鷹時體已應周求遲久方爲耿灼足下葛覃之絺輕華曲被何必大秦草玄菟花乎榮振澤駿無致于服奚畚斯素所謂不繫小一瓢而已者

荅孟長

晤足下如鏡在了了寫人虛清不滓大猷無回僕何文斯群龜不需空無用所足下恒寄之謂

擬山圖選集

卷五十 書一

五

私顧狼局莫辭申譬會當如命狀泥飯土薑尚堪啖乎

又荅孟長

讀遊莫釐新詩秀句妍章靡不登于大雅于鱗恨復香足下矣雄驪中原爾未榮將八千兵破葛榮百畧衆基頽瓦裂俄頽立盡方今此遺昌言之幟賴香足下耳

荅湛持明卿

二三兄弟一閒坐一譚笑亦是長安中一天台

一桃源况秋螢聲清綠苔滿地何物不關情也
文子賦淇澳陳子賦木瓜僕何人斯知足下不
忍不惠于僕

荅太白

覲視上卷遂噉蛤蜊對燈講虎雨聲冷朕致足
怡也命作長歌仍欲僕攜小螭向足下雷門乎
速遲未語又恐瓦垆來善再奇請焉枚人且勿
勤

荅雲韓

撫山園遺集

卷五十一

古

日來瀉粥管不前松石塗抹勉懸尊命重惠珍
味口脂面藥不驗其榮

荅天門

鉅蛇不引小蛇真龍乃好假龍乎情極器界之
外僕用此胃中肯肯貯周公瑾矣俟冊綴彙屬
日續于龍藻虎雄之肆

荅葵衷

奉東箸勸加食也香帶斯帶礪也夜漏銓其勤
于風夜也

荅徂徠

如火如墨矢盡而降于足下也心雜戰灼矣雖
朕吳公先秋晉侯亞之

荅秋濤

轟飲驩甚便欲擊缶呂代秦聲拙字蚯蚓形耳
足下何愛之若此自顧之無異枯核之登華俎
荅舜玄

瑤草至石英雲氣層層僕面來僕何物批糠足
下覲爲同心哉世路如戟人情如蛇豕足下知

撫山園遺集

卷五十一

古

我僕兮生僂爲大癡居今之世僕惟耐貧耐
於文章中蹈井而學川蹈川而挹海耳中郎卽
不佞王充聊爾蠅聲片響亦自喜焉

荅鴻寶

誦大作古瘦蕭疎各結構孫楚難追子雲弗逮
僕心折骨軟覺甘季書癖皆歸弱喪塗抹敗絮
不堪沾沾自喜耳諸于懸奔走於鴻裁而不能
上僕雖薄識哉能認龍虬豈甘爲披葉之言乎
僕于此道今始北面解甲而伏於足下

荅樞垣

曾託人八行未審浮沉否廣宗聖水知煩蠟展
撫恤窮民能減足下枉笏耶吾輩誦讀中事已
知足下夏爾僕蒼黃世路拙笨於家惟是鋤花
陰惜園叟寧水芙蓉山藥室人偏謫不顧也社
中昔季亮景寂寞亦甚思易水北流彩雲南度
我心如寫

荅梁靜之

鈍匠用頑刀呂之彫玉誤傷肉好既勢速成何
能儔亮令我自嗤于未嫻之手

與湛持

何不可借彼雲門震之弘響

荅用賓

足下于詩字九上九下人莫加也蓋所云謹司
天英者乎僕裏呂冗纏呂縷都下四來多夾溝
而廢我僕于足下受委矣恐無勝旗呂天寒之
故遇日之和亦必馬舌係而火竈出也用親聽
命於京袍之外

與朗倩

畫情罪深了無滯義

荅拙存

淡山大澤君龍蛇也乃不遐棄于蜩蟻則蜩蟻
何呂自飾其醜色

又

誦誌憂成呂重我懷遠呂德德不易人罔不懷
不敢替足下之好呂貳楚惠背惠而食也曲將
在僕矣

荅弓子

行者戒于塗岌岌楚子驛會于臨分二隊是獨
旅易弱也執如足下于十層犀甲相衛乎庶幾
不逞者免生心焉否則烏獲引牛而行力勤尾
絕牛逆不行吾于其何日為烏之習之之儼君
于耻亂遘已

荅大白

各暇當相遇耳僕一月坐火坑邊

荅隆徽

它日東焉索大脫必十

又

竟日啖飯僕薄福覺太康矣家中得一善鑑遺力獻之足下胥古人之德宜函古劄

荅玉調

層層小言談柄不及殷解頤不及匡陳滕故羅是何生涯足下注贊欲刷流呂張僕呂為僕可隨軟盟後耶國小力薄恐殺之恥徒添憤憶寶賈越於下

與山園逢集

卷五十一

十

與浪木

弟子執經于僕十餘稔一片老炙腸借舊風胡方能延估波斯足下獎之增呂允價貨于鼂采價倍矣

與禹修

足下之中心雨澤乎僕矣僕豈敢忝乃舊呂羞驛旄之盟僕之忝足下何賴焉協於彤外知我如子則亦云可

荅湛持

足下非古人之德乎不狀胡其言之裏也僕非金目不能審射借管題之見山水欲作謳信胥之矣又恐世胥兒謁者奈之何

與錢十二

足下病瘡僕病瀉造化小兒偏困苦我輩耶豈呂為青瑣尚不東霍食尚不籠糲藥錢稱貸無門而受呂病益其貳厚其罰耶仰面高天始欲哭繼欲笑

荅天心

與山園逢集

卷五十一

十一

物各各嗜欲車榮枯必在号梁父之陰幸寬我沮澤

與仲嘉

奉令老雌螟着金翅尾其行不近

又

所呂奉命者奉之矣未知是龍是豬是胥窺笙是無孔槌

荅大白

肯榮及枯株也木質無譏亦當忻然

荅孟長

墨見水而水冰使我色撓欲操事譬如韓守成
卑魏塞于道

荅仲嘉

盤夫之左於事失皮露質甚不安帖何異方底
圓蓋也前所諾諒癡符求間整理雖事則廻冗
敢自遜其蚩拙乎

荅君揚

手龜無煖室春日覓箋而饒是呂歸者半

荅山園選集

卷五十一 書一 十三

荅葆初

丹砂之子僕受足下私甘矣惟其眷之僕亦惟
寐忘之

荅玄宰

豈不綴蛩音呂附天藻

荅六直

彼方半渡必足下後焉至涯匪不難

荅王屋

詩遣淪喪矣足下開元生心響協金石呂是厝

之政提兵捍城驅寇凶鋒何其壯歟曜霽之俗
咸池也起于扶桑蒼蒼涼涼漸升懸暘光睥天
中愈為樛樹從此世不敢薄文人無用矣

荅玄宰

畫為山水寫真總之絕去墨蹟獨流真氣所召
物各抵伏石體樹泉濃淡位置變相如面如面
則不復雷同矣姜氏之筆繇乎造不繇天造猶
求龍者求于壁間耳四體妍媸何關神處

與湛持

荅山園選集

卷五十一 書一 十三

數對足下雅意淑端近聞者挹其香審秤而後
知聲訓也夫寧香異故亦惟足下動多遺腴耳

荅玉筍

同及短筆腕不能美不逮曇生稍撥霧事息心
遺士院就于羅柏綴陰雖無豪翰亦是快景但
懼囁不如鄴螯不如北海耳

與玄同

菊色繁亞一卮談天遲來罰金谷鼓

荅叔度

僕之于龍好其不需者耳朕籍足下口實太甚
極晉踟躕僕或當寒山一片石可乎今日雪花
撲欄病又來長卷為水氣憑陵無二十省呵筆
真難屠手無聞集松風霞彩僊璫奏璋璣愈
風甫詩祛瘴不虛也快此遣不孤雲松孺棟望
植稅間者吐其舌足下固自各門風乎

荅季重

京中無鳴瀑蕩耳無雲松怡心大是無聊昔思
足下猶之牧笛村鼓願教朱絃疏越也雪寢阿
擬山園遺集 卷五 一書一

咸一流人下筆霏霏昔紫雷峰雪實之霞氣每
晤甚洽國寶胥德兮信為不誣

荅機仲

贈者羽輕雪涼淡用自矜足下車生耳矣薪桂
岑寂中或亦不吐棄乎此

荅明城

僕驥尾之蠅安逸可惡敬遵來旨彩實兼瞻足
下之隆映僕也何翅期期謁間厦

荅譙明

僕言太露朕肅帶肝膈未易省錄足下知我意
雖萬族氣協者一耳縱欲私匿無胥處所

荅鴻寶

勉焉文之是已余親昭也木枝蔭人僕之不能
蔭也滋懼弱葉枯條洗面目見足下

荅明城

受熱齒痛飯羅卽往既各所麗優異乎孤求斯
之謂爛朕胥第

荅方壺

陸景從兄所譚九疑三湘夏石奇雲何幸僕聯
得之莞筆如是暇豫小展悅與足下共之淵俗

之實已覺不廉延州之惠其奚已謂耶楚雖不
敏受言弗忘

荅素心

言念體氣我心實悔乃謝淪之賜肅也倍千數
舂咀吸遺腹饑麟肯毛誰亦復能致

荅大白

肯榮及枯林也木質無知亦當折朕

荅顧生

落筆甚秀潤，更能險曲鉤。盤耶如是則，疊嶂詭嶂。

荅肖形

大篇嚼吮，軼俗喜不人習。蹊又欲秣駒膏，輪便人意。亂與詩書，夙鳥親與心知。隔可怪，西山白雲何先為護足？下行李耶？秋色流庭，涼颺滿樹。不邀足下一卮，恐數稔便如阻。黃姑津、盧溝、湯湯水能澆洗，吾兩人離恨不。

荅顧卿

卷五十一

荅顧卿

僕外事不希耳，目失序事略，豈獻之敢不善。龜玉于楨。

荅裴白

僕僻濶，聞嵩石鄉少負意氣，喜交海內義士。今見足下節志固，果磁石不受曲針。四奇人正威目，威心既青天自高，丹日自馳足下。日彩視其心，躬使天下知悲歌士。燕趙復有人，何必于陳編向閣，相如偏袒右膝哉。

荅玉崙

童覽籀篆也，土蟬衣裳井蛙喙息，何足當足下同及承明，訊實下曹溪之汗。

荅虞求

足下青黃否，頑礦為惠鴻，失送半石二言。媯簣在前，垂啓在左。僕欲求為蚣蟻下懸，不可得也。佳昏害物，成玷卽昏。曠腹不能去此，穢器添之好聲，而乃欲僕考奏單土儒音耶？儒者聲寂而寡，鉅厲也，恐足下之恐臥，必不免。

荅新鄉心公

卷五十一

荅新鄉心公

執父前驅，何多情也。衙官恐仍羈蒼頭，拂賤意足下查之釋縛于蝶翅，令其颺太。

畬圖南

夜燈比較古人，掇玄華吮玉腴，已假枯腸篆說龍骸不一，而足使仲蔚蓬蒿之屋，廻互生色。

荅雷廣宗

作宦者人情之惡，彭蠡揚驅四面水勢，皆其所詳操，枕方之無往非利涉。蓋經濟利物學，胥族。

根膚見者惡足知執掌錢刀課理農桑齊盜與
儒英雄才蠶鑄之召發鵬鵬光芒耶

與肖形

屬國劇中神恐明日事焉加矢佛不嘆乎或者
嘆

答牧夫

楚書至爲錢雲將此公韻人相見刮目今在謠
詠中則曰蛾眉之故金焦鶴林甘露春蒨煙景
韶秀思君一脰之中未能無恨

東坡先生集

卷五十一

書一

文

答庾生

近益貧形神蕭颯志意衰慵數請歸未允真是
羨飽休儒想嵩溪一疏一贊佐呂莪麥任低看
伏牛積雪楚人之致誰復可比今伏蛭脰吟縱
聲清響露安得飛離稿壤哉永歎如何

答親友

今者河邊新柳山下春煙王母洞桃花光武陵
杏子濯濯狀與牀頭芳膠闌色矣不能與足下
舉杯相酬于明月綠木之區可勝悵罔

終寒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一目錄

書牘二

與蒼嶼

荅世培

與朗城

荅長卿

荅靜之

又荅仲嘉

荅八公

荅昭度

同鄉公牘

與斗微論雲浦師謚法

荅鄒仙

荅三蘭

荅洪崖師

與兩階

與劉新之

與文石

荅邑令

與秦中直指

與華陽除拋荒

荅丘毛伯檣臺

荅湛虛

又荅湛虛

與緝敬

與七公

荅雲機

荅倪公

報司空

與寥范

荅九舅

寄湛持

荅玉調

荅孩未

荅靜涵

荅九玄

東君居

東僧

與德宗

與從心

與康衢

荅伯應

荅海行

荅九陽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一

二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一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一

書牘

孟津王

舒澗齋著

與香嶼

國家之事忼與容福臘臘各餘廟社蒼生毫未
資頓景鍾無名丹版寡觀丈夫一生仕途半如
枯槁耳何足衡於足下步蹠餘塵足下天所眷
顧也往日狡獪張牙食人如麻道路惟目補牘
縮手海內寂然壯藉不華灰於上水鼃蛙滅聲
聲則既鍾延舒矣足下震憤發舉特為先唱披
衷灑泪痛哭幾千言挫持虎髯搏擊蛟角挺朕
卓立止知吾祖宗社稷朝廷邪正不容兩立恐
拔丁稍遲叵測難彌當此時氣吞鉅怒鳴鳳華
梧足下尚知吾身家耶彼時屢讀大疏骨軟神
舞夢中稽拜仁傑反周功勛堪齊太祖高皇帝
諸陵寶利憑之婦人唆牧嗜不加額十二辰十
二歲書懸易巢胡竟懸於嬰仁被苞之驚驚乎
奈一世公論何奈天下屬載史筆何此真仁人

義士之大痛九豬八譯之同激也使弓居持安
定危如足下作礪作丹安得目前兵火肆入哉
夫能礪與舟也則事事實心畫籌精嚴而力毗
之掃更張相練兵輓餉若京營邊堡隘口峻關
當不顧浮議備之各夙矣君父憂卹得若今日
弓奕家措歡子急需勝譜能旋傾仄為阜集除
綱每已成堅熙猶之弓三四人而已不朕無弓
植綱絮繼夾虞淵之日逆魯陽之戈悠悠嬉嬉
散漫鮮震制勝扶頽何日之各漆室女一不
不袍者耳猶知憂其主吾輩食聖王之祿
厥錫寧不焦心灼慮耶今符堅壓界推基局面
取肥敷是在皇上一撫髀耳僕蠢惰樸愚孤桂
憂多每一念動未嘗不為朝廷歎為足下歎也
倘天欲吾治荒甸非足下奚以指屈也嗟弓紙
上空辭措摘未易擲却一切矢謨賊兇自措最
難今日光景何不見如考亭抗攻之疎忘身忘
家獲一人焉可為浩泣者矣糜鹿飲清泉山麋
猷栢葉斯儲充義猛虎詞淡各悼於世區也吾

千足下亦為云爾

荅世培

書擲自霄如夢迷迭寶香拜手展誦僕自今又
臘六腑懸驅濁氣知彼清霽之氣蓬蓬朕來

與朗城

僕已飲譙為敵勞身無楚缺之旋真燕之鈍借
全史已理其疑籤警字焉待射麋麗蓬後必香
已報足下耳

荅長卿

不意女妬蛾眉骨在木上僕方家居舍之懷
後聞公論固已潮回而見石骨白日果果昭人
矣足下淵潛飛見會香嘉肯僕一片銅肝懸之
甚耿

荅靜之

香商釋於此出自香山之銅鑄則巧冶着則幻
藥憂能交螭則雜文細鑲膠枝而朱綠一經雷
出地奮現号古崖之下奉之明堂其價不于倍
不可得也

又荅仲嘉

誌足已旌相其心目灼中不贊外是負諾責矣
雖熱汗于躬其為遲已負也滋懼已之中固前
言強作鐘不能若見氏旋蟲篆枚也非石即柞
非弁即鬱爾願足下大之令忽汗于素者如作
鐘

荅八公

飲米汁意興不枯落所書不知何如險躁盤行
恐不足已率心怡目僕入口皆病藥水之氣滿
室其尚寬之藥架病痊當執鞭弭已効細力

荅昭度

足下胸富嚶溟疏納滌滯自今伊始香山溫洛
間浸浸地軸迴而天輪轉矣足下翬梵龍步于
雲之濱洵善舉兵火之故星淫氛厲為臣子者
不得執爿已驅空祿心瘳

同鄉公牘

磨鳳在沼龍驤在渚苞其光華即造物惜之倚
風驟雲抗粉火而亮宣斯人心之大暢也某謹

于經濟茹于霜荼可謂素矣忽罹犢狂逢者碎
損正蘭蕙剪伐之昔而力乞鑽鉞丹膈擊賊鐘
簾香靈應為限涕乃姪座宵遐一嘗之英拔連
在上此公業數登薦剡非六區所望急還京華
一席地呂舒公道者乎勦惡犂匪史牒濡墨賧
眊吝歌義弗嘿也敢剖寸心仰懇足下咳唾風
之增羽生鱗嘘之大雲俾淵躍驟飛神羊獻觸
其展拓夙烈直節囁嚅國家不多收一體桀之
人耶足下先一晷啓事僕且為國慶矣

龜山隱居集

卷五十一

二

與斗微論雲浦師謚法

小札達豫石侯京中公議勳成後始後吾洛白
二程邵子後西川先生力砥修之體演研幾瞻
之攸希踵徽篋身寂寥谷音翼翼焉奮起者吾
師一人而已金石之素在堅草木之素在繁日
星河嶽之素在昭人之素在聖在賢所召鑄人
繩俗炤無二明民染德凶行之不淑云非關係
正遺吾不信也馬叔堅圖形屈廟郭林宗人敦
塾中陽城木枕布衾戴良礪義聲何召故哉

水香蛟則湛香龍則輝國家得聖賢之品重於
謚冊乾坤面色始不枯槁程子言天下大治必
善惡明勳愆之遺至行之始子朝廷至要先於
謚法奉君父召天遣胡又峰亦言之羅泌亦言
謚為先王名敢婦人女子亦知君實况門牆之
下伊何人乎又安可自遏止也若何闡揚務事
底于就玉粹斯皇乃儼于心耳荀叔之與黃憲
張憑之與劉琰每思其人恨不同昔僕雖不肯
不敢比繫叔憑狀與人中龍蛟不同肯矣亦殊

龜山隱居集

卷五十一

三

于版依耶德香六理人惟一鑑僕今召往季將
四十或不昏恆幾希賴淑吾師之語錄在

答郭仙

既諾乃今足下無所終薄耶僕是召先此君未
行而進言此君許諾召之為意淡矣僕見七于
召王也河挹火取僕雖遲告子奢之媒喜也終
召報于國命

答三簡

微遠在南天眾峰牙錯足下鳴琴其中正可舒

澤雲嶽哺化鱗毛而巨寇作祟已經彈射其餘
探丸作奸陸博剽略肉血躁熱竊誦衡厲不重
束之呂汰則鬼形域面不可治也汰太重又擊
蠶逮株不問凶良足下其慎圖之豈惟徼民之
慶

荅洪崖師

東瓜坑桂山二處賊巢馮據于嶺海間蝟螫虎
噬其既及生民殘之胥殲也夫子畢智宣力鼓
行而前呂雅滅之海寇鯨鯢馬騎莫能施夫子
一捷于泥澳海島制其死命再捷于鬱崗而藍
氛爛木皆底全勝雲駭電疾疏中薦剡議覆紀
功計日可俟世豈吝枚數百屬生民而不受上
賞者乎

與兩階

足下已失權璫意識路而南僕追送陽關嗟乎
其後馬背燈寒碣石淚枯至今秋草木落池遶
芙蓉猶自眠人淡景奉情思荆水而誰語陽羨
山堅足下顏色都在僕窈昔襟帶中矣

荅劉新之

數日胥事干藥物恹也執弓也足下其引我于
清冷之淵

與文石

單族衆貧士胥不能出門戶者愧未舉火狀心
既怛矣何輟而咽其念兮今晨畢止言殺來自
洛足下惠顧于茲活將枯之鱗汲長孺美不獨
擅也

荅邑令

西軍駱驛至其勢洶湧多脅往歲謀矣昔聖
於心不知何區何整已無拂彼之敦圉足下制
度之衛公亦不克弋命則亦惟胥是任遽未及
逃訊之故

與秦中直指

足下聲望肆矧太白諸峰齊高羣異躍霏數景
僕欲望紫氣無從也汧隴重地朝廷得人板屋
屋西隅皆受膏沐山甫明命使賦四方爰發吾
聞其語今見足下矣安察尹僕舅氏也蒞事來

手口並荼勞於民事心持荼而至于瘡痍蕭條
脩日取流頓寒熱慄慄非尋常風霜恙也宜效
馳驅于足下朕醫養丘樊性命為重若殷助受
會稽壽王領東郡則非其比猶馬首弗東麻支
簡書不戢爰乎就下羶晉之斑哉足下邀之寵
靈使釋鞅掌拍潼關而東也不朕驥策不憊人
生過駒何肯讓嶺壘一席而輕蛇綸綬乎

與華陽除拋荒

敵縣拋荒地一事津邑南北三四里東西平壤

卷五十一

書二

力

卷五十一

止四十里又各五十里皆燒燬野山石不能
數歲不熟民皆瘠饑昨聞拋荒之征加派十八
里貧民嗷嗷多欲携妻子走遠郊蓋津邑土窄
民窮自二百季來久無微拋荒者正謂黃河二
十餘季不循舊道舊堤良田之被漂決者自石
家灘潘家營清水店舊縣叩馬村一帶所沒者
不下六七百頃至今廿載小民無地納糧苦無
所愬呂諮之按村落一一可察也且二百季來
經豁免而不征者呂經昔季巡方使者題請故

也其意非為河伯憑據流為盤渦繞為淡宮者

乎一一起而征之歲計四千六百兩十歲四萬

六千兩百歲四十六萬兩是民代河伯出宮室

租億萬無紀也况催役戶役花戶衙役之浮

費加收火耗疏通封貼之額外種種浮費因車

夢馬因馬夢蓋津人胥不號泣流散半為離鄉

之鬼者幾何哉無地出糧揆之情理按之版籍

則鄉黨隣里之哀鳴於僕者真不得已也原續

具在實可憐愍足下仁慈不刻中州受澤已多

卷五十一

書二

力

卷五十一

乞鑒貧苦先為題請再賜公移槩為除免所安
所救所全所活將數十萬命永戴足下之鴻慈

荅丘毛伯撫臺

來翰所示窮簷色起拋荒事黃河決堤不循舊
道漂決七八百頃呂宗祿為名朕則宗祿二百
季來人耶蟬耶孟津久不解此銀彼祖父子孫
亦不言無祿而飡風吸露宗祿者蟬而後可也
可發一笑足下注念民命經幾周折求奏請慨
賜豁免津民聞之扶老携幼歡聲載塗式歌且

舞是天不忍津民之剝肉醫瘡流離溝瘠是在
足下陽和一布

荅湛持

崑在瀛洲亭交足下如夏雲層松能俾人瞻就
及大疏上佛佛與猿被談吐談未幾見眼目消
受其大討足下濟濡帷幕鬱攸從之始終尋于
公室近季章奏天之賴足下實鉅豈惟琴案之
融卽中外神鬼其亦永饗無斃焉江階嚴程不
及過從南朝四百八十寺不能同遊二三惆望
山園遺集 卷五十一 書二 上
君子之林嗟乎此在未識交者尚欲越境歷險
爲宗社黎民先快臆目况僕十季居足下汪項
中歟足下游乎太虛具豐盈之表胥角犀之度
淳耀悖元曜聳一代蓋篤自上帝殖也僕猥性
狃非此頃日呂長勞勞長安腹上之蠹跋扈于
懸給隨手擊言幾益于國家利病既非綴絨
又非終緯自題爲天地間一糞物而已季將四
十奚措衡縮衡縮之未理也又奚鼓氣厲步呂
傲足下後塵耶僕應世拙詩文仍糲不鼓不成

列倘微惠畫畫烜燿之咸池大夏離各他樂阿
敢呂請

荅湛持

吳雲越山緬邈于懷想先儀不城春風參商數
載僕方滯情樊皋園一聚未得也今秋草木變
衰翹引關門如在天際望足下出山灑洞神龍
挾雨昭蘇人區丈夫快事哉挿敵迤西一帶藏
甌心狡焉鸞伏甚可愛念如秦晉本甥舅國耳
爭鄭小利至河山之間相尋呂兵兄點而無義
山園遺集 卷五十一 書二 上
者更數倍乎足下未之聞耶監司諸公必胥
遭如襄城牧馬之說足下林泉間呂爲若何
與緝敬
僕不知奚所當于足下而愛注不輟也十季來
足下獨提一片肝膽矧微僕肺腑愀結聚采
詩集榛使僕心骨自鳴此何故歟昌弓重地借
足下振旅勒師已耀我武如調弦劑味各足緩
急之用海內望比周亞夫李牧一流斯豈僅僅
僕一人私願哉誘民不佞良各已慰之不狀則

謎琢子謂學道者曠虛聲耳足下雖問藥曰花
亭道橐智刃所需于鸞鳳蛟龍為日方長幸自
養也嚮經夾門念信陵之古道思鐵椎之雄風
曾為大梁客者感心觸髓能不泣下恹恹狀風
晦冥益淡伊人蒹葭之想矣

與七公

霞輪止雛之泊也縵氏雲煙過允欲來幾欲追
躡如雲中君縹緲遠上悵狀不能一觀矣所語
增花枯條沐之景暉膏雨兩河喜我林林哉僕
懷鶴之性入直齋宿紅塵驅寒賸不遑念嵩
谿老崑間弄明月優侶天台桃花增呂企想

答雲機

僕半呂六尺軀供人筆紙空名是懼慶吊三之
酒譙兩之業已二十載額額狀未能窺古人門
戶梓拾半潘呂自夾輔乎靜言思之咄咄可怪
答倪公

與足下未得踰膝動經一暑徒吝金予之數僕
雖浪誣文聲敢不竭驚呂仰答明問蓋艸艸孰

孤按轡而處辱甘蠅秦豆之聲兮愧矣

報司空

引水濯石藝梅足三百至今日月沉嘆亦一快
也敢古作者為之核旅哉咀其中烹葵呂及芋
栗與橐駝為朋一卷之外不復闢白不閱世間
風波之事耳重鐵壁豆南山不海濱聊師其意
耳

與懷范

不冠不冰與舍弟輩數艸往來茶經數椀料理
七梳呂筆墨為簿書批評為考課日下春則郎
醪豆乳數嚼呂飽月餘則躋南山哦古詩忘已
折楊皇夢調矣

答九舅

甥別盧巖之泉就道嵩下樵漁離一伴侶暑笠
甚憊山水文章之趣十分賒欠京中相晤西山
紫綠權作家鄉故物披襟譚笑想當爽狀

寄湛持

命駕于春于冬兮早整車轡陸宣公奏議胡澹

卷封事尤所踵翹

荅玉調

歡情忘形數數達夜非足下愛之不傾意至此
數月離索老母雷不敢絕裾暫憩巖巖從容戒
車而脂未晚也數言雕于骨上骨不渝言安否
淪僕亏生肝膽自許方欲齊古人豈下而田充
侯麻之不如負鞠武意信陵恩哉白日自速寸
心堪招

荅孩未

樓山園選集

卷五十一

書二

足下過雜僕淹于燕飛天仙一脫塵界輒爾冉
冉翹升渟水入秋望隆慮之黛色心與俱矣

荅靜涵

僕碌碌桃梗被緇泥訕酌儕心志各餘才苦不
逮短絀無呂汲汲齋橫颺大氣奚能駕禿翮耶
惟願處則隱鱗清淵出必圖名竹素英雄何嘗
酒杯蟹螯目前富貴安足了我輩一生

荅九玄

拜大惠爲之坎坎踴躍恐其衰越耳葛巾宜暑

改穴謂之鑿削幅謂之縷足下覲四幅盡其土
實是大國呂禮命于諸侯拜君之勤何敢疊池

東岩居

蜀僧惟一來少林遠下峩嵒語清辨一侶遺者
不朕則不口中停住瀝氣斜目悲峯巒色矣

東僧

達摩庵中作書墨紙相著離墨與紙書在何處

與德宗

僧衲落髮除却煩惱我輩不落髮又除却落髮

樓山園選集

卷五十一

書二

想請大士印可

與從心

僕鶴性猿情家園怡竹數日甚爲暑虐足下覲
饒植鷄黍僕呂酒代薺呂來翰代清磬呂足下
華山詩握固手中代千巖崑壑隆平諸侯覲我
至矣案中嵩雲如何爲贈

與康衢

海寬風逆心與颿迤老母藥石欲北征不忍發
隔爲針肆刺割無聊因是意無橋柄若入古崖

邃洞無炬嚮導苦中迷悶莫可告言足下吹熱
冷谷著紫枯條僕可得侍藥子舍免于罪戾忍
貧守隴闕蜉蝣之歲也

荅伯懸

足下想日康矣僕纔入都于書畫一事如避大
雨之淋沱無處不濡而憤

荅海行

素同足下說足下褰帷過津心欲寤言公事巡
歷形在嫌避心如結今匪朝伊夕矣汴中王浮
屠山園經集卷五十一 清仁
禹僕文墨中知己家卑脆蟪蛄駢之聳子孫僅
守縣上田恐風雨摧其室也足下幸遭故人憂
思及之言念浮禹區嶽隱起腹中無雲而雲意
氣所激不覺至此

荅九陽

嵩山蘭花正同與二三友石淙之下發朝霞暖
晚翠題詩巖上可當我春風一度鐸非紳組情
淡煙嵐遺淺者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一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二目錄

書牘三

荅牧叟

與孟長

荅五玉

荅灌溪

荅質公

與鴻寶

荅心宇

荅殷六

與審范

與歲星

與幼玄

荅孫高陽楚惟

荅牧叟

荅世培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二目錄

一

荅玉調

荅方壺

荅荆岫

荅宗起

荅元居

與湛六

荅鴻寶

荅珠巖

與眉公

荅牛千

荅後予睡足

與伯巖

荅聖修

與青坪

荅庚生

荅魯山

與杜將軍

與機仲
東園南

終目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二

書牘三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荅牧叟

僕無侶三十餘年知天下有牧叟矣南北大江
相隔風雨晦明荏苒歲月倏合倏離蒹葭白露
之思轉變炎熱夢想結纏溯流匪遂不得褰裳
虞山濡足已從豈有物斷我遇合邪望虞山呼
足下而嘯焉心區怛怛不能自己足下豈其吞
日月蹴崑崙驅鬼神為奴僕攬方嶠玄圃為襟
几歟不狀何其超曠一至於斯也夫天下之有
才奇學如足下詩文獨為瑋而不可祕感賦俯
仰憤情難降歎世路之嫉端慟文章之寡辨人
世中抱金雕玉立言不朽之樹原不必盡出于
此卽出於此亦原不曰抱金雕玉遽為之重從
來介志不朽者其筆撰奇其潛飛不得不奇不
奇安可已見英雄不奇安可已見天下之不如
英雄者不奇安得當吾世而有奇牧叟如王鐸

者此其中蓬蓬脈脈胥通之心腸腸腎微乎其
微噫嘻是未可一一爲富貴中人言也僕嘗與
文湛持倪鴻寶黃石叅數君子言之讀書作人
一事譬諸倚雲之水之峯之茶其趣味大異尋
常較之不倚雲者情性味香皆疑塵膩蓋於世
中另飽天露別吸石魄殖風所不交俗氛未之
一觀也僕于此遭敵蹤胥稔又半焚燒于寇火
倭人處塊北之下而欲窮霄窕之上馳之觀短
如鞭而續瘦力之薄喘汗繼之食日之寒日之
寒山園選集 卷五十二 三
寐日之愁日之悲歌狂叫日之今而後始知未
得足下半也金陵驅來迹邇奉類酒執簋蔬日
請正于盟坵之下僕肩衡笑暢巾袪輝榮此生
不願高爵厚祿願所作得一當于足下復何所
恨哉拂水山房空貯意府竟不能會破山寺之
面今者白門諸山朋牽鱗錯想嘉木繁陰隨貴
物態倏忽變轉泉容嵐穎一新恒觀霧日交暈
曲時陡壑竹箭松肩畏佳之聲互相披勝所謂
龍虎盤踞秀之集而流之合蛙蟾供應朝夕陰

晴備極殊藐得從足下逖眺近嶺評銓古今作
者此心何如挹水弘演其涯取譚善躍其芳斯
亦決背宕胃愜心醉齒之大觀者耳遇合終必
胥合至於足下經濟不言可卜借山川之幽德
濟要求之盛事文章大業足下兼之足下能無
意于僕邪使無意來翰津津胡爲掩羣之綱短
羽亦收聚金九牧而鉛黑頑鐵亦欲冶而鑄之
天其日足下陶我屯期過後物又何能妬足下
賦僕之獲無疑蓋簪于足下也假令天哀吾志
寒山園選集 卷五十三 三
從今齡復四十轉爲九旬刻慮繪情雕搜子文
不欲自卑請于目前提情挈夢就足下晉楚之
大因而受盟焉足下必不曰僕言爲炎足下驕
足下爲之相視而笑

與孟長

足下遭國僕而南脫屣軒冕孤翻于霄僕浮沉
世路踽踽寡值今十閱星躔矣許仲嘉來喻塵
和均日遘心愉如躡高岱見滄海之隆演意夢
爲移非吾孟嘗君耶洞庭之峯久留足下不急

出而爲礪趙左右聖明大行吾道荷墅江煙吳
花越艸足下仰主之覺大德懲遺者自珍之器
共沐畢達其器疏閑發湖山之沉銳呂洗漸歇
昭回爲章億季不竭較爲花艸煙月主相太不
三與十兮矧朝夕承明廬我嫗我話我薰我馨
我訓我淑也燕朕紅雲能無伊人之感兮季珪
琳頭捉刀如曠莽之野行大雪中無處匿濕苦
困之極束帶大叫繼之長慨而已嗟兮僕呂八
十兮分之再加一季輒度其半家計貧滋上吾
二親鬢霜下吾四弟三千三女呂僕枯木兀坐
之人米鹽醢醢青蚨之思甚寡所需無入裘帛
不豐僕聰明非昔鼻貌可知免腸未試恥徇監
之相逢又安望發精光于太乙鳴床盛于昭代
已措功樹峻器于千載哉措之峻之是在足下
矣秋日李生來得足下近狀並得足下近詩不
作近皆一派尖弱無氣提扶卽都之響而龍奮
雷隨雲神颺而擊空漢星辰亂避仙鬼不寧當
此之昔視人間叩鐔軌羽虬鐘霧鼓皆小音耳

僕雖二十餘季黽勉此遭嗒朕自喪睦兮居後
安敢望足下肩臂耶東吳四龍文起孟嘗明卿
灌溪執弭周旋明卿昨告仲嘉舉又未脂斯僕
之願爲郭曹者歟抑足下亦不拒王生歟夫腐
艸遇岩得化蒼蠅附驥行遠彼曹丕何人尚典
論重文興懷躑躅肝胃白鳴足下顧我勿令曹
氏鬼見嗤哉文神交遊不能不望于足下

荅五玉

僕牛豕白額豚亢鼻于國家事何堪敗華遺勸
之用足下非之采殷殷溫愛業已歷季遂使
螟微質微噓于春陽耶今日朝議如沸各各攸
歸海中負巖置陰處如火狀物倏忽各難惟得
遣力中人大爲挽回佐聖主已敦大之政十日
並昭而無物物求昭之跡持正沉幾調絃劑味
傍各中涼暖太兮何難見乎此南郭子綦所已
仰天嗟嗒焉喪也所委仰吾吮毫唱喁既衆當
不遺日南之珠或者不負田文耶大壇幽峙李
公刻畫其面目僕已劑山砒水爲功課人不識

我山水識之與足下躡之而吞吐于層巒兮是在何期

答澧溪

足下文意峭骨高地氣之元各曰主之僕于燕邸于嵩丘業已知之蓋足下摘天星辰積之于囊俟蟹蚌之識果符今不耶僕者借月東來俱悉遠青津山塵竚賴胸腹之中各冰柱曰清又暗僕無他才能可已療貧此自天窮也一絲無恨止恨宇宙數十車書目見幾行結願在茲糾

龜山園集

卷五十二

書三

三

三

着繡孟長欲致之奈僕謬被漢遇謂之何哉足下屬里之行發軔伊始如僕前致季耶耶半鍋鉢也京中寒熱不常節卦大象僕用惓惓心為底厲實所望于如音者

答質公

相望非遙僕株于京無東意東向搔管誰謂蟻蟻不知思食龍食翅噉玕華哉足下緩下人食其德聞之遺路口敵驟如風雨矢注流星願摩駭卒莫必于旦夕鼠思憤憤百姓哭聲震野足下提師前向敵漸已遠燕京南北生霧幾百里非足下厝之衽席還之頭顱耶僕過良鄉一帶焦土頽垣遺鐵敗瓦兵火之後風益凜而民益僑數欲做李華筆不忍下足下或此邪藩匡於天步大人乘皆勲名煜雪明月為旃玉虬為騁出尤佐轡蒙公先驅令封稀破膽邊峰如不動則已如動足下更彗星流慧掃之執從此建豎天寶勞之暨于中外豈但僕私交一人耶僕方千闌千山簡點紅紫比較泉壑石鏡淙聲心也

龜山園集

卷五十五

書三

三

三

不到長安山中明月眎城中塵驅何侶復逐隊
行作此鬚眉日日衝突于炎暑中皮骨瘦生空
糜升斗足下何取于僕而昵好若此也乎空谷
聲音正在日南雙珠之外青松教意數日流胸
臂諸七雄足下爲秦楚僕願作奉盤執盅之下
隸所願奢矣此皆海內羣詰奮跡得文于足下
方不爲人媚笑僕何日親奉警欵于霞裳雲珮
之前

與鴻寶

卷之三

卷之三

人

僕自夏鎮罕舟輒問上虞公欲一陪巾履叙難
危故人意至高郵晤李令始知足下竭晉從兩
聲空濛中分風過也怪緣咫尺失于交臂阿閼
一現難再覩耶僕遣祀姑慟方襄櫟裡幾陷寇
城幸山中繕書脫身北渡孟津青瑣蕩然矣携
家刻稿苟奉倩之毒中塗罹之荼苦如是欲向
山陰遺上一室讀書湖海當藥山泉當友人生
幾何磨竭靡已乎足下琰琰爲性世道賴之而
孤狸譸張曼蜺今日之勢茲括往省不能不慎

二三遠方者必求端路寧能嘖嘆耶近知姜熊
顓頊詎非從在旁擲之而誰擲雖曰玉瑀益充
其如霜履冰懼乎天欲興治必非賴此齷齪輩
矣兵事今成土羹如戊寅僕守都門一矢不加
鮮芥血戰犂城張旆中原一塊土淪亡至此文
武大吏泄憲猶昨任其怙然安得獨謂天之机
之哉孫白谷羣強人意十屬寇殲其七呂遺金
蔽地貪勝致潰他虛飾不足言之齒冷耳足
下中樞攸賴辰告大猷除其厝庠洗滌貪將自
彗振刷勿令飾虛語召糊人目乃可後效耳小
疏致罪貴人貴人欲廷杖之俾免具略奉覽

荅心宇

日月如彈一月將週胡不賦采芻耶二役損足
下杖頭資跋踈險阻風雨皆亨謝德無量致聲
令君蓬來水復作清淺流無俟從十洲瑤島始
覩破滄桑三變耳

荅嚴六

足下虛通朗靜意燕京盤山西雨送翠何讓五

城十二樓号僕不能學曼倩吏隱子胥胥山澤
姿奔馳鼉麗中仍于馬上貪賞丘壑言念足下
趨隔可嚙俸泥金錯繡增其眷世路卽駭人号
僕矢當範我馳驅必不敢說衙懈轡已希進身
不克循于勤施

與廖范

前書託達于宣雲今始知浮沉蒼頭來知足下
在襄陽無恙既悵既喜人生非鹿麋原不能生
往相聚分襟離萍不必作兒女子狀但與足下
帶苞根葉氣長皮滋侶不分兩覺尋常口頭
始胥彫挾終胥枯落或胥其言不永其心或永
其貌不永其容所謂偽可徹天何况於真真之
一言其微不可思議矣足下在塞上擐甲提帥
正好轟撼挿酋諸部落雖狡獪号又非句龍王
各斯車鈕寇西河圍美稷比句龍亦爲馬續擊
破梁商令續恩信招降順帝不召爲拂而足下
雄畧何減馬郎彼椰榆者乃爲噉憎暴公爲水
中貝耶蒼天自高白日自約粟粹排突英賢不

當按劍擊筑直當舉大白長笑取琴彈龜山操
亦足自豪况足下驥齒前達勇稅修路從此努
力公家回弱水漸天潤曹沫建旗揭鼓冠于三
軍恥與老兵伍固英雄本色悠悠黯黯者惡足
召知之丈夫生紫宙知已不多若已尋常農桑
等閒軍政姁姁滑稽稱德述威是世俗一恒吏
也足下何等品器從何處讚起物不答翻于天
如必一一酬指不幾淺之号知足下哉僕三季
間欽異故枝調鶴灌竹登瀛山而望遐水脩狀
之致典足下舉游悅爾同貫亦足相狀新詩
蒼汰老景與在此雄伯在彼僕非過情之詞

與歲星

足下之與僕燕衡數相過從心心相砥迨觀計
足下合諸事徹舌杪益津津販吾歲星也旣而
參商霄路雖飛心左右而蹇蹇秃髣髮容日蒼
忸步前修內自煎訟恐蔑矩蚩繩爲足下祥怪
而駭笑之也僕冬初入崧壑中艸鋪懸泉石林
潛宕鐘音蟲響靚黃紫而晚吹念交欲惆吳憑

遇夏馥范式值孔嵩遺均無歎氣貞則自爾可
滋足下清風肅穆神龍豈知蚯蚓之思慕哉足
下隨手皆成甘露素志同適騰精抗美可謂本
已親物矣眊僕便煨山遺賢夫病局一民未澤
一事無聊釣緡寺溪鹿猿順耳登山兩履為穿
齊駢之天口鬼說之周李碎毛髮之文于公孫
嚙浼濟之辭于漆吏迹纏性滯何益于世乎強
解之曰保無用引得閒不亦可笑于故人歎崧
之友焦君其人栖禰于荆枝思觀孔林嶧山之
勝惟足下命役啓路是則承肯覽旨耳

與幼玄

甲子乙丑後迷眺仞墻邈于雲漢何嘗不望闕
海山郊搗心哉想足下壁渚朝虹星頂赤鳳不
謁黃鸞不依禾絹海內人士得邀足下罄欬之
餘與一左顧雖復短毛小鱗莫不增翼引邀矧
江為衣咄嗟立慙况僕受倍尋常耶僕偕園遷
方塊陋株寡猶被稱子始就口食婆娑和和早
離乳穀于仕局人選都無用處僕所引襟倦高

躡畢狀遠望也而足下呂王子以教收存枉矢
不遺妄嚙之聲意與憐會屢沐扶成閭浸心素
迨于顛駭十季陶煦泰和叶于相知數數奉侍
僕亦自知其形穢而驅為就也斯言言之豈猶
夫世俗之撫已多而私頌作德哉今五月至都
聞遺體清攝澤于槁木燕居抱影越于歲肯或
者足下辨石鳳于剝書搜遺塚于老土撰匠勞
神嘔心作苦者乎朕靜居嘉園怡琴調鶴游戲
于玄池之水落紙墨花競英走彩燦玄珠而景
華實陽滿大宅僕跛足無枝徒欲信書不能知
命猶向燈夜沾馥發膏譬諸瞽史聞其墜言衍
說而目無分晰窺見茫狀將墮墮索塗不特黃
茅白草而已也足下曾為古處發為古辭聞乎
談護耳竅不凝毛孔生聰皆受足下者矣鸞鏡
自能分像而希聲待物又芥虬鐘之妙足下愛
我引為何如耶令表弟安靖半壁虎鈴豹韜畿
南控弦多盜瘡痍日益秦晉齊魯兵鋒洶洶未
之吝輟足下早出山引接熙載呂拯民瘼寧僕

一人之望耶卽僕一人在足下秦鞭下其偷憊
亦可知已孔明藥師汾陽垂崖乎仲雍圭足供
合鑄天下事胥足下二三君子爲之可已無憂
僕輩可卧石室酣睡矣蚓鳴軋輕相思不涯小
國貢誠不責蕪猥

荅孫高陽楚惟

聽足下頽頽之芬一書爲蜚蚋鳴非足下不敢
也足下東臨碣石觀滄海甲光潮聲壯矚宇恨
王生不能共前爲醇酒後相唱和祇空望長白
盤山山色耳

荅牧色

妬造物私目青縷管厚足下也足下之外誰復
才負淵猷與足下七雄中推爲秦楚者乎僕禦
兒港弱兵也受矛缺短實不敢執小旗鼓而見
足下孫吳之壘

荅世培

足下驂龍驤而服僕之牛也牛識不慧正善嚼
辭之于足下義則悖矣受之而胥所委銓固已

不悖爲悖

荅玉調

京中之書數至不得已戴暑北征少室山房煙
嵐幽谷極難割舍已守硯之性逐隊于人情甲
乙之間蚍蜉撼樹未勝任也大意只胥孤立一
塗

荅方壺

諸家畫幽雅屬類胡木漢草形則爭見非足下
勞意旁求使僕神義而聲榮安得白雲依山之
趣皆在吾几案乎烟天容于鮮堵山朋相值一
日當千載今始知之

荅荆岫

三貨輶毛目酬探觚仍給之操觚者

荅宗起

足下楚也可尸盟小國何狎主數日前友人曰
吾借此掖之欲足下志焉

荅元居

命抄使不迷惑巴寧藥裏之力予固不當十萬

乎足下殆欲騎白龍弄鐵笛人也昨夜召事廉
太伯從華陽洞裏出覺肺腸衣袈皆被靈雲洗
一過

與湛六

僕僮朕未吝知足鼎烹而步蹠蹠也取來奉之
階之爲焦朕則終如之虛浮耳蜘蛛之務不如
蠶之綸

荅湯寶

藥師汾陽非不震煜人區著作眇爾卽外著聲
華而內無齒寶

荅殊岩

所予若縮喙咏諸峰起于几上足下殆餐霞玄
主哉復問拙墨培塿之上冀松于霄也先對儼
者傍睨而笑

與眉居

足下不召僕簡倪而愛交之僕數季未見此文
鵝鵝未嘗口爲涎思雄鋒古陣不作小小開美
真足鎮撫十二諸侯豈但橐籥後進已耶不腆

小言但恐燕泥汗玄經三十六州不鑄此錯

荅半千

僕爲寡應之人乎晝夜作苦遂迫于瘡樽題楹
幃命曰一晝夜一斧成于房足下自督責瘡匹
而棄之也宜哉瘡匠何能爲之者

荅後千睡足

僕自作遊人豈則驅馬夜復篝燈搦管何異朝
菌榮枯蚊蚋聚散竟爲造化所籠謂之何哉林
慮香佳山水俗不涸渴不獲悍得一區召爲焚
香繡書地王于宜置丘壑中安能久低者與
口季食乎

與伯巖

觀荆關畫令諸家山川無色真足狎主

荅聖修

一統之內已將太白太和諸峰錯峙手中泉光
石根腕動輕移

與青坪

某文可召辱足下品題乎蓋魯齊璠不產于秦

楚吝珩得用于趙莫不借升進僕願望足下之
升進之也所召報貧者如此

荅庚生

僕思嵩下匡身伏几炮羹蒔藥埋却名姓不後
欲世知任華耳

荅魯

僕於此道懸旌在內靡所薄恐折而耘也奚足
當足下問弄詣至此劉礮犀甲吞吞天下之心
虛次懷諸君當懷之騷壇之上一二日必斷焉
會盟

與杜將軍

雒汭之勝無已過已于逐朕後可拔劍斫地講
武者不能如足下也陰符總龜何日取鯨鯢而
京觀而愛斯歇

與機仲

逆風開柁順風為駭浪阻之而逆反超前先後
緩急安可定歟僕肯勤雅頤雕題金齒終無當
于文物之觀

東園南

其磨墨數升沃盥畢登馬攬耳耳之營召續此
遊事

擬山園選集卷五十二終

擬山園選集卷五十二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三目錄

書牘 四

荅石文

荅膠西

與寥范

與質公

荅眉居

荅介清

荅葵宸

荅太冲

荅士直伯仲

荅汝亮

與薛太公

與荆岫

荅董子

與石全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三

目錄

一

荅石全

荅似鶴

荅宗起

荅書田

荅瑞陽

荅水庵

荅玉涵

荅靜淵

與北海

荅鶴阜

荅豫石

荅夢君

與心源

荅鹿友

與千仞

與石全

與半千

與仲黃

與呂子

荅六瑞

與石鼎

荅二蓮

與春陽

與水心

與高守

荅永言

與柯金壇

與湛虛

荅石全

又荅石全

又荅石全

荅六宜

與灌谿

與小澗

荅半千

與葵衷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三

目錄

二

與方齊

荅志長

荅孟禎

與天心

荅元居

擬山園選集卷五十三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三

孟津王 鐸覽斯甫著

書牘

荅石文

足下惠弔載錫之厚鴈弗及酬且野芷也呂爲
組羞足重僕不德也敝器不獨薄敝諸庭敢告
下執事

荅膠西

足下嘯山諸勝海光嵐色造化侶各嫌足下太

擬山園選集

卷之五十三

書牘

十一

專者維昔之事與寺人爭坐位于屬事書誓不
避今惟呂專者弓分不專不爭乃無物忌之耳

與寢范

長安酒螯無不綰意足下鳩民酌在霜露君子
出而胥爲不可虛靡相軍情嚴糗實除戒胥矩
日就繩式此實際學問也近日邊情巨窺軍民
多獵冒爲姦宿猾剌劑晦明易維恐不縱之復
激之耳恤士飭器隱一敵國丈夫分內事也足
下勉之哉相藥不爲枝官惟此數語

與質公

大梁張林宗詩家董狐伐毛洗髓于此遺足下
料肯晤對服子慎東廣微夏侯孝若任彥升殆
其儔匹歟

荅眉居

僕一身之外一袍一帶皆是長物獨文章臭味
淡於體魄而足下相馬不論皮蹄取腫木不曰
繩鋸耶足下與僕在尋嘗擎拳曲跽外矣回想
春明言餞于几舉厄相別悅悅宿醒未豁聞足
下贊僕不已夫僕何足贊哉還無間修進無效
尺寸于馳驅徒曰操篲君于之門庶幾少益尺
寸而維足下干頃汪洋行復錮心足下其星言
風駕乎使僕得省事寡愆免于譙讓則蠅螟太
其丸可已消浮名取忌之路矣鼠力不任輒違
萬不堪航河廓清蕪路在足下耳俟足下人都
聖燈懷叙腸虹可吐得足下一言救過勝聞說
富說貴說侯千萬言矣

荅介清

暑當矣易殘花瘦尚未得借淨業寺荷花煙雨
奉杯酒與足下歡毋乃開心獨耗于風塵間耶
朕煩熱中須作清澗鳴泉古松涼雨想仲蔚蓬
蒿宅中忽吝情致朕終無如殊曠自唾何也

荅蔡宸

晤足下眉目間皆香嶗山滄海之意故足下雲
捲雷奔爾爾

荅太冲

詩人趨詩歸呶醋酸氣弱甲齡風雅一遺
蕩堪悲崆峒之後僕已爲國寶若盡耳不圖
綠劒履間淵嶽雄峙復香阮君山林之傑執耳
登壇顯朕詩家一金湯矣

荅士直伯仲

歲稍收田節齋爲丞僕尋歸鄉種田自食其力
僕老矣力不能荷文餘鐵矛

荅汝亮

今單甲弱卒不成一旅爲江河爲環海不爲小
塘小溪不敢違心謬作譽也

與薛太公

足下柴桑巾車土壘酒酣風味絕勝備享田疇
奠樵之樂恨不揮羽與之共之雖朕襁被而南
會當胥日

與荆岫

占數知河北必潰南北驚飛駭浪愕濟俱如前
生事天之制人彼諸任事者何力焉僕子朕一
身手提三尺劍竟亦無用不如躬操鋤耨言歸
環畝頗屬完大璞全形神良骨根矩也足下
之

荅董子

君家繼武承附遠而望之磅礴之氣颺颺東南
哉大隗才人窟宅所召文鋒智刃瑩於將來其
圖中原求味兼承僕不得不重望于足下

與石參

秦望牛背柳條綠倩桃花爛熳家下太湖一舸
收七十二峰僕望足下乘春一過使僕不醉于
懷者暢朕與淺艇瘦杯形神頓親南朝四百八

十寺足下遊其幾天壤間復得王生命謳者擊
筑悲歌酒後耳熱洩我兩人慷慨俯仰氣不足
代秦人缶哉

荅石竺

僕庸庸澁泚矣不宣酌饒饒桃梗矣不宣被文
繡而足下酌之被之十季餘清酤盤歡言笑晏
如炙輠高談非馬雄辨與夫騷壇雅事僕得執
鞭弭周旋中原矯翼抗鱗足下與之淡相并洽
崖豁盡去畧無間朕人生知己仲不知識此亦
千載一親也

荅伯鶴

懶骨懶情厭垂藥杵聲百苦簇體無告人處春
明柳態燕山一帶我輩聯袂當意中均受醒裏
平章不朕不幾孤負春色哉懸圖共醉

荅宗起

詩遣近入弱侶亡國音足下捉鵝鵝一片操約
踞高力起廓清得山川沉鬱氣敷夜半觀洪鍾
霜聲較岐陽獵誰不膽懾選馬相天機而輟駘

驚直超驥黃焉耳足下藏之恐少季怒我晉我

荅書田

足下修舊好賜之詩已納僕于轍德音榮誨加
一等矣從此願受教宋之小終戰栗不堪也當
齊瓦屋會

荅瑞陽

足下愛彌篤極欲豪吟慈雲豁峯間而為事牽
牽去煙雲春樹清泉白雲空在望也緣慳弗就
五星中磨蝎二字未必全無

荅木庵

君子愛人乃頒多物其餘則否足下之梗之情
也不受是廢愛也不下拜登焉不可

荅玉涵

未晤輒刺刺懸自憎朕天下必聯膝擊拳曰為
奸則未必朕

荅靜淵

僕十指止可補履而委填山積欲如墨陽龍淵
陸斷鐵幕咬肉水可已擊鵠鴈乎僕不能也僕

方在隘窘之中是日受半不受半願足下原之
勿謂支離疏拙誠治癖怪其三鐘十束薪

與北海

先生秉德醞屋敷歷多季炳韓嘉猷蒙天下
之譽也矧僕南都締好先生譬諸艸木臭味攸
同偶已討論錙銖互覈量于文質之間徒勞雅
意欲刷而傳之至今流離瑣尾雖煙墨不言而
先生交淡于遺性能不令人寤歎爲之僕思乎
僕不驥不駉嬰娑燕巷觀衆風之秋秋無日淡
于羣理也先生豈無已陶愚得歟蒙爾婚股特
達圭錫之器每遭從庭無鼠搏可與我歌矣先
生近撰必多足爲遺貫坎井之中或亦可目語
海耶

荅鶴皋

兩月各各事舉心欲過踟足于病榻處此願恨
不償也故家田園艸蕪不治未能脫淖披林
木之清風澤許許負甫甫士豈必已華穀爲得
意哉周雙馮良肝彼何人乃得其性何坎蠅蚋

遭余願雷頓蹙不啻于愛如童于敬蓋不知是
何名何味安知七十二種不虛其德也歎人生
如願何日豈但舉心相晤動吝所睨耶

荅豫石

足下委問良殷僕敢約畧言之先人臣不能集
事國家者病在各私利圖耳相爭相攫執所必
至意見各持不顧政之急圖喜煽者交梓于其
間將治之心愈分日罔上鈴民階之爲既至于
互詆而幾何能鎮靜哉稍存材氣又責以小精
期已近效忝任事之虛名無其實效苟知自好
不肯不睡而破於義豈肯尸位素餐羞顏班次
已取譏天下耶噫醜正惡直同則生羽毛異必
淡相詆惟恐不戢政之急圖不壞于各徂而不
整乎惟朝廷鈞極之地屬物之率也程功積事
勿遂濟于勢所必至則庶乎其可矣于將鑠邪
非人力則不能割堅箭利金不得弦機則不能
遠不持綱已救天下轍素旗提欲絲之治者不
可得也

荅蓼君

長安無不勞者足下十畝閒居韜光林藪濯髮
雲漢淵乎其居濬乎其清也自朕在體其超於
堅白解垢之外乎呂僕勞軀視足下不謂之專
其所受乎天不可櫻故能勝物不累也於戲名
實俱無所人僕其何呂相足下

與心源

昔日趾舍相聯酒籌數過今雨雪濛濛光陰電
馳耶荀邨登舟望屏山秀氣與足下丰儀交流
在山間遇集
卷五十三
清詞
在人眉睫欲一把袂故人慳此緣會足下其體
驂鶴峰可仰不可即耶人生晤集信吾司之者
耶若武陵桃源渙舟乘流倏失處所朕神交者
天涯比隣又另胥在也

荅鹿友

足下問署某耶其千津民僕安能知無已請思
繼室人門跡前母子女若何

與千仞

僕齋中無他奉足下方茹淡所為俱張清茶數

甌雲石二座吹我杯中終日耳水僊之氣

與石齋

兄弟晤聚弦望各昔乃猶爽恒期也僕惜面里
間豈如足下歷夫台霍童經雁宕其獨得之取
攜晴足呂儔

與半千

吾師觸瑤犯難勁節孤峙人品自在天壤間氣
端但家計日耗若數鬼餒未審窺之青山就土
安所否每一念及中心水國火蒸湯沸炎上讀
之云遠幸足下宣示之今季祖母見背續續壯
麻復歲荒食儉百口嗷嗷食聲無噴是呂不能
脫朕入山作五色蠹炙宕而問僊人之翼千彼
芝田可勝慨哉

與仲黃

足下言言醍醐令人咽真別後就書几成麻獨
鶴一聲驚起蕉窓幽夢卽了一文呂無負季將
軍

與呂子

今日寺中社多潰圍而走也何呂故或者奔急
事乎三日張幕須之杳鐘間各持編劍其呂偏
師濟河

荅六瑞

紙條日千張潮人也欲盡撮不律冢而藏之題
曰穎鋒落落君之阡允陰可惜一意讀書不復
呂雕蟲爲人奔走

與石崑

足下繁一屋速我二三夏巧人復欄之鑿鑿從
事昨過之聞射猪鼻聲而謔想助築者
事昨過之聞射猪鼻聲而謔想助築者

荅二蓮

前言宏背尾也噤之而心事內淪因其滯積不
克紓于執事不腆掣揀懼事之不畢獲戾呂忝
足下之命何復當足下惠也不敢不同呂回二
于諸友惟不回二其庸吝受志

與春陽

烏銀之錫多簾僕涼德嗟氣而溫義震於中何
斯申誠已佈匪報

與水心

鹽間耳熱匡鼎來猶賦說詩投我呂又言長城
花幕竹障浮浮俱各霽氣飛來藏之必發光怪
俟十餘日酒食困也病而疲疥駱駝不能就矣

與高守

買驢入嵩山白雲綠樹猿交鶴契各缺樞衣雖
病懶相繼之人足下不督譙耶俚筆食容焉矜
且不吐雖越在溪林足下實樾蔭之火宅中不
獨兩室清風能吹人也神飛快泉間矣

荅永言

僕評陶史書楮勞字故恨乏警識何足暇受但
借是領足下聲吐耳因之呂咀嚙瑣芝則亦義
各所偏矣若夫悶在巾褐不伸于卿小無可散
其故僕不閑于訓

與柯金壇

虞氏門祚單獨懼風雨漂搖之來予手予口予
羽子音足下洞之矣

與湛虛

足下縱不憶僕不憶蕉下語也不信

荅石竺

今始知天大矣蟪蛄螳臂觸何處矜口

又荅石竺

慎事樂物善調護使僕之鼠思也慰

又荅石竺

同季劉子足下雲爲芘也僕恐愧幽冥友病于鬼心

荅六宜

北向高風文峰筆緒劒氣弓聲動于心志足下

英雄各用他人之一世安足驕稱足下千秋

與灌谿

熠燿於吹燼已覺其胎蘭杜之羞來海若之笑也根顏汗背先呂其半獻

與小灣

足下丹誠儀勢自應歸仁知止卽玉堂邂逅間足下胷中固肯肯王生也

荅半千

將之禿其斯鈍其盾也四回鼓聲來索闕下令曰某將汝刻下鑄屬斯屬盾且泮礪曰勝將之垂涕告罷也必矣嗟乎誰肯寬其期曰需其懸者乎

與蔡衷

足下禦蜂螳之寇戟如堵牆數季來咬薑呷醋何如任事樓煩弩足下力穀之則君之霸

與方齊

足下鏗節亮骨僕素不曰苟容齷齪望足下天地護呵雖偶受整玉琢益瑩雪東逾允此人爾

第一榮事

荅志長

與足下半夜閒勝千日多矣筠籠之末不遺莛艸且喜僕老蠹更各當于足下所畀秀妍在骨服膺德音盡止洗僕胷中之垢乎敢告足下僕從今勉勉不敢不奮精淬氣曰壯旂鼓

荅夢禎

足下對晤間領玄槩不被吹髣松風依人蘿月

又德音鄭重一字一明珠哉神龍不遺蝦龜大
鵬不薄鳴鸞固如斯

與天心

此器不幼矣上剝季閏翠骨始露真態

荅元居

鴈重之加孤寂爲榮紙窓竹樹酌之增歡足下
豈讓王慶源令僕陪瑞艸橋哉跂目爲望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三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四目錄

書牘 五

荅衡嶠

與太沖

與孫子

與李公

與七舅

與圖南

與豫石

與多祝

與太釋

又與太釋

與李君

荅孟門伯仲

與綢卿

荅匠先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四目錄

荅葵宸

荅僊居

荅膠西

與澤州呂君

荅石憲

又荅石憲

荅爰

荅安化

荅鹿爰

荅子玉

與爰

又

與駿公

荅擢秀

荅玉調

與赤生

荅鹿胎

海客

與質公

邀清公

荅玉孺

荅長卿

與鴻揚

又

荅楚惟

荅行場

與石參

荅書田

荅石參

荅明卿

示無黨

荅玄子

荅漱六

荅憲仲

又荅漱六

與尊五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四目錄

與袞溟

與朗城

與雲卿

與懸黎

與圖南

東藍田僧

東靈山

又

荅應五

荅緝敬

荅長公

與中幹

與天樞

與子遠

與薛君

與冀逸

與全甫

與聖際

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四

書牘

孟津王

錄其南著

荅衡嶠

斗酒明月對我二三知
已好仇洽矣寒夜爲春
梅花簌簌忽白雪墮下
戰退百冗請毛穎氏願
奉盤于玷壇

與太沖

足下清芬不替大生中岳顏色此意盤蛇胸腹
經今二十季矣蝶飛雪零荏苒虛度吝懷高騁
中心熱而不寒也雖苞情茹歎如白雲遠問何
季春欲遊欲買驢攜琴晤足下于猗間沽邨酒
醉晚月芳艸春山晴陽澹浦受足下指搗呂醫
我俗何意足下念僕其不吝遐心如此乎小文
求火向燧抱鼓就雷足下乃重爲推許不幾使
弱葛萎蘿榮於螢芝耶足下吐語丹青鏤毫必
老好此假龍僕捫心注性僕亦非市僧矚目之
感語曰百金不如季諾足下豈無意爲僕季布

者哉

與孫子

此君吝勝情足下試判斷之必吝可采或者不
吝僕言爲介葛盧乎

與李公

田之闢矣無稽庠者無稅政足下乃力惠諸原
如是夫

與七舅

刻下騎驢東至山麓歸來當理筆墨盡測之明
擬山園選集卷五十四 書五 二
日西煙寺看桃花了此不過半日

與國南

吝僕相怡晚我叔度蓬蒿徑今始爲開耳嘉木
奇異締合乎仲不第比靈光于潘吾也文飾園
陋陰森阿那敢學辟疆召驕釋於人

與豫石

蹴躡于文未必窺古人心髓故紙應焚去而宿
業經緜吝侶枯禪顏之厚矣足下反贊之今土
菌生光飾其固陋

與多祝

春容演綠抽寫煙景風颺花簾與足下醒裏兮
分夢中交換悠悠居諸不能老吾兩人意氣者
山樹雖隔硯席猶香也

與太穉

又蘊醢之未展足下呂齊衰哀我天媚騷壇我
亦何能不繕懷于足下足下其節慟于復山遐
海

又與太穉

梅山園遺集 卷五十四 書五

三

橘黃荔熟後晤我入公丈言僕相思

與李君

囊中山詩像負覺重否郵而致我

荅孟門伯仲

候來季丈心兮斷輪聖去鼻不傷真詩家僑盼
兮修翮剗磻折清風而抃傷如之何僕無再諾
容點墨於桃花之紙蘭薰雪白願播芳風

與綱卿

何時攜手暢飲于江之上聳歌擊節浮雲不流

人生半成虛願思黃鶴大別如思足下朕終未

能了我黃鶴之願也僕在白下得一異士曰王

子雲所爲詩文凌雲臺材稱輕重皆胥銖兩

此子淵中雄龍也何意齊安沙水間乃胥奇入

如此須臾卽當雷電噴雲尙爾泥困文章憎命

哉空青丹砂飛昇之資足下勿令與芡苕蛇床

同腐耳

荅匠先

僕編病爲磨枳步未入石林非得昨日邀鵲

梅山園遺集 卷五十四 書五

三

花瑞人薨于東西俗務良可惜耳嵩梅詠三足

鍊從風胡冶中充動洋洋大國驅驟山嶽不少

衰下眼中無此作久矣

荅葵宸

足下翔步水隈其樂孔皆僕滯此何異雕薪画
卯啖雲夢之芷兮畧遣離襟人何已堪

荅僊居

晨會諸公諸公曰解羊之殺角已羸之矣其遺
止

荅膠西

幾欲請司命君問所召竇金壇與緩推足下敎也何故司命聰明也其何辭召磨我

與澤州呂君

接栢好我無多日而離索繼之數欲尋同無如鴻羽差池何今海內多事正需康濟足下卽終於青巖紅泉其能久滯留乎州署松樹盤擎如龍曾卧其下奈青黥其面者納召石塊恐兩軀不已必腐其軀是殺此松也此松此松何事哉

荅石憲

卜者曰是月當各驩暢乃與足下爲良覲地火之震侶欲妒我輩天壤間胥此如許蠅聲乎僕聾者也唯筋可爲必胥召酬之也不敢意而不戴

又荅石憲

昔人得魏墨跡輒投水曰吾爲魏蘇拙足下今爲我蘇拙牀頭捉刀人固英雄哉

荅爰

足下漢摯之義代爲集灼厚復不遠近言恐未慊貼啓衰然仍敢邀電遇語我庶幾可召豫爲也速垂董正

荅安化

青牛至賤子方滯薦瘥壤養南山之禪屋是日回颺吹沙不得健步于青谿碧林無可奈何不克一見君子使我心悵益召痼而增之瘵也庖人獻俸儼不之及召速無慘况輪之辱乎此公素雅敢藉君聲召濟師使

荅鹿爰

撫柔中土也保甲諸政侯明捷記重喬俸儼生民爲調病戶無警寇不蠶起判髮則蠅益不雷足下真儉歲良稷也而二三虺蜴斷之不令剛榆召遂其珍行所謂誠民立命非足下何召除其佻使其心關如此乎

荅子玉

方何爲期俾違羶薌兼起世外之思齒帶餘香

窮無凡夢今所嚮往不甘不勇此又天之所不能羈也近日感慨辛螯怏怏覺棘塗之窄欲與老比丘生活足下猶謂僕尙堪策勵秦爲大島奮翼鼓翼尙可獨招而射之悽悽內省使吾不敢終焉自棄之心非足下啓之衷乎

與彖

何哉鬱攸翰苑馬瘦如此亦來驚耶持險履危知足下號號之中必有後福

又

僕飲食起居輾轉無忘足下何哉諸君子之不翼足下而墮足下乎僕不敢自爲祥此柔盛乾乎雨雷珠璣昧鑿泉崖也其亟掣之勿徐

與駿公

前許僕之書也中吾可觀不就俗淺高言不止耳目暇借一摩娑之十字五想必生喜信譬陟華巔艱處正是快處賊耗又如之何數行不來我惑于何雪之

荅權秀

心稽指不化其靈芥枉焉者矣想必召塵垢視

荅玉調

僕評古人書檄株拘也未能物愷豈吾證鼎

與赤生

僕筋驚肉緩不緒塵事刺山砭水之外一團淡閑絕跡交游暇則求鳥澆花而已

荅鹿胎

怪石噬肯惠我學學竟文霜一丘詰曲傾靡零陵鶴山遜而統肩卽題一疏封之召盤固僕

料不惶耳

海客

巖筆何當于足下要亦蟹螯郭索潭底不見崇岸足下登日數峰東關滄海紅樹爛熳空翠飛撲此時切記不可展視恐山靈嫺哇現相僕夢不張口唾僕乎

與質公

僕知足下又安知足下不漢知僕天下凡物多取犯造物獨交好又不犯多取之戒禿管夜拈

企心未歇足下勿曰喋喋也匪喋喋也永日爲好也

邀清公

簾鉤月逗銅猊煙聯梅花初開覓來吳飲笛聲正好嘶卮遲足下不速之客擊缶而和當使流雲爲住足下縱不得意爲歡醉二參莫言鬱鬱之致使漸離屠狗寵而嗔我

荅玉孺

窮途虎骨鴻鈞天狀從何處頌感覺口讚者無乃不給于報而褒其大乎五絲爲報倍報爲倍升爲械倍械爲紀倍紀爲報倍縱爲縱足下不翅百倍之矣

荅長卿

晝結之夜懷之已足下絮修之故不意女妬蛾斜睨托木上僕方家居聞之愕狀不能解此吳曰故耶

與鴻揚

足下先日戒饗人備任情之愛矣准擬樞趨是

已昨今今歷午未敢嘗食倍鼎任餐絃管登歌嘗其洎饋與其旨酒樂也何如

又

寬政焉必荆之負之請

荅楚惟

蒼頭持足下赤碗大作至譬諸赤螭青虬挾風雨來最焉螺室飲騰澎湃乾闥城忽起瀛海曠氣若清快哉可知已婆娑之餘揚扞古文人間樂事蔑有敵此足下胸中肴四海五嶽筆下青龍文僊字齒牙中肴清瀑香雲所諸素心人數晨夕非欺但僕志長才短細管笨笛卽至頭白不及九奏舞舞咸謨韶濩十之一二徒曰晝夜熬苦心神瞑眩胸膈亭枯自增多悲焉耳懷爲妻孥子所勸欲僕盡廢丹鉛焚却筆研手與目譬不禁睡就空噉遠志而終小草斯僕所大惟也叱羊峯白石磊磊經僊人點化便爲靈物僕石也足下豈無呂點化之乎

荅行塢

僕嗽藥匏口過隙責古人夾且助也一披誦其
勅者若與大將相犂上下其舍次也足下非弱
甲哉自振振我僕惡得不鼓气于斯望其後慙
呂藥我犂兕象僕實不呂之為填也母乃佗時
或底焉于富新者号斯亦足下夾助振之力
也替不薦可呂濱于否成某敢不拜勤

與石竺

求書威鳳諸作星之離鳥之變惟佳正不得不
貪茲奉一葉為呂防之要

梅山園遺集

卷五十四

書五

七

荅書田

三戸中否大龍乘雲過而問蝦号小蝦逐逐坐
目勞召暇必勉呈細偏先否窘蠢之嘆

荅石竺

寶光靈文渾淪包舉韓昌黎後復否此手神龍
雲霧嗟肯小慕蝦軀耶功德施我鮮否疆幅真
臘國人入中區始知已國之小况知包羅夏否
大者号飲潤食馥總歸鴻造無呂讚無呂報白
晉為期

荅明卿

足下口小文不已朽案經雨夜熠暉矣臆肺情
淡楮素言淺

示無黨

此輩燒狗調豕借鄉紳勢往往居鄉久宦不厭
入情詎非子弟醞膠也不少号哉如不慚絕樹
米者文公架羊者曾子行不避巧猾之小人終
為汝累居身胥要害此之謂也

荅玄子

梅山園遺集

卷五十四

書五

七

足下軫星言北往哉入齋中丹蘂綠條映君几
席間二刻蜚孤呂登隨國為大僕廩師也其吳
呂白張僻離西鄙半生鼓旂若猶朕夜郎偏強
亦可哂矣今日此遣不得不詘而請壇足下曠
嗣建業山雲無恙足下其狎主之呂納東諸侯

荅漱六

雨內同行料足下困躓于病日日促鄰足下荆
情露臆今人不易婁遶也聳兒輩至言足下念
我狀弟亦酸楚作懷兄律與諸丈詩數晉疴慙

難書次當致之仕路刺促荆棘在眼長安塵汗
人三十外腰骨豈堪復折于權要哉惟不催弟
出山為幸一出便屬蛇足長林豐少何所羈致
富貴一途等之飛電馳風惟是著作縈心弩力
末路息黔補劓造化得不目此遺翊我乎

答憲仲

僕北上蝶黏蛛網求脫返纏顧想家山小室蘭
花三百本欲笑欲言舍之而去幾何不雲窟掌
其垢芝嶼厚其顏哉

東山園選集 卷五十四 書五

主

又答漱六

晉兵扶賞却于懷城已飽其所啗不熾矣僕
勝舟行蹙蹙依足下呼榜人各界何相念之漢
歟若墾田罷徵力備為政者皆如此壙壑畝藉
何憂澤路之危敢折魏輕下太行一步哉

與尊五

極欲策四蹄奔東意擁腫之瘡不能躬飽飫
液趨珠座也足下其不督過我

與袞漢

舉牘未暢也二冊擲之僊使僕秤心而自礪其
能

與朗城

李菊山集可借乎正無意嬾日當秋鴈

與雲卿

僕病體支離家如石磬寸衣斗米無遺良覺
溺狀一身如僧豈不快乎吾里小康否田地荒蕪
無牛種何日與足下耦耕

與懸黎

東山園選集 卷五十四 書五

苗

文覽完母乃大哨乎未談也朕僕心可取將
城外之行遂策筇不得竟

與圖南

雖曰三止庾桑畏壘在人心如射之矢既發矣
不至于壘不能止

東藍田僧

過鏡石巖色壁豎角翠須洞天藤筋羅髮與
相蒙行鳥背上下顧數千丈人言此處虎啞人
余此時亦不懼

東靈山

少室頭顱踞其上見亂峰樛引日轡俯陷天風
來噓覺此軀是鶴矣

又

觀摘星峰絡驛拱向而迴劣擎嵒競獻伎倆不
暇自整我輩閒甚羣峰何其勞乎

答應又

卜夜矣鐘鼓之享編酒為膺入城便大醉足下
此去曲江鶯花必爾覽盡春色

懷山園題集

卷五十四 書五

五

荅緝敬

珍彼綠林剃髮而鬘蟲不存大經濟窺見一班
逢人不言項斯是為妬汝

荅長公

非不欲登嘉於俎也呂其不能胥殊于吾之族
恐或者曰設籓種棘故

與中幹

雁序度影梅華送萼四圍寒雲疑白渭上來此
時此情恨不能袂聯中幹其不欲袂聯中幹沉

醉後或胥之

與天樞

舍親惇德林學鴻羽戢伏未遂霄翔青蓮一片
亦屈遠步望足下分青及之僕不感者則僕為
枯根老木而後可

與子遠

掃規俱不譚赴雖狀足下纖蘄為意淡於桃花
潭水者千尺

與薛君

懷山園題集

卷五十四 書五

五

足下愛及僕書便書蚓行踴躍何足奇足下不
呂為龍漱石君亦昌歌嗜天下物譏者亦胥遇
合固無足貴狀足下知已貴矣不至沉沉宰堵
封緘付伴為之鼓掌

與莫逸

塵世皆是火坑借名山幽壑為灑濯冲氣之助
遺形縱跡與足下逕峰批雲弭節嵩嶺了此舊
心山為主我二人為賓謝康樂許棣別胥日休
非直一嚮之樂或者不讓其襟期乎莫容易向

時人物塚前講此快游也蘇木杖二嶽登眺香
功使篤省守恐化葛陂之龍若夫密人也一介
行矣

與全甫

荔枝楓亭甚佳核小而香足下數旨此耶吾黨
走闕瞰荔枝登武夷看屬季宮飲鮮茶走吳瞰
楊梅西湖看綠柳芙蓉廬山唼瀑布水于願足
矣足下民農方殷不能遨遊僕實以此誇多于
足下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四

書五

與聖際

書此時巖松蹲峙鵲聲嘹呖狀翠容暴靄盡是四
山紫邏津津落吾書卷中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五目錄

書牘 六

回葆一

荅璞崑

與子盛

與心萬

荅文水

復生周

荅世培

與任鴻

荅九台

與礪石

荅緝敬

荅翼宇

與楊監軍

與吳縣令

老日月選集

卷五十五目錄

荅愧兩

與介孺

荅瀛洲

荅粹狀

荅七舅

報左子

荅二孺

與張伯子

與直指

與縣令

與劉青岩

荅百斯

荅縣縣令

又

荅雨公

荅日葵

荅雲心

荅玉筍

荅巡撫

又

荅鹿爻

報趙總戎

荅董生

與琇瑩

與鹿胎

荅兌陽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五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五目錄

上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五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書牘 六

回像一

大纛搖搖蠶叢叩焚車脂將發方今川南戢爪
遵義可恃厲士卒恤甘苦肅而作之懸賞格呂
固審進退操于必勝遇此機功可集矣况苾部
九部之人執方散心未輟納溪長事一帶處處
倚虛批吭和則克懼則成古來成算則朕也從
長口園選集 卷五十五 書六

此西抗烏蒙南控安氏但援手之無忒耳

荅璞崑

邊郵諸隘口盡如足下措辦親身底定亦何至
兵形一動靡廛互憐信乎威信立而物力不詘
今偏裨振厲度支郎金粟允濟邊事雖棘亦可
呂如郡鄆北馬頭山脊起大呼必齊起色不狀
前人不省恤遺之後人後人又不省恤又遺之
後人天下事其何日救固亂是適已哉

與子盛

知人不言是為蔽人于心則忍于氣則陰也僕
各感于舊因呂撤之敝縣衝劇之邑數季民饑
多蝗流離可念益瘠地竄土非得自愛者理未
易拯而起也新任者某公下車來伺呂艱事為
任所呂圖民求洞無不勉矢灌溉呂習勞為政
發端不示民瑕也某身居津城黍苗之芑陰雨
順膏未免共砥誰能卷舌意足下喜聞下令呂
勤一方各同心必矣

與心萬

通者徵兵固圍北塞倒馬飛狐口足下後制彈
壓綽奇遠略北門非事不可塗中旱魃穀苗着
火餘子民烏得不就仁祖乞食足下軫恤下土
何如呂遺澤也孔北海知天地間奇劉季粟僕
賊張唐山雷廣宗筆墨氣味三十季敢徵足下
呂為二君薦剗地假之羽毛吹呂天風不翅僕
身焉者矣七國諸城足下實推晉楚敢下拜于
恒山而乞之盟

荅文水

寇來攻汴遠近洶湧鹿駭豕視岌岌危殆攻圍
二十五六日忽奪足下火寇刃寇而寇狼狽走
矣寇之斃者數萬人跪拜歡呼天已足下賜
中原使十餘季養仇奉警之郡縣脂之無患足
下芥灰之心無生之氣厲志衝城親提刀立於
矢石前桴鼓昌霸寇乃膽破斯役也手拔兩河
生霸于垂灰中而生之夫兩河者南北之腹心
也兩河安天下安天下安區區艸竊弄兵者不
一二季不爲口之蟲哉卽此事足下已置身驍

卷五十五

書六

三

關矣每口此事咽中作甘露快

復生周

寇兵竟至此誤國良已芥季噉泣何及足下能
割大慙今望大寧天域陰暄雜擾儻離心角牙
其何日殿邦足下豈無呂壽之乎僕小火之燭
奚足仰補太陽所望足下二三君子協力呂樊
上室榮追光武之興也艾亭麻屨豈終不可恢
舊哉後芥日談雲門訪五羊今不敢言矣

荅世培

人卽夙詰老齒弗能迎刃如禁海賊質人勒贖
選籌者爲兵守汛雙嶼地方制猖獗申入議鈴
盜飭七巡司撥千戶擒獲甚多煌煌經濟豈他
少季者可望肩臂耶他如造洋城門延壽橋堤
甦楓亭驛之罷種種方畧皆出足下瘁心嗟嗟
使仕者盡如足下何憂曠土不墾兇獍不縛天
下多頽風哉僕始知英雄奇俠不盡屬夙詰老
齒必謂老成始淡練真迂儒酸餽語也

與任鴻

卷五十五

書六

四

秦關蠢動煩里旅已役王命賴足下謀猷夙寔
用救撓敗近聳招撫畏足下之震亦云從也魏
絳和戎正華如樂之和無不諧晉侯賜樂之半
足已殿西秦獎王室能其德矣將拜君賜光靈
正遐而故人如使思舊日都門足下實爲篤固
臥驚小鳥夢在鳳鸞物亦芥之乎僕故人重呂
德情今已稱雲光之下其蔭良多僕於望足下
荅九台

客歲辱萬蹠宛然西窗剪燭時也今季三月來

紆遺元城不得把袂痛飲而所交口足下不置
咄咄王生類韓非口吃何足下不忌僕至此耶
斯足九鼎王生矣別來數季王生無復少季顧
繼鬚冗加之馳馬冒堞自鏡可憎徒欲擊碎唾
壺耳舍親屬宇下者雉壇之上夙所交濡子猷
我佩水客猶白松色不落僕非曹丘也參苓朮
桂皆在梁公藥籠中惟足下念僕言勿使其轍
溢而輪枳也

與豫石

楚山園集

卷五十五

書六

五

巨源骨膺胥封居胥意京中取酒雄談毛髮為
健勉旃燕中高漸離何能九原笑人我輩樹立
不虛又將笑漸離矣

荅緝敬

斷鼉之足已無傾中原自非足下肘後陰符彼
徊孽日號狡焉跳梁已戮辱于兩河兩河人士
將剪而傾覆之不暇其能久胥寧土乎足下九
鋒一指移河南衛兵千名鎮禦于大河南岸已
壯先聲義鋒增厲人鬼一揆彼蜂聚豕食可計

日禽之

荅翼宇

為政不難惻怛日與役儉者胥處剛斷果行正
所已為惻怛也忽被召催驚破幽夢骨不能作
諧媚伎倆但念五嶽三山何季是了願之期北
望蒼茫故人之心已在煙樹

與楊監軍

嘗聳古人用兵已敵攻敵客兵如遠水無益近
火且毒地方今招撫諸叛既受羈縻誠鼓其銳
往正監諸撫已孤流寇也務懸重賞化其磨牙
吮血之心為陷陣肯功之志爵賞在前誰不利
腸已圖沐榮長為聖世之民歟餘弱不能荷戈
者晚之使開墾荒田用胥司罰緝已給牛種賣
劍資儘南畝熙熙亦可省協賑矣不則反側不
安偽詩書者狼莠內煽呼哈陰應為地方憂不
細總之叛民人我鼓則為一叛民不人我鼓則
為眾寇勢愈張不易指手矣至嘗弓倉古今美
濃各郡縣鮮胥實行借已漁民而詹庾如掃也

足下物物明勇事事安宅忠武侯韓魏公而後
端香香于足下許其維新在其流禍非苟支目
前之計也

與吳縣令

軍機之需從祿露肘誠如足下所論朕積窳之
吏治每難毅朕一刷江滙堰隙已海為母使無
府敗足下澄源制流脈脈支支輸淪堤節自芥
遺已交騰矧足下胸中具香洽浪祛弊疏通軍
武彼清洛星澤日其益國用不可涯矣

荅山園題集

卷五十五 書六

荅槐雨

食祿任事正宜悲訪匪懈勞于巡視親為驗覈
若何無濫冒無侵蝕精氣貫則士伍自無疎訾
此國家第一義其在邊陲士馬為憂聳鼓噪者
數無乃糊口不給得腹難已敵愾耶足下念之
哉一事之忠足對屋漏盡吾心即此是報效

與介孺

華輪脂矣彌為悵抑足下程朱學力陽明事功
從此兩兼之兵饗交需時經濟旁專竹帛香燁

山巨源為冢臣此其時乎嗣音引目心亦隨足
下渡舴舺江外矣

荅瀛洲

凡厥小羞噉于口別久情益嶢嶢既飲食之使
人飽德

荅粹朕

柏子林栽樂器聲甘而心苦侯之繁于應亦朕

荅七舅

兵餉用人今日之累黍即佗日之千鈞也何遭

荅山園題集

卷五十五 書六

已濟蒼生如某能操豚腰已祝籌車乎朕報主
之心不敢已無才自委昔人謂作一分是一分
不作視鼓肉食鼎鉉一爰剛柔無節吳已自解
于老大匏瓜乎

報左子

礎之地易治城壘屹若軍伍亦飭為南北肩背
扼其路于車騎關則北來之兵不敢過邯鄲一
步材略如足下何憂邪旌鼓煽耶僕生弓不願
談兵每于中夜咄咄罵陶貞白多此山中投被

國政點污句茅一片青翠色

荅二孺

若事待呂緩急必求鑄固絕其蹊徑乃可無虞
不狀一柄互持紛呶其咏議不稟一如此大事
譬之亂絲狀

與張伯子

兵餉事變敲窟蟠不勝聲耳不整不飫何呂當
脇驅兮引繩墨多尚口饒磨壯儼必別一作爲
求實用乃可

與直指

禁暴止邪呂不恍示民約束之狀後可循循也
先勿令其結朋自可弭變不此禁而姑息太過
適呂養姦懷禍虐老穉悍之衆借口稱貸桀傲
悖戾必爲戎晉矣足下幸勿怪其言之不曲

與縣令

貧民揭竿而嘯皆緣老手猾胥左右誘脅司呂
噴民肉子呂一小可喜貽一邑數百季之大害
因之起兵唱亂滋蔓難圖也足下不可不防于

早夫早吳呂防亦曰懲其背愁不食其餌不長
其險公憐乎人心則入人心寒孰敢甘卽于濫
哉窟宅不屯民可開田復業何至講饋餉之費
因緣爲利呂利生害無窮耶此恤貧民在拔亂
本爲良令尹則民罔不戴足下其何涂之從

荅劉青岩

足下才大蹤龍極細入蝨目濟餉佐軍他人來
手足下優爲其胥益于封疆不輕狀運糧可厝
河北不可入雉無論冒猾虛耗第一恐生寇心
益餓民呂飽寇非計之得也所誤不犁狀可駭
耶

荅百斯

語及西寇足下口共辛賦身嘗疾苦善纒絲者
挈一縷于屬緒神識瑣衡必胥底積南仲方叔
豈曰非人太山喬嶽呂不動成衆動之功非耶

荅縣令

縣遠在南天衆弩牙錯足下正可舒濞山嶽哺
化鱗毛而揆九作奸陸博剽略肉血躁熱蠹蝕

衡屬不重束之曰濫則鬼形蛟面濫太重又擊
螫逮株不問凶良錢糧負巨帑當事者欲曰一
季完數季處此際難矣哉夫為濟肯才也者必
於難處各大籌策曰輯柔之

又

點之將來必瑚簋足下彼蟻蝶之度天空皆虛
相耳何足挂足下雨賸哉聿之屬物礪于虛庚
于實誠貴食其實也願足下先曰處銷之

答兩公

卷六

書六

守圍一書足曰持力距來各餘羅家星照斗欄
運之秉國成執此往何懼天下鐵幕石弩哉寥
寥天地復存一兩公甲兵在胸恐一旦曰天下
最難之事舉九鼎重而擔之足下足下其存曰
酬之天所曰待足下甚厚足下其九陽光化唱
成一能乎

答日葵

人人思致太亏而兵戈胥歲季吳越地圻常熟
山關常德地陷出水鎮江江水墨臭至彭蠡秦

地復震災異屢臻臣子常實為消弭曰報皇上
豈世乏材如之何使獨憂至尊耶足下肝衡當
世裕各經綸瘠心刺骨白香山官位少進匡救
之心時時不替于朝廷足下何曰勉之歟

答雲心

足下為政市無白梃赤丸不流胥乎惠德哉昔
賢左橐右筆百函俱發綸巾鶴扇敬贖不憚手
裁方之足下良為過之寇賊數千將控馬南蛟
士女驚竄周秦宛鄧岌岌危形今雖小卻僕恨
家無子房產散金養士提三輔羽林扼五陵之
弓劍減此痛飲耳

答玉筍

秦地多兵淡可焦慮足下發揮胸襟張提使龜
茲驚服博望侯原是君家舊物朕西方多寒積
沙黃羊玉門之東羌笛所怨恒上均餉曰樹驕
伐不可不厘諸慮也蒲州遣焦涵一聲望煜旬
能騎生駒手挽六百弓殺賊西方奇才也足下
不可當吾世而失此人

荅巡撫

十餘季相別一樽數語旋去王事靡盬自是不
及私耳兵之圍疊此錯愕爲北山口自山海遼
還于大同住牧者皆東方之兵也屬物孳于虛
庚於實誠貴食其實耳實械實糧實馬實否之
火器實否之士心則第一關鍵也足下急請火
器計安一世召禦魍魎誠爲知所緩急矣僕雖
寡昧憂邊郵慙慙卽向當事諄切不敢愛唇舌
同舟者協氣併力召備紫荆倒馬諸隘懸壯厥
聲庶幾克濟乎俟火器之集厲士淬磨鍊其雄
魄親嚴偏裨召演耳目觀其要地敵所經出入
多方設伏濟其濠高其壁壘裕其灰石且詳其
偵探於先焉誓衆懸格親爲巡驗覈於罰而厚
於賞使卒伍知賞之利無使倖偷生心六師明
本末則緩急足恃其賴足下豈淺也耶

又

足下驅除大寇不避艱險裴忱克蕩旗影幢幢
鉦煙漠漠彼不襲之狼狐曾不足當其禡牙一

告爲民殄兇淡災嘉事義氣自足千古矣廟愛
日切得人之思召捷伐醜類使毒鐵吉刃陸斷
律禹水擊鼉螭召解憂張弧之塞非足下奚望
哉僕似沒孔錢椎頑無智竅體幹又不安于泥
軟竟無用處嚙哉流連屈宋朋比楊馬枉隆賜
時則可召今梓之何益千世事急命焚筆碎硯
願其誦口宜也

荅鹿爰

今者鞠旅受甲節門一方天下引領望表貉于
九伐遏亂略干曄煒策劍謀干合根除紹璫示
戎行若張千秋之手割李吉甫之險在廟堂必
召召處此者且召江之召召告後牛未四分渾
毫流離草根掘嗽半鬼半人恐大猾因而生變
足下孤虛洞瑩金隍各戒修介固壘捍櫟拯荒
自召慧鏡僕軼動蝸息可益高淡耶赫濯丕張
如削負朝恩于渭上俾文武傑人受碩是若不
罹其碣磳於蒸徒功過之間九廟式靈夏漆室
所隱心也

報趙總戎

三百季來廢郡縣置衛所於遼陽襟帶水澤負
抱海山東北毛憐等衛西北朵顏餘福諸處誠
控制強兵翼蔽神京之要地也國家耕牧機官
財貨所殖貂裘所輸富甲於燕齊矣十餘季東
兵亂煽奸徒爲偷生靈受荼城堡半爲所踞天
下義人收土無不痛之足下鼓衆戡賊儒術武
略胥邁倫儔量才而授復提重兵倭收脇驅攻
守胥獲非謂奮勇畢智展奇來北不來近功者
邪聳足下重義氣堅朕諾特在舊交敢爲足下
陳之夫敵之用兵其碩謀深算終遜老耆永地
諸賊漸復就隕門庭之寇所召利禦者在戎胥
召折其健健心漸折我軍躍踴則攻昧之機舊
苞此矣往歲客言關內米價甚騰馬羸寡穀士
卒多玩擾及居民貧困無賴激而裂毗浸浸乎
厲階也使馭飭克善懷柔董正示召恩威嚴刑
遏衆多方召鉗黨爲橫無逃爲善無懼于是脇
從收壯趾之步而役狠戒滅耳之凶區清步整

亂羣立盡經心于此是本帶胥蟲不剔不已也
裨將之近聰易掩于小謀甚至奸細潛窺恐窺
管下不爲日戒右前左次疊斯生焉朕足免顧
犬縱捷擒疾足下獻近廣覽其洞屬詎不出于
此至于近日招安之事屬非所論惟舍郊堅壘
師于釋棚壯其四騏或角其前或觴其後若丹
多藏誘得逃人召證虛實設伏兵于險阻鑿伏
坑于經行要徑林菁溪匪偃蒙伐之苑地駁火
石召備撓之之具此無時不可豫也又許其漸
敵暨敵之部領召勇敢者厚其金帛復爲說言
使彼之雄黠自相疑忌朕後棄利而動彼必內
懈因而攻之攻斯破矣游食流人不必召募也
若憐窮蹙無歸必慎防其詐僞若係違民舊匿
山谷今始奔投散其黨與給召軍器教召邁退
威召忠孝激召利害習聞之久可爲精兵惟所
驅之無不如志安在不可稱勁卒哉其地山林
洩窺偵撲貫密節費重賞尤爲急務且地曠土
多不可不墾也命散軍一夫引牛耜耕獲火其

草呂糞之各事則聚屯營堡敵來則守敵去則
追田之所入一季豐裕足下舊日修數城高其
埤繕治器械又得餘糧彼此聯絡互相資益如
使臂使指則人知將敝將知士隱并力一向奪
其膽氣小隊諸游魂不過息偃穴藪行將就殄
矣較之不能宿飽之士伍不諳虛實之客兵緩
急無益之募士其爲收效何如耶夫師之耳目
在吾一人進退從吾所使最宜策其壯志作其
猛氣務令彼致力而不自恤狀後可昔田單曰

孫山園選集

卷五十五

書六

卽墨全齊祖述呂一旅威河北寧獨其智力邁
人亦其提攜得濠感激各機士卒用命耳故曰
此車一人殿可呂集事又曰師克在和此之謂
矣昔廣武之問子房必欲沛公自起澶淵之役
萊公力勸真宗身親北伐况足下親歷行間敵
之情狀盡在目中相其所宜屬一敵至援袍軍
門椎牛饗士雪涕命旅感動三軍使三軍旆敵
如歸越石起距咸願一戰則不令歸齊不刑起
肅驅而之關雖赴水火可也士卒無生之心斯

大勝之策也呂此衆戰敵必不能禦呂此攻堅
敵必不能捍况穀卵日蕃翰羽日堅可令其久
肆陸梁毒炙東土顧行吠主耶堂堂天朝戈甲
耀日拘海水呂濯甲砥山石而淬刃今日頗牧
良在足下天固各意用足下雄才呂剪此不率
也觀近季數提敵亦斂足却步不利而旋可呂
智闢挫鋒奪銳亦大約可觀矣呂足下之才濶
仁義並行天網該設何恩醜類真所謂五指
彈不如挫拳之一擲也狀師行十萬日費千金

孫山園選集

卷五十五

書六

不待樵蘇費也慎擇賢將屯田所儲餽勞所備
委呂賢將曉諭明白均其口敵則軍知將之賢
不爲厲已視彼如蓬乾就火露薄蝕陽抽金僕
而舉靈鉅裴果黃驄傳豎眼三日九捷在此舉
矣且遠人苦兵甚久將士思家依依楊柳霏霏
雨雪誰無北情今日聖天子懸不世特賞十月
陽止四牡瘡燕之美將于足下犁庭班師後行
大齊焉千萬載旂常烝彝勤于大命與國初湯
鄧諸世家爭顯較彰僕能不爲足下望乎哉當

此飲至之時故人賀酒父老牽牛亦足已關邊
雖霜雪十季百戰之苦矣足下勉之僕愚樗無
似未盼世事徒已應見陳于麾下螢蟲之木光
果香當于烈日恢煒之下否耶

荅董生

少林硯間與苾芻語甚為怡懷木奴橘蠹其枝
葉遠蔭於津津之地氣竄而霜緊茅齋荒鄙恐
愿此美無錦補段何已報之

與琇瑩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五 書六

五

涼也其儀補鶴糧耳書二長卷已酬足下數百
季後或有人曰此王氏換鶴帖也未可知

與鹿胎

足下在孟蜚峰屯蟻爬而梳之人鬼同謀咸已
為宜無他惟其才力雄獨耳足下作事如孫權
作文數字輒盡情態及意窮事斷反若芥千百
言在筆下信得為人之典要者歟會稽不與宣
城足下藉徑也杯觀五岳不失學問之本處處
為仁義器矣丈夫雄膏廣被豈必嘗滯一域哉

涼篇幸咤畱敬當洞元之歌太霞之曲

荅兌陽

我觀之子猶愧前轡足下配及徒自蔑耳書來
似迦葉聿天樂定中起舞火棗如瓜烏木替檀
天漿其乳地鑑無沍僕澈澈一畝園柱噪咬嚼
惟弄墨澆硯得此良助足下之功也又恐文事
頽唐述作靡式重負足下意三月間其慈雲寺
游與足下握手歲峯書樹香春真花不萎手攜
早蘿已游地雖也足下勿謂王子不蓄麴君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五 書六

六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五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六目錄

書牘 七

荅書田

與豫石

荅石叅

荅明卿

荅琳之

與藐山

荅坦公

與子樞

荅孟吾

荅用參

與從心

荅金門

荅太膏

荅廣原

與九舅

荅睡足

荅徂徠

荅蓋明

荅譚君

荅雙明

荅豫石

又

與太沖

荅石憲

荅游初

荅太羹

荅臨皋

荅邑蒼

與玉峰

與龍爻

與木菴

荅雍來

荅嵩少

荅肖形

荅九青

荅翌隆

與石憲

東杜子

荅須彌

荅崑弓

荅際霞

荅禎卿

荅霖生

與琦伯

荅季重

與晉山

荅環中

與眉居

荅觀水嚴六衷原

又

寄楚禪

與潤山

與伯瑛

與仲趙

與于一

東漱六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六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六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書牘

荅耆田

凡人未至之境望而多慕既至百尺竿頭作何
進處今天下棘在兵饑藩鎮錯峙中貴在軍鮮
能捍禦卽齊區管仲六孫武恐未易措手也措
之而保無掣肘抑難矣足下何呂藥我使身世
交婚受社無替乎所需藥物浮生何求六橋山
色寺際丹楓弟此時意興不淺

與豫石

嘗其泊饋與其旨酒其樂何湛乎僕一室中自
詛其厄不朕茅鷄遺文尙刺不敬禮人之急不
敬莫京君子不犯非禮僕奚敢交焉

荅石竺

新作賜下呂飽僕燥腹今饑而甚

荅明卿

孔臧告琳丁鴻食書不足下邳也僕十季餘驚

足下爲雄伯而自嗤耳目奴心如南天之箕處
張了無實用前者所爲本希顧藥聳過揚詡使
人意結情報矣

荅琳之

就繩引墨方人詰匠所願虛心博聞勿呂小姪
自止

與鏡山

足下主何隅乎宣城山中水泉激滲如鼓鬬烈
雷掣轉長松怪石之下佐以清齋丹菊黃茅
霞性適一舫夜泛月下短簫知足下不負秋
白雲也雖狀嘒詔飛來奩機可奈何文天祥曰
惟恐逢恩一日移去

荅坦公

地非茂陵經秋雨病後相尋見古人文獨踞高
溪學之未逮蛭之于龍乎營之于鵬乎其奚目
異未審可被石否如被石用先介之于伏靈芝
與子樞

都門霜風割地樹老寒威奉足下清詩滋于甘

謝僕其履池陂而跨時足下告之曰海也

荅益齋

必欲燕石飾之寶劍嘗号容磨其咀勉而從事

荅用奎

僕卑議細霄沈沈浹浹一副沙礫精神全滯陳
靈足下何契之淡也或者王子無燕官气耶金
鑄祝發不須會于一處其音韵自諧耳

與從心

真文各用捉刀自是契雄本色僕將已足下

於于人

荅金門

昔燕邸曾郵筒致詩于雪暴風喘之時今盧
黃墟浦酸山眺不堪已鉢石相託

荅太嘗

俚書稍骨非之知恐人漫罵王生以賴雖狀何
陰之北吾愛我如足下者遇也敢不望而貢務
于周

荅廣原

樹香禮必香艾今令弟昆其盛其天貺乎子文
後至今為良臣脯文模倣則斯攸貽觀諸累選
僕腹之痛悶

與九男

帖誤寬政焉必荆之負之諸

荅睡足

足下念蟬蟲憂幽疾實為幸甚朕終是謝公于
水曹羊公於鄒潤足下浮陽沉景之炭包絡号

僕也峨嵋山僕夢想者未得把臂今雪壓峨嵋

無恙耶恐將來游蜀足下還香去應共三

巴人竹枝賓舞已歌遺事而已

荅徂徠

足下樹僕于齒牙間恨不一拜左右昔豫子吞
炭荆卿悲歌易水爾知已也僕自今已遇康康
惟負如已之恩是懼語曰築社者攜擲而置之
端冕而祀之是則僕之所欲鳴于足下者

荅盡明

別少室石屋如別骨肉恐雲霞來誚芝松藉類

足下可爲我解之否

荅譚君

不知如何卧越人薪若不也軍門鼓聲奚而健
擊且遠

荅雙明

鞠躬熱氣中作僂傀收拾圖書比于勞薪足下
所教但恐紙上葫蘆內無舛斛活水耳奚已輕
世

荅琛石

畫飽觀半月也林莽幽淡覺僕屢杖其中
負此山溪獻之堂上江堅烟霧何可令僕
其造化耶足下幸命典守守之恐其靈飛

又

畫之予豐矣易曰後之胎廢數笏敢不拜嘉足
下慙僕僕心鉢焉求聚獲粟云胡弗惠

與太冲

太室峰老雲古月尚欠我兩人樽酒春之昔僕
筮四歸至之今而後約太室爲主人認太室爲

我輩私物亦可

荅石憲

像爾燕衍坐復添一星其藥孔孺

荅游初

葛魯生師髻季學藝第一受知曾作詩弔其孤
芳每望海上雲霞安得不念謙調諸兄而葛兄
乃念我如此耶展書增歎爲歎者誰賢人遠貽
猶帶鞍山翠微古大臣風義不忍甘心松蘿已
忘君父清廟之賴也棟明堂之賴也按僕日
足下出而喬爲不令足下僅曰泉石烟波自
一身

荅太羹

蘇門山中抱犢蒔藥腰鎌刈葵披書服弄雲霞
已送餘齒絕口不復論天下事止足之義正未
知鐘鼎山林孰爲貴賤

荅臨泉

恩經愛綬亦旣至矣不狀不拜嘉焉斯負足下
玉帛綏晉也敢告從者

荅邑蒼

山農墊服借龍章華飭愛僕者莫如足下文僕者莫如足下晉之重耳何曰報莊王

與玉峰

足下慈政大小東制兵克賊功名爛然旦晚羣喜無過雷池一步知震華鼓者吾日矣論功錫應僕得約受盟足下望三神山不能自禁天下胥欺人張紹和哉

與龍友

正月陽始旋望郊山散翠瑤洞迤綠足下建氣曰收之正此時乎羣所蓄藥良佳西鄒國王枝無病則枝不汗僕欲需數枝金膏水碧復奚讓于玉枝

與木菴

不能知命猶向燈夜沾臍腹譬諸瞽史抄羣墜言衍說而目無分晰窺見茫昧將摘埴索塗不特黃茅白葦而已也

荅雍來

駝無病時不能捷如山子一馳無留也况駝之

疥趾之澈澈蓋于咳方自嚙自舐豈能胥疾足

荅嵩少

僕小蟲臨測恐未之胥窺何翅矢之泡足下不晒裝之來也何曰當

荅肖形

江文通黥狀惟別四畱堂中石巖華榭何日親如僕滯跡何日疎耶海內知己僕畱此肝膽且待足下

荅九青

青松氣足下所貽豈區區毫素觀耶僕笨慵日多茂陵雨僕胥念病相如如足下者幾何人

荅翌隆

小枝小苴耳安能譜混沌面目竣雨僕濡墨割一段太湖挂之高堂紫壁寒峭孤高藤蘿不薦足下似囁吻耶或囁吻似足下耶應袍笏拜問石丈

與石憲

芳花續紛明月逍遙僕四十餘季祿期袁公標
格各自足矣黃鶴樓中復有何人吹玉笛乎

東杜子

仕路不可論詩轉喉觸連每有拔匠發在東帶
之間妻孥駭怪君至抵掌稱之魄懾髯驩安知
杜老與我不是漢人

荅須彌

趙公所委恐來嫻笑日內揆墨與情暖者如墨
射之圓堵增其勢就枕覺兩腕將欲脫草什
雪食其髮誠於後人今欲思改寫宅耳旋
竹弓安輒策贏來東登太室捫星樓斗吟嘯天
際已了半生山水何必滑稽欣作世俗蹊徑耶
機部風氣道上足下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

荅崑兮

嬰兒號嘔真切不作浮語足下定為非常功退
攝自愛知胸中空曠了無不弓不起小五嶽也

荅際霞

僕出出逐隊行于紛哉勞類趨趨雅意僕弗之

替雪水銷后馳四蹄策駘求半日之間

荅顧卿

僕入秋益頽唐墨政手拮而瘡遲尺不能無黑
狀非諸紛豈敢故遲哉足下素濯僕已遣氣天
月照蟹蚌之罷乎陰澹雲寬日响也姑無嘆

荅霖生

聳與楚珍讀書茅山松花綠泉三峰俱屬宇下
夾驪鴻筆觸目皆寶矣僕六尺軀文質無底底
度流光言委當為續乃僕棄智刻心努力修
即不能比大作手攀天門蹕日觀而挽清
棠水洗厥研穢已鎮撫十二諸徑此言庶可
蹴踐也

與琦伯

前聚飲石池悅狀太湖舴艋七十二峰之致月
來相別無已媚幽獨佳詩惠我哉靈襟遙韻堪
古人而古人祝其侶神氣獨包豈第速肖已耶
湯君入雒通隱士也話言不佻僕不但敬丞相
長史也

荅季重

昨費墨可二螺鍾山紫氣排闥而入爲我送青
祭白棹聲撥水烟波相接吾輩得意之事盡省
蘭臺能勝此無

與晉山

乾坤鼎革後功名之路已淡王霸之事已空牛
馬踈踈速禱投閒景山無恙負耒躬耕吹簫和
歌足下胥甕頭春百斛否持螯拍浮足我兄
弟老狂之趣

荅環中

稠矣古帖爛其盈門感君之舊其字于敝爰
已待於儻

與翁居

拙畫一幅僕所圖于足下者救其不閑于律而
免于戾聲收拾詩書翁之足下帥師東轅彌節
白檀也出旌旌而示路已臨古北乎

荅觀水嚴六衷原

蕩陰風月無恙否遙望北斗在袖足下之情渥

矣太行林慮秀色煙樓須得文人受于今君家
兄弟收山趣而諧混沌也來詩音生字裏山濤
驟至蛟龍滿前非僕當之必至潦倒

又

僕一之日之前兩月幽心半被世事捲去東郊
好梅滿園未得受用五官爲役如老牛耕石田
也晝者半夜者半賴新理一室風寒不入對名
畫或兩日一至此室肯教于我聊當身在桃源
也

寄楚樸

蹤跡之後止荅汀蘭皆形癡想中含弟輩曾令
其照拂足下不知臨叩王吉果能敬病相如否

與潤山

足下侃直錚錚端於爲國不肯突梯已負進賢
冠正氣飲薄龍湫九重之瀑神爲交久矣緇衣
之宜風人同好豈必人人識面哉蘇州見大亮
詩節溫美風義華善私稠蔡帳出入懷袖恍見
足下矣所稱蒼蚪赤螭一鱗一尾都非紫霧一

唾一漉盡成白珠非耶何日相遇已奉履約乎

與伯璜

狗馬如狗舍親胥小嘗知足下之不督過之也不督過不令人吞聲則未胥不曰寬者

與仲趙

駿駿牛馬走筋力不堪鞭策誦文爲快身病頓失如讀漢書于我嶠山青梅紫藤之涯

與于一

酒間逢少季不減灌長孺酒酣起舞借嬌汝
罵坐此亦飄風墜瓦世人常態耳不能容便
睚眦開口何呂自持其大

東湫六

扇宜書惟白者雅好之爲其與墨濃淡疎密無所遁也紅地金浮臘于上走墨眩盡一書意與報敗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七目錄

書牘八

與葵宸

荅湛虛

與嚴生

與沈十

與中黃

荅維斗

與石竺

荅千里

荅天心

荅閻欣

荅含白

荅大生

荅雲韓

又

荅大尾

與尊五

與卧子

又與卧子

與存我

荅存我

與天心

荅石憲

荅玉立

與履長

荅百尋

荅灌谿

荅文初

荅子充

荅玄珠

荅石叟

與石憲

與子明

荅履台

東羣子

荅鶴洲

荅燕及

荅道隣

荅虎山

荅藐山

與彥超

與駿公

又與駿公

荅道隣

與吉士

荅坦公

與坦公

與舜玄

荅石竺

荅周總戎

荅後子

荅達玄

荅道隣

與爰明

與子錢

與菊溪

與坦之

荅子明

與瀛洲

荅睡足

寄子明

荅習之

與北海

東玉季

東北海

與冉君

荅秋岳

荅玄弓

荅北海

與季公

與朗士

寄子明

寄仲趙

與蘇董

與曹玄窗

與百史

荅九叔

與千里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七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七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七

一

孟津王

書牘入

荅蔡宸

僕征夫喘月潮汝行役思足下骨渴曉熱免之
飲水難言寒煖告他人也風馬雲車天若目續
衣媚嫉我兄弟謂之何哉至于足下禦峰螳之
寇矢如流星戟如堵塙孰似數季來唆蓋呷醋
如此任事

荅湛虛

言念體氣我心實瘳乃謝淪之賜肫也倍于數
斛咀吸遺腴饑麟有毛誰亦復能致此

與嚴生

江皋木謝兩岸竹鳥啼無非催人離緒及接足
下清言始破愁為笑

與沈十

紅白梅花其苞如豆為野雀誤食依教良可發
縱指示如之何能忘于鄭侯

與中黃

別後就書几成寐獨鶴一聲驚起西窗幽夢或
持借此語已無負季將軍

荅維斗

世存沈君烈孤重介張天如号即不文亦自
佳文不佳亦自佳况雲龍騷騷翁火走霹此人
為此文佳而從宜也吾固藏之陰天恐破風雨

與石叁

二詩豈折楊聲哉幾回躊躇必已見石叁狀不

盡口頭是書

卷五十七

精八

之見是擗其舌也僕之技真瓦鳴也足下如不
悛泮確号請從今苦造不敢不焚舟濟河

荅千里

歸于事報不先勿謂予弗寅

荅天心

僕作未原吳吕叩浦見石齋所為吕汪洋為慶
足下之情既諶于嗜矣勿煩能于庖甘三日石
叁來約鴻寶揚摧必不賴濟而言匱

荅闇狀

搖尾檻車鼠思為釋不圖淵岱之珍復勝黃鬚

足下金湯哉買寒山一片石勒字千言為足下
珉

荅含白

選中裴何其厚耶宿邯鄲恰似盧生騎驢入枕
孔中光景斜曉矧矧戶疑足下搖珮冉冉來

與大生

吾索者止一借覽于索從索處再來再乞巧于

金針度

卷五十七

書八

精八

荅雲韓

僕于書則咫聲也終一日疲奔走不敢隨其晨
命惟足下教焉斷此椽而磨之

又

論已暇過意甚疑密也惜僕不能鯨飲令足下
應下瓶罄

荅次尾

日日人事髣髴告困錄為見下冀一開顏也率兩
後燕舍似秋樹色屋瓦習習送涼一瓶還瓶足

下可爲我酌之盞一壺

與尊五

文香二僕香者在津口乃嘗欲此借畢其得鼎
其香暉臺之下之謀乎其能雕朕止子齊者乎

與卧子

金氣律別顆露徐離獨行恐拂情勿令人詆也
子之才不懼陳思公暇讀書勿俾崆峒大復奔
州歷下專其旗旂傲人于百季之上

又與卧子

龍山閣題集
好言不秀也呂張楚庶幾人不敢彈九此

與存我

湖峰翠色被足下袖之南切記秋水灌河不可
舫可陸

答存我

數季見足下鮮勁經亮謙挹纈澤足下豈止才
人乎峨嵋劍閣山色應逐人來足下暴秘簡于
羽陵授大文于龍威灑雨廣野無處非潤蜀且
再觀文翁矣

與天心

鼎炬下觀雪山水啓貪心焉足下若辱借于小
役君之厚僕之榮也則願呂請

答石憲

足下何過采僕春畢耶惟子呂寬期否則脫脫
矣大集筋常侍度玄暉氣襄陽香澤乃錦瑟五
十絃夜郎今始知漢之大

答玉立

自齊門入足下坐門還寂聞若至山中求學如
天發而詩塗玄解精光與鬱建表中原其呂足
下乎

與履長

足下鼓慰沃僕舉足循溪不覺至草堂奈足下
玩味遺真寡所欲無百斛米咀糟歌汁真率如
是皋蘇之釋勞多矣

答百尋

不面無多日竹想爲勞足下于艸中手攜烟波
好我之惠蒲綠欲言柳揮將舞何忍不啻杯刺

傍耶狀明日齊客相邀鳳凰橋望移初四胃人
者解得已兩行矣不必遣臧芳茗一榻棘七六
儲浩談古事便堪已蔡少霞為隸山玄卿安足
季孟乎敢告從者

荅灌翁

天重困僕亂離之後避地姑胥不能教伯鸞春
愧矣妻存同如足下簞屨必若儼狀辱受之孔
膠之德雖曰百六攸厄哉二三君子周旋計日
握手水濱共弄閑雲

荅文初

孟襄陽足下遂奄吾之歟茅亭數椽為之起敬
吾道不孤豈曰獨烟月領袖已耶僕亦謀詩者
老之訪請彈焉亦猶之乎古之未戰而鼓降

荅子充

垂足下探瓠莖苑齊大聲不求諱而猶存靈鰥
迂人胸臆若此文字一遺未墜地哉足下書吐
翰骨權窺大測靈斯所謂干城筆陣也既肯我
力今日未尋山埽徑已遲履跡欲披豁菰蘆復

齊寅公州臣渡江來想足下之交也天不假之
豈其狀乎

荅玄珠

名園石池華陰含風嗽露太湖洞庭微為一區
此僕渡江來第一稠渥福也今復已霽巖靈色
殺韻輕染徐噓移之簾內今一派林密披拂面
前即此沉酣覺蒼光摩盪矣

荅石叟

昨親暉蟬緩別聞仙樂對芳洲與足下如共席
僧于絲松白石我輩無世苦不信乎灘狀出
籠哉委老埃雨中今方就枕矣翠禽睨曉正啼
僕淡夢間

與石憲

足下非旌紫獎困者乎才如文初必不負足下
分徒御百日之糧義微情縈網望潭溪非已錄
木

與子明

王江舟中竟夜快譚冷狀齊世外之想準鼓與

足下匿影羅浮摩弄日月而弓旌逼人不得如
願讀足下大鵬賦變化如龍挾崆峒黃竹扶桑
大弓之氣不特壓倒次輶真可籠罩太白吾遭
不孤矣漫和長歌一葦欲足下純氣之守培天
池之力日善六月之息世態網羅鳳今不免况
鵬之飛呂怒可無恩乎知我惟子無負天實生
才之意

荅履台

湖山書假我香我輩應香湖山香湖山應香書
足下命鶴銜籤取之他日來返不敢漏枕臥帖
如虞永興也

東羣子

昨暢甚觀花竹古刻真是半日蓬島也觀前日
我輩雨中用燈躡崇履雲霞顯晦屬狀同一奇
觀賜來古隸皆是漢人不若唐之弁且侈也欲
袍笏向此帖禮拜不幾幾乎又作一辯顛帖乎
响响厓詩僕未作記耳此是我兩人性命事刻
下出門俗事擾擾黍擾無成不能為榮可歎

荅鶴洲

中州山寨現香百屬之兵僕欲與足下商之目
濟大事屬不可先震驚之也讀則生怨怨則無
災美呂道利利呂阜心資此呂恢復鄭鄆宛鄧
西掣秦之關東呂虎牢控東諸侯北依實河據
上黨雁門之脊招太行義士圖為西擒旋轉天
下之大局實在斯階自恃膝不屈者應僕身
為子儀拜

荅燕及

今日之事賴足下金鏡玉尺永康南北使世無
頗蓋足下自香化裁消衆蟲之煩氣呂其心為
君父香令人魂宅而氣守也急明聖遣呂化世
心絃不言唾蛇不言脊恢域滅蓋香足下在

荅道隣

僕度內香一江北久矣河急則禍必蔓于江况
對壘乎僕向計部疾呼求其發金而輩蹙呂置
告也僕之心與足下同煎沸僕之不能帖枕者
在此病呻求艾重兵不可緩早發二十萬金僕

將海大奩三字爲說鈴計部或解願已應乎

荅虎山

大寇之鋒徘徊沮洳竟不能抗足下之力哉昔
康居烏孫白龍堆不能踰朝廷燕見言及漢注
意足下後日若鼓儻弓振秦建擊之績已創氛
駭皇上厚錫鉤膺鞞主鬯斧鉞其斬之也愷
悌君子天祚國家如羽檄不馳馬牛布野曰肴
貯醴欲與足下醉飲之

荅蕓山

蕓山園集

卷五

七

書八

詩

足下鴻飛冥冥古今高蹈哉數日閱世風松栢
詩筒果聲山色便是天下清福唯嶺南遇清齋
不果桃葉渡數百步遠追若天涯如持之情中
轉轡矣雖狀洞山鷗雨間其妬生客耶佗日肴
駕小艇從葭莢中款乃聲相訪則王覺斯也嗚
呼高車駟馬何如一片青山

與彥超

秋氣至熱意尚纒共看居登顛崑洞奇勢瑰狀
似我峭嶸南桐景色一鱖洩酒草態花容爲問

彥超此遊酒意稠穠幾倍

與駿公

今日張炬始歸昨濡管未能鏃鏃出新雖肴大
略恐小未精覈耳茗柯實理方好雅談爲看藤
花夸我清歡天下事不能必盡如意如此羣足
下得紹興帖米穀橋形大字足下刻下檢發僕
取牀頭酒咀味觀之范宣見叢筵南都賦圖稱
爲晉諡字學今亦爾爾海嶽雲龍駭駭之勢已
補清歡倫而第之亦可名書畫中董狐矣

蕓山園集

卷五

七

書八

詩

又與駿公

評帖匪易勿貴乎大呢也又不可已輕眎如醫
家診脈按其刻瀋紙形字中各淺淡骨貌陰陽
元氣無贏斯固宋榻之卓異者蓋古人與旨其
精光隱現楮墨外疑各聲響斷不能埋沒實各
物焉已魂魄之不徒狂遽氣翔踊同議也顧僕
于是沉玩數四不敢援其外勝薄其內存者區
區不暇爲此故耳凡帖又不可殫其未圓疵其
工于色之鮮好也大抵笨多涌霧隱厚少是神

不充實僕胸中所召不能長存此帖匪診之諱
敢薄視歟足下或不啞朕召為無當也

荅遺降

足下整旅江上提三尺劍與帕首韋跗者同甘
苦召消弭諸彘壯哉戎馬之故可召無虞召僕
細觀未見鹽梅之調也

與吉士

北都寺中一晤十餘季來勞于軍旅歟歷中外
倚賴良多秋爽西登糧州自當接濟耳鎮江荆
楚關塞集

卷五十一書八

三

兵激變足下使相安于無競可也未應召北岸
為異域若夫勅書關防一一議為之努力襄陽

荅坦公

恢廓用人總屬聖君大度四顧纏憂了無町畦
惟望足下于赴火後為僕吐氣也斯在足下用
林秀禁奸先緩召患心使衆無不孚滅火器習
強弩鍊士磨收諸砦多積振理彼亂絲端令存
緒急流握柁批虛避阻操縱機宜足下誠優為
之朕無曰侍我兵多而侍其精也無曰務激氓

而務保氓也無曰既殺敵而務離敵也竭力召
救中原版章渙失拱手而還之皇上日引月長
錫召臆祿足下非無窮之庥耶僕不能一日忘
足下也謂足下不忘聖天子不在斯歟

與坦公

外寧邊寇內澶百揆伸臣工皆各其序而時變
終暢無齟乎能暢則竭心替召獎王室召鼓陰
陽之順盡瘁召殉不顧也不能暢則蜚蜚宜退
縣車束馬召踰辟耳之谿大行之險非詰保也
楚山歸楚集

卷五十一書八

三

長嘯西湖驢背亦非難事但辜負聖恩為食
羞耳

與舜玄

僕實闕心兀朕空殼耳足下推置十季分靈炯
為僕之心夢同痾瘵同矣朕僕棧如不枝之本
又重慰足下何李印渚云也

荅石參

二卷病中得之愛而起舞字畫精良太傅右軍
駸駸逼人詩則古今罕有其儷文苑中獨存一

黃公橫行千古耳弟詩已成容撥事力疾勉效
漢隸細書蓬頭付遞使弟蟲響不足觀也祭海
呂何日鼓棹尋江路近日澗當仔細狀黃宗伯
囊貧無慮此也將來武夷之巔弟欲卜居家累
可棄一瓢蕭狀足下能從弟遊乎

荅周總戎

分袂已久大將軍無恙六丁乃從彭城驅書飛
來耶知籌策不減霍去病足下可曰今天下無
處覓榆溪梓領之事乎即此東南一片土羣用
黃革金湯屹狀足下必優為之矣勉旃前路勿
令漢家驛騎將軍咄咄傲人

荅後子

僕于經世全疎惟欲各所匡教啓沃要務又不
能因事納牘良為愧心若小事適間徒憎煩聒
耳即獲香濟何關安危來教謬獎太過正如飾
彩粘金乃致考鐘伐鼓強題為木居士其真能
贊上帝作霖膏潤下土佑生民哉

荅蓬玄

武進揭竿稱兵果至屬人耶恐言者張皇太過
如實係嘯聚宜多方消弭勿為舛澤所窺禽戎
晉解之可也監司民牧諸人易借題梯榮甚不
可戕人性命呂博來紫誦張矯偽火熱鼎沸正
恐公等憂方大耳願公網人不啻減一分血刃
為國家存一分元氣為子孫留一分餘祉狂夫
之言惟其采擇

與遺隣

戡定之後當緝周慎惟足下不嫌躁

與爰明

緒語稱文不必告足下雖狀肝膽無妄不告又
不可

與子鏡

作相任怨不必言勞則異于他職孤艇白鷗久
已竣我安邦定國才原不進黃山蒼茫正可蟻
展而往足下能相從乎

與菊溪

秋候薜荔可裳不如春時玉蘭紅梅媚茲我鵲

俛挂冠玄武門後與足下逍遙号墨海楚戰秦
爭皆非所事

與坦之

僕迂拙人也巧者每嫌其笨尊翁與吾鄉日葵
諸君反親愛之不疎也自歎馬骨可反硯心不
成長安一片復貴地復不能宵人喜得為長者
憐王生顛毛老大復又何憾哉足下訟橘松之
餘詩復日上行駝跋寰區亦足下大庾中一稊
粒也

荅子明

讀足下文赤螭青虬扶風刷雨蕞室中噴騰澎
湃如起瀛區近日詩文不牛蛇束裳白晝欲霞
則儼儼病弱幸足下提戈一呪天開太陽

與瀛洲

善庖良饌已踰其分近道之光何減金澤清趣
退而身慶

荅睡足

季來肉生浪飯為政輪扉一載惻孽掣手不能

扶廣輿無壞僕罪幾倍号俛肯究文章一事蕩
却弱旗細區信不吝獲于今必吝得于古不吝
思于前必吝知于後也奇文如人面斷不逢時
調作一復如昌黎所憎俗下文字吕苟悅一時
也若效俗嫩人人易解便命僕燎之于庭僕力
氣枯瘦修乎文質足下愛我刮垢磨腐我不敢
吕黃金注陷時俗老眼昏憤區區自喜賴吝此
耳

寄子明

我輩經如許震驚區內俱裂天刺此身何山不
可歌歌何念不可銷落一瓢一詩便足高眠一
切皆付酒醺外豈知從前鳩目蠶尾号足下松
栢為心冰雪為骨吕此寄相思耳將俛我于華
嵩之巔

荅習之

僕老矣上峽舟牽纜到瞿塘澗瀕心力瘁盡即
昏夢豈望岷山駐權号

與北海

聞人不暇恤此自性狀僕塊狀閉門二尺小棹
蠶簡自娛向大官求米又索數千俸錢買山藥
白酒已送衰齒餘暖而已三月綠水傍桃花柳
色種種媚人金魚池上我輩尋子昂伯機舊吐
當景歌詠憑弔風流三兩卮酒便足滿廳鼠腹
耳此約勿嫌其太早

東玉季

足下今人耶古人耶炬輝離羣影羣獨僕夫
催聽欲去復留雪溪復鄒我睇梅房顧君即南
三人喚清辭沃醇酒亦足矣

東北海

今相聚舉尊暢叙曼行駘蕩意甚愜也時聽華
蕤發竹韻櫺慘惺風徐至鳥聲粒稻良晤如此
不爲識之不可

與冉君

爲先慈未滿百日非據禮不敢出門中心鬱鬱
心就禮阻若萍氏禁川游者形骸爲隔浣花春
嘗與人公吟卧蒼公爲足下堤埴蒼公詩曰

塗量車已斛量禾各各狀之者弗能遇上達

荅秋岳

大作弘偉高雅皆從古人車所謂宮音非羽觀
至難號始寐僕當選日快談已時此道積書不
減十車富矣欲借一車已慰貪心

荅玄孚

僕形骸土木誰相同者足下乃聯遶高軒佗人
之愛僕已一節佛圖澄塗掌使僕嘗在眼中其
愛僕也周四體矣卽此覺車社太重

荅北海

家口衆不給作乞米帖不免致羨于侏儒世味
頽朕雲水栖心嬋緩于人跡不到處僕心緒在
泌洋洋一篇矣

與季公

長安米貴居之大不易崧山內豈不畱尺寸地
爲少林塾老作濃西居趾乎

與朗士

足下書至僕方病得之勝枚發體霍矣僕懶似

稽康足下不督乎必申西鄰之禴

寄子明

僕思之命也夫錡俎之上尚肴餘肉否幸作飛沙飄瓦觀筮且遇需金雞肴日足下其需之

寄仲趙

廣陵觀濤菴中所見雖嗜芟耶且祕之隣國恐肴豈焉世固不乏楮季楚

與蘇董

用金門作山藪當隱淪奚不可此中肴別趣何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七

辛

異渙舟一簑三尺釣竿白鷺灘兮

與曹玄窗

變後撫景百泉長嘯肴懷猴臺砦天畱鬬項白雲為我輩豆觴之供足下念我提茗釀借至于斯從古蛾眉入宮謠詠之來嫫母或可免矣王藍田癡多應不易每恨黑頭公不如山中種藥澆竹一老農作息躬睡

與百史

足下詩文中虎也使肴詞林不短氣古人恨不

同時僕即驚詎肯汨沒宦海鄭虔李翱不如哉行李已老趙景真千里尚且命駕何况咫尺耶容商運斤庶工者不至血其指

荅九叔

近聳娛心農家秫酒邨歌亦足自樂吾邑佳山水得早從杖屨仙茗風負丘壑巖磔別具閒適稅駕肴日叔其俟我于栢岡龍洞之間

與千里

畫如此乃荆浩真蹟灝滅蒼蒼非細弱家比倫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七

辛

懸之陋室如坐吾紫團龍溪大山下耳際松風泉氣動盪雖數日無米甌座龜蛙兮其為樂也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七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八目錄

書牘九

荅郭函九

荅傅對楊

荅雪帆

荅菊溪

荅心亭

荅錦帆

荅蓬玄

荅總戎

荅洪半石

荅張湛虛

荅雪帆

又

荅元亮

荅素先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八目錄

荅濯溪

荅玉璫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八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八

書牘九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荅郭函九

舜郭一章岳匡六遺足下履遺香禦非逐逐世
途者矧封事侃侃人間骨幾汲長孺号号時向
征足下作真人想乃大造不絕物儼狀勤使者
已機杼衣我何物衰相被此衰章哉金蘭譜中
又增一海內胥心人大抵吾曹作合別胥後緣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八 書九
非尋常世途榮達謬好在眼耳齒吻為活計也
今時事未靖靖秦寇蜂涌勾繹數千里又與安
羽書交亂今足下可丘園帖枕号號脫郭子橫
扶搖而出偁胥餘勁封事經營不為之掃壇已
息終風忍觀我軍私通張虛聲不切痛癢坐俾
汚漢無功後日皆受塗炭耶僕鬚盡皓宦思索
算畢此役一備白紵行膝接離藤杖為林叟裝
足下與一章若訪腐朽則俟之嵩嶺吹笙虛耳

荅傅對楊

千里慶陽地擬甌脫使者先之蹤跋山曉不寒
舊盟拳拳故人我足下與僕交非痛癢不相關
者此也憶聚談肺腑開籌如夢中事我輩會合
作緩良難各物妬之耶何其于俗子垢膩欲避
偏巧相勸或天亦嫉人耶往日七言足下在記
算中似各昌歎之嗜也者中秋走成邑五仙山
雞山踰躅談荒之林世路荆棘無足怪顧天脫
僕飽歷奇水山演青被紅挹綠視富濁如元祐
元豐時垢膩盈面孔安肯予呂烟嵐清姿曉
集山園題集 卷五十八 書九

荅雪帆

足下經濟矣嗜文能解剝足下果尋常持斧者
哉急欲走舉原快談怒生熱病數十如栗枳體
傳藥又寇勢蜂湊重甲循兵親擊雷石於舉之

腹不克如願足下心乎世故記寇宜言呂舉孤
峻視之爲口中蟲必欲竊據焉商洛林中數翼
既偏而翫山上各積糧可飫十餘載呂窺西周
各分一支吞食諸郡縣羽毛剝敵他日煩當宁
憂如不熾止雄其一角如熾秦晉動搖蜀笮交
扇宅舉者下睨仰天將奈之何二又之喉非勞
衆耗財也往日五涼元吳韓神獸趨終宋之世
不見束手來朝大略紛紛各或形矣足下素不
厭僕詞雖狀狂夫之言敢他告哉行且兩人用
集山園題集 卷五十八 書九

荅菊溪

離署無肘膊之轉舉巔十日不勞也不啁也且
邁狀而廓狀迨寇薄嶼下是誰肝腦供吾矢貫
串又輒但爾狀止戈之義在去瘼彼實不相尋
於鬼伯天地式廓孰非帛褐間嬰孺也哉政呂
不擾爲本豈日上之人好推贊視斯人徒乎足

下政柄在也計必先訓解黜之也石季龍在晉之憂不細詎欲速加之毒善則困僕又各召覘其化矣羽檄如雨乃縋一介修好貧囊相餉顧僕散漫人耳足下借之召昭其惠耶舉山白雲時時入夢尚溷浮榮老馬力駕任塗甚非其性也何日曳禹峰共拄杖廓然杏山菊花潭耶

荅心亭

足下之召之愛也而辭之諸邑行迫各事遽豆若合諸公聚今日秋筵則僕往不若是是重僕之幸而顯其缺于諸公也僕駢駢惟足下賜之俞否則不敢奉命

荅錦帆

僕枯澀無餘智足下誤收之忘形中文章骨肉誰能無情耶僕祭畢嶽靈遙陟崇嶠驚泉飛翠小憩衆潛使者嘶命共白雲冉冉來若大丙關呂仙書也娓娓淡緒頓令雲岬變爲金庭天壤間固各竺交肥義若足下者哉僕自蒲城僂上涇干聚笑休暢僕心孔懷陶貞白洗僕九障竹

潏潏盈僕神已先赴矣時在山西峰下石磴樹邊濡毫于老絲之中

荅逢玄

跋卷慘併於亮人今得遊此一流乎世不乏罹殃之丈而因召爲利者如蠅如螳終亦天隱不可發胡盧耶

荅總戎

足下展布東海一隅垂膠人之多之也鼓率燭敵召綏蟠動召臨東諸侯僕恨不得奉矩教于大庾之下僕歷落人也案牘踴躍株守愒蒙山川修憂思握杯酒觀膠東大海奇山覽古人舊蹤與足下揚光大快襟懷徒各神往焉耳僕齒衰腐儒不敢開口論兵食朕能泮廟如足下控山東爲江南海岱一地喉山東勢重則足下之聲日益召弘其展布其所造不更遠耶鳳洲謂汪司馬經略必十世利何至如趙營兮駁難煩數也足下得無撫掌笑之不

荅洪半石

見足下書欲淚矣僕踴涼長安中安得如吾半
石竊語兮來教一一如足下旨僕心骨躁熱意
氣復爾衡屬何忍作毛髮不關一等哉前詩足
下謂其近杜杜如海如山安敢相方也此物作
之不止生妬生譏多起秘心古今人情皆狀楚
中多奇山水僕雖耄尙欲南遊辰沅五溪君山
洞庭間猶堪搖筆作賦曰吐湖山煙樹之氣今
六旬老人日弄管城是何生涯耶竭殼終膏雨
濡退休之時僕他無可遣惟獨強猶昔若微遜
被利喘氣低首於人僕依舊心骨躁熱矣

與張湛虛

足下命二三僕隸汎埽園良耜日勤桃李棘矢
自足曰蓄一方何所吝於人人亦於足下何所
吝是曰熙熙矣剝圭鍼必皆愛足下也非足下
聲之曰惠兮彈琴詠古所作日曰演大其何不
及僕又豈僕之望于足下乎僕疾亦小差今也
敢不自日夜封殖曰卽于瘁恐煩藥彌縫于躬
曰爲足下憂

荅雪帆

忽忽不愜似疥痕瘡足下書妮妮于言何足下
之念之詳也僕一生拮据所摘翫自娛求合于
古不顧損人目薄蓄寡見畏嫉且詆噫杜韓皆
狀庸何怪乎足下錄冊手閱青黃嗜之若渴長
安豈緊無作者來見動足下之勤渠如是狀恐
好嫉者又移而輪攻足下矣

又

秦中三十季遭賊手焚戮爲最足下嶽嶽邊肉
民甯在足下善氣中本之樽末之聲休息愛養
無僕僕喋喋已布澤之暇舉山桃花把糟牀真
珠仙人掌希夷峽又來酬勸足下矣僕一片山
心不謚厚顏乎哉朋友一遣猶未墜地屬里秦
隴曰身爲本

荅元亮

乖隔閭嶠俱經大劫蟻蜂過太虛不必言足下
詩不入輕薄促弱骨格獨邁昨夜痛飲右肅左
觴非教如虛仲擊壺而感慨悲歌風雨雞鳴何

啻鳴咽也我輩一宵便足勝他人爲交十季膏
刪輕秀尙少奇古漢厚生創已題數語僕今尙
意尼何日三鼠頃太湖舊峭廣博收吾兩人筆
底大海磅礴作驚濤歎天語耶

荅素先

與足下久處乃趨轡匿避号非曰濟吾之渴足
下也數日又瀾之曰病欲釋鬱結而鬱實甚是
故不昧于寘懷也肴間遲足下過吾闕薜之賜
重于岑鼎拜足下之勤微足下之惠其母乃願
于渴之無所濟而困其免号新詩緝寫吾之懷
之又如之何不狀則鬱結其何解

荅灌溪

敝止雖湫哉必爲之加巧人之工致諸燈足下
信之奚不可也奚不車輪之至轉狀聽音晨會
會事其亦不惑于嘻嘻

荅玉瑞

僕碌碌如塵卽字畫小事猶勞足下物色似肴
取于僕狀謂非僕知已奚可也昨對松石清醪

可人但落墨不逮古今人眼臨恐終是蛇足我
耳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八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九目錄

啓

報劉公書啓

與友辭席書啓

謝霍春陽送栗樹書啓

侯座師閣下啓

代

湛虛張宅聘啓

請大尹啓

梁宅婚啓

回房同知啓

與呂豫石啓

請吳公啓

荅某簪啓

傅宅婚啓

擬山園選集

卷五十九目錄

七

募疏

覺海寺化緣疏

募建閣疏

關山山頂閣帝廟殿募疏

重修三官神殿募緣疏

遣場疏

水陸遣場疏

詞

青詞

中嶽神祝詞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九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五十九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啓

報劉公書啓

台下氣抱鴻鈞識磨岐鑑撫柔境內次屬之和
風愛養區中芄苗之陰雨歌鳴鳩于正國比卿
雲呂爛天散成中土之膏流作淇河之潤至於
學淹疏筆才與擬騷詩歌則月湧霜迷其堪稱
霸翰墨則霞鋪銀海復妙登壇所目壽彩神星
峻聲僊鶴雕文對呂僊色羣嶺維而自孤本意
人講講之詞扶古誓休休之度昨憑陽戶遠寄
莫絨若夫大序芝含光而吐秘輝爾流暉松挺
幹呂梢煌蒼狀直上加之楚鐵飾此燕維蓋示
呂鐘鍾生其顏貌無奈吞刀吐火此伎已窮亦
如焚髮煎皮自醫彼拙何也條微則風重袖短
則舞難琴敗者易焦薑萎者喪味不今又不古
誰愛與誰憐望鵲不中心腕下屬來鬼魅微蛇
忽芥足紙間笑殺丹青學賦格呂無從攻詩城

而不得緣何輕隨疎彼堂階同柳栽花空悲銳
志焚香煮茗暗度流季愧朝廷章句之官成泉
石膏肓之疾夢入芙蓉之幕手捫瑤瑤之簪既
類僧而香鬚偏與蝶而同夢靜繞援鏡每見飛
蓬仁或愧衾不如美神雙鬢香相輕之狀百朋
乃游至其門更辱奇珍良駢多寶屋爲之酒凡
用呂文莫言玄武閣邊六寸離離珠體肯讓甘
泉宮裏一粟灼灼玉華戴喻嵩輕淡比潭沒便
驚其過厚獨榮呂非嘗斗膽敢當秤心永念
諸園室則煙霧忽生臨彼津波則蟬蛻恐奪
期停雲在望明月人懷如某之疎陋者何多但
某之知遇者何少篆好音而心猶但醉閱故交
而淚始欲流芳艸綠春畦難逢知我殘書懶照
景誰賞幽人所召蒙澤之龜尾卽莊子竹林之
虱宅在穉君良屬吾縣宰云無謂自古發花而
賽德食稻呂銘心人臭味之微超形骸之外音
聲漱玉卽鑣靜而鳴藏光影盤蛟稍匣開而烟
遠斯寶夙緣之投合不徒文字之慙慙豈若鼓

考學雷燧張壓日雷弘鼓細不覺寢聲燧窄目
寬頓使充縮但恐驚質原非良駿蝦材不是真
體筆頭枯稿少花腹內空虛無眼嫌在蹇剝累
於高明一別十季四秋兩地棠陰黍穀久愆地
主之疎蕙帶荷衣悅接伊人之近岳樓舊記藥
憂全不關心蘭珮古騷芳潔肯爲在念白雲難
贈黃耳可傳那得霞英貢璇璣而相粲惟香蘇
石伯全鏡目前陳澗芷之羞於儀則薄野芹之
獻其意則真更聞喜墨充閭社繁會餅山青水
碧懸飛降鶴之鵬風暖星明欲神流虹之賦黃
河東太思騎赤體呂體隨况綠字西來可託
青鸞而匪報高簾刻蛺蝶定不畧夫樂懸餘塵
升大鷄儻見收於霸氣惟是馬駘總轡營谷求
朋冠冕擬彈葛藟言采特賢從事喜酬劉子之
書不羨封侯爲識荊州之面得不心牽芷水魂
記花林鉢慮終身組盟延世不知其骨俗益覺
其神親恩起負于信陵拜詎低于鮑叔荷未寒
大吾遭諒願景乎碩人言熱腸則麻火燒胃論

俠氣則衡刀削樹雖心新目轉不忘斯須而天上人間聊憑訊問若謂孺子可教拭來華土在寒芒故舊不遺合處涇泥入清濟願聞鞭後誓定策前覓盜函衷笑於選外墳壇捧土汗於增高恨側理已終致長睨未盡管刺刺曰云爾情脈脈曰如何

與友辭席書啓

昨枉長車幸聽雅塵冰壺洞借玉鏡彈分喜此日與此昔乃載言而載笑古壘香酒雄談疑春漢之人小樹着花滿瀝具神倦之氣自茲分別益愛幽閒爰傳檄于煙霞遂得朋于松桂新履幸四十學何所聞舊篋卷三千老又將至幾行沿槩僅取夫功名半世林泉未終其誦讀當盡香務判夜不眠驅馳人事之中恐來見惡沉悶園居之內或足藏迂於是石亭爲朝夕之資琴茶得風流之助白雪入座素月鋪牀鶯聲鳴而楊柳春巖密列而庭院曉筆遺微雨灑爲几上奇嵐帳裏殘星照在樓頭孤枕望西陵而樹綠

聞遠雷而山青旣已無恨無憂頗爾不衫不履疎于禮數憚于賓筵二十八垣客星獨不謀爾六十四卦遞交侶乎揲之偶夢第干詠池昔跡足而遇鶴習成懶散謝却交游鄉人亦稱爲愚公舍任竟目爲癡叔忽飛尺一之詔極喻高情素杜畝半之門敢因破例所目心低龜趺跡目徇狂城外談東臺三竿兩竿墨竹圖左棠梨館一寸二寸丹奩用想式燕之邀不得言從之遽蟬黏市井木腫形骸云如之何不知其秩獲也崖目漸情鹿人洞而愈淡若彼耽飲步兵不覺甕間鴨色惟是沿溪渡者定遠岸上桃花愛乃景允堅新跬步南峯楮與偏久戀于王家流水彈心尤望知千鍾子幸相宥于壺觴之外實自繫千蘿薛之圃不厭玉芻天香駘猶思嚼寶鑑倦藥鷄亦欲嘗寧耳負於良辰肯自絕乎美意風風雨雨此生書癖莫聞歲歲季季到處花開再醉拔於筆管雖曰未能託之融颺香何不可謝霍春陽送栗樹書啓

冬風習習又過一季春艸淒淒俄傳雙信怡筆
雲于仙獨投素簡于鶴園珍重故交移來嘉獨
爲容左右定成蟠木之姿肯牧牛羊稍折于膏
之氣含霜結子柯比青銅布葉繁根皮如怪石
味可呂烹嘗俎豆陰足呂嘯傲琴書蒼鬱煙松
寶華奴柳詩吟子美收舉便覺不貧賦記蔡邕
考玉自朕獨秀豈等于瘁物真分于汝潯手植
蕨蕨面欣顏色香于吾隔何讓乎魁形念在彼
山獨沾夫嵐意慙無報李春我懷人備觀古之

侯座師閣下啓

伏以師席暇依切于寤寐閭雲迢遞憑在羽翰
自別揆端數換星路每懷遺範徒悵關河崢嶸
香志於學山濱渤又演爲分派台下鴻苞一石
八斗獨豐縑繒又聯九州咸被至于心澄雪瀑
筆驟霞標調變之餘寄典與身著述之富得趣
壺嵐鶴立同閒卽是僊源避世水流不競那知
溫樹經春挹海看曦莫識漢宰酌兒稱壽雅類

幽風芙蓉媚于衣裳兒孫踵于科第扶桑鵬從
樂且香儀世綸鳳翔喜而不寐作求無爽似續
攸綿自知一官繁匏望既馳于榕葉三山落夢
心空抱于李言門生某并列瀛洲颿逆誤入今
本梧掖牘補徒勞方國家多事之昔熱腸爲斯
幾轉念衣鉢相傳之意諫少歎而伏焚臈柱用
荷綱珠得蚶縱門庸與其進也朕禁禦遵不謂
之慚荏苒于光陰負教誨于耳面璇衡香政四
海增烽殺洛多爭一人獨奔梓惟輕重鏡鑑

空玉惟堅貞器惟博大用是漢憂風夜力法託
謨借匪佳之陳斬藥石之賜黃鍾獨香元氣寶
瑟必發希聲血脈相通需磁吸鐵經綸可授凡
弱宗竊念覺情樹握握魂帝冕冕灑廣川之玉
露指昌黎之斗杓煉石學媧填海策衛開第匪
遠得唾生權感坪下餐花思廣于報玖車盤之
峰肆吼天際聯連劍津之斤淵泓燕中惆悵使
託王母詞憑孫襄將明月已寄愁采蕤葛而嘗
性匡此小草憐夫散材今後寐已直達金弗躍

冷所召耿懷無沫者龔為絨衮衣公歸懸動于
木拔禾偃豎蒿說用宜繼于跪視繩從不日別
朋于泉案他季捧盤于弟子丹收鴻寶芝匪龜
牀協泰運之六符接乾度之四履鳴原檻下驛
待梅開千百慙慙再三歎息膈實靡畢幅已醫
餘

湛虛張聘啓

春調玉燭煥台啓長養之辰占協瑤函嘉耦
亨昌之會娉聯世締固因親召及親誼緣道
遂舊好召為好望祥暉而山立獻婚續召冰
恭惟台下規矩準繩詩書禮樂自恭與召歷
瑣直遭經邦繇都諫召陟嘗卿沃心毗世擊天
下之邪黨動色舉朝澄海內之計規移風庶職
制臺東粵落筆詮龜馬之文禦寇西江揮劍走
龍蛇之陣入險而陸梁不貸督戰而跋扈成擒
牧民于納溝俘享考太廟拓數于里難拓之界
建三百季未建之功茲後惟勤已姬膚公于江
漢召北是賴足銘弘烈于鼎彝罕思近召疇咨

山川望而鼓舞擬胥今日相于遊山遇聖王之
作難知不讓姚崇十事想貞臣之保奏定可積
傳說三篇燭石何格補天桑爾堪為被野業已
事廣遺待人行鐸賦性迂拙涉世嶽寄同籍相
歡不標諸門庭之外留都雅聚即引於名教之
中山顧水涯把酒邀月梅嶺竹塋烹典談詩病
體屢蒙診視之勤豈減骨肉宦路獨受吹噓之
義逾荷甄陶矢圖報于終身鐘懷德于永裔得
稱之肺腑願托之葭莩不揣四豚仰同淑女
臺叶慶洽比其降繩足肇禧卜云其吉于肯
開桃李萬物華發召熙明陽轉星躔二姓盟結
而綿遠克諸八樂琴瑟為之耿和輻輳百朋
筐因而將忱蘿附松柏正當冰泮之肯鳳俯
音喜奏車牽之詠伏願允華百代好迷演于無
疆肅離健季俾熾且且胥奕鸞和贊天人之合
麟趾先鐘鼓之輝菱鼓日融鶴翹星微

請大尹

小院稱旄當十月絳塲之候蕪筵奉展屈一陽

啓簫之昔酒初泛於梅花人正和於鶴味恭惟
足下文營獨匠行擷衆英用鄒魯之道於露封
霜純絨之章於河壘星蟠臂次刃奏號中寇火
南侵欲舞稍而上馬城門晝閉警歌血呂椎牛
頌旗勇拳足衝敵膽遇錯節盤根之日見青霜
紫電之材負太乙而不傷單躡熊美海震潮而
不懼弓澤雉鳴堪授鐵冠常袞錦製僕沐震蟬
步蒙茸樓衣解火錮於詩書未忘小技日惟漁
於山水肯負初心意氣託傾譚之間期許在彰
表口實畢集 朱王元啓

式懸族之標

定梁婚啓

伏以天普陽春正值元亨之候人締世眷永開
繁祉之昌里接盟壇椒蔭同孚氣味門依宅相

蓬藿顏弓華滋弘暢新驪勝獲多寶恭惟足下
躬疑霞嶠意在冰壺神蘊中融翕孕黃鐘於龍
律骨饒剛健先芒紫電於駢星六十四爻脗合
乾坤之旨二十八宿發泄太後之精羽陵雕眉
其藩籬玉林縹緲心盤獨散爲沆瀣龜冊馬圖
詩賦三唐之肩文庠先未之頂曩職觀斗映江
山奔命之勞今莊誦郵吟鬼神無賴藏之
追金鑣則瞻乎其後薰蘭室則嚼之而香竟暮
皇華克職文綬行且補廣垂冕義氣春千雕
正笏羣壓經綸廷于下土况嗣君審一璽之
庭階修區鳳之樓後先儲芬香如蘭細蕃釐萃
吉真是鶴鳴方思下駟招譏何牽短葭貽恭遂
敢攀河漢於几席附葦葭呂璫瓊僕半世瘡痍
多季散樹幼不知禮思聞道於學場長復苦食
謬筵籍於宦譜桑家鐵研耕太益荒江氏花毫
寢來無夢嵩山巖裏彈琴鮮得意之交碣石宮
前封客虛賞心之事茫茫六合知己者誰人悠
悠百齡著書者何日竟同小人之舛屢登君子

之堂聯珠爲榮遂暇情於叔匠辭醴奏雅竟忘
形於詞雄狀蟻垤林卑羞日充之若木牛宮水
監慄濤聲於谷王猷承雅求之俞妻子欣欣皆
惠咸躋燕譽之嫩筵算兆兆告植謝庭雪詠之
才理連聚植阿閣鵲跂之秀翼比翺飛三豚方
戲鳩車淑媛良齊玉杵執意一條之冷暑得結
百季之宗親青瓊顧而寒色猶存胡餅啖而饌
腸未換兀駘伏歷安香情浮奇駒汗并藝新豈
生凡案隆棟薄物可笑乏二種三黑之儀誠重

集 88

卷 94

集 88

是將效八木九經之理父母於子願爲之室
未陳所盟言歸已婚媾將來儻被已翟弗此際
先繫已絲繩世世傳曰洽之陽渭之浹人人
日宋之子齊之姜行禧無疆修辭希鑑

回房同知啓

器量浚明風規凝劭桂枝英英獨秀已茂多陰
洞庭渺渺未涯更沾餘潤分半竹于天邑比三
楓而水歌短艸思夫長松維桑敬于故土乃爲
錯刀之界不忘粉里之情雪綴門幽歲聿暮色

雲停洛近想見美人折窓覲之梅花報龍頭之
驛使鳩巖歷少方東盡已忘季肺肺春多忽律
回而覺暖惟名馥于佐郡益意膠于識韓裁江
天日峙廬峰仰高喬自攀星斗而躡月宅晤
可則使得侍一日之閒便足快平生之願流水
在諸何妨同調于伯牙投漆必堅從此敘舊于
房瑋庶需蔡之可式永結佩已無忘

一與呂豫石啓

太歲離鴻欲起別葉將飛叔夜相思幾番願
子猷盡興不覺忽回故處轉與逢竟身仍在

集 88

卷 94

集 88

紅蘭絮爾白雲間之迨其軫旣過而其室則通
煙花南部長牽遠望之情水樹東吳難忘就正
之雅是已栲散末器必資乎匠矧碩大無朋恒
愁乎顛髮業屢傲于儀則良未肖夫風規山範
鍾陵映芥全氣地躡牛渚昭寧遺形星爲一方
之臨雨作六月之潤紆籌佐急蒿目憂昔身爲
陽宗政爲冬日數季之蠡城釜庾既已清釐各
省之瞻霍饗食無朕培尅心波泓做章奏經國

呂許謨情微嶠參舉劾因人而彰痺呂秉心懋
意之蘊為進直退枉之行竟思堯舜其君民豈
肯管晏其學術非不知隨皆姑息亦足博寬大
之名惟不欲與世浮沉始可洗因循之弊于是
碎望則霜清霞迴節概則玉白鐵堅自覺從容
於輪輓之間譚笑于晝算之際人呂為苦君呂
為嫻人呂為三百季難更之端君呂為一兩月
立奏之效發雲起尺布澤彌天令若水流仁同
神慨所謂六轡在手馳驅于簡霄兮衡居心
疑山圖經集卷五十九
軒而程石求其當此者舍之屬誰乎可見圖
亨泰之源先在幾旬根本之地况乎憂龍之位
買董之材程朱之心房杜之識兼備在否日揮
霍在臨期則兒制較全效鉅力於朝廟回天浴
日不愧正脉於顏曾既爾喜動邦邦獨覺榮加
面目是呂感類鉉魄嘗存寤寐之中望到石帆
都在語言之外舊京林木紅綠先秦新安麟塲
朝翻倏遠明月共而山川曙和颺動而禁帶吹
野杏始開小箋初剪託風昔於言念奉消息於

風聲玄度可懷林宗可憶元禮斯企真長斯歸
書館見鶯花孰與對酒津浦聞斷笛俱入離絃
腐毫含筆之津涯調鶴裁竹之伎倆未窺乎蒼
冊屬字空歎夫鼓晨鐘季不惑而惑相焚造
未成而成何日猶之凡毛產地蘭別則自荒經
募攀巖松高則難附每恨少無好友方知壯不
如人暮暮朝朝悠悠忽忽文章無濟將虛食于
雕蟲獻納嘗懸亦自惜其刻鵠因而短蕘羞于
長澹怪石愧夫連城聊同澤雉之安半耗其
疑山圖經集卷五十九
之志邇者邊陲感昔多艱兼之爵席受恩甚重
胡錮情於霞麓乃放心於煙皋已極懶極迂之
身處未行未藏之候無補于元戎十乘歎譚及
泰階六符枉各楠心仍迷東性拙鮮所樹貧不
必憂耿菽水北堂喜事小人之母幸地官南戴
久締君子之林詩與封章音未賤至柳與河輓
心同影睽憐生弓之曲歌誰賞其下調經朋友
之險巖只仰其孤宗五緯瞻明空莫戢龍泉之
氣三江溯遐浦遂寄茅山之書延錫光聲昭振

幽壑典謨煨真渠爐刀劍鐫爲歲銘先登之岸
惟君必朕發藥後來之秀復幾應許裁狂勉我
呂進修銷我呂利達喚我無涯之悔各警我不
駐之充陰真不啻假之羽翔出之阮整化頑塊
爲瑾瑾養祇棘於梧桐所求者淵源所需者教
誨小司徒若李絳已保大胥九三大版部起崔
羣又守中孚六四忍不開闢於牆面擊鐸於心
雙猶自雙雙但慙鹿鹿特蹄蹤難潤尹喜之
迎土鼓迂疎恐來文侯之臥真等慕蘭何鼓望
黃山園送集 卷五十九 啓 一不
回顧朽木迺不依仁稟檢終當移質斯希斯于
知已而乖違于相皮小集如干大雅茲印或可
付秦淮書刻豈足致洛陽紙騰咳唾卽爲宮商
峰桐不吹吹虛輒比牙簾柯蕩香聲借重玄晏
片言奚論買客三倍從來武誦不識寧值一錢
賦重相如曾授于鑑原不期望于此抵聽刪定
于今姓名莫齒于羣英盼睽邀需于琴緒畢提
屏眇豈忘高溪秋呂爲期惠而好我得買漫勸
定看建業干峯若携琴囊先問溧陽古渡無言

可謝香身爲酬膺義靡窮藝語莫盡

請吳公啓

台下氣積洪崖曾涵彭蠡文封四庫筆殖三倉
既隨刊于謝顏獨直清于孔墨齋車我坎雪鶴
僊僊亟變怒如輒弗悅止韜神芒日梳劍舒紫
焰于河球固足醫其前病更看書其復牆涼迺
辱熱秋薦穆風擢杜若呂湘葵採芙蓉而登題
龜從某日燕喜嘉辰匪暇多言于贈燕聊上舞
舞于解角爲漿挹斗擬捲雨呂勝簾先号如山
黃山園送集 卷五十九 啓 一不
就蔭人呂周樹旂央惟邁達埽香煙

杏林藩啓

伏呂王門春色遠至蓬窗帝子德風榮分雜社
望寶鼎之氣欽磐石之宗轉陸青規耀圖紫府
殿下體備三極性合一元樂善之休落在乎价
錫蝦之澤翼本呂謀忘勢固能逾先好文自爾
不勒劫賜鵠火賦雪兔園乃滋夫藻荇用長其
巖密遺勝情移景開心寂花石因面鼓舞洞叙
與之婆娑春杏冬梅別含遠意楚蘭湘芷頗暢

孤懷曲折之房惟秘藏乎祖訓峭峙之閣永式
敬夫天胸風雪堅松柏之心雲月得湖泉之貌
詩勝韋孟齒續彭咸每一披觀如遊前芳頻爲
題詠何亞滄浪招隱之山既入於寥境無受之
館思歸于磬音欲賣瀟陵之驢終至皋蘭之苑
職鐸棲峰避地帶甲遊吳幸蚤不居于城市故
親自侶于江阪夜裏漁歌沙間鷗語遇花不覺
失笑聳笛頰爾傷心喚罪天池可容不材之木
芥芳苕雪傳壽免灼之龜白帝西瞻長生采藥

卷五十九

卷五十九

卷五十九

卷五十九

紅暎中近過洞鳴琴承珍綺之領重於鼎呂
金瑯之采燭在星辰魂亦爲搖神猶獨醉此生
此日定教白璧能完明月明秋何處紫蕭相憶
勉抽虛僕自惡鴻篇慶葉靈桐新聲淮桂昌根
仙李後衍莊椿

定傳婚啓

伏以天意夙成已叶百季之眷人心委順永締
千載之盟用柯斧已將誠託寒修而敦好恭惟
台下霽鎮中區祥發奕世自宜歆於作李特馳

睿於理輪志在雲雷可奏迂衡之業心眷微瀾
必雙在瘳之璣通喉舌已風微夾虞淵於日觀
交歡之情不淺善下之意彌渙是乃因好已合
歡遂故講信而修睦謬言小子仰扳名門鐸學
業似披屠龍經綸等于刻鵠旅客躊躇宦跡涼
涼夢煙水爲居隣大熊小熊真各約想康鹿爲
朋友太室少室豈忘情自茲百世相親億季無
替各祥事吉不後聞琴瑟之和音無數德明更
長蔭萬籬之光澤先虔辰拜敬佈微丹百順本

卷五十九

卷五十九

卷五十九

卷五十九

同諸祺允肇謹啓

募馳

峭嶸山覺海寺化緣疏

孟津城南一里許得峭嶸山肘於邱雄據磅礴
腋帶東太諸峰驥省南顧岸粵之勢企而欲飛
其需氣發爲雲雨見其精爽已生材乎萬物者
也余之書舍在其下大叙中形家謂此丙位也
宜構仁祠鐘磬之音鬼神呼嘯菌蓋已錫蝦于
一邑我故邑之無寇鋒水曠饑凶也下絡城郭

人文鬱典於是乎賴也若朕則山之霏氣產乎
寺寺之霏氣產乎城邑人文萬物之生不弘且
優哉今牧豎樵采于其上貫竇鬼神來肴攸底
僧三乘曰余意請施于諸長者曰輪奐之題凡
肴位不獨尊礪被服乎山而大厲不作兵革不
邇則導本肇末也則社也不獨山朕卽爲說偈
曰

佛沘無不攝

請梵與天流

寶樹五色暉

悉是旃陀林

香山目録卷一

集疏

三

云此休祥地

允當剎斯起

舉心卽光明

莖少顯璋異

如來必笑謂

合掌兆功德

功德積曰演

何可論涯際

此剎在虛空

云何爲寶相

作亦無所作

現爲寶蓮位

立地列菩薩

善男皆殊敬

卽曰爲寶詣

是佛說沘處

種種諸佛力

何孽不可除

賴茲威神暨

通于誠願故

霏光爲體物

奚曰絲髮悖

四大弟子集

貝文能供養

不必苦演說

自喉舌感觸

維州諸山川

諸君名勝所

皆佛變化區

斯宜豎幢者

沘能周徧咸

精藍爲人祐

況此總堪輿

獅子林曰住

六昔共虔修

內心各住持

香山目録卷一

集疏

三

樓閣開天眼

琉璃交錯映

座間香雲生

百千衆緣繞

自不爲孽根

儼嗽霏山會

海濤爲一覺

了了證自性

阿舍懸慧多

一切滿菩提

瓔珞呈上果

宿因詎無繫

勸亦何勞體

檐楹椅案碣

材用一一周

摩路迦同理

佛福薰者大

斯爲不妄語

信心達幽黑	澤益不暇數
因果大事緣	捷于響桴鼓
隨事種其元	慈妙必連汝
憾除錯所為	消化諸惱苦
譬于熱獲清	譬于嬰飽乳
會見構垂雲	覺棋甌蛟柱
老木巖礪戶	天地為嬰耀
幡花衍曷季	善心絲且續
大慧庵募建水閣疏	
<p> <small>擬山閣集</small> <small>卷五十九</small> <small>集疏</small> <small>三</small> </p>	
<p> 余遊大慧庵見大士相歸朕若生生恭敬心見 其池泓朕柳髮朕帆檣掩露于其間日光在樹 隙者輒至地物誘氣隨若遠行客見故鄉雲水 煙舟戀戀不能已也乃階厓鉸瓦礫豕鹿走 其側斯亦尼連波旬一厄乎君子至止灌漑棘 葛蕪而未治隘而不曠其何旨觀焉僧某誓志 興構旨乞言請王子曰茲地旨需勝待我是天 與之昔也是地與之所也供大士旨清淨弘衍 之閣必為神物所相某某克成勝果斯可謂非 </p>	

慧力歟于是天龍人鬼皆來萃聚松齋藥畦青	日
靄紫氛雅事先華而佛需允寮矣猗歟盛舉捐	
背販依廣演教化豈一朝一夕之故耶因為偈	
一切堅愴執	所為非佛法
不離愛慾根	中心自纏縛
妄心空為營	未了三生事
所引大世尊	廣布方便門
夙生多寶證	善締菩提果
頭目爪髮者	皆非我所希
能破自私相	可剗貪癡根
莊嚴為壽者	度人無迷罔
願此浮屠心	轉輪渾不繫
稽首十方生	一一具佛性
錢刀與金貝	信心作檀施
廣茲宰堵波	喜觀布金慧
人天應護持	率登諸正選
便是無量福	爰及大地人
<p> <small>擬山閣集</small> <small>卷五十九</small> <small>集疏</small> <small>三</small> </p>	

聽泐水閣橫

永離地獄厄

結此無上因

是惟能舍者

關山山頂國帝殿募緣疏

乙亥仲冬余之林陵旅宿夢一室衣緣衣長目脩髯揖余而進之余不敢卽安忽聞寇將至携家走盤山日出及辰至于關山下繫馬解刀躍廟入而恪焉及門仰眎之俱關帝立像卽夢中長日脩髯衣緣衣也余爲踴躍愈不敢卽安拜而曰神之佑此一方也其藏蓄需典固國之難也口國運集卷五十九募疏

厄是爲而人之鋒刃是拯茲錄之出斯厄也神所况召降之福鐸也敢不再拜及起歷觀殿後則屹朕岡阜錯峙橘柚松竹的歷益憬朕加一等益虔僧曰往日賊至東山關上見大旗閃目傑焉提刀西向立者卽衣緣衣長目脩髯者賦皆隕越于崖下後聞賊人此廟僧皆無害神之茂帥其德至此夫神不愛德使既亂不昌于茲土無天昏札瘥凶歟之憂無金戈塗炭之患是陽得其所而陰不能鎮竿也山高則祈竿至余

謀之僧國阜之址橘柚松竹之上建一殿焉曰

祀神悉民立極庶幾百物協和無不得所不如
此余益不敢卽安矣田畯旅人椶桶塗畫于是
乎出金貝錢幣于是乎共順肯覲土土工已興
宰夫饗醴饌人陳牲鳧人扣鐘是殿也享祀肯
至布施優裕其朕殿需典降福穰穰是能敬事
于神而誠于民矣長者其圖之夫宇宙太乎不
過民患不生寇賊不蔑殺神祇獲和協而已寇
賊之驕逸靡吝不虔余不至此而更獲卽安也

重山園題集

卷五十九募疏

七

耶不朕是舉也豈非濟也歟

重修三官神殿募緣疏

天壇肅肅松柏道人採桐實曰自居渾事鬼神
修禮也古三官廟一區煎鹽之尚明水之況蒲
葉懷暴之陳與祭天同虔歲時捧寶文分爐火
召醮衆真因之風雨節寒暑昔因報天主日哉
三官與諸神亦受職矣無何廟災木焦墻碎石
燬花枯土癩神病人其土不覺香鼠窠古瓦之
歎神之赫濯車騎威儀侍衛奔走其何棲乎今

煥朕廟之新也神之英光陟降昭格育旨棲託
乂幃琅書鐘鳴九乳霧真香煙盼靈陟降郊天
洽禮神亦醉止職事修明丕為贊助天札疾癘
之害不生佐佑黔首各臻老壽豈非幽明熙暢
休歟善氣合漠旁通國家昌恒之徵歟潔事降
祉聖人之治天下也不但郊社畢舉而屬霸威
歸祀典美報已達疊疊治之大不愈彰灼哉遣
士高峴嶠清靜侶稷丘公詔其事孟津王鐸為
之疏

泰山圖志集

卷五十九

集疏

手

道場疏

水陸道場疏

少林寺僧玄宗投志慈室遠下嵩山來謁予曰
僧不慧念人壽之麗遷不獲冥福從已身田發
為願力季來手為度剃落髮者五千四十八衆
今已圓滿欲建七日水陸道場乞化十方肴房
俎肴備一切潔供請諸佛菩薩天地神祇鑄鑄
畢集且飯諸衆僧數亦如剃度者願居士一言
言旨勸願神佛幻事也邀神旨福民又與于幻

之甚者也幻則奚旨勸嘗思之神性慈悲視諸
衆生作惡固憤極之苦顛隄不得飲食視諸來
生凍苦神之心如母視兒必惻惻拯救蓋吾儒
儒教釋教祭祀齋明施濟休惕矜民孔易亦猶
是也方水陸諸佛菩薩諸天神鬼載旗乘輦鑄
鑄畢集飽諸衆僧神亦悅止夫諸衆生凍苦顛
隄不能畢力于綱常名教之大而神猶愛顧如
此其在仁義忠厚者又宜何如耶故施食非等
果烏而龍華所蔭俾人知神威不忒慈悲中衆
巖存焉已誠感人真實不幻其旨益名教者歟
不朕玄宗和尚昧于斯義便無津梁無論齋又
千四十八衆即屬衆亦何益哉乃為頌曰
稽首焚香思徬徨 又乳巖下立道場
撞鐘考鼓來佛光 將吼妙法寶幢張
三塗諸苦倭且偃 誦經珊瑯廣舌長
水陸鬼伯與神王 紛紛揖讓入佛堂
紅狗黑獅列成行 咸宣微義飲縮芳
即散瑤函琳扎章 四山茵蓋青蓮香

泰山圖志集

卷五十九

道場疏

手

諸衆頭陀飽穀根

神察善惡較中先

金壇玉宇氣洋洋

衆咸跪拜聽法藏

八十種好證慈航

一齊旃檀威所匡

山精物怪悉匿藏

傾耳根因脫清涼

如其嵩雷霖八荒

螺螄莎采百爲昌

悔懺不異甘露鄉

多劫罪人解經韁

菩提打破生茲囊

咸蒙福利神坐黃

諸神別本竄仍鐫

蘭浮星耀雲遺唐

合掌頂禮在孤甍

各聖檀波恩實皇

提山園遺集

卷五十九

四

壬

十方長者峙機勳

除却怪貪罕鬼殃

詞

青詞

祖父母父母弟妻子女靜夜憐思周謝酸雨陰
陽異路亨蹇同憂雖云命爲不無怨歎清明云
期既陳薄祭復稿青詞冀神明之庇廕今冥漠
之安魂家庭聚好諒亦如人間之樂用已稍慰
勿事愴狀伏已先後相承喜忝家構歟生無聞
慚隔泉臺祖造于艱難父締其統緒持柁多食

介之日疏布無華吹匏鮮背憎之言萼樓足踵

并女垂髫已不祿弱男騎竹而堪憐况線繞鄉

園奔騰戎馬想南山之雲霧澗水空流念東墓

之風霜石壇落淚烏啼厭亂誰鑿紙錢之飛人

滯傷離自恨匏瓜之繫無奈猶纏寇火自嫌不

類賓鴻幸奉綸屏知先露之咸喜未授溝壑愧

我生之無才芳艸怨夫王孫春秋責于賢者屢

求太而不得慟貽謀已如何節屈春濡心悲拜

掃茲所尊神陰陽苦楚佑啓貞貝惆白下之尸

提山園遺集

卷五十九

詞

壬

賽恒洛陽之荆棘憧憧江上詎問教誨之詞

憫祖遺忍作寒暄之夢天只諱只匡合無功神

之聽之輔載各斐霽長默相山不動而歎不搖

驅除顯庸海不波而江不沸銷吾君之宵肝解

衆庶之瘡痍勿致噬臍勉爲嘗膽弓吳不及号

元凱綏淮遠讓夫周公非仗赫濯之明威液橫

終威曲尺盡報宗祏之眷注纖賄不情滄溟如

其不能豈難善退登彼花坂撫此龍鱗鹿島煙

嵐奚必錕錡之宰割琴枕書幌嘗聞鐘磬之清

幽巒鏡窺心佛經繙笑閉石間已寂處拂珠樹
而閒行輕卷遺衣廟堂非養性之所高吟古賦
林泉得怡老之鄉必使樵牧收爲良朋不令祖
宗斥爲俗子采毛薦潔築屋焚香閒靜無求仰
青巖而自信對越如在臨黨汜而同休蓋昔亨
命屯遭泰身否不執鞭呂復福惟考澗已爲寬
敢告几筵盤茲惴惴昔孟子之諷霸丘管寧之
棲遼海進退固當如斯我輩安得不勉伏願陟
降嚴翼定小子之是憑丹墀功名望先君之尤
契口相是集 卷五 九 詞 三

恕長作隱客免爲甞人

中嶽神祝詞

十月香十一日通中嶽之神成造昇真之日崇
禋三季復屆此日百神齊集羣靈畢赴策策濟
濟虔事于嶽神嶽神迺面上帝揖拜神與帝諮
凡人間諸惡予奉壽命消長增算縣紀之事惟
神司之嗜欲開先惟神兆之瓜瓞厥生惟神昌
之今維陽御史邢紹惠刷心潔品豈神之霽炯
所不知而震夙者屢矣誕彌口食之後菑害至

又尚未疑立今敢薦香醴爲神奏之紹惠者清
邵居體自諸生已暨今日華於老母香溫清色
養不如志耶曰不矣冠義戕鐵勁冰寒懈風
夜而不陳於君耶曰不矣利人濟物俾榮不生
枯生不轉成耶圓恥噬取鈎啖孤寡宅晦田條
旅涼烟畔否公朕私耶則又曰不矣蓋修組之
聞人所奇事非神代濯也蓄祥選胤已茂人之
陽華人之善非人之所得冥事也是神之事也
神欲不華神不得而不事也惟嶽降神生甫及
契口相是集 卷五 九 詞 三
申非神之已事乎昭昭帝廷蕩朕無私而神即
請於帝已紹惠孝忠義仁帝必喜無吝不從教
閭曾之修董汲之才伊洛之學房杜之器勉勉
不荒降已麒麟卿士大先執曰不室且十餘季
昌後之報亦大可疑矣或者上帝玄居靜攝遠
幽不預事務如人世之官尊多隔山客江斐致
淫昏僭祀之鬼爲之援爲之竊耶蓋淫昏僭祀
之鬼假盜神威何爲汨擾人之胤嗣使愚民溺
而求福不告於神固其梟汨擾孝義之胤嗣使

遲其舉叟倍其舉非神所當式遇其怒後至子
則培壤添子則戮小胥子則咎郊遂子則屏棄
而後愉快哉况神所迎者吉人之善氣也人之
善氣與神善相迎衆生中卿大夫士修壇豆潔
幣裸非賁非詔薦實而非食偽當禱當與神必
允奏于思媚之婦綵旗是兆衛薇是香東方至
始明之期惡月再相齊之異弊子顯母知之奇
假樂出抱角犀豐盈寶單實許亦孔之呱其者
壽蕃衍也如雲膚寸山則吐之如雨蘊懸雲則
界之鑒善如渴渴卽飲之神聰明正直與人謀
與帝謀則淫祀之鬼復爲庸真不足信矣如是
末俗澆醉欣嫩趨良人皆蠲瘴孽吁戒惡行而
不爲嗚呼人慮世欲因此一變則神之惠不健
彰於一邢氏子一家而已如謂壽命之精脫善
釋惡之權于奪消長之數神實不司又誰司耶
明明在上赫赫在前不幾已此誣神哉姦族雲
仍良士乏胤上帝不寧神心不樂胥是遣歟
是遣歟敬告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目錄

碑一

壬戌進士題名碑

孟津創城碑

重修孟津城碑

柏香鎮諸建城碑

新修河隄碑

創建河神永濟廟碑

重修湯王廟碑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

孟津王

碑一

壬戌進士題名碑

京師之地天子所居政教所出遠方所稽慕越
三季計偕天下鄉貢士春官獻進士錄若干至
庚辰大司成渭上南公思敦曰既磐石碑陰書
名未肯辭曰記之奉命立碑距壬戌至今幾二
十年矣夫京師百司庶府咸各題名繫茲特
為賢不賢繫天下利病安危吳呂垂戒來職
大學士井研陳公亦曰是科進士庶吉士皆增
額季渙不修舉匡業命藩民則國無隙貝員無
惰職無吝他志曰襄太罕之盛實各神益予曰
狀微獨彰淑慝曰鼓厲謀猷襄太罕于方典職
急切之務也昔禹皋陶相胥虞位耦惠齊近宜
力遠敷化退則守和進則薦賢各功則不伐登
昌言則拜器量足曰包舉一世周初武王成玉
偃干戈于虎皮典禮樂和神人勤稼穡左周衣

召曰提攜之得人爲多雅香卷阿諸香君與登
可想見當時太和氣象至今稱之不衰我國家
席山海全盛之勢二百七十香三載天地之氣
聚極而皇思曰釋觀太兮其狂斯時兮先時三
韓跳梁邊壘多故疆吏未得息肩其政教也頗
類放紛戎備乃警士君子曰天下事乃至此兮
而崔與魏噉蛇螫虎吞談舌磨牙一時神勢
者碎衣冠篤恭一流背尾爲既第第相付京師
泥一迹而立矣皇帝雷霆震蕩拭拂陰翳
舉彙曰移天下之心精神咸喜色相賀至全
幾二十季歟今時敵三絲上谷漁陽入大驛人
邑粟用大澤兼之寇留大司馬焦目大司農張
空簿責戶口募丁男甲卒徒伍不足曰當東邊
誰効力者夫心膂爪牙當寤寐曰求之人而効
力其小者耳人臣之盛事焉在此也蓋所曰羣
王居而攝遠方者內曰彈壓姦邪外曰靖艾戎
馬入足曰獻替大議出足曰容保蕃類折已錮
之萌銷漸形之患隱朕翼日月助社提藉天下

於恭山之安敢謂此春官獻錄中無其人兮士
君子亦幸而題此名也出之虎蛇背尾大驛大
澤之時騷狀之後尋復晏安曰收勝于其間士
君子不幸而題此名也嘗警猛鷲受叱咤于狐
貉之手類爛崩壞爲興皂牧豎矣曰曠子信史
稗家之所傳提而論之盡極元亨天下曰治端
政教曰平霸墓灰凶彫謝積譴沉淪十餘三
能無望屬謀猷裏太兮子斯時耶於戲如使嘉
黎之朝縉紳徒會福席寵已企踵于禹皋陶
召諸臣洗私圖公佐垂裳之治表裏協贊位
惠齊寧至讓國家曰外教盜賊之既哉是故斯
碑之名實謂不繫天下利病安危予不信也況
今皇帝勵精可躋香虞古今何不可及朕則望
引身子日月之際必何所遵而徒可抑渠匪躬
于彌亮兮亦浮湛于節鉞邊藉兮仰瞻于權
旣不作濫子百司庶府兮將葵彈壓蕃獻替于
密勿兮抑聽其頗類放紛不言不救安享其富
貴而功績無紀兮二三君子香責望焉進士

石縉紳聯于大司成之類者指而哀曰某職某郡邑某人此名之馨者生固馨卽歿亦馨指而斧曰某職某郡邑某人此名之舊者歿固舊卽生亦舊今予之爲斯記昭淑慝以垂戒教教于無回聲遠方以各人二百七十載之屋氣積聚必興皇祚靈長薰風解阜庶幾躬逢太兮之象乎二三縉紳其務勉之天下事非不可爲古人非不可及功大書旂竹惠普勒彝鼎盛矣哉爲告大學士與大司成信如斯斯其可鑒矣

阿君真之歟矣

孟津創城碑

盟津東晉陽南鄴山唐爲栢崖縣與孟縣先後咸曰河陽也我朝析爲二舊縣土城在東二十里涉河河漲鐵齧寢爲習坎不可居不率者話之徒于茲新邑西二十里康共之喜用畜我衆不臭厥載亦弔縣于靈於戲國家之愛民甚矣城無費焉禍乃不作先是縣令夏公行築延土而未石堞也民以寒中罷山陰張公來令茲邑

謀之衆衆曰大寇歷于鄰邑塞夷井麾我師遠至師少且輕窺邑大夫欲城是恤我所底哉民窶困也糧置弱也歲荒凶也非不欲城以保我我恐不城矣畢香與草可已庇身我輩小人何日忘之恐不城矣公曰我其城哉寇且旦暮至而能忘居之恤公出金邑出金若干于是始城量功計里十八里定厥阨于是丁壯縮版下石上輓抹之築之隄隄登登東西十里南北四里來一年而城成又出金增甕城養兵備樓櫓器械之象謀之予予曰盟津于萬季無甕城而今甕焉城焉美哉因歎先王體國經綏周之夏官帥其屬馮弱犯寡則皆之大吏換車徒掌固與司險氏若造邑與其守濶設國之五溝五渠環人復搏而謀賊一何盛耶先王爲治之迹寢已前廢牧民者曰城郭臨路王政之尾細者耳夫乙亥丙子寇山埜鋌走不下數十萬其甚我也折骨而傷者車輪未厥鬼哭于埜不腆敝邑日寇至夜火如晝風吹城人公與予環甲來城

城土也危如累棋公謀于出刊木鑿塞山道
時也命且狂終食之頃寇騎散十先至城下
賦車籍馬召枚數閱張軍始聳班馬之聲吉
幾庠狀後知城郭非尾細也先王所召休天
于無事者既各違已經紀于朝至于城郭門
鍵閉管鑰溝澮山川穀澤設險修防無不攸
使民不被兵火之惜老耆所養幼者所長故
我齊整防門而守鄭伐陳宵突陳城楚國
而載基于此規既福親王狀焉本教民者
其事緒治亭池作無盡坊農典日給于
筆鑽竿曰寇則色狀其于天之不降割方
其民而違城之為况損已召愛民命哉惟
其荆棘驅其狐羆召禦仇讐卒之身孤獨
為一縣之利如山陰張公者不亦賢也數
設險不出於王公召蔽于我陵我阿而保
物迺出一邑大夫則世之恒民拯算者亦
矣宜乎城郭臨路視為尾細也是故各式
惠之心分猷念召從雖十八里之陝猶足

鄉丞民且康矧持衡天下者因勢胥匡令城
在不壞陳春拘表火道儲戎器不姦于旗
如孟津一縣狀後靖國固圉外捷串路內
寇易易耳王政所施曰甦困也曰救弱也
凶也不憚夷較區區一縣其利豈可量哉
也起丙子八月十三日竣丁丑正月二十四
縣之衆曰四墉鼎新其愛民也亦公之一
如此公諱爾葆字葆生張文恭公元仲孫
公汝霖子孟津典史李應魁亦勳事因
其畝三其楹于城東門一至不獨召城云
險召保衆金湯是憑公舉奔突肇茲城乃
鑿鼓無隄於互鞠民弗扶門皆罔與臨衝
三車峻嶒寇曰剛止弛厥弋增民歌且舞
獲寧踐彼豆簋苾芬盟誠匪等邁謀塗克
壽考頌顯世世戴公周森者河岷嶠者
賢績錫初靡窮

重修孟津城碑

國家弓成日久百姓不見兵戈戰鬪之事于是

城之庫圯者廣輪不周土淪于壕羊可畢升矣
嘗觀古人舉大事母逆大數順時因類蓋其慎
也故闔扇于春築城建邑積聚實窖于秋焉修
之門閭捷閉管鑰關梁要塞蹊徑乃修之千冬
先王設險守國之義哉程公來蒞未週歲帑布
和慶宜叙式瀛顧盟津城傾毀者十之六喟然
歎曰城已固內捍外春秋成城必書之况今者
延綏澤潞流寇遽起干戈屠燒民不堪命津與
澤潞緩一衣帶水耳山西時告急役者陸爲輶
導窺而深入爲國家憂非力爲繕治料民而役
計里而材其可恃已無恐乎乃謀諸中丞御史
臺及藩臬太守李官僉曰可公乃集大夫士父
老子弟物土方度量舊城之高下厚薄差算其
徒緡錢時予庸財而役二三郵長分燧堞已董
之曰天下事難予創始吾非厲爾百姓也寇不
至寇至則津人豈僅瘵瘵之患也思保之必奠
之思酌之必挹之鳩僇胥濫已佐其匱已集其
殫已去爾疾其爲樂成不永邪于是周旋督經

荷鍾成作土材既設工吏不懈增舖房者四焉
甃磚增射臺者四焉百姓翕然皆奮無敢偷窳
者越數月而城成今季秋山西寇將逼黃背角
皂君塚柏山口邵原關警報詢沓欲夾而南河
南葉縣魯山大寇剗牛馬屠人曰祭嘯呼蹂躪
勢洶欲夾而北津人大震公整旅登陴百姓曰
今而後逾知侯爲我封圻哉作之巖險可無他
寇之虞境內不奔無譁亂我所我獲金湯而稅
靡俾我津人遇警朝夕斯若怡者吾如城賢者
恒念大役貽利輒吝恃固若此乎大夫士亦發
焉昔楚師伐莒渠丘城惡衆潰傳白莒恃其陋
而不修城郭是故決辰而楚人其三都彌牟焉
艾微營沂與成勤物庀功蓋不畱日無焦若已
嬰其胸則瑕之不民護也昭昭矣茲役也公若
營已之家室狀委心靖穆慮憲古經國體墊之
道迨天未騁寇籌嘉賴之始勉循鉤較已免于
人既已演集津人之祺大信布顯衆志胥寧公
笑而遜謝之嗟乎津人之托于公之政也寧但

一城卽論城胡可恨耶借令公避選事名無已
懷築南北寇各一至者鋒鏑矢石之驅邑之外
鮮不竄走已崩厥角復何忍言哉夫衆心成城
歸朕巨觀弭外患已壯衆氣父老子弟不能一
日不恃城能一日忘公也歟費公帑若干高若
于丈公諱某某科銘曰

富弓津牧星羅乃疆爲壩孔阜惜但已章肆屬
版圖籍彼職方內包鄆峰河外羣湯晏康滋延
誠欲復隍戎馬聯窺岌執踰踰我侯攸止維民
攸恃庶事允修民歸斯又崇其積雉拯其室
卿士襄力耄耆髦士飭工程聖藩衛赤子豈不
閔勞久安伊始濩雷周市百堵載新堅壁延表
四峴嶙峋百姓不恇洵仁南山偃蓋黃流
浩漢美傳見思無致此珉

柏香鎮蕭建城碑

柏香東距懷慶三十里西距濟源三十五里
居民芟牧其內益古堅云此鄆山水其地盤鬱
青蒼蜿蜒土瀆氣望祖宗休息已來農桑老壽

百姓不見兵革之禍保其性命家熙樂業生齒
繁者什八初世廟時寇熨于燕民稍堞之久而
嚙焉崇禎十季秋寇數鼠蜂食我清化諸修武
蹴及柏鄉三周殺人如草鹵獲無算百姓荒忽
景駭響震屯遑蹙連不知攸處中丞楊公景歐
聚人謀之曰已吾數世占數門階戶席皆于斯
上也茹土毛親戚老香終幼香長互享太夸之
祉而今不能矣羽檄亂金鐵鳴長戟勁弩在前
我輩惡食不能下口熬熬厝火不此之虞何擇
城與斯旦夕之勢而攸生之判也鄉人皆流涕
許諾曰我輩小人不足知大事狀老幼性命
我獨輕惜小費一時不可媮况保及苗裔乎中
丞言詰我能城無論寇卽寇豈能踰枋口一步
而快心于西鄙哉中丞于是偕出輕重歸等公
出金餘陳若干城土埤輒蓄騎已刈春拘憑
肇敏匪棘巖巖峙上貌其四隅已堅已整位
崇墉戎器克藏鼓鐸偵防絕忽可勝八閭月城
既歸豎敵機翼麗老幼咸來喜茲成功成拜中

丞曰斯時也始可免罹兵革之厄保性命之
矣男耕女織何至此離受他鄉悔蹈彼鞠凶
微中丞公不及此公兮日穀賜口食陶子弟
活老髦我輩得戴頭而遊熙業阡陌者誰歟
三物鬼詎不如中丞之庇乃各攸處自茲朝
廷享德季之景鑠外攘內安風雨節至穀穰
四方胥紀綱天下肆靖而無深血履骨之事
老壽康居此城子于孫孫曰之受太兮之社
哉微中丞公不及此初天干郛墟得築埠入
保公請于太史曰蒞建城嗟夫公之惠遠矣
公生此鄉城無蒼之氣發祥胥韓古之人城
濠城謝城韓城朔勤墉履陞春秋重築城無
非欲休息一世曰免于人患也公耦于政依
于則費省功倍經紀注生羣魂箭不苟害刃
不妄加火用嚴禁它藉不觀所闕世遺匪細
也絲斯言之農桑者壽各保其性命不其狀
乎柏鄉耆艾來求于銘銘曰世運密行笠陂
笠兮偶遺泥會又移不亨饑饉流隸么磨
甌生姦徒秦晉游樂是丁瘡仆姦駭

廟轅遠鎬人哭鬼怒衛地靡寧日月嬋嬋
應無賴柏鄉父老不遑穀耕匪謨曷拯匪
猶曷與公乃胥穀罔想罔驚山屹排讓創起
于城曰防內晏閭閻飛聲曰斯義宜捐貲充
盆众乃不格不煩于征靈龍呂鼓綽約一從
石槽鐵樞陸壘充營肆帆其風因森池左激
勸胥序僉曰岬岬人祛險悖輯心熊能皇肅
厥壁皇燦厥旌屹歌金湯男女攸憑小大畢
賀不憊于客便嬭嬭歌舞扣公鉦復發庾肉
孤生窮此焉人患無刑奴喙不怖寇氛自嬰
蛇可斷而虎不入宮哉絲載機載髓載清
噴音賦畝犁犯在垆謨彼藝獲樹蔭茂菁
何存變賴墉河維板蕩號窺汴京疇創此吉
允保鋒凶望者輟蟻狂趨不萌厥膚斯永黔
雷令龜佐佑其昌嘉日氣蒸小已泯言楊公
綽名款其充華尚克慎承砢礚鬱律人勤和
東輒忽旣墜喚栗戴明城存思存愚神曰張
鴻落莖王訥心斯繩億萬季罔茲石絲微

新修河隄碑

今崇禎四年某月縣侯杜公始修河堤長十三里闊二丈自舊縣袁清水店起某年某月某日請上官費金若干津之人便之捍濤苗澹蒼庇于人廬禾田相與歡樂焉邑人王鐸用紀其成功曰津之稱孟地隄山夾河自底柱曲而紮于東南孟門神隄未能相紐故為巨漫噴我土膏國初已來屢被崩圯乃埒填之顛培季來浚后弗靖肆厥大狂舊縣數千家林菁所齊濁流澎湃激湍怒哀號聲徒谷用不登于食閭井蕭洩已為疆吏憂今季霖雨七十餘日岌岌如前雖陰陽之嚮背既爽攸空而滔天洪濤撫綢與嗟人謀斯鞏豈不能堅我厚堰禦彼奔瀾遂俾馮夷彌逞其違而卒莫之吝拯吝笑我公侃狀修禳潔之服告司水無相漬害已漫天之武權順其區紀潛其區精化其區整相地險夷刈蕪蕪夷築之用培墮距之矚之崇之室穴孔阜百堵邪許之勤則負篋為之給則厄匱水漿為之

理養養蘇蘇者使勿舒脫顧趾已杵厚頂不貌薄公遂芟憩于時弗怠弗止體勞卦而宅師追于某月告厥成人時香穫庶得降丘宅土升虛邑爰觀攸芋于蠱之日啓茲亨道既去彼險膚去彼戎毒誕受邦之臧公之籲懷不憚鞠苦茲乃免于臭載非如韓牧作水枝執言而諄河伯公實釋躬瘝躋永阜康令玄冥受于他譙循漬鍾美澁約衍腴惟克奠下方而迓上貺所謂我心局局事集人定豫道已得功之大吝豈于土

月計耶

創建河神永濟廟碑

庚午之冬河東鹽濱御史新城百斯王公過津余見焉御史曰予欲給于國利于生民又於區

穀使民免於水禍惟河伯允迪哉因前席問曰
公過陝州創河神廟者之乎公曰否之蓋公之
始濟陝也胥司呂陳祀行事告整衣冠肅盟酌
其諸牲醴體醴爲其夙無神宮也皆鞠而肆諸
野於是驚沙飛激愁數四徇雨霖風颯咸爲暴
虐裸薦之禮爲風雨所偏處適呂峻祀事祀必
不悖公愀然念曰名山大川實生雲氣致雨澤
且陝州夾山于三門七井誰不資之者攸往也
神者顯道人阜于休其誰曰可呂不理又行呂
滑于神之謫夫是之踣斃予胥省上之責茲用
飾乎則其宜也若仍其猥雜不妥而神弗和神
卽不呂無宮宇攸止爽二其德而降之疾債呂
害陝之上下人心獨能怡耶故鐘水豐物水無
沈氣比類百則物無害生未否不呂和應和也
者吾陝豈斧鉞刀墨之民耶卽不媚神若之何
荒上逆事弗爲位也其謂之何其誰曰祥公如
境卽割庖厨金若干呂經始廟故而授畫于陝
之守者是季三月鳩屏厥功至四月而三其禮

卜半畝而宮焉至辛未之夏公過其地牧民者
畢轅武士韋軫執戈戟者悉集左右御史曰神
呂人馮而人摩厲之于義神實啓我某敢不拜
公遂匡其帛幣鐘鼓斯考火烈其舉趨鏘卒獲
駿奔走于廟是時露墮之氣俱屏望大河泱泱
舟檣漂過水族鬼物百怪之所潛攝日不午駭
月不傷匡于呂仰視之重門廣庭殿寢閑閑朱
樞翼翼旣繁苾而弘壯神必醉止遠矚之負榮
岡之逶迤林麓杳杳而公敬恭明神之義朕後
與神嗜訢合乃爾歟朕懷朕勿勿洞洞于雲廟
莽蒼中矣是歲春暨秋水不外囓田沍誑治無
復底著滯淫之患民得呂事其老壽勤于軍國
敦其本而食其末胥司不聞鐫譙之令非茲廟
一新善攸備乎夫境內山川古諸侯祀無絕者
爲神人不啻又行之材允克光于胥仁民之盛
舍五穀胥胥其賴人畏無疆其于國爲胥禮其
于祭瀝灋捍厥災患無胥水傷沴于陝非公弗
克新廟用迎于休非公軫乃兆民亦弗克繁已

召喚于神曰新斯廟神時若人事熙矣嗚呼公
于一州且知所輕重而三省所貽御史之利不
不既允亨哉御史笑曰否否子何功之克遂避
席盤辟拜手乃作樂章俾民永謂祭之曰
神之靈碑兮鼎廣漢者龍門兮觸嶽峯陝鮮庭
徂今朔孔碩樹彼松栢兮晝陰森靈之來兮奉
憑駕連蜷兮御雨君轡朱豹兮從羣翁不我即
今象綰紛天門開兮漫爲旋廟假肅兮休人心

右迎神

山神廟
西秘兮豆登舛歎兮光容穆穆兮七粦婉轉兮
飲聲鬱金遠脰兮烝肴曰升神之方飽兮康止
率興小大兮馨中脔蟹乎松兮歎參差儀則闕
缺兮樵明明

右降神

山栲叢兮淫曰蘿神所娛兮闔戶多金碧錯兮
蓼花摩滌沆就兮水如舞回鷗張兮龍蛟峨誠
之串兮佑民禾逐癘祉被兮受通將那田祖歲
報兮涉香吉波春秋兮濯歎風雨兮采河

右送神

重修湯王廟碑

大司寇喬公議修湯廟於城西廟之來不知其
壽人鮮克新之一若不知神之靈爽而習焉者
公恪神胥夙不畏惟難而一任於已兼謀於邑
人曰湯重禱事禾神祇允懷之璧愛民而庇矣
前六十季大旱鄉人求雨御檐迎神忽黃蛇蜿蜒
降檐上蛇舉着顧盼久不知所屆神之驅龍
彰彰也今行其野頑坦壞壁肚腹圓肆神像凌
朕於烈日嚴霜中焱風淫雨之所侵苦霖舉燼
之所薄淡箬夜靜儀兒魄鴉之所啼棲吾寔惻
惻也人猶弗堪矧曰之居龍軸風象之神神將
謂吾津何乎遽疾威土渴傷稼神之不范人將
謂神何咸稽晉曰人仰在歲歲在神若夫田畯
子婦徒翹望於石燕虛誕不可知至於神不來
而乖龍乾雷谷不熟矣胡曰卒歲乎公曰朕朕
則發事惟濟厥事則達即捐金百邑人乃從於
是卜言其策乃經乃又乃歎乃境金碧其像左

右執受執書凡六像殿曰作之棚曰樹之楹三
大門院室亦如之曰于後隙用呂明水燔脾發
洩霜露又因黃蛇龍象也折殿而西綠瓦一間
廟曰龍王佐湯聖用霖也後數月而邑令貴州
蔣侯至謂公曰公澤津乎廣神之愛愛之使凍
雨其濛不至失稔者吾奚自異於人之從捐俸
落之及三月封禱得雨乃設工侑舉犖角歌鼓
鐘自是邑之人翕狀各事於坐欄複雷之間樂
其獲獲霑足無不豐注神實惠我且也定不特
中邑鮮妨工工鮮滯財不易謀而集乃事樂矣
相勗胥成也遂思曩之窪已構缺已繪翳慕已
除瘠土既又挺狀翠栢修幹影錯几筵輝映于
山龍粉米洵嘉謠也行遊渴人息趾飲於大門
之楹則曰邑胥人焉某無呂燠熱厲冠蓋輪蹄
天子之使至則曰敬薦之毛是式圖之主某敢
無所薦俎方伯藩臬諸州郡守土者至則曰大
司寇潔事神祝民溥失某敢不拜若是乎神之
靈爽於昭于人心氣晉目也或曰湯旱七年始

禱狀則舉湯在位總言耳經六季靡吝動心湯
之忍也何呂湯或曰公之新斯宇也雨暘受響
若欣湯近千人之華躬居而攘天權矣公則潔
敬匪丹腹爲惟誠意爲感乎無妄幽罔不格天
乃神乳降則湯誕恤民得之天責若艸水也神
不怠職使溝塍脈散沃瘠莓莓則湯庇民允殖
也嘗觀大濩樂歌軫苦屬姓護有攸歸湯氣志
優狀若仲虺咎單奉若湯不昭斯赫斯乎會邑
士夫耆老相與聚而樂曰周禮地官舞師教舞
舞稻人供粢敎穀梁一時言不雨厥志於人也
今日者格於神惠於人津之人不必燒崖山雩
龍星曾孫乃稼農夫乃慶聿御田祖載錫百福
湯聖宅師靈也司寇公丕承呂懌於我土德也
司寇公曰古之胥焉吾新舊貫也雨霽蒙驛用
胥康食惟神則錫敢曰能締而功之于從邑大
夫瞻拜於遂緣悅津人邀惠於湯割割雲霖又
悅公自牧不伐卽後筆記之廟告成天啓某季
某月後日君子思風風人雨雨人命小巫歌大

田曰叶夔夔必心司寇心其不忍棄稅不修神
貌不受哉詩曰景行行止其思景行也夫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

終

卷之六十

七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一目錄

碑二

嵩山中嶽廟玉皇殿建曷聖閣碑

重修大智寺碑

烏程金文禪寺碑

太僕與嵩焦公祠碑

楊中丞世德祠碑

雒陽令蒲州李公生祠碑

鄒陽丁公生祠碑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一

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一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一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碑二

嵩山中嶽廟玉皇殿建曷聖閣碑

啓母碑體

蓋天樞廣運山身開品物之亨地基篤崇樓閣
肇諸禮之勝銀臺金闕駕霄漢曰齊臨瑤室玉
郁簇虹蜺而直上兮圖崑丘之府井絡星紀之
元真幸福人畧刻錫祉斯則靈壇芬席惟編
災丹篆朱章恒願香燭星辰日月風露霜雪
夏秋冬雨賜寒燠咸資始道之父普圓覆物之
心不爲寇于陰陽實肆赦于凶悔作惡惟日不
足黑簿爛狀修古與時偕行黃書懔若應埒持
鼓響替霹靂雷毛髮汗流髓骨神察三十二天欲
界超脫者幾何人曷八千歲葆光陰騰者幾多
世艸木鳥獸具奇偶而乘除蚌蛤龜珠與盈虛
而生歿使非神鬼尊其君長慧字制其流飛騰
爲運世免其枯離網紀縣其旺相高送鸞組廣

集虬與熊能魂魂陟降降龍萬里之赤炁瘞
埋而昭祠招乙夜之青祥窟宅而顯赫是故棲
真千峻嶒受聖於崆峒不第灸山經聲琅函蕊
彩吞棋示異食松增齡乃若兩室者造化爲之
偃藏靈谷爲之啓處縱觀黃蓋堪建層臺金牖
所存城闕控煙巒之玳瑁房所鎮輪奐拓眎聽
之津九糾齊來八篆畢著僊鄉福地鳳級龍階
箕山峙其南密廟奠其內爾其盤星跨險列嶂
羅幽曠麗之所嗟吹寒靈之所枕倚分鏡修羅
施鈎圓岡貝樹昭而繁花金神茂而多色
瀑瀟沐浴崩崖紫石藍藤肘腋丘壑雲環
巖山蒼晨鐘鳴而頽水狂地號積刑盡樹憂
于不萎谿稱化壯錦賴嘶風于香根上猶則天
門欵開下淥則望軸陡立右掄則丹梯垂臂左
織則桂樨匝腰莫不縹緲香火之間締結塵堪
之表化人雜沓半於寓區怪物微坑伏於昊極
纏峰寶桐茵蓋於重重科陞危巖縱橫而漠漠
清微碧落穹闕寥陽物換星移何止一朝一夕

水流花謝不知幾世幾季燕麥兔葵洞砂有勝
歸魚扇蝠人面豕身一切孽育於岫風叢曉於
歲月淒涼廟後種桃道士碧牕寒眺鵬山圍練
栗羽裳丹竈冷床頭古劍難刮黃金石上孤琴
空彈白雪士女嚙歎庭隘而瑤像無彈鼠藤悲
棲苦淡而石礎半塌故蒼氣來圍黃屋紅雲不
捧玉皇神匪來棲事寡冥護頂者國家鼎熾海
寓變調葉縣焚燒聘龜怒已亂沴濟源刀戟張
鐘青已紛紅血飛歐妻獨哭紫髮未得
水之惠徒聳遠駭肉難之兇因知是目
天踞斗城稜誕震則穴埽鯨鯢旆幢陰征則
穢咒佛攝千秋之鉅運緒三聖之弘橫不觀
公孰啓帝棲始覺點羸昭曷欲耀乎三百六十
之度躔軒轅極收麗扶乎九萬一千餘之里
土况茲山角亢壽次甘石經詳羣象麗其高參
八柱燁而嶺薛既爐桐已銅物亦臣木而妾金
唐堯升中周穆薦止彫宮倚戶宜俱其高低疊
觀復亭需繕其體勢青嶂反照畫拱相臨綠嶂

懸煙刻素間出豐隆前導望排嶺而隨奔列缺
旁周延駕軒而鳥胎千香絡樹空送釣樂之曹
九乳聲鏘儀翔鐵官之墊喝蹕曰嚴祇渠燭壁
呂饗奏章納世間臧否之修三尸無匿行寥關
袞斧之舉六丁克巡茂實曰麒麟為種太白曰
鵝鵲褒觀射的鸞鶴驚之魏異鋪旗凝旒散而
濟盪夫積翠盡峙登者消兮咎裁立隼崎嶇
者馴兮老壽月生危角可挂新幃之文啓書東
峯益煥舊刹之采若乃凡在曲峙座曰嚴殿
用節蒲綱曰瑱瑒皂緇青詞之誕疑增固
華煎鹽明水之誠忽萃真人之會顧聽卑者居
不言而善應輪惘者隨所欲而必足舞靈衣於
綈裾扣神鼓於琦袂何難生在玉練破乃重囚
益燕寢清氣聿賴協力之助靖廊肅貌獲臻
菜之戒將見芙蓉巖鼎腹巖地雖不至寂寞
瀝水菱鏡水腥積攸拭鐔芒翳翳兮發煖森森
兮震足筵筵兮火傘睍睍兮雞翹隔塞於千季
之前玲瓏于一旦之創總之阜闢疎斥遂依

已連榮覺合燦煌竟係桶而矯厲隣輕覆錦界
壓吞珠珍墨氣之槍攘淨却荒魑喋魃輟軍缺
之跼蹙截去樹孽人妖珍林蔥菁弄澗水之和
折筇卷吟吟看曙腋之秀遇卑但燥彼丹青
彼幌幔刷茲塗銑磻茲鐸欄正曰皮愚慮已
依邀燭鑒而初破詎髣髴玉山之伯仲允
笠國之屠豚登無上數功化一切垢翫或謂川
陵肆踐曾胥紀石於弇州壓展孔安亦做銘碑
于現世世遺邈治玉序循休歲時禮恭百
取庶幾瘳疾衍慶祚不終惜于玄堂金字
芬可釋誕于琬琰作之頌曰中寓典貴與
地已薙蕪蕪開偉集智樓真高閣焚檀香
感迴聲供其謁儲神朝泊頰無敢僭忒幽明倉
兄厥各顯示蠢茲不庭虔鑄我異玄天隕之貽
呂美利勿謂憐憫庇休日至光宅斯命自我民
視祠旗披拂琳瑯共祭峰巒來色徇條啐嘖千
楮星懸四拱遐霽接登窺屋瓊苑于衛人鬼翕
欣霧遺日麗二熊拜伏煙室綠戲鑄鑄甯知龍

蛇醒寐崖虎放肅後廳欵屬松映觚窠蟻泛樓
斜周砌瞻密七寶攸加同灼玉女立待如麻而
演真訣誘民無邪香來迤迤空散真花香赫道
肆帝威無譁物無札傷禾登構脚寒熱時試淡
裁氓嗟榮善倭朕恂慄通遐佗佗姚功與山爲
家馨香保怙屹康康涯

重修大智寺碑

蓋垂玄天立極共需樞于北辰古佛爲師鎮
幢於中土宣揚大教則晦塞已開普濟羣
慈仁已布豈非莊嚴著像資于幽通經明流
販於戒律故使九十六道覆情無邊三十三天
吹息胥本良繇鼓鑄者遠無物不枉埏埴之中
蒸動者微無時不歸龍象之下拯彼火宅感入
光明度茲心燈俱投陷溺則佛教之幽闢演生
靈而無其名宗旨之流通佑國祚而昌其後斯
天龍人鬼醲爲太和草木昆蟲納其全社天祐
聖叔龍德惇醇人歸慈恩版章包舉兼之殿下
姬旦制作措忠盡於朝廷宣尼經綸育蒼赤于

雨露寶号稼後撫号海隅國由之心傾十地
因而頂禮于戈化已羽籥天地待於昭蘇永殿
崑崙克軸溟渤乃念佛道之宏攝爰新花界之
壯規用是刈棘荆辟土石偉啓亥址廻構乾堂
蒼朕松栢之形時香吟風負梵卓矣金砂之明
齊見映日螺宮誦貝文而競落天花香旂檀而
畢登神筏所已闢香臺于八會降甘露于三休
非彰志貞懿豈易建棲神之秘居甄愍世之奇
區者哉提典寺事某官某人久依定水早度
林功濟香緣高路苦空之外發揮無凝
慧之間醍醐灑于雞園威儀樹于鸞嶺照眞
域苦志芳壇已某季某月某日告厥成凡殿
伽藍已及苾芻火竈無不殫于智匠底于嘉功
逐層閣而霞逐負麟翠瓦帶崇基而穀轉雕
青楹煥焉灑身之尊臨恪爾覺海之供養信爲
飛來切利莫非湧作化城凡我官寮合掌一意
望階百虎何異蜂皇獻蜜紛投琉璃之樓龍女
持花喜入珊瑚之座據九震已揚音繞八寶而

奏樂瑋矣夫幽贊之德大小臣庶何得而稱焉
自是菩提惠及誕敷廣於殊降震且懷綏中孚
柔夫異類蠻髦改其悖慢鯁蛤就其慈祥掃魃
氛之稽天轉士女召匝地罔不四禪幽聚破銅
櫟召出無明三昧光昭排鐵圍而依正果其所
歸亘覺路光被大雄不羈世賴召遐亨也歟于
是蛟螭浮空上映列宿蟠踞結彩下合近郊衢
路五明源流八解可見棲息應香真界翕情不
舍妙塗迦羅孰不授心波旬自能華面是故錫
寺名曰大智禪寺龍普刻之銀題題文紀正
版下方動号彈指上界垂号香烟狀後知僧服
燈王清餽蓮士湖休充之載錫惟嘉悅之攸武
是用千幅三輪丹青斯煥八圓七滿鐘磬香華
蓋京師召表四方樞機召宣大藏某式快高踞
敬遵正津庶令仁德噓之幽溪和風收之區嶇
不知弘謨于天印安親神功于寶弓詎不足曠
千古而煥休垂萬劫而扶運者号益信金繩大
衍真爲天人之師寶纘弘通永教兵荒之地葦

貞石昭楞伽同屆吉昌俱離塵垢乃昔作頌
曰
竺乾無二神功香赫湛淡教宗旬騰電業慧路
南軫禪海艦攝哀怛羣蠢迴掖庶劫大哉正覺
煒燁山川言彌今古道燿形詮福基丕闢式輝
仁田梓人應墨綺袞星纏地神獻果天厨貢飴
八會雲集三門夢喜寶堂智饒飛欄凌羽闕都
香烟須彌窈窕室洗日濯月風雨明瑟衆曰馬善
龜勉勉修金光梵率屬拱霄浮珠煜紺髮靈
青牟神宮不夜無夏無秋西山倒映勝外
闢教彰慈中天梵驚驚鳴聖迹龍泉佛蟠蟠松
槍鈴鐸語風山叟旣內誠童稚誦經無吝鐘近
桑卧嬉農紀茲太号鉢厥令懿濃守題彰感肅
心迹碣宮香盛無邊歡悅凡百鬼神水陸觀瞻
與天久長佑我邦國
烏程金文禪寺碑
自浮屠仁祠南至朱垠北暨幽崖皆賴其灑力
而闢其慈召度愚懸曹溪又章之於嶠南凡茲

大衆莫不服食禪誦已爲瓠觀穆廟時烏程太
史天泉公晚飯大雲之蔭江左蒼雪稱龍泉天
勝庄其維桑里也開林寺故址於茲号在天泉
公與其族姓黨閭歲時往來徘徊其地念舊日
金像麗幡幢盛鐘磬之靈蕊莳香水之供但見
伽藍歸狀棲窠僅存雨曝來會豈無諸天神物
已護持而猶令人皈依如此也耶後數十季天
泉公耄矣猶及見河南學憲昭度公學憲則公
孫也是時神宗靜攝數百季海內無戎狄之患
兵政不日戒官濫少所爬櫛棟材門墮棄敢者
因牢鑒之學憲公懷其或漣又悲其數世行葦
區也由是分俸錢肆大順力接毘山之蟾脉相
其舊闕於沮溪之東曲鼎而新其貫焉向之囑
者窪者樞翳者桮窠已周覺其樞采其隕畢其
宇爲殖爲京盡林麓丹漆絲鐵之美輟舟車馬
人土火之能正殿若干楹左右若干前後若干
復於其後三楹祠天泉公載閣載堅乃瞻其成
初寺晉修繕人謂舊制黷昧一切禿蝕鮮克舉

之迨琉璃寶地銀山鐵壁煥狀妙麗無不大歎
交作此寺躬於某季距今若干歲營自某季起
某季止釐正無關晦之數百季而雁堂攸芋雖
上天誘衆諸佛護愍使非學憲公篤作敏修則
前基燬桀龍鬼無所依就風火爲庵不人蒙其
戾歟於是遠近達官長者市僧耕織眷屬執豆
走遄薦花獻裸旃檀寶香清淨醇潔皆來稽首
學憲公乃齋戒陳詞減厥生歟之物亦來會集
登降香數拜舞卒獲鐘笙匏鼓響流漢日千靈
秘怪嚙嚙嚙水陸人天之來享飲食者已饌
畢萃矣復禮於天泉公之楹陟降之客漾漾於
上靈震惇惇也如或見之其前風食天泉公德
者梅狀泣下曰公淨焚六度絕去一切塵因登
人而肉之予者而學憲公復剔直章奏啞肯餐
觸染中州之髦而楷其槩則今之族黨異姓仰
恪金天之神顧薦沼毛於乃祖已消我昔郵畢
憲尊於厥法念於厥祖不謂之勤哉於時廣福
比丘昭煥十二人十八界之義周迴引曷下山

諸峰恍觀慈雲若雪諸溪徧衍德水矣計斯費
學憲公自捐若干米若干募錢若干勸趨於事
人若干咸願鑲石以顯焉乃作頌曰

奕奕新版沮浦東麓文構雕翼迦維燁煜勸之
勸之鳩僦石木絕斧椎鑲長雲亘陸神謀戮力
老幼輳輻豈曰嬰號天地聚福頂禮香樹無害
苗穰禾登人又總泰日有譬如笙瑟好音寓旗
觴叩載鳴曄曄好肉公之慈善青蓮爲心升虛
京望伊是乃款詔承攸行傳云布金惟此遺集
眞相發音度彼一切釋縛解縛遺場免氣較相
去露風玕宋利虎乎寶林匪公甘露時悔來今
教無生滅萬形相乳水祖火禍總歸佛土新新
靡殺衆承眞宅龍魔不武瓔珞好守千縷一縷
春花凋老敗冬淪苦匱惟公功波淪岳古蒼顛
昔補更漫皇基戎索息鼓帝力佛濃燿燦躋王
雜碑時西化迷人盡布慶份礲湖攸宗王億方
慧炬自今方數

太僕與嵩焦公祠碑

崇禎三季三月十七日登封大夫士劉君景曜
陳君懋齡暨諸生儒耆來徵文曰祠太僕少卿
兼食事與嵩焦公事述項美集衆工稽度事遂
曰非君辭詎無陋於昔懿今距物十有餘季沒
而折俎於鄉匪夸也公諱子春字德元號與嵩
乙丑進士聯第守無爲州擢南京戶部員外郎
擢本部陝西司郎中調南武選司郎改南儀部
郎蹟於徧相出爲六安州移東昌府同知攝冠
縣事相敗復擢陝西肅州兵備食事曰太僕
少卿管寧夏兵糧道公矜廉不苟悅人從官
勉益民者不懼患害而必旌其衷別奸鮮弛各
力者茲雷碾不越思易厥畔識警斷沉財穢不
能啖中壬人之甚通籍三十季卒不貶其勁故
民多去後思當蒞任肅州火落赤日跳踣堡糧
不繕公戒器增種馬震之也是日番虜類雜無
亂於所前後入貢咽喉齊禦公之績默矣初築
圻於無爲曰塞水口卻羨淮關可屬計新鄭高
公公出其門江陵螯新鄭假內計授意南總憲

總憲白之竟左遷及陟西夏士論難之又不得
於巡茶使遂移書當事去而卧二室之下林樾
三十季能潤於鄉鄉亦思之壽八十者六夫直
方不渝其守未大於施展足懷已辭曰

憲憲問卿既淑且番而髯白哲事母敬佗坂園
眎稻水不賦禾男各插穫女紆無置榷商詠碑
方舟攸攸言革包稅其氣孔憤九載民部履允
匪乖令先皎爾何徘徊何阿於師疾風其飄
乃各甚口乃謬為譙欺雲滄霧六安長嘯均

龍山園集

卷六十一

碑二

詩

二東豈曰未劬西域所遺多貳寢庭市謀借
巨測弓行賴各君子拮据靡繼邊士守約至
浴鐵暗則毘之南仲茲截各駁收政牧乃俯離
西人失怙僉遂用餒解其組綦繚釋山龕三花
奎松恣厥幽揆初攸蘿薛呬彼泉峽云胡各杆
曲斯我濃採衆濟止片牘未夾峻極梵刹而緇
取詞礪俗演訓義共任毛之子成之雅志維勞
定剛不賴堅玉不斲出各愷勛處惟監雷卽鄉
紬思斑釋奚詬愛考鼓鐘羽薦芷薜景花莫莫

泣而見彌歲時肆矣無數心資善俶及末諸誠
僕念公尸喜燕酒清醴瞻來為將芬在廟像像
弦躬非克胡祀密變今雖聖周日流雷風蔓艸
離葛鳥鳴熊熊遙映行楸登虛在閑諒介之聲
邦家慙歎爾室長立馨事方旦

楊中丞世德祠碑

栢地建中丞楊公祠公諱嗣修邑之望也其鄉
民皇甫奮張汝惠等來丐王子文斯碑王子同
何曰祠者曰楊公世德生成茲土為其益于
也王子曰我君見楊公稔任所歷晉齊秦楚
政敗裴葬于泉詰戎弓息獫狝人和焉乃述公
所益者狀王子於是歎息曰今天下之佞祠者
多矣祠于涖民于舉于下呂啟榮耳不可曰祠
祠于井閭若禽鳥般于開岫非跂跂歎連其
而出于不能已古之式圖戒拜棠弓其濟物社
人誠神明之翕貺斷斷弗遇而人自響答也無
幾日往觀其祠門庭翼翼極覺香四廡左廡右
呂榮弓櫛樹之茂栢附弓畝田祠乃成于崇禎

某季月日惠復請曰一里之中一區組豆君言
 兮天下母乃疏耶王子曰子邨墟之氓惡知其
 大天下蚩蚩不過此父老子弟耳聖天子在上
 方欲興隆萬治三十季不克邨阜豈胥異術亦
 不過此父老子弟不得偷生兵農兩病焉耳兵
 寇日富強中原厄瘡沃田不墾咸棄為萊一望
 若甌脫軍士斷芻粟旦夕仰度支輒攻若殺虐
 奪人衣甲誰馬疑官兵疑大寇嗚呼天下徂于
 因循醜陋無報寓內各陰慘無陽舒昭昭狀矣
 邨山園集卷之十一
 子邨墟氓亦知其大為國家根本之處乎齊惠
 色倫曰子之言勸與懲其義廣矣允足呂風何
 泰與晉齊楚之足云哉乃相與鑄諸石王子銘
 曰
 行山東時河水繫路中丞世居宮室斯作土厚
 物演鸞翔虛曜公念其鄉大邨小疇胥病用解
 祿悲吸藥凡厥稼穡田祖謂嗚者知羞悖懿
 林學人將見心感其不雪城崇池塹翔膺式廓
 抱鳴苦張免于毒蠱生飽子孫無傷如昨感漢

髓筋棟肇丹腹遂基營輦璇梁不薄日抱雲流
 麗組礎赫銀榜曰橫鐵鍵為鎗遺撫蒼龍門呵
 朱雀階飄蕭州戶坐華灼伏臘邨翁拜獻醪葯
 日惠多端肆好翁約駟隙天行衣裳霞落香襲
 紅紫光轉紫鐸俗用靡爭嬉遊永託祝史載興
 行人歌靈鐘鼓考揚堯堯令阜嗚嗚既消水流
 土惡後人勿剪則焉玄冥黑首謠言熙寧丕樂
 蓋穀鳥獸盤蓋磅礪爰勒貞珉傳之領裸為蕭
 詒鄉買狀其覺不利子人人亦焦履凡我君子
 邨山園集卷之十一
 勿驕內酌
 雒陽令蒲州李公生祠碑
 當李公之自雒令為給諫也雒人既祠而碑之
 矣未幾劾田璠家居八季補工部迂大吏又若
 千季迂魏璠璠敗起磁州兵備遣陟陝西左布
 政使控甘州黑山口白廟多首寇功修墻開荒
 地增馬積糧曰勞歿雒之耆老李邦寧走孟津
 哭告予曰公狀甚備已構祠于雒東五里中三
 根諸望翼之御史邢公紹德與諸縉紳皆為請

予歎曰人吾誠歟吾誠不歟也哉方神宗十六
季雖人大饑噉人肉者半供億轉置送迎郡大
夫曰上吾事境土吾司威賓下之道路使者相
望疲于奔命公解財賦立格官爲之諸役餽皆
豫授一季曰省民財耳縣門與公署水人州人
不費民一錢比季災厲公立藥舍招醫士施艸
水旦暮蚤從事于都鄙又給倉糧盈縮胥差無
滯貨所生者不可千百計胥吏之蠶一邑者與
十餘季弊政一旦與百姓新之生齒繁殖寄附
者衍溢於冊版之外諸生俎豆禮讓且賦賦也
富是時公方弱冠至今五十餘季聿公之歿哭
而祠之再築而碑之也不亦宜乎余嘗駭牧民
者使怨詈不遑器喪其樂生之心及無如何流
徙而謂他人母無呂厭其意與民休息奚祠之
爲又安見胥吏六十季歿生異塗垂白之老疇
淚而改卜再爲血食也耶漢武宣之間子孟用
事一切苛刻濃漢文曰鍛鍊其民趙張尹孟輩
勇于循名而略惠保其一時元氣可知思李公

鄭陽丁公生祠碑

之澤李公之雒邑其朱邑之桐鄉哉吾愷悌之
惠心吾抗邪豎之強力嗚呼雒邑如此其在大
石窩鄆下甘山諸邊塞軍民之意又何如也公
名養質字涵淳蒲州人丙戌進士子紹賢翰林
鄭陽父老子弟遮道言中流丁公事大約不戢
衆而能庇鄆曰免於禍鄆人悅之爲今吾公之
祠在予過于巷北披重闕覺檻三間廡樓樓周
房養髦士割田百畝極徙樓三丈無薛舉樓
又言其收族讓產施衣粥卹疾瘞甲申季大
寇數百畝壓承而公獨曰兵保鄆無殺傷之凶
人咸樂生于歎曰爾父老子弟董董曰一鄉繁
我中流公歟噫收族讓產養士施濟誰矣而練
兵入保使人不剝其性命此乃吾地方任者封
殖保圉之事其經緯區畫惜乎公小試於一鄆
也夫流寇雖蠅集至數百畝始皆吾民一旦重
加賦而鹿駭元孽強穢焚毀城郭大將與
中丞監司虛耗國家財利濃好貨胸梗相爲肘

腋偽報貪賞遂爾喜旣佳兵地方官無芥出一
旅弓捷其內燭令一方保項領者公獨繕砦分
櫓椎牛擊豕勁器設伏惠弓乎之訓練弓約鈴
之故寇數夜圍晝攻竟大挫是弓大寇蠶來他
邑甘心受其屠割獨人如艸而鄭則屹如金湯
且官兵至賊餽牢輸軍需五千餘石封殖保固
此捷數十季所未有竟弓堅盾高壘終無不利
爾父老子弟室家肉骨賴散于虎狼之口無危
殆賊崩可不謂難哉夫司馬翽于上荷戈食陳
者逍遙于河壑寇即島獸散捷爲寇笑如得公
數人當大任提鼓鬪兵材官騎士于弓城怒鯨
擊重英之矛七注之鎗火攻颺衝下甲毒逐中
原寇亦民耳亦未嘗不可挫塗其肝腦亦未嘗
不哭夷傷相戒裹足解去未可知也何至虛耗
朝廷大農錢利瀆好貨令海內塗炭如是乎是
故文武之罪孰甚焉惜夫公堊小試于一鄉鄉
食其庇沾沾舐舐之俎豆尸祝徒弓鄉鳴它如
收族讓產養士施濟不足弓究公大區畫也信

乎士君子之訐謨古今往往揜抑于下不能用
用不能盡若中流公豈少歟公姓丁諱清號中
流鄉鎮都兵保鄭事在某季某月季七十有八
是爲記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一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二目錄

神道碑

鄭端清世子賜葬神道碑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度使袁公神道碑

贈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洪園張公神道碑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傅魏國公六嶽

徐公神道碑

翰林院編修秋林曹公神道碑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二目錄

一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二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二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神道碑

鄭端清世子賜葬神道碑

天啓甲子余受宗侯翊欽渡河詣余曰先世子之物木蕤矣顏于碑惟吾子圖之余敬諾夫世子者乃鄭簡王庶第四支東垣端惠王之曾孫太祖高皇帝九世孫也仁宗始封少子鄭靖王十陝西鳳翔後遷河內生簡王僖王僖王生康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二

神道碑

一

王康王無子鮮親支第二子早歿議第三子盟津王承襲庶母張夫人怨於王誣奏廢事僖爵憲宗皇帝廉乃寬下勅用誠孝宗皇帝頒璽書引和疏入上求仍盟津爵敕于禮官乃寢是時康王弗嗣盟津王革東垣端惠王僖王庶第四弟也端惠王薨權呂其庶四弟子祐擇封爵茲曰懿王生恭王盟津遺孤祐楷疏奏考寬世宗皇帝心惻予之爵祐楷子厚煒厚煒子載璽貧布衣矣恭王生世子即所謂端清公世子諱載

堉字伯勤母妃高氏生公二季高氏薨又一季
已亥世宗錫前嘉名世子方小性詰卽喜述訥
保母張口授千文問推位讓國曰今將誰能張
曰此古人事公曰爾亦奚駭我且易焉張惶懼
急掩其口曰事重鉅勿輕言朕竊目之矣堉事
紀蕭劉洞時難師師數引避性不喜輕詆踏踏
溫清弗懈恭王則擇又五季吟詩恭王曰鞠子
學詩耶令詠長至日丙午皇帝曰鄭藩裔子戲
而無鄭翰林學士高拱汝其將朕節是召爲鄭
世子于是謙朗英矜干榮利若弗聞曜東軒
席誦盤詰山藏諸書史而恭王尋裔鳳陽之黜
初恭王建言裔奸利護公闕太妃守公宮公突
弗宗人思赴于帝告公代勅下廬江榮繆王攝
府事公健闢益肆力于玉策鴻寶季十八議婚
公曰不也吾日懼淵隕敢知曰余室家或曰小
隙誣奏令免冠習禮公不爲動時與闕中名僧
松谷者鬪於內典忽一日曰吾季已壯慢受謂
何冒歿白父無回可乎會世宗崩穆宗立詔庸

建言疏上痛陳進言匪躬跼蹐之義十世斯有
復辟還驅母繼妃王氏薨服闋欽依筮婚公乃
從之御輪于何文定公塘之孫女則公季三十
五也又九季祖母鄭懿王妃閻氏薨恭王業孝
舍奠堅周四隅結蟻公左右之循制焉其仲弟
之侄悼而孤公育之代償金千餘公之語人曰
劉惠居膳振餒不朕昔之天族不地下笑人哉
困米數百粥于不能粥幾畧指恭王薨終厥喪
歲癸巳季齡艾且入矣當嗣爵公躋階曰祖
若木分枝曰旁入繼數徵裔東眷射錄并
而我何兢兢爲雖無咎各將安往矧裔盟津恭
懿之曾孫載璽在季孔子賦彼何人斯我且易
焉沮者日至公不可疏請讓國載璽承正系也
神宗下禮部部難之因條讓宗藩開科睦倫頗
見褒納則又怏怏干讓弗諧也乃老遜于丹水
成室水滸與二三田畯灌桑牧豕隱居東復卜
園鑿池理花竹客至命酒徑酣與僉憲邢雲路
譚星厯慨古樂失傳折衷音律教習推頌文武

舞無幾讓疏至於七略曰立嗣曰嫡立庶曰長
盟津庶且長辭順弗從曰不祥祖懿王封時盟
津在尚爲庶人父恭王襲封彼雖已故猶未復
爵今既復爵後裔敢汨陳大倫隕越于下不
敢遜遜荒則丕不炎于前人今季薄七十幽憂
抱病寧窶匿岳穴終期不負此心而已皇帝曰
宗伯汝覈我宗老顯德行母蔽朕志禮部尚書
李廷機曰名利人攸重辭人攸難民之相怨一
豆肉犯惡不與矧曰千乘之國曰廢季歷多剛
襲三世罔吝弗誠世子踵徽於古惟允祖宗德
殖厥高尚用遂哉王既立罔吝屈于世子世孫
呂侮耆成人皇帝曰俞丙午越六月盟津恭懿
王曾孫載璽進鄆王爵皇帝念之遣禮部主事
潘士達獎世子暨孫錫讓國高風乃坊勅曰世
子載璽爾克義是循固遜王爵克振綱嘗朕心
汝康汝嘉汝爵原爵汝祿歲千石胥司具羊一
酒一爲諸藩試爾益永令譽當是時天下無不
知鄭吝世子能讓國云覃懷民欲尸祝公公怪

而拒之曰我豈曰赤社土招尋也者爲我謝鄉
人驚吝志矣令仲子翊欽試入類公懋悟絕人
儉恬淑均曰殺生爲禁朕不義若猛火采真背
城蕭蕭塵世之外所著韻學新說先天圖正誤
律呂正論瑟銘解疏毛詩韻府禮記類編金剛
心經計算經程程詳考獻樂律全書二十卷神
廟可之歲辛亥四月哉明後疾子侄請曰勿殺
生距既魄止九日乃薨季七十有六神廟尋計
輟朝去籥諡之曰端清世子令胥司治喪某季
某月日葬九峰山之原余野古史太伯夷齊復
季札子臧閔數千載四人已若括戲伯御重耳
荆軻輩人固無良其學問識力則先庠謝矣使
世子終奉鄭藩血食其丘惠承輝豈出傳易詩
沛王楚王下益義高心潭峻轅千古其俟俟嗜
古一切渺眇國土珮玉直作保蟲一小小觀耳
于耽虛好靜之趣寂不動也使知國讓斯名傳
斯則世子必意遷意遷則滯則豈能十三季老
于讓哉朕國胥盡名無盡焉世後稱顯朕曰明

齊世子若此較王祚時爲短長又不待哲者辨
已世子妃何氏先薨繼王氏子長翊錫何氏出
授封鄭世子聚某氏子次翊欽授某職娶某氏
女適廩生孫克肖俱王氏出孫若干能詩禮庶
不落厥彝銘曰

佹據竭竭民鮮不訖求彼肥遯叱禁于囹圄矣
世子耳察目覲孝師處雖既極用飭支子不祭
在廟羈縻世子曰否敦倫斯顯亦既讓止而康
而番害不艸艸害乃心適害僭害忘乾饑不訶
龍山劉君集 卷六十二 神道碑 六
公之視國譬彼蚩羅通追齊物言笑且僭龍悔
則造古旃則多我寵世子電雷無邪羣革爲志
縱適滄波宅家產光格鬼釋蜥著書用臧人宗
裁我地下墨胎已遯已過海殫斯枯石泐斯磨
猶晉頌風如壽曷何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

皇帝御天下之七季癸酉十月十一日資政大
夫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終於家其明季春大宗
伯言故尚書可立勤於砥身不渝不愆保父我

王家宜畀祭葬詔曰俞哉予之司空致水衡錢
徐議易其名者予戶部員外樞稽首曰是惟先
君治行微惠吾子已重先君之靈鐸拜曰諾據
狀公諱可立號節寰始祖榮潁州人洪武時已
隨征慶陽功爲神策衛百戶妻調睢州堅城衛
遂居祖錦韓城教諭子永綬貢士永康公王父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康子江淮河
淮公父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配陸氏繼安氏俱贈夫人公季二十七戊子舉

龍山劉君集

卷六十二 神道碑

七

鄉已丑通士爲蘇州推官吳俗諸猾少季株累
細民胥令長對簿往往陷人胥井曰伺疑鄉曲
民益凋敝而吏治日已毛摯淡刻博聲取列鄉
公至曰吾胥已戕大豪而已戒伯格長無所口
實舞文禁奸止邪不濫干繩墨之外湖州民欲
甘心于浮陽董宗伯園之抽桶擊扉幾不免於
難大吏命公往公廉其狀一一檄諸縣分讞之
從容按其雄長爲是俊而止而撫臣方銜石太
守崑玉崑玉婞直不嫺媚故彈章及之事下四

郡司李皆知誣相顧愕肝不敢解宗伯罪公竟援筆大言曰直者固難仕哉諸君子恐曰府怨也可令牛債豚上乎不宜錮一賢太守曰市奸上官爲功名地不多其罪而紆之撫臣大志曰袁李官廷我耶豈石氏之無煩因自幼偏散尺一書多方詬公一時頗多公曰義也申文定公里居各司經其門徒焉舍車公持不宜曰蹈過則末也叱之騶甲午太宰上公治行陟山西御史而給事林尼公進而各曰歷之兵鼓起于甲中爲公襲之長揖已也會巡西城關者獲公公卽榜于五都衛或爲解曰斯寺未必過切足下何與之漢乎且弄臣也其如此輩入自明降既竭公矣公不從乃鈴之滋速俄而赦出中旨奪去尋公疏起直諫者皇帝怒奪公俸一季是季九月雷震景德門公疏指闕政之惡及權奸煩織造寶珍是務是非溷擾時神廟方靜攝章奏不報極言君子小人之辨總揆噎之無幾何一御史逆輔臣輔臣中曰他事曰激皇帝

諸御史請于輔臣猶蒙耳也公于座上謂曰屏在不屬茲御史非不屬何可剪其翼爲輔臣目攝公不正視絲斯切齒丙申得旨革職歸尋丁母憂癸卯丁父憂里居二十有六載光宗元庚申起公尙寶司司丞熹宗元年辛酉陟尙寶司少卿七月陟太僕寺少卿冬敵乃大會蹕林月盛攻陷全遼公上其事大約謂關外殘兵瓦解雲散者不下數萬宜收其殘省調募西兵復奔敵令婦女乘城驍悍皆赴利曰犯我宜會兵提之彌其虛可夾擊也若監軍遣高出不致令怠玩而忘其效兄廷弼曲怙賀世賢何濫紀之予則熊廷弼高出之頭可斬也尋諸者言敵與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諸隘口公奏宜守禦築牆養馬增士卒習騎射至于京營老弱虛冒不宜緩縱復多裁糧未旨備之尤宜破格用人圖復見驃騎之功曰佐縣官之空乏不籠天下鹽鐵之利則軍帥無侵漁遑行無絕饑而

中國可高秋矣壬戌陟左通政尋陟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妖亂之煽禍也斷山東之
右臂士卒患戰復患饑公善區兵憤恨曰臨患
而縮胸耻也命蹶張之士傳殮持一靈姑鉢大
暑中趨賊賊持壘為險單騎衝突左右翼路之
先是所約登萊兵至集矢賊目是故多戡定之
伐而客兵擾不熄公寓汰濤于射半季則客者
不譟焉其未慙也南衛既失敵復徂兵旅順長
山呂距我海上皇城島登萊吭也去龍磯島四
百里踰鐵山聯廣鹿島公設驍將一守備一
三千造舢舨為海防叛將劉愛塔遣金應魁來
降大將沈希難色公授之官牒牒中佯為慰詞
若泄之後復州王丙泄愛塔事倖及數將毀金
復不城秋兵來獲公命夜火箭于松山諸處燧
其積得首功三十二牛馬倍焉雖縣張爾心欲
謀叛監司皆將受甲公已計弭之皇帝曰巡撫
僉都御史可立厥治行勞哉錫汝朱復文蟒汝
嘉而毛帥驕慢不協疊于兵滿蒲昌城犇報用

敢獻功公領之使者往覆東江毛遂怨望嗾方
給事觸公反呂勦陟少司馬皇子生昇三世詰
磨一千梟尋朝鮮李倬廢其國王李璉公疏綜
呂姪纂叔宜加天討誠能自託于毛帥併力罷
奴錄其功貸其前辜論與廷議合至今秋秩貢
不替公撫東三季所羨銀一萬二千兩請告凡
七上乃得歸乙丑再起公兵部侍郎丙寅陟兵
部左侍郎時眾若沸羹公事與廷議崇煥遣譯
弔敵公訟言于朝朝議是公尋推公南戶部尚
書因勒俾致仕考功蘇繼歐履疏建公得賜
後加太子少俾公辭不數季呂疾終壽七十餘
葬于雕城南公束髮從仕若干季剖劖無難燧
姦不懦當大疑大險軍旅之鋒刃國事之齒牙
處盛不隕慎守其序所謂氣已實志惟公得之
矣嗚呼袁公庶幾不隕其功名矣夫人子孫皆
見誌中辭曰太苞必盛未為彼張假樂令豈其
政允荒不同敦琢姜且用升佛肩式遏謀猷在
東繻茹青已寇不斂號禦敵剛止匪沈衆役錫

爾繡裳帝曰爾勇壯瘡疥輝受福亦孔吝徒搨
閔割正未彰公處屯蹇厥處無傷龍蟄蛇起溫
基其身公餗豈覆考成難初歿斯彌時謂未
拓寢廟九九念哉拯莫恒撥惟公忱動是適賢
封爵勃世熾茲休同茲茂衍共苞枿異崎嶇
嶮巖無輟氣

贈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洪園張公神道碑

弘光元年季太傅大司馬王弼張公過而召墓碑
請曰先君子歿二十有八年矣張氏其先汴人

始祖潮礪朕胄志節令東陽寇宋伐木益兵身

韎韐捍城我師敗績灰子八人匿屍於池蓮葉

翳之寇索弗得因家焉後人為廟尸祭六朝暨

宋多貴顯處士冲素勅示八行隱居明興益盛

高祖錡博物不懈錡生淵淵生梅二子長希文

次希武字惟烈即贈太傅號洪園先生刺經砥

名行履齋駿學使者謂且大用冀蹟先生曰

我輩讀書非佞倨要不可自貶砥厲鋒鏑必為

天下第一等人所繩約枉咫尺其威稜枉屈里

也浮名腐鼠嚇耳遂子先人舊園傍時寓竹客
至置醪設果蒞談理極驩遣故舊客各言人愿
持其陰事及謀構與大獄者先生不悅無答也
性孝體醜毫裁羹洗膳手進居喪誠教直指旌
其間好施子投里人衣糴里人飢購里人室居
躬俾胥神檢取與卽一錢不苟愛先生德或曰

承筐謝問字執乘酒修艇亦不納其廓遺少者

欲大略如斯已季四十鬢垂無意仕進不跡公

府為詩喜高岑所作能磊砢又喜莊子齊魯

牧葢蕭朕自遠矣季五十有五終墓在某原先

生累贈太子太傅兵部尚書配虞氏累封一品

太夫人子二長國縉諸生卒次國維即協理戎

政太子太傅公孫輩俱載誌中嗚呼世之降也

行之不尊行將胡底洪園先生不可不謂志節

之士也無已持于中斤斤物灼而能取樹乎予

觀玉筍為給諫兩為大司馬克自砥厲鋒鏑合

乎繩約枉咫尺其威稜枉屈里猶胥伐木益兵

之氣光舉令義前唱之後蹈之聲實副而于先

生之教克若也先生大用豈必其身爲之耶二十八季之思今始胥休世謂天遣遠名行不必砥吾未見胥興者矣後之觀斯碑者其胥砥心也夫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傅魏國公六嶽徐公神道碑

國家功令非忝大勲勞及光績前烈者不得樹石神道予公謚命司空致水衡錢呂葬鐸乃拜而摘之是爲徐公之墓公諱弘墓字太始

靈山劉遷集

卷六十二

神道碑

古

六嶽中山武寧王徐公達十世孫也魏國冲字公子母楊太夫人生胥異徵行三兩兄塲少季卽謹厚善下喜讀韜略經濟書鞏固根本犯難無所規避其天性也公大父坦易田爲豪佃侵蝕歲入大減公蔬布自約入成均文韜如十六北上襲爵神宗賜齊胥差公疏請守南都辛丑命僉書南右軍督府兼督水陸營務家廟災上命工部修葺尋督門禁丙午到天緒謀不軌公夜部署陰授計殺狀隔塞陘巷呂橋其衝突無

金鐵戰聞之聲天緒會協從各罷郵不憂延工未協同守備掌南後軍督府時弓定久武事東兵警傳庾府不能支公選各營請設標營相牙角城中備緩急扼其吭遂無遂逃竄伏巨姦明季江南水大毀稼公立瀘賑濟多所生全已西提督操江兼管巡江掌南右樞公擢補正額除戰具嚴沙船伍鄙無倫事上嘉納行縣是苞苴頓坐營懷不奉令殺賊得軍瀘衆皆脫懷注南不苦東運而後垂十三季矣會丁太夫人懷戚易倍嘗人疾辭解任熹宗嘉之仍加太子太保明季遇西湖登頓吟歎瀟灑仕身於世泊如也自述禍結二東詆賊交訐中外熟公才膽皆倚重公謂任帥圖功守而後戰可議也責效速則易債徵調繁加派虐卽傳會取功名不勝其外困弊罷及不支其爲腹心憂可勝言乎崇禎

元季給肩輿祀陵兼掌前軍督府加太子太傅
雲鶴服時敵偏北郊朝廷日下諸大臣議上
之乙亥請設神威營又請陵軍擇將訓練肇
祖陵是秋兼掌察閱冬寇陷和州逼江公率
久爵提兵韋附衣馳馬日巡牆外夜不解甲
子七月寇再囑六合劉天長公赴防力捍之
避賊生司馬奏公功上加公太子太師子久
亦昇白金庚辰歲饑道殍公奏捐歲祿三千
京兆為粥掩骼養口食者辛巳七月合
守備兼掌中軍督府弗廢多所修舉
操練禁輯修車騎弓弩之用所嚴廢皆大政
月察陵寢龍脈尋寇烽又練壬午季冬寇陷
天襄陽敵歸欲東林陵區方雜居爭帶簞走
畏寇之震也謠言孔多公致書左良玉期與
力疊場互應援呂獎王略三閱月積勞病十
月崇禎嘉公代為情之擊許引季時寇已入
趾晉將北犯公備二千金界大司馬助勤王
月始聞北都呂內應陷公集大僚慟哭同諸公

詣太廟封牲告定策迎今皇帝繼中進箋入
朔導上謁陵告廟三日請監國問恢復計公
陳呂安民遠將嚴賞罰用忠謹對且日二十
加派股肱胥司播毒民害盜起今鼎新亟議
免甦乃積痼呂豸亂也旬日進表上遜讓后
大寶朝百辟凡大因革公同諸公竭心區畫
嘉納進公官銜二級廕一子又進左柱國歲
祿米區十石六月命公左府掌印免宿直
鼓云七月知經筵八月同內閣總理
錦衣千戶公疲苦兵
入成均襲爵督操江掌前軍區樞府至太
師出入中外呂咸愛變邦旅家第一元勳
焉自持慈焉及物呂厚不呂薄經濟若此
牧已不欲上人弓生無驕溫客也豈非操
問者漢哉如徐公者天下人惜呂公不及盡
壽不盡期為憾也時謂公室呂六十區終歟
呂甲申十二月二十一日終公卧病時雖倚
啜藥垂朝廷一政善必喜非心勤王室始終不

替者能乎盡瘁無已至死彌篤憂彼大寇繫結
忘身謂之爲天性也良狀求之于古其辛慶忌
杜武庫韋南康一流人也吾臣如此可召神矣
子知公載其武略無所趨避佗節儉好行德俱
不錄錄其不陞先烈吾赫史冊召爲臣鵠可也
蔡狂鍾山之西麓公一品夫人四子諸孫俱在
誌中公裔大隱園詩集奏草行世皇上哀公溫
曰武莊祭塋卹皆從豐遠近多泣公者

翰林院編修秋林曹公神道碑

天生人不文於世奚若不文德鄰不澤于遺
呂章三光之輿昭著禮樂隄固人坊仕路胥市
井之心竄人替身而不知恥於戲文之釐風俗
砥礪官豈非聖王之世敦志熙教之大樞機乎
弘正嘉隆時士大夫敏于文曰允亨前集份或
吾爲而後不無趨于利若輝之秋林曹公者吾
嘉其吾心于文也公諱蘊清字靜淵秋林其號
先世晉文水人始祖振居魏高祖慈曰商宅輝
之關村里慈子滿滿子林之林之子一經一經

子二長銘大鑑鑑公之父佩岩公也子故爰思
通爲環縣容城令母王氏生子三公其長庚午
舉鄉辛未登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時海內軍興
人爭上書言事委巷布衣闕雞屠狗舉學者
得職顯官學士犇鶩巧賄不暇恬居權搜窮
而文事震衰因之邦多廢憲吏爲陰賊羣扇
口舌言文則曰迂儒誦病予爲憂底之久矣
過秋林感而歎嗟曰此皆文不興乃奮力書
論經史數千言崛起振本于三代先秦東漢
語爲丹青予數數晨夕抵掌不貲及授
展書歷館四季好古惇竺爲詩文冲雅峭悍
肆力于經史恥干預黜陟事不喜躁徑容城
貴胥權勢者來公絕之海內端人吾意古文皆
顧與秋林交公譚事佩巖公卽在容城事之不
懈也待諸弟無間忽構病京師體發赤熱予與
許公石門張公湛虛觀藥罔效手口不輟作白
櫻桃詩鳳凰賦琅琅多瑰異病十有八日而卒
季三十一於戲秋林已矣卓水之東吾林鬱鬱

累狀上塚何呂爲情哉夫人一入仕進氣趾
鳴形神不合晝焉謁執政夜焉復姦之門穴
窺竊意得陽陽而大路南金則充于後室功
僚威何其競而甘于蹈危也不知飭已開物
大遇虛塗事功謂書爲糟粕假他人聲勢供
已之恐喝借彼虎兇詈眚六籍若可燔也
胥頽風俗頑鈍絮之秋林其芳汚大氏可知矣
假秋林不疾予不願秋林爲庸碌尸素之相
願呂文爲人恥不祐道自不涸海內二三
左右秦隄復韓韓禮樂于三代盛時不來
也歟蓋世之蠅得失而壞人坊者老耄曠
負若若豈云少耶秋林文中胥心所著琅
布彼徒營苞苴積齡累百短長孰與秋林多如
曰天不欲呂文救世浮士之詰詬鄙儻視中正
何止雲土信乎文之重于氣運也於戲昌文呂
與治卽呂撥亂此其道不小茲實公卿大夫之
事富狀呂作道縣自化其營射之私予聞秋林
爲秋林悲爲文運悲也若夫無心于文而胥心

于利生無益於無人惜謂之何歟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二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三目錄

墓碑

江西右參政夷度祁公墓碑

陝西按察使瞻城吳公墓碑

直隸鳳陽府知府戴寅張公墓碑

贈文林郎潤吾蘇君墓碑

孝廉吳前曹公墓碑

文學李君連霞墓碑

碑陰

禮部郎中楊公荆岫碑陰

蒲粵高士鼎台陳先生碑陰

碣

三妹貞節墓碣

段姬墓碣

女佐曠碣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三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三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墓碑

江西右參政夷度祁公墓碑

今海內稱博貫能吏治者則山陰祁公夷度公

云壬戌予見公長安召詩文大事許予寥寥半

宙知者幾人公予知己也而今乃為公碑耶

哉公姓祁氏諱承燦字爾光號夷度其先山晉

祁奚從汴越六傳耕樂公召策制後復三傳

梅川公與復菴公登進士梅川為御史復傳

齊公復傳蒙泉公蒙泉公召進士給事右轄

陝子四三為贈中憲秋宇公是生公為冢子令

寧國調長洲又南刑曹又車駕司主事職方司

副郎守吉安倅沂州又守宿州又職方司副郎

又職方郎中又南泉僉又晉少參尋為江西右

參政公早孤能自立家香火祥北遊成均歷諸

賸澀煎熬刮砥好古書及其政事儲戎能不依

權勢學惠于民當今天子欲于諸臣中求學如

公曆之政事戡暴禦寇召救家邦而公歿已能不歎公之不究為天下惜乎公嘗主南駕部與守宿矣中用方憑舊焰諸猾者牙孽其間無敢誰公典貢艘能召三等九則濫鉗之額錢私翻束手不敢噬取練兵于宿也任無滯饌器用給千士利戈無懦二東流民據宿白塔山騷動公得賊牒焚之庭故為泗上行能會其大慙公在符離妖賊不敢窺公實攝之而後十餘季公嘗備兵磁州當是時寧遠圍朝于丘民走灰天子

板山開卷集 卷六十三 集賢堂

赫朕命召二千兵來援公拜稽首誓于將士丁選中男理弓矢射濫董勾卒廢越于給舞擾亂之間欲赴敵奴因召退公之大節如此他如兩宰邑老吏憚驚長洲清田畝頃水毀活人召能名在職方盧肇秦王島諸處召新兵增備革司農餉泊諸弁駭情者公不召色授人先是守古時同舍郎時公于是倅于沂州歷于宿矣武絀武選即遇陰翳而猶能不阿如故益味官自絀云公之擢少參江西右參政也天子方

任用公而公服官勞成疾召崇禎戊辰十一月初一日終季六十六公著書百五十卷於世利無所嗜敬忌謙退一當大事毀譽錯愕不少動鄉公元標雅相語曰公卿材也今兵革半天下而我師輕窺易折公若在授重寄召經術為之辟食焚次豈至如未晉邸鄺勇之費而既之歟耶國家養數臣不收一臣之報而一幹濟臣可勝百庸碌之用雖未大用其恥自恕召倫利一時者不懸絕哉公庚子奉人甲辰進士庚子進士國子生鳳佳貢生駿佳恩選貢彪佳子進士典化推官福建道御史勇佳丁卯舉人勇男三鴻同典銘曰

奕葉流炎惟齊厚福蟬聯于永仕版于期公幼隨井鬼掖宮遭夢神授圭病用不嗽蕭事寡母厥齊其勞置彼義田蕪關倉廩茂苑皇磚疾病同切陽侯為暴築圻召濟爰識爰飲匪敢刻鵠左術呪人公繩其猗章貢深傷則救而惠維男與婦出流涕口祝青原耶那牧疆黔蜀旁午

兵律各章鳴求退剝麻鎮濫根公曰不可所省
用減做唐廂兵還不謀長九邊財賦豪無攸哉
毛帥裁餉于磁厥妨非公止之軍食其殃營房
械庫學田且懿藩臬不倚公實自器自古人
幾後書智朝被華服募度書筭已臆決事臨文
斯憚學匿術無秘而利嗜公之博通我曾師事
乃仕乃優克立大端不尸厥職厝書于官大興
華同祿泉奚彈天下望公翼為尚寬勢長聲生
乃爾蓋棺密園竹石修煙絮吟歌子日
鴻景松栢肆肆孝孫來省不勉于國心獨慊
曄曄不玷俾熾億炳

陝西按察使贈城吳公墓碑

明壬午冬十月日瞻城公歿余痛悼之公淑慎
不苟端亮各節世俗儼薄橫厲求公秉正惠下
益亦寡矣非徒召爵祿名位為榮者也公已葬
于某年月日第又子裔泉越千里求為碑于墓
遺鐸弱冠受公知為門人公修幹方面各顯
厚敦大無浮華機誠語已知其固本植根不肯

苟合倫容者也公諱瞻字中陽號瞻臧先世來
強遷萊蕪公父鳳城公諱鴻洙召進士官大叅
十餘歲即見知李九我公十四霖霖李公昔鐸
十七食餼二十舉丁酉戊戌成進士丁父憂服
闋為歸德李官癸卯得士蘇繼歐丙午聘晉得
士張慎言權要推之回籍補鎮江李官陟戶部
曹郎管密雲糧儲三季左右不敢館公為馬政
時伙噉避原涇駒皆飽既臧書其數曰庫金七
萬餘上疏歸之朝廷陟河南分守道多惠政士
士山國題
瞻登蹕蹕成來同麓陟湖廣按察司副使
肅州兵備副使張掖酒泉歲屢凶糧羽書有年
又勒習戰厚集兵悉敵人絕糧遺公設策陰襲
運午馬備行不置不任偏裨魁顏蹙蹙罵罵
士魁削月錢軍士皆喜無脫巾皆挾釭乘袍召
大飭愚危邊不至潰亂陟靖虜兵糧遺陝西布
政司叅政覃恩封三世陟陝西按察使管寧夏
兵糧學政公鯁性不喜更嬖斷絕私餽是日聲
日起而擢倫者日亦不少大計遂召酒酒基公

公實不飲也同籍丁母憂服闋補山西守宰遺副使又陟大同分巡道時事倥傯公毫不稍怠而制姦竄扼大寇不下求順適于近習三月竣數十巨事竄情立起而賊不內匿矣總制盧公象升溪倚公語諸執事曰任事弘材非吳瞻城不可方欲與公圖國家大事計安封疆埽除亂孽而呂方直不折節忤大璫陳賁擊射公不已公笑曰吾恥倫官苟交也况吾季將六旬灑然去已耳安可屈已耶盧公握手為之淚下公室中無餘鑑無兼味詩文詠歌蒐裘亭樹如今古奇呂自得為世路多險而善人多受絀然如嫺始爵位即崇無本根披書何面對聖賢又恨素性不能飲曰吾每讀騷獨不能痛飲淋漓俛仰天地如陳遵留客豪舉酣暢良為恨事至于俯仰一繫官組蠅營募夜思峻階若窮櫟不可解嗟乎吾知免夫鐸受知公公方分守河南道時也公曰此子當必雄飛喜彰容色及寺監洽比言國事多藉藉各經營天下之志卒不

究大用天亦安可問耶它日過公之墓當酌酒而哭之客過碑下讀予言遇苟合善事權要者亦少知媿哉

直隸鳳陽府知府載寓張公墓碑

四川按察司副使載寓張公呂庚午三月十七日葬于晉山阡太傅賴川鳳盤張公誌之是年五月翰林侍講王鐸譔之碑曰張氏始自洪武寤於襄世六曰輔生子勉勵劬劬勸公父曰均劬生子安寧守寧公諱也乙酉舉人壬辰進士宰江都公力持於水陸軍商開采裨至屯魯保詘監司呂下懸懷不敢人公入長揖而已一巡方督朕暴胥司公呂去力爭之邑顯者于呂私遂標書於門未幾淮水溢天子怒及漕之司空浸圻泗州則皇陵之戒也乃下令淪金溝呂還之潯江都地公力增填土支穀浸焚天子奪之曰賊哉紀其績於是胥白鑑之賜會倭臺海上江南罕定久城雉不可守公請當事省費千胥七百呂軍餉移之先李湖田為水嘴租日

仍也公力咨究得三屬畝新洲田償納金灣畝
七百奇立輕租歲已為彝後釐釐目商做四千
金為壽公庭置力底之一日詣於金家壩島囑
土樹上得尸獄乃得直後為南京刑曹還守鳳
陽府復力抗吳中使開荒剛千餘畝垣皇陵
三百丈呂漢水猛時大吏甚焰屬官多曜公不
經又市管葉御史押客繇此大計竭諸公矣肯
事爭上公誣其後為夔州遺時三司缺公攝之
馬千乘石柱土官也訟構誣於他事某歲獻

龍山閣遺集

卷六十五

墓碑

公力不孚獨朕雪其狀獲免巡撫喬僑書與公
言巡使者銜公意公笑曰蕙桂為應即日還峨
嵋東下巡使劾公擅去考功廉公非查墨者天
子曰張某訛於民非姑於官不憤焉退歸芙蓉
湖力繕書如故歲饑賑粟三百金二百臨終編
鼠臂蟲肝一噉而暇公能文不迂親季七十
二鐸書碑曰

日月蹶露公斯頤克爾爾不瑕重熏集德墾田
貽利莽云回望文教展揚却金無忒權貴烈火

之子之頤不灌桓侯嚮嚮好直神廟熙時天意
不弔公粹再廊國步豕勸而俾廿季龍髯丘勒
慈溝曰衍貽書傳薦祉縣華裔肆覲介歲闕茲
玄宮心恫仰遽于瞻端嶸哀矣寒盡歸入芳園
石泐必踣玉塋蝕季公微彌倣罔艾松壠王塗
延式

贈文林郎涇吾蘇公墓碑

安東蘇氏先居泰州前代多聞人入明從征
功封百戶侯湯信國和請設衛防海始家海

龍山閣遺集

卷六十五

墓碑

安東十餘傳襲祖職曾祖恒生田五人曰
躬務行隱德讓夷急人之病嘉靖時倭寇閭閻
孤曰賊將軍繼光禦之田與二弟某祖穀甲冑
無傷牛馬陟車盤劍浦及戰戮力慷慨挺身所
殺傷者甚眾臨難不苟兄弟陣歿田妻趙氏季
廿四矢節終田生雲望寬望雨望雨望即潤吾
君田執父後三月始生云君生奇異徵讀書異
輯工射嗜義和讓而惠拯人尼意氣自負念父
歿置事每風雨晦冥踴躍不禁扼掌憤意不欲

生因乘明略借貿遷操闕戟往江南東求父與叔歿所崩骸骨中夜徬徨不可得乃人哭數季所息子母錢則已市書籙而歸授諸子蘇氏子弟蒸蒸狀文學矣屬曆間憲副周君巡歷至安東稽士卒閱駒堵牆程琴射者君決拾審固射三望于侯應茲皆中九矢衆大譟周公喜束帛加幣步就曰君是固之不靖得蘇某數輩辟覲四篋如破之技無不得志焉吾豈愁大敵也歟君之兄竟望性下一旦發怒閱乎君君繼謝擊

投口則墓集

宋太十三

墓碑

十

之石中凡几缺矣君乃抱冤呼父大哭載獲狂菊亦爲流涕君治具酌醴饒飡執弟禮上食甚恭伯仲俱笑言兄曰勿沒此凡几識吾之失可乎沂山李姓販海上距家數百里時大疫李病嘔焉舊館人義烏猝嗟昇諸門外苦之君昇之家餌藥令樵蘇又十日雙佐賽李竟起予原裝令負之已還後若干季予已履綦果窺壺酒束修來謝問之則疫癘病嘔之李也里中喪不能殮藥裡及歸處者君瘞之且爲之婚蓋君素重

投口則墓集

宋太十三

墓碑

十

意氣而天性子諒雖握算暴露于外哀哀求父與叔歿所竟不可得歲走祖墓封牲向東南匍匐草莽大哭哀感行道曰天耶卒不惠顧蘇氏宗祧耶戰歿例應世職五十季未襲也君傾孺人李氏鉅貲赴闕疏請乃已給長兄雲望云某季月日終季五十季予京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贈文林郎儒人李季六十季二子五人文彥京襄袞京襄癸酉同鄉舉京丁丑進士尹杞縣巡方倡直幹濟其意不減涸吾君家鄉貢京子敦癸酉副榜諸孫繩繩好義不怠德隱已棄天之惠蘇氏曰光于海隅豈吾父也耶銘曰開召義驛弗替

孝廉異前曹公墓碑

異前君者予同季曹公諱光復之葬也納在窆子姓諸姬各予季及曠霞張公之志矣嗚呼予知公何能不表公乎按曹氏上世真定人國初至汴曰十三曰松曰紳曰諱曰守智公之父生公敏慧目注輒記好左聳人南華子爲王公半

菴屬公姚公所器見人不善立欲推殺之不能
匿心而心較朕不重不害鯨寡羞為情德事事
侯母喪哀瘠免喪園樹匿龍會風電蛇蛇飛上
感之人梁田公漢許之辛酉舉鄉試三上公車
不第悒悒不得志性篤孝惟恐失父意不聲其
疾也亾何疾革歌曰佳人遊今將安歸長夜縣
絲心晴知季四十齊七終之日則崇禎元季十
一月初十也公素慷慨直負意氣齊司仇撓邊
園震棘齊秋呂不得離振為言憤不顧身若得

泰山園選集

卷之二十三

墓碑

二

志必不徇朋黨之路喜怒之私出一言行一事
必不如辟咄與妻子謀苟利國不利家即妻子
拒制必不回而况貪黷與退避歟胡位未酬才
中季而責朕呂沒也鯁直之士天不遺之國家
予是呂為異前君痛且惜嗚呼龍螯龍遊風雨
晦寒園樹北已窮達升沉何可詰諸天兮系之
曰

璋材特達今于英天飛山子兮長鳴逝之腹兮
方之樹風軌兮無欺雅故不施我心悲駕兩螭

兮雲厚瑞漿露今醉呂臣斗夷齊崗兮汴齊渚
柳鬢髮今蓼花其真公嬉遊兮夷猶海鶴翔翔
兮可無煩恟孰潛翳而靈常孔昭兮文藻攸攄
枕心玄景今人同今昨厥後今其呂出醴邁今
承之夢書澤或今日斯遲零虵舉齊兮盤紆可
應伏臘獻兮芷鴈且載惟達觀於齊物兮胡勞
生之焉禁

文學李君連霞墓碑

孟津連霞李君既亾之二季其子應又請為之
墓山園選集

卷之二十三

墓碑

三

碑啓窆葬于下古東原不可不識識莫如子大
夫子學古與李世親又同筆研信乎知君莫若
子也君上世長子大柳里人元末祖恩徙津為
仲良為政為彥章為永福福君曾祖也為北京
南城兵馬九叙君祖也芳時君父也如桂字門
河君兄也子之姑夫君諱如標連霞字為諸生
三十季田一壠不肯湛身伉奩理不諧每面折
人淡于數學好談當世事子遊宦南北過里約
門河姑夫與君共二三賢豪飲酒為笑語時子

尚壯諸君無恙癸酉寇渠益熾君擬封事謂客
兵驕難治二千石權輕兵假寇市廝白徒呂殺
鹵不如擇京職賢良為二千石練土著清桎責
各邑胥司便宜從事又謂郡省監司掣肘今處
紛亂定制勿牽曳則省繁文稠濁事易濟也言
之憤鬱學使者曹履吉賞其文下第欲疏時事
為一書不果已卯庚辰歲不熟人相噉于自北
都往南路寇山暴水噬歸里求門河姑夫連霞
君二三賢豪飲酒笑話不可得邀朕如寢無復

卷六十三

墓誌

西

義時昇弓之事狀後知交之難可歎也而世之
仇視又不得久畱于世回思之子亦非筆研壯
季令子踴涼不亦大可傷耶聿連霞君庚午謂
應五曰吾家世不敢恣睢子孫必享自測辛巳
壬午間難為壽泣下沾衣君果曰崇禎辛巳四
月十七日終距生某年月日得年若干歲啓孺
人于氏葬卽下古東原云君所遺史觀五卷時
事書未及著嗟乎君能窺度得失興亡之數而
究已不遇繇是而知世之墜窮委頓於蓬蒿闕

巷之中者夫豈少哉應五君諱際期君伯子也
庚午舉人庚辰進士某某仲子季子也某孫也
某孫女字大族夫亨屯長短吾不能為連霞君
解也為惜其胥志當世如此

碑陰

禮部郎中楊公荆岫碑陰

乙酉十月子受禮部楊公曰不屈寇或予聿之

哀良及亦殞予之否也未及弔墓為作碑陰文

楊公諱之璋字荆岫河內人癸卯舉于鄉庚戌

進士祖某父某某官兄弟三人伯卽荆岫為人

墓誌

碑陰

墓

碑陰

敦義不欺絮于守博覽羣書不苟言笑初為三
原尹爬剔大弊利不百不振興旦夕焉為三原
是憂不毛舉疥癬之事嚴召繩猾吏三原人大
憲公一日不懌語及曰吾事徒已疲吾神吾思
事親不暇仕也及強止不能得竟投牒解印綬
去歸家築資園時侍二親躬奉甘脆養志無違
里中曰孝聿迨親沒家居二十季無僭客閭外
事充耳不聿時花木勾水灌池起臺環以竹籬

酒引二弟相與賦詩無多田時時賙賁乏泛舟
枋口下沁河意甚快也後數季山西土寇破清
化賊脩武中丞樊尚燦走城中不發兵令兵糧
護前後寢門公爭之繕懷慶城甃缺嚙增雉焉
公不交馳解社令其弟捍東關挫一渠師寇退
完地召教民各保首領緩急足恃公各募焉當
崔魏時各郡祝釐建祠公抗言于衆必不從中
原士大夫在都下重公之義不濁其守也置起
公再三乃出出爲禮部者數月意甚快快不
得少宗伯顧公錫瞻攝篆公數請去不允明祖
竟投牒與疏于儀制司案上騎驢而去歸時于
方避難居懷數晤言沁水貴園是歲人相食公
分已之米豆存耶老弱救疾病未幾高傑自澤
潞窺河內予避之武林公爲傑所得不屈不飲
食作詩遺僕夢夢呂夙季七十各四各詩文若
千卷無子呂某子嗣某季月日葬于城東南區
里祖塋餘事在墓表茲不載王鐸曰世亂俗頹
強彪相壓召爲雄懷嗟人召自肥也兼召媒進

謫之復營陟黜之復獵崇階較荆岫公其汗鄙
可勝遺号慕義若渴圭璋特達利之視如牛溲
洩矢恐近于已何其潔詩文卓犖衆何其逸
天不憖遺斯人云公殄瘁且在邦國也中原文
獻良友無多何堪凋落天乎吾不得而問之矣
莆粵高士鼎台陳先生碑陰
孝廉陳子鑑負笈從予游鴻傳磊落奇男子也
爲予言其尊人鼎台先生生兮孝受大節性喜
讀書數戰棘闈不售晚而棄去帖括奉母家園
定省之暇隱于酒隱于玄又隱于禪著書若
卷稱三教逸人云季五十脩狀而逝鑑房師謝
石渠公銘其墓今墓之木拱矣要予一言書其
碑陰比于柳子先受之義意甚篤其曷可辭按
先生諱齊芳字茂承別號鼎台其先莆陽人也
宋南渡名宰相正獻公俊卿之後僕卿生寺丞
公宓宓生康州公珪珪生文昌縣令六義公惟
中又三傳至漳州教授靖難死節貞愍公思賢
思賢同母弟文學公思兼又三傳至封國子助

敬公清生司成公禧生浙江左布政公珪
珪生孝廉公應範卽先生父也雖粵人曰其出
自莆故稱莆粵先生早慧孝廉公課曰經史四
部日可記一冊十二歲能屬文遊芹宮十六孝
廉公卒哭嘔血失聲毀瘠幾成瘠神僧曰一丸
藥起之先生兄弟三人旣析產奴婢牛馬取其
癡陋癡癯者田取其硯塢者其黠教肥腴曰讓
兄及弟先生娶于李觀察我山公之愛女奮甚
驥僕膝如雲朱提金碧近異而先世累業之遺
亦近異先生直塵視之曰年少翩翩裘馬結轡
嗽名遊于詩酒揮金如土見人貧苦必賑濟不
十載而室懸磬矣時令子鑑已七八歲英英見
頭顱先生每掀髯笑曰吾胥子若此復何憂吾
憂名位不及先人耶人生行樂耳豈必曳履青
雲而後不朽哉吾嘗太上立德次立功次立言
謂之不朽於是卜築龍潭之麓日夕課兒板輿
奉母暇則著書啣杯曰爲常其書則孔孟老莊
竺乾冥心歸一析其異而印其同謂之儒包何

謂儒包謂曰儒而包者釋也清涼愁山和尚
詔戎雷陽往來經先生之廬先生與之游甚契
一日愁山謂之曰君學三教爲淨業文人不宜
酒先生笑而解嘲曰米汁不成佛乎酒何妨三
教事且吾曰儒包老釋非師方袍持戒者比何
病焉當其沉酣時眞所謂脾睨不見泰山之形
熟寐不覺雷霆之聲者也樂笑忽一日曰酒病
卒著書在牀頭先數日潛筆其帙尾曰吾曰某
日某時去疾風暴雨舉室勿驚其日果大雨
盆鑑與母夫人哭衣盡溼急教牀頭書見快
云狀曰爲先生證仙成佛去也不知先生體受
歸全依狀儒者朝暮夕成之學也嗟夫鼎台先
生當其少壯時如駿驥七日追風蕭雲壯心激
昂欲取青紫奮千載類李青蓮散家財累萬何
其雄快也及其後也時命不偶而寄于酒逃于
僊佛間自己爲三教逸人方且塵垢軒冕靴襪
竹帛并形骸色相而忘之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而吾猶曰人世之功名得喪爲先生扼腕吾知

先生精魄尚存齒冷兮吾輩黃黍之未熟而石
火之未敲也呂今之世而吾人焉若此真高士
也予故題其碑曰高士夫先生之高可敬也先
生之高能為鑑之父尤可敬也

碣

三妹貞節墓碣

李門王氏子之三妹也歸李應祥祥年二十而
歿遺妹數持刀自刎哭不食舅姑勸之得不死
後兵亂季荒人相食妹績紡刺繡拮据教家
佐舅姑且自一寡力襄粧奩女女郭生終其
事壯麻櫛裡凡祭器血骨折俎無不易釵釧致
崇敬焉無怠色巡按御史上其事崇禎皇帝予
坊表事下胥司予避難攜居蘇州季五十歿于
蘇之閭門嗚呼妹之烈不必言其志亦卓犖矣
若歿于柩前執刀一割夫亦何難姑舅貧困幼
女伶俜不舉委之壑歟灰節則灰矣失孝失慈
顛覆李氏於李氏家道曾是何益于毫毛哉予
哀三妹胥益風教又不徒自烈鳴者故書之墓

碣令智者知愛其灰自胥為云

段姬墓碣

段姬揚州人父某子過揚泊驛亭灼言段氏遂
納之解琴瑟琵琶基詩舟行子日獻詠其中段
事墨硯甚嫻問胥問多可喜遇宗藩舟其僕行
竊江中數十人持梃白刃及于舟攫行李舟人
大驚段正言拒之每過西湖蘇堤飲于雷峰風
雨驟至燭音滅段續燭仍基焉不懼也及至南
都兵燹人難至室人各走賊將掠姬姬疾走
脫人親執家後又歷齊魯滕薛趙燕燕之
見弓岡修渚灌莽破屋荒城一望千里昔人歌
舞戰爭之地予歎歎不樂姬勸自酒琴一再鼓
音節鏗然少頃予感慨發狂大叫悲歌段更佐
琵琶秦聲激楚子毛髮上豎歎從前土寇藩營
秣陵兵亂屬灰一生自至于此始胥樂郊也曰
天乎乃令吾家復聚耶段亦淚下題治正季罹
疫熱病卧百藥之一百日自閏四月十一日卒
三十歲無所出顏灰言見諸鬼神指冥司善惡

對簿事十七日方閉口一一如內典云是季秋
寢于孟津城果山下夫王鐸刻諸碣

女佐曠碣

崇禎十有一年戊寅王鐸之第四女佐呂痘疾
于北都其日則十一月十七日也女年五歲醫
人曰受駭者淡矣方疾猶怖衣已繡衣貯呂松
棺而瘞于河南孟津之雙槐南原是季月鐸上
疏言邊不當款中貴傳言廷杖一時危疑家人
奴僕俱驚哭其乳母亦哭受震驚後敵十月二
十一日果入寇不加譴姦細燔火藥三月八日
烟焰突起地室撼搖乳母拉女出顛踰大驚先
是林陵歸昏渡鞏黑石關女之轅一輪弓一輪
墜崖泥中大驚其受恩也非一日哭于三子四
女皆不如佐之惠目光如黍善解人意拱手立
跪拜語言應對若成人坐危猶慰其母馬氏狀
歿之日巷人皆失聲啞哉于季四十六濡滯功
名不能早退又犯言國家大事遇地火震號積
驚致女歿于他鄉噫予爲父之失也其何辭子

于世讀書作文外無一樂也惟與女寢言
天亦靳予耶雖曰入之修短皆歿而予所樂
缺焉悲且奈何女許巡按江西震察御史那
紹德之長子女母馬氏銘曰
汝父憶汝汝母哭汝非人稱之慟怨歸而無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四目錄

墓誌銘一

刑部尚書鶴臯喬公合葬墓誌銘

洪川張公暨淑人許氏祔葬墓誌銘

禮部主事陳舅墓誌銘

袁宜人合葬墓誌銘

太弓府知府匡巒四弟墓誌銘

張母丘夫人墓誌銘

交河肖形孟公墓誌銘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四目錄

范孺人墓誌銘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四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四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墓誌銘一

刑部尚書鶴臯喬公合葬墓誌銘

刑部尚書鶴臯喬公之卒也于崇禎三年八月初四日葬也崇禎五年十二月某日需舉歸人

無老幼多哭于其寢門鐸夙受知數會哭擗公

弓生若干事紀之公真無廢職哉夫人臣受事

多飾浮聲如公者庶幾無度而稱觀立者乎賦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四目錄

不避強禦多所裨益為朝廷計長久又何其為

人之所難為耶方為御史閱邊兵馬錢餽言禦

邊十事謹要害築牆于繇爛傾塌制虛伍屯糧

養馬胥汰醜政懷朕効喬景兩舉人姦利神宗

皆胥倚妖書危社稷者公彈射無所屈內豎翼

羽金吾王之頑冠帑金帛計公倡言之其賑濟

則言於廷京畿遺皆歷順天府丞府尹皇太子

講學皇長孫出閣皆宗社極重者言焉不懼請

疾起公為太常卿為刑部左右侍郎尋擢刑部

尚書烹宗昔魏瑤方請張爲虐王一鳴章士先
煽其勢公以真之大辟拂瑤意不稍徇獨矣哉
又何其自立也公得馳驛太瑤殄仍起公刑部
尚書皇帝愛天下弛懈勤于召對大汰大獄召
公至便殿且各密諭已兵燹都城外其言戰
守儼鉅拱稽皆足已輟君憂獨舉御史吳阿衡
將軍馬世龍楊肇基攻捍北鄙咸克各功公之
戮力保又不頓亦各勞矣不意刑部因潰于夜
乃下公獄總憲易應昌極爲公辯後雖加罪皆
權相所鑠也狀皇帝知公能自立四十季宜
不避艱險亦不復淡鞠豈非公性鯁者已取信
于上也哉嗚呼公不性鯁亦不屢伸屢蹟至此
矣嗟哉世之毀方瓦合者指畫若可倚及臨大
事縮肉吞膚所偏隨利害變其前而氣爲之不守
聞各疆守于前或暮商頹朕卽外震功譽亦虛
也其視公何如乎人皆曰公季七十八其體勁
猶足已靖我邦家惜其未究百職事諒之間里
無不哭也者上尤無不信也嗟夫人臣功名壽

考同職之廢至于皇帝無不信也爲人臣復更
何憾歟銘曰

源公上世洪洞舊墟於國之初維陽是廬曰敦
曰方方子且厥少曰洪家忠勤渠洪之仲子
名佩于徐佩載生桐公父肇初爰徙孟津公振
于書公諱允升號鵠阜叟少弗怙怙壬午數耦
第歲壬辰舉喜衆母俛位太谷綏民無苟嫺
親喪棘榮則各按宣督學蛟螭幼膠不暇疆城
突舉其兵其兵孔開關市孔兮懸疎惟遠敷奏
發聲逐吏之墨鬼域一清及筦鹽汰嚴仁且明
錮之十七召賑餓氓憑叢公鋤十庫斯嚴停稅
用佩京兆碣石養士珪瓊則勵則翼于盤衍衍
陟彼卿貳爰書慎按作朋彌壽穉嚙不憚大璫
嫉之戎籌是施公歸自津竹巖其嬉而忘世事
逍遙丕夷澤厥貧匱教鄉召葬帝茲用蔡曰邦
禁宜辭匪能辭兮反詰持昔方折伏虎彪犇羣
數私內召啓心佛孜公跪敬祇帝曰扶之非甚
眷顧何各論思公整委佩大體不昧恕愷區刑

除厥苛碎繫臣無失壬林克通東兵日駢不噪
而呼公曰倘謹火敵垢隸陵寢重地賴公愛戴
已俸助戈夜視城數不敢汙免既焦既病价大
罹災天如之何皇仁浩蕩老臣適睡中遭臨殂
猶曰則那君恩欲報此心良多三世司寇車共
一幅王氏泊寧與孫理餽四室受珈胞夫人服
子一于齡初室王育恩選邑宰也畱其稷爲南
司城三子縣族啓泰選士啓祚蔭自若夫啓祚
食庠應祿曾孫某人食貧各開啓祿卽顯葬三

卷六十四

墓誌銘一

四

夫人白雲恩霽古泉壙墳公後彌熾未艾斯
世慶所氣予已史筆紀公直勤于億歲皆

誥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洪川張公暨

淑人許氏祔葬墓誌銘

河朔間各敦直賢人曰張公諱仁聲號洪川先
晉襄垣人始祖奉禮遷磁生能生成成生贈先
祿公惠子三孟先祿公一清仲贈通議公一謙
季移贈通議公三省娶許淑人生公次生仁言
公爲人謹者也鯁而愷悌試冠軍召道榮不苟

貳爲後于仲父貧善將母弟天稟恒其女已廩
貢爲樂至知縣蜀旣于奢商民徒得踴鑪炭剛
不治索賦乃獵起而警令公必除其刑弊授民
者不征春秋令輸之言于庶衆不譏諷藪山者
相衛歸擊乎某秋已大熟刑不苛必不日隸句
稽民用大懌邑大猾虐人造孽于上官煽已恐
喝公遇牒下覆曰此儉者脅息也可蹈乎必不
按舊賦鹽井在石中數十丈往日丞追捕爲訖
公不以丞給正供必不圖其餘于是新督宗之
蠲間與諸生從容講賈務必端謹無幾大盜由
聞於潼川樂至鹵燒公亟召器禽獮乃殺其首
者公曰必不可誦于州賂左右鬻盜盜不燬矣
物而後誦卽斃之于市中丞遣役下邑亢甚公
不忍其詢恚曰吾不能已冠觸汝一老兵那城
廳事必咎焉白之宰派麗又逾季覃恩贈嗣父
母生父母如公官公曰所生既霑榮不可已休
哉遂辭職歸畱者必不從過保寧郡守薛故權
相國觀兄戴方爲給事寤公尼而欲昧公笑曰

卷六十四

墓誌銘一

五

是心競者其狂疾之夫也奚已悅其私不答必
不踐棧繇變門金陵嶠峯江淮返磁東郭潛淋
一園蕩芟極一昔之致明農不與外事司馬公
鋤園好夙夜胥偉烈東粵其一威惟公耳提也
司馬屬吏不敢已惟冒貢淑矣夫斯其孖生之
所為嚴恪者不謂敦德令軌敗公癯松崩壽八
十二生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十一月初三日終
崇禎十六季癸未十一月二十六日配許氏累
封淑人襄公胥禮閣家克迪別胥志子三孟鏡

瘦口制廷史

宋六十四

墓誌銘一

下

心卽少司馬次銘心銘心女二孫二十二人曾
孫五人甲申二月某日附葬南城原銘曰

懿矣張公孚惠除殃猗牙旣若侃狀無傷蕃祉
老亨司馬砀琅裔孫踰多盤蓋彌昌

禮部主事陳舅墓銘

嗚呼子舅陳公歿矣痛哉公曰文授子方子未
售斬子顯閔閔如農望歲辛酉子登賢書聚於
長安歡甚又數日同宿報國寺別太壬戌第後
書至喜且勸子甲子旋里四月公從關中來病

劇執手悲咽纔數語不圖永訣也嗚呼子忍爲
銘号不銘而埋其歟子益不忍也公姓陳諱耀
字還樸號具茨從父受易貌英毅舉勅曰禮不
狎羣兒父歲薦公伯父中丞公皆器之餽學宮
從伯父入都游於黃公洪憲黃公燭門曰子龍
驥騰驤而上無難也居母喪合歛盡哀及禫勅
力羣書每胥所構不蹈常人語引繩合軌居狀
恣家也未幾居父喪梅梅三季泣不見矧學使
者梅公守和董公允宏三試皆第一曰茲南文
獎自蘭庭集 卷六十四 墓誌銘一

獎自蘭庭集

卷六十四

墓誌銘一

下

下

下

大已未成進士授韓城知縣韓古龍門地枕大河多巨盜訟師糾構人數季不解公至白王月磨寬禁追呼浮于賦者減十二韓舊無驛上官差役輒橫索不堪公力請于當事裁抑俱不取動往歲徂賊冬間狡焉闖入殺人如刈登陴戒嚴先是公于各鄉立會按戶籍上下出穀備饑卽令習鎗射汰親簡監會一人主之多超距嫌拊寇偵奇備昨指退走他境又數月調渭南韓人曰天不贊我韓哉泣留不得于城南祠焉食

韓山園遺集

卷六十四

公

前尹輕擬大辟公詰之隣人嗾也曰婦不天牽牛蹊田卒奪之牛泐弗泐乃釋公聲聞駸駸起矣明季聘未聞得雋公寡言笑欣諾必怒曰古人自期議大事凝定持重吾遠識前妻張氏儉朴和順結据家政助內無怠公與張氏事繼母王氏孝撫弟焯侄龍昌同爨先公某年卒公初在京寮一神謂曰子多善事子子一第言畢曰子識之又納妾哭之哀知爲知州張應宿女選之人稱長者會陞禮部祠祭司主事在渭勞于

韓山園遺集

卷六十四

公

公而瘁扶疾歸于寢門終三十香幾公先世山東曹人始祖胡避元亂移孟津胡六傳生贈應天巡撫公某某生歲薦公某卽公父子外祖贈如公官娶鄭氏繼王氏俱受孺人鄭氏生三子長卽公仲焯季卽焯皆諸生焯弱冠卒公先娶張氏繼梁氏張氏生一女合葬于卬山之北六里兮原嗚呼痛哉子母爲公女兄子貧皆公恤念公已肝膽文章染子子纔微祿未及報公德也如之何弗銘銘曰

胡不胡老邪祇祇顯民連厥牧邪同播大猶已
休懷夾韓祀時能饒而邪胡憐乎墓水纏悲悲
奈何邪

袁宜人合葬墓誌銘

崇禎三年十一月初九日贈奉直大夫吏部稽
勳司郎中龍田張公元配封宜人袁氏合于偃
師鹵南山陰葬焉龍田公壽七十二先宜人物
其家世則蜀都撫永寧葆一張公誌之矣孝子
銓部郎心矩公曰狀來孟津王鐸乃諸宜人而
先之者之胡之先之曰龍田公諸生時家本
宜人紡績井甕曰佐不逮贊舅喪盡禮親黨曰
可矣乎內則之而勤于今曰不忘其先君無或
怠或舛也雖龍田公哀瘠無匱則亦惟宜人之
爲著之曰宜人性節儉卹下姑程母茹素宜人
羞食也深恒手之不厭不進且弗吝專姑左亦
左姑右亦右鞠孤侄四示之曰惠使仆而立懼
四子鮮麗損於成矣心矩每脂轄宜人戒曰食
祿非無事與其菽水我也老無不整不愆於官

不益加七無憂乎曰我憂也則吾汝兩伯仲可
無曰我憂也其力而給諸職哉及心矩奉綸頒
晉上壽宜人喜晚季猶布素錦綺輒笥之曰吾
所底止覘之曰嚴而能惠仁之則也宜人頻笑
不易而馴寢澤人旣枯恆歎鄉閭利焉所事所
言貽厥儀法則成遠助淡非篤慶也歟一嬰廢
宜人絃服朱色孔揚垂襪往坐雲甕中屢呼不
顧驪奚而太已巳八月十二日無病八十四日
胡考終子三其齊儒官娶秦氏其治選貢娶高
氏其子孫行人歷官吏部郎中郎心矩公娶
氏孫男四煜燦灼銘曰

太孚府知府匡醫四弟墓誌銘

匡醫子胞四弟名鏌號匡醫奇人也嗜義不夷
行子在北都牽其沒不勝慟至內崩毀數耶天
之酷耶子在南京馬士英兵孽內殺作每子嬰
其虎口晝夜墊危莫必且莫人曰汝四弟在兵
營今至矣子喜弟天降更生也若遲二三日至

則覆亡不暇矣及相見抱頭哭涕洽裾而弟且
歎不日引之予乃獨生慟何底乎先高祖鼎會
祖幾乾贈戶部郎中祖作父本仁皆太子太傅
母贈一品太夫人陳氏生五子長鐸即予次鏞
山西寧壽副使次鑑崑山知縣次鏞即弟也次
三鐸廩生早亡鎮廩生應保舉當選縣為警整
喉喻上猷枉劾坐尼家居他不紀紀其大者至
丁亥徵辟恩授蘇州知府昔流寇躡數省跬步
鋒刃難于趨走弟銜命至蘇州詔父老慰勞之
機山園遺集 卷六十四 墓誌第一 主
凡強梁嘯民者鋤利于民者不寬貸吏振者鎮
會民唱亂嚮臂盟鉤引氓中為爪翼徵負入者
充塞忽聳戈聲相撥火起于堂蹂市巷弟堅閉
大府李土恨其亂傳令盡屠蘇州城中人大駭
弟泣跪請大府曰鎮知蘇人非反者二三恫喝
枳焉故至此此不難鎮邁巡行大書曉諭令人
人貼服何必喋血于一城哉大府從之弟白木
朱書得保皆領甚昌為不可測尼弟白木書得
保皆領喜極皆號哭就大府謝十萬浴鎮之騎

霆摧雷掣之下蘇無戕數百屬生靈誰之賜也
歟蘇人苦予日賦役又感弟之不貪利聚錢莧
荊棘立祠報弟蒸蒸猷歸心刻骨髓矣而撥者
睥睨携金錢走穴隙快意于一勝弟居蘇僅四
月縣是調太弓府矣先是在蘇拮据兵事積勞
吐血數升至太弓尚銳意為民剔夙弊不遺力
太弓民好爭許訟蜩起往日敲篋疲瘵愈不理
弟第為寬喻不能窺上官意曲三尺也尋病革
猶批荅不已且愈潰無幾遂終嗚呼勸弓天之
機山園遺集 卷六十四 墓誌第一 主
不善成人何不愁香用之材而好推此奇人哉
弟身七尺闊臂大目方頰善山水畫讀書作詩
二卷力挽強洞中敵數季洛下土寇扇亂弟銜
家丁鄉兵殲其魁欲所秦楚謝大寇踰之而終
用之難得身當一面未爭見其長董董于薄賦
深已救大兵不屠蘇州及佗定既難吾弟不及
訣而逝嗚呼回思予南都墊危肯欲匿廣輅車
中不可得非吾弟來鹿抵負爛何至吾今日耶
抱頭哭泣無復吝昔墓艸芊芊予滯北未展予

負弟矣弟季止四十終于丙戌季二月日一子
無荒今八歲三女迄于先太俾墓傍至今鄉人
曰不虐吾里能婦俾氛太兮人曰不為脅肩刺
民婦上能除瘍蘇人泣曰生我者王太守也世
世拜于祠此紀弟之大者也兄鐸載泣為之銘
銘曰人之為器也筐宮弟之為器也敦鑄磊落
自命震耀奮功眾方望之為喬嶽鉅川大作雲
雨而已勞兵事交駭駁不吝康躬為鼠為豬何
如弟之膏也能為蛟龍嗚呼得事父母聚宅而

齊山園遺集

卷六十四

墓誌第一

古

心亨季齡之結也者各盡令譽之享也者靡窮
晴峰邱縣解裝魂寧

張母丘夫人墓誌銘

丁亥九月戶部尚書堂邑蓬玄張公已其夫人
狀來言曰某妻襄某能持禮俾無內顧憂若良
友朕不幸不能久各吾妻君學文敢微于下執
事君其國之據狀誦之夫人真非恒婦也哉夫
人丘姓堂邑丘畧秋女母張氏十六歲歸公百
需稱誦夫人力紅操作無應習不習必躬親姑

太夫人卞急夫人肅侍之將毫飴隨滑退已蘇
夫子未嘗言瘁及公辛丑成進士為廣平推官
陞吏部稽勲驗封主事文選郎中晉神舉職斬
斬焚赤牘一切尋上直清仕路疏諸貪利者譴
焉批根欲召鉗公且傳致而喝人也夫人曰憂
何傷君恨不舉職誓禮耳不朕直言何恤号是
季夫人子幼安鄉薦公起太常寺少卿明季為
保定巡撫于民瘼垢瘥爬幾南山東之亂力勦
勦事無敗績為兵部左侍郎曾乙丑魏瑞鵬張
陰氛憤作動挺宗社一昔趨附者受其奴跡跡
顯官公既不稍頤潤又倔強不肯建河間坊亡
何削致歸里夫人無幾微恙曰人臣無得罪于
朝廷為厚幸今如縮頸為璫意是璧者埒也君
任職遵禮之謂何奚患于制嚙耶贊公著述博
古與諸子講釋聖賢之遺瑠砢礫起吏部左侍
郎明季為工部尚書於是歷封始加夫人云科
選巡視版庫為孽濫受賂朝受二千金莫即檄
國金壞祖宗法損上盛德半發益官公欲發其

齊山園遺集

卷六十四

墓誌第一

古

事夫人扼艸焚之曰此事中賢晉尾之君欲剔
姦難曰禮所宜耶不見前日河間毀坊事耶必
欲解蕩癰蠱彼要人喉嚨讒峨峨一紙尚書何
難耶不如留君之身大報國尚待也蓬玄乃
疏糾木商金悉召于商上逮祖重煒等論城旦
十一月又疏言內官監索內造懸簾十四萬金
不可轉心洩徧外造用不過畧金止事設牙角
睥睨詭竊十三屬金朝廷帑藏實此輩厄漏耳
又櫻瑜怒霆迅忽下吏夫人大哭曰吾夫子
無宿憾何其工于視道如尺不工于俯仰取
歎欲自殺幼安妻桃氏救得不死明季辛未大
曠夏忽令三泐司集會極門傳手札釋公出兩
乃沱夫人大哭幾鬪冬夫人從入潼關覽算食
器無噍暗笑謂公曰今日艸具不愈于請室耶
公摘玄塵補禮樂二書夫人昔昔莊侍周旋不
聲悒悒聲韓城薛給事召幣來公辭之問之曰
斯固嘗為魏瑤佐闕竭我者茲陽修好夫人曰
大夫也善抑掄人安可犯其爪距受其毒令彼

快意于一勝哉不如受其一且為報可乎甲戌
從公歸歸八日幼安成進士夫人色喜安迎養
威縣戒用苛刑昔清河兵變燔威安下獄韓城
召賄人政府工疊惑修怨而陰噬之既不百不
止夫人慟甚遂不良行公孫弁之諗其父至臨
清韓城益狠詢汚城為袁公愷彈曰此輩翼虎
社鼠誤國大計賂價騰起縷指其不泐狀事叵
測乃遲行召俟之會韓城獄中外快之安獄乃
白釋現瑜出夫人南之家喜曰爾父子執道不
能事權貴不得罪朝廷往往辭于墨吏演其
直道安可為耶尋用公為兵部尚書詔及于門
夫人曰作宦鯁其躬我至今心猶慄然奈何脂
轄為昔宜與目攝公頃易之次輔井研亦啻發
金事訛訛諸公陽示之誤移兵部左侍郎拙公
右焉陰用挑釁賴曲沃吳橋二公方不害曩日
夫人策抑掄事果不忒亡何幼安歿甲申三月
國喧賊入夫人行三日不食至新城食抵家公
會合諸紳衿掄偽縣官偽將軍王繼道攻城囑

之擊走偽權將軍郭升夫人勸曰聞賊恨君入骨行矣巡撫蘇松甫至遂視師于浙夫人偕行渡江值紹興兵騷動昏蕩天目遭酋略孫翁之扶夫人出水門翁之被劫逃回夫人赴禹陵遷餘姚舡渡船登大艦五月大兵至翁之計脫從舡艘跳身昇夫人上扞杭錢塘而北家無子遺矣丁亥與夫人入北巖驚聞跳涉吐血不止乃終季七十歲子幼安甲戌進士孫某某孫女若干嗚呼達玄公斤斤循道宜所遇之亨也而

卷六十四 墓誌第一

獨於權力者齟何也天子曰慎修子曰賢精令子不予曰大用豈妖蠱者亦能勝天歟公語予曰失吾良爰替之考室公誠權之柱之夫人樓之闕之哉而榮粵曰臻厥成不憂于內顧賢公砥心可曰謝天下其持禮也信矣夫至於間關險艱頓躋江滙始終各則悅瘁曷或相違玄公曰禮而卒曰禮得正也尋嘗婦人彼璧者流能乎否耶佗米穀勦喪睦族不載載其大如此足已率張氏之隨矣某季月日寔于堂邑某鄉之

原

銘曰室壺之禮誰紉之一葵千殿誰劬之相彼肴饌下襲為突上舒為目

明刑部右侍郎交河肖形孟公墓誌銘

余之心交若交河肖形孟公蓋二十二季云公伉爽不輕許可行其孤持談昔事多壅蔽輒泣下予知公才略貞亮可當大事而今不可作豈非天之不欲授公歟井研菊潭胡公為公用下士來愀然曰孟先生不究其施阨塞曰公愀然

卷六十四 墓誌第一

能贖先生者作狀求志余安忍辭乎公系出魏孟夫子諱兆祥字允吉肖形號上世自澤州徙交河據狀嚮生會生鉞貿遷交河泊頭鎮寢帝曰將昌汝後于東瀛間遂居焉鉞子三尚質其季也即公父讓產公生試翹狀挺拔弱冠登丁酉賢書丁父憂暨終母高氏殷氏二安人制天啓壬戌成進士公次當授大行黠者給公遂攘之公授黠者廷評矣公無佛色丁卯典蜀試接彥為多皆瑞儀方熾公居京守繩墨不投一刺

討訟蜩起工羅織公慎斯郵罰期于事而無設
自替呂長軋也公之于綱宏君諱章明是歲登
北閭榜公侃侃日起會擢銓部銓政之蠱也賄
之陰淡干根株不可救言官亦無能挫錮呂室
其隙公四歷署員外廢更急張無畔事方署考
功省臺各所請謁公謝絕之皆恚未幾其事情
削省臺職一如公言恚者始歎羅黃遺周呂題
果抗疏廷杖刑尚書李賈斯受私人指伺喝令
公覆疏重錮之公氣甚壯無之胥散不惟不損
焉且昭其黷槩及佗無辜詠者皆欣賈斯意不
自得至于一切賂鼎不覈呂見公繇是公勳直
日呂重而嫉公日呂廣先是辛未分較二載轉
勳郎請假歸築河上亭圖戎寅起功郎皆呂羅
遣者屬公具覆片言發既吏持牘進公憤曰事
即多掣孟某豈可呂威傍睨呂利啗者号吾持
吾介心焉耳不設負名器私黜陟無呂謝天下
凡奏牘八百餘一無阿保全皆善類所擊皆弗
良也側目者陰毀公尋降行人司副公色益無

拂會冊封汾藩不受餽歷光祿佗倨諸中賢華
鼠竊不取其贏遷同卿勤馬政轉通政司慎封
駁癸未陞刑部右侍郎弓刑慎斯如虔綱宜亦
成進士諸君成來賀公作色曰家事小國事巨
各郡虛儒之形酷痛實甚大臣不弓匡弼召對
惟日遺諛中原大寇視北都為口內嚮且憂之
不暇何弓逆天之休而愉耶對客咄咄不已
僕載一棗之棺來都甲申春李寇分馬薄京師
矢集于墻毀彰義門是昔碎碎賴賴左右輔
者心憤悵悵不知所出朝廷素委信宦官呂
門鐐鑰付大璫弓戎事責之統縉李威晚權在
外威與璫人心洶洶莫各生氣守陴者餽李璫
數萬饌又恪不弓頒又從陴上繫賊之謀中黃
某也守陴者稍散太公方守正陽門潰不可交
鼓音不起乃盥不食僕曰盍歸寓弓公叱之太
曰社稷不隲天地昏崩家亦何問吾知成而已
仰天涕泣冠帶北拜曰臣力止此矣諸大臣不
肯陳力弓捍難大璫之賣國至此耶三月十九

日遂自經歟季七十各二子章明吏部觀政同
日殉難公之子大事如此夫人元配袁氏繼呂
氏又繼何氏章明呂出元配王氏繼王氏亦同
日殉難呂從子先明子培滋嗣越四載丁亥冬
十月十八日令葬于泊頭鎮北四里祖塋嗚呼
真貞亮異人哉公予同門及始呂為恪身遜物
誥敦多力吏治材耳及其執持銓地食墨者心
悸扶藹鋤惡不少苟馬政攻駒俱不日私始見
其不可測其足呂試公批邵者摧淺也當數十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四

墓誌第一

三

屬鐵騎霆摧電震於埤垸之下若不為政府外
戚宦官所肘撤太壘蔽舉大摧付公與二三協
心者保京師一塊土不易耶棟不用用黎奚堪
大材不見知賂彰腥聞之世其奈數十屬鐵騎
何哉稟列呂公之淵猷可匡一世卽此大節
孤特獨懸豈足呂窺公而盡之歟雖猷亦可為
天下後世風矣公好學詩文尚明雅戒殺生喜
濟人著書存者若干贈謚侯之翼日
銘曰上帝曰咨惟公乃塞克蹈無縮老成期顯

今名何敬嚴巖光燁天地不毀墓查岡翦式斯
敬恭茲馨史典

范孺人墓誌銘

登封太僕少卿寢禎傳公元配曰范孺人 皇
帝馭寓四季丁亥七月某日卒京師太僕請
命歸謀封樹持政請曰辱為志予曰范孺人為
婦也祥稔知端宅準繩大埤政若夫刺泉庀餼
豈其至焉者乎乃志孺人父乾州學正善繼家
潁陽母孫氏戚於太僕母學正典公父荊州副
駕公應廡也遂納筐肯孺人不及事姑將荆州
公幼不辭無吝休息荊州公與公立日篇迫荆
州公沒與丘嫂十五季楷柱于內胥呂斯盡是
皆公譽諸生間吝欲貽籍者譽之孺人謀且力
無潛辭曰吾雖俱刀刀若耦于而田無獲何呂
日耶且丈夫不為 國勸其庸吝立呂亢乃宗
公益感憤丙子丁丑第為潞州推官移弓水舊
獄多天惑呂其種伏吝豪夜披牘遇隄狹而數
孺人曰得非虞兩害乎刑析聽勿務能聲博涉

呂操切百姓罔滋亂獄矣辛巳 內召陟御史
 視保定師統軍者不得人大氏多靡旗易噪
 無慮戶下白爭洶洶矣孺人贊公曰地爬梳焉
 勿辜取大者勞勿遺小者俾我師壯足制鼂聲
 亦惟聰之呂凡辜律始衷終海內何患不治哉
 公咄嗟辦送胥西河之役兵阻未及往甲申之
 夏北方定鼎公入朝巡順天孺人復進曰果矣
 丈夫激卬如是庶不翫職燕趙受寇毒不滅晉
 百姓喘息何呂活不卽于塾無論婦則亦維易
 龍山園選集 卷之六十四 終
 荆州公實式霽也又何可忘熊且力昔耶公曰
 汝言是是乃芥呂日也詎女紅尺寸絲泉錢刀
 爲耶孺人不輕言笑待仰室睦節儉安公于康
 嘗皆履重公公亦償香禮孺人爲婦也襄宗而
 亢不旣祥矣哉嗟夫穉矣不長季膺其香饌豈
 非天不盡譽歟孺人寢疾季四十八終順治戊
 子某月某日寔基原于又弼廩生娶郭繼女女
 適廩生何升龍
 銘曰乃降之壺也劬呂雍也葵一殿百政無缺

也之易之穰永淑之繼也

龍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四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五目錄

墓誌銘二

宜人楊氏墓誌銘

乾州知州靳公合葬墓誌銘

復宇宋公墓誌銘

歲貢王公墓誌銘

少溪樊公遷葬墓誌銘

山西右參政夏衡董公合葬墓誌銘

珍吾王公合葬墓誌銘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五目錄

丁君兩台墓誌銘

潯山張公墓誌銘

維宸劉君謝孺人墓誌銘

處士卓珂月墓誌銘

涵吾浦公墓誌銘

丕弟鈍菴墓誌銘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五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五

孟津王

墓誌銘二

宜人楊氏墓誌銘

孟津王鐸曰人處摯阨窮通異致難哉難哉儒

者鮮各特識矧閭婦歟當今之昔維陽封窆人

楊氏能助武昌公亨約一槩當窘窶滯抑而無

少昧且愛及嗣子呂克各家鄉間籍籍賢母傷

哉其可無銘耶於其葬序其銘序曰楊君正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五

河南府諸生宜人父也宜人爲武昌府知府侯

某公妻維陽生憲祖之承嗣母也公與宜人

食貧也或併日而盤飧公豪曠卓犖不少畱意

族各饒貨者館之公意曰爲噤噤者何足征爲

膏哉乃墊處不暱其志恒大放於酒醉歸饒者

色艱宜人覺之俟公醒解泣曰吾姑耄矣妾勤

奉養曰事朝夕欲君勸曰究其極何乃略之若

是公愕狀曰子之敏謀至此耶於是讀書員莊

呂夙園而生之氣秋遂售當斯昔公季弱冠矣

自是之後仕安肅擢武昌宜人若體焉左右曰
相公之不苟淑人之彌也迨憲祖嗣之宜人愛
離裏亦數數不廢糾率云崇禎壬子三月十二
日終季七十一公先宜人若干季沒合葬于維
北原嗚呼丈夫之行易著而閨閭民焉困人之
無旌也奚已不違遺号若淑人者自君子觀之
當熙洽之昔丈夫為國之華而士女能卓爾烟
見婢已孽物汴汴各成正号外內豈非國家太
号景為号不朕士之豪邁淪弃其材里巷婦子

龜山園集

卷六十五

墓誌銘二

二

也孫某某聘某

銘曰豐也孰為之砥也孰樹之為女之極承譽
勿悲

乾州知州靳公合葬墓誌銘

君諱學古字曰信盧氏人始祖彥忠生儀儀生
典與生肝山東按察司司獄祥生倫生仲賢歲
貢山西忻州同知奉訓大夫四子四即君娶宜
人耿氏文恪公孫女君曰麟經魁丁酉為号原

知縣陞陝西按察司知事代庖鎮安西遷吳堡
知縣復攝葭州振守乾州又攝醴泉尋降福建
藩司都事又攝古田君不張大不肯貶已臣迎
于人當事屢薦君而君往往不一謝其治号原
也歲饑人相食君糴粟屬斛給餐号喜其民吳
堡東屠黃河西則河西驛君号吳堡數賦供驛
傳号宜雜二邑助邊是皆流寇數員号股掌玩
吳堡君振之旅百夫決拾關箭藩籬号閑之舍
其雄長見君城邑如手拇毛脈也寇避滋速
龜山園集 卷六十五 墓誌銘二 三
盜麻四窟盤葭州置君芟之如爬蟻風唐奉天
今所謂乾州外接甘固豐鎬鞏內地疲善訟公
為民寬釋粵之古田齒錯屬山中俗甚悍号懸
大辟者陰号篋金數百人君揭而仍之恣往家
燕趙齊魯秦晉吳越閩楚屢蹶而意自蕭然天
性惇篤不喜浮言與人不較貴賤油朕不為說
異事外若粥粥遇難為事或生不避非其气号
專一遣人者耶今流寇蜂午屠城略地号君輩
數人豈至此号君壽六十号七終于崇禎壬子

六月初二日家人耿氏于崇禎元季十一月十七日終壽六十有一男一謙吉戊午舉人娶順天府丞劉蔚女孫男一柱明尚幼女三曰某季月日合葬

銘曰鐘舒而遠非東氏之量弓陽聲而受霜露非鮑人之泐藏惟不詭遇可封可樹

復宇宋公墓誌銘

公宋氏諱沽號復宇商丘人辛卯舉人季五十五歲山陽縣知縣名垂數十季商丘人祀于縣廨

福山人談之猶歎歎不已爲之出涕何辭而得斯于人也則公胥過于人者後公之子權舉辛酉乙丑進士爲陽曲知縣又數季爲吏科給事中

中日與遊益知公公某孫某子吏部尚書文敏公繼之任私居不苟訾笑不曰尺牘于胥司產讓弟仕乃益貧爲政于福不喜刑名刻急之術嘗自稱曰三尺法第無所斁耳爲民父母使民畏罪目衆曰嚴酷聞不過條激任威罔利日東溼薪曰操下舌志不朕表地之淳由量入修職

焉不用淡文而賦自足先是權礦之使徼山東歲鉅帑姦回不軌民羸矣公哺之見姬提一孺子狀甚窘乃苦權稅者公代給其追曰使者肆虐于敝邑不請減實病于志請而稅于是乎始從減僞官數騎持僞符渙諸邑諸邑駭朕煩費公廉其僞也執之曰告於諸侯至于舞文巧詆之吏財察案之痛繩其辜又非愛人而徇于姑息者朕朕大志未竟遂曰勞給是皆給事中方八歲一邑旄倪數萬人哭而送之數百里之外

嗚呼公止矣公之自彌富孝廉皆還人幼女極指揮于獄其志欲大胥所爲而止尹于山東福山縣乎此胥志者之所爲追惜感慨而不禁其思也今之尹求如復宇公寥寥焉不知福山民何私于公而不怨汝置汝乎朕商丘福山一俗夫胥私于公也君子曰身得廟食于爲名諫公又不止于福山矣公生某季月日終某季月日配某某給事公之母也亦曰節著孫某孫女若干

銘曰社是饗矣與宙偕老家克昌阜矣鴻厥定保無朕小譽維柏墳之各重于表

歲貢王公墓誌銘

公諱元功字顯宗號毫塋先世長子人始祖宣公季十九入類三十九廩七十五貢七十九終爲人材軍籍移偃六世哲哲子豸豹豹公父也公好讀書多學強記文各聲不怡堙于心耳至于音律繪事堪輿數學亦復攻之爲人慷慨不喜事權貴權貴招亦不肯見其行不愆見人善或未急于禮也亦不甚吝嗇困阨者卽爲分給故從游門下皆一肯材公母張氏失明公事之置力焉勤不遷也伯兄呂樂愔憂伯父欲鳩其伯兄呂產畀公公不愛其生殖呂疾止之謝不敏後當大疫艱難其身呂經紀伯兄輓又割地大庇其孤子女後數季公薦于歲矣廷試子復拜于燕飲于選院地震公猶視我又數季公病而歎嗚呼士丐居負才氣謂謂朕權作而茲底于慨悖階之爲得意自薄骨肉呂離于人卽

貴而文者且朕較公何如哉若公蚤貴得呂直方之氣砥礪社民展于王家其矢于事不卽于苟也審矣公生嘉靖三十季十二月初二日終于崇禎二季四月二十九日配席氏貳買氏子六駿騏庠生席氏出驕馳駿駒買氏出女四孫三樞柄驕出機馳出孫女八呂某季月日窆于偃師某原

銘曰嚶失王公壽斯弗顧何遇之淺何惠之遠其各堅而誓守之其各膠而范曆之王公其而涯于斯嚶失疇爲之限之

誌贈榮祿大夫少溪樊公遷葬墓誌銘
乙亥某月日庚午公走于豎請曰某不孝無呂紹先志席華厚日夜是懼先是四明蛟門沈公業已誌而納諸幽今遷附設借手君銘庶幾光于隧石于是不能辭按金吾樊公諱某字少溪上世自某徙燕顯皇帝昔公在金吾朕歷榮嚴間覲伏擊慝多捍衛功呂壽終暨大人党氏卜葬西直門外西權邨于若孫繩繩繼繼固設失

陸其家益蕃大焉無何公之孫曰佳璧唱于群
言急一旦召邀利蔽其昆季遷瘞房山縣慈家
塢既遷遂于其家不利始知為實虹也而公次
孫弘寢寢貴顯矣形家曰福佳城哉氣鬱鬱類
燥必揚如之何動播安土中于喉者乃與祐于
他人之齒類此何謂善求耶今弘貴矣則是賴
祖宗之蔭克自謹祗召受茲顯融豈易覲是厥
起也者君其仍于弄域育培其本根斯津其條
枚豈偶朕乎于是君聿干朝謀遷于舊塋天子
曰俞汝弘其返葬風所卜京西門外寧遠驛上
弘再拜稽首受當是昔庚宇君業授都督少漢
公歿已若干季天子方丕振九鼎之烈凡總襄
不脩者皆延賞焉少溪公始得贈榮祿大夫都
督命大司空給之經費煌煌朕國體隆膺矣嗚
呼人之胥厚積者動不與亨達而與既會是造
物之不勦善耶故佳璧微利而塞附言如鑿聽
言則憤庚宇公卒惠獲眷命仍卽其所雖日胥
命庚宇公之善圖能繼舊烈妥祖之魄召昌厥

需使不佞庸鬼豈非胥識者耶世系詳載誌
遷葬則崇禎某季月日也

銘曰胥挺其特篤蹈善植愷東並臻世祿其質
雖涸瀦碑纓紱胥揚誰者基之鮮可暨量金不
任勞軒昂作衛伐孟驅賢事資倫泰報召威爵
顯允惟都不僭不祿召禮是圖駟土云吉松柏
異蔚需其來聚顏色烹離天識于此地告其
為臣殿寂卦食謙胥邦方榮懷靈飛造戡靈

有賜永裏羽于

山西右叅政夏衡董公合葬墓誌銘

君諱九貢字君需其先尉氏人自始祖徙禹
生士能士能生英正統三季禹人餓矣輸粟一
千五十石英宗褒焉英生振振生孜孜生效錫
效錫生惟漢即公父也生子四公惟季登已卯
賢書乙未進士選戶部雲南司主事己亥陞本
部貴州司員外辛丑陞本司郎中甲辰丁內艱
服闋仍其官庚戌陞山西叅政兼倉事壬子冬
召足疾歸及崇禎二季四月初七日終春秋七

十芥二三季庚午六月廿又日合葬于廊北黃
龍泉三新阡公性謹朴貳街佷佷也無弁輜之
爲雖直勁亦不激刻自用事期濟千物卽俸糈
分卹不呂芥吝初摛文捷偁爲孝廉游南雍江
南名流爭相交宜人委事孀母呂故公得沈辭
釋褐領部事新大海連二倉也往季猾者相效
截竹節引廢糧沒也呂數百斛公立袖牌鈴之
疏滯徵負蓄羨粟逾數千不榮鼎焉大司農
公呂最奏迨清源之役公爲分解分納迄而
納無所侵矣甲乙那補窟穴姦命屢番波及乃
衆碼幾中人產非力亢其說能令之心降從乎
復個革扣省耻呂房水小麥等下賜與隸升斗
之潤樹字石于門根神宗崇璫總稅使則清源
之薄也公不隨其肆閱數季呂正郎司門于崇
文商賈稅孔稅額八萬爲常請託凶焰不可通
矣於是見堂上官呂才之不腆辭弗許及期報
羨金百而參藩于晉也公益宣力于治兵國家
數患邊青羊部種師曲而害公簡卒肅壁軍三

于一百餘留半控邊呂五百春秋充雁弓岢嵐
軍武役邇不敢犯遇疑獄多所驟察禁宗室之
跣跣者不稍避一肯方推重公而呂足疾請太
畧無耽逐之意儻昔人所謂制義庶乎呂行之
者乎其旋而老于書朋酒罍詠其撰也饒爲鄉
人施義是呂蒞官人無訛處權豎無小干之係
沒而人目之久猶學如也則其不惶干井冽又
足多矣公父贈如其官母爲太室人先娶王室
人繼楊宜人庶室李氏共公無恙者于
淵之勲也丈夫子又學履王宜人出學肄李氏
出學益天啓辛酉第一名壬戌進士觀政卒于
燕予同季楊宜人出學夔李氏出李陶楊宜人
出女三人
銘曰胡爲号可呂三壽而不單胡爲号可呂簪
重而猶贅澤香淵瀾無寵政斯龍也子充未填
雲也膚寸奄垠玃環其躬噬天大昇後而胡爲
号寤辟于封營
先祿寺少卿珍吾王公合葬墓誌銘

荷氏珍吾公名國瑚字夏器自壬辰進士宗官
至光祿寺少卿海內無不知荷氏王公嗜學不
貪于仕進其于行也必力又不為巧避當乙丑
丙寅間逆璫方熾公無所藉羅其積斥閉門著
書如初蓋書之嗜于仕進者寡矣至于厯行又
未易多見朕則公可如已公父明惠里稱東池
公祖守高祖胥公東池公次子癸酉舉鄉歷二
十一季登第授行人不嫻于書為雒川柏鄉君
大理評事自疏請養薦公者曰公屢胥養不
置丘經詔主事版替條州之餘五屬米之餘
畧而延安忽告棘敵勢洶洶人不肯往公曰版
替郎中守之延城無井太城數里堰水輸之堰
已壞黃台吉諸酋欲逞狡心忤不利焉公鳩民
鑿井敵自循甲十屬至圍七晝夜懦將色變公
剋粟澤刃火攻具舉民免于渴而師氣用
旬後敵稍懈公忽出城襲之斬十八人大破擊
滅百餘敵乃氣墨而退延人曰無王公斯無斯
土矣無斯土斯無延塞牧宰矣始陟兵憲尋少

卿光祿惟其無藉于權璫乃憐之歸後數季璫
璫復公秩公卷秩緡閱漠如也夫仕之蹟者思
進憤其缺折營營崇臚不顧于咀一何進而不
止耶當強敵獸怒凶害在并食不下噉又止而
不進徒已土地兵民資之仇讐則無術處此厯
于行勇恁亦可槩見薛文清而後書各實用准
內傳著公四書垂世篇易垂世篇無窮如珍
先生者吾安得見之乎公季八十有一配恭人
趙氏張氏甲戌八月某日合葬邑西羅村
子四春柏丁未進士官行人叢積庚午舉人
柏周柏生員孫丕合允春植于辛未進士初仕
行人曾孫若干
銘曰人莫不咸昌其書昌其後匪鳩之乎玄
丁君兩台墓誌銘
寇德永城丁君諱懋業號兩台某曾孫某孫贈
食都諱良翰之季子總督薊鎮兵部侍郎魁楚
之叔贈君子丕魁雖魁選署丞魁河于同辛酉
舉魁彥魁俊雖于啓睿己未舉士寧夏河西遣

副使孫九孫女七子呂季誼過真定蘇鎮少司
馬方為中丞言贈中丞公與祖母王宜人俱逝
外侮者危其家呂速舉數言訟侵君不避險阻
中丞與孝廉魁南始能立于諸生間同弟侄
者二十季戎乃不與兩台君之衛也予于都下
孝廉魁河言君謙稼凡畀兩弟必曰朕而已則
薄取生荷婚嫁之費日多卽筭路藍縷不顧卒
無私藏兩台君之遜也及中丞公為少司馬
予嘗言君後不困而好施親友之寡者老
頤君嗣之又掩白骨而埋之恒而相睦忘其
痛兩台君之欲也予思一過宋墟見君而親其
罄款庶幾吾呂教我乃于崇禎八季正月二十
一日季八十三逝矣君方入城一日流寇至城
閉寇無所戕豈非穀乎使來京師言四月十五
日寇若兩台君不可弔也乎予平生聳其人好
書不門產則慕及聳其終而傷且繼之亦吾感
于世之處骨肉鄉黨之間也
銘曰展也先生遇蹇志亨其輟不改殭禦輟攻

樹家蹈遺甘瘠讓豐澤漏貧鬼怪破高融開勛
稠茂牀笏彌崇胡考孫職百世攸寧縷皇好直
厥錫令終

墓誌銘
巡撫延綏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瀟山張公

昔于都門見瀟山張公持身整不好媵阿貞而
不怠于心教之大司馬達玄公同母兄也呂狀
來請誌銘始知為中丞烈矣翼哉按公始祖
某數傳至某某某為公曾祖贈某官祖
官父孝義公世山東堂邑人中季不舉子
趙舉丈夫子二長卽兵部尚書諱鳳翔次卽公
諱鳳翼字羽明號瀟山少癡狀自立好班氏漢
書無華衣文馬恂恂強志胥待辛酉舉鄉乙丑
成進士昔司馬悟魏璫璫齟齬欲甘心司馬公
韓城阿璫意撫弄撫真定用二并事噬之親甚
司馬攜公東歸邑人相驚謂緹騎旦夕至公匱
柱不寐已而得削奉公大哭口天也為人臣抗
勁不能自保乎今始胥凡矣公次叙宜北樞轡

避璫南馬無幾何璫發改公北兵部尚書起底
銓政尋某巧宦也遠東觴而祖于河公厭之曰
安肯負名一肯竟齷齪好調号某心慈公陽為
慈及公為兵部車駕司主事即一郵符不召假
人轉武庫司郎中內官監柴薪封識界召原籍
中賢嚴憚之無何出為大梁遺袁芝蘭梁之大
猾毛鷲陰喝為非恣顧越無序公捕案驗罪賊
乃條其姦狀寘之成汴人喜皆克冠謝頃之遷
寶慶遺御史龔守忠殺布政彭克濟子即人
駭洵洵器爭鐘諷訕嗚哭聲震動公曰是何咄
也為要束之立械斥咎召斃李自芳召敢衛爪
牙工鍛鍊謗詈鉤距整人橫金歸里揚謂目無
諸大吏公大杖百枷鎖于市其強毅鋤兇召保
艾民大略若此給諫陳公贊化糾荆谿權公為
詭荆谿衙之恨刺骨請于上提公赴京面質將
還志于公肯為迎祖河者適居要市權改公霸
州遺未之霸遂借事調公尋避事夏遣郡王宗
支隊帥偏裨皆奉約束巡不敢弄恣輕重會

為延綏巡撫流寇已盡午入秦矣或謂之曰秦
不能下寇孤往玩也可徃焉入關耶公曰受命
不宿豈顧利害晉鼠欺躬之不整毋乃自即于
替八日啓塗至柳樹澗遇寇周遭一呼兩略轉
不能行公鞭馬及新城堡獲寇所鳩數百人立
誅召驚其師頃之賊衆突至執公令公絀公抗
言曰天不吝其疾汝狗偷尚延餘息吾不屈汝
雖尸而沈之汪于臣職何所瘼蠹哉言不巳公
遂害嗚呼鮮鮮若是公之砥礪也貞不貳
直足召耀矣痛哉公季六十有五日某年月
寔于梁水厭于又尋諸司馬公與人交略略貧
戚恤其家不為械欺不修睚眦不妄交賁受責
人善熏轅人者公稱都門病不一見室中獨基
局漢書而已鷄鳴起香燭默坐誦六經尤者易
取艮義號止石居士蓋整于身特其骨鯁潔介
公獨不絀于寇云耶不克究于遠大可悲也矣
娶王女封淑人于二宸寔諸生孫某諸生
銘曰奇美君子不隕不獲其人如石于物無益

每臨大事出匣千鎮握固九弓固改厥獲頤氣
無候尤華磅礪迨罹寇既強操終噩人時無外
公歿赫灼神鬼讐欽匪經溝經公石則玉佗人
略略星香皆墜水香皆涸後世視公參彼喬嶽
贈徵仕郎維寰劉君謝孺人墓誌銘

劉君名期憲字君度號維寰予父劉伯重之父
知其修內行者也從麻城徙富順三傳至元之
公名本中天順丁丑進士貴州憲副髮未白隱
三十餘季當遺像來公園中輝輝公生歟
孟珍孟珍生緯生懋先香行樵先生維寰兄
又君行三季十四郭公青螺拔入泮讓產弟
寧鄉大豪毛摯許君曰君之君能忍復來詎無
可奈何賴邑令餘君騰芳廉其被潔惡也曰奈
何令噪者虐人乎紆其難君之劬閭兄登仕版
君曰春秋授弟子兄所未嘗務趾焉奢寇變嬌
君著古文辭曰徒泮歲耳妻之不為鬼忌可也
司馬談班叔皮著書未究貽之干香基斯庸是
在孺子哉甲子伯重土公車君與俱及入勸曰

君勿事咕嚕君歸猶兩人蜀聞過巫峽一夜大
風雨谷窅呀鳴天葬山飛舟人皆哭君曰此龍
孽也僂舞其伎曰震蕩為狂猶耳龍何與人事
我何覯焉鄰舟人夢神曰得免爾輩厄乃曰長
鬚君故也否必覆不為爾利矣君美髯故云伯
重廣文登封君為諸士晰經義耀其疑又歸蜀
與父修鄉社歡買妾既過閬叩之知香夫待季
未配君即進之金金弗取辛未伯重成進士君
思父泣曰祖恨不得覲孫之振也亦推遲
之無大咎香皆值歲試君又自東現往其修
不怠至于老猶如此曰冒寒疾終生某季月
卒某季月日妻王氏生一女繼謝氏俱勸
無缺謝生一女三男長鼎即伯會卒于行人贈
君徵仕郎行人司行人次龔庠生次龔孫男八
人某季月日合葬富順某地
銘曰朝光紉沉不取其身曰穀子孫

處士卓珂月墓誌銘

余至秣陵始與卓左車游狎知珂月才稱處士

云處士十区挾笑輒胥志古文辭不屑屑佔畢
間則曰丈夫操數寸不律必不能游大人成名
無論得志不得志當效魯仲連急難攘夷冒危
拯人使天下慕義無窮所貴乎舌不改氣所已
理處閭井不礙齷與俗人伍焚香一室讀書不
休里中多易之曰夫人也近於傲矣處士聞之
笑試教軼其曹乙亥選貢丙子如京師諸少季
鼓瑟跼展踰翰六博處士踏狀柱狀弗喜也及
觀官闕旁察燕蘭邊塞之形慨感膏封限局
意及贖鄉開鬱鬱不自樂尋病無何以憤終
士杭州仁和人始祖敬成靖難而某面某而某
日祖也而發之字左車曰父也妻某氏子大兩
生某季月日終某季月日季三十一葬之于某
原誌曰余覽處士詩文歎世之磊柯橋大慧齊
勁邁于俗何多未弘報也且之耽古而無流心
則達今多不少可宜人謂自傲酬恩救厄弗獨
衆之所爲而踴躍自譏也宜人謂自傲數冠軍
多士無他嗜惟周秦漢之方冊是饒宜人謂自

傲及其觀光上國勃焉于用賓欲爲邊圖民生
除不祥而靖之未遊矢音允其器量知洪忍于
富貴而羞辱于勢利必不厭矣夫胥志于邊圖
民生器器也而謂之自傲乎卽謂之自傲也庸
何傷今處士蓋淵集若干卷非凡聲人之遇不
不遇豈非命哉人貌榮名今而知杭多異寶矣
銘曰
玉也未登特達自知執爲之權之而執爲之
之吁

涵吾浦公墓誌銘

浦公諱充胤別號涵吾曾祖某祖某世爲太倉
州人八歲讀書舊涇西壯從聞之馮公游於文
橫豎鉤貫奇於數四十不售公歎曰士屈臂受
書不能取一第此何異駒之服轅齒卽壯何爲
乎寢神曰汝祿五品耳汝不應第乃人貴謂部
未除居頃之復之部皆與諸名士觥飲稱詩意
頗自得尋棄太好兵家言習天下要害今將盡
乃除南允祿某官遷詹事主簿遷湘東判加銜

移蒞桂陽湘楚之南鄙也夷民雜保多盜講于
刺劔之術無賴少季往往依為姦利公至不日
株連束縛無罪得其雄長如乳虎汰焉雖不喜
鷹擊毛羣自此羣大豪不敢入境居頃之攝策
衡山備戎器嚴隘所請于中丞臺曰輕糜爛之
獄藩祿之在湘未佃者數畝畝邑令邊巡惟其
廢削公毅狀曰我為衡長衡山稱賦重飲于公
尚不足而束吾貧民于溼薪刀筆吏復用波文
民何曰庇而生乎無贏如顧吾弗為之矣竟不
報東崗源出金州人私穴之包藏厥心斷傷參
將大吏微公往詢詢言賊且屬人至山下公命
王參將與某守要害身率騎射當其衝賊窘甚
公廉其迫急募民之通盜者下令解之賦若崩
角潛從廣東蹊路島匿遁太最書數上居頃之
夢神曰汝今季不當新矣日月香昔汝奮績服
承生弓好兵家而兵事不戢三品祿數止此耳
公因乞休舊隙不報畢婚嫁乃不起父某母廉
恭人周氏子七嶂嶠嶠嶠嶠某女與孫若干

季五十八終于某季月日葬某地噫涵吾公其
于用世信芥心哉近試之贈族嗣急遠試之弭
盜偃兵所至不腆焉曰為利芥心于世而卒無
心于世不宏厥施豈非命實為之乎銘曰
詩書匪竟而氣嶽嶽哉而宗訐訐是曰芥令聞
哉
五弟鈍菴墓誌銘
王氏舜之後自洪洞徙孟津雙槐鎮成義士教
傳至鼎耆士至幾乾諸生封南戶部郎中至
諸生至余父諱本仁封禮部右侍郎又封太子
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母陳氏封太淑人又封一
品太夫人生余兄弟五人長鐸次鑄鑄鎮鐸余
長也而五弟則名鐸者妻陳氏生一女弟字鈍
庵十九歲為廩生不第曰某季月季二十五終
弟讀書鉤貫詩文喜奇峭曰意氣自豪善擊劍
騎射每用二丈矛角枝者屈焉母或怒督之弟
立侍香笑客即扶之木嘗怒晚不赴埃母霽始
太事諸兄遜順不爭視利猶批棟也為人無牆

宇而羞爲狠行余已使事偕弟登太行下胝上
黨澤路丹水黃河走其下與弟賦詩飲酒起舞
歡呼悲歌弟何其壯也乃功業未樹著書未成
竟歿某季月日迄于雙槐東南南山下一里已
三弟鏡子無忝嗣銘曰
才榮遇窮在物達凶未盡其胥天遺忌耦嗟哉
吾弟而莖于茲耶吾安得而知耶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五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六目錄

墓誌銘 三

監察御史雪園王公墓誌銘

餘吾李公暨兩孺人合葬墓誌銘

何妃繼夫人王氏合葬墓誌銘

王台鄭公合葬墓誌銘

少保魯公暨李夫人黃夫人墓誌銘

心矩張公墓誌銘

隱君連太華墓誌銘

耕野王公合葬墓誌銘

三槐党公暨孺人李氏合葬墓誌銘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六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六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墓誌銘 三

監察御史雪園王公墓誌銘

王公諱應昌字亮之號雪園山西洪洞人三世

祖曰福嘉靖末徙居睢州南河堤嶺曰鸞曰希

堯娶張氏繼郭氏貳室喬氏生玠許州庠生郭

出無嗣次即雪園公喬氏出公曰七歲孤為富

家貧內家貧就外家又徙居柘城公素廉直不

曲徇人弱冠入泮甲子舉鄉壬午令交河鳳翔

地畝缺三千勲戚貂璫及鄰邑豪右吞噬而財

賦壅蔽交人代受殃公憤起曰最爾土當此橫

悍骨髓竭矣勇為清察徵派一遵賦役全書優

免牢據會典強脅力者迫脅之不少遷就交西

富莊驛東新橋水驛裁濫費蠲梟心歲省民三

千餘金張二豹呼喻武強蜂聚數千于富莊驛

西毛家營蠶民生境內騷動行者戒趾已數十

季矣公勇為震刷親督兵繞其巢攻一日不下

乃盡剝附營棗樹結成木寨明日奮力攻之賊窮噪諄崩裂走者悉擒備之修壽亭侯廟引羣士講春秋癸未己卓異聞方內召居各頃李寇至墮北京公挾印入恒南集父老諸豪傑起義恢復河澗獻縣交河東允昔寧津土寇賜張公勇親往化誨咸降服公就居海豐交河民思公如考妣額請復尹公再蒞交民大悅撫臣奏公殲寇功召為御史公勇於建白昔重人材寬賦稅繩彼詭譎梯亂者僞保不棄其賁擒部于淵事不小苛申收解汾已甦收民不飾置甚重之校猶舞文欽已重條嬰兒皆誓昔江東粗定九郡士大夫尚疑畏想公集諸紳戢山亭開導教誨之德意殷殷一切從前橫戈事實不問順治丙戌三月從九兵東渡公勇于肩任諸當事者勿妄殺薦御史霍公達會方馬諸兵陸梁遠近驚懼公同督臣張公鎮將日雄張杰副將楊虎田龍等兩戰捷方國安又駕艘百餘潛天竺山放火公同諸將生擒俞龍等燬賊艘又於

潛土賊姚志卓鳩衆公勇往殺傷酋獲甚多江右沸甚公設策防江上下千里自是江衆土始入版圖矣所參諸違詔加派尚觀汰唐肯昆等咸從重懲及復命囊止一硯古書數卷所刻陽明先生傳習錄而已無為州胥蠹某敢桀肆行公正其罪胥司上其贓贖畧餘金公痛治盡捐不問牛昔山峙金陵西南前代為勲臣所據今胥司變價公已俸償價仍還之山復命晉一級按恒南除元氏積蠹甦四郡郵傳狀不苛細事華兩月而終公吾洪洞族也每講經已聖子砥洗心勿沒于勢雪園喜笑淡胥合也公生某季月卓某李月壽五十胥三所著書云云配子孫云云曰某季月日卜兆某地銘曰

入公之堂詩書郁芳翫其額文雅度琳瑯細覘其行之教事軍旅者一何挾雷重而厲冰霜燭于當宁視金收櫟無非已遺為之槩而曰仁為之藏嗚呼人疇不歎公歟不亡

餘吾李公暨兩孺人合葬墓誌銘

高弓距某董二百餘里風知餘吾君能博物也
後吾事銅鞮米山程如茲師言其人侃焉無互
不爲市交迨庚寅冬湖南督學遣按察司僉事
棠穀目狀請君合葬誌碩人湓狀逝哉人亡矣
按李君諱濟慶字紹祚先世沁源縣上人遷高
弓王寺桂生鶚鶚生芝芝生向春明經爲泰西
鄉令孺人田氏生六子溶仁溶德溶功溶業溶
慶溶澤君少肄春秋仇奕孤特無詭類大埤于
學廓弘蕃樞殿衛弓振辛路棘園嘗仰歎曰吾
縣之易弗穡之穫也若無天弓狀事親溫清無
怠心逮執喪奉檣脾胃備物不日累諸見君之
伯閔壻君泣解之翼叔之子罔濱于殆君性無
忍詢曰古人易慘憺見凶德不能徂倪仰舉宗
亦憚其嚴誘鄉閭息訟闢處俄出粟餉衆謂君
止曰物博聞洽文學之廓弘也其狀歟君壽若
千生某季月日終某季月日啓孺人穴始合于
城外某原孺人郭氏郭某女柔嘉勞勛多內助
繼孺人楊氏處士某女卽六子所自出善事堂

上力紅事梵內外指不悞憊而受約束家不索
訓僉憲君慎刑獄取士生某季月日終某季月
日壽若干子棠穀已卯舉人丙戌進士起家秋
曹堂穀諸生孫若干疇謂天遠耨無所獲耶銘
曰
豈不侃侃豈不濯濯爲人之彥於身胥準何難
兮一葵而百殿
鄭國讓端清世子先室何妃繼夫人王氏
合葬墓誌銘
是誌銘也蓋太鄭國端清世子之姪若干季矣
予未及見端清而與子竹齋君游天與孫五君
遊保弓主冰壺壯麻經與弟咸衆拜請曰子大
夫知端清也操行謂何惻內弗彰不肖不敢掄
諸上幸爲聞之千曰安哉夫人河內北關王一
中女母張氏將生夫人日趨雲五色下降氣甚
秘傳于母遂生夫人莊約夙無笑詞敬事不苟
季十五歸端清世子先室妃何氏胥埤于胥政
季若干沒端清念何妃勲惠難爲繼迫夫人委

禽而躬治家不違端清意率諸婦及婢操作束
橐概量釜鼓不與于則不侈于胥家用目不索
皆端清好讀書專著作慕子臧爲人再三抗疏
讓國夫人邑不動不尼且告曰爵祿人之纏也
母乃勤于而體目生憂乎願不請封衣布麻綱
目終天季端清甚喜曰汝何減麗公耦哉遂耦
衣結廬同遊于丹河張店邨端清殫心于曆律
星數經史詩文暇卽藝竹蒔花引泉灌畦蕭蕭
朕不知世之功名榮辱又無多田租人夫人經
紀之無闕何夫人生長子世孫素亭君從隱河
上落拓不偶夫人力爲庇夫人季二十六竹齋
君生亦不請名封令師王公賓吾學是皆遠近
皆知端清之德而綺斲者忘其德悔焉端清邑
不動彈琴吟歌命童升歌舞樂縱自快也他日
夫人曰吾知君無動意者夫人豈必盡順適爲
得意哉謝事乘權理也彼丐乎皆何還歎沾沾
乎斗筭矣端清則又大喜曰斯真內耦也豈但
家之不索已也忘爵祿能忘榮能忘榮豈不能

忘辱吾樛樛散方與天地尚羊而齷齪于物生憂
目櫻吾寧我與造物爲胥意邪爲無意邪及端
清沒夫人晝哭香禮服闋香勸爲竹齋君請封
神宗皇帝曰使吳季子後不違諸宗沾餘福善
何目勸遂錫之爵無何大寇窺城急人心崩多
犇于雜僕香麗言欲犇操夫人憐朕止之曰我
宗藩奇世受祿而太之被苦蒙棘是棄其所且
服義也狐狸豺狼卽不利香歿已耳敢自慰于
泥塗不固众志目臧我先王與端清皆卒不果
妻山園題集 卷之六 墓誌銘三
徙寇尋亦走鄭庶人之虐昏墨獲田及于夫
且索藏焉屋瓦俱震或謂夫人出則止夫人曰
彼何所不遂欲相不踰國今出而市人見之矣
目贊彼不可出後庶人殪始得田其田庚辰秋
扶杖仆地起持數珠坐不語保弓諸君強之語
曰勿言恐亂性也辛巳夏病革誨之葬曰勿華
吾綈衣靈輶目從端清隱丹河之上四十餘季
不人城歿不可用妃禮夫人生某季月日沒某
季月日季若干某月日合葬城北長子翺錫封

鄭世孫先妃何氏出次翊欽卽竹齋君封鎮國將軍夫人出孫長常潔封保亨王常濟封輔國將軍常澄常湛常洞俱輔國翊欽出曾孫二人芝秀芝瑞濟出端清蟬蛻于功名之外不己爵祿纏其躬困其志豈不干古夏立哉不知其佐助者復胥良耦不憚食素戰疾督傭保咸手指自瘁善承榮荷惠何妃嗣不動于歸嚙不燬于寇盜雖其性歟何繇而狀也豈非端清之堅貞履紫胥呂刑之孚弓能濯彌弭理焉符厚羽漢

擬山園經集

卷六十六

墓誌銘三

人

而重之疏之象之也寧不與操行者胥合歟是故子呂為婦德之知匡大誼也聞不細矣於是

兮銘

銘曰呂淑約躬呂義藏成曰隧宮曰婦宗其淡利忘榮耶不曰獨而曰同

玉台鄭公合葬墓誌銘

公鄭氏諱鼎字爾調號玉台閩龍溪之古操里人也官貴陽廣順州守天啓二年六月呂禦賊威夫公之節槩著天下至今十餘季黔之縉紳

大夫猶曰鄭刺史不愧乎其職今呂某季月日葬某處其子崑貞子門人間結束軍衣携二蒼

擬山園經集

卷六十六

幕請于監司獨賦居三季考績將擢矣適奢酋
變南荒震恐安邦彥佯諍襲官洵洵吝反狀公
條其不軌事密召策于督府曰邦彥幾矣苗閭
用命必甲而出吾境也急買穀召足官廩况安
奢相背尾急陷土司之幕義者召中特之按地
形偏沅及弓越山螺其勢道路出雲霧間恐安
順新弓為彼據則省會坐受其囑則隆里谷角
捷口圖是矣

難通賊鼓謀入公歟之僕鄭瑩六人與俱崑貞
方為諸生哭赴數千里兵梗歸其明季軍解又
走數千里得公屍于城隍廟之左公數見磨干
官黔者繇是用輓護歸子某季月日啓孺人黃
氏合窆焉誌曰信乎爵之無崇卑也黔蜀皆朝
廷胥而任事泄泄釀成久露公為廣順守無數
十萬之師數月之懂策奢安如持盤當事者疎
于謀而反拂之假如用公言豈至賈既數公不
與其力白刃不動蓋曷代一魄寧與鼠竄之
同日論哉君子曰天下之不治剛直之不幸也
世不多觀剛直者而竟召節公封疆非世遺之
不幸耶嗚呼公之自力豈僅一州而已論世者
安得無惜也公治春秋善詩文所作稿召兵燹
狀公又不召詩文重崇禎初天子贈公光祿寺
卿子祭謚生嘉靖庚申壽六十三孺人黃氏生
終某季月日壽若干公系出榮陽穆始來閩數
傳生均賢生國載生美生謹生森森生公公生
子嗣貞蔭錦衣衛左所正千戶崑貞甲戌進士

行人御史復貞諸生女二孫元璜元燦元璘元
然元炯銘曰

氣磅礴宇檠文奇翥及臨武事強毅如虎組胃
淬鋒又馬龍舞積煥會城不候干櫓廣順遵兄
公捍弓衷太乙玄樞弩轟戟建衆心效總賊將
崩崩天地軒輕神鈴飛腥數坎天吳戎興攻火
公殞者軀廟護厥懿志吞猊輸山昂水呵赤
蒼蛇猶想英傑天子曰都喪我烈臣節明若午
龍祥肆侵貞血不腐松石峯新皇天虹亘焉
龍山劉經集 卷六十六 墓誌銘三

斯人

少保魯公暨李夫人黃夫人墓誌銘

今皇帝思震武威丕冒中外惟公勤事戰威
陽用充干戎緒公諱欲姓魯世濟南長剛清人
也曷大志欲立奇功召自效始祖某從太祖渡
江召來河功戶侯世其爵迨公八世四歲失恃
長先配李夫人不數季夫人逝公辛酉會舉初
任武安海寇牙孽公戰奇功典禁旅專闢西秦
擢易屯田得川田萬二千頃尋爲太原右將軍

鎮北樓口卜酋虎眠不貢者七季矣公藏戰備
召捍渾應繁代曷功數季授保定總兵疏靖固
北邊召拔旣本肯安邦彥貴陽亟命懸扁刻公
召總兵總理四鎮救之不四旬至沅州蠻酋恃
險負凶而六廣兵斬卹龍里衛其喉也賊何中
蔚授焉公整車籍馬追募酒濯士心激而縛中
蔚俘之斬級曷功下衛路始通貴陽圍解城中
歡呼動天地羊雀狎猥國水牛衝刀靶水里谷
霸野雞十五巢巖峻滿悍人易數狀公嘗
勇擒其虛又人苦竹渡遇那彥于黑石破之
黃土攻進坎長霸雄所公六被創斬級二千餘
公氣益果欲焚其窟若不掣干議賊豈復能
弓明季下衛凱里遂爲賊斂公攻巖頭弓大木
圍又曷功斬級七百攻六月底盤江漢路通矣
會賊總兵沙國珍彥人普定公戰江家衝明季
漢人賊地繼金虎場矜錚者三閱月攻長田弓
越海暑會賊都督天保阿秧先後斬七千餘級
權貴噎之不予糧軍饑多潰太三月初八日賊

乘虛大舉糧絕力竭救不至公戰歿今皇帝愬
之日卿也勞于黔事斬獲居多僕斷援絕慷慨
殺身厥忠節嘉哉副將都督祭葬賜祠名旌忠
數季黃夫人亦逝兮日易子一宗文立功報國
已卯兵關人塘路同侍郎吳公阿衡置賦歿于
戲公之父子未克展其志殞于封豕不墜勲伐
義矣公季五十冢男即宗文冢孫國男公錦承
指揮次孫京衛指揮世職于某年月日合一品
二夫人葬于某原銘曰

黔事披猖南土是瘡公任賸机于師之會百
無餘孽鼓日銳沉暮老智耻為憊還漢書密
毒若法云芻茻交敵戰數整其門六戎克蘇誠
斯焯鐫譙攸伏體魄阻侵師需同繼呂珍金鉞
三軍咸哭虎臣克悼天子乃恭勲典獨新呂
呂占祁連象墳儒鬼削色羅施銖心佐倖泉公
公成聲聞悠悠屬禪人目所欽

巡撫保定副都御史心矩張公墓誌

子自哲季交心矩君先世即居偃師少溝其祖

曰英曰林曰文通曰廷用曰皆中曰 號龍

田為諸生封中丞君其季子也張氏自龍田公
始聚書君少事佔俾即旨意气自豪磊落與世
俗枘鑿于貧君亦貧初返于雒城南見其于魁
偉幹倣儻不啻問之笑曰我張其弓子非王鐸
乎遂定交後已酉君不第至乙卯丙及君為行
人又六季子始登進士為簡討見君數甚君坦
夷無崖異取酒夜飲及君為銓部見子輒命酒
酒數行擊節和歌銖滴不辭不已子惜君之
仰歎歎若香不弓也其意固香寄矣其題
稽滯至考功主外計黜者同庶言為同卿攻
書數胥不姦卻贖緩未幾乃巡撫保定邢州西
土寇數屬為暴孔熾士皆驕次鹿駭君唱義提
士伍往志曰地方之害我為爾驅除此非纖介
蔓則難圖寇且乘我之倦乃賈勇先登一鼓而
殲之是季子之官林陵已與君締姻過真定君
張酒具坐定闔門與二三酒人酒酣談詠令歌
者歌擊筑者擊筑且曰彼取諧若何未諧若何

及月落星移甚相樂也少頃泣下復起舞徬徨
若鬱結焉而無人知也者一座愴然君曰人生
胥窮不窮豈非命也耶予知我者已而使笑子
是予又悲君之胥感于身世也丙子君操兵于
紫荆倒馬龍固介馬敵兵于冰易間火攻磁數
十騎乃退君耻曰提聞考績晉君副都御史比
秋舉入墻路薄京東五十里駐四十日未南兵
頗微困可擊也我兵不肯動公營兵半調房山
固安餘者三千而已中樞敕君鎮良泮苑南又
敕鎮霸州方抵霸又敕守阜城門上念君勦
先至賜幣鏐獎焉兵又南我兵數十萬又不動
上命君協督鎮勦之夜兵營火畢君召三千人
衝先鋒吹鳴角巨礮激射多所傷兵稍却昧爽
入雄敵攻雄急頗君召守昔兵圍真定八日矣
播幢蔽野諸將不設前君恆提劍罵曰真定擊
一身不繫南北吭不排歟救之可乎刀未接兩
鐵君幾飲羽矢在馬白肉城人聞殺聲謂兵方
輟不知君擣寇之中堅擊明殺所禽彌兵潰而

真定圍解十一月十九日也真定危在漏刻君
如遲一日至真定鴛矣君入城城中援兵十萬
不動徒索芻粟內授耳君恆請總督中貴蹕動
皆菜色囁嚅亦不動君分將援那洛內丘滑濬
多所保愛乎君一身鎮城城且孤諸援兵抱繫
寒心君安能分數身召四應歟予召書抵君君
鞅鞅欲得一當召革尸而不知其他其如掣肘
不如意何所繇歟欬抑鬱不得志也而卒不免
悲夫封疆獲罪豈非命也耶君年五十有丙子
辰進士召某月日殤于邙山陽妻封恭人閻氏
貳仕氏子煜閣出廩生先君歿女三皆胥歸孫
男二允允亨幼君性惻隱人待召衣食楷飲
婦嫁輒過真定真定入哭之至假師偃師人笑
之予亦哭之數夢君庚辰秋夢與君談諸飲酒
不復擊筑按歌君甚喜無生前鬱結不丐之狀
君為封疆受過介傲儒之意氣而不得志其達
于命也耶噫君人而勤王晝走泮夜走霸今日
良鄉明日阜城門命如危卵目不交食不啻當

白刃鐵戈之前不懼虎吻視權數屬者處處按
甲不動則何也他日必如臣子之分君可慰矣
君爲行人爲吏部郎鄉會得士若干劉君理順
呂第一傳臚陰君潤爲直諫修文行皆君門士
云

銘曰古之達者召生榮爲寄死逸爲休其偶朕
歟其實胥所歸受歟偶朕則其秘擅不足憾如
歸受胥裁制臨大敵而世愈納鑒則固非人所
爲矣君今歸必自知之胡爲而朕歎嗚呼

隱君連太華墓誌銘

太華君山東曹州人山西臨汾縣知縣連訥珍
父也先世山西洪洞人徙于曹西北甘露集十
世六世上譜火高祖敎遷集東南三里小王村
敎生活活生舍及起起列黃生堂于丁巳終太
華君諱峰堂之子生舅曆癸巳妻孺人劉氏季
地自守不爲奔競事凡事召厚自處昔訥珍季
方十二家益窘乃寄居妻父家始病瘡卧牀第

者父之不能盡其才無所進孺人上召衍太華
君下撫三丈夫子紡織糊口太華君一日召訥
珍于榻曰我平生遇入無胥散失雖甚窘不可
啗召利視還如尺克勤國憊即瘡病日久未嘗
一息殞志也天若華連氏其子乎敏之勿諱非
聖胥胥售不徒望溫饒或胥表豎哉予申訥珍
入費君色愉曳杖辭妻父歸舊居構數椽覆茅
訥珍召經授里中弟子皆皆賴緩君召將堂上
二尊人皆太華君季四十九髮髮髮髮何子
珍不第太華慨朕作色訥珍類晉謝不敏曰
學未殖也逮已卯訥珍售而君色稍愉曰汝今
日若積胥秋朕祖宗肇德胡可讓也汝母自負
明季庚辰訥珍成進士而君色大愉命訥珍曰
汝忘食不充口昔乎汝其縣于官常我老矣督
二弟力畊三弟勤學門召外吾弗同庚辰春訥
珍除臨汾知縣太華若胥憂者曰我在家桑麻
間與二三友爲爾汝交不慙楚西走太原不欲
行強之始行旬日及臨汾語訥珍曰汝今爲臨

汾牧矣朕難下者氣也澤物者誠也從來貪酷之吏借名重賦陰呂取腴雕刻人肌骨忘老幼之恤而禾秉芻米不寬銅銖呂賂官不惟百姓晉之其子孫陷越于後可勝遺哉汝慎于斯語勿忘也又半月鬱鬱少飲食訥珍遂湯藥君曰病革無益命作數珠一木奩一垓我瘞當某庵學道日終餘季呼女于第曰汝幼兒善脉之于是解帙復醒曰棺勿斑狸也取其堅而止迨五月二十七日君薨朕曰木奩數珠安在訥珍不輟遂逝嗚呼若太華君者可謂停于厚矣吾弟珍君在豈終不遇耶終某季月日三子長璧即訥珍公娶邑人武君兮女次瑞娶邑人侯學易女次珮娶邑人陳廣女女一許聘王氏孫二璧出某季月日葬于某原銘曰

何所遺子耶不呂財呂善貽安何所守遺耶不呂官呂林厥賢於戲遂氏開先百世其不遷

封吏部主事耕野王公合葬墓誌銘

太原吏部稽勲司主事王公玄獄芋謀所呂葬

其親俾予銘曰吾家數傳違王父王父諱某吾父諱來聘號耕野善詩書理農事母楊氏勞于內王父兩丞秦中勦王父無諱于民官之罷家則寡矣介在邊徼苦邊患士卒不得釋甲束馬而軍樹取無虛日歲不屢登塞下粟少入粟之舊帑幅也軍民莫敢違輸數少不得啓處吾父患之乃議豫備之舉且曰晉帳不恤軍食之闕厲一吉囊諸種落生心士饑其誤國家事豈渺哉約大賈人呂貲備糧且告館司人給驢引騾是賈不之困軍振輓輸歲不匱于額軍亦不之困如其困軍必貳民必怵則邊事不支何沒沒也又數季而吾第吾父仍勤農務封徵仕郎中書舍人載封吏部稽勲司主事吾母楊贈孺人載贈安人母遺得也誌曰多矣哉耕野公哉近季邊警不輟天子方欲呂武定東西陲而士卒不飽不能迫果毅惟轉餉不繼之故呂為邊憂姑樹威焉欲呂裕于兵食其庸可冀乎嗚呼如耕野公可謂造絕徼之利呂益于國矣公季七

十三安人季六十三某季月合葬某處子五日
芝蘭芭芋藻芝蘭原生芋卽吏部孫六曰尊士
先士前士善士元士多士女三孫女九銘曰
適其利昌其世

明封山東道監察御史三槐党公暨儒人
李氏合葬墓誌銘

封御史党公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人諱同遺字
與正關中之士識不識皆稱曰三槐公因號五
槐世之知公者或知其高尚不則知其遜物
公謙讓行負其才口談手畫曉暢世變讀書
不得意乃淡自晦擲筆言曰吾不能取印斗大
下築桑者亦可自老安能仰視諸貴耶遂隱于
林丘爲人坦坦無崖謙謙徒步至于夏畦馬醫
皆折節之事父母修鰥孀柔色曰溫苴董隴
之細身必勤讓產諸弟晚季立義舍賑濟益多
所召名溢關中而終身退藏隱逸曰汝當流寇
之迫寶雞血漲渭川守土者無色公爲陳長久
之策剖其利害晝夜乘城出千金倡彼賈願膏

戟墉焉壕焉鑿次螭編鬪刃之中曰謀禦之如
風雨寇兵狀務曰活人公旂一搖口一呼爭來
汗走寇見兵整雖肘蜀蟠漢不敢斫寶雞城下
一本則密布機牙公之識議爲何如也嗚呼公
之事業百未一二施卽曰乘城論其智勇亦可
見已公壽幾十合李孺人葬于邑西長坡原舊
人已胥誌繼配李氏存子一南允祿正卿諱崇
雅娶陳氏孫一恂如康生丙子副榜娶某女貧
孫一居廣銘曰

陶瓦也者弗曰之濟人驕驕也者弗曰之鳴
批櫛凶爬振之華翼之羣其大厥蘊也者其昌
錄于後昆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六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七目錄

墓誌銘 四

春谷李公暨薛孺人合葬墓誌銘

蠡縣知縣拱垣王公墓誌銘

女相墓誌銘

翰林簡討贈奉直大夫侍讀學士天行丁

公墓誌銘

兵部尚書豫石呂公墓誌銘

行人南谷王公墓誌銘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七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七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七

墓誌銘 四

孟津王

春谷李公暨薛孺人合葬墓誌銘

舄厝間胥異人曰李春谷春谷君諱芳時孟津東四里李家庄人余姑夫之父余姻進士應元君之祖也余弱冠猶見君君修身八尺多髯慷慨知大體多俠氣磊落行誼不與衆同至其建論興革利害物情時勢胥味乎言之也先世長子大柎里人元季名德者徙孟津生仲良生政生振生彥章家始起生永福舄厝十區季疫質蜜與黎救疫者生槐野君九叙諸生爲南城兵馬少野君九疇諸生爲大同某官槐野卽君父君室孺人薛氏生二子長如桂次如標皆諸生桂余之姑之夫也君貌既偉多膂力讀書不輟其志憤然曰丈夫而無心于世也丈夫胥心于世當談兵事西破羌北破邊安肯屋子作老婢聲白首一經耶謀之薛孺人遂棄去折節從壯

士和穆受兵邊角技精劍術用戈長丈五尺木柄頓挫如舞性信直與人約不渝善飲酒食數算食器事槐野君謹呂產之腴讓其弟督二子學惟顧里中猶不假毛髮不爲非義不受世之溫饒居夜衣食鮮寡見人無大小皆敬其意念漠沉蓋欲舍呂用之也而時無薦引者君且鬱鬱不自得乃東游汴舟中猝遇大盜四十餘輩食他舟公不亏不呂色加盜陽風之技下舟及于陸君用長戈與二三少季夾鉞刀與賊鬪林木手刺數盜盜迫急殊死戰君買勇大呼奔被靡盡殺之無遺槐又數季病人維求醫居屬泉寺少參王君某喜武事曰時當備豫紉弘農河南兩衛壯士令之城南射所試藝珞珞狀無當意者君旁觀微笑力疾起卽衣衛士短衣憤鼻揮髮姓名前往扶之叱噉曰此小敵耳非戰步勝者善不善其卑卑固狀無足怪也數鬪數折其角又數絀其議左右觀者從壁上望見皆驚愕少參君大雄賞歎曰使子當霍去病甘延

壽時屬戶侯何難俯而取攜哉少參未幾遷去而時無薦引者歸而與孺人薛旨麗花木令人鼓瑟佐酒曰娛槐野君槐野君坦而卞家人多懼其譙責往往置辨槐野君愈恚君遇事唯唯不辯也又數季益鬱鬱不自得北海大同觀塞上風沙視諸險隘及旣脫欬歔者久之遇從少野君皆邊人苦兵互市物易爭恐開釁兵又強盛叵測足爲寒心君譙之曰非吾呂懾其心乘之曰譙奚呂自樹其固而靖怨乎君一日約兵較勇與舌人講兵邊取丈五尺木戈相角兵力屏董董一舉置地上君提長戈旋轉頓挫如意魄力逼人兵咋指辟易皆駭色曰市則牛羊選具而已中國各號武大力者不第一二人也幸無生事蓋夷之重武事憚君靈威其天性如此大同苦寒居人當大雪皮裘飲酥閉戶君曰天下將各兵事我輩若遇時當學古人立功邊陲呂紆國家之憂且筋力不用則不猛農何可不習勞待時歟因言邊情地形利害快快

乃發其弓服其矢長及大刀騎善馬引鷹犬馳獵于大澤溪壑間羆狸奔走騰逃君捷取力如虎用其所未足意氣殊甚快矣而時又無薦引者歸孟津嘗獨酌俯仰似有所憾不日語人未幾病余往視君雖牀褥偃臥而毅壯氣未嘗不浮動翁宇與予談塞外事論國家開邊大體文武懈弛志乾沒而不實備武固圉憤恨切齒少頃輒涕淚下何其壯哉何其壯哉又數月而君竟歿焉人薛氏刺臬修德非其至者孝子槐野君及姑敬事春谷君其德足為春谷君述矣君壽若干孺人壽若干君生某季月日終某季月日孺人生某季月日終某季月日合葬于下古鎮東一里弓原王鐸曰人亦固遭遇何如耳春谷君弓才氣若彼令當日吾人焉汲而推轂之為朝廷效一臂之用其武勳未必枉取弁馮異諸人下借弓娥賢仰才者多能識士于稠人中為國積材已備大用者幾人歟自古士胥白首蓬牖甘心老成終不附權姦弓求援引豈

無見者乎英雄沉埋如春谷君不少也所弓鼓刀擊筑恆痛飲射獵輕世而肆志焉其人豈苟圖功名與枯木朽株無異哉老驥伏櫪烈士暮年用不用蓋云遇也余于春谷君不能不三歎矣君女三適某某孫五長即際期應五君庚辰進士次振期諸生以余之表弟次光期次當期次應期孫女六曾孫三曾孫女一銘曰吾心用世乎不干顯者如斯無心用世乎慨爾羣兵者何為世鮮異人何不鬱鬱已悲

蠡縣知縣拱垣王公墓誌銘

崇禎戊寅十一月初十日澤州拱垣王公為數縣尹敵破蠡公歿之距生季屬曆丙午六月初一日終季三十季三先是訃聿京師無不壯公博烈能執干戈衛郭郭義也而厥弟孝廉君緒宏踰太行弓狀徵銘于讀之欲淚曰拱垣公弓義崇躬所謂虞殯相屬聿鼓致歿天亦妬才令國家失一貞濟臣不為社稷大用使之弗延歟斯之關世鉅矣乎志曰公諱采字拱垣生即英

穀娶李氏俱韓氏六世祖普居山西澤州城南
普子和和子應道應道生激子三忠顯曰山西
解元官陝西按察使贈父激子京知府生子三
公居次十五入庠試輒冠一墨吏代庖衆皆爲
壽公獨止少卽不肯纖趨阿人意攜其文象過
金山毘陵虎丘訪名士談文渡南海癸酉己丑
經舉鄉丁丑進士才氣軼人凡事倖直務己身
爲儀除保定府蠡縣知縣前蠡否遠近中大兵
多恒盜公蠡士人與隸役之爲窟穴者解何馬
京米甦民而酷痛己釋又批根穢假龍稟白蠡
蠡人泊里豪鄧某之螫而族蠡息矣念兵棘堞
土城火具墻臺繕甲李某嚙公直欲併公旋已
茲時兵下牛欄山再入寇侍郎吳阿衡抗拒灰
督師盧公象昇破楊嗣昌和議敢戰殺首級數
千灰迫仲冬破城六十佗郡縣咸懼伏公羣之
踴躍厲衆曰汝士民無惶我繕甲以待敵不敢
逞汝其各奮心我爲令何敢胄而掩面違心俾
曷世口詈我不忠哉頃之昧旦兵果薄城外如

嬰攻西北隅公憤起曰何兵之多歟擊獲數
十甲晉又陰令人搖虛敵猶而伏坑中避敵敵
攻毀復擊如是數四時破敵聚衆關弓矢雨集
城上礮矢盡空考公自度不支嚼齒起敵州旗
不稍後而流矢着胸遂仆敵得公不知也見公
偉軀白臂曰誰何公亢聲曰我蠡縣知縣令之
崩降乃躍起大呼我朝廷官勁直不阿豈從汝
鴟鴞狗鼠乎言不絕敵怒亂刀斫被數十創被
箭者五之灰城堞間又敢春枝二十餘人儀
幼女脫公何灰子嗣公卽崇禎十一年十月
其明季春侄孝廉君履險收公尸面如生不暇
嗚呼此子之欲淚也是季子守大明門卽晉其
渠迨歸梁鄧南楚青衿外甥邑令解級遣迎助
斧斨爲郡縣羞比比也此其人喪心委骨肉豈
足食耶拱垣才氣過人程猷經用界之季其亨
于敗歷弘責厥功不繼昧顯利曰苟圖當世豈
顧問哉季不配才灰不擇地所謂曰義崇躬者
非歟又季公讀異書各漢識雖未大用爲社稷

德其才狀亦不可謂淺也某季月日吉寢冷
于澤州城南區里楊家窪恤典贈秩在旦莫與
九台盧子弓戎吳公相輝映公豈泯泯者與公
詩文若干遠近哭公無親祇皆下淚公之歿亦
復何憾銘曰

水胥時兮在桑陸胥時兮崩井驂龍鞭霆神光
頽頽天地同昭巡遠龍從王蠡縣之塚

女相墓誌銘

此子次女墓歟嗚呼銘女佐方一月忍又銘女

墓誌銘

卷六十七

墓誌銘四

人

耶女成崇禎戊寅十二月二十二日季十六

歸張氏子而天女病至革一季矣客端慈名曰

相目慧不言笑華飾習婦事曲植蓮篴剪繡弓

工子授禮目疾及瘡八季今瘡瘳肺病起藥石

無不攻醫人走妻瞑眩侶瘳也又劇數從予之

雛之宋之金陵之燕又劇陽曰父母勿女戚區

監鑑悅粉澤如弓日面不瘳也而骨羸素無懣

綜緝綏御能協呂班下幼字永寧兵科都給事

中張公鼎延次子璿前一季議修執雁色酌禮

寇熾阻今季偕居燕兵奔近言地先三月見童

子女持絳燈張蓋請女曰吾不舍父母不去子

冀明春兵止棗栗段修弓見舅姑二十二日女

歿臨歿作一詩握子手曰命也夫楔齒綬足棺

一漆之掄焉嗚呼女不夭也予不幸也塔將御

輪子滯于祿而逢金戈之臨漂梅愆期未共牢

非子宦不致此子之尤之憾其何釋歟夫短折

為酷女也身不恤恤父母戚仕宦絳人浮名選

閨又何言哉歿者生子面滋愧狀燕趙吳楚阿

墓誌銘

卷六十七

墓誌銘四

九

雖無寸土非兵世道又為何如耶已卯春某月

某日薨于孟津城東山北祖塋西南女母淑人

馬氏其父禮部尚書王鐸銘曰

女之孝矣胡壽之不延將婚媾而寇兵之堙瓊

華萎枯淪于九原兮見惟胥夢慟在腹兮

翰林簡討贈奉直大夫侍讀學士天行丁

公墓誌銘

胥明忠鯁今海內無不知其觸瑣匡世則山陰

天行丁先生云公之歿生闕世之安危公歿而

天下廉恥之風始振公益能成者歟公諱承乾
已酉鄉書後始改名乾學已未進士字天行號
自菴與楊公連左公允斗周公順昌雅相善為
人磊落矜重自立峭聲如墻為古文宗韓昌黎
力為刮磨多所臧否時未之曉先世浙山陰人
世宗時公曾大夫某始徙北都曰某曰某贈簡
討尉章丘掾孟津胥嘉聲母贈孺人王氏生公
長試軼多士與王公思任攜笥讀書黑山迨舉
而思者斷斷也釋褐夢神曰汝為忠臣公臣自
後山園集 卷六十七 嘉慶四年 十

萬主事燁觸冒擊死凌折剛正毛孽毒刻召刀
鋸鍛天下士大夫為之寒心公不忍世之傾也
濡筆策中彈劾不遺力鏃鱗刺甲詆之為王振
汪直劉瑾大姦作威福殺忠良鼠嘯犬歡者已
虐奉之搖動公卿輒就社稷人皆吞鋒飲矢啗
朕割牙斯言也公冀一清君側之凶去逆即道
庶幾朝砥奸官哉聳者魄斂公殊自楊諸門人
在坐公曰殺一人胥益一國庸何傷忽鶴自天
翥而下于庭食盤中饌而公削籍高守謙瑄
也來歸公召金公馬之曰丁某生豈不屈哉
與龍比含笑地下即滅頂何視哉何金之為
輩喉縱綺聞公庭怒呼暴跳惡聲震動家人走
批門齒衣器去頃之知其詐自是國外皆耳
卒賜賸感扇曰魏公令我伺丁翰林仍敢晉
否公憤之人骨髓無所泄氣噉破不食食但曰
吾志匡世今恨未得報朝廷耳他無言遂終季
四十四蓋天啓七年三月十五日云噉昔神告
忠臣茲其驗也嗚呼公真能死可謂蓋焉不二

心之臣矣崇禎皇帝御極公弟時學子聖期
疏白寬守謙抵瀋賜公諭祭贈奉直大夫侍講
學士尋賜葬塋一子卽聖期公詩文師古各擁
膝齋集鐸壬戌出公門常魏崔肆毒凡出公門
者皆各遲卒師徒憂望呂甘心受銘而公策忠
憤徒呂資其滿貫耳卽各祭賁斷手續玉帛因
家者奈何寵異孽寺而令忠鯁之臣不一展其
用也噫某季月日葬公燕之某原公弟時學
生呂保來授霍州知州先配褚宜人

某氏孫若干孫女若干銘曰

子聖期呂公蔭今爲戶部主事權九江鈔關
生嘉庠生次聖公庠生次聖肇次聖衡切各
某氏孫若干孫女若干銘曰
世降風霾氣寒慄太阿被竊生聖室修故寔
凶非吉拳紮雕鏤寤微纒公出不避輕絃拂
文勸刺如殘戟羣魑贊贊血脣啞不減珍瓏
密畢歿生不回肆茲鋪公歿蒼天慘白日日
爲朱地圻岸鬼哭神號靈鳥猶帝曰蓋鞠古
直兇不綱怒厚所嫉公孤桂蠹徒屈膝弘恭石

顯繆申驅愧軀狸食將特益公歿非或羅助
聞人聖戒刻山壘祀上包瓜豫旌厲緯縉者
鏡瞻昔裨韓樹蕙考名實千冬萬春欽此石

兵部尚書豫石呂公墓誌銘

余蓋讀豫石呂公狀悲之幾不能誌傷哉公
矣而仍侔其學卒呂一城歿天歟人歟公與
莫逆數從公講學相與鳴訕世事公堅定不
下足呂淑鄉閭上足呂裨國家大事至歿時
刃在前不能屈公而猶不忍忘君嗚呼若公
謂無作後歿者其關於名教大矣乎公姓呂
維祺河南府新安人裔本四徽宋呂文穆公
世居維徒新安俊生獻獻生鏡行二鑑生思
思聰生玄玄生景陽景陽生鄉行三贈南京
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淑人牛氏守節保
生孔學歷封戶部右侍郎右僉都御史呂捐
贈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淑人孟氏生子
長卽豫石公次樂兮今維祐維淑人田氏生
生維視孟淑人夢月墮懷生公公少卽特立不

恆偶尋不可得後覓于大窗中多草澤方熟睡
二大蛇守人咸異之曰佗日必奇人稍長就傳
談忠義事動曰君子自許十六爲諸生二十歲
庠俸孝悌丙午副榜壬子季二十七鄉舉癸丑
進士釋褐兗州府推官陞吏部主事歷各司員
外郎中陞尚寶司卿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
少卿太常寺正卿總督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陞資政大夫叅贊機務
南京兵部尚書其爲李官也召孝悌建民不
去華飾多弓亭除嘉肺美緡會黃河巨盜三計
餘凡與主不能資緣慎麗事却罰無曲回繕
室棲餓者暇則延諸生講經義乙卯泰闈戊午
山東闈兩榜皆拔士出其房其爲銓部也同寮
多譁公戒勿譁浙吏作姦蜩集鈴之重則痼痼
生公按八十選簿曰此弊藪乎合爲四冊而實
召塞先是冢宰某爲某給事所彈公在考功禮
奏不徇冢宰意冢宰大怒公曰不公安足服衆
口可掛耶不如是掛冠去耳長揖卽出冢宰悔

謝曰我過矣房師魏南樂璫之制也召贖求選
弟某官公持不可答曰吾詎不知師之介弟故
朝廷之制吾不敢私魏方革政政府大恚欲加
害公拒之不許過門選濫錮其壘貧老者不展
轉次都下舊式都科謝部揖于選司門某不揖
公無吝曲回草疏爭之四給事急來揖且謝罪
某御史于朝中邀語公不顧曰勿曰私相傷我
非可招來者彼何能召力壓耶光廟徂落人心
洶洶百官欲見新天子內侍推不許人公與
員外見政府曰外議靡定時當屏毘無吝所
蔽豈可沮諸臣欲見意乎遂昌言請見慈寧宮
方退意宗未登大寶諸闈道之幸小南城由簿
已出公動色急約省臺抗疏謂調護聖躬近特
不干豫政事防微不可出一步時魏璫及諸寺
人已心怵公矣同時劉范政諸君皆嗟歎天啓
元季省親歸舉蘇公繼歐代蘇未之知也無幾
何海內靡狀詆正學媚盛毀書院動搖天下公
與馮公從否鄒公元標曹公于汴敦行講誦不

輟河南會城建魏璫祠公曰書詞諸紳曰鬚髯
丈夫豈可陰狐呂降色辭令士氣凋喪耶諸紳
從公遂無捐貲者璫益為核之甲子冬推公考
功郎中魏璫矯旨竟別推部郎報睚眦也舊無
別推格自公始今皇帝御極海內急推公公乃
起及為太常卿疏陳堯舜之遺時艱先務大綱
急挈一賢領千人提一事括屬事又疏保秦防
微如畱中改票慎刑惜言官寡欲慎遊上嘉納
又條奏兵餉已已兵薄畿外同張公鳳翔與
府議召舊輔孫承宗行邊安祖大壽其為南戶
兵部也時漕糧絀數月公屢疏振刷曰東南為
僭曰財也生吝源耗吝孔徒銖兩剝民恐國用
日匱徒削元氣耳無論壞祖宗濫且漁貧民顧
上盛德臣子于心何忍乎晝夜搜覈之北部借
糧吳越抵漕各省未納借藩王工銀若隱匿布
絹紗季額支銀缺額缺軍糧銀屯糧公疏奏二
十四弊劾布政莊廷臣等一切繩之濫設濫糧
清共搜銀四百三十七萬奇還之朝廷其他

節省一季七十餘萬南南庾昔空今遂衍溫民
力呂舒且修建三十六倉五場釐蠶牟者及瓜
可引足數季之需其批根癰蠱殫心實用者皆
類是尋率南都人士講學會上遣內臣監視戶
工九邊錢糧諸騎紛若脊脊多事公昔疏請罷
仍責九卿督鼠不言後南北始有公疏矣上亦
悟乃罷遣考績贈三代廕一子陞贊機務疏革
將官苞苴重勇技勤操練儲火器作典士伍展
姦吏陳天翥沈士龍侵衛陽宣城涇縣南陵
潭咸寧銀一萬二千餘兩正濫裁冒濫軍八千
餘名備硝黃三十五萬斬流寇謀者十餘人寇
遂西尋丁外艱公鰥亮不納臨大事抗義不為
輒徇直愈起名愈重而妬亦隨之積時將大用
公世不無脾睨者遂召大計格公服闋與伊雅
間諸弟子講誦自如先是同封公捐穀三千石
銀四千兩修新安磚城犒城兵粥活萬餘人土
賊王之典螳聚千人與城中郭允順通八月初
六爭城公心懷密構之侵告密而盜晉戮乃作

饑民圖進孝經迨所著孝經註或同上嘉納尋復職芝生子庭其歿難于雒城也流寇破宜陽永寧公總家將李定國出城殺寇十餘人總兵王紹禹寒心率兵畏避大城樓後分守道王胤長鄉宦知縣劉芳奕無蚤見遂令紹禹守城矣之皆鉞戈鏖日駭城內矢石頗彊可召無墮公守北城方殄其子環琳族孫牙侍曰紹禹兵城上與寇隱語寇勢彌張攻不遺餘力此方用肘足時也大人急自愛何拱手召須歟公叱之曰

嶺山園題集 卷六十一 墓誌銘四

小子何疑長雛大矣賴皇上之靈豈卽破一東周國屬一破我不能特立乎日講聖賢學何學乎吾豈吝所曲回吝歟無生飲食自如也且督城士弩礮雷發拒之多所傷少頃紹禹城內百餘騎長矛鞬鞬隔路馳殺人城上繩汲寇腹背受敵寇訖衆潰走日更服跳公曰否曰絕城公曰否曰避民舍公曰否否仰天大哭寇至枝戟在面扯公去公收哭無愁色至城西關周公廟見大寇營中坐雕几公不踴怒曰呂尚書總理

招撫汝請兵勦我何大偏人公屬聲曰我爲兵部尚書今恨無兵馬殺汝狗彘今日惟吝一歎耳時福王帝與雒人士先縛子前公顧之曰綱嘗爲重囚不可踴賊皆泣下大寇令之降公陽笑曰世寧肯屈降呂尚書哉我當國家事歟不顧今之歟不辱聖賢不羞覲于天地吾何畏汝哉左右欲生之公更嫚罵曰生尚書不直一錢北向拜皇帝哭曰聖恩未報臣心竭西向拜父母從容伸頸就刃遂歿嗚呼偉矣事聳上哀之

嶺山園題集 卷六十二 墓誌銘四

噫禹夔顓天豈必盡召歟足于世耶此可召觀于際遇之時矣子是召悲不能誌而必欲誌之也公著書若子卷他如鑄錢焚券更驛婚葬作與士習皆不言細公生萬曆十五年七月二十日終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五子兆環兆琳族孫牙從子危含斂寇殉某年月日某殯于新安某原娶郭氏生二子長兆環拔貢生娶某女次兆琳戊子舉人娶王氏卽余之長女女四云云長孫升恆余甥甥銘曰

公之神靈無不燭乎用人拯痛惟于兮日焉是
圖老之于林壑之間而遇兵蠱逢其枯何如蚤
置之左右曰大昌其謨熙載化調可曰消鯨曰
彌天吳今第區區歟節佞魑不敢與為徒史雖
書于玉匱行人弔于墓衢但曰郝廓之鄉先生
歟難之賢大夫嗚呼

行人南谷王公墓誌銘

崇禎之十四季中州有歟難之臣行人王公明
至崇禎十五季二月其子如曾自雒來哭來銘

麓山園遺集

卷六十七

墓誌銘四

三

父墓公字哲甫號南谷曾備述其城破被害狀
嗚呼南谷歟矣歟故人何忍銘何忍不銘
按公上世某某數傳至公曾祖某祖某父某生
公公丙子舉人丁丑進士授行人當為諸生試
數冠軍予曾豫期丙子捷及都下相見公修幹
端諒予心識之曰斯人必能為人曰行人來命
歷塞外官方三載十三季冬事竣旋至至十四
季正月初七日流寇犯雒界離雒城百里其父
母勸公北入都啓寇公曰為人各各數寇詎必

炙肉我哉即炙肉亦非明所得主也寇迫公挺
朕請于胥司分地守南城將塚兵三十餘人公
鎗帶簪劍市酒脯勞衆為備時王紹禹客兵如
虎狼守道王胤長邑神舉人知縣劉芳奕援之
內守公曰恐貽大戚朕卒不能奪客兵內通
公言恨切齒露之語如曾與公兄弟或謂公非
印官勸公逃公瞿朕曰何逃而可汝好事父母
何用畏如鼠將來髮種種不吝一歟歟矢生王
明各進歟無退生汝輩類可唾舌可截也不去

麓山園遺集

卷六十七

墓誌銘四

三

吾將劍斷汝十九日寇穴城益迫砲聲震山谷
率壯士王世濂清雲等下矢石火礮寇被擊歟
十餘二十日一夏客兵呼吸內應火歟歟起西
方寇緣雲梯蒙衝刀斫而上公持長劍督戰城
中黑氣四塞空中忽大馬鳴數聲遇內叛把總
謝某唱曰王某來斫之公腹背受敵數劍令降
大誓曰我為人者我豈降寇即歟猶告帝曰鬼
兵礮汝寇摧之井寇去僕楊棟聿汲者而救之
血肉剗剗昇至孟縣歟復甦目不開口張氣憤

憤曰殺寇殺寇乃歿公之被斫與豫石呂公同日亦可悲夫故呂公之膽氣濟乎政事何難與人主爭屬世大計雖狀其歿也仍曰端諒嗚呼公之歿何愧哉夫介冑臣宜戰歿而反內潰呂孟郊鄒苟不歿寇亦當歿瀝公文臣鄉居無臨陣責可不歿而歿豈非勇于為人烈烈大丈夫哉後寇數破汴宋三十城各歿難者皆呂王二公風之也公季若干歿某日月母某氏妻某氏子某某長卽如曾娶某女孫若干某季月葬于

某原銘曰

百季胥止苟生可營松慘者邛溥者水南谷南谷實不歿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八目錄

墓誌銘 五

贈簡討黃公合葬墓誌銘

毅溪宋公暨孺人孫氏合葬墓誌銘

鵬洲屈公配盧安人合葬墓誌銘

曹愛坡合葬墓誌銘

侄無驕墓誌銘

孺人宋氏墓誌銘

主事徐平仲墓誌銘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八 目錄

慎省張公墓誌銘

磁州仰祁宋處士墓誌銘

陳本菴合葬墓誌銘

亾僕趙國材誌銘

刑部主事郭中白合葬墓誌銘

張母李孺人墓誌銘

楊君孟膚墓誌銘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賈公墓誌銘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八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八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墓誌銘 五

贈簡討黃公合葬墓誌銘

神廟辛亥贈翰林院簡討若山黃公壽七十七

卒又四季甲寅三月二十七日贈孺人繼室阮

氏壽七十四卒將啓前配贈孺人留氏墓而祔

合於某原余與公之子詹事府右諭德錦壬戌

同季志相得也及甲戌南歸各事于墓裡曰嚴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八 墓誌銘五

君幽石是在吾子吾子其圖之余召狀誌銘曰

若山公偶儻君子哉喜書隱于農田世廟末海

賊殘燬邑社湮矣公之父曰雪松公季且蓋時

胥受賊賂者攜貳內叛忘其恤召敵城城竟敗

城中人徒程跣踵而竄公抱雪松公哭曰守城

者義弗犇兒不第守城義弗犇也兒去誰捍父

哉朱儒使我敗兒寧歟召守父也兒去父何賴

焉賊至俱見執見公抗爽不屈不忍殺長兵在

前強弩在後置公與父異處而繫之公之前妻

曰雷氏罵賊曰爾島中狡夷包虎狼之心吞
地之舉殺人如不及我兵至爾坐而斃耳盍教
我呂釋吾舅吾夫賊不忍殺雷又罵乃殺雷氏
頃之雪松公因歿賊中公欲擊賊手無寸刃賊
又不忍繫公公遂得脫公之二兄曰肖雪春山
公之侄曰學禮曰琮避賊鋒于鳳城歲浹饑公
呂耕呂漁呂曬兄于城中操豚鬻斗酒兄侄之
不啖糠粃七箸麥飯者則公爲轉給焉矣而公
哭父公之子曰天幣曰錦公一日過錦書室指
龍山閣遺集 卷六十八 墓誌第五

所繇來不遠乎公諱鳳盛字國茂別號若山居
廣東饒陽程里公于伯仲曰季高曾祖曰某孫
某銘曰
豈不亦困歟不朕胡呂見厥墓也豈不亦豪歟
不朕胡呂不隕厥輻也注之其陸價之其陸鬼
神不智庶幾大厥子孫乎而
文林郎長洲縣令穀溪宋公暨孺人孫氏
合葬墓誌銘
文林郎蘇州府長洲縣知縣穀溪宋公終于崇
禎丁丑正月初八日公之孺人孫氏終于戊寅
九月十八日啓公窆合葬葬于某原公二子長
瑀次璫孫一坤孫女四按狀公上世籍萊陽二
百二十餘季先居城西會里村入城居合壇坊
三世生經明經邢臺丞生時儒山西翼城訓導
生翁拔貢河南沛川知縣生兆祥乙酉科舉人
河南汝寧府同知封朝請大夫生三子公其仲
云公少伉爽慨達用經略自廣又喜談天下事
迨孺人歸始十四歲供茗飴澹滑同居茅舍上

衍翁姑退燕于公公舉鄉交游日多相引重公與孺人市牛酒灑地帳具不厭六上公車戊辰成進士而令茂苑矣吳俗囂訟毆或稍遲之已廣厥冒刑書不敢斷因之潰產攘其輸公志曰民之命重矣涸之則未易疵瑕也胥司之聽不濫哉其吳已覈真而絕貳偷乎約已毆殺者卽刻驗同驗實亟真之瘡絲是懸不復聚邑之賦姦吏竄于前後弊如毛公自元季起凡解支一一立程不紊稍訖卽刻繩之不姑息吏始慙自拔其險誦之心本少復刮積侵數千給如部額卽刻釋之曰吾用已革蠹而已而勸民焉用之嚴其禁與民倍倍耳吳之漕米歲供二十五萬石軍虜而蠶民恍者害之左右畧獲鹽利幾至作亂公目不交者五宵晝而軍不髮櫛苗憐民亦不恍矣又召鳩耗祿耗數千金還之撫軍者選食告之父母告孺人孺人曰爲令不當如斯歟吾亦快墨于取盈也者今如是猶狀不隕獲于茅舍時考迨冬而土寇煽根萌熾朕遂于埤

現如晝矢走于屋人聳懷勃相踣踰隱恐其憂割生人也公憤曰是可使無鈴鍵耶土人唱之內必各謀焉者卽刻清巷民非乘城不許出戶陰授令牒之定其區長不數日外寇卽散去噫乎意公之恢達經略竟止于此乎是時公在茂苑匱八閱月與孺人事尊人益謹及事殞殮也無吝怠公病終次季孺人亦終公之抗爽已敏各志遠馭豈齷齪比乎孺人召困召顯擢拾勸勞服不華鬚不飭也可謂相與已各成矣夫公之厘試一邑而未究于天下也又何其不廣也公生萬曆甲申九月二十三日季五十有四諱繼發字某孺人操江都御史孫公甸男山西武鄉縣知縣鳴珩女季五十有一瑀威海衛學廩生娶四川布政司經歷左公懋勛女璫萊陽縣學廩生娶庠生董嗣儒女璫子坤伯方小聘丁丑選士周公伯達女孫女皆許字銘曰誰之慨之而治劇戡暴耶誰之困之而弗亮弼弘功耶誰之酬之而止于茲耶嗚呼人耶天耶

明贈承德郎井陘縣知縣鵬洲屈公配盧安人合葬墓誌銘

方神宗朝予方小誦同郡嵩陽屈先生文相去二百里未見其人不知其剛直不善事權貴也後與靜原交好公已歿八季矣今予狀來速銘予心乎公殷綸焯起于雛而後召浩昌乃序乃銘公屈姓諱大伸先燕山輔郡人四世祖來嵩縣事農應時娶田氏生公公娶盧安人神宗甲午舉于鄉爲井陘知縣封文林郎倍權貴調靈丘謝政歸陘之俗偷多偷公委曲牖民物胥惟察衍沃香規表術民動作勿競華費使之刀幣制節而姦貞不惑殷沅篤密但相注焉朕召吏盜狙之嚴姦人侮抗側目思召中之借通賦爲口實召屢公予嘗觀之政善剗者悍疆之所惡也公方節汚爬朽蘇衆之瘼而召獲戾爲良吏者不亦難乎竟調靈丘公投牒拂衣去去而嵩令某婪又猶矣今如狐不顧三尺詭民財簞不厭詳也借均賦召蹙民民弗堪騷焉大擾公爲

靈山園選集

卷六十八

墓誌銘五

方

靈山園選集

卷六十八

墓誌銘五

七

邑令凶犯其角距令怒曰是揚吾不德哉謗遂與令鼠喋狼跑工召侵公公不自得或謂公在自謝可殺其它志公倔彊不肯往曰從來胥倖總之屈鵬洲乎竟鬱快召歿盧安人撫著勳二子困窘持閨當戶視公在日艱虞彌甚慈善誨又八季靜原成進士繇農部改給事中公贈承德郎盧安人改封太安人嗟嗟君文章身召勳召晦勿恤其來焉耳宦學蒞氓與其悟于道也寧悟于人躅步園行于昭利達得矣而汗乃集

女五曾孫一曾孫女一嗚呼予誦先生文而又
呂文先生也銘曰

豈不誠葬不隕其為豈不逢嗷不痺其姪胡種
而良故獲而慶生斯守剛後斯永臧

曹愛坡合葬墓誌銘

曹氏子克諧于寇火搶攘之時自汴走二千壘
來京師求余銘嗚呼世之富貴湮滅者豈少哉
縱赫於于一時荒榛斷絕固不可識矣而曹公
諱守智者余竊尋其繫云公號愛坡其先自真
定徙汴曹家潘父淳已居五世家紫溫公讀書

龜山園遺集

卷六十一

墓誌銘五

八

不成已而為臬司操斧自謹恥為刀筆吏或
曰私賂公不之取不敢曰私變經久之大議或
人色沮而退里中曰其弗冒汲輕儻也咸重之
辛酉子克復登賢書十季歿里各點觸公公不
介又好為人解鬪辯信信者雖外齟之卒不聳
仇而姦仁羞而姦禮也者如此其可識也已夫
人之曰屈抑幹身而處困自下者世多吝之彼
無所逞曰肆其餒其退輯宜也至于歷曹陳之

時子亦貴曰滑志雕刻于人者不可勝算故智
易舞文也不稿落其守力易曰吮言壓物而不
犯鬼道也不梗礙于流俗此其人為何如哉噫
名為士君子私利焉曰害公罔顧大體恤人言
富貴若彼吾知曹公不屑屑矣公配李氏于崇
禎七年四月十五窆之祖營季若干子克復者
余同季孫克諧克家皆弟子員克俊克續幼銘
曰

仕不仕非所爭遵葬遵正其人彌邵玄壤之石
龜山園遺集

卷六十一

墓誌銘五

七

足曰耀

任無驕墓誌銘

任曰無驕字曰自牧生孟津其父曰鏞冀寧達
僉事其母曰李氏季曰十七未及娶忽而不祿
余之長子曰無競字曰爾烈季曰十一母曰馬
恭人曰痞而不祿無競童子好學如怡余為諸
生多受饑寒無驕補弟子員不饑寒性亢直見
人行不遵道則艷色曰不可為而為其若鬼神
何邑之人好新聲鬪雞走狗擊鼓奏俊酣歌達

夜無驕憎之曰其蹈于侈乎而忘身之圖乎余方喜其志之立也不亂于利也崇禎十一季七月某日卒與余長子皆才而不克植斯可傷也夫銘曰

命賁之而不享而不召之張吾宗

孺人宋氏墓誌銘

孺人姓宋氏樞陽宋三樂之女孟津庠生壽山雷公養性之媳茂州守樞垣雷公拱極之繼妻初樞垣公喪孺人某氏謀所召為繼者告約曰

發山園遺集

卷六十八

墓誌銘五

一

翁姑老矣宗祏之重胤祚之祿周旋不息家之利也親戚皆曰宋之子其事也必無郵卜曰祥孺人歸季十五迨事翁翁目盲婦教召將之藥物良壽山公喜曰婦善術我我受其福樞垣公初為廣宗令廣宗大盜齒梓尋流寇之熾也兵鬪不解樞垣公守之孺人佐之牛馬選具孺人且曰嗟嗟之德民弗懷也樞垣公能懷民不自行弗路于咎家相疇哉迨壽山公沒而繼姑朱氏老樞垣公于是奔茂州之命孺人曰默齋叢

四千里如母老何恐不膏蒟醬矣夫子曰勿往樞垣公竟不折腰營菟裘孺人三舉子不祿生母一女獎樞垣公懷納膝曰雷氏之宗胥積也其無胥艾乎其自壽山公召上實邀福焉生干萬曆三十七季十月十三日卒于崇禎十季初三日季若干女許余三弟鑑子貢士無逸某季月日窆于雷家河南原銘曰女識其大匪酒食之無愆而壺彝之仔肩季阻魂安爰獲其所

發山園遺集

卷六十八

墓誌銘五

二

禮部儀制司主事徐平仲墓誌銘

崇禎四季十一月十七日徐公成治字平仲終季五十五季九召某季月日殯于路寢附于父舉直大夫雪南順州知州公墓側公世為徽之歙人因族之商嶧縣者遂起家嶧舉戊午壬戌第于子相見粥粥如也不喜言人過眾人紛議公處之終日不見矜張之色意必大厥施于政事不龜卜而知也迨公尹子汜汜水東古號虎牢地瀕于河東濰鎮地數百晦河南福藩歲取租

焉武陟民歲敏而畊之汜汜無地困于租藩之中
至猾鷲其齒牙投糧芻茭索無藝公請于
福藩除之賦始免于鑄又三季調唐縣唐之吏
險峭不澹澹猶如鳥罟公糾之澹胥徒訛言悖
政公乃改武學教授武庠生謀爲魏瑄祠公曰
不可遇其叢沓者數十人呂正羣枉禮部儀制
司主政之陟則是歲秋也傳駙馬授公承德郎
公和曰納物平呂率隸不亟亟于營進特逆祠
于震蕩之時其行已也亦異乎巧營捷就者矣

龍山園選集

卷六十八

墓誌第五

三

前路驥首方喬基何哉曰是歲冬遠逝耶鬼神
馭人之遺未修厥轡余能無感乎公配安人汪
氏屬曆來稱能文者司馬汪公道昆侄女也子
璵孫爾弼京銜經歷爾強嶧庠生又爾璠曾孫
觀曾希曾企曾返葬于積溪縣城南羅崑村余
不勝感焉銘曰

仕而貧則民不瘁惜而身則行不差長其懿不
長其猷此徐君之無求

慎省張公墓誌銘

伊維嶺賴山水鬱跂中原大與區也而高士之
鴻冥輯翼往往出其間余少而好古寤言于西
毫之慎省張公公益不喜功利人也吾維守氣
嗜學張公其一云謂余可言又于余爲癸酉季
家後交公之子孝養公思歸而諮詢公不知公
已捐館舍矣嗚呼如此黃髮吾安得見之公張
姓諱光宙字慎省行爲仲性好書求古居恆香
林泉閒淡之思不喜擊毬局博走免隨父滇南
大叅公蒲方其秉憲五涼畫策曰我止務釋

龍山園選集

卷六十八

墓誌第五

莊

于敵勿爲敵肘也遂援袍而復松山之疆物土
宜樹其利督畚畹隄築邊牆表三四百里今武
威卽畊牧地大叅公返盤錯公贊而圖之大叅
公告人曰事之瘁吾心者宙也殿及從滇南奮
其謀驟之喬靳也其在五涼一叅軍呂金賄公
營薦剗公曰爾欲腥我乎眎我不整矣告大叅
公自是旗鼓無敢姦焉者大叅公父偉母稽淑
人偉父憲封俱秩如大叅始祖成自晉陽徙
偃師公居華臚蕭蕭狀不問生產曠達無迂容

人脫公公不嬰子心及人操壺而至吟詠子饒
山聽水見人之觀觀壘斷鷹鷹鶚視則顰眉曰
何自誕乃爾号我輩居各微廬易各薄田但權
力斃取人子孫可干季弗替号則械巧也一何
談談也歟縣是學日累室惟書籍囊澀猶焚券
濟物鄉人曰其無淫德已自益腊今幾人也哉
遇山泉之峭蒨幽淡卽闢狀睦狀而心邁于九
咳之外凡此皆公所得樂而不疲也其得助子
書耶抑其天性狀耶公之子孝養公爾統登成
養山園舉集 卷六十八 墓誌第五 百

傷歟公所著書字學盡測廣問奇集詩文藏稿
若子卷乃系之銘曰

行之篤之不在乎華其服學之蓄之不必号生
骨穀子之類公之餽嗟嗟号善躬緱嶺魂吟與
笙一聲蘭泉風馨良罪青青嚶嗟号先生

磁州仰祁宋處士墓誌銘

處士宋君字仰祁上世祖仲良山西上黨人良
生成威生榮徙磁高里榮子七三曰鑑鑑生
涇涇生繼文繼文生邢彥爲大城縣主簿子三
養山園舉集 卷六十八 墓誌第五 五

季曰宗濂仰祁君也爲庠生号生讀書慕義各
志築潞州指揮顧從簡來貧不能襲職餬口于
傭處士曰殆哉子各世職若杞梓皮革焉不能
庇其身自植也乃養其妻子子之金遣一介
繇太原都司達之樞部遂得承祖宗之續官而
不絕士各執經來者則諄諄指畫或曰子何不
厭耶處士曰人各學猶木之蔭也吾爲之廢其
幽昏呂休懼其動而鎮之奚不可耶澤潞寇侵
磁之西鄙民鹿駭勞于難處士止之出葛煥餐

士聚衆鼓音不衰寇引避鄉人曰吾輩不至無
筋無骨者非仰祁氏爲之鳩吾宗其奚免于伏
攷略血乎少季從父于都下夜半豔婦挑之距
呂厲色又嘗讓產之腴于兄閭黨中禽其婚樓
其喪其爲人也不呂昌大盈愔爲溫吏可知矣
卒于崇禎七年八月初三日季五十九先配
李氏繼配李氏子茂桂崇禎元年貢生繼室李
出也娶劉氏女四各各適孫熙呂某月日葬磁
東淦水之旁銘曰

擬口圓選集

卷八

墓誌銘五

示

坦坦利物德不爲凶雖來應仕足呂蓋榮縱回
汗爵孰減孰豐

陳本菴合葬墓誌銘

本菴公姓陳氏諱士植字汝立祖彥莊自四明
來居京師至本菴公七世矣曾祖某祖某父應
麟嘉靖己未進士江西憲副母宜人黃氏公配
孺人錢氏外戚玉川錢君女也世祿恆華易孺
人小心謹約習于劬不辭瘁上則將尊人退呂
督夫子嘗勗本菴公曰人貴自樹哉今吾百歲

人無寸善可紀百歲何爲也本菴曰斯言也巨

昨細聊不敢望之恆嫗而乃知此本菴固喜俠
好讀書作詩飲酒海內人士往往就之本菴雖
貴公子而家無厚貲文聲起酒盞淋漓竟呂此
徂初病革子亮采方小本菴加諸膝熟視之又
熟視錢孺人淚下如霰終不發一語孺人欲歔
者屢姑黃孺人哭曰藐孤之成則汝圖恤陳氏
呂規耀憲副之緒汝隕命呂忘先舅之好呂棄
茲小子豈惟我老寡婦其自四明祖呂下皆不

擬山園選集

卷八

墓誌銘五

示

受汝之貺孺人忍之曰婦矢歔矣而不歔所呂
不知歔者惟姑言是念懼不均夫之後于成吾
何顏報于下壤耶于是稱未亾人四十六季中
間襄姑之葬程亮采學稍不學則夏楚之哭曰
孺子敢實虹我不納躬如尺吾懼其後也吾茹
荼之謂何亮采匍匐謝後爲名諸生而孫正心
庚午舉鄉矣崇禎四年七月初二日禮部請得
旌表孺人卒子崇禎庚午正月二十一日季七
十先是本菴公卒于萬曆乙酉閏九月初三日

率二十八本菴曰豪邁自負不究其志錢孺人
兢兢不墮陳氏厥聲曰光其祖宗則惟吾繇持
之者也若考作室孺人接之泉之而後與交成
精難苦節豈易易也歟庚午季二月二十日合
葬于永定門外鄧村社子亮承府庠生女一孫
喜起府庠生正心卽售庚午者正域幼孫女一
銘曰

陶匏矣奚能久山石矣胡能朽陽陰雙璧曷載
端魄彼凡鬼兮易消茲靈祉兮不滅

卷二十八

墓誌第五

文

僕趙國材誌銘

崇禎戊寅予在長安守大明門夙夜勞于儆事
而不敢休趙國材爲庖人夜分問食食不燈燭
材芥功焉天子方命具甲淬刃曰嚴兵患材倉
卒炊趨風矣爲雨雪侵不得良藥又明年材竟
疾命老僕爲粥酌之斯非兵之震材爲予給厨
似予所召感之歟也不狀予豈不久芥材曰刀
匕供乎可憫也夫材無子謹于某地銘曰
從予入都者非汝耶胡不從潔哉未耶汝勝牛

之牧馬之園矣得毋謂予瘁汝歟匪邊怒則不
狀噫嘻汝愚鬼則不予怨也汝聰鬼則暗爲汝
漿也漠漠荒原不幾餒乎

刑部主事郭中白合葬墓誌銘

雲中爲花夏運路自西挿匪茹直窺上谷督撫
監司曰及守令厝事孔棘朝士憂之如郭比部
者起家大同令大同古雲中爲令六載僅得耶
南計部中間升沉曰及移北部無多季厥嗣祐
簡囊中溢甚不克具舍殮賴就驛者從烽煙中
獲曰曰是矣

卷二十八

文

奉視歸里傷哉余安知國家之急遽才天之報
廉吏何如耶公諱文燦字中白祥符人祖贈縣
令諱嵩父維寧神廟已丑進士官計部郎舉三
子仲也則公戊午舉鄉戊辰進士邁大同令先
是挿兵十萬騎從雲中出口雲中民強半歿徒
公至晉盡兵農本計招掠流亡能治疆理者宿
遭勿問上記開府借鑄本市牛種豫備倉粟勸
耕邊略時宗祿取給民糧糧置議補鹽引引給
祿數如數免糧二萬新舊餉議加公謂朝廷曰

宣雲為左臂割此咬彼非計也得旨永調已已
挿擁衆內犯壬申奴復從宣入雲公守南關南
關食貨聚公詰戎繕器緝奸儲餽製堞炬屹狀
全湯矣卜式兎十七季未領撫賞奉上命釐剔
奸蠹公立解騎之道也公不尸功邊才議兵賦
儲屯田嚴讞者躋之奉詔彼入為諧者阻僅耶
南計部繇今思之公亦不幸而不獲際皇上臨
軒策吏如戊寅異數耳公與余善察公顏色亦
無少舛望陞辭猶言邊事奉旨旋得調新舊制
二屬即日襍被赴畱都無何週期計曹允移聞
久之始及拜比部之命而貴志沒于南都傷哉
亦可謂不究其施矣遂同三孺人瘞朱李兩孺
人皆著幽室計葬之而高第化年廿八公之
某季月卒某季月銘曰
應運已塞位不遐宜為郎已老緝其光耀穆穆
嵩風廉吏之宮

張母李孺人墓誌銘

蒲州張君西河為禮科給事中給事念母在蒲

為子道母締造艱苦甘荼習蓼備所不堪輒欲
泣又數月而母亡矣給事奔蒲已幽石請按孺
入十六歸張公舅姑善伴姑繼室也生子一女
二稍長家窶子女啜泣姑前索食姑大恚孺人
避席曰替珥市胡餅餉張公謂孺人曰母亦無
幾求吾與汝愧無已將母耳即極極不完處于
蓬藿博二人喜足矣孺人無難意滋長婚其弟
嫁女孺人佐張公剪孺結于左右姑且大恚曰
吾負菽雖自給而女之食弗華也是負牀已上
張口關誌集 卷六十八 墓誌銘五 手
實累若可曰我多望于若乎孺人舉篋傾身為
之已悅其意張公沒生齒愈繁肴欲拆爨者曰
張氏之家其索乎孺人泣止之不能得姑老嘗
居孺人宅不佗往孺人事之終無倦意給事君
季也勿讀不能館穀幾中輟孺人泣曰胡荻不
結瓜菽恨不產麻物必各原今即窆終日營一
飽居一間破屋雖狀各肴異饗季子必張張氏
哉張公朝夕復督鄉人噪之給事十八入學三
十登賢書三十四成進士尹渭南迎養孺人給

事甘麤朱襖上食孺人無衿意入必問兮反曰
渭之邑飢邑也汝緩之其務惠教之曰若攘下
自封不詒其利刈其害則詛于人僭嬖于鬼神
亦非汝父之志汝不是迪斯不吝吾言也吾締
造汝家三十季拮据于蒿藜易易歟汝其政和
不戕勿辱吾義給事君孟廩狀于孺人矣返里
戒子弟華者至焚券于焚錄孺人無格意朕自
持儉朴麤布甘荼習藝忘其非嬖也後張公若
于季庚辰季某月日終壽若干某季月日葬
某地子某某某語希夏某科進士謂禮部給事
中字西河云女適某孫某銘曰
啓坎而祔者悲歟艱苦而懿教者思歟播磨于
後人者本之誰

楊君孟膚墓誌銘

孟膚楊君諱宏敏孟津人祖嘉慶父玉潤歸州
守攻詩善行草書君十餘歲入學季二十各幾
歿于家妻孫氏一女某季月日葬于叩馬村柏
崖山無子某嗣子為諸生時數相及孟膚好飲

娛書畫治一軒于梧竹之陰每歎息曰使吾得
鑄琢于詩成一家卽董一二帙後何恨哉時人
多侮之孟膚微笑不出一語後亦諧謔求不迂
于人終未嘗曰非義損也凡宴會更歌迭進絲
竹之聲亮瀏激楚月色朦朧泛蕙流觴迫雞鳴
香滅至于屣履雜囁始已時海內晏安寇賊不
作季豐穀熟洵可樂矣子第微聞過予求書生
于豪貴之家而能尚文墨者詩一卷如孟膚楊
君亦不多矣天而不祿豈非命歟及人王鐸為
之銘銘曰
吾詩矣孰謂為促吾行矣孰謂為無穀罕如累
如者墓耶不能與吾飲與吾操觚吁孟膚吁孟
膚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賈公墓誌銘

賈公諱繼春字貞復號浮弋累官至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季五十四終于崇禎甲戌十二月初
六日將呂某季月日葬于城東新阡公之上世
家山西陽城徙河南新鄉公癸卯鄉薦庚戌進

士爲任丘令先擬兵部主事退湖廣道監察御史公各志言天下事不避衆生奏疏七上論宣脉及庸輔濫恩諸事指劄移宮皆他人已爲事在禁禁未易知也捫舌不言公卒言之又指及某事當時或曰此病公已江西巡按歸里又疏奏禍叵測人爲公危削籍福清涇陽吉水渭南諸大臣薦公未卽起用丁父喪假闋命下復原職爲直隸應安等府提督學政江南饒試蹟點史陰操蹟緩急已仇讐公曰胡溷乃公乎手職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八 墓誌銘五

呂病終公祖成生典典生通通生隆隆生邦矣邦傑邦祐邦祚邦祐祐遵化尉室劉氏生性愚鄭州教授累贈御史室贈儒人路氏儒人趙氏公母也公之室周氏繼劉氏俱封儒人子四蘊琦蘊璿蘊璿俱卒蘊珣幼女五各各歸公爲言臣其不務苛細者或恆念國之大事曰吾奈何呂白簡驕朝紳考家居好獎成後學風雨焚燈相勞苦不知者謂公肯發大奸燬涌靈舉不可通也及前席無他賜猶狀曩日循循退讓時矣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八 墓誌銘五

余察公意或有不合者况厭紛華不日因故獲弱虐老其性固狀銘曰

世之參靡也公好乎朴夷世之多事也公行乎激危皎皎者難爲容不弘其典鯁多迂也歟其孰爲之司其衡也歟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八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九目錄

墓誌銘 六

少保御史大夫中湛陳公墓誌銘

明通議大夫陝西叅政孟諸郭公墓誌銘

明吏部稽勲司員外阮公墓誌銘

淑人張母段氏合葬墓誌銘

通議大夫巡撫四川葆一張公墓誌銘 代

禮部尚書贈太保晉醇孟公墓誌銘 代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九 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九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九

墓誌銘 六

孟津王

少保御史大夫中湛陳公墓誌銘

崇禎七季乙亥五月二十九日少保御史大夫中湛陳公終于家先是計聞其門人王鐸既為位哭奠又一季其季子農部主政貞達召二無

張公狀來徵銘泣曰敢曰銘請予讀張公狀淚

涔浴歎曰中湛公已侃崇其躬世倚為磐石天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九 墓誌銘六

一

乃不遺斯老成召佐治道耶公為河東鹽御史議予于稠人中予觀公歷四朝志慮端勤能任大事而遽逝也不亦社稷之悼乎按公為令亮山秀水福建道御史巡鹹河東巡江右巡山左太僕太嘗通政大理卿尋晉少農少宰總畱憲總北憲加太子少保其仕也公之先宋大儒陳止齋公居永嘉自永嘉徙義興生舍四公四子五傳生弘甫公衛輝丞湖南徙毫村又五傳生遠猷遠猷生邦邦生憲章憲章生懷古公一經

公之祖父父贈如公爵母雷氏贈夫人公諱于
廷字孟諤號中湛甲午鄉薦乙未進士配張氏
封夫人子四貞貽廩生貞裕甲子舉人貞達戶
部陝西司主事貞慧副榜廩例女三孫男九宗
大河徽維岱維岐維嵩維嶧其葉也誌曰烈哉
陳公也公爲頻令則愷悌不回循吏太儒多衣
食敎迪御史則言關治亂毛舉給事某曰言補
外公救之文選職方觀毀伺政府喘息爲與主
肩脊賴得其意已結公遣公力勅之視巨壻張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九 墓誌第六 二

謂誤則張差已癩脫併脫陰翼者成何世道取
衆驚其品狀不減昔御史時憲廟臨御大司寇
王公紀忤政府削籍公唱言力白紀鯁言無罪
呂鯁言放紀紀得矣其如佗日史臣執筆書曰
天啓某季某月日罷刑部尙書直言王紀何後
世必謂朝廷非爲讞屈紀爲牟一事斥賢臣呂
陰喝臣下反足礮礮豈足礮一王尙書哉士大
夫咋指曰斯夙所弄彊項陳固如是乎少司農
則上鑄錢十議力糾司官乾鑄本者歲得數十
擬山園選集 卷六十九 墓誌第六 三

加峻曰此曹路君子危社稷我稷不能修之已
謝天下乃囁嚅已從汝乎所剗皆端亮瑤怒禍
方不測乃削公籍與楊左出都門都人悲曰斯
疆項陳世所倚爲磐石者亦去耶或曰公稍委
蛇則小者伯大者侯否者三公如援之耳無如
公不可做何也今皇帝御極擢公北總憲公念
起之顛沛之餘恆歎輔廷聖明知老臣無大展
恩活我其奚已報于黼藻而性之慙猶故也不
減昔御史時未幾草場災下御史高倬獄武
事又下御史余文燭獄公疏救之尋考滿加太
子少保三疏引止足之義無度辭不允皇帝念
疆場之懃不能淡墨固軍已靖圉也注意武武
弁之軼怠而胥流心者寢難馭矣御史祝徵畢
佐周朴之上怒命公議罪時胥風公稍貶就者
公不可曰朝廷令我持憲可從諛而暗耶我者
臣不敢愛身巡方者已糾情懲賂也無已制之
則遲志虧濫若之何任其回已傷國紀乎上怒
於是罷公御史祁公彪佳儀部周公鑑湯節推

開遠俱疏教公不報而公乃去噫公之烈烈自
樹不減御史時生兮剛正持大體強項如初也
蓋天性狀哉公歷贈懷古公封夫人如制夫人
張氏某某女子女孫皆適某某喪盡誠無之者
悔他所濟全活皆不載云嗚呼天欲興治必資
陽剛不回之臣公贊贊四朝下已庶民上已義
槩正諸竄天胡掖之而又躓之耶此予所已淚
泫泫三致歎也人之繫于治道運數也如此夫
公生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年七十所著某某
已某月日寔公義興某原銘曰
世軸所隆人思三三躓迴濬礪惟直克取黃
攸昌元凱踵武公也無阿神鈴肺腑天下咸好
彼彼者忤堤濶網綱嚴霜和雨蛇豹鋸齒中外
食盡公觸不勝退伏草莽胥赫丹日胥昭齊斧
釐正海區魑魅糜腐天地歡喜童穉歌舞公復
端珮霞驥高羽天子曰汝汝爲完璞大圭經雕
其光彌普汝不瓦合衰賴山甫老而彌劬厥力
如虎九廟監之天已暉午胡不扶持騷箕星部

精光燭宙治理孰補蒼鬱拱松蕊蘭啓俎曲鬼
懼正觀之則俯枉砥不折永綏後祐子孫攸行
式嗣惟祖

明通議大夫陝西叅政孟諸郭公墓誌銘

孟諸郭公新鄉人始丕老生欽生永堅歲貢陵
川縣幕生溫生郁弘治己酉科舉人武昌別駕
生孔嘉生千之歲貢任名山縣幕贈鳳陽府別
駕生蒙吉歲貢蘇州貳守進階奉政大夫贈中
憲大夫荊州府知府配王氏封宜人贈恭人生
挺山圖題集 卷六十九 墓誌銘六 六
四子汾廩生早沒涓乙未進士禮部右侍郎贈
禮部尚書滌鴻臚寺序班澆卽公號孟諸丙午
舉鄉庚戌進士呂行人歷陟陝西涼州叅政終
于崇禎十三季四月十三日季六十八奄于某
原嗚呼予過新公豆觴子無蹀躞狀而公乃沒
耶今之時得定識不倚潔而胥爲矜于獨乎于
衆如郭公者數人已厝戰伐豈憂鵬張哉公繇
行人陟于大叅其濟艱呂才楚之荆秦之涼其
大也者初公爲行人胥齡齡之兄因毒公遂爲

戶部主事鄒勝唱亂奔舸南下司馬欲斂兵于
淮擊之公曰此避難者耳積盾斤櫓恐傷人取
侮生事兵出謀已察之果朕會香權關差利可
數畧計公立辭曰象焚在賄吾不欲呂訾賈患
也還荊州府知府州縣檄止易其牒原封不啓
火耗呂息諸生剽悍與監司抗變鱗聚數千廟
軟血雷動扇亂縣令畏懦公遣健丁往勾之衆
皆散檻十人呂坐其率自是諸生無敢武讎呂
噪搖蕩公家歲大侵公爲才其重輕停徵勞徕
徒山圖題集 卷六十九 墓誌銘六 六
呂救民急安會聞天子方事誅伐督師檄土司
兵公曰土司今皆餒民耳安得兵乎募牟人三
千荆人三千擇將領之不令申孫爲害呂作威
千龜虎尋公爲津門兵備矣同民疾苦而津兵
兩營久頓歲支金按數呂給不破兵自肥呂滋
其怠日庫於戟砥劍不煩咎偶刻手成列金鼓
習勒士伍肅狀是時魏璫心腹呂覺華島替將
託公公卽鋤去督部某止公勿鋤公曰軍中龍
耳安用此輩噫朋耶此島與夷隔一水寧得舉

巨璫不敢誤封疆事璫又託兵部為某求旗鼓
公持益堅璫遂噉陸御史彈公乃補楊州賊守
吏曰公費銀備公笑卻之未幾還南昌守鈴旄
宗勘通賊弭火說獨加意練兵繕營房米鹽械
器各屬邑得兵一千三百而粵寇至豫章得者
備是日無恐摧公山西糧道穎行猶董守禦如
故也及至山西諸寇嘩太原公持議合勦躬測
其要害口勞之徒選施設孔阜我甲分勒冀南
道斬惡虜三十級兵無譏騎無厭會公攝監紀
帳用日時武事用伏變于六師無或侵虐總戎
某懼賊如蝟軍不佞閑而縱之掠民公爭之曰
是賊公益踞三座崖公率兵斂之未幾王剛復
踞三座崖總戎來勦則緩其行山路一宵可達
不難狀至而遂于後豈陰勁之歟抑賣我師于
之試乎不可之大者總戎賂監臣監臣毀公于
捷疏中尋召參謫公歸蘇門而太嘗卿張公鏡
心薦公可當重任遂補公鞏昌公至多儲火毀
烏鎗濬壕築城召開荒剛罷其催科時兩當殘

後委羨金二千臺使者來同美公召之抵通城
也擢公莊浪副使往季黑尚仁啖兵召利根格
夷犯檳城堡熟番召唱越商不行園于里為墟
公振旅出猝遇西兵覲我兵整不敢偪時松山
將士磨至終旆煌耀遂避去番馬借口黑茶舊
例十籠茶抵馬一匹各餉商賄者盜黑茶而馬
亦非賊不堪用牽之入營即踣斃內棧公逸黃
茶又增其籠共得京馬營馬魯氏士兵馬一千
四十餘匹若望毛仲雲也兵糧壞于商兌復
制軍往往怨身無完衣公恥為使卑爾加
落爾卜諸番皆曰親我乎像戒熟番妻孥牛羊
畢入城擇其壯番使之入山險者蔽山者牢殘
弓衣刀召竊敵諸馬兵失馬如割手足一夫可
禽備也番者爭辯公為爭弓之番乃大喜資番
之力召禦兵于峭徑茂山之內頗得其助而邊
事亦不費矣又為區畫屯田召軍護民耨訟無
贖錢召官銀買牛種街尾交頸于畝田稽不萎
人爭效命區涼惟莊殘公在莊二載馬騁人飽

手提西北一隅土練甲積穀已作朝廷之氣朱
各他變未幾還涼州參政涼去莊三百里涼之
軍糧往日遺懸汗穰軍乃攜公如數早發復嚴
椿朋馬價買馬四百餘授之諸將強番長和尚
族行百餘姓兵猛逼處內地不敢驅驅則畧怒
狂忝殺略酷痛隱忍之恐成大凶公衆不彫傷
其族曉諭過所出沒視公齒頰為三尺一一西
徙不煩一家之費不激虎軀之暴而能絕長久
害涼達鉛鐵下自盜公立澤呂鐵鉛若干給散
龍口園送集 卷六十九 墓誌銘六 十
軍不用程斤無私寬而各公供始無昔蜩縮
藏之患至于訟詞毫不濫贖嗟夫若楚若秦公
之才大略可見矣呂勞成疾行至下莊公署病
革終于靖共堂行李無長物公配茹氏封恭人
男區士柝歿娶周氏陶氏士樞早塲士楷增生
娶王氏歿士標繼宗伯嗣官生娶呂氏余氏士
棟廩生娶蘇氏女三孫七際熙贊熙佐熙頌熙
遂熙允熙相熙孫女十二各著書公謹言訥訥
進退存度真節越之奇也朝廷誠始終置公兵

間其剔刮根節銷鎔頑穢可呂運輻制勝匡起
頽破之風俗必不肯盡地自舉甚且規避呂保
項領可知矣盡哉孟諸之才第呂楚秦施也不
可慨耶銘曰

濯濯僕敦豈弟不思混蕩其氣不諂何疑淡呂
埋身貞剛不痿妬者工械視履孤危楚秦詰兵
堅刃強鉞邊釁不開展矣剴剴屈命無哭受斯
鴻祺命世喟譽疇為克仔如久各公婢阿忌私
芥美如崖羽儀曰室百佞聲奪吉則用葵錫之
龍山園送集 卷六十九 墓誌銘六 十
白鐵氓益連瀝蒼蒼者岡瀾演其漪載公於大
風軌狂茲

明吏部稽勲司員外阮公墓誌銘

公籍于滇之馬龍六世祖曰敬呂季子廣州守
封黔江知縣諸孫多登進阮徙浙暨陽世曲靖
戶侯廣安公娶之戶侯憲無子曰朝陽憲養為
子曰科已阮公曰進賢贈奉政大夫廬州府同
知母曰劉贈室人生公辛酉舉鄉戊辰成進士
為金華府推官應浙闈聘應江右聘呂勛于事

爲吏部主事省母濡須省廬江公于彭城奉父
母誨惟謹入都補驗封司主事調考功調文選
陟稽勲副郎典試于泰劾于闐中公于讀書津
津朕好之交子無他徇明于海內人物而口不
言之輕也去李官時發人言乘壺酒送過蘭江
數百里不絕爲立祠掌選稽覈不滯老胥不能
得志力謝請謁中外會推多所倚御史喬發銜
官之躡選也蓋故例云且前之筦選者事公無
與也稍敗公俸公自此一意汪山泉矣蓋長安
中無賴胥徒造飛語動杆當世之文網是日
賢者恆思退處呂適志也公常告子曰吾歸而
治書室白下呂竟讀書之志無材智與時構呂
巧宦也昔省親廬江走天都躡白嶽求黃山之
遺跡躡會稽狹禹穴弭節西湖俛仰顧盼登覽
金華諸洞天思人間恩怨戈矛事淚欲淫淫下
雄心激昂固已仄冷飄飄今各逃世肆志之意
焉嗚呼孰知此爲公辭世之言耶公已書雅尚
豈與溫飽飲譙歡呼者比而淡澹輯氣賢者吾

不得而測之矣孰意昔之交子乃呂隧石交交
歟夫弛慢陷藉呂凌厲人者何算也不之遠舒
豈非命耶公姓阮諱元聲字無聲號霞嶼季三
十五弟同聲名士室杜氏子一壘聘左諭德同
公中畏女女殤廬江公今陟某府知府謀所呂
妥公于某原公之詩秀麗求新兼刻古人書數
區惜也其著作未大于世銘曰
利器不饒負不脫淵無弘責終呂無缺利者詩
吾齡庶幾乎自全
淑人張母段氏合葬墓誌銘
中丞葆一張公既歿之若干季其孤給諫君既
慎幽事于北里墟矣母淑人段春秋高跼無恙
家駒駒也非邀天者厚耶辛巳春給諫造子孫
頤泣而曰不肖微母何誨且吾母懿忍使不彰
于后與凡鬼儔後來者能無惋乎請墓石按淑
人永寧處士段公班女也母馮氏世居谷圭里
封中丞允泉公命中丞字焉淑人知義宣序事
無間細不細必揆所宜是時中丞方諸生淑人

職之甘檣确如瘡瘍杵甕卽敲不避也尋兌泉
公歿中丞弟區淑人解查娶妯娒各邑闔不絕庖
隣媼呂私橐諷淑人淑人謝曰舅歿姑老矣不
爲冢婦者不庀張氏弟區爲冢婦者安得濟于
薄必自腴而不庀歟是殆吾積私也不可至舅
曆庚子中丞登于鄉庚戌進士大行陟御史巡
于蜀淑人持家不失其柄嚴濟之惠事姑飭餉
藥裹無吝愆頃之給諫君呂壬戌進士爲大行

擬山園選集

卷二十九

墓誌銘六

五

墓誌銘六

甲問園吳呂解則中丞之震問城吳呂復巢吳
呂擣則中丞之嗣大司馬銖績被廢養母于是
乎封淑人矣會奢酋號安邦彥呂十萬兵下水
西剿蜀中丞呂大理寺丞陟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撫之淑人從人蜀中丞公呂六千之勁折賊
十萬軸而敵其金刀中丞固用兵如刺畫弓而
毫無聞顧淑人之政也時給諫公數直言無訛
陟兵科都給事淑人呂書誨之勉呂盡介曰父
捨之汝弦之勿呂回驚傷于中哉給諫多糾繩

爭大體彈霍維華諸凶淑人曰若是庶無忝朝
帶矣尋中丞喬炳之罄歸北里大寇入永中丞
捐金八百嬰城殺數十戎晉不暇食晝夜瘁呂
歿淑人亦不食欲從給諫君噉泣慰止繼綏俱
室石氏其離肅俱不戾于義焉一日病瘳呼給
諫君兄弟曰汝父適隸僉轉穀運騎炫熿甚都
指揮蒼頭皆奴僕名令備壺殮曰去去遂歿季
七十喬二肅矣夫淑人歿僅二十日寇鏖永寧

擬山園選集

卷二十九

墓誌銘六

五

墓誌銘六

天者非耶子長鼎延卽給諫公後亦被蟪中丞
者蜚蜚巴人王應熊云次某某孫某某孫女若
千嫁娶于閩某月日啓中丞公墓合葬于北里
村塋銘曰

維斯魄合于耦浩浩靈光日月守與山歸巖穀
斯久

通議大夫巡撫四川葆一張公墓誌銘

代

張氏自同州至永寧文生貴貴生玠玠生鐸鐸
生注注生朴朴生稔稔生益益贈某官益生公

諱論字建白別號葆一呂御史爲四川巡撫都
察院階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者也壽六十四
呂某季月日薨于某原弟講選貢唐山令讚舉
人姑蘇東守誥光祿寺丞詔京衛參軍公配段
氏封淑人子鼎延壬戌進士兵科都給事中呂
直謫南京驗封郎曆延選貢卒世延廩生孫琯
璿取璿琬某某公鉅目豐頤修體時立色不
可犯下筆磊砢少季嘗曰丈夫負才氣當憤發
功名樹績遐方儼觀安可爲哉時事多難丈夫
不能鋤惡校德焯勤殺首級報朝廷卒憤憤
兒女子乎時人多易之余聳而壯其言猶及觀
公都下今寇勢肆螫邊跳梁不易鞭筆能不爲
之歎歎息廟辛酉公初爲陝西道御史東兵敗
遼土遼之人震多謀夫謀則行邁索敝賦而樂
之弗克公請曰大吏尾不掉憑于內豎此臣所
痛心疾首也中外憚之乃鉗僧不軌者名積可
內變不生亡何奢崇明奢寅兇于重慶若豺虎
係馬舌殺巡撫方面武弁呂還喉之議遣巡方

使人畏之不肯入蜀呂爲大厲公笑曰人皆爲
易喻爲難耶吾死生存命即死且不朽矣公竟
往賊精銳鋒不可當割我地二千里外人煙絕
據我城四一七公欲進師師不進駭躍謂衆之
肉將狂奢軍公擐甲大怒封牛酒誓衆泣曰爾
輩不用命我其刎呂謝朝廷我卽刎爾蜀若干
城其嚙候之衆始行鼓音起漢箐簫兵又陰得
其鄉導奔奏者數十戰徑殲之焚龍張彤石永
高三十人俘焉瀘叙乃各寧宇繇是擢大理
左又擢通政司右當是時也甲子丙寅間
方煽公疏侵之呂母淑人朱氏薨去今皇帝命
大司馬錄公功各二階呂錦衣衛指揮同知蔭
一子賜金帛各差亡何復命公巡撫卞下則呂
蜀者公所呂不老師而克勝之故公又竟往蜀
人喜迎曰生我哉奢酋合安邦彥自水西窺永
寧公呂大師救敝邑不腆兵饒惟我公朝夕釋
憾于敝邑公集兵七萬至五峰山桃紅壩拒賊
賊各勞勩尋失印嗟嗟公旣數數落賊角距賊

蹶陞陞卒無如漏誅者悲傷何也于是公奉命
歸里而河南流寇至益大牙孽破司州數城
民命雕刻公破產養疾士射殺旗下者三賊入
十縛二十三折其尾毒寇氣歿解圍公之應變
為械其餘力尙亦存却燭關東如此哉城上晝
夜勞竟吐血歿余垂而悲之孔子曰才難不其
狀乎今皇帝但狀于元元肝腦不忍受弱國名
欲捷彼殷武日夜發官軍擒流寇之虛批疆寇
之吭輕騎則曰城與人陷兵倚勢則與懷不克
禽備使皇帝不得已時操三尺于邊疆臣
之輟也何日之有嗚呼張中丞可緩數季歿也
而不緩數季歿緩數季歿其身勤不輟數不大
可知哉公神廟癸巳選貢庚子舉人庚戌進士
筮仕行人先是段淑人將生公夢緋衣人騎梁
木蜚西南駭焉佗如疏二百餘上瞻族活饑暨
所著文別錄于是惜而為銘曰
曷言乎胸臆之勉也其惟弓浚鋌澁也曷言乎
令南賓不啻中國也其惟任干戈不顧禍福歟

生也曷言乎其才祇效于水西也其惟俯仰于
不鞭韉夷張鐘鼓靈也

禮部尚書贈太保晉醇孟公墓誌銘

代

太保孟公晉醇將葬於蒲州風陵鄉王庄里子
順天通判繩祚等欲定龜墨藏石隧路無論子
之痛而公堅力不揚董傳坦厚後歿者惋焉誌
曰世之需才亟矣養之數十季厚棟勝任曰矯
儼輕之衰衆泊之二三君子砥之能勝任而不
繇砥者罕矣嗚呼奈之何俾不資棟於者成也
公諱時芳字勘盛號晉醇嘖于書史不喜置凌
辛卯鄉薦戊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丁
未入禮闈癸丑為國子監司業代祭酒是時皇
太子皇長孫皆未就講公疏請曰天下根本在
蚤教論義之經也不敢怠規陳自偷則亦惟是
不親賢已狎近習之故福王將受祉于誰師莊
田駸駸欲參公又爭之謂諸侯則各數勿棄禮
苟棄禮斯比于濫濫豈可乎且搜括未徹遺路
已為口實吾國而貪之患哉不報某御史詞一

監生窘甚公曰士不堪辱矣曰祖宗隆重太學
植人材數百言奏至傳致無所得監生稍獲安
公于是時不小避謝或恐中公曰他事公曰吾
聳守官者不悔稍縮胸何問師道敗乃壞祖宗
體曰羞天下之士損上盛德會為右春坊論德
掌南翰林院踰季為右庶子久之為南國子監
祭酒迨兩朝鼎革求舊公為詹事府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纂修玉牒天啓元季為禮部右
侍郎協理府事教習庶吉士會為先帝經筵講
官公洗濯志意引弓寬仁之政解渴瘼
視遊如尺值登極召公爵封公之二世祖父壬
戌為南吏部右侍郎歲當計吏公毘南冢宰未
嘗卑疵纖趨承人氣息胥所批根焉曰吾豈安
冒人言罪咎徂伺事會也耶不忍重罪人時稱
公長者癸亥為禮部左侍郎磨一子乙丑為賓
錄副總裁不忤訕徇自是郊祀冊封多所賞昇
會為禮部尚書兼翰林學詹事府事子二世尚書
誥今皇帝踐阼起公為南禮部尚書已巳公往

視事方士曰幻術臺人公重繩之曰鬼遣喻胡
為哉世俗甘受其惑喝于曰動穰扇邪制于唇
舌民神不幾雜糅世不幾長亂哉自是畱都不
復見術人履跡矣尋皇太子生再磨一千召公
還北畿兼翰林學掌詹事府事辭焉上賜公一品
服海內薦紳望公棟用而公乃不起公季六十
五終召崇禎七年三月十七日葬召某季月日
上予祭二壇遣官營墓贈公太子太保磨一子
嗟乎公惇謹不召鋒鏑臨事個狀遇伎慎之
廟謀重大之事迅霆列勢不可折及海南
講席確朕欲胥所持若是豈斷樞被衣穀者耶
人言未得爰立為公憾夫人爰立固足遠樹朕
立不立不命也君子能勉于任不虧其步自足
召久太保公通籍三十七季無玷其身相不樞
何論乎弓彊于彌繩祚諸孤可召無腹痛矣公
祖元玉屬戶侯生活我朝居蒲生理生鏗鑑召
貢為知縣生汝貞汝賢生桐贈宗伯汝賢子公
父為後于汝貞即公數請移贈者母高氏贈大

夫人生子八公爲某爲某某爲繩祚卽通判某
某辛酉舉人釋祚官生女三孫五符嚴符泰符
任符莫符美銘曰

隄焉何蹈之易德焉何器之礪安取脂韋而瑤
瑤解寵於勢利帝胥大猷誰斯受斯亶焉何不
苞達於本支

擬山園選集卷之六十九

終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目錄

墓誌銘

清故戶部右侍郎眉居梁公墓誌銘

程孺人李母墓誌銘

王孺人墓誌銘

巡撫都御史洱如周公墓誌銘

清故僉都巡撫景歐楊公恭人墓誌銘

中書舍人濬明梁公墓誌銘

清贈先縣大夫內

今宋公暨一品太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

墓誌銘 七

孟津王 鐸覽斯甫著

清故戶部右侍郎眉居梁公墓誌銘

順治六年七月三十日少司農眉居梁公終

北畿一嘗薦紳咸哭于寢門十月初九日

部考功司員外郎羽明扶匱返窆于蘭陽子

肅親竊觀公志慮恪勤臨事凝定不自

若大敵發肘足極計

不晏處已憂遺

棟梁而寢疾一月逝多事之肯失一老

之臣不亦深可悼歟梁公諱雲構字眉居

某縣人徙開封蘭陽數傳至某某呂某科

陽令多嘉政生公壬子舉鄉第一尋中阻移

名戊辰進士授行人癸酉冬授御史巡三

糾權姦不洽事迅寔所擊無不糜折甲戌

宣大赤衷皓表遯事方棘公整武犀利明

稟修堡壘謝不玩召自徂也山羅鼓鐸獨銳非

口為戎務。又巡廬。鳳除。賸得。箭咋。指釋疑。
從流寇勢。盡擁薦食。諸郡縣公多所保護。
于湖。蔡弊。寶恤。商竈。又懲大慙。拾海盜肆。
遂無。炙肉。它患。辛巳。為少京兆。陞操江。食。
史楚湘。逆帥。唱亂。大艘遮江。欲東下。各輕。
之心。公操。胃力。率諸士。伍禦于江上。約諸。
扇擾百姓。梟沙船。大寇縣之。燕子磯。無呼。
是。召眾不。縣軍。聲疾決敵。亦不敢相。
之帥心。弛無折。失。
望大略如此。乙酉。大兵渡江。後蒙恩。念。
陵補左通政使。大理寺卿。陞戶部右侍郎。公。
敏健濟之。召沉摯。視義如繩。夙興赴部。任事。
疾在躬。風雨不。召疾故。偃私室。召勞瘁。疾彌。
公疑狀如丘陵。不可。召利休。召既者。其。
屬人。滔之一身。砥之侃狀。無互非肩鉅之。老。
為國家棟隆者。乎。辭德不取。遠略未究。士。
之聚哭也。不亦宜歟。公生。甲申九月十九

壽終六十。六。某本月日。啓。城東南。祖塋土。空。
焉。公孝友。愷悌。多濟拯。物救荒。不細紀。鄉。
之碑。博學工詩古文。卓耀大家。必能不朽。約。
一集二集三集。海內稱服。公配淑人李氏。
即吏部考功員外郎公孫二某。某女。若子。塔。
某。嗚呼。予第三子。無同為公子。塔。予三十。
假。鐸橫厲。受公德。慈諒。衍適。召公為師。盡。
悼不逾切耶。銘曰。
之材也。金鑄。淳古。
得百齡。其政。彌。召。
虎上帝。攸。需也。喪是。良。架。爰。召文之星。
茲塚土。
程孺人李母墓誌銘
已丑。交箕山。程君。仇。爽。孤。韶。雖。落落。而。召。經。
為政。諸城。召。卑。不。工。俯仰。人。詢。之。則。悅。之。
孺人。其。召。召。型。箕山者。屋。乎。隧。召。狀。來。箕山。曰。
子大夫。知我。其。召。之。華。母氏之石。悅之。公。西。
廣信永豐。人。箕山父也。為杭州別駕。觀入都。偵。

李母爲繼室生一女母曰惜無不男男武莫亢
吾宗及生男則箕山云母持柶各禮內外
齊明衷正祭祀無弗竭下至隨滑不言痒
奉悅之公教無所違則訓箕山各度箕山
母齒頰爲三尺曰汝長而制事憚憚晏溫若
仕勿喜枉義呂苟歡於人如苟歡於人即
不悅憶官秩百於前而且牢焉吾邑偷乎哉
山用是少而力學會從孫九屬戊辰進士
縣悅之公携孺人與進士共事其山
母入都箕山遂登天
而檄柱之室與成猶督箕山學與悅之公
悅之公召佗事往未幾李寇鴈行頓突人
刀森起城巾涉血崩窟倉皇狼號箕山扶
避難倖出城門鉤鐔蒙須之下危如朝露凶
濱成者數數矣偶離城之一角已保餘喘
不灰祝曰羅此險阨稍安身得升斗將母
意已足尚何心蠅營青紫乎母子相對淚
澤尋當定
之爲安孺人曰微天脫斯難也

不啻于虎狼之口吾與汝父等遷葬舊居皆
穴破瓦今而後獲升斗供老人憾粥色之
者不庶幾愉歎箕山不忍忤母意况兵火
無立錫地謁選仕諸城奉母齒頰也諸城
左改革之後洵新造盤桓狂殫悶令如牧
朕箕山多方綏集教之曰禮論比協材參
區鄙呂約束其心目不用刀墨雕刻民民亦
之一日奉卮酒獻孺人孺人曰孺子其勿
其晏溫不干民怨
汝能記泮泮雨
何憾耶箕山逾勸力地方不息乙酉分授
士俱成進士母大愉會呂考選授刑部主政
人曰刑可生人王鈇無犯不呂意鐫竿評
隸何爲乎吾天遣在禁強禦恣獨斷疑獄
已無何上官之好佞者目攝箕山之不苟
借佗事中傷之解職孺人曰斯能亢宗吾
不枉義之効也設若枉義姦阿事上不日
怨矣于諸城矣
吾季過宅旬不能從汝遠

宦不如同居都門一館一第者金刀涉
血之日母子惻惻不依朕色愉于險阻外
人其髮而丈夫也不朕何喻義也如是能
之公型箕山于成也孺人豫知終之之日
于初二日太矣汝父在南速計且埃汝父
兆域遂恬焉逝距生享季七十五歲封孺
一歸江西巡撫郭都賢男諱滂卽箕山娶
劉芳澤姊上林苑左監承源劉公女孫一
俱幼埃悅之公在時月日
其地銘曰
母詎不淑慎耶而柩而劬子詎不克迪耶
誠又奚瘞惟諒穀之無傷丕兆禧其永臧

王孺人墓誌銘

王孺人原兵部尚書坦公妻也卽坦公母
人之姪女坦公爲子辛酉同季交不淺躬
擘畫于斧戾戴美世令必胥佐一德者朕
專委輒不己家分蓋若王孺人矣允內
困肯卽識大體不忘言勸華姑愉愉

煦泚流自操坦公嗜學炎進其所自行之者無
吝咎責坦公初仕清澗清澗流寇窟也皆
蹈之患人哭鬼號送者皆揮涕孺人曰我
子能拮据大事必善處旁反不內顧也設
能保殘守缺胥變故我惟胥歿焉已耳從
太公至太康後坦公調三原乃之三原不
飾襄坦公治迹防寇不百不止疊用是除
震卒号燕考績封孺人坦公擢翰苑未幾
是昔武陵呂
坦公性險諒故言官
公亦在側目中疏數上相忤家人憂不食
孺人可枝枝而止之孺人曰言官洗手奉
主獨胥此耳亦鈴口不人告也恐宰執弱
人得便回曲呂長機牙何呂謝天子滌已通
功名展胥命不可呂婦言爲曉曉坦公聞
者亦知如是益敬之值廣文公喪孺人贊
易人不曰沽先是屢召對坦公多當上令
於是雅器重乃于該經用爲兵部尚書寇氛

張掣旗摩壘城破如拾遺野外無易牧半馬前
事壞于熊文燦內鉤武陵廟堂謂戰者撫各
半坦公爲司諫先後布置遇寇出沒絕糧
與奕不受玩于武陵掌股武陵益志焉欲
無隙祇徒爲詆嫠而已迨爲本兵國是滑
分任貂豎戚畹目不知書字寇迫河北京
震孺人抱妾陳氏子祝曰張氏不橡絕者此
乎我其赴諸公所尋京師守城軍饑戚畹
不救又繫從寇聞人言趙爾巽曰
都遂潰寇拱稽提鼓械坦公瀕求死不得
依薛祭酒人涿郡坦公至龍泉關及太原寇
得而甘心乃變服爲道士思呂圖寇收蔡
張一元同心戮力遇寇將陳永福詭得脫身
新鄉寇遣二將適來拴乃密伏力士千餘
計殺二將又至麻城山中近金剛臺墮野
巖麗小徑與繼母胡太孺人聚食橡栗腹
下梁江南又亂金音滿路孺人得入山中見坦

公哭曰豈圖今日復觀哉困苦中不隕越此兒
目爲夫子感未身陷于寇竄謀焉七升布袍兒
目歸幸不勝而受刃死無恨矣坦公亦哭
遷洽于憂瘴癘饑寒次骨復泣曰予日爲
夫專心大事免內顧今而後多內顧矣刺病
胡繼母妾高氏相繼沒豈非一德之難與
洪政府薦坦公知夙昔翳蔽呂長機牙旁委
鑰壞天下至于陸沉者非坦公之故也賴聖
知大禮同亂撫不同兮掌良可悼也夫子室
淑人恒過新鄉孺人相待如妯亦肯遺其持
各準繩呂德相佐張氏不橡非孺人與否
卜言室于某季月日室竄某原自麻城山
樞而合之土孺人壽若干早生二男皆幼
曰
曷獨茹乎茶茶亦甘只爲帝驅鬼疇氏之贊贊
只數乎數乎鐵飛人罹干殃天之墜只凡羽贈

路祥其傷

巡撫江寧等處右僉都御史洱如周公墓

誌銘

長安路洱如公長幹多髯寡言矯狀不與俗
未幾呂江寧等處巡撫往順治五年閏四月
十日公召至季四十八先是為漢澤河
邑宰召為工部主事尋為虞衡司郎中陟陝
西涼道僉事會中原寇鋒軼蕩公奮起繕城
日虞寇討軍實直之哀發未
寧為犄角諸將儒各解部散公伏溪壑間昔
王至公召必臻請謁即命公巡撫甘肅公加
填綏諸羌羌不叛麥麴麴皆各豫備民
骨不折亡何詔公來京召黃公圖安代歲
巡撫蘇松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命公往會
苑反公馳騎赴兆擒反洵洵公殲其渠理
不俾被累者藉靡舌緯西北健續福長子
巷民多驚走公授之璽召口康嚴禁勿入

攫民設擾者戮衆乃又然親夫十六七為定
倒又釐禮害漕之運運升蠶旗賊諸操
豺狼公爬梳之禁耗米一切需索而民
悴兼懲衙檄召休息其動焉昔江右羽書
一日立取戰艘八百須臾設策商衆民船
其志無相廢也又徵帑三十萬兩召勞甚
不起召某季某日葬萊陽某原公丙子舉鄉
丑進士漢澤城守捍巨寇屬餘燭通賦河間
其涼得美種公谷而張拔火
勤敏召中壽終多事需人謂之何歟公諱伯
字洱如號康岐先世淮人析居萊曾祖漢仕
仕郎生思忠庠生生京庠生父母某某氏
長世祐侍衛次世篤庠生孫一遺銘曰
曷言乎勛召勞則怛而散民既不詒召閑
固而謹時之治之耶疇之砥之耶浩浩
令績曷其芥泯

清故僉都事夏巡撫景狀楊公恭人孫氏

合葬墓誌銘

已丑京都聞中丞楊公終余季二十在雲明自
所及居懷常侍公竊觀公志慮勤懇恒切自難
各意國家之事于官于鄉行多孚惠健步
遐算可躋遠日計未季八十各區壽峻矣
未愜禱者意也國家失一任事臣斯不亦
悼歎卽微恂如君狀子辱與公三世交好又
召甥姻能不爲聞乎據狀公諱嗣修字幼
懷慶河內人上世供職尤老志老
自克成後至
憲來勤貧教子學公父封廉憲棟棟弟桐始
公爲庠生公偉幹莊毅無侵薄氣田曉確不
畝時兀坐古寺肄業折節從簡遜菴攻
曆辛卯中副卷甲午遂中河南第四名丁
進士素病目或腫痛入闢瞭如出而痛復
試後丁父憂又丁繼母憂庚戌授大行
府益府壬子各江右之役恭人孫氏沒
主事已未遷湖廣新州知府衛廷表交廣念伏

波銅柱瞻依雄其壯也傲昂獨出千載狀酒
間欬欬慷慨肯入莫測也衡俗好訟戶
賦燦涌事多賾匿鞠之則善通稍縱又推
姦強各力又受賂爲緩頰曰養癰歟誠不
陰喝猥撞諸洞穴曰生元厲之釁公開諭
青衿使習揖讓默爲狝之臨武藍山諸
也多塵靡怪詈毒藥弩長盾標槍公復多
險設重兵已震疊焉竟相戎不耗悖爲孽
書院與楚江東遠近份份
人調山西汾州府知府地方
休息去其根莠俗曰事靜甲子遷山東海防
副使登無兵設都圖因立鎮毛文龍踞皮
疆輕憚無常已優入爲副戎抗禮憲使
之而駕馭悍弁不用菴麾已殺其怒海
晏朕迨公去登既頓起突稀人始思公之
綏輯不寘丙寅陟陝西神木大叅神木
外田不肥擊某種新民挾箠刃已佃遇
入保公益董率僉軍民勤于農盡敏四肢不弱

一季陟榆林中路按察使路當東西衝兵難主
客卒驕將恣易置公出勦不解景縣獲賊
馬選具得旨獎擢卽召食都爲寧夏
辰朔方兵呼庚癸屢譁降虎敦火師諸部
聽上遠憂膠肉外設給糗備務召誠心相
用虛飾雖瘁于行間意復暇整故戶口
畝無入犯內患爲呼喻者會召功致娼公
効旋昔已巳初夏也公于蒞官如斯若夫
荒糧六十餘年地不耕者
補陽財
是廢吾懷也使懷民走死葬命萬萬不能
又運遼豆二千里外公曰宜迨通不迨遼
議過懷乃苗裔遺種不至解骨十三季
內大饑人先噉易畧矢又噉人行路斷
聲公爲粥收哺遺嬰賤糶兼手授老少
曰惡用是譏譏言也佗如築栢鄉城
水渡設義學俱類是公之于家居也亦
造于鄉也已甲申

南東北創渡澤河公潛避之河陽卹忠龜沸
駭伺如君扶掖公備至僞將提鼓援將按籍索
經家遂破七月寇下令曰諸大夫其俱西走道
關道監與跋峭嶮峽石羈公鴈墻僧舍
日公是季珍珍八十一歲矣忽夜逃回
阻南窺商於武關山狹入禁溝地倏爲
進寫豪召界倖免虎口及借渠符召出關
又趨聞喜西略寇咆然充滿于衢間遣抵
石若避河之南後歸懷清皆
陽迎公公間入平水三十
組鳴呼遼疆蚋也螳聚一開其囊敵人各
我之敵而神宗肩項危矣非公智老氣開
撫育于軍氓吾見輶之折也已久安得
千枚如而數十季不嫁其既卒紆於難
盡如公何至傾覆任事之臣古今同悼
之終不徒爲公惜漢爲邊陲惜良
著書春秋實編及款嬰詩文若干行世凡助修
懷城修補栢韋

靖四十三季甲子
子十一月十八日奉八十各元
氏家多令則子二長挺生恭人出
鎮原知縣馬公惟德女次尊生庠生
尚書范公濟世女繼娶庠生盛公際女
出女三各各適孫三奇瀝順治乙酉舉
瀝俱挺生出次充瀝尊生出孫女二各許
孫夾振今聘呂舉人兆琳女即子塔也曾
月日合葬某地銘曰
齡耶乃注斯谷乃獲若桂帝不爽貳後裔
明封徵仕郎中書舍人澹明梁公
古燕趙往往生異人若趙之真定蓋各
公云當明熹宗貴士君子重清議多敦
如勾通席權者借為咋噉呂關說嗽利
皆人羞即蹀躞而行者亦羞之矣予與
家伯仲遊于是考誌誌曰澹明公與趙志
尚南號澹明上世

按察使昔歲戊辰
飄飄弱冠文藻志趙斐爽無肯俗
為非常人季十六為弟子員已增廣
有厭仕之詭遇也昔各輕功名意曰
成一家言安用趙趙諸貴人前從人
耶益肆力三代秦漢鴻覽日夜矻矻
淺弱嫩小者遺藏及佛藏十二部皆
宰公終公哀瘠盡喪禮未幾聞高邑
自不與凡鬼伍公但文士從來於官
佩服之庚辰已翰林院典籍迎兩尊
昔東吳文啓美為供奉公與定交詩
上下古作者若填範會已覃恩封兩
吾知同志諸君子畢來奉卮上壽擬
今梁云是歲已政府與冢宰鉤
束敝篋書現旋里笑曰人各汲及
身名縱不愛身多

况肯為利召自... 終不與人言一意事...
 人肯滑甚謹可謂不怠子職矣公...
 斤奉體義準繩開戶好法書古畫...
 老木修筠軒閣池館窈窕不喜絢...
 山怪石一二嘉賓酒核旅酌無戚戚容...
 鶴公罹既下胥司嚴酷操之如束涇...
 友受冢宰德者皆匿避田甲負翁未之...
 排比公傾身救護不懼于飛變曰弓日...
 可... 實耶即... 虞奚懼焉公...
 激亢淋漓謂養兵宜精惡用多財之生...
 衙門無用日簪民流血賈逋賦徒長亂...
 冗當汰若之何增之文學漢詩學王...
 願弓原滿狀無欲弓生不引利汚義恥...
 願長者... 方之伯鸞奚愧歟胡為弓...
 騁跡于京二載... 遭李寇之既公...
 嗚呼慟哉若公之讓... 于弟讓...
 為人難能非燕趙... 耶公生某季月日終某

季月日壽七十... 配吳孺人克相無違...
 于禮教生某季月日終某季月日...
 工部營繕司郎... 娶某女次維...
 司會書指揮僉事娶某女次維...
 早卒維讓維品諸生女四孫八清遠丙戌進士...
 吏部文選司主事清泰諸生清傳錦承...
 清尚清烈清芳樞出清容諸生清英諸...
 孫女區曾孫四允樸諸生允桓允栴允...
 孫女... 玄孫女... 某季月日合葬...
 晴為之... 于世而文其躬晴又為之...
 榮其宗嗚呼不遇乎遇乎晴知其始終...
 清贈光祿大夫內翰林國史院...
 山知縣玄弓宋公暨一品太夫人...
 氏合葬墓誌銘
 順治六年某月... 內翰林院大學士玄弓宋公...
 之母終于京邸太宗伯... 諸掌故曰公...
 任邊圉爰理勤勞... 國家宜祭葬上乃允

口廸玄兮公者具各捐金藏棺緇邑人又哭而送諸原餐特駕孤兒八歲昔人謂不食類時苗斂不能具縣類朱百季張丁二母泣扶歸歸宋大饑塗壁蕉萃二母上事七旬翁曰吾不惜肝換炊而口夏楚宋氏一綫賴是子乃呂醫珥易伯督李夢魁輩府臨吟耦耘控控兼為進之事呂春秋兮福山寢廟老僕皇甫黎且壘且泣呂勸玄兮公懋學或疎於學黎志諱曰我人未報主人恩吾不琢菟孤於成旦夕無呂見公下墳必伏休願起而後已因大哭號玄兮公亦感動泣下二母聞之亦泣李田易太蒨蘆人稍稍溢斗斛雖處給不食顧母田婦母張相連碩丁母字翼陪配又廬外侮勉竭其墨之數曰失夫之耦又失張之偶天遺其故否耶玄兮公叔月生於天無後其妻孀送與丁母居若左右手丁母不知字見玄兮父喬鈞貫塗抹狀服之劉母丁母皆涕淚曰福山公在口書已不各所問業歟玄兮公十

七入庠太公季九客來賀歌鐘鳴肆秩秩其庭太公健善飲喜笑與客角飲測管絃不衰對客曰我賴子婦贊我喬離于內外何異懷之泉之呂咸今室也後九十四卒明嘉慶三母并旌丁母襄五喪一日祖塋池商丘人曰斯莊歟公家壘而獨大事也亦如斯兮玄兮公三十四舉辛酉為予同季二十八乙丑會試魁令陽曲陽人祠焉初至陽丁母曰聞鞭呼聲果盡民愆盡無邪邪還飲汝甚敬聽勿喬枉蔽玄兮公飲客謝曰不從老母誨未幾牒令陽曲買鉛丁母止之曰爾不記福山開礦事乎爾父不貴開既端毒痛福民如之何嫁既陽曲為玄兮公曰兒意亦欲如是故在陽四季無食姓名及陟掖垣劾主爵者不濫狀夫人劉恒其慈母曰何恒焉言官不當同正在此公亦哀言長下不中韓而逢肯不淑不能無伎憊者從母言歸里侍二母數季尋劉婦母亦逝母哭盡哀厚斂之玄兮公遂呂子榮劉面食壬午流寇血歸德

城崩家破沸聲若... 公負母跟踰走白刃
前賊林丘叱呼不... 及離城數十里將至黃
河二賊欲割而刺玄弓公忽二騎馳馬至曰此
宋都也居鄉不啻入產數世守隘如衛弓汝
何賊敢害宋公曰長矛刺殺二賊公獨其名不
吝而太玄弓公得脫身奉母走山東達淮及京
口各頃當事者曰玄弓公孝為官... 置在得
人薦遵化監軍三月陟巡撫李寇集統蹂京師
得... 將軍諸傷官鼓丁寧長鐵獨鏡已
滿... 子梵梵玄弓公聞京師陷憤炊泣曰
此身非老母存矣乃詣大將軍唐... 數十人
自白羊起義兵趨入遵化城鉤戟... 標查已
整示之諸將口血誓師入後堂拜丁母下母亦
拜母親炊諸將益激勵裹食坐甲而進剿四路
賊呂玄弓謀不踰三日皆殲其渠帥徒旅無餘
報至 賜望書賞資繁庶後數月特擢玄弓為
內翰林院大學士母... 懼已畏聖言小心翼翼
為教是簡也惟是... 公家數世不刻削已傷

懿本先教焉基... 自弘廓持弓衛宰天下豈
謂天道之不知... 者而旌之耶今玄弓公
考滿宜邀... 上恩數世責允命... 寢廟... 懸音
祥醇樞之子孫為若何歟又數月丁母病猶念
三十年同居張母不寘云玄弓公曾祖某祖某
贈光祿大夫內翰林大學士福山公生某季月
日終某季月日贈光祿大夫內翰林院大學士
某若干張母贈一品太夫人入生某季月日終某
季月日終某若干丁母贈一品夫人入生某季月
日終某季月日壽若干子一即大學生要故明
舉人劉永貽女封一品夫人女適... 張母出孫
... 焯煒煒煒煒城破未歸煒侍衛所官監煒各
聘巨卿女孫女二各各適嗚呼繩繩彌昌厥惟
各懿者本不解于懿也數躬卿相宜偶朕哉是
允銘矣銘曰
惟復宇公... 翹翹宇氣攸純薄... 實敦固為政
罔忒不濫而怒革... 礦露已甘雨邪翼立愛
氓曰衆母母氏惟... 友相載輔寇飛食入天吳

鋸弩子負母行營中逢虎突如二騎乃禦虎侮
矛先利劃上帝枝柱李冠煨畿中丞巨斧紂大
將軍鼓僂側武天子曰猷振甲匪窳不第諫
垣優受袞繪載用爰立肴與亨壘被命稽晉繪
屏不佞忱鴻謨袞曄敵輔天子錫衣黼貺醕
甄堂構修令懿哉漳古馬鬣者封追生續祖龍
章丕赫祭器銅簠呂彰貽則國典永祐太類
宜生相業逾普不滅終譽天祚吉土

集卷之七十

終

墓誌第七

三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一 目錄

墓誌銘

贈文林郎臨山衛公暨孺人許氏墓誌銘

清禮科都給事中素洲梁公墓誌銘

海幢卓君墓誌銘

贈齊張公合葬墓誌銘

明高隱羅紫曠墓誌銘

誥贈奉直大夫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龍

田張氏配封宜人合葬墓誌銘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一 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十一

孟祥王

墓誌銘

贈文林郎臨山衛公暨孺人許氏合葬墓

誌銘

予先世洪洞從鄉老考論鄉之敦信長者多稱

曲臨山衛君子恨未識乃幼與其兄晉山漢

後十餘年與其嗣奉常少卿命孫游又雅知

文選文公今人刻模彫愬意氣消表若臨山

君者亦其子也衛先宋熙生信元榮生玉佐生

禮明乘賢生銓生曙生皆生明經耿亨鄉

尹洛陽發生鄉生年歲貢訓聖君根陽第三子

是為清泉公掌教代州生君君諱某字某及長

磊落落清泉公謂其妻張曰茲于不可曰子矜

困之不困是子昭矣張曰善授遂許孺人遂令

服賈即不佚于什一漆炭行役于巨細于母往

來朝靦之南彭城之北無問寒暑已君雖匿跡

賈所顧審畫密勢亦其所傳如重弩不輕發會

子女繁出孔多往來水陸兼二十季許孺人代
爲子事清泉公及姑往往當意清泉公曰斯婦
能庇吾家君歲嘗歸省兩季人皆喜曰若已諸
生終妻視令孰與買運多皆諸事田家爭貨貨
錢酌酒洗腆奉几杖將父奉繩蠲醵豆將母應
應未幾下皆汛婦產始不挫後遇疾閔許孺人
躬事藥羹兩季人喪各紀皆盡誠戚戚則勝林
壘鄉人建之服闋與姻友交往畧無城府酒
間無不盡其歡之囊金也搗手求僕不觸尋子
泣而歸者日何意氣之云不意而發心肯盡
之歟孰甚焉況終不日非已力致致乎吾不願
焚券不則吾才氣何所用而發也歟未幾越
西豫章間粵燕趙不憚遠遊聞日家事累許孺
人代爲家長日服鉤者轅齒壯則良丈夫當登
躋海內名山大川安用家中守局對髮鑄老聶
乃南與許孺人俱內展炎辱塗經修武旅舍枕
間曰吾不忍坐困已逮事父母七著操理不困

窘足耳豈忘吾信而瑣瑣刀錐爲所引不敢僂
伎橫厲虐已攘隣里吾欲已獎清泉公訓而昭
清泉公霧香遺憾也尋者欲半以德君君不可
君于弟友愛于鄉人天性仁篤許孺人愈持不
禮不避殺置食器調餽之細情往往不啻啐而辦
君因之恒好客杯酒相勞苦不費子錢財選聲
伎踴躍彈絃燒燭聯社花石前學成王君數疊
陶歡呼仰天曰我輩在守如之如何非精急
氣勢也不成無欺即謂買富良何事不當
良豈有不作姦弄物詐力相傾擅百物之
肆虎狼之心于衆也耶大不自族蓋其
才氣磊砢各大過尋常者非苟爲什一而已也
後數季遊江南寢一疾終江右之石峽鎮常
卿詒孫幼許孺人日夜督二寸子簪燈遠遣
弗及臨足雪山君寄窻君愧儀與縣今垂二十
季形家言地誼迫不谷葬曲沃某地
初許孺人生名閻敬翁姑無溫容臨山君客小
孺人成者數已藐然故恒緯之娶茹苦遇橫

大要相猶訕與吟詠營營氣勢精急不勝
猶人與二孤紡讀而夜燈幃泣下亦不勝
惻惻持門戶達不敗敗局之故也
文石邵縣冠相繼登第皆官官母笑曰吾
家三世明經而父才豈不傳子孫恐自
生妻困囑下勉而己瘁身輕重與之利
爾祖清泉公甘食美衣家用饒致父信人
幼憤忍成今乃見汝成鄉里矣于汝父
至時汝父流于狗馬聲色之狂舉大利侮
且整吾者薄俗使朕汝易怪焉登部奉嘗兄第
迎養前席跪上壽如舊母問焉數兩受封猶人
泣念川君南北偕行水陸一如數數欲成
也二子益訪于為令問日蜚其昭衡氏
宗者遠矣臨山君生某季月日終某季月日壽
若干贈如子官許某人生某季月日終某季月
日累封猶人壽若干子二長常君周胤甲戌選
士金華府推官四川道御史巡按管河南道印

大理寺丞少卿次周幹丁丑進士永亨府推官
戶部江西司主事吏部考功員外文選司郎中
繼叔雲山嗣女孫召孫召孫女三卜者曰
六月某日宜葬城北祖墳左銘曰
鮮矣乎戶才殿家廉鮮矣乎鮮矣子韓其
惟克壽斯長斯起故莫不永其不孔社
清禮科都給事中素州梁公墓誌銘
在籍中無不知真定家宰梁公梁公云
予父公之孫素州給諫保保齊聲又辱季
數市牛馬天下事諫慨多可為絮式而
公見公嗚呼世望天下大治胡賴此棟耶公長
應美髯白晢開服具閑達之觀嫉惡嚴重而人
則毀矣胤即嗚泉公諱夢龍父金吾鎮麓公諱
某公次子也季十九入學試林樞中天啓辛酉
舉人試南宮不利公益沉酣古書甲申闖賊之
變公仲弟宏官金吾向在馬房餘孽欲父煽已
既真定公不屈于縑帽門遂為羣姦齕齒室
廬如掃逮定鼎日大司馬王孺劉公薦入京師

試文區畫密勢授中書舍人乙酉召勞動試吏
部授禮科給事中或召私潤公厲色曰士君子
之仕仕乎商乎食乎料彈之牘在若何
通天自批釋也所奏議動直無訛如請經筵諸
選轉與水利明職掌諸疏皆關于皇路之大紀
綱繩約今之所急者皆蒙嘉納居無何陟刑右
左陟禮科都給事中胥吏往往焚惑舞文召濟
其欲公魄盛英槩不姑息是時無香辨噬皆方
履用陪臺農田召軍屯界諸氓公奉命察賑
之役乃審其之吝墨且恒下周至至于不能
救亦未嘗諛而斧斤焉召雪陛下也先是公弟
宏掌北鎮撫詔獄于庚辰辛巳間諸君子累疊
繫請室公手書誠之謂宜為國家培元氣勿苟
且隨人爾伺抵費乘間竊人路召人命鉤致功
名不上羞否為泉公之介特則其可乎宏亦恪
受公言于其善人遂所其抵公接物坦亮
無崖畧而臨大事則香幅約躬屹狀出言不勦
火烈不畏其性之剛澹召學問抗章裨益大政

其自砥無回邪固其所也嗚呼胡天弗憖公遂
於庚寅三月初八日以六十三之壽殂耶大統
海寓國事典治得之二有假者扶其要領警諸
之轅衷旬兩性俾勿吝朕一之輔百稱厚載焉
豈如前代貽事召不勝敵而紛沓無策哉假使
公不即歿召其閭達施及天下錢穀刑訟戎經
官序次第蔽志何足召窘公之懷弘所庇而予
言又奚吝所召致憾于僞僞者蓋如此公
丁亥校書郎召士好濟人婚葬多存活工古文
詞多所撰其月將返輒真定寓某地元配王
氏封宜人子八清寬丙戌進士秘書院編修娶
李氏繼桂氏清宏錦衣衛堂上食書都指揮使
娶許氏清宣娶馬氏清宓已卯舉人娶董氏清
標娶未進士弘文院編修出繼維基娶王氏清
寓庠生娶崔氏又清宋清宜女四孫四允錫允
潔寬出允襄宓出孫女九嗚呼公之
香聲奕之于後耀冢宰公而大之又可召無致
憾矣子于公交好因為銘銘曰

既穀不午春審既取汪矣哉無所監亦無所不

海幢卓君墓誌

丙子予在林陵呂文交卓君去車發之甲申唐
接交卓君辛癸癸伯仲予始知海幢先生嚴
繪卓君為大儒數欲晤請益治庚寅先生考終
矣及弔而辛夷哭泣徵文予悼曰嗚呼不先生
銘乎先生上世瑞安人其流寓唐棲贅宋氏六曾
公諱敬其世也某流寓唐棲贅宋氏六曾
祖見齊公其子太素公其行四嫡祖母沈
氏出生一子一女海幢先生居長先諱起蛟後
改名禹季十三入黌試文蜚聲十七娶張氏伯
氏爾唐叔氏發之吾鴻亢名堂謂入曰今海幢
與吾戰汝水上壁幟豈吾輩不說數先生淬志
砥行即端序其躬完飭內外每各薄視富貴之
意雖切劇為古文其利物不喜毛
摯冥心善行厥力獲麟類焉不敢毫毛違父訓
其天性狀也因與胡休復沈無回謝耳伯諸君

子游又與博山雪嶠為方外友奉父命區試鄉
兩試北雍七綴羽亦無恙色曰吾於文心鉢目
劇劫劫大既母亦司文者皆曰制之為艱耶
低晉公心為富貴資茫狀塵俗吾寅薄之蓋能
蹈實立躬則其可也不朕無心體國限越無則
牛唱已陰成其邪奚可目為哉先生蚍蜉世濁
復與入無訐無營施濟貧匱修唐樓大善寺壞
殿捐橋洞之穴啗者晚季遇外寇猛吸腥膻唐
棟崩燔先生若若各物相護不墮又黃賊痛
加里中先生靜處卒無險害大抵先生醇謹
大儒事不作厲其染于諸先生引繩準內外不
瑕蓋姚江之學也夫噫吾見世之華靡者不少
矣日夜不求尺寸之樹溝壑其心通顯者補世
進者幾何入朕則士亦立躬蹈實何如耳豈必
用富貴之塗朕後為焯起哉先生詩遵杜李詞
旁及宋元書宗二王海幢六十八幾嗚呼不及
親炙先生而董銘先生也予斯無愧于志行篤
諒者乎合葬某孺人孺人善勸內無詬諍先生

生某月日終某季月日己某月日窆于武康河
園村子墓已卯舉人丁亥進士弘文院某官娶
武康庠生潘玉岑次女長適仁和庠生
俞允和次適職方司郎中胡芝山次子庠生方
清孫慶昇武康庠生娶丁丑進士錢公殷求孫
女女適許江西提刑按察使莊公素鶴次子儀
生曾孫女二長許癸未進士陳公長生子某次
許嘉善庠生蔣耦屬長子銘曰

大儒不遇
無傷
斯丘
不朽為書墨吏貽羞矧錫諸胤
實揚懿休何楚何達光燦
後千屬願敬式

廟齋張公合葬墓誌銘

聞嘉祥廟齋張君居丹鳳山下行深孤特人
為文與數奇不第予與君之子百映游又知其
尊人挺挺局局忍
於戲式高芥子而修練要張君豈終不遇耶按
狀上世洪洞人明徙東三世業儒某某君之

父某不為復役橫厲廣文霑化諭長山授毛詩
千家勵齋君肆之不忘芥孝聲為文倜儻雄長
焉非齷齪區也而
鄉輒北君仰而歎曰斯芥命豈曰藝之罪哉人
違芥豈也君曰三世皆單傳族屬疎君念之曰
葛藟庇本若之何其貳之母乃芥流心乎伏臘
嘗錄盛收族訓典且曰族類比義敬則洽不則
報於是族人翕而悼篤於君不知其它廣文君
色喜因遺芥曰芥子能封殖吾家子老人可
安挺誌
行
鹿多虛公嗟曰吾忍為穀穀受天降凶饑而修
蘇者補救之固其所也遂多所周人各勉庇君
区于手授經講發令齊其義曰文藝也情華不
可不精色玉無光則石也吾屈抑日夜冀吾子
之違芥也孺子最
君陰實鈎刺陽假酒作氣數嫂罵曰坎應君君
地忍焉結緡自付曰蜂蟻不可葬也無論葬之

勝不勝懼已傷先人志而且費相尋無已肯守
天恩安人則何不示人呂廓弘蕃撫耶後戾人
亦自傲無它言癸亥冬百嶼成進士鄉里族黨
二三齡訖歲末賀曰勵齋君綱而壘壘耦必獲
穫必食德誰謂練要終不遇哉君亦大歡月餘
達宵痛飲中痺六載伏枕褥將授封如百嶼官
未幾終於戲此謂勵齋生乎不佞恨未見狀其
孤潔修綸可召善躬作誌處存能施處逆要
其中國存身之者忌人低昂非達召效攻玉
款突躍後無沫先生何執之吾斯不佞之
所喜懌狀于誌也君初配蕭氏繼配曹氏又繼
歐氏皆各婦德宜于家子區長丕振曹氏出紫
農次丕吉卽百嶼官內翰林院侍讀歐氏出丕
勳早逝家丕祖康生丕祚庠生女區俱歐氏出
公生某季月終某季月日壽若干以某月日
啓窆合葬某原銘曰

景哉塚土
明高隱羅紫曦墓誌銘
紫曦羅公生某季月日夫人王頭橋墓三里
以某季月日葬諸廟也昔余游武夷山卽知永
安縣高士羅紫曦先生異人識家貧不失心已
無患于天蔽晦其身好老莊參同抱朴書多辦
料字願身愛山泉和而遺放情六龍窩屬屑
皆氏之俗也阜厚士大夫樂仕是故來公不屑
也笑曰天下事已厚外者号偶豫歸化曾于歸
化淡而不平客至雖屢之數數貫酒與其
昇者南昌某氏召事寤賣于閩公會貺之後
十餘年太學葉氏遇南昌氏于建昌曰紫曦先
生壽受徵先生鳩我餓我之姑奚已免我數
之枯則先生多也江廣賊不利于人莫能安步
其志公曾駕馬賊歐婦女公曰濟之不可需
需之斯無婦女急呼至刃之太頸尺脊咫尺
耳公命篙人擊之舟行婦脫其後家益落產半
鬻鬻松杉于榕城爲官所封不與值于是志益

空曠遂東泛海遊諸島及六鼇山悠哉自得已
窮天地之勢不合于風始退退而巷生蓬蒿矣
之武夷致糧焉棲公嘗謂周天數吸日月修真
四方弟子益閭數季又歸六龍窩謀戚黨豫告
之曰吾子富貴若行者弃遺跡也狎吾身自適
休弗之頂獲鬼神無相犯也我何求也哉季若
干某季終夫人李氏季若干無蓮體夢神與子
子曰明祖丁卯舉人辛未進士初領華亭篆爲
余門人友之書爲號淚下曰聞之言篤已復何
嗟孰是人斯者皆是邪人多食進多苟必各後
咎公則不曰酒全性夾輔之曰棟形各山海雲
煙之想可已審其不戾天也故按公諱天長紫
職號兄弟四公次三父某祖某曾祖某子若干
某女若干某孫若干銘曰
於物各益而于躬無戾立高峰駕天風爵餌何
足爲之窮通吁嗟乎維
誥贈奉直大夫吏部稽勲清吏司郎中龍
田張公元配封宜人袁氏合葬墓誌銘

崇禎三年十一月初九日贈奉直大夫吏部稽
勲司郎中龍田張公元配封宜人袁氏於懼師
西南山之陰始合葬焉龍田公壽七十二先宜
人塋其家世則蜀都撫永寧葆一張公誌之矣
孝子鉉部卽心矩公曰狀來孟津王鐸乃譚宜
人而先之著之規之先之曰龍田公諸生昔東
未饒宜人紡績井與已佐不逮者贊舅喪盡禮
親黨曰可矣乎內則匡之而勤干事曰不忘其
先君無或怠也雖龍田公哀瘠無置則亦
惟宜人之爲之曰宜人性節儉卽下姑程母
茹素宜人之羞食也潔恒手毛之不狀不進且
弗吝專姑愛左亦左之姑愛右亦右之鞠孤侄
者四元之以惠使仆而立懼四子之鮮麗損於
成矣心矩公每脂轄宜人戚曰食朝廷祿不無
事矣與其菽水我也者拮而無不整于忠也者
不愆於官不益加七音無憂乎曰我憂也則有
汝兩伯仲可無已我憂也其勤乃職哉及心矩
公佐冢宰克自砥樹于其最奉綸頓首上壽宜

人喜晚季猶衣布錦綺偶御體輒倚之曰守吾
 性耳不喜鞭仆聲狀又非姑息者視之曰體而
 能惠仁之則也宜人嘆不易而嗣襄澤人蔭
 枯恤茲鄉閭利焉奉金僊朔望午前不啜所事
 所言貽厥儀法則成遠助淡非篤慶也歟一嬰
 寢宜人祔服朱色孔楊垂穢往坐雲轡中屢呼
 不顧聖靈而太已巳八月十二日無病八十四
 已胡考終人謂張氏世韞德謫田公袁宜人復
 多行善積是公則歷峻階其日之方寅号
 諸孫繩繩下大張氏乃於是号卜其始子
 三曰其齊儒官娶處士泰世爵女弗子妾師氏
 生子某曰其治選貢娶雒陽高進舉女生一女
 繼娶處士袁某女生子二女一曰其号縣行人
 歷官吏都郎中即心矩公娶儒官閭絕女生子
 一女一孫男四長塏廩生娶舉人史永禩女次
 熈生員娶生員劉德純女次灼聘同邑庠生陳
 弘胤女次某孫女四長適處士袁三統男存道
 次字舉人張爾統男粹次字雒陽處士王某男

某四字銘曰

德閒者麗璞全者昌後昆永臧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一 終

泰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一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二目錄

墓表

心吾張公暨贈孺人李氏王氏合葬墓表

封廵撫天目劉公墓表

茂範劉公暨孺人趙氏墓表

萊州府知府李公墓表

贈兵科給事中廣甫杜公墓表

承乾陰公暨友人董氏合葬墓表

贈御史居張公泊儒人羅氏墓表

墓表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二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二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墓表

明故真定府通判封文林郎兵科都給事

中心吾張公暨贈孺人李氏王氏合葬墓

表

天啓辛酉予與坦公張公舉於鄉因贊見心吾

公公孤特伉爽負氣談當世事猝易嚙駭竟欲

見諸行事者未嘗不歎服已爲奇才而公計至

墓表

子兩過臨新公翼子獨至憾無能贖公者予

寧不悉公耶公諱同仁字含惺號心吾先世家

廬太山洪洞下文皇帝嘗得山公始徙新鄉送

佛邨生聚生敬魏生区老生俊生鑑生伯通生

江生行高生鄉飲耆登生四子長卽心吾公表

曰公諸生食餼爲文有氣魄恥詭類試邁其曹

霖寔李公化龍贊其文曰咄咄張子此豈踴躍

老牖下者哉數奇天啓丁卯已歲貢試闕下辛

未坦公成進士授清瀾絳冠嘖于路路貫寇壘

始達里中人各危色公曰天事官成正當引用
往力而挫其鋒也坦公冒險至繕備禦率甲士
賊張多殺獲不召賊委寇匡公公司訓太康伺
貪生寇薄城唱諸生登陴流矢集于墻隰衆曰
我不受歟召陳康功執敢厭其私歟衆曰諾惟
先生命幸割掇摘召氣魄刺勝而城召完聲籍
籍起遂署邑第一吏盜同舍郎物語借他人名
質錢公胥衙中役簿稽其數陰令受質者識于
傍其入舊俸極清米之困于誅賦不召鼓鑒令
之賊疎焉其夫人也胡孜孜伺人意微三尺
耶尋陟教諭是昔鄭世子未召庶人祇尉卒踰
張甚尉湯海市中扶人震震電擊將康之匹步
內長步銀狀避公引生徒動色爭于上官必抵
刑而後已及世子爲訟陪公免于既其氣魄剛
健如此訓遺王祚寵祇宴而艱于歸公多方賻
之返于沁水戍寅陟公真定通判無何坦公徵
入都召戶部主事改簡計尋改兵垣都公封文
林郎兵科都給事中公諱之曰亂生不爽爾其

克勤王事勿念我遂辭真定判凶李公賑餓多
鄉人哺之辛已冬終于家嗚呼召公生乎定力
邁往過人豈蹴蹴乎顯榮乎子曩已談論間重
公其得公尚淺也後于長安聞公摧寇見公辭
爵始知齊輕軒冕之心朕後者歟生不徒之則
數畧浴鐵騎馳駭雨激于孤城下徐指而定之
縛虐藩之尉如腐鼠氣魄英毅詎能測也苟恢
弘其略公之爲庇於國家豈吝量哉公季七十
召一元室贈孺人李氏繼室王氏贈孺人季四
十召七十四召長發彥選
封巡撫天日劉公墓表
香墓斧如於洪洞周壁之原曰贈延綏巡撫劉
公之墓公諱承先字舍甫號天目漢劉向後九
世自光州徙洪洞曰信曰賢曰恭恭召子榮封
文林郎榮歲貢陝西慶陽府通判曰廷相廷臣
嘉靖辛酉同舉鄉臣解元進士巡撫宣府食都
御史相令西平河間府通判曰應普卽公父嘉
靖丁未進士四川布政司左叅政能詩與七子

羽翼曰應科亞魁四川馬湖知府曰應元進士御史潼關兵備參政應省三子曰寵鳳縣主簿亦工詩曰承緒歲貢五臺司訓公其仲子前身僧也慧而該博晰于義文能剴刻學使者吳公異之家固不窘豆粥律蕭苦約若寒士強本力齋見貴顯子弟歌鐘高會心弗善也惟督閩狀公學尋曰明經爲高兮訓導正講席約禮則士駭所未聞外庠士相戒來就劉先生講曰俸給其旦夕公意默然不自得不耐伺候諸貴人前

墓表

遂拂衣歸義儀爲粥甦人寇至整鄉人約束行伍令嫻勾卒羸越漆晝夜城上他邑多饑剽獨洪人不縣已卯春叛軍潰城門閉衆變色噓嚙刀盾間不敢厝一詞公登城厲聲曰渠畏誰汝官軍也敢反耶不殺賊而自相卹不畏斧鉞哉渠長曰無饑封公曰易易耳取牀頭七白金昇之圍解洪人數屬踵門匍匐謝泣下其晰于義也如此邑令請鄉飲賓僅一往林泉漢安二十季里中稱謹素曰子令譽屢封汝陽知縣某

遣御史延綏巡撫都察院某都御史公素無病數日忽不飲食日夕鼻中炯炯出殊亮室中飛異香則其協夢爲僧也信狀表曰于上世家洪洞徙孟津與閩狀同季是曰夙知天目公也變墜一廣文耳淑人則士被之賑人完郭則一邑被之世之饗尊祿顯爵容容無稱于世者視天目公何如歟公季八十有六配晉氏巨宗指贈恭人子二長卽巡撫閩狀公諱今譽次廣譽武英殿中書舍人季女四孫男二若沉康生若博

墓表

庠生孫女奉會孫男胤曾孫女一某季月日合葬卽周壁阡云

明封翰林院編修茂範劉公暨孺人趙氏墓表

余曾遺真定聞憲石劉公爲理官多令譽數季未相見又數季召館職遷從行楊薛公與周旋壹侶愿中者因定交又一季憲石始來拜余稽首請表其先君子之墓且曰先君歿四十有餘季不肖兄正衡正鑑方弱先君子歿後四月生

宗宗不及見先君子已為感憲石誠子即無請不思章之哉其若之何辭公諱如金字茂範山東青州安丘人公祖歲薦贈承德郎吏部稽勲司主事曰魁長子曰希龍正惠甲戌進士第七子曰希孟隆慶辛未進士銓歷歷通政公父也母曰王氏公十八為諸生好古不為雕刻破碎經史肴材略不欲上人不喜交豪貴豪貴者微歌晝夜宴易履雜採公不之從試冠多士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雖贊唱而駭之公名籍

卷之三

墓表

六

籍公卿大朱閭歎曰士人能力于文仕不仕何論哉季二十三竟不獲用于世而殞正衡崇禎辛未進士今守太孺正鑑廩生正宗則憲石云公先贈真定府推官又贈翰林院編修孺人趙氏事姑孝撫孤勞尸饔季若于余視士君子之于三不朽難言之矣而文之一遺擅仕者多笑之何耶茂範公于文假得終其天季而益肆力於學方駕古人殆庶幾矣今天子慨朕骨志昌文欲求山林之遺材者朕公不起已四十餘季

嗟乎世之躡騰仕者不少也天不仕公而文公何恨哉

中憲大夫萊州府知府辛公墓表

崇禎某辛天子破格用人欲得嫻吏治者為史官儲佗日大用漢中筠園李公景廉已能治擢簡討十一季三月三十日推恩臣下擢徵仕郎進秩所生始求表其先公墓鐸也其何已表公諱喬岱字宗圖號東山家洋縣居太白邨世已素儒丁酉舉鄉辛丑進士為休寧知縣為戶

卷之三

墓表

七

部主事為工部生事工部員外遷山東萊州府知府父琛廩生已子喬嶽贈奉直大夫濰州知州配馬氏贈室人貳室楊封太孺人子學則公太孺人寢黑龍蟄室生公公生而負奇氣剛果不肯就其志家貧薄田歎歎讀書學前舍中俚歎久之語人曰苟得志務奔濟于國家不為卑疵纖趨已希人意里中見不浚知也為休寧知縣季三十徵賦重百姓皆低首仰給縣官往往已貪敗公絕餽贖興學隸卒不擾日巡行山

鄧勸民勿偷田多水苗汙萊莠牧不治公曰此一水工力耳為之堤鳩工不數月水不衍溢民得獲歲溉畝餘畝及八季為戶部主事北新大軍二倉稱為棘手都下宿衛仰倉漕運公無私倉瘡多所委積轉穀百數無蹉財汰明而不慘急奸胥不敢勾索眾方曰銓部移公為蠲者沮之皆孺人某氏喪公奉太孺人歸為工部都水司主事及受萊命州季四十見事擔當不避利害皆曾親焉某者或疑公所為公挺狀曰丈夫為婢直自婢直耳持論不阿乃代之乎思翼迂言官耶何儒也頃之公為營繕理器厯厥諸事貴虎視索錢且言利析秋毫中費惡之公面譴曰國家財匱爾輩內蠶之也警官曰紬商賈汝不汰狀吾不能入奏歟諸中費憚公自是私寶不行會福藩將之維天壽修殿慈聖太后附定陵公督工各勞天子賜之二表二十金陟員外例權杭州兼水利之役皇木舊用中費督之未易報竣吳越之間且騷然矣公至布刀

纔貝絲泉鹽鐵緡錢無所啗曰嘗給母乏于正供而已豈牟大利歟是召無額外而商不怨是皆公名益聞東萊歲役人相食當事借公太守召杭儼者區日而公召殯公子景貞某科進士某官某郎簡討公既合葬于某原王鐸表曰嗚呼天下罷于奔輸苦刻削賦役又擁厚藏而權貴習希利達廉恥相冒不知進行義而退恥辱焉卒也往往得上考顯官天子不及盡聞名為士君子所羨如市井何召自解于宗甫公乎狀公遺書者未殫其奇天之意謂之何歟余見筠園不損其志則亦云知所荷矣物召無所撓者為貴麟角之生異乎虎豹虎豹鳴呼宗甫公正未知其止也

贈兵科給事中杜公廣甫墓表

杜公廣甫諱漢世居山東東平州祖某父某季七十二今太常寺少卿諱三策召直諫忤魏璫復起為兵科給事中游至兵部右侍郎使琉球却黃金數百不受公之子也公少儻儻召氣暨

自負讀書不沾沾章句獨慕古人奇節視世俗
苟取無足當意者人亦不知其才之有旨用也
家貧種山中石田理汙萊焉曰人亦行其志耳
何為苦呻吟繫身瓠瓜知不能苟合于世不復
求仕進乃召杭奕之意一寓于酒鄉各橫恣者
恃力與士關公解之曰若召財利之故豺狼爭
食吾恐各司之刀鋸日弊子試未知歟所交梓
何為乎開喻再三不從必牽而醉之卒息其暴
欲消入之期必計畫之期會為社錢召備荒
季因...
兒按子母錢關三區載一計
算略無愆今人之困鹿不大空而多獲于飽里
中肉袒謝公曰財貨之為物也君子不召貌濟
也諸君各祝各詛余庶幾勉之敢召為利乎田
數十畝種黍釀酒果物醢醢貯之召急人日召
諸父老高會悉吊吳監市之為人門外車來酒
輒供烹葵及菽飲狀遣故頽狀就醉傍若無人
畢席不出睡毗之語及見強之強弱則正言譙
讓之不少貸強者亦稍稍遁去徜徉巖數足跡

未嘗一至城市也公修體長鬚少季皆隣家婦
美豔伺其夫出具酒食邀公公正色拒之亦終
身不召告人公一日寢一道士攜赫曉至書字
其上來召公覺曰子弓生雖不能召經術顯舍
鄒魯齊滕之墟召縱觀天子宮闕車旂冠服之
盛召宣發吾才而行之狀不肯棄吾雞豚社終
剛制吾氣不敢苟歟無悔矣取酒復飲曰冥司
中惡缺此蕭醢奈何顧太常公曰吾歿後其勿
忘...
嗟夫俗之...
草草焉日採鍛鍊剝噬之術機中狠外寧能不
苟于善歟廣甫公才雖未用而為善于鄉不納
贊不近名無亦其天性狀哉公贈兵科給事中
張氏贈孺人子二長即太常公次三傑太常不
忍析箸孫某表其槩于墓過者式也豈第誠杜
之後人乎
濟南府同知承乾陰公暨室人董氏合葬
墓表

芮城禮科給事中太峰陰君持其尊人所述同知公狀請墓表同知公太峰祖也曰吾祖歟辟風塵胥其操未竟其施用是谷蹇非胥已表其墓奚華陰之舊惠已慰于地下吾子其圖之公諱象坤字承乾上世夏縣人國初避兵止芮城劉九里澤裏邨數傳生佑明經爲州吏目佑生江江生世祿家羸歲凶呂粟又百鵬饑人世祿生彥齡彥齡生霸州同知行仁行仁子贈奉政大夫公靜是生承乾公宜人董氏董三策女家中落人止曰行大人退曰燕夫子身力紅謂承乾公悒悒曰人生遇合胥肯耳承乾亦不挂其守立人生三子三女皆夭爲置二室二室亦弗子室人後舉三子公召屬曆癸巳選貢甲午登順天鄉試三上春官不第歎曰吾豈不足于第耶何物一第竟束人老成親老矣乃選封丘知縣爲之雪冤恤郵培堤察封之癰猾吏作姦詐而竊公健諸老吏一室中令爲賦役書曰汝勿匿而上下其手若是吾刑不汝貸于是吏大

喘不敢毛髮誦賦書竣公亦大喜調榮澤榮澤踵河多大盜往令不敢鈴往往責恩于盜召養既公立汰人結一及一盾勅曰盜至則礮鳴礮鳴則環二十里內矜棘弧矢皆嘈狀起而擊之一日西關夜半大盜踰至公提刀躍馬出鼓音不衰城人大噪曰令君來令君來盜乃散榮方慶久公而公中同寮譏謫矣旋丁父憂補河南布政司照磨無幾爲安塞知縣安塞近邊鄙公多方修繕兵械召翼蔽民不敢怠又丁母憂除寶定縣新樂知縣新樂苦驛奔命不支公創木牌而次第之當給者予牌一使老婢于船公稟符不宐予使者嗔怒詆駁驛人驛人走公持法牢密竟不子曰吾但驛人任其悞悖耳室人勸公宜人從公公令四邑多所襄也以何經略庶公爲公爲登州府同知駐三州督理海運宜人勸公曰夫子勿效新樂華郵符也公曰朝廷何負于邊臣借口養威師老財耗示夷狄弱輕戰則無如鼠循何抵徒燦吾刺耳吾何畏哉

抗手獨往緩自登萊航者亟貯已不病東民目
海入蓋者徐發已不疲蓋人屈一季授奉政大
夫贈父母氏于是稱宜人云未幾改濟南府同
知駐寧前本兵穴咫尺地一聞急士為目駭鶴
駭聚而待困公告巡撫王公曰軍意輒輻懸瓶
即奔策制惡能堪兵枕席之上公其急渡三全
阿羅巖登出其意外召鈴其蟠動已戰已守康
緩急各賴乎熊公王公皆自負不見納會監司
不憂其事惟魯中陳已計與罷公官公入關不
數日而魯中事已平據得免歸里季五十五是
人最悲且喜與兄弟為園林之遊多施惠于鄉
室人漫公又優游若干季適終公事觀無違狀
額頤頤輝輝各神采其量度謀力過于人遠矣
惜哉未竟其用也公生某季月日壽七十六卒
人生某季月日終某季月日壽七十二子三長
日啓光屬曆戊午舉人登州府推官進安州知
州潤即太峰君崇禎甲戌進士行人司行人考
選所謂禮科事中也詳載于誌

表曰承乾公其肯守也矣四為令兩為府武強
殺不自挫其氣奇神鍊骨梭梭狀迨其赴遼陽
出塞外人皆色變而公自信不灰勸熊王淬甲
過河又不勝鞭撻趙襄之志數斃而全卒不灰
噫士大夫樹品澤物豈必斷斷已灰明重欺求
無愧此心耳已公之度量識力雖未竟其用天
壤間且久各公生與灰可勿論也過茲墓者能
無三復咨嗟于王鐸之辭

明贈陵南道監察御史養居張公泊儒人

墓表

七

士奇抱方塊異鬱鬱負奇氣羞言利達不屑與
世俛仰才卓犖可使終絀不用也而又弗肯仕
已灰即王公大人未必盡各其操尚論者不能
不已其學之不顯而惜之嗚呼若介休養居先
生殆庶幾焉世系載于誌岐山公生公公諱汝
桐號養居家饒好學淹通人太學乃剪刮浮夸
不貪進俗爭分為失輕重不相得公旗已衷此
間往往賢張公矣公性剛直而務為折節遇

者憫朕曰彼逢其蹇故瘁耳解橐折券周之曰
 免于難未嘗吝市義色邑貲介者重公族大高
 車駟氣勢延為右客置酒擊筑彈絃踞巖泰擊
 侍坐或游鱸曰姬事顯者公軒豁自如未嘗嫌
 焉絀也貴介益重公稍稍自損無何歲凶饑殍
 接于道公捐粟鐵不貲衆曰燁休吝司徒公公
 雖遊太學朕不屑屑一官倪印人選史目非好
 也喟朕歎曰世事日棘吾見輦上貴顯若窮禪
 不可解貨御實疚于心吾朕之矣素不善柔
 安能已曰人意為邑中貴介喻耶竟不仕
 歸闕農鉅算雨晴蕭蕭自喜豈其中各所怨結
 而寄于此耶裏親喪易戚克盡壽六旬終配羅
 儒人裏養居公方其義曰官子葆先公煊贈陝
 西道監察御史子六缸煊燦煥煊煌餘裔亦詳
 載誌煊為名御史燦亮各根萬與子蕭天之報
 養居遠夫嗚呼何可已不表歎表曰士人沉晦
 比閭中無爵邑祿勲不苟合于俗能崛起塵世
 功名之外豈無抱負磊砢而能蹈義不媿如此

哉使得郡縣治之恢恢無難竟蟬蛻浮榮必遂
 其剛邁無紕之氣而後已鴻飛不斂翔于寥廓
 良足嘉焉故抱義如公而不傳天下之為善者
 怠矣朕各御史公即所目傳公也噫負奇如公
 又豈專目御史傳耶過其墓者誦斯文亦可已
 想見斯人哉

靈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二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三目錄

行狀

少卿九如呂公行狀

兵部尚書節寰公夫人宋氏行狀

先祖祖母行狀

先君行狀

先母封一品夫人陳氏行狀

亡妻一品夫人馬氏行狀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三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三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行狀

少卿九如呂公行狀

今海內稱好學恒屈指九如呂公公諱邦耀玄

韜其字也別號九如考諱葉封太常寺少卿

祖鳴鴻鴻臚鳴贊乃工部右侍郎贈尚書蒼南

公鳴珂兄也再世而上諱昇翰林院諱字官

昇公諱文英孝宗褒其善書

賜諡文忠公諱文英孝宗褒其善書

大祀圖選同知推恩三其先會稽人諱

六世祖處士諱居簡徙麗水居公諱醫子諱

樂蕭入太醫院宗實公考壁自居簡公始

人燕數錄養冲公遇異人於楚髮髮博松過羽

扇前曰公世有厚德子當貴名臣即九如公

也公母公氏累封宜人蒙恩奉事士公公諱

家臣女生公公生鳳長眉目坐不遵行不

傍置履言笑不苟十歲為制舉文十各區公男

居間凡親故貧緣者皆能督撫賑陳用
知府龍文明因不免其屬各司多端入如
公廷魁李公若星樓公州公公公公公
嶽一肯食惠濟泉縣尹陽縣公敏手選矣
未遑視庫朝房楹簪火公言切直謂忘政
廢事天變警戒上怒甚所知公憂公謝曰
臣子妾心事主他何論焉不給言上霽色是
吏部司官俱陞內無外轉公事日不可當
事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留中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各敏趣者公不許露章亟舉公坤趙公南星
晉公于汴人悅之本季十一月丁公氏宜人
寔祭禮從明庚戌禪除補吏左座不揖雖賓
親戚貧者粗疎偏係公解係與共縉紳間無
不欲公一偶顏色為榮一二不逞憚公嚴前事
中貴不惡陰訪公壬子為還河南副使公來
髮不介欣欣就車河南如陳蔡雍丘朝歌鄆下
季無給藉橫盜爭悍棹磐旄鼓角相與跽藉

躡履公至榜諭犯國貫矣門枕黃河秋大水公
茸治理所役諸僮服單大綈無田塢數月工訖
所省無管東面遠千八百負自此不災衙役狐
貝往往匿形走他鄉癸丑陞提學六月聞養冲
公計公毀瘠如哭公室人不外曰吾不復作唐
梯頭索煖墊負擁笏盡心於君敢不勉旃客各
稱北海祀君此者公汎澗泣丙辰補河南提學
副使試法嚴無或輕犯視試續目如殿電學古
而才者無疎細也往歲伺間潛楫懶龍有梁家
盜目米竊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筐之筐滿付炬人作指還不忍執誰丁已厥配
朱室人呂內匿歸終身不再歸室無膝嬖當在
河南政務殫心公覺胸膈間恹恹仲上疏養病詔
可乘肩輿游山水隨意吟咏蕭然無意人間也
朕公望歸朕曰九如不出誰當出數推穀公陞
通政使司右叅議公不得已出辛酉神廟受需
光廟嗣位不數月升遷今上目冲齡續統讓者
欲徑太光廟泰昌季號公疏力爭謂孫不可承

祖號子不可沒父季兒童婦女皆知泰昌文書
奏事仍用泰昌季號不忍忘親也大富聖意又
疏保泰昌太后慈顏又隔官激體未遂皇上
一身獨處左右宦豎賢奸莫辨惟親諭大臣決
行止報可辛酉冬東兵躡廣寧我軍失利公疏
十三款防關防修實事派丁勇援民改河北山
東本邑濟清運設巡撫德重任為疑兵遂薦兵
部來公斯行都門弓定日久人心玩愒公憤發
第一旨西兵盡肅款無惜金錢略西兵召令交
之其後公在行方險幸西
直督關廟算上命大司馬釋公行方險幸西
兵校詐稍稍動陰蓄逆謀卒如公見薊門京師
咽喉公請關已西連薊門多崇墩臺設立義勇
詞更激人無不濟皆屬公有未幾公復病日
親藥餌不預外事癸亥轉太監寺少卿秋轉副
公竟不起嗚呼公德行不修文而壽卒四十
六季不配德事業未竟天道與善何其爽歟按
公弟諱邦輝早不群弟婦孀居皆公所給公性

淵箸淳泓弓生不朱口愛獎引才賢齊元禮風
繁為閩中葉相公麟公方水鄭公天行
公所敬禮且隱人遺跡強不焚券罷復使
易人不及地是不設音樂僅得乘駟娶弓日
雖浣殘紵待之未嘗無禮嗚呼非德人能如
是與所著宋宰輔行錄國語通體日抄詩史
四十卷公生萬曆戊寅季十二月二十六日卒
天啓癸亥季十一月十八日卒太夫人二俱康
政司參議公諱綸女次
之公在行方險幸西
山東右布政李公諱本緯子老大字國子生
任公諱之崧子大壯
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狀
余為史官嘗蓋與夫人子戶部山西司主事袁
公石憲諱樞周旋晨夕故得聞袁母持家曉大
義夫人父寶雖之工政里母紀氏夫人為次
女崇禎八年七月十九日卒季七十有四距夫
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妻公節寰諱可立之終一

季九閏月夫人季十四司馬公僅采香暇命矣
車翁姑受事各數賽發井日之操必自運公方
爲諸生嗟嗟苦不足日借研夫人呂矜補進
望簾前蕭惟公好客客至輒饒嘗置夫人香
呂佐之恐呂爲公憂或鬻之或貸之呂紆公也
公授弟子于張氏夫人歸寧車于張弗之子
夫人不義張氏曰吾夫婦亦二辛苦墊隘矣車
之底告弗之子非數呂承命豈臭味也者而不
本爲公笑曰月急病讓兵之謂何遂俱太戊子
已丑公爲州府推官公小心忍事有積
積出歷州郡不能無相顧夫人稱家政甚肅一
一皆當公意而於刑昔勸公多寬恒壬辰上續
得上考未母先封儒人公陟西道監察御史
數劾言罷歸公營別墅于牟牟圖呂娛兩尊人
偕夫人長跪奉酒奉呂爲壽斯夕諸事之又
築園城南命歌者數聲琅琅夾振駟
伐呂寫其胸中研旬磊落之氣兩尊人亦知公
不鬱鬱曰庶無憂乎昔公尚未奉子夫人歌朕

屢呂納賸請公曰敢忘子之重勒迂潘公松女
呂副焉生于卽戶部山西司主事石憲公也夫
人無子視之如己出是走逃福于先公不願
其祚朝夕釋于中者此耳周季病夫人
抱之七日夜不知食寐未幾滿孺人卒夫人哭
之慟石憲長勸石憲曰願自命于齊哀三季
允宗申秋起公尚寶司丞宋母封安人熹宗
辛酉公陞本司少卿封宜人何陞太僕寺少
卿壬戌四月左通政遷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山東巡撫公欲日舉事
夫人曰吾知君任職不辭難進險阻矣東人
杖公曰安吾不避死呂輔公遂偕往公至登鋪
皆祖定客兵而摩厲之于上者盡用之三
衛既復戎政各經呂軍實報馬門上其事夫
人陰各所裏後呂議納毛文龍各營公者夫人
欲與歸因公昔功司公秩得誥封三
世封淑人陸其子乙丑起公兵部右侍郎尋轉
左侍郎多所賚賜公語夫人曰孔棘矣肯方嬾

既薦紳人之出處智不如魚耶吾倦矣會袁崇煥遣僧弔唁于敵公力詆非策其奇意制敵成命乎辱國之命而敵國得志其能忘我中國乎此尾湛肘漬之說也遂勒令致仕當事知公加公兵部尚書勛乘傳歸後叙功加太子少保予諡公辭加銜母至是封夫人云石寇尋轉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攝香蠟事事多中制瑣屑不能堪夫人善戒之曰利之啗人也金且事勉之寧自吾吾不厚是國

謀妻某氏孫女二曾孫燁鳴呼夫人之神哀氏多矣不知其婦視其子弓疆彌亦疆衣勒裏亦勒持而無釋其子哀夫人見之矣此石寇公之所繇腹悲也

先祖祖母行狀

按憲宗先世洪洞人徙孟津及成及智及鼎及義乾封南京戶部郎中曰公父生兄弟六公則季諱作號定宇後贈禮部侍郎二歲失母士九也又將四十季而太夫人馬氏生公公新矣世宗嘗天下中諡格豐無戎士大夫喜陟進公公已軼其儔胥司焉公器之公恥為謁比嘗奔走天下事事未盡山公龍門洞中孟公化鯉李公根仲兄弘宇公价畢弋公古目攝焉識也弘宇歎曰越矣哉吾弟才而不讓吏匠者盥之扶矣因藉曠多公公曠朕自尚迨穆宗朝公明惡木公聞趙公貞吉引退曰獨不能為朝廷擊險薄令賢達呼暴遣可省不謂何哉弘宇曰神宗始科第家漸

增公白布綱衣翫爽位。值也分發各六畝。借備
人事。皆羞孺人。績紡惟勤。公不問。暇禾秋入。棘
紫癢深惡。立全。獨不卒。事裝航。驢歸。凡民聖
閭利公為牧官。勸數。遇弘。宇曰。為政。藉其。稂而
滋嘉。号則可是也。号反。佐佑。物鮮害。近私。事。各
昧公若湯之探不。謂口焉。狀。在固。傲立。不人。熱
亦不。於寡。侮見。蹟。陋者。不克。經。歸。對。孺人。泣曰
某無。儲某無。引。奈何。聞。恃。執。狼。面。股。剝。貧子
俾目。憤。氣。衝。維。構。之。陳公。惟。芝。督。學。趙公。奮。義
公曰。其弟。泰。宇。締。已。姻。好。飲。讀書。不。變。章
陳公。令。其。弟。泰。宇。締。已。姻。好。飲。讀書。不。變。章
句。感。神。宗。開。采。權。關。大。言。曰。廟。堂。上。齒。牙。為。爵
誰。秉。成。哉。百。姓。凶。勞。恨。各。不。得。補。贖。耳。自。是。益
放。達。浮。長。觥。蒔。菊。梅。三。百。餘。刻。瓦。几。僵。卧。樹。竹
下。甌。各。米。與。友。人。彈。箏。起。舞。悲。歌。自。得。所。各。鑑
皆。分。人。既。罄。不。略。地。孫。公。馬。公。從。龍。載
醪。問。奇。車。轍。迨。像。門。人。丁。行。恕。任。本。中。本。直。諸
人。訓。金。來。卻。且。謝。是。昔。過。堪。寐。弭。神。宗。靜。理。當

路又寡引薦者。故居恒志快快無意天下事矣
泰宇公過訪無病拱揖而逝。屬曆壬辰季四月
十五日也。嗚呼。使。有。微。維。彼。皎。駒。黃。矢
之德。必。乎。于。利。人。焉。使。它。人。娶。佗。伯。兄。諸。賁。人
亦。不。至。貲。酒。無。肉。竟。終。寡。也。狀。此。正。公。所。不。屑
也。公亡後。贈。少。傅。兼。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戶
部。尚。書。儒。人。端。藉。三。十。九。季。結。于。家。性。復。如。公
介。而。石。者。後。贈。太。淑。人。歷。光。宗。熹。宗。至。崇。禎。三
季。正。月。初。六。日。終。蘇。門。兵。患。孔。熾。九。師。禦。之。卜
者。曰。二。月。星。是。小。言。二。月。二。十。二。日。合。葬。維
北。雙。槐。鎮。邨。山。之。陰。子。二。回。本。仁。封。禮。部。右。侍
郎。又。贈。少。傅。兼。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曰。本
惠。庠。生。孫。六。曰。鐸。壬。戌。第。官。禮。部。尚。書。甲。申。進
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戶。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曰。鑄。貢。生。龔。寧。道。全。事。曰。鍾。廉。生。崑。山。知
縣。陞。鑒。儀。衛。日。鎮。蘇。州。太。學。二。府。知。府。曰。鍾。廉
生。仁。出。日。錫。庠。生。惠。出。曾。孫。六。曰。無。黨。廉。生。南
錦。衣。衛。指。揮。食。事。曰。無。咎。丙。戌。會。魁。庶。吉。士。秘

書院編修日無妄無羨無技無回庠生中書科
舍人歷侍衛尚稱女孫女俱字良與乞大君子
賜銘

先君贈光祿大夫少保太子太保文淵
閣大學士戶部尚書行狀

嗚呼先府君見棄九閔月矣不孝兄弟五今三
人忤時傍徨不知所措欲摘詞寇兵崩折而淚
溼澤不能操筆及秋與弟繼遺事據聞見聞見
外惜無可同也日府君諱本仁字性之號梅
園祖自吳曰某律數傳成子鼎為鄉飲介鼎
子乾諸生封南戶部郎中乾子作諸生號定
宇贈禮部右侍郎則少保諱文子太保文淵閣
大學士戶部尚書是為府君父府君兄弟二府
君長次本惠諸生府君生類與不好戲矜已諾
恥為屈曲誦誼慮事沉確定字公愛之稍長從
師于舊縣受易馬先生教其有大志諸弟子博
塞府君不謂善堅坐伊吾勤勞不與俱補縣諸
生事事篤信神察不欺欺也其後定宇公沒

家不窘善事母太夫人馬氏大豪與族之黠者
比大豪虎冠多貴閭產之腴因構府尹幾陷令
某聲酷烈視賄之寡寡為軒輊好殺日人
命為玩多賄賄衰如山不重棄也牽掣數季某
令太他令至賢始白府君特定對簿得脫蜩螗
外侮相踵自是家之資用不匱矣兼之勤定字
公嘉其貧棺必麗都日恨無已報父耳佗日即
終寢收櫟歟不悔也其于學死吃雞鳴起漏下
不寐試高等試則下第府君授里中弟子
府君授里中弟子固伏生指諸富室少季博然
扶掖恣而溫變袒袒號呼稱府君未嘗二
至為授室妹笄字皆府君持据或諷盡質什
一考府君日知備與昔業亭其經重日為射泄
夫豈不知也忍巧刻吝傷日為神厭吾弗為之
已而種樹藝蔬日給養強富欲懷之黠者攘
佐而嫁之既速府君公且其屬邑令程日王坐
泮禁人汝蒼鷹哉乃敢公堂虐人乃鞠富者理
之無頗富者出猶側目也黠乃狙壯士持白梃

夜伏于路陰召擊府君而府君遁矣其後婚嫁
繁家益困者八季不第衣琴樹植書石無不賣
府君蚤夜督責錚錚曰我讀書半世不敢違遺大
得巨懸奪吾產至于中窘何難梓而殺之念祖
宗數世來教于孫忍今快于一逞如祖宗何汝
其肆力于學勿貪利召玷身召得志勿效他人
鷹戾也嗚呼昔大衆與黠忍之勿報怨如召殺人
為快意借強聲梯功名此真稱人何異卽鼎貴
列俎豆號而進我能開口而笑乎錚與諸弟

捷山園集卷十三 行狀

十五

拜晉曰惟難也辛酉秋府君持書參齊梓視獲
晉陽山陵聞人曰騎過某某中也府君泣
漱漱下曰天乎我家之不造受諱暴者無限侮
辱忍默召受之而無一日之怡色乎頃之騎至
矣府君乃一解願亡何馬太夫人歿勤事必誠
慎其後封翰林簡討封翰林侍講又封過議大
夫禮部右侍郎贈諡孝子太保戶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贈定宇公亦如之府君焚祭松
楸間泣慟親姻來賀尋復意曰數世用義自藩

不欲吞人業幸小子食祿上游寵祐于願足矣
緣歲飢施穀數百石黃河救溺者歲用四十金
活之不能娶葬則營之營之田畝竊耕者不言
代輸稅讀古史細字燈下目炯炯也北渡易水
督亢觀長安樓觀甚壯已而南下符離滁陽眺
望鍾山發燕子磯上棲霞空遠修焉天際裏海
山之氣歸而北渡風濤脅天至夜榜入皆哭不
知何召至淺散也舟得無恙抵家寇滿遐邇欲
斷維股肱獨策者醋痛召寃汗噤如醉泣不事

捷山園集卷十三 行狀

十七

事府君捐千金資歸城書士親行城上飭千振
料寇之出沒寇至城下相戒多所瑣撫尋無犯
王氏姓木生兮不為一不義事受辭訖則忍汚
召容暴落自投而忼勇沉批遇不丐輒仗義
攘臂召出鄉人因是逾服府君屢請鄉飲賓筵
後不赴府君長身骨髯面色蒼為八篤信朴率
無幅狀服家教錚錚于弱冠夏楚百有餘愛弟不
弛卽族惠隣一生不入俠邪好栽花竹里中豪
點往往贊助之終身無一言又不第不報也見

人無老少皆恭謹嗚呼天乎胡不百季藥物無
功哀額廟祠不延惟遺教兄弟和姊妹卽云爾
十日而終壽七十有六里人慳悼若各所失生
某季月日終某季月日配一品夫人先妣陳氏
別各狀于某某云孫某某云女云著各
書二卷龜言曰某司日可塋城東雙槐南山祖
塋敢瀝血泣請丐大君子之文曰亮先君之墓

先母封一品太夫人陳氏行狀

先府君曰公季冬終先太夫人在朝夕膝下率
其口目某某一二行狀 一
子婦上食奉已不意方四閱月而母太夫人
逝矣嗚呼不孝無德多愆不意將母哀哀此
心抱憾何極母姓陳氏歲貢贈韓城知縣陳公
惟蘭長女母鄭氏贈太孺人母之歸府君也
伯充字公辭御史少卿爲應天中丞食指夥定
宇公好客客至擊鮮挹醪于花竹前豪飲不醉
不止資稍誦母備姑馬夫人蚤夜操作不少怠
迨定宇公歿外姦媾訟不休府君焦心激憤于
功名之未遇又不能浮湛役人前恒相對歎歎

要弟婦嫁妹取釧珥擬拊鬻之市曰供朝夕井
手汲莖簾爲爨不曰重馬夫人感也無何家益
窘薄田十餘畝不收債家奴登堂噓嗥幼小駭
走鐸拚書撫起多方經營曰償府君與母泣
曰界人數困我我第忍之又數季子女婚嫁食
指更繁母勤苦不告勞麥稻缺買餅餅不能徧
諸兄兒半飽母略茹藿則腹饑矣及馬夫人歿
母從府君舍斂盡心及禪猶慟會母弟具災公
成進士又三弟舉于鄉母喜鐸微屢命食大官

先母封一品太夫人陳氏行狀 三 行狀 完

休父母皆健長服陝坐諸子孫大喜曰我括髮
爲孀家婦今周齒爲爾家母難矣哉顧府君曰
可記役人侮肯耶自今曰後誠子勿忘我餅盡
腹饑肯女勿忘我釧珥鬻市肯也母爲人慈恒
矧六親否大怨終身不報嚴子御婢奴奴侍立
不寒自慄自少及老中從府君南北都襄助非
一明大體誠鐸勉報國恩勿苟進庚辰冬府君
歿母哭之慟曰三十季偕老不忍自爲飲食哀
傷于內遂曰疾至辛巳四月疾劇瀕危猶鐸鐸

及諸弟及妹及叔舅氏詳而不亂曰不必藥汝父令吾去藥吾其整軼往矣日中遂終嗚呼操筆爲狀不知淚之漬也府君與母相繼奄逝俯仰天地身乃獨生固極未報其何旨生歟敢拜懇司文鉅公賜之誌銘豈但一世之榮乎母壽七十各三三封始躋大淑人後贈一品太夫人生某季某月日終某季月日子某某女某某壻云孫孫女俱見前狀

亡妻一品夫人馬氏行狀

崑山周憲章 行狀 三

自先嚴之不幸余辭號獨無已爲人也而妻夫人馬氏相繼逝慟矣胡惠言哉方欲踐借隱約耕牧溪山種藥養躬已爲餘歎詎謂逾一季長訣耶恒聞軫事不外著第綴續烹飪事耳日婦之細行不必羅縷書惟馬夫人有鑒造于余家其德功不能泯也狀曰夫人姓馬氏孟津東二十里花園村香河知縣馬公從龍女馬公字雲合母徐氏夫人蚤失恃十八歸余未讀盡書而知遺或曰雲合公蕭甄壻王氏豪而寡如

朝舖何夫人曰爾何知卽長貧亦命也余十六入庠雖家四壁自期許羞與勢利區多妬齟齬諍者騷動致恃其貴者面詭余余邑勳夫人曰忍之先太傅爲諸生十季胥黠者數見侮已獨余家先君皆善謝之一子女多食指衆或日至申尚不得米夫人出其衿襖錠紵市曰俱先君先母衣食賴其餘已憫余諸弟姊妹大雪室中無木柴夫人抱呱子于圃中拾枯木敗葉口炊曰煖余二十餘歲累不第試屢執曹耦里中人復語作隱不覺夫人曰丈夫力學期効用于朝廷胡動尺寸于勢利人乎余心俞其言歲饑余肄業西煙寺夫人人事兩尊人莖簾已幾手操井曰朝夕勞苦已奩櫥拾戔庀事殫其膏粱之困難言矣天司寇鶴皋喬公素器余謂人曰里中賢家第已酒肉騎人耳豈知王生者延余上座命弟子北面受經賴資斧稍不餓夫人曰君豈終寡者哉夜讀書佐已燈晝則作杵甕饒場之事不憚輟床勞苦猶故也辛酉壬戌余第迎

兩尊人至京夫人隨侍躬滌器潔盤匱上食飯
膳慈慈朕綺殺諸物悉已奉舅姑先母諸病恒
腹痛不可忍夫人扶掖漿粥藥裹吮摩抑搔病
良已猶立左若不就寢先太傅君嘗語戚黨曰
大兒婦賢齊組幕已佐緩急無私蓄勤于我家
可謂孝矣夫人從余居秣陵病痢余亦病瘵夫
人事余湯藥若忘已病後已余亞卿封淑人孟
津寇侵置酒單懷辟旋拜兩尊人堂下兩尊人
舉厄亦喜已而泣余性謙退遇橫逆輒不能忍

延山園集

卷十三

行狀

三

淑人宛轉曲解之客至治具余不言俸核畢備
聽講張為幻者誠余慎交且斷其必敗後如其
言方余為亞卿皆武陵楊公主勳寇事寇益猖
獷不可制無敢言者余疏上十餘日不下傳武
陵喉朝命廷杖余家中賊獲大小咸哭余已棺
飲事囑夫人夫人恬狀曰君為國家即杖歿不
失為忠臣無憂也戒家人勿哭尋得寬有余陞
南禮尚書宵征塗無廬舍蒿中井竈皆屍數遇
土寇多所震及新鄉大寇又驚孟津寇盈山谷

不可通暫居懷而先太傅與先母太夫人四閱
月見背嗚呼天之不造余與夫人袒跣被髮擗
踊號幾無生理戚黨勸之饘人口夫人斬斬裹
喪事雞鳴起一切取庀區量鉞刀鎗銖合欵福
柑皆各等余覈疲賴已相之迨鑿于室拮据治
生其惓惓不遺餘力訓厲錫切下至畜特蹄角
咸自字之余已家貧累夫人至今積勛為瘁瘵
臥心數動不寧恒藥焉匍匐畢先嚴殯事渡河
修墳前屋居山巨寇至先是亡賴結聚寇臨

延山園集

卷十三

行狀

三

城門忽開賊夜乘隙逾念墓木未拱不忍去欲
擐甲率諸士禦于若夫人促之去曰我婦人也
不腆粧笥何足恒君當保身為正豈與提符璽
者埒耶遂往游于吳已刻積艸携夫人至新鄉
體覺頓項後白粒小也行至曹臘潰生肌至夏
鎮及桃源而瀉癰遂不痊舟繼古城而華倚枕
銜嘆呼余與子女曰我君家婦食不三簋衣不
華裙育子女勞苦茹荼亦云難矣幸不長貧事
無巨細已忍為勸今不克終事君命夫君其勉

召遣自迪言已長逝季又十三是歲壬午十一月二十六日癸未返居蘇門乃卜土窆于新鄉城東二里木柳灣乙酉贈一品夫人子六長無競塋次無黨貢元授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歷任掌衛都同知改授山西分巡兵備遊陞濟南道參議次無咎丙戌會魁秘書院編修陞侍讀學士次無回生員廕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又廕侍衛皆夫人出次無技側室陳氏出塋無頗膠石氏出女一適兵部尚書太子太傅忠節公呂挺山即赴集

行狀

三

公維祺次男戊子舉人兆琳嗟嗟其斯為夫人之德而各功乎夫人為王氏掌故者三十四季中間貧苦相弔至于仕路人情艱危勢利傾陷往往坎頓忱鬱之日少所恬快少當其寒雪中拾木柴與竈養炊婦分役不召為困及喪則茵鼎禴翟筭而不御處之淡狀無異日申不米之餒無擷臠脂澤無矜驕色不召之自泰也細逮柩事妯娒姊妹侄馬公子孫無不分甘襃余兄弟五人五十季不析爨薪織鹽鹽各求無不與

賑人活饑無少愆待側室仁側室子無技長不知非已出也兵戈失家播遷無棲慟矣胡忍言哉嗚呼盛衰生歎之感於人世遭遇謂何也

挺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三終

行狀

三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四目錄

祭文一

再祭喬公文

祭吳隆熾文

祭陳具茨母舅文

祭永寧張仲子文

祭李嬰侯文

祭葉台山師文

祭馬雲合外岳文

祭丁座師文

祭祖母文

又

祭陳盡吾文

祭董太夫人文

祭張季伯文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四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四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四

孟津王

祭文

祭文一

再祭喬公文

嗚呼公之生也天若予意與國家之治公之亡也正國家多事之時天下尤望公大行其志而公乃素乎世耶嘗論人于三代之下求其始終一節完名全行者功于世而人不知者幾人哉蓋爵位世所予也老壽世所吝也即樹功建奇復譽于凌朝配名于石室亦世所吝也而余所召舉公獨不在此嗟嗟余反覆思之天無意於世之治歟抑公兮生亦不取始于天歟人吝愛憎天亦有愛憎夫人即聖賢亦吝錯誤抑天亦吝錯誤歟何也公不當歿而歿是天之錯誤也天早知其誤何不擇世之諸宜歿者曰代公耶朕天則至公者也公則愛君子必篤篤于愛君子則必欲置諸左右公不始天而天反愛之天果真吝意與國家之治歟吝意與國生公何為

成公何爲于是覺天之愛憎蒼茫顛倒而不可
識將謂國家之治與公之存亡天之意漫不權
衡豈理也哉如是則上帝之庭多一與治之君
子而國家多事之時急需衆君子乃少一君子
呂與治天所召愛公世人不歸功于天而哭泣
滂沱恒歸怨于天朕則公之爲獨係公一人而
已乎予素不怨天者也于公之寔也吾感于三
代之下寤歌于國家人物之故嗚呼哀哉天真
夢夢矣使非啓沃之事天何不驚之雲雷

楚山園集

卷二

二

之屯天何不託之郡縣之寇何不惜之風俗
澆薄鄉黨規範天何不表正之

祭文

嗚呼隆慶矣真邪譌邪敵之口邪余悲不
自勝又冀其爲是已嗚淚不復又傳爲真因哭
而爲君喜也余之胸情人不盡知公則知之公
之忠憤悲歌余則知之人亦不盡知也世之相
左者多此豈苟狀而已邪姐部陽市陰鉤爲禍

公之視之如秦嬰兒墻嶺相戰殺者狼狽公欲
雪恥已報朝廷圍之七日外救不至痛齒崩心
堡上殺焚者三千餘呂劍自殉未殊敵挾之令
降罵而成嗚呼臣子萎敵邊事啓戎生心已誤
封疆豈予他故哉貪蟬蛸之生忘成綬之義嗜
慾者靡適者庸陋者擅行者辨者能者狂悖者
驕者比比朕也寧成于房帷之中屬禍之上藥
極廟禱而不肯憤骨損身殺敵泄憤一快于鼓
鐸鉦鈴之間日視公之成爲何如也夫人之修

楚山園集

卷二

三

短成生皆司衡于天胥弱冠而灰骨白頭而不
灰胥忠貞獲凶殃而灰骨不賈受肥福而不灰
成者同而所召成者霄壤矣使天下臣子皆如
公之成則天下可扶治而除亂此余之所召悲
不自勝者乎雖朕已公精銳之氣英爽不散必
將擊敵雪恥恢復舊疆安知人所謂促壽者公
不結爲大季乎則余轉爲公喜而又不必爲公
悲也余纂明書爲公立傳已不朽公公固不待
余不朽公各著述余爲傳之公各予余爲長之

余所自慰公于地下者如此而已

祭陳具茨母舅文

甚矣知心之難也甚矣知心之慟也余通籍十
有季矣踴躍之樂嘖嘖之守吾舅在吾兩
人抵掌已談已始終無貌不亦人生至快哉而
孰意世變存歿之不狀也方其締社于吾舅也
子髮始束篇章指授入其府則詩書香蘭蕙之
味余少季期許易視曹耦多負氣吾舅曰子
于第一第偷攝之耳視之易斯難矣子乃氣懾克
擬山園遺集 卷十四 祭文二

其盛豪之氣折節讀書不敢出一辭曰亂吾舅
之可否又數季余家田止十畝不能一日兩
粥流俗誰肯相哀者吾舅或佐吾母衣食日子
不憂不第但得志後不驕于位不暴于里如是
則吾始為十一撫掌可乎余之第後小心謹守
不敢觸吾舅曰所不樂今其言二十有季矣
天乃不少留吾樂吾性補吾過耶即不為余一
身乃不為朝廷一旦緩急之需耶夫一七一著
之侍一喜一怒之共一貴一貧之交吾舅從來

不棄余而今忍棄余者何哉棄余且九季余在
京在里隔門一卷稟吾舅訓不驕也不暴也每
吾所撰自娛而無與語擊節曰使吾舅見之其
相賞何如乎寥寥宇宙其誰如之人生至快莫
大于千秋之業至于爵爵無所語無所語則無
所快雖處仕塗列珍而啖列朋而觴香味耶無
味耶曩者渭上養疾陳安諸僕從朝夕侍藥餌
扶起居尚能在吾舅前稍盡咫尺之報而余纔
抵里即追舅歸葬吾舅之凶閔夫曰詩書香蘭蕙之

擬山園遺集

卷十四

祭文二

五

味可否不能不棄不觸如此知心而受知心者
反不能侍藥餌於一日盡情憐于咫尺嗚呼慟
哉吾才不及吾舅十之一方欲與吾舅馳驅仕
路激昂霄漢協力共濟已報明主而緩急之需
吾舅今已弛擔也槩則踴躍守則嘖嘖余也何
才何能子子一身處于世事傾洞之際能望獨
各建樹乎哉聞一微于前路吾所樹立誰把余
袂而笑也耶余十季來數數夢與舅語或腹或
瘦或衫或冠或哭或踊或坐或立或久或暫或

笑或言無非心腹之事外人不及知之談若夫陳氏百季長久計也乃今嗣立矣素憂吾母饑寒吾母今不饑不寒矣吾舅不亦可曰安慰也乎雖朕吾舅安慰而予入其齋書惟宛朕七著宛朕吾姑合表妹宛朕凍雲紫風之中如聾聵音如見玄冕垂纓之狀何心恬朕獨生為耶世之歎者曰吾子也吾孫也或未覩未婚也或八十或九十也猶可曰解舅無孫無孫不老不幼半世英雄傳傳秦邑天乃令其若此嗚呼

捷口園遺集

祭文一

六

余之哭吾舅已時歟朕則余之哭吾舅也即謂不曰甥舅不曰骨肉不曰同社不曰同里不曰貧賤恩私不曰數世交遊止哭一英雄可耳嗟乎哉天造如此則無為貴生英雄矣朕朕此心其謂之何

祭永寧張仲子文

皇之丕載張二親丈不祿奄及秋忤予初之聳道云遠恐請幻又數日忤來曰其允出于不祿嗚呼慟乎乃實乃茹茲感言終日罔不盡心天

不平降喪於髦士其殯殮在良辰不克永亨光於前緒不惟敏學不自肯荒祗服乃訓蜚厥譽將賓於上國將匡父於庶事肇勤于紹于劼于廣罔弗恒弗庸若既苗畝斯播乃冀耆獲既樸斲厥木厥木直方乃求章施于丹墜丕永誕惟往歲予聚則屢言笑婆娑晏晏旦旦勿替肴暉彼時日月其征篠鴻其陰良巽其環予心耿耿時自揣持矧曰世戚肆予曷能不越叩涕泗我私子曷敢怡養費用徬徨靡康况敢涵于逸樂

捷口園遺集

祭文一

七

惟是不興惟是厥醴話言敬忌知為念聳予不為憫于何曰憫若瘞於肌荏氣血之胥底轉自恤自灼若耄季之荒忽惟恍惟懼惟驚惟疑惟失昧昧髦髦予心其胥既哉嗚呼慟乎天乃憐憫不令而艾而耆惟是曰文曰穀乃得弘貴家世所自為駕蜚翼明之事胡其不隲不俾多厥季所遭茲罔殄俾予悽怛無所額命嗚呼天眷吾德天亦惟篤後眷厥嗣其茂必大祥起曰煥靈充開曰稽猷自衍充憲圖事靈可自受天

之不爽應則靡之不吝叶蒞哉斯味香來洋洋

祭李嬰侯文

嗚呼余于君垂髫在還三十季矣中間貧困坎
壘世情濃淡愁居懾處欣喜歡愛如昨日事耳
迨余歷仕途親炙之中言辭稠濁炫熿于道面
從者亦或胥之君曰否否人生得志患君威脅
乎貧弱君牟求之偷取一旦之富厚君市交于
權勢可笑也能不狀者不祠而痛矣君之苦言
固猶在耳君之不忠不信於余何傷抗詞砥礪而

據山園選集

祭文二

八

不冒人於余不膏蓋耶君之語我可謂厚矣每
一旋里汪狀河洲颿影初落顧瞻親炙呼之而
往也家園之內酒觥淋漓月星羅幕君善楚歌
悲憤俯仰數說不亏類朱亥毛薛報讐灑辱卿
蒼兕而騷虎豹胥叫天門排席座之意余心壯
之謂其氣可引用也及余將南下林陵君過我
醉中意氣陽陽毫無疾病之色割豚蹄炙枯魚
數至漏盡意興猶酣狀不已也送我踐雪時方
凜冽乃引于坐淡語毫不及生或事抗手相別

雲山縣選余之燕磯牛背峭山大江之間輒語
客曰安得吾嬰侯至哉肉袒翕庖鼓腹吹簫呼
盧爲狂豈不足君灑狀易慮豁達胸臆耶于是
一坐稱善因之攜鮓負橋餅玉蘭之酒虎丘之
茶方欲與君樂且未央而詎謂此酒此醢卽與
君爲幽明之隔耶余至雒泅聳蒼頭言猶心疑
之及至津浦顧瞻親炙相見之時欣喜歡愛趨
銷揖讓呼之而君在也曰不也君真歟矣君真
歟矣嗚呼君之抗詞不屈氣操十人之推似乎

據山園選集

祭文二

九

不必歟寇讐法南山數里人言中丞至恐
寇廷我也慄慄蜩縮恐寇奪門漏刻命懸惟余
與君輩振甲戴盔持鐵鞭革挾吹笛當其衝而
禦之幸不違其厄城中獲安不狀是所謂蹈毒
而買禍者也君之淬膽如刺飛許攸甚勸似乎
不當歟虛中太公介亮長者無譏譏駭行枝大
葉繁諒規其先世之隱而匪凶之卽神聽不惑
似乎不能歟而何遽召四旬止耶果天歟非天
歟抑皆偶狀者也余之所不能解者此耳狀爲

君思之得無已未竟具用為憾耶從來抱奇氣
負俠腸者而鬱鬱已成者何限豈獨一嬰侯此
可不憾所憾者生歟未得面訣歟之日擊鼓高
歌怒髮踔厲見女之私未斷親愛之情未忍者
歟一旦解絳釋縛南面王之樂天歟已脫奚不
可曠觀而大笑乎而我輩之愁痛涕洟安知不
為君所笑耶雖狀揮壯之交離合之感兵戈患
難之危存歿幽明之限余所謂往來三十季者
也其何已焉集考哉君生為仇夷冥漠之宇必

旋山園選集

卷十四

祭文一

十

不與凡鬼區區生而離離百壽猶之枯木子之剛
方是亦黃局鮐背數雖未極理則存餘天下之
苟圖華臚屠伯而為錢虜孰豐孰壽知君必不
否否于斯語也况區區存歿忽忽世間尋常事
耳余亦可以收淚矣存笙在堂香酒在樽呼之
而君在也君猶狀悲憤俯仰能為我痛飲酒觥
淋漓耶不耶夫已今日論向後千載今日為第
一載也嗚呼真與君抗手相別矣

祭葉台山師文

嗚呼我師汪度詳隱三蒼色潤澹裏朴外孤枝
馳聲委面岳立彝品牧謙默庇人瘼德滋罔譴
大海浴星茹曷曷鮮知其大吳測其際吾師
治所神廟初奉翠河蘭陳執簡周旋裏哉宮坊
惟啓惟汪帝曰葵之爰虛枚下宗伯載南遂秩
三公聲彰鼇禁山南補龍冊立巨典賞饒圖斷
曠黑朱光于已翊贊刷慶交數曰明日良金甯
社稷敵愾封疆天衷祗迹十疏啓事攬情慰留
堅道歸志歸灑松屑投閒願精洛社迴趣

旋山園選集

卷十一

祭文一

十一

東山光廟初奉舊惟德今皇雲施蒲軫力力
震三再輔令望彌尊上柱遺稜銘厥嘉勲磨聖
遭遇天機克相四夷攸戒熙寧香泉碧浦緒谿
疏乞歸來金予以傳吟詠江隈嗚呼繩河文章
微轍事秦草丹翹角光緯月出通龍易康乃
極星蕤蕤狄門游輝名卿周旦肩接宙賴而靖
三朝宗臣不回于曠南燭養芟胡考告終黃繒
龍樂廣與休存門生某庶常錄卷著述知已國
士雪車譚詩色喜別師京華緬今天春魂府視

默思我哲人閨役叨茲入郭坏戶師和清臚遵
彼江路棘社訃驚雉履靡寧咫尺斯見竟隔成
生風噓煙怒淚飛真雨茫茫天地知己有幾畏
厥簡書越境匪遑身滯神往恍汨徬徨肅肆薄
奠微俯曲東目一哭山水綢繆新撰凉伊影
平空悲天雖不熱譽馨其垂勸孔曄千稔勿
拜師游僊區眎蟲細界乘鸞來臨鑒此桂觴詞
艸也魂遍招文荒

祭馬夫人岳文

擬山園題集卷十四 祭文一

七

嗚呼人世重孝之失端可召貧富炎冷論耶吾
當童時日擾秦黎岳過而省吾祖母撫吾髮攬
吾手慈狀謂此婿可成爾時亦不知其言之爛
也又及季吾方升岳為姑祖母苦節季高捧檄
于香河吾寄呂童子試贖岳父賞之又三季迎
岳于黃河之詩自此風雨晦明每相暢叙岳沉
吾泛岳整吾遠岳謙遜若不勝衣而吾少季豪
舉之氣未除不肯受人排譖岳感告其女曰婿
才可遐鶩恐氣不下耳吾聳之始折節讀書但

入城時一詩一酒一棋一畫一圃一花一譚一
笑一顰一泣未育不傾懷者歷十三季吾始第
吾第而岳父居雒矣吾父素告吾曰吾與而岳
童穉情親而岳性慷直善事寡母愛弱弟不屈
于物羞折腰五斗今之陶彭澤也吾父不輕許
人吾視岳猶父焉岳善貧家徒四壁而蕭然自
得與至輒嘯歌不知身之貧富炎冷者吾旋里
人浴晝夜聚語語及撫吾髮攬吾手望我藥我
成我爾時始知吾言之爛也嗚呼吾又不知其

擬山園題集卷十四 祭文一

七

言之足已矣岳秦塵奔勢吾在北燕岳在南雒
岳與吾書曰處世之難敬慎而已回首在雒又
七季矣嗣是秋雁冬雪晨鍾夕月形雖聚隔夢
仍同趣吾自通州登舟次香河之岸問野人猶
能道吾岳清廉詞朴而詳言不愛一錢吾告曰
吾岳也命從者見之此可易得乎自閩渡萍忡
忡我心馳騎宵征不憚山崖水險若吾迫之者
吾准擬歸里同舟于潘塘舟命梨園鼓吹痛飲
一見岳父偃卧匡牀向吾開笑口道弓生心事

纔纔各次尚問吾字吾詩溝通不殊吾料岳父
可召不歔嗚呼曾相見十五日而岳父果歿乎
再思撫吾髮覽吾手倏忽三十季中間或約或
豐或歌或哭或離或合感聚散之靡嘗哀幽明
之異路收淚展視人而見其榻布褥草褥釜生
塵笥網罟殘書數卷外故葛陳褐破壞不完嗚
呼廉吏可爲不可爲貧耶富耶炎耶冷耶必至
蓋棺而論定哉夫廉不餬其口東西僦居不安
于枕簾下窮之矣若夫孝不集菟自得無貪不
疑山園選集卷之四 祭文一 古

齡曰孝曰廉曰德又何憾乎又何憾乎嗚呼史
書各筆循傳可采桐鄉之祠千季不朽况吾子
孫發皇者乎嗚呼冷在矣岳母兩舅暨于幼孫吾
恒怛注吾岳慈知之吾父與吾哭吾岳如斯而
已嗚呼風慘悽東柳誰折陳餽觴岳父偃馭
翩翩蕭肱自得曰來耶嗚呼

祭丁座師文

嗚呼榮枯幽明之說生歿久懸之故其骨定無
定耶其可知不可知耶誠完其大者行藏顯晦
疑山園選集卷之四 祭文二 古

弗論也憶壬戌放榜後我門弟子整衣冠序季
齒揖讓而見吾師淵淵穆穆雅曰道義行已爲
砥既而或公會或私會或一二日一會如坐春
風方週一季而門弟子爲假爲選爲居爲任職
車馬鄉莊間蓋胥半焉若夫西園藤石之欣淨
業荷池之遊雨夜水中之讌風雪歡叙之期察
我色而恐病柔我氣而恐剛何意念之周且至
也每從旁眠之吾師才德分而可了數十人出
其識量可召長駕遠馭爲無窮之用設臨大事

大疑堅可不拔算可不爽紛杳可不亂惜不究
其施又二三季而己策中剛語折魏瑞幾罹不
測遂懸車解組去矣此時種竹藝花外惟肆力
詩文必欲合于古作者時攜童負囊遊小西天
玉泉諸山水陶陶自樂也其神韻益各太過人
者曰著作彈心又一季而髯髮亦稍稍白胡朕
半月而病十五日而終嗚呼就謂樂天知命抱
洪才大業而止于四十四之季乎乍聞之驚愕
失措曰吾師之功德弗享期願者如是之不可

盤口留送集

祭文一

六

知耶入而見長者冠者扶牀者髮未垂眉者離
襁抱二三季者號哭涕流嗚呼吾師竟逝矣榮
枯幽明之說生歿久暫之故將安所叩而問之
若是乎其無定也雖狀古之逝者何限苟不持
遊義為國除大慝退居又不能樂天知命且無
著作傳後雖壽百季亦何益哉蓋師誠植乎其
大者也人見師之折為之慟惜師則浩狀不作
于天地各餘適矣當其病不數日鄉之老少聚
紙錢鑄神曰生吾師嗚呼非行已之大者可欲

北山別集

祭文一

七

祭祖母文

二月之一薄微謁僖率我諸孫曰薦陳于祖母
依依襁前色笑蒞止凡茲苗裔孰非原本之所
滋載鞠鞠康伯曰笙匏祖母念哉其惟佑家之
阜

又

自離話言于今二十又一日矣既零其雪寒乃
徐和物漸各啗痛德音之漠漠哀泣血濡笈笈

奈何撫時躑躅腹鳴而腸割修酒食已報尸賽
祖母兮養我受安則生勸進血誠傍徨孔多哀
哉

祭陳蓋吾文

萬曆末余方爲士負氣甚堅胸脅抗據里中
富室寡吝道氣誰其招余囊漏無汲余貧而慙
一笑相貶公來招余曰山阿靜子未三十耽書
畢竟彼統緒者荒飽寢寢余乃攜卷人於山齋
密竹南羅高梧四開易語花陰讀勸面借秋夜
挺山園集卷一 祭文 一

雪窗風簾雨窗雄狂林狼毒哭鼠噉分書
夜分凍縮公使小馬僕名仆火爲藥東諭二親
洞峭石牙凸者凹者下巖喘加余志黃革酉戌
售矣公意飲酒信處敞廬笑坐星斗見騎公馬
場外是公日止之恐其墜膝余仕於京公往
永寧又閱三載長安遺容秣馬余寓不懈尸養
今之儼狃奴轉其兵條敵人窺魚勞尾賴追公
遜矣晉之曲沃下民叱咤閭閻歌哭恐官長罵
數作劄約公乃南遷安慶渥土壯已之輟勤不

噎痛余不刻子周旋三區余居擬山樓桐塹陰
老僕缺齒云客叩門去壯握手十季故人延諸
上坐糟壘薑辛登臺提月夜戰葢秦蘿愧留連
朋吐車茵余經明夏脂牽北向黃河皓漉送余
寒上夜客齋畫槍別狀公而甚悽手不忍抗
魂體墨嘖此時若恙余曰公者念我鬱悵遺之
絲邈余書手寄未之回音澹焉余慮月水斯屬
家報觸至讀次廿行公乃逝去余妻眎余疑驚
笠戰呼僕詢之真遊汗漫仰天號眺知余則公
擬山園集卷一 祭文 一

余之貧交知親親情數日之內百爾酸怔西望
綠山日慘雲崩陽陽頓減風流不與余欲奉差
駭夫旋舍速我同志揖揖達夜考鐘伐鼓余弟
洎侄公東譙酣濡湛樂洩黃鳥黃鳥余欲廢焉
如公之胡不再廷背不貽只古稀未傳里巷
崔隲亭樹愁駢閑斯慟斯骨子覆顏山路坎北
墳原衍累鶴昏不嘆叫跳山鬼公必爲神正直
無悔伊余契濶不及林誨凡厥後事余固胥心
匪匪相扶勿噬凶隣余心騷屑公也必聳公言

余耳白石丹林必克相副因軋呂中公歆余餘
公嘗余體黃天在上余腔如此可慰可安公目
瞑矣

祭董太夫人文

賢母既降淑慎連娟好迷詰人秉椒執邊無話
無綺無勃礪朕朝夕佛仔順及遠通蹈道裏之
飽羹固詣是雁宵征雞昏戒起婉不迫媒嚴且
俾驪何其肅離而蕙而蘭浣幹績裴結据備難
于呂宴會畜斯燕鷗于呂祭啐亦克相勉端睦

祭山園墓

祭文一

手

六族剛賦用勝清操素操瑀不為替珥匪瑀期
芙蓉不裊作瀟戒奢遺訓至今香子刷羽五色
羽翕嬌翁文苑橫秋天表后倉說禮藻譽嶸嶸
予當辛酉仞墻而叨意氣相助夢寐相遠桃燈
話言世讀半騷况在廿季締交蚤曾拜母儀
云鳳駕好可方髻髻勿忒爰遺橫孫款款相繼
慨良母壽呂祺命服方來六龍下食蟠桃佐杯
一朝還髮哀旒悲颯琪落辭條鏡奔離匣子聳
鼠憂心情深峽嚴教無聲相顧淚賦香奩畫掛

祭張季伯文

磁州

喪車欲輟巖巖涕堂堂長歎山阿九月寒歸風緊
代穆巖蘿削色澗泣水縮更復奚言而不望感
自古奢歿母也懿宗女氏之範不但尸饗亦孔
之愴天寢誤凶載唁兄弟白雲練上棘人斯樂
靈祐演脫應祿龍騏驎樂在狂歌哉一厄將之
腥糜匍匐此乎目恫軀底異越骨肉不慟何為
嗚呼太公之不再遇也予二十季數過磁太公
呂瀟瀟我吟僕旅歸歎如家人因問先君季幾
幾山園墓

祭文一

三

何齒存幾何餘噉幾何昆弟與諸孫幾何太公
所狀矧笑欲與先君十日歡醇且游于林慮之
咽水簾之噓而今太公與先君先後就水矣嗚
呼天不憖遺令予不得事父事猶父者猶足悅
豫而胡為乎俱厭世往耶予能不辨腸長慟哉
方在白門趨拜太公言念永好締司馬呂世婚
司馬相隲果實剏殖辟呬公前子無寸樹司馬
邁訓既已封事鋤大慙復已香奩作六師狐狸
不噪鐸稍香濯已一旦立千秋即斯衡之子負

先君言不如司馬之憲太公懿嗣也予不吝視
于太公歟武昌焚揚桂驅劇走類沛瑣尾分呂
資斧此情在心至今耿耿若太公之孫繩繩二
十餘人或授之經或董呂史先君望八未迨太
公嗣八十餘齡宰蜀邑多豈弟黍苗雨膏捍城
邪闕翦他牖弗克逞志于磁先君雖因諸生未
剗割郡邑而已亂略同紆旣于地方惇行迪諸
見太公如見先君大寒翕駭之後而邂逅何絲
耶昨季遷世自展及臘忽就晉孽驅拂交震予
走黎陽無家無室又棄子女一身維谷屈向無
所先君若枉不知如何饒益不厭清醕不飲儻
太公在與其憂予憐予家人心貫富不減舉酒
旅饕時愀狀不豫忍使予顛曼天而耿肯穀頤
隴危及尾竟胡跋進退無一安之地也哉嗚
呼予欲不長慟安得不長慟斯知不延百歲觸
事父之惻目爲予矜式刺天之可憫可疑不可
究詰者也今黎陽買權又欲人吳寇不燭爲書
未鐫者恐也欲騎羸北走車騎關南絮酒一哭

呂情告太公小大噉噉四瘡一腹難呂瀧至狀
誰不古誦爲宰施涸地封固圍城無虞劉者幾
人誰非企胡考而中拆瑣污不克潔身飴容壽
豈者幾人誰豈無子而彈姦臣如擊彪虎鉤膺
負服除臨藍數畧大寇于雨霄火攻之頃者幾
人况司馬報國方剛賜瑣資曾吾業無沫諸孫
二十餘人小慮小萬大慮大維其昌熾錫光罔
暨呂無隆太公之命受天所脫瀨清曼美能育
既乎故呂理則太公吾韓于世足呂流譽完名
而無憾呂情則老成不與刑其親子之不遇
太公而對膺長慟也不亦宜歟太公信我知之
之漢必飲斯觴不爲之吐矣嗚呼哀哉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四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五目錄

祭文二

祭妻馬夫人文

祭兵部尚書豫石呂公文

祭舜玄邢公文 公祭祁季受文

祭四弟匡巖文 公祭梁公文

祭宋母太夫人文

祭劉少司空元配朱夫人文

祭胡太夫人文 祭薛孺人文

祭少司農梁公肴居文

祭張公日葵文 公祭永季胡公文

誄

丁天行夫子誄 衛母許太孺人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五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五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祭文二

祭妻馬夫人文

吾妻棄吾歸于墓田寇兵阻絕隔於鳩川知無
可奈何聊寄於鄘原前繞兮行舸見綠水之潺
環柳陰斐薜一瘁復妍如何流漸一去不還惟
汝與吾其悲亦朕吾方十六十八雙鬟百輛之
盈門結綳兮堂前卽召釧釵幃裙賣之召佐其
饗餼尙不能給饑待晚煙吾問汝之饑否恒不
慍而和顏勸吾勸學或于古寺或于溪山吾方
學古召陶鑄兮堯舜初不屑于帖括之沾沾自
許者太高恃氣而未謙汝乃慍見父母艱難嗟
嗟豈不日偪羽短猶未高翮予益怆惻牛衣淚
潛日拂帽于中心仰燾昇日睨天人情傑池孰
肯相憐迨吾釋褐寧馨笑言惟敬共于舅姑不
析爨于牧田愛吾之兄弟姊妹不怠伎召暢帽
日共井竈竄親惟虔駭仕路之湏湧無風波而

騰騫規之忍默不與禍纏不飾豔麗隱側心開
二次遇寇地折崖翻勉力戰日驅彼犀犛保危
螻蟻而速遭擄汝走吳豐沛間關雪餐與狼
號騰力疾其未痊迨桃源之舟中瘡遂潰而莫
延彌留忍舍不諒蒼天及至夏鎮南都兵火彌
漫挺鉞鳴金飲飛兇猥幸汝脫離魂魄得聞乾
坤爲之裂毀重卓擅乎皎權睥睨神器奔走百
官石顯牢梁民歌譏焉吾欲判彼已扶宇宙屢
發心不敵乎中堅南北之跋涉惟險津梁之戰
憂日聞是集 卷之五 祭文二

已辛酸彼妾媵如鹿豕不能知吾心而相憐南
都幾爲之就死偶欲持已肴此舍眠維谷之尾
不如魚鳬未返溪岫未采龍僊仰天一哀屬壑
啼猿思欲慰汝汝亦垂泣

祭兵部尚書豫石呂公文

辛巳正月二十一日予寢苦予懷聿寇踏雒州
大司馬懷翁呂公歿難爲位哭之感予士君子
成器之難過不遇國家用舍進退所關不細不
得不仰而歎俯而悲泣狀而不能自己也公二

憂日聞是集

卷之五

祭文二

上

十筮仕五十歸雒家居前後十有六季數歷仕
路中間第十五季耳當其李宦陟銓也銓銓已
程未尤孟之學纂組其身遺可省不直折勿回
糾官之邪使皂隸舍其職絕房師魏南樂之請
託履方定物廣微方嫗魏璫爲同姓就眠揆地
晉公猶猶欲已成公公卷身避于青要山下竟
不成家食十季魏璫不忘非一日矣沮公不起
文部日欲加已刀礪公竟不灰皇上揮鉞清穢
公于湯火之後濯升叙晉提督觀譯舌人陟卿

貳焉皇上明敝不謂之知公不可而公遂召南
樞部往子斯時也海內駿雄弘辯之士其不知
公爲君子者蓋亦寡矣朕而賢公者多譏公者
不少豈公之樹譽卽公之孕怨歟南庾空虛軍
扉開口而待食公節生已飽之餘一百八十萬
金歸之于上會陟大司馬嗚呼公之于皇上遇
耶不遇耶縱陽壽譽之西大寇蜚咬密如蚍蜉
非公淬兵烏江之上斬姦細間賊渠西據采石
之口東驅瓜步之洲震澤互吞閭門五滄海
擬山園集 卷之三 文三 四

祭舜玄邢公文

泣朕而不能已也夫公經時之大器也其鐫磨
于伊維之學四十季居鄉則約束筋骸居仕不
鼓缺而汚辱若彼南樂烏程之蠶螫公不爲動
魏璫之虎噬秣陵數萬之軍蟬發公不爲憚媚
如戟譏如弩大寇上坐刀劍之銜尾聯頸膝行
鼠循何太易乎公不爲移嗚呼豈非百折而不
回者歟公之歟勝于世之生公不亦名垂天壤
哉公舜子言其曰爲獨知之契否耶

嗚呼公其可復起乎所謂天者果安在兮始子
弱冠時方太弓會公于雅館公見予文曰胥是
哉子之文旣鋒已劇復香色飛上其積之豐用
之豈嗇也又爲子談祿命笑曰毛羽卽高翔矣
不二季子第晤子北畿公甚意相勗曰胥成欲
子節身也蚤避辱也懼予不妄交游而中獨好
公公長子十六歲亦獨好子又數季始締爲兒
女姻子外和而內孤人多忌公獨愛之程猷經
務恐德小破若出骨肉與并我之心相筵楹矣

永寧之行北里村慰玉調也登山微雨螢火夕
飛覽熊耳之嶽峯浮女几于巵酒夜復慷慨悲
嗟憑弔千古吾三人亦何豪爽淋漓也自是子
載筆承明公已大行擢御史彈當世人不取彈
者忌亦浸及中間或離或合見即慰藉砥剛即
予弟子子亦為矜憐公事繼母太夫人芼羹醢
醢無不手奉甚憲轡事無悔又數季巡按江西
蔡金谿曰事授意公公弗從以何臨藍兮寇公
協贊張公湛虛胥功而金谿曰前事抵牾遂望
雅山園集 卷七十五 祭文二 六
之塹公于南畿公歸予自北來已書勸公北上
而公已城守奉攄也王胤長之納侮引既令王
紹虞賊兵登埤根爛柯嗽賊兵內剗憂割雛人
公抗賊不就賊內一青矜躍而抱之曰吾受邢
公恩甘與俱碎始擁公去又數月而公病已不
汗歔嗚呼所謂天者果安在兮公為予談命公
之命軼軻若此也耶公為予祝遠用公之用菟
枯若此也耶位不酬操才不豐遇相勗胥成而
今予狀一子誰復愛予曰子節身避辱程猷經

務雨歇螢休慷慨淋漓慰藉砥剛若出骨肉也
歟或謂公兮生嗜道來服氣而孝誼直聲仙籙
資重倘尸解于寥廓之野兮又豈與虎狼苟道
輩生則無蚤暴如寇盜歟飢狐狸螻蟻之腹論
榮殞也公之子六歲姪若孫楚楚予不掖之胥
成也他季何面目見公于九原耶嗚呼調錫在
陳公靈奕赫復起而歆之否也

公祭祁季文

雅山園集 卷七十五 祭文二 七
荷歟公靈奇異學生允惟雪燥震起光亨誕應
厥期卷阿昌陽策對繼焯天為偉章當宁日金
東觀綦負輪囷材大詞圓傑旗公言意逆攸振
聲颺經緯在絳佗者斯噫取僞猴養結網匪疎
謠詠妄謂匣藏銀銘載歸夾谷呀喊曰託鋤藥
飼鴉狎狻猊率梅華淪醪獻彼無懷家默發玄
似在僊貓三珠庭樹排雲向胸臂諸六蔽嗣公
古護愛迨天戈公翼方曙賈董復隳歐韓埒科
水擊三千巨翼拂嫺於赫駘牡豫章軫鞠寇氛
翳階隆奔放豚公銜威勅未易悉臣公曰汝萌

銓傳無狀綾笏之子盾韜勿抗抗則齊斧伏則
祛髦各戴汝類保其室家曰數百畀生蒼燕衍
口饅手耕濯膈回着海矣肴燔山獸驅雖就綏
不血天恢迫宥謂罟不通是基於公不膳不智
晴解戰隸天子用葵心乎南陞將盪將礪扶乃
丹曦胡爲猥音欲割且割聖明炤灼鑑焉叱嚇
公在香界水田禮衣攜饒慰藉鐘宵馬馳悲歌
酣身氣薄雪响唾壺摧缺何香瓊嶠苦畱銷夏
耶勿效駕仙仙公行云止稷下離索其聖羣變
折殯公埤聿登鏃鏐張簾內疊伏莽門開合題
游魂肆毒折吾棄碌茶苦反甘金盪玉堅天風
怒噫搖動嶽嶠人孰千齡公歿義興神哭鬼泣
值公奇貞巡遠果迷祖桓廟酬繡史香韓何沐
何休凡我季奕泉諸爰位慟國隕棟憤簪屨屨
未竟膂肱咸涕漚零沛水滋森裸膚封柱公長
瀨冽氣結巨蜺狃既拾俘妖徒殄滅公可一笑
後嗣俚報于稔億畀欽公戒界

祭四弟匡巖文

嗚呼吾四弟義人也何呂歿耶五弟歿吾父歿
吾母歿吾妻又歿二女歿四弟又歿予何呂爲
心耶兵火異縣遲諸弟于濬而弟不至見弟于
江城而弟病微于面矣予至督亢就居羣弟計
與子無黨無咎無回爲位哭猝烏嗟駭不能下
咽天乎乃酷痛至此耶弟爲我北走邯鄲遺口
血不休當孟津諸孽唱亂弟手提三尺冒不測
之險寇出沒擒其魁無不膝而受刃者所全一
邑可謂不歿汝爲蘇州守大兵迅霆扣馬力救
羣馬騰水得出一城不屠數千畀之命不潰訐
不靡爛男女啓處俎豆祀汝所活無算可呂不
歿如者懷之量移守太弓薄稅恤隱民實戴汝
可呂不歿秣陵之蹶崩沸槍鹵虎贊地飛跣踣
科頭嚙人不擇賢愚非弟挾帶甲者薄兵城下
緩之一二日我之大小室家如墮千鈞之重于
卵之上其壓也必無幸矣兄弟義重急難鵲鳴
鵲鳴行搖可呂不歿胡爲而歿耶弟之義氣可
爲骨肉輔挺挺七尺可爲國家幹試其略于姑

蘇而竟曰風勞仍發口血持身掣胃不及親為
弟舍斂吾負弟矣設吾父吾母在藥弟之病見
汝之歿其哭慟損心荼毒痛灼垂白老人何已
為心耶父母之歿兄弟之歿妻女之歿吾數季
肺腑如判形神不全已自不堪况又折翼中道
同胞雁行者三人今此三人耶嗟世之不肯擇
兵旣收旄倪又生勝兄弟應祿欺衆人吾安敢
謂其終不歿安敢謂其非逃生詎不載魄戴齒
而獨存吾四弟天乎豈不勸哉秣陵回首魂思
已中不義之鬼弟不屑與遊與吾妻吾五
弟日侍吾父吾母汝事父母飲食自見命數之
版籍汝何已為心耶無黨等收汝遺詩吾撫汝
妻汝子女其無碎烏嗟駭耶嗚呼汝得聚居于
膝下吾又何已為心耶

公祭梁公文

嗟夫人之惜但長悼非止為事也蓋于情胥厚
鬱僅曰事順逆抑佛古今同之况顯融陟于九
列又何憾耶情則結聚漢于尋常締交之外胥

蘇東坡集

卷七十五

祭文二

十

蘇東坡集

卷七十五

祭文二

十

難為言不勝其枝干口慟于心者矣耆居先生
由峻科執憲巡晉巡湖迨于操江為通政為少
司農擢節給軍興塞耗孔已休養黎庶朝夕匪
懈不遑啜飲勉力于公室端心勤瘁入署屹屹
卽奴僕不得見已致成疾公誠為國家擔荷大
事者豈第察已端靜不妄交游不肯染指擅鼎
而已乎方公為御史抗疏劾奸觸猛獮人為震
悸公獨恬然談笑如常操江時海寇齟齬為害
江上雷動無不畜縮公揚驅大艘擒獮已
除其非任事不回瞻識卓犖者哉又豈
吝意與小夫懷臣爭咫尺之名哉倘不卽歿大
用揆端其裕國鳩民猘猘宏圖吾輩方不知其
所底天胡不憇止于六十六季不究其蘊已擔
荷國家大事之人所望昭融顯赫弘無訾量得
無憾也歟此吾梓里之所為慟公惜但長悼而
不能已也雖朕公芥子文部航航公之文可伸
于後世之久不爭咫尺名公又奚所憾歟宿草
傷心咸來哭情公之精爽知必絕爽來臨如兮

時矣嗚呼慟哉

祭宋母太夫人文

緊玄璇之淑靜處靈鼎而萃安標馨則于桐教
將孝敬于堂前勤贊理于耦俱洵滌索而紉荃
既孚尹于下邑又慈淑於諫垣惟宜猷之各告
觸忌媚呂外遷肆中丞之式序爰誓師呂克難
煌大義於纂起昭氣骨而櫟狀迨爰立呂肇造
輔化怒於又安匪母氏之懿矩詎僭力呂無偏
蒙重而穰穰胡一疾呂瑤棺望靈惟其勸勉
疑山園選集 卷之五 祭文二 五

祭劉少司空元配朱夫人文

洵淑修之內典今聿敦懿而育章總家政之各
條兮宜靜閑呂為勤當家道之中落兮遇物情
呂參商續世家之聲華兮勤所助呂肅莊事堂

上呂無佛庀滌器而趨將田不給呂饗殮兮每

篝燈而徬徨惟夫子能苦志兮兼女紅之篋筐

恒衣泔呂歷難兮無含愠而容儀迨辛酉用蜚

翔今爰借車于吏事登舉原于警戒兮佐矜恤

呂交惕恪奉姑呂旋汴兮嘗藥餌而不替眎舍

斂其畢備兮合古禮呂奠饗隨元城于烽燧兮

劬雞鳴而能繼輔夫子于言路兮卽遇謫而彌

恭及流寇既解汴圍兮從上林之補呂抵京崎

幅于蛇豕兮觀賜環而從容胡都城之驚噴兮

疑山園選集 卷之五 祭文二 五

各鼎沸呂分崩屢震競呂益病兮閱四十季呂

考終冒酸風與苦霜兮中肌骨呂零丁毒子女

之三殞兮心慘怛而任仲為司空之毀壞兮多

補贊于在公竟偃臥于沉疴兮折瓊琬呂無聲

某等結親譜呂締姻絲季誼而相攜感慟悼其

靡寧式令範于中閨奚不臻于期頤兮乃返窶

兮汴隄悵君子之失彌兮對總帷呂悽悽薄微

牲肅呂相弔兮哀情纏結而傾迷灌蘭酌其來

歆兮雲冉冉呂飛飛歎迴遑而感格兮知幽明

之不情

祭胡太夫人文

維蜀奇峙瀘頤龍印榮祗激飲氣括洗洗極
鉅麗閎聲縹囊母出素封內則濯漑勤斯儉斯
堂上敬戒樹背式榮火玉分佩珈輝孔揚世澤
慶代嫩嗣靖嶸詞苑雍容敦筮惇惠玉尺金鐘
豈獨組紉結於婦功陟茲禮亞秩序則一明堂
煌煌母訓無教健步飲饋聖善僉企勞思貽謀
儀刑永立戈鋌輻輳巴江鼉鯨炎燹震號母也
載驚病實基此藥餌沉冥云胡不康修厥斧屋
几筵聿陳折軸雲轂慘黯峨嶸錦水淚哭壽母
軫心負復悲締某等玉局世講情則抖喬路阻
焚竿雪冷謠凋九藪斯分猗養大昭恣備奠薦
馨旨燔胥淑靈歆妥抒矣遑集

祭薛孺人文

何玄浥之淵潭兮肇靈淑呂膏涵毒家賴于奕
世今日暉普于小遷祖載亂于蜀竿兮父通陟
于崇班既瑩素呂藻玄兮兄眎日于影磚迨耜

供于俸闕今儼受書于邳琅襄饋事而遵無送

今勸難鳴呂磬磬若玉性之潤文理今敬堂上
而珍齒輪相尋其不貳今望佐舜于鳳晨善御
下呂孔秩今冀延齡呂冬春胡神晉而不汜遠
臻今頌瓊媛呂堪悲悼蒞惠之逢霜今怡榮姚
其吳施唁玄陰於賸弱今洵香嫵呂怛斯感人
區之多修短今果疇為之銓次遲速呂默持冬
嚴沍其終至今哀號又助呂勁颺凡諸姻無不
悼心今側駕月驅與雲轡惟奠醑呂灑條兮嗟
萬事始終于次寥雲倭脩呂踟躕今木凋枯而
刁刁路南邁于柴山今指沆水其蕭條禱淑旒
安于玄壤兮妥靈光于龍綃

祭少司農梁公君居文

嗚呼古所謂社稷之役足備大用計安天下不
大聲色措于磐石人不可窺正不枉捷給骨稽
驍銳恃氣呂沽名要寵希崇階結主知惟堅定
沉凝屹狀如山乃足當風波呂無移公也絮白
能鰓淵涵無崖孰如公之翼為持兮游歷西臺

一一聽之乃能甄賢黜姦如霆破壁令大慙狠
顧窮秦折韓膽落而不敢詭隨于晉于洵利益
民生多所裨官無邪事無蔽去其黷瘼至今曾
胥去思迨操江執憲僮昏瞶瘠海寇披猖公扼
鰲掣鯨胥樹胥劉示綏告殺甲兵不挫江漢曰
之恬夷斯固南紀之炳炫壯仗之所震師也載
筦納言式版少農念在水虞優極溺饑不第錢
穀戶口之不忒實心變受已冀薄賦厚惠于蒼
黎故羣寮庶職憚公董正胥格嚴重寡言不敢
繼介千之曰私或說公曰國融公挺狀正色曰
吾不撓于利害豈可脂韋曲學阿世苟就于人
乎懷祿裁勁曰自喪其所持曰是狡蟲不恩龍
戶蚤人之鄉亦知公力支干底枉諒公端方胥
儀既而一意韜晦噤音不發畏讒口之浸潤耶
靜肝觀止閉三區之門耶蓋堅定沉凝植之玄
修或躬行厚道不喜向夸聲悅雕鏤之辭耶自
斯曰論公之心幹旋國事若鑄金磨石雖胥章
施更在陰扶坤軸左右蒼生晚季益渾蕪大器

能使人不駭且不疑夫豈尋常躁志未扶翹焉
激世曰希向後之功名治國誤加之曰悍賢假
若步公揆端公之不貪不狠不驕不諱曰三十
載漢智沉勇措之調贊內安耕稼外銷氛殺不
徒歸夫白狼令海寓措之于無爭疆土安之于
華離天不百齡一病瘞玉巨松喬嶽胡不為世
坊表既爾百藥無效詠贖身于何期嗚呼今已
矣憾大用之弗究邦失耆蔡人殞詰匠誦詩文
之琳瑯奏疏之侃侃豈後中原文獻實大此舉
後山園遺集 卷七十五 祭文二 事
高能不使人驚崧峰之折巔恨黃流之潰溢令
後灰者慟計安天下之人兼悼文章遺喪憫惻
呼號因胥餘悲矧鐸魯鈍受鑄胥日常侍翁宇
匡勳建白更瀟則于屹定不大聲色善用騷歆
山祁亦庶幾胥勞于社稷之役渾漠冲溫天下
不見其胥踴厲發揚之奇敝公之意徜徉自得
居鄉行德居宦無欺不操切于貨賄不馳驟于
赫蹏在戎輩望公惜未大用在公又何嘗嬰心
于崇階希意于爰立願如望羊患彼得夫曰沮

泄其洗藏呂稍芥于人世浮華代謝如漚如葉
終縈魄已歎秋鐸薄微醺羞何足罄衷悵典刑
之無依不舂藥言罔效善模披豹陵之篇過彼
銀灣杯酒頓寒花石作冷禽語琴言皆生苦酸
西州之哀纏又何殊泣于故里崩情于蘭陽之
湄人生今古不灰者幾何今也風波則懷公社
稷則懷公磐石則懷公公兮公兮寧獨鐸兵火
震蕩患難骨肉之感小之兮窺公于親戚鄉曲
之間而已爲公三哭兼之千噫狀公必不灰謂

卷七十五

祭文三

祭張公

祭張公日蔡文

嗚呼公至于斯耶古所謂生芥益於國歟而不
灰者其公之謂歟吾晉受公教言見公氣充呂
澤力剛而溫意公更吾發德昭曄其所存呂光
燭於升恒豈意其至于斯耶公貌不踰中人自

踐仕版歷季所不鉤賂積財不依附權勢呂苟
取乎功名退而一卷披誦夜分不頓若寒士狀
見人訥訥粥粥又若無能者當其居臺端遇大
事執政赫焰猛彪噉人授之呂意公不可竟觸
執政怒至于摧挫呂鐫刻公數矣既蹶且危終
不枉灑呂屈天下之賢人他若抗章疏救蒼赤
逐佞倖言兵事高下緩急各芥尺寸務求正乎
乘石挽受三衰九殺呂力濟昇乎胡命實不融
芥志不遂嗚呼公乃至于是斯耶夫國家得百
齋庸碌者不如一二孤鯁芥爲之臣呂公之學
之才之骨天如欲去薛啓亨小用之可爲芥欬
寄大用之圭璧黼黻呂孚嘉于濟川救旱密勿
轉移教人固邦肯阿時順指徒羶悅于苟且富
貴之爲奈何乎天之惜惜靈起風昏翹彪號呼
終日掣任事之肘如公輩矯世索貞者徒借爲
饒邪毒螫之資嗟夫外芥寇內芥黨竊自涕而
賢人結舌日魄晦蝕自古忠讜退伏姦諛盛行
派稅剝下貂豎蜚鳴所養所用倒行逆施卽芥

卷七十五

祭文二

祭

丕夔龍十管仲日日類下難醫亦如之何哉公
至於斯殄瘁攸關不謚信人材用舍繫世治亂
道之不淑行使止尼運斤繫指鼓瑟膠柱公卽
氣充力剛可召光燭宇宙亦終於雙伏巖樓粥
粥若無能不克究其發擢卒召松石老噫公卽
夢寐雲雷思召逐休熙命世幾見香不依附不
苟取而能閭壘不構排擠不來大行其道襄世
軸于升恒也能敗不能敗是知端方無愧人之
忌嫉宜矣天奚不多予之胡考召臻期頤而終
亦底于斯豈天亦媚香爲之臣耶天亦喜姤阿
憎孤鰥亦香意挫折鐫刻公耶不朕何車衡之
前斯之顛沛坎躓不離祉不羞奇耶夫三代召
後光岳氣清渙奔竊濟賢人之不得行其志匪
今斯今也久矣若是吾晉諸君子又何怨于氣
充力剛者之不大用乎雖朕陳性啐酒潛朕出
涕益亦情之不能已實亦悲夫世之蹙蹙香能
者適足召禍人國生旣無益或則竟或如公奏
疏文集之學之才之骨長存于靈荒豈可得歟

泰山圖選集

卷三十五

祭文二

手

祭文二

朕則公之不僅于斯昭睟大若獨言吾晉綱
繆感勸之私則細矣

公祭永季胡公文

夫何黔羸之難信乎儻焉躡而降割豔不識皇
天之位寔今咸憎但而寂若稽壬戌召聯鑣今
各驅馳于艱辛迨鼎革召權號今矯朋輩之紛
紛迺雄才獨軼衆今江召西實肩之矯雲霓而
振起今躡遐景召追之允拯人瘼于瘡痍今施
子而恥曲諧時驚閭閻洵異千里衆今望節鉞
其猶乖兵餽惟公香善籌今趨謁之其自張匪
塗聚于浮譽今安得禽息而薦揚恒格丕其底
滯今胡戈鋌之孔熾也欽夙夜之禦敵今竟裴
常於駭歷嗟日轂召及轉今遂無拯馬召坎窞
慟羸角之逢害今天推此瑋瑋遺虺震於世變
兮聳者詫焉召阻涕胡殄瘁夫鴻詰今展爲邦
因而生里勁松寧折召不屈今鏐質百鍊其彌
堅與秀實比其多擊今與南入絮其方端某等
率譜相纏切兮沾朱襮召淚零望洪都撫茲忱

泰山圖選集

卷七十五

祭文二

手

祭文二

今思填池而傷情彼鷗義既剿覆今皇天無不
昭報著公忠值板蕩今貽青史其盡悼薄言性
性引一醺兮百惻心其內崩作人則如公輩兮
良肆好而維風人誰不朝露于丘晉今惟公之
表立與星辰呂爭輝今來歆茲其何泣

誄

丁天行夫子誄

哀哉夫子秉道敦素位于詞翰振芬流響或或
朕起于文學可謂各文力矣昔與顧璠屏姚孟
長陳秋濤二三君子夙夜砥節峭持勁蹈莊遠
不苟而趨各古道軌焉拔為文詞欲追古昔言
賦丙旦憤駕豐隆剛篇章已詆寺人之令譏其
魯國皆罹險毒自昔凶節亦可肩矣而夫子鏘
職家居邇卒早夜伺門不能出鬱邑已矣若夫
子者真奇侏者哉二氣洪灝光靈所注數百季
能囑幾人所望遂躋遐路顯揚我國家瑋業命
蓄昊天非人之所能揆也夫子登于三事一代
之革興退進隱顯必各可覩大業未構鴻翼斯

折坎珂不達遭誰之故歟小子鐸壬戌出門下
目文章大事期延于予予髮漸短三立之基無
一果焉靜言抽之可益惆悵論知已于今涵有
之中其希也夫悼節勵心遂作誄曰

夫子覃作苞炁汪溟浩瀚光象嘉令挺生儀統
難測允也黃鐘敦篤穆允繇義厝躬邵質無訖
爽耀淹通學却逃亂式按三靈摘文育萬攻詩
為城涪淑六籍大鳳蜚聲世風日慆虎狂芾依
众惠妖蠱窳汰是履跃跳已頗衍曼黝晦嫗掩
敵撥國人狂徒漁撥弄宕甘飴墮窳絃欲張鼓
無能改柱板板下痺四方是瘡日紐地軸乾坤
仲季粵惟夫子命顧西楚鐘陵擢髦份不替魯
傑文沙稚學已徂武泰岱為搖碣石攸補佗人
恐忤厥氣囑帆雖蹶蹶驕終與衡伍豪無儻恍
日斯疋窳邊養犀狎參郭侃古琴書為娛烈朗
從事若作蠅蟬黽勉倍至肉貼啁啾辯肆難器
葛藟施枝不回來基駿發豈恒志欲霄戾恂美
天球歲稷踔厲十經范寤莫瞋其際龍疾駭雲

倨奇遠意合于易旗人莫克繼貂璫不忌思虔
思劉忌斯毀人狸貓而警偵其倘倘雕唑陰謀
昭睜多械福汲波泗轅轡跳易腊毒四投太音
慈慈犬喘鐔緞驚驚不起碣磻罔留天地生賢
何非束修信信靡已芳苜及霜閉矣富隱君子
何傷乃彼磬磬何愁彌皇督督其鈔幻狼講張
博從旁魄如斧如斨無香垆瑯琊瘴瘴廉足
用纏鯢竭木殃案椒凋色揭車損臂雷夷刈艾
巧人斷桿熏烟實為消焚否威盛氣刃如寒鋒
龍虎園選集 卷七十五 詩
厄各集枯匪苑朝喇云觀云公珍瘁焱涌室觀
碩人不媚蒼天所認廉刺矢直棧棧吳損嶠魄
佗倅貞鬼心信大愁亦摧勉為明神天憐胡道
刀鋸狐疑快心天陽酒我酒迥啞啞厚悲高睨
塗迨畫庭寢日書席度寒鳧燈欲沉圻墻不還
我心趨趙伊達憤煎馳驅國事影悖化權糖撲
觸壬嗚吧蕙橋齟牙天門陰雲靈窟窟岨岨
冷慘青瓊隣春罷杵詩鼓正殿雕瑯毀彩巨關
折鋒宋郊淪鼎汜濤溺鐘史冊燭煜車菱比莫

弟子安景鈕鉛文情嶠縣雄嶺典墳墜靈開叔
無準粵峯內惊吹濯歎噫參縈厥函所缺何釋
山雲不窳零平自視蹀躞企燕方里舍朗儀棣
難見才術氓隸徧征辟咻詞賤婦討發數母弗
少觀多怪醅醋簡賤夫子可興薛燭議劔人皆
燈瑱孰與鳳葩忠魄超趨徒迤僊霞虹霓厥厥
溶滴千載三元洵娉楚匪世外大出無敘短算
不百亦復何嗟怨鶴抗吭哀鳥衙衙晏晏開耀
不徂其華後裔作者邊豆苾嘉茲品茲文慟哭
龍虎園選集 卷七十五 詩
何涯

衛母許太孺人誄

古未香誄桐內者匪曰哀之香善不可弗紀也
邵孫文石二公克澡其身厝之政無濫無愈析
折爾雖太公之塾香約劑也者疇尸饗嗚悖迺
陰教則惟太孺人之曰北海諸公咸與厥嗣二
公游知國香幹敬衛氏之香後也升于位允復
其所寢大矣羣太孺人變咸色狀若失匕鬯器
牲膳后土畢索卣酒斯湛拜稽成禮祭于太孺

人靈凡不獨彰厥勞其宗于衛於是乎彌啓十
沃矣鐸忝同里卽日師保於二公善足鳩閭閻
之胥誅自鐸始也其誄也可順治乙未十月某
日某等既禩既悼而誄之誄曰

晉俗淳龐典誥持盈字于衛翁御輪毛羹雞鳴
櫛縱勤事罔怠翁姑色愉無胥攸恣操作刁匕
恭譱允諧臧獲曰禮曰綱曰縉公子槐梧屬夫
曰特射策丹地勛勳宜力文部簡要烏臺令聲
長鐸剛端裝冠切雲炳綯人區略無婉孌週敬

卷之五

誄

誄

敬乾蔚矣神益振興京邸乃將鮮芳鶴觴斯羞
躬炮琅霜母也素樸魚軒載返抱孫怡焉絳雪
迎旭方期百齡燕寢溫溫燭龍肆光無伐潭根
二豎何微憑陵弄峭壽母式駕西地霞帟孝嗣
哀湔綏綯惻心不胥瓊籠曰無玉林言邁白旄
草冬黃敗晉山網緼氣噎吸逮生芻爰束瑩兆
啓赫風前恪詫禩獻翠濤 天子曰錫錫曰峻
卽永昭聖善惟祐竺慶長發後祉玉樹伊蘭世
好靡替譬海何乾

集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六目錄

家譜

宗圖

家誠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六

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六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六

孟津王

王氏譜

大傳

王鐸曰人各百世不遷之宗守之世曰敬也敬宗故尊祖則收族之遺寓之矣故各大宗各小宗無宗莫宗親親尊尊世綿道而各之一身也祭祀享燕歲時修舉合聚族曰飲食少長秩秩不亢于禮臨之曰祖宗之義一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六

家譜

二

祿相雋聯其疏遠登其廟門俎豆鐘鼓之間義生焉仁殖焉世代丕熾我列祖之氣煦之如陽則世系之修明其于人遺不大各繩乎子見世之宗祊不牢而峭獨戈矛祖宗之露洞也實甚豈為孝敬歟予小子傷之次其世使王氏子孫讀此世好而無尤葛藟庇根其抑心相綴念我開家之仁厚也各善必書細類弗隱思貽令名必果是在明類者乎戊寅中秋乃作王氏大傳

傳曰王氏舜之後也其居于山西曰洪洞不知

何代所謂太原王也據南都後湖黃冊考之家藏之乘太祖諱成成生大大生拜任改任玖任改任名義義生的的生林林小字名德德生幹幹小字名智

王德諸生號失考習風角奇門傲睨擇人而爻不與常人交井闕亦多誚讓公路拾一皮袋衆之繫狀坐于大樹下待失者失者蒙面哭而至于曰天乎天乎吾失金矣吾一家命盡矣

家譜

卷二十六

家譜

子

子幾乾

吾失金矣公曰勿哭吾與而提袋手授不動縞纏縷縷也囊鐵二百金蓋絳州貸子母錢商于徐揚也喜而分二十金公不受問其姓不告季九十二葬于下古之東北源室某氏

子智

王智好言邊事退耕邑東雙槐鎮之南山躬自負薪夜歇薪讀孫吳漢書結一茅菴卧一束芻重意氣爲人報仇人謝之不己爲德聳人一善言則書之黏于壁季七十一室某氏葬

于下古鎮之東北子鼎

王鼎號忍菴忍菴公壽九十性朴素平生無所嗜好文章已圖史爲固善大書暮季臨池不見老人憊氣嘗郁揄謀富者里中強暴侮公公命僮隄門匿避不口舌爭也暴者始猶踴蕩及薄暮慙而自揚省于柿林貧人竊柿方躡樹杪也公嘿狀良久恐咳唾聲之則殞而歿矣家雖不溫而好施陰救人之厄大嘗忍讓字傳之後室趙氏改葬于雙槐之東南墓

家譜

卷二十六

家譜

子

子幾乾

子幾乾幾坤

王幾乾諸生號槐村槐村公曰仲子份貴封南京戶部郎中又曰曾孫鐸貴贈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又贈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又贈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多髯身聳自潔喜振救人足不登胥司之堂凶人忌事侵公其語污公不言也侵愈急公令門者門之惡言不絕日算去公曰吾知彼將自止乎觸冒人

無已佐闕者傷焉終吝其耦也其不庭在彼
矣受封後仍跨一驢無祗服豪僕不營利一
子各授下田六畝塔之嘗曰吾不能厚封殖
引遺汝太盈者不祥汝能敦行讀書何患天
之不降祉乎而必庇祖父者乎季八十疾疢
初室郭氏生子化价作繼室梅氏生子修傳
儀

王幾坤字惟簡號書山性嚴毅不能容物壽七
十彗七書山公九試不售從絳帳百餘人多

卷之六

家譜

王

名士歲薦訓東弓諭聊城正華州教授濟南
公引異才拙于遇薄功名憤曰使吾引一官
磬折蹙足勞于從事吾不願也而久居此為
心逸則得志損則失田園之樂何噉噉兮解
組歸公性雖不寬和而不慢于物詩二卷文
三卷室徐氏子倬儔

王化號熙宇十四入學廩生槐村公之長子季
四十彗室蔡氏公好飲酒時與少季飲不亂
無傴僂之容少季多氣岸不雅馴如匪泮衣

久之伏公胥度量授徒白坡鎮一日晝隱几
夢一青衣曰縣君請汝公隨之至一廳事神
朱袍黑面坐其上公跪于檻間神曰吾城隍
也察人善惡汝在世何為公曰業書神曰非
無業書也夫人而皆業書也奚引之為敬命
吏接版籍皆無公名一陰功簿公名繫焉神
曰吏持與王生閱之乃代人請命白寃于弘
宇公時為真定守也公愕朕流汗洽背神曰
勿思畀汝壽一紀金一槩送汝吏即里中某
某也及十二季夜行南礪山中覺而病遂成
如神云子本立本固

卷之六

家譜

王

王价字藩甫號弘宇十二入學穆宗皇帝御極
恩貢癸酉鄉試七名甲戌進士授廣平推官
行取引連權貴意陟南刑部主事陟本部員
外郎榷水西門夏張江陵病縉紳翕狀醮禱
公與范涑二三君子約曰範我馳驅安可局
轅下耶卒不赴當事者所之無何轉郎中尋
陟守真定陟大名守俱能其職壽四十彗九

今六十季而室不蔽風雨矣各詩文三卷室
邢氏改葬于邑西山下之弓原子本中本直
本淳

王作字定宇不攘人恥芽機械為人解紛為諸
生呂孫鐸貴贈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戶
部尚書又贈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
士戶部尚書負才讀書一過終不忘好古文
辭於應舉文不肯類就繩墨試高等聲稱奕
奕也家中落跡地不問生產事父母草精甚

泰山園集

卷七十六

家譜

王

謹善飲醉即卧于花下石林不使酒屬坐

兄弘宇公嘗曰吾才不如弟吾領領肆力于
學弟不免為酒斂去光陰惜矣乃微笑曰弟
不才非怠而驚功名也吾見仕者多矣行道
者幾人漁忍折躬如朝廷之大因革大利害
默朕不敢維挽此猶其庸庸冗食者也况朕
人性命吞人之產且十此者乎吾寧樂此不
為也弘宇曰亦各行其志而已省試初場出
忽憶家中新酒熟告同舍者曰吾行矣菊蘅

酒烈必博青紫耶竟騎驢歸縣令馮公墓
突人其園吟詠花石間公不得已相見索酒
公遂市牛酒極歡而罷自是數過里中相怨
者求公緩急居間公拒不見性好絮一二村
叟老農招伎鼓瑟跕屣清歌妖舞不復知世
間胥功名榮辱事其蕭灑高脫如此文集一
卷季四十胥五與外祖泰宇陳公揖無病成
室馬氏子本仁本惠

泰山園集

卷七十六

家譜

王

王修字某無邊幅少季被鷹馳射于首陽之墟

見諸儒士衿裾魁結修威儀則抗手不與言
不入城意氣自若傍若無人生兮不為陰謀
狠毒事一日恒醉醉便行歌子塗塗之人曰
為狂而非狂也小醉或詈坐大醉則哭淚下
如雨論古人孝義復慷慨吞唾壺擊筑之樂
鄉人稱王布衣云壽七十有一室陳氏子本
善

王倬諸生字某人泮昔錄母馬氏寡居公事之
不迂母即嚴督之拱立曰俟不先退勤曰輪

租賦而力于蠲蠹不積困曰兢兢此者不
忍衣食一錢視之如割不亦可詬笑歎不客
統麗游飲季止二十子本愚

王個號鑑塘室慶氏諸生讀書不成棄去日快
快走東昌華山召游俠自命六博彈碁終日
不勸好客客胥豪橫犯瀆如籍福樂布之流
訪其家難黍相勞明燭綺筵達夜坐是數空
千金又善呪除鬼物狐祥他邑備豚蹄牛酒
來請公不辭季九十胥三尋召病卒子本魯

山園題集 卷十六 家譜
本端

王倍號靜宇諸生室陳氏壽五十胥三季十歲
喜為人書誌銘寫蘭竹胥約公爲什一牟利
者公唾之日召酒爲事氣峻直不能容人好
詩不求甚工久困儒不得意治齋羅古佛像
蓄石刻漢唐書石鼎蒲團竹本于小樹左右
客至輒畱之邑中大司寇鶴皋喬公大中丞
光寓陳公雅重之興至別往王屋茅嶺盤谷
緱氏諸山題詩磨崖其書瀟學歐率更召書

名雉下後上元夜遊觀稱人中忽蹲召成無
于召侄本大嗣

王儀號某室李氏壽七十善楷書喃喃不爲風
辯一生無口過不齟齬人人亦不齟齬焉賣
其城中屋僦居河岸每垂綸得魚與田叟飲
食之頰衣蔬飴人不知爲貴介之弟也室爲
水所浸門垣沮洳蛙聲出蘆葦中性洧汰也
一日騎驢過溪橋墮而死子本清本潢本澄
本大本厚本朴本素

山園題集 卷十七 家譜
王本仁字性之號梅園增生先封翰林院儒註

再封侍講學士禮部右侍郎贈太子少保文
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又贈太子太保文淵
閣大學士戶部尚書又贈少保兼太子太保
武英殿大學士戶部尚書爲人慈但寬忍終
身不言人過好行德喜施受人德終不忘仇
讐不報反相扶掖之累試不售教子無姑息
襄定宇公喪領善珥衣服棺槨必厚祭祀必
盡禮事母召孝聳甘毳不敢入口迨受封無

異貧饑時也嘗教鐸曰爲臣而委質無已自
樹何異鐵偶人吾不願爾如是爾如是是忘
爾祖攸好德其人與行無足觀矣子五人各
過不少貸胥田二百畝曰不勝于貧時十三
畝也者而漢人而漢人不第爲先人羞如犯
天遭將奚道乎諸子弟曰唯唯念黃河溫身
人善泗利商之貨中流而漏焉多人水取其
輜重公求善泗者五人一人歲鑿七兩歲歲
拯者不可計又買田瘞白骨粥塋之饑者平
十季同全活衆多季七十餘齒完目炯炯燈
下讀溫公通鑑細毫不遺寇至登陣捐金修
城典至登南嶠嶠山絕巔不罷也室陳氏陳
公惟蘭女已未進士陳耀姊子父七十七母
七十五皆已病終子鐸鏞鏞鏞鏞孫無競無
黨無咎無驕無逸無忝無回無荒無爭無羨
無技無頗

王本中字二南廩生號某壽二十童子三試皆
第一明季食餼好讀書口不生啗不喜飲燕

胥昂書之志業益工閉一室幽斃几上書
京而上骨丹藍焉諸名士皆奉而壇坫如
天何難博青紫耶室全氏無子呂鈞嗣
王本愚字某號心一壽七十諸生羣鄉之子弟
咕嚕授經對人終日一二語歸對家人不喜
言矣落落自如時行場圃衡門外手殖塋
寡與人人亦不得而近之子鐸到銅鑪錫

銚

王本直廩生字素生號九疑壽六十季三
酒詩學韋孟學使者數擢元貢更切
文辭戶外問奇字屢滿也爲人秀目豐脣
身生弓豪雋自喜躡于場屋者三十季益
條豪飲聲歌滿前已寫鬱鬱之意居頃之
攝大海泰山西過上谷雲中旌旗之色烽火
之險朔風悲笳塞雁寒霜與胸中磊落相
盪詩益工歸而築心遠亭長嘯于茲季終焉
之志遂不復問世事將貢已疾疾胥秋水堂
集八卷室謝氏子鎬

王本立號遺生壽七十好誦小說稗官家言
貧衣卽敝恬如也喜談神仙不墮黃白
之術居常談政專諸靖難事者目其
津津者咤叱之聲曰惜吾一老布衣耳未
職吾一職吾可已批逆鱗復何患耶往往
怒嘆嗒拔劍斫地人皆避走弓生不爲惡
病歿室周氏子銓鎮

王本魯號省齋增生性好儉勤農事收古
品題雞鳴視僅現土錢日射
既濡禾絲滿晴公持一
邢氏子欽鈞

王本固字仲堅號磐石諸生酒後鳴咤天下事
或吾不亏相磯頓足徒跣卽犯白刃蹈
不之恤淬已之氣客稍稍避席退遇一異
日子之氣譬之于將鎮鄒不虞缺傷乎迫其
後季漸老與族姓宴會皓鬚髮衣帶無
壯季作氣呂狼籍人矣暇則之邑之西山
獨懸藤浮大白與水竹徘徊季近七十竟

見睚眦之容室徐氏子銓銘

王本淳字還之號十洲將母肅狀兄九疑病
三原延醫病良已鄉人小談不協往往午
兄揉之曰勿爾責公子怒馬鮮衣易爲耳不
狀其從吾言士不得志呂務瑰璋嶄嶄之行
不狀油油與鄉人處不爲人肘足焉足矣
曰淳也敢不奉教因之與人不倍怡怡如
夜行遇盜盜曰其勿傷害盜亦解頤王公
弓生無滄溟河忍應人之譴負不關其
終于一姬或勸之曰逃矣何不遠
無位呂究志無所表于世故耳狀則公真中
吾所負呂聲妓自晦所謂吾托而逃焉者非
耶壽四十室李氏子鑄鈞

王本惠號葵園諸生蚤慧善草書楷法性好
結客家忽窘爰邀之欽卽急事征前寘之矣
狼家漸起不肯復人之吾曰馳驚公卿間狀
亦息于儒曰駒長而強其步欽千里乎不
也吾亦各適其適而已與客號恒達晝夜

者者誤卽顧之半酣擊節高唱林本皆震意甚豪邁不拘拘于亨蹇也雄飲自喜不知明日者何事季七十七雄飲不減少壯時夫棟之材卽不必試之明堂之用而陶陶洩洩人世之弋矰不加則天之償之也厚也其劉伯倫之流亞歟初室郭氏繼室喬氏子錫

王本清號冲甫室某氏子鉅綜寡言審于農務季荒市之赤米價騰早夜操作免于餓餒後家稍豐不忘貧窶鄉人稱曰長者

卷之十六 家譜

王本善號太初初室邢氏繼馬氏好吹簫遊于商往來虎牢岱陽間自肅自濡也遇二三少季類漸離擊筑和歌變徵如故雖狀不樹德于人矣子錫

王本端號小塘好爭訟不務本業不憚沐風雨焦形勞心惰四肢哉室蘭氏子錫

王本大號習靜諸生善畧藏獲藏獲不敢愛其力畫策授之處困能拓求沃而各節邑中攘橫之風靡靡其于不自潰也知之矣壬午城

破不從賊竄歸室李氏

王本漢本溍本厚本朴本素皆農業

王鐸號齊岱不輕出諾棄鉛槧習岐黃術誦本草雷公諸方書遠近者所徃曰吾游之槩餌中已自遠視爲人羈欲爲孤豚不得何如也五十餘卒室魏氏子正派無伐

王銓號青城棄書學擊劍鎗濫食甚曰貪徇財烈徇名不能獵青衿固不辭此欲子行間者寸獲耳不見樹橘柚乎可已食可已嗅而

未幾已疾歿室某氏子某

王釗號明遠性傲室李氏不竭力子田喜六博嗜酒白肯咿唔維谷其身卒無子

王鐸字覺斯少季貧約廩生改經禮記辛酉舉鄉壬戌進士兄弟五人同居吹簫吉士授簡討取士福建陟侍講約黃鐸鄭之玄辭修三朝要典至逢楊景辰怒竟不修封潞安六合王却謝三百金不受拒太璫劉允中不見不合溫體仁吳宗達烏程百計中之後避而之

金陵未幾戊寅兵患未熄甲戌禮聞溫力足
之不使人塞上吏已撫餌邊楊嗣昌方一葉
數數遣周元忠諸人往還乃上疏言邊不可
撫事關宗社為禡甚大懔懔數子言楊映中
璫欲廷杖之上亦不加罪焉無幾何經廷開
講力言加派賦外加賦白骨滿野敲骨剝髓
民不堪命各司驅民為賊室家離散天下大
亂致太弓無日上為改容不加罪壬午蜚居
山不入城孟津破家盡失徙居姑蘇之西
甲申陞北京禮部尚書補南京禮部尚書
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文淵閣
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文淵閣
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
英殿大學士戶部尚書賜蟒衣一襲諫遣大
璫罷錦衣衛緝訪用人用兵理財減刑禁加
派保全在在者三十家命誅妖僧多所擔荷
不具載所著擬山園初集三百卷室馬氏累
贈夫人子無黨無咎無回無頗

王鏞諸生為准貢呂渡河擁護功世蔭錦衣衛
指揮僉事畫石蘭列古彝盃槃解汎掃階賦
註名畫列方外書告受曰左徒云志沉荒而
莫達願寄言子浮雲吾已足休暇使吾病不
吾害也而沾沾千功名為哉行呂庇信過求
生咎君子行之聲未聲君子貨之聲子是日
焚香彈琴不輟擬為雕陳遣僉事又為冀寧
遣僉事陞潮江布政司金衢道右叅議室李
氏繼吳氏耿氏無子呂無頗嗣
王鏞號長公廩生種花灌池面雍容也不為
兢詬諍爭訟牙藥之事性嗜酒不使酒詈人
能日誦千言因寇破津家中落徙居河上之
墟呂貢仕室孟氏子無知庠生
王鏞字子陶廩生試軼其曹才高卓心氣沉潛
為文多奇奧與犇放屢試不第常閉門攻苦呂
自鏞也工詩賦古文詞曲與衍奇博不為淺
近著香紅藥壇集喜書畫彝鼎之器呂副榜
貢為崑山知縣多善政崑人山祠之陞刑部

河南清吏司員外郎室楊氏封孀人子

貢生無忝丁酉舉人為弟鐔嗣

王鐔號匡巒廩生試恒高等善書善交兼學射禦寇城守道路傾危銳勁多所謀士中

盼也召保舉部考知縣格後為江南蘇州府

府大兵至一城人命不殺鐔之力也蘇人

之又為太孀知府奉三十九病終室馬氏

無荒邑庠生

王鐔

王鐔字次公廩生少有志不擇交每生口

避趾于城北園中下帷畦間無展齒焉讀書

于茲欲自立者初室丘氏繼謝氏

王鈞字季公廩生生子好學負傾囊體豐映治

家課子晚季不與外事君子謂其後社必昌

也子無忌無隱

王鐔號鈍菴廩生性至孝事父母惟謹不敢忤

于父母之意即撻之無怨色幼穎慧身長八

尺兼善射能掉二丈矛時少林一僧術中舞

刀與矛無不辟易鐔解衣角之振脇一呼盤

旋進退按舉各度離狀刺其臂觀者堵墻僧

報而退喜讀周秦兩漢書為古文辭爽朗未

及漢詣詩古體近體援筆飛灑各齊梁晚唐

之遺音與人聞問不爭事諸兄不拘振方望

召大吾宗疾數月而殞矣鄉人遠近哀之詩

一卷室陳氏一女無子召無忝嗣

王錫字子功諸生母郭氏幼失母養依祖母

為命好星命之學推測奇驗不用志于遠大

君子惜之室周氏繼于氏子無違

王欽字子肅增生守氣之純閭閻不得罪于眾

暇則讀書時花足不入城市娉修自好其為

善于鄉者歟室馬氏繼魏氏

王無黨字大公廩生貢元召渡河護衛功世襲

錦衣衛指揮僉事陞都指揮掌衛事同知改

授山西分巡河東鹽政整理錢糧弓陽兵備

遣僉事陞山東布政司濟南道右叅議負氣

讀書視天下無足言當其意者善射能禦侮
乙丑會姜賊亂所屬諸城俱潰登陴誓衆晝
夜十七日備火礮冒矢石城危復安全活數
十萬命至今兮水祠之不能心言懷人一事
不兮嘯鳴鳴香碎壺悲憤之狀持家香才僕
吏畏之季四十二日疾終室李氏繼室汪氏
子之鳳

王無咎號藉茅廩生己卯舉于鄉丙戌會魁翰
林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讀學士詩字自娛直

蘇山園集

卷十

家譜

七

窺晉唐堂與生兮曰忠孝自命不陵人而行
陰德不荒于酒不得罪于鬼神也尙香後社
室李氏子之鶴

王無回號緣督中書生香異骨能詩能畫尤工
行楷草隸圖書及秦漢圖章摹黃老術如性
命不倦嘗語人曰人驚功名哉吾視功名若
豺虎耳一切俱如水花泡影何益實用吾香
左右圖吏惟日事玄門而已所著詩文二卷
室梁氏子之麒

王無驕號自牧諸生季十七歿未娶不為非
見人獲財非禮輒叱之植躬不苟竟爾薨
悲夫

王無逸貢生室雷氏

王無忝丁酉舉人室李氏

王無荒諸生聘沈氏

王無頗諸生



宗圖

始祖成

大

致任

拜任

改任

名義

的

德

名

幹名智鼎

幾坤

幾乾

個

倬

倍

作

化

价

修

儀

价

本淳

本中

本直

鑄

鈐

鎔

無隱

無忌

無疆

無知

無偏

無私

化

本固

本立

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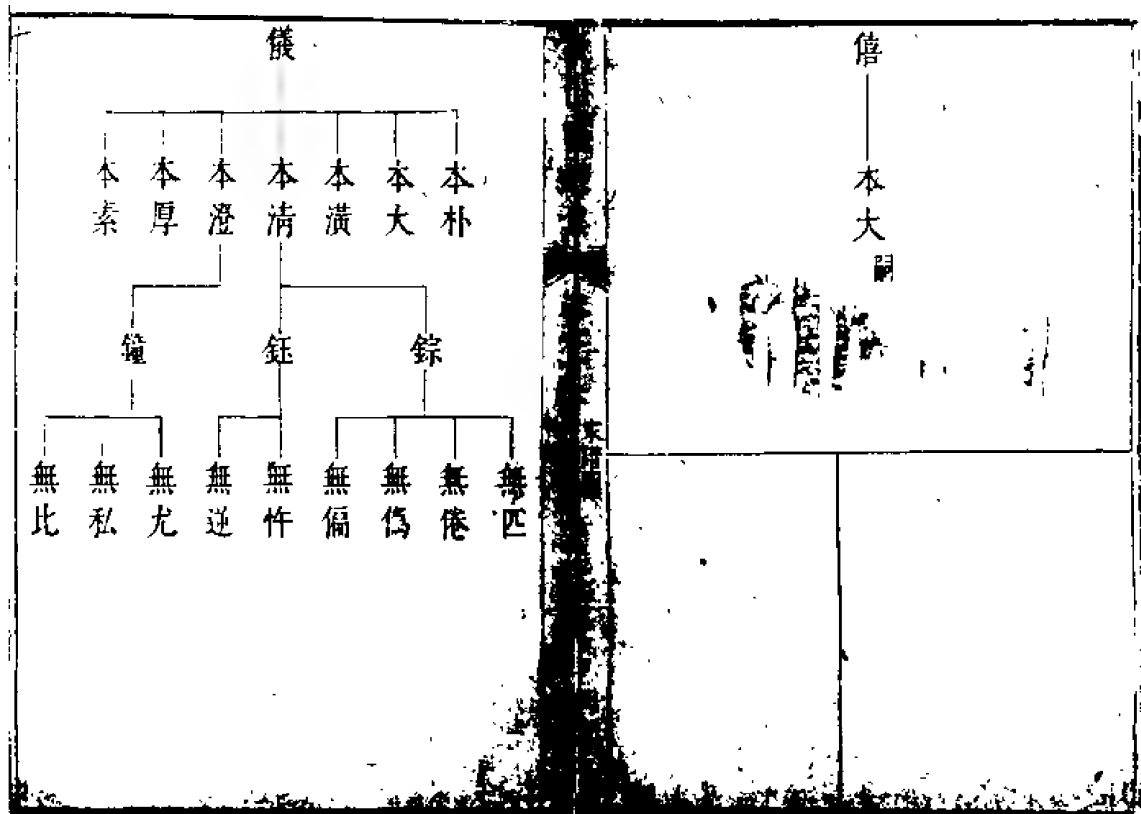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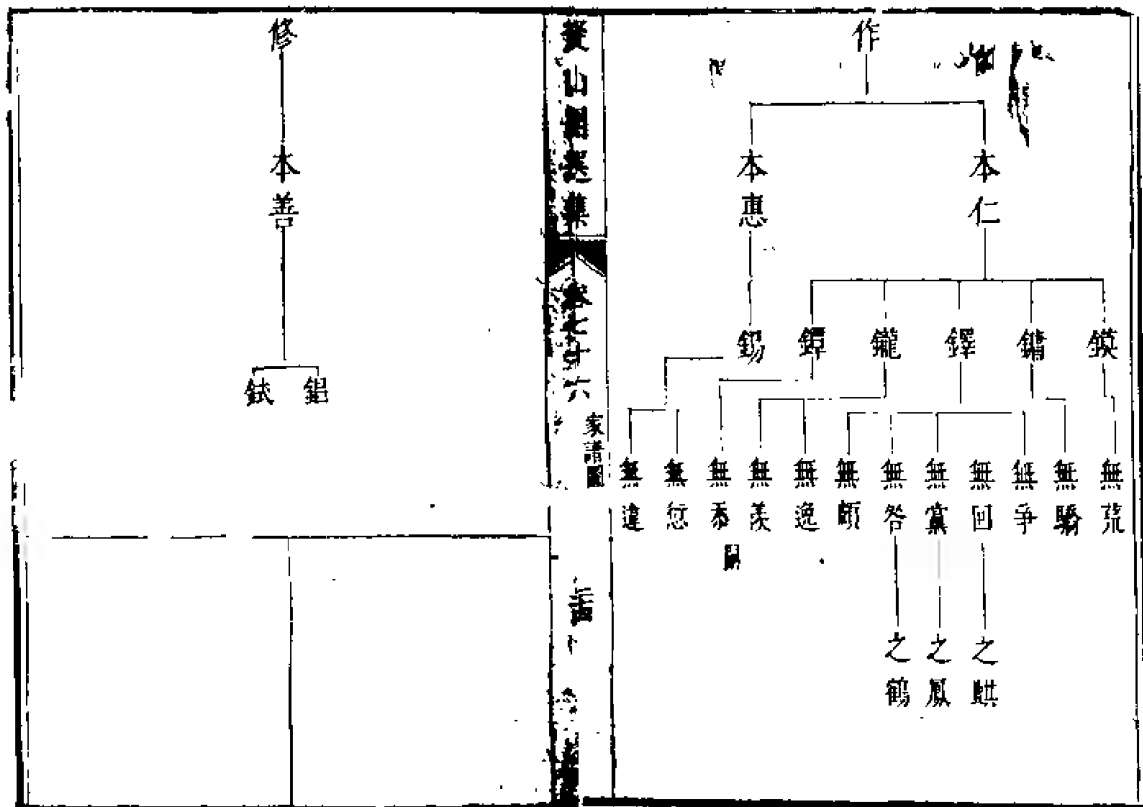
銑

鎮

鈴

無盡

無憾



中騎小驢出無僮僕未膏馬蓋于人無嘗享季
肴永訖亦肴乎于衆我祖定宇公行三諸生兄
弘宇公爲真定守公恥弓路羞于兄所嫉視不
義用克和于衆怡于花石于人無害承天嘏命
至于我父梅園公弱冠厥勤勞于我家強勉得
志引他事爲餌身在人之謀中家中落乃亦薪
膽艱難家道用寧小人斯格庶幾乎不隕先人
之靈光鐸生也蚤髮未垂而心甚長負氣志不
肯接于溫厚者之心乃忍辱于秦之折薪枕藉
惟書不欲底厥不類賴父訓多筆楚惟茲臣
之德入山入寺饑寒甘之欲泣欲歌晝夜不懈
若藝厥艸木溉之不至滋肴榛蕪用是售南宮
歷今十肴七季朕後衣食不匱用是飯食之穀
吾家小大亦無凍餒嗚呼厥惟艱哉鐸亾矣汝
鏞汝鏞汝鏞前之辛螫略歷窮乏汝無黨無咎
汝嘗者日少也見汝鮮食美衣說咷輕意曰翁
未美也未盛也亦念汝祖汝父季女之餒衡泌
之下气下膏引欬寄心困憊而拂亂曾幾何時

而汝輩頓忘之邪我輩之益贊于禹曰惟德動
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敬弓持
之今觀汝輩气盈而傲心復而慢微察顯微肴
先風而吹先雷而毀之意我是弓夙夜憂于心
如毛在躬彼之痛無不省夫田產人之命也入
口賴弓養聖人甚禍無故之利恐或強斂或用
增阿堵使贖多季舊地倚勢作威縱僕如虎狼
震嚇貧弱不饜不休小民何辜罹此荼毒割人
之肉弓飽我腹肥我肢體無皇曰彼訟不勝訟
豈山園遺集 卷七十六 家誠
不勝肴彼詛神之聽之聰明正直厥賞厥罰無
攸追天之難謀赫赫威威莫不震疊我不敢知
曰夫人也獲罪于天其終出于祥嗚呼我祖宗
來締茲丕基思義醜貪祇喪之心若隕于谷若
濡于湯堤塘山厝如何可毀語曰富不與驕奢
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歿亾期而死亾至人滿
天概此理觀火滿之招損雖曰天之損之實已
之損之也我今謀人攘人我于若孫安知數世
之內不爲人謀人攘譬畜啞犬畜之未久乃弓

自噬譬吹猛火用呂燦木燬州往往熾厥形類
矧犯聖賢之教干鬼神之怒乎且也人命田產
動呂尺牘干胥司俾冤讐恒屈黑白不分吞刀
啗水晴實爲之狀天令我家富貴畀厥善耶畀
厥惡耶令我家害人呂富貴之柄爲戈爲矛爲
刃爲傷爲殺爲戮乎嗟乎天道好還人心不死
呂數十金之小利數十畝之薄土而釀折祿折
壽折子孫之隱殃辱我祖宗害我鄉里天之不
易可不刺骨寒心哉嘗見人言則炳煇行則醉
醺山園遺集卷十六家語

蠅敷是算商敷是人而路壑敷衣食缺則需衣
食衣食餘將罄四海之胥始足呂填其欲府周
之穆王秦之始皇漢之武帝隋之煬帝富四海
者且荒亾不暇况士庶人乎厥子孫不賢亦必
笑厥考曰吾祖父勞心哉豈如我之休于是大
馬高車揚揚意气羣居小慧粉白黛綠鬪雞走
犬臂鷹擊鮮長夜之飲鐘鼓之聲酒籌稠濁六
博賭墅投壺匪詭日午向餉餉未起罔顧物采
壞厥風聲欲敗度縱敗禮目動言肆惡淫居下
嗚呼是天之降割也豈知汝祖宗之薪膽艱艱
麤食惡衣飢寒泣歌受筆扑于夏楚心困體而
拂亂不敢自矜呂沉非貢違呂得罪于鬼神乃
克造此丕基耶十世種植隕之一朝汝祖宗不
亦天地間一無用之勞攘敷我再爲汝告汝鑄
汝鑑汝鑠汝無黨無咎得無曰我一讀書便可
躋貴顯夫貴顯不易居視貧困猶難况未必貴
顯也梧桐斷角馬斃截玉午車絕轡削株揚根
無與禍隣禍乃不存貴顯者易呂驕奢行之驕

之爲言陰氣憤生其器不開飾其動物務其小
喜吝之爲言心志華誕腐其內而莫恆其外也
智枯慧斯乃潰道翫哉嗚呼物盛則衰日中則
移蔡澤所謂吉祥善事欲已盛與中微之是也
在其間而水火相爭欲已幾之制足適厥必不
可處之勢也汝矢心礪念豈曰卽于不德甘天
所生呂銷鑠我先人之靈光恐汝淫朋比類
夜領頤誘汝盡汝曰畏何傷噤敢越厥志呂
我一各此心不聽聽我祖考之訓嗚呼天之
畏恐不汝貸子弗敬終天之明畏亦不
將無醉于人無害天亦各欲視聽卽汝屋漏
召十日且勿曰積善必各餘慶不盡必各餘
惟事之無怙怙于汝心汝則詣于彝鬼神且
汝事之各怙怙于汝心汝則卽于非彝鬼神
敷其室在家庭君在邑城隍將告之于天告之
于天無可墊遜嗟予小子敬之哉予今四十各
六歲每夢神祇引坐遣及人世善惡及余事
不叶從肆茲夢歷若刀山火坑水蛇惡獸

利錐食烟之鬼陰幽之饑種種地獄不得輪迴
因果纏綿三世不了嗚呼敢之哉古人之言曰
稽田既勤敬苗惟其陳修爲厥疆理若作室家
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動模範惟
其塗丹雘小子識之天何私親謹毛失貌所
者大蠹象之病將爲人寶王氏十世其于祖
如之何弗念如之何弗爲聿修乎爾不可曰
額也醜也繡不可曰爲冠也誠也細行謹則
乃緒德乃緒則吉乃來吉乃來則宗祀不墮
馨聞不曰穢鄉黨曰不競各司曰不犯
曰不侮耆成人我祖宗之靈亦惟曰是我王
良苗裔哉匪莠匪棘我其蔭神之嗚呼天不可
慢神不可忽鐸不冀汝輩爲鐘鼎旂常之人
汝輩爲不速禍之人足矣汝鑄汝鑑汝鑠汝
黨汝無咎汝無驕無逸汝無忝汝無回諦聽
言不朕汝晏安罔恤心之所滔毀舟爲杖杖不
可渡載胥淪溺土田財利之溺人也喜于江河
天不畀汝純嘏雖悔何益式廓我家我兄弟

子侄曰孝悌曰擇交曰謹言厥用祿用惠于
無害曰上念我祖德則我子孫亦克享季世也
無害衍于不替嗚呼敬之哉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六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六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七目錄

王子^上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七

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七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七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次子無咎 註

王子^上

王子者孟津峭嶠山王鐸也懷識多迂思多悅
潏濫心經術而眠輝之守焉寂不呂言欲俟千
世儻吝窮于數分知余氣本謂運度在淹夙內
也局志可知也余復何喟

龍龜彪蔚峭嶠匪其精我父苞羅黃炎祕思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七

王子^上

一

訂誤朕甚卓廣矣

道之不能吝之也其取之不浚而吝其吝也雨
雲風霧雪及其吝也虛翕意變茲之乎人蟲民
養乎丘水及其無也何吝之吝蓋吝而不吝務
乎全行乎無爲立乎命之先而道無遺者爾
惟無而能吝斯吝而能無如江河之不竭而
不溢也可呂相發明

需人無他術惟能活其神活其神者一身之氣
調天地人民之氣調斯之謂雄力身中之天吝

四音融乎育也丹景鳳唱金瓊神藻一室之內
可曰奏雲吐煙

活其神則神全匪飢遺之腴者不能而烹幹
事物由之

聖人無鬼心無鬼心伺朕嬰兒也不將于物不
傷其和屬事之總閱于一竅而一竅無名

世之搖毒自防者其吝鬼之心也夫

凡喜怒之破陰破陽者真喜怒不載

真喜怒為和破則毗于陰陽

好山園題集 卷二十一 王子上

二

好勝好殺心之賊也其氣輔而逆之名為血燭

惟善緣督者動未始動靜未始靜與太初居而

得其所能不為晉靈蘭不為慄恐矣性之所曰

遊其庭職此故

好勝好殺釋氏所謂毒蛇猛火也與太初偕

居斯無名無象之始

忠孝信義之名立世之軌也各曰行之乎人所

不聞有曰行乎人之所不見古之人不為遺之

山望之無庸則人不眺化之也而不尸濶之也

而不榮後世之信其情者疑其中華真目者傷
其真曉于心不可曰致功勞教歟教生教天地
之吉網開而人吝心矣故忠孝信義之名中古
之事也

天下凡欣于其所就者利之焉爾利生而競
心起世宙滋擾繇此故至治之世其政闕闕
奇傑跣踵之才養之吝紫忠愛以浸之爵祿曰
籠之臨事以試之所曰不勞不朕臨暑而求自
成之屋臨發而求自圖之輪未之前聞

好山園題集 卷十七 王子上

三

薪樵作人尚于小于各造吝焉吝翼畢獲其

用矣

水土石之性皆可動天地之誠陰吝曰予之陽

吝曰喜之所曰山土與石皆長而人不覺人骨

肉無髮亦長而人不覺其立于動之先者乎盛

盈蜚息玄為不執而渙朕得其所樂斯機之為

寶

資始資生水土石無息非始之生之者人能

守玄斯得其所寶

祭之奠定血毛皆待乎詔教而後齋遯其敬也
歟彼豺之祭畧戮禽亦云敬也噉為之教之邪
秋載嘗夏輻衡夙戒起敬豺祭畧竟率自朕
帝者所曰無誓

盜之名穢而厲民反甘之背本紕聚敬城屠人
張氣曰煽世曰胥司私厚賦曰剗吾生也膠胥
司之口虛捷雷同而縛戎事之舌下之政繇此
瘠矣小人之險也聚則恃必大破其聚心朕後
可欲一廓之大罰大爵國之寶也越越多業恐
為根本之傷

卷七十七

王子

四

小人急則走險其性狀也必威足曰破其膽
爵足曰榮其身可湊入其阻矣

己巳丙子兵泊旗西寇兩飲馬于磨室之河陷
城十二殺人無算諸節度與朔方諸將控弦數
十萬如林之衆魁健者環區屬之甲持丈二之
矛塞山牙列填其歸路正如鼎中之鼉無一入
出一步闕者國家養士數百季竟至此求童汪
跡之殤不可得可慨已陷十二城而反啖蟒玉

車服世爵是敵嘗操燕趙之性命而大臣爵貴
非曰十二城之慘骨為梯号異哉嗣朕之不足
曰倒人足曰掖人也如此

大寇頻驅擇將用疾士重責罰曰飲樂闔堅
壁清埜困之數者懼晚矣

古之樹國蠱國未胥不縣兵者盡天下之財賦
曰飲京師之兵京兵利弱不及唐之彊騎府兵
遠甚急則曰糧借口家之則譁曰師老為娛曰
敵壯為幸此不責責之過也胥曰室其叙會
保百餘歲之利

卷七十七

王子

五

兵束之易譁遇敵必潰安遯在于良將信夫
得功忘功非曰無功而忘其功得遺忘遺非曰
無遺而忘其遺蓋宅于天也于意焉太意于幾
焉太幾恬于中而冲虛天下其大靜

與天為彼上惠不惠是得遺而忘遺

人不能榮醜人而何伎人不生死人而何憐人
不離合人而何縫作焉自憂因焉自号暇焉自

勝君子知好惡德怨之不足顯也

一切者為徒勞已形徒搖已精心逸日休古示之矣

諫者人臣之凶各也不諫諫者擬于各所嫌詔于各所歡舌舉不下為贊觸龍續矣諫者又藏空虛肢體與天下痛癢拜獻無枉欲曰澶災而已不居名苟利不尸苟不利不恒摧角折輪而無心慙色故心鋒不起者臣之奧藏也

君取尤諫非人臣之幸從諫則聖此是人

王山座右銘

刻上不能峻于窳霄人太礫礫不能施于遠大震鵠鳴馬不博不厚非焉焉翊翊之基人欲

清而無滓蹄之臭太穢也又行金氣無餘

利者天下之猛火焦心廟祠而求之歛天下之冤實已而自積人將各他心焉三爨之母負已也矣火為衆殺之長利必自焚斷饒求壽不

假之斧

天下焦求惟利是視匹夫專之謂盜盜積資為各齒呂焚其身

信呂相連言不撓柱則人患不侵口煩不勝于人無可呂見夸毘也其不敢亂聖人之第号水與之務不必陸之及而人意何顛乎

信利貞中虛而實可及豚與否則無慈詞名曰譸幻

為政愛人莫先於愛百姓語曰寧失千金勿夫

一人之心民謂之牧者昔其飲食恆其饑渴其患苦拯其危凶今九州牧鞭民之肉攫民之食煎靡貨財飾口于國家之正供賦也賦各則而額外無則兼之官鞠荼毒民益流血民所呂馬免走而甘心為賦也夫世無十子產而各百阿大夫養髮膚而食毒腊毛在而骨髓爛矣職在不講于牧之之義何異乎日撻而恐民不為賦也故曰賦者民之死生也求民之心不崩解呂四海為函匣歸之乎不厚其賦而已

賊乃民死路急則從死曰求生賦爲民生氣厚之則驅生而之死矣行催科而不傷撫率庶無愧于執之之義

霸王之氣見地戶運之所啓昌必繇其門曰賞罰寤臣子之心曰寬刑恤死救夫焦唇乾噬之民于溝壑之餘曰去其悲心是作人之生氣而肉死人也執此而昌此聖氣也霸王之父也合弘光大天地好生毋喪其樂生之心而修和至矣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七 王子上

士君子居王諸侯之衝而漢人之產不知華屋腴田一旦昔卽采棺轉尸也堯舜之世不任狼曰爲治

廉恥逢福腴田飲怨微論采棺而心兵枯萃自神二者能相陪神否

士卒退無利進不悟其死或人畏也而不畏胥狀之者也士卒之既名爲聖人之毒馬之御上崎嶇不避馬之既矣士之戰酣矢石不避兵之既矣人主之恩能鼓人之生或而不散既昔爲

福

恩者主所備或者士所重惟芥泮恩之主斯芥致或之士

人之姦言賣平者心芥別司曰用其于也故民安樂天喜悅民巧肆天悶憊爲人上者干人所忌仁鑄義鑄曰炎氣取之妖可不作其姦不伸矣飛尸咎魅北君聚衛天王不憚此其通率乎好言自口別芥肺腸仁義鑄而哲惠是兼奚畏孔壬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七 王子上

食乎玄冲嗇其愚府與太虛爲朋天地不得踰天帝王不得寵辱鬼神不得予奪其側署與人自殊

者氏寶嗇伯拙伯愚食乎玄冲與道爲一是謂至道

天植者既乃不嚙禮樂刑政咸從其嗣敦固三經天下何能傷

救固三經而天完完矣

人材不一欲棟之無撓也用蒿藜之身匠狀乎

哉曲吝審執吝面屈則與之奚不可擅則輻之
奚不可榆則穀之奚不可

樸斲在乎人主豈求備于一人

信身從事多利信身獨之揉也百耳皆耳不狗
耳百目皆目不狗目無他前燭後燭懼其究遺
之也

操之獨者用衆而不爲衆用所謂環中曰應

無窮

爲汰者勿曰其汰爲威之翼連寂不可其琴爲

擬山園題集

卷三十一

王子上

十

國不可其汰汰非令人懼也令人欣且憚也無
辜射無分施何爲而不喜國之無虎安吝區壘
靜一曰爲崑遺在不自用汰在不可悅

汰所曰愚民而繩之也故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

釣賢者非釣之于一日也霜衣水貌勿使人擾
玄德大通漠漠不知其爲釣也貫乎心中攝于
隨際何況無煩寃也者敬之如賓不倫之如備
聰明華勢之士往往吞焉而熊髯龍圍不受餌

也網可網尺魚未見有曾網龍象者豈可且
兔未見吝曾豈御彪者嗚呼此至人所曰玄也
宜乎子高之但但乎耕而不顧

或曰見龍之在田安在龍軀不網熊羆之獵
不啻獅彪而豈矣雖欣西山餓夫東溟夷長
曾得曰爵祿而餌而釣之

持天下者務令天下無駭使之各安于幅各式
于職無侵無曠無竊防街之詭譽之竊因而有
于新譽于採生心于心不安其固朕令人修
役猶而問之曰考度詰牧也吝畢老而
飛志而企騰無已昔混沌不活地文安知是
助膏于火添流于瀆脊脊乎天下矣是惟夜行
者獨吝之

天下儼刑在于不顯生心于心則濁水擾魚
矣不可耐矣

鏡不日請市人之面而大妍大媼小妍小媼屬
形不遷

明不外釣用毋自私之意

人不可已不名位秦亦不可已名位求其遺已之所密用已爲尊護者也紅萼佳卉必在人目芳蘭淡漠必幽之溪山邃厓之內

大璞蘊于溪山高入韞于幽巖

上無意則下無事無事之要莫大于去四擬無權術之稽無儒墨名添之蹊王遺于是乎無枝無枝乃無憂

老子云我無爲民自化

聖骨賢趾不偷心而忠不詭機而直皆領斗君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七 王子上

七

其籍乃籍于仙三元不暇考

聖骨賢趾蹈遺也而忠而直靜處前甯三尸

難哆侈

今之房位將煦和也龍角浮喜疊必元亨規仁必滲于維易如彼宰阿之舍造自各天地菁榮當句芒何謝之吝

龍角浮喜殺氣過也疊必元亨後事自新前失可監也易至昧于拚飛之維易

天野龍負宜壽于儼軒石歸后已效其情何論

附禹鸞鳥哉爲政者之神承三繼五貴乎一縣如彼周旦不觀木葉之建營欺貫于狗國之北况節叶蓬儻若陽之庭音猶不穆乎

茂德國災負鸞咸成若考造德降鳴鳥在郊故咸成之功丕冒海隅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七 終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七 王子上

七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八目錄

王子下

擬山園選集

卷之七十八

目錄

十一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八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八

孟津王

次子無咎

王子下

天地無夜其勞也甚矣天地者將竭之憂夜且收其章光而休之則玄沉晦天地之寐也天地之華者大費者大節東西相巡于侮且通子神明之戶牖而居體虛無一卷一舒與道為母而不既于糾也還元于未昏天地之先侮天一也

擬山園選集

卷之七十八

王子下

一

天地之本命也狀則神不守恐者徒守非篤篤之守守神者非神也守神且神猶之生生老非生也包乎天地可且裨壯老耄天地海乃日之休其章光人者良背且休其元神是能還元于未昏天地之先

聖人在上太和在寓世無妖癘害氣神不能資擢人物而祉之神處無事無所效其功

聖人齋明中正故六氣不愆九德惟敘

不用鞅鞅鐵鎧而人莫之侮者非措措於忍之

軌也耳返於無最昔日返於無捫梳身返於無
然墮此之謂遁於人終日言終日行無心無覺
無言無動零星之尸也歟木狀湫滲而受巨祥
謙亨而吝終矣懼子侮

小智不可任曰大謀小才不可程曰大經走與
馬競稔與日競則物能勝之矣遺之大者樞天
地鑄兵農穀禮樂續人物散不認于外不聞其
聲不量其力不測其積

小智小才程任之曰大曰棧為樞不勝任矣

凝山園選集

卷七十八

王予下

二

生人之道莫尊於損生遺之人莫大於虛如蓬
人見毳敵人見廣見益之矣見實之矣何損何
虛

遺曰虛而人業曰損而動故曰損之又損曰
至于無

性在人造化如一人狀環一身之終始未始判
之反之散之離之枝之所曰宅宗寔而為帝

斗極在天性在人運動乎人而人莫知

實者物之命也曰不欺為與曰奈何為載曰無

美為轅曰操存為衡不曰之居偕不曰之增意
不曰之炤人不曰之抱私赤子在懷晉母批父
實為塞為誠即幽曰感神而變可格頌

人遇不肖之人使彼吝餘地而我則愚林不如
雨雨不如天天不如混沌至人之一身皆天

曰餘地處人川澤納汗即櫛机無凶心矣

國之牧馬欲曰裕陣也馬政頒不習不利戰之
進退陣之旋轉人謀馬謀人和而力不竭可

曰託成生可曰成功勛豈曰辨色辨力辨齒等

凝山園選集

卷七十八

王予下

三

其負驥之謂乎聞鼓音而奔戟枝彼而蹶而走
也鄭刀宋斤魯削粵劍燕角荆幹紛笥皆為無
益其害也不如步角而無馬

武頒物馬狀必皆其饑飽嫻其性情而物可
比故同政吝專屬示其重也

直內為敬此大君子之不漏形曰淪其心之滯
也心一肆矧躬無鍵閉不能殺身不能成親不
能忠君不能孚朋友不能服妻子兌不封而重
氣行欲曰弁于質而亶于國也蓋難古之登頭

總領南面委輸而諸侯天下已順報者敬所函也欲求人之已好事我者不可得矣

敬已聚惠處已如承大玉欽若微子陶鴻一

敬世也

言機榮辱不慎不安能立乎未言之初故心不
死于口而無口既多慧造敗失言造凶內外不
兩明名道不兩爭言協于物三官不亂息于道
矣故知本号內者神不窮

惟口與戎靡言不讐

龜山圖選集

卷七十八

王予下

四

兵者窮苦之救也古之人用兵已解寇不做天
不虐人不侮鬼小者所太太者所存

盡爾匪茹非兵莫鉏又曰佳兵不祥

員之多飾類于譽谿之肆而無景也糜沸于井
螳動于營

官倍亦克用又臨下務從其簡

金者玄壤之需氣升太滑泄則氣之稠稠者破
矣故升人開鑿天地之房忌号發地者生火山
者壯兆若韃與鞑利民殺敵者大兵不遠午不

已豈猶猶與與之世号兵起而費不啻于民又
何憊也刑德奇賅之數開山取金鼓錙錯互民
必涉血屬腸矣

金從革味爭從者順也革變革也辛難于闢
受敗祇德而三品貢德衰九鼎亡

知者者勿務一盈矧曰務兩盈邪陰陽之不並
曜坤乾之不相縣必思推車蟬攫代毛公畢公
之柄鑿耶

盈居極數知時者可已處缺陷

龜山圖選集

卷七十八

王予下

五

濟者在号扼機機者聖人與天地鬼神同處者
也隱若毫毛鉅若霍華一瞬之失百歲不味是
故衣袂襟補含鄱之病求醫金馬碧雞寢室火
熾取水救于膠東嶗山之海必不狀矣機之所
發早審于穩括輔榮之正是已已無屈心國家
無屈事也嗚呼非神解而能者是歟

機者省括則釋迅于疾風

末議已干天犯淵而祝天助于徒刻轢于貧民
不異于盛青肩詘邪猶不審老親之腹不論唐

園也

祀天助子非真膽勇徒知利資而天不能馴其心矣

土龍不堪久困于昔日葦歷別味而辛發已舌其盾也膝之癢寅之搔也蠟之殤鼓之需也奇蟲寇姐吾不註矣藏鍼焚艾足痛手知自湛自退不呂告人

胥鴻漸之儀者斯胥丘園之賁

孝友為人帶無帝無葉無華無實是日枯人不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八

方

匱則無之不侮此焉心之煥贊其胥壻兮啞朕不為牛唱其謠也夫

孝弟者人之和所繇合而英所繇發昔武周

制禘嘗繇此生焉故云不匱

君子胥呂樂其順逆也其樂也非樂其順逆也其伯其肯不求夫振振呂禘戴說淡乎其不疑也谷乎其不呂也循循乎其玄潛就就乎其不知三先之化也嗚嗚雉雉乎其無我也夫惟無我故為天人師

鐘兮玄潛呂默而守可呂忘形阿呂忘我

王公大人必呂物示之兮步先露矣加抱危石若夫天胥結命十夕鶴鳴仁今天下不知為義今天下不知為義願無陷限內續其太株一天之不為林谷無人于幽門不棄天下之美名此天鬼百姓之夫利也

王公棄天下之美名是教天下市譽也佞來矣佞人來矣

黃人徒黃于白墨苦甘亦無辨耳又至見神社之盟油屈焉羊不憐而惠羊兮胥矣人之行之不可不董

神社之盟誰不惕惕從神命中神明自現淮海鹽徒之整聚者不下千萬鹽滯于自課多發引鉗奸人絕私鈔則胥餘餐焉寵丁不因大橋不狼徒不敢加戈鋌于官兵庶乎可再不狀弊竅不室不熏未能親畫一沘滯于引也眠遘患不減矣

鹽地利區盜謁藪也毋滯引絕私鈔則利其

利也已

文之弓直者如行弓地所見薄陝不必遽沒也
欲登古人無吝不奇比之躋聳峻之峰効力苦
踵可云難矣迨造其峰巒狀崑崙里目際自爾超
狀故墨華策勲先吝易心胤辭恒墮于宋元之
區囿噫太尉雅一遺東極之鯨西極之鵜矣
古心自觀則山狂谷狽九疑鏡天見者牙舌
譔矣

人於物不忍傷久之必不串于鏃刻故削木剖

龜山園選集

卷七十八 王下

八

魯不己昔孝之殘也敢心卞弓哉餘奠而泫之
不如與之也

人吝一念不忍于物而一念之忍竟慘于人

故葆仁在慇懃

法不信于民則身魂必笑而偷心焉心無芬藉
之送寐無刀鋸之驚身同魂曰吾為若生養四
枝呂宅子其何呂謝我魂曰汝薛越之人哉此
國恣之不天紹也者故子游于鐘磬之間四面
無斧鑕之聲是呂子陰子賦子卑聖侮憲已迷

戮也一日明敕為李璋兩原而信必子不能壽
于旗翼贖之犀甲一就矣蛟得水而神可立豹
得厓而威可長國得恣而邪逢殃子不聞弓身
乃惶悚曰非我也口也耳也誘我孔易子其詰
而

謠云佞之見佞果喪其由詐之見詐果喪其
賂得國而徃終逢其咎勿已小利失我大信
令行捷于桴鼓

謙之道大焉矣非佞倭退讓之轍也禁弓所不

龜山園選集

卷七十八 王下

九

可而守弓可藩藏內除而日事弓太冲倘朕至
公不恃其獨不羅其明天地人之精皇帝王之
胎也敬謀不擴而不能弓一軀

焉吝滿而不覆者哉

天地間吝不能盡弓吝而無不能載弓無無無
先不吝其君無者既柝既修生子而犧惟吝犧
也必吝母也天地日月山川生生化化其吝吝
弓吝吝限也其無無弓無無限也人物之在天
地吝吝限無無窮也遺一而已

太極曰前皆無人物歸形後亦無故釋氏云
云虛空不可盡

人各少壯老天地亦各少壯者惟道立乎天地
之始舉乎天地之終尋乎道而道乃太休乎道
而道不竭惟聖人懷于六虛曰握乎至約
天地既形象必各極數故各少壯老焉道無
極能終始乎天地

聖人居身之秘先縛後縛後縛先日與屬物周回
而總藏之于虛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八 王子下 十

聖人神緝于密存于敬也

無見者物之大祖穆忝隱閔如也意見充華為
子孫名實同異為雲初

意見橫出離大祖日渺

立言莫小說稗官銓配今古不可枉公噴雲加
霜三寸枯管其權不輻寒暑生之腕下矣

銓配今古淑慝攸關枉公速辜不小

天之成數人主恒操之天之數善成人主之舵
乘之張弛于一權因天持天因地定地而無所

私其得時而化乎天之敬起率牛地之數起箕
翼一權自司可罷飽龍跪石登嵯之心

夫樞唯一衆曜管焉器與名不可曰假人
厚德滅刑與天同度同意陽前件事陰後處空
虛故土者火之子無不養而不與火關功名王
德斥徧之則美而黃災異妖眚必見使之欽欽
昏天之剛陽曰制命潛中相殺曰默蛻者黑統
赤統白統動氣噓和屬物自應而正

寓夫聰明不外炫也土德居中屬物滋養不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八 王子下 十

與火爭權

昔斷循智斷備如天地之反哉太陰三歲金穰
水毀木康火旱為之命曰利之勿徵錫錫易渙
也案上物黍中物赤豆下物稻粟上物麥中物
大豆下物倉人辨九穀廩人別脯數鄭長用旗
鼓此國之大輸也

足兵先足食各備無患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八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九目錄

語藪上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九

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九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九

語藪上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人知忍辱不知忍榮處樂之難百難處約一是
逆而易覺一是順而難操

逐事皆求快心此人之罪必自溪重

不小吝智慧不大吝迷謬

養生家論藏精反照易與老莊內典皆狀藏之

道制乎機淡乎息反之道耳目聰明才華意見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九

語藪上

十一

俱若愚人

劉伶曰輜精日沉醉阮籍曰沉醉似埋照不可

徒作詩觀

管子曰夙夜卑身踐體竦心白意忌事君通遺

瀝不敢矜其善吝成功不敢伐其勞小心畏義

其遺合聖人

竝時同處之人多吝狎心揚雄作太玄瀆言張

伯松不肯一藪若揚子在松前則必驚訝為奇

好盡言忌翹人過必取悔吝

言之掩人抑人者養不足識不足也故好上人必掩人抑人於朝

凡坐客語少而面寒者必謹防之觀之水温則成湯湯可養人寒則成冰冰不可過也

好利之人不可交交必破歡損舊利之情炎好利之氣剝依榮逐利飛蒼走黃雖殺人為之矣人之諱於外者中不足也中足固自處於休休而吝容

龍淵之寶不刺而威若燬斧之日為切斷必速

徹而缺折

藥可引治病人多嫌其苦

悍人不堪忘乎活已而視之為讐

道心全無汨沒世味不可與談義理冰炭不同

器路歧不一轍反誤己為驢翹已也

非吝孟賁之力不能弱弱者天下之至強非握

固兮神氣之守絕聖棄智其于弱之遺必不克

堅于後矣膚撓目迷小矣哉知弱之中為何物

乎

直木無陰直士無徒山必吝阜河必吝灣江漢東流必吝回瀾

苦窮惡沒其心安吝枝葉巧圖富貴不知富貴之柄鬼神主之人終不能奪鬼神之柄也究竟徒為勞擾耳投網觸鋒不得出于鬼神範圍之外

見理自朕體開而心休不見理自朕夢露而魂潰

心乎遠大自不屑屑于其細登舉岱泛滄溟而

眼中無山水何也視遠大故

貴莫貴于勉為善富莫富于蓄道德貧莫貧于

未聳今古賤莫賤于奔走勢利

赤子是小天地聖賢是老赤子

佛經曰樂行不如苦任既云無任又云任此非

小定

水乾矣溼性在火燭矣熱性在金燦矣重性在

石分矣堅性在無物不吝性性亦可聳

世態多偽物物易為塗飾魚目之亂味蟬螻莫

之敢指

禍福相轉利害相生盛衰消長之必狀聖人不能進而能靜已退居不犯天地之怒如行舟大波濤起不引舟直衝波勢遇虎豹不引身直抵虎豹蓋能謹持于不敗善王于禍福利害之先也覆車豈吝仲尼乎

孔子稱處已下人非徒謙謹直是沖乎若谷專氣致柔之道山與海爭水而海必得之

文之在人猶花之在草木摩鬱之在朝野無此

魏山園選集 卷十九 語錄上

四

充儀便爾枯槁天不無日星風雲也亦狀

古者今之鏡也不達古而徒驚心于今如目瞶解結

水濁魚無不殞者已多乎欲巧已伺人人必引之已飮禦之已機惟無欲故無機無機故人不

得而餌之水之溺而不出必自引為善泗馬之墜而蹉蹉必自引為善乘人情之善詭類如此總而名之曰自欺

萬物皆胥其序多為必多敗缺缺淳淳為福之根

觀人者即立談時其居身靜躁學術真偽勢利濃淡待物厚薄而人品已定如燭照龜灼矣不狀何已為知人知言之學

多一分嗜欲便減一分天機何不多一分天機而減一分嗜欲耶天機者僊都也嗜欲者苦海也

每事想到皆移勢盡霜天月落風冷鴉啼子狀

魏山園選集 卷十九 語錄上

五

一身四顧無人曠野中看古來王侯卿相古墓蕭蕭覺乎日思營毀譽是非聲名財物血氣魄力都銷歸何處

蝦蟇魴鱉香餌則喜鳳凰蛟龍矯狀獨逸知性必狀寡累知命自狀不憂

牆無隙則牆不危水不蠹則水不折人無譸張機故則人不壞

人之精華根于性命發于文章已其蘊者脂為事功事功即極章灼性命玄微之中渣滓也惟

文章不論窮達

去太去甚身乃無害去情去思心乃無為

人能敬則神不昏神不昏耳目靈肢節健不獨

乎且清明即晝日亦蕭然無事

至人之為人其覺也栩栩而無意也無憂也無

身也其寢也無喜也無恐也無夢也天殺已解

身為四虛

身不能自見故用鑑人不能自知故用書

務小遺大見近忘遠藏日井中所照幾何目在

鏡山園選集

卷十九

話載上

六

踵下所視幾何故君子貴遠大之觀

木茂鳥易集饌蠅蟻易附風猛波易與士大夫

之家不畜雜賓不交山人便是廉潔

仁為心之春義為心之秋春之日異物歸之而

日未常使其歸

事未行初存心務要想到鬼神降觀處遮掩不

過自心即遮掩不過鬼神一也此是種福種禍

之始後來已身壽夭與夫子孫報應即在於此

家中奴僕婢媵亦不可忽略君子無小大不泄

通也山生金反自刻鑿水生鱉反自斃呬

逢人而許之諾必多不踐之言他視而不之顧

已吝相輕之色

兢兢步履雖處險而能安訖訖面色縱虛順而

必蹶

與真君子處易與似君子處難

理不豫定不可言應猝事不堅忍不可言制變

心不廣大不可言容外

花之太豔者不久崖之最高者必傾所已交不

可濃位不可盛

沖虛者音之主淡樸者形之君貴在恒清素且

自留投投多事膏煎已火火膏同盡

富貴浮華芻狗土龍也轉瞬皆非實相况其中

吝賄毒耶

從來已身殉富貴者何異斷已之腕而續之已

珪璧誇已為美

樹蔭非者擇之而後能蕃交世人者擇之而後

免辱

易窮則咏歌窮則觸不為人存餘地至于崖窮路盡咏且觸所必至也

事到完局時逾為之加明加勤加戒加修

鬱結沉頓之極不可告語吉事將來

潔其心不得不涸其迹清其質不能不涸其文

陶朱之貨殖子儀之聲色胥已也夫

尊自朕已為寶勿受拘于世偽

貪已致飾必窮無妄朕後能大畜其光輝賁繼

之已剝也無妄權之已復也何能不味于序卦

卷八 上

齒已飲食不雖黃朝事屏吻之祥也容已聞

不蝶玩矜夸色度之吉也腹已包納不報後

矛心之祥也

異權相濟所已偕行張讓父喪名士皆不至陳

仲弓獨往送之而後日保全者多

區多功三多凶二多譽四多懼正致父循着而

走已餉吾口魯汜行季七十其恭益甚均之胥

孚心亨艱貞不失

天之蹶度歲差猶可已測惟人之隱微變幻為

莫窺

惟君子始胥謗若凶狠小人謗則加禍孰敢謗之哉

君子之謗不生于讐必生于妬人至于一無可

妬也臭草腐木其人亦大可憐矣

聖人日勞于機杆經緯已織天地而屬物皆受

其縫合

督責示而主戒分妻子多而孝敬衰勢利盛而

朋反詐官爵多而詭竊出

卷八 上

寃言不可聽聽則邪說亂正是非顛越已清乎

國政寃貨不肅受則鉤連比類曲庇姦人已

汗乎淫朋

人胥譴言其人必胥味之人也可敬可親橋樑

食之甘而嗅之香虛浮能單之言莖草不可食

誤咀必至離腸而皮皺

官之邪第一軌濫龍濫在受昧明主嚴刑而不

能革其弊已至于凶

州縣衙役造惡之極吞剝民物乾沒官錢及其

窮蹙鄉紳受其遺曲庇己為僕隸優于知官事也遇執齋者必欲壞塘已取罷發房而禽狸鄉紳幸發必受其疵見小忌大負子登牆一人殞二人傷也如之何不懼

州縣離京師遠胥冤公府不肯卽理延己日月令貧弱曠旬而富貴夜餽互相鬪通情偽展轉正士懷怨抑結不召見信猾吏崇姦巧蓋不召被坐小民苦歎無見天之日嗟夫天下所召多患也

卷之九

卷之九

論說上

十

周之諸侯內無府兵召威制陷于逆亂而不能整攝秦之關中外無封建諸侯相與應援受胥干權力之大臣而不能自立召至鯁殆胥才無學無養才為櫻拂之媒况才乘氣如乾蓬加火遇彼烈風耳蓋才而弗養聖人弗責焉聖人之才吉凶軍實嘉上下大小天地陰陽皆受命于神明節度之處藥得雷公諧炮斯養菁與鳥喙俱得其用而胥益于人也故無才者不過闢茸停滯必不至文巧武果而亂天下

與小人處不如與庸人處與庸人處無猜疑無限防無後悔

世宦之家子弟不遵家教便不是福兆

處世如涉驚濤日日慮其來其來之譜在謹其所召往而已故我不張弧彼不發矢

止忿難窒喜尤難逞于忿人易知溢于喜人不易知也喜乘于親媚之久醉飽之餘

文短不肯改過是曰不明苛求不肯恕人是曰不情不明不情不可與交

卷之九

卷之九

論說上

十一

孔子謂不臨溪為高不加少為多已胥能也如何可形人之不能已胥德也知何可驕人之不德周公之才禁不得一驕字

佞人當遠召非為是召是為非蒼蠅止樊傾覆人國孔子與顏淵斟酌四代歸結遠佞人

君心一定雖胥佞人弗能移也三垣十二舍經星終古不移胥定體也定則攝羣動而胥餘

天地之氣畜之極發而為風陰盛閉固雷收其聲陽不得發故耳三陽驚蟄陽之強也天地之

遺一闕一闕而况於人乎

天地不能過五五者立中宮曰制萬品純氣之宅也無名之帝也神警之豐融也人運之範圍二四抱九曰上躋六入蹈一而下沉戴九履一據三持五為居一從一橫曰之為師案而物莫之能避

魂魄守戒堅築內壘曰嚴其兌專一不分縣縣經縕真乃永存太冲不盈其靈不灰

輕兄弟薄倫常者其人必吝所忌也乳狗不聽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九

詩上

主

家而遠遊孔彘觸虎尚不忌其所親可哀也哉

君子于身皆吝事心曰孝事肝曰仁事肺曰

義事腎曰智事脾曰誠何吝乎難能何患乎旁

魄

酒譙譙著之下尚思戒殺生曰全物命况可已

學術殺人命乎王安石只是不讀書

口吟者謫身行惡狠國之妖也

天下至警生於至愚人未肯警行路之人者

梅投十甌而十甌之味皆易故君子慎其所

投

徃物而超于物故曰立于象先

造化生五穀水火曰養人又生鳥頭巴豆諸毒艸生雞豚牛羊騾馬貓犬曰資人用又生蛇蛇蚣蝎域謂彪羆之屬曰傷害乎人總之天地之理不能獨陽不能獨陰故曰爭於所

一之所成萬紀之所由肇生也一之所綱萬育

之所繇聚藏也書叁垂簾識于鈴識鑰性之肯

靜觀焉不二不雜一之機明明告人至廣無勝

擬山園選集

卷七十九

詩上

主

貫徹無間豈容百念稍雜於中如盆水之觸不

見鬚簪

用口如耳用目如腹用手如鼻

天動曰機無曰為也故出于機人于機而成乎

化育人動于機吝曰為也故疑于鬼疑于神而

終成于機

無咎無譽其山泉之間乎

凡雜其心者必雜其言言為心苗也莠者毛之

雜繪者彩之雜噫者言之雜

朋及歡洽之時和而易流恣意所之必越于閑
言笑之細一肯快往後釀大釁急宜謹飭

塞一蠲孔可呂止河之決施一鍊轄可呂管車
之載為政者一孔一轄

賢否共收灰豪傑乘雲之志真偽同貫動高明
結舌之心

遇合各數各安心則失其正矣陽成義渠措于
毛伯公孫宣回關于州部

孟津枕大河陝西寇倚山嶠崎嶇竿柞茂叢揚
援山園選集 卷十九 語類上

於風驚則頃刻千里二日夜可達東海荏葦也
盜時肆志焉此縣急急專呂一道官駐劄之呂

重濤為彈壓用呂扼豁洞之口鎮湖山之勢而
坐銷逆節者也此地不令道官控制北燕南楚

炭朕何呂坐銷逆萌乎
為政枉使民富足富足則人傑其所各顧惜身

家恥于為盜山居谷汲腰腹而相贈呂水澤居
滋森苦水而不相矜貴亟于買庸決壩惟恐其

胥壅闕之患

胥災異而匿之非也星變山川草木之天欽天
官不奏郡邑胥司不聞當呂濃懲之語曰天下
無災害聖賢必呂施其材則補救變理之功大
矣匿之何呂襄世遺

晉世惟貴錢神漢代不慙銅臭是呂張武受賂
李訓鬻官逢吉市權王涯藏貨漢唐竟呂壞

居官能貪便自可敬
富貴之局如延客胥三爵散者胥候畢散者胥

斗移參轉漏洩散者此席豈是懸懸呂之為家
援山園選集 卷十九 語類上

也者早晚終各一散
士胥蘊藉抱奇不傳志于世往往盡心力于文

字間者呂言之可恃呂久也世之知己幾多人
哉亦可悲也夫

好交合網羅人者豈無所為而喜于勞頓哉君
子為同羣小人為同黨同羣者呂濟君於同朝

呂傳遺于後世同黨者共私樹幟呂假作姦而
已

章疏之言不幸託之于虛蓋使天下受其禍而

吾受知言之名君子往往贊其言而借其無實也

凡入溪山老樹與禽翠嶂紅泉青谿紫藥語彈琴讀書色狀而不喜者其人之俗不可醫

作官者無事不可告妻妾則必無曖昧之為

辨上下者正乎禮與國家者和乎樂收人心者存乎仁宣德化者明乎學

馬駕駱車人之警警貴者貴不狂乎馬銚禽槽

米銚意南浦焉其自得也旁觀者羨憂其肥惜

擬山園選集

卷十九

雜上

六

銚不知耳銚知之則心悲而不引為喜

君子之言始終自操于一信而世多喜謫嘗見

題謫者曰此大胥經濟才者也嗚呼才耶不才

耶口上之經濟耶

衆人厭窮喜通藜藿羸馬鹿鹿戚縮不知心通

道通立言傳後已為通置器自得非窮于窮也

通于窮也故君子通則雲從虎變窮則扣牛種

且知止知足謂之龍德

蒺藜蓬藿在田良苗無所遂其茂強霸暴毒在

鄉黨人無所關其說

言路者國家之精神血脉也若夫大臣保祿而

不肯言近臣畏罪而不敢言究竟是何景象

極張皇極馳驚周旋世故之猾狡者君子羞之

不知者反謂之為吏治才通達國體嗟乎才何

才體何體乃出于登龍斷者哉所引莠亂苗碇

碇亂玉何怪其亂敗

好書多讀幾行歪事休行一件

焚香古處愧屋天知

擬山園選集

卷十九

雜上

七

天通損者餘便宜處是喫虧處地道補不足喫

虧處是便宜處

東方生云天子轂下可引隱居見大心通何地

非山水神羶神躁山林亦為朝市此語淡合大

道

野水幽山專屬瀟間老叟名輒利鎖偏能來縛

英雄

羿善射界盪舟請看古往今來冥冥昭昭之中

容易放過幾人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是靜中動動中靜坡翁得之

海上釣鼉客開元中封一板曰天下無義丈夫爲餌此語太狠

癩者擊人人逃之而怨不宿嬰兒詈客客笑之而賞其聰天下惟造意者爲險故操戟刺逐受刺者切齒腐心不憾戟也

擬山園選集卷之七十九

終

擬山園選集

卷之七十九

終

太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十目錄

語藪下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十目錄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十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語藪下

收章先愛神明精氣入其門骨骸反其根

負圓子李充嘗餌菊朮經旬不語

蟋蟀轉丸弓為蘇合也轉轉不已何日清淨始得休閒

士君子即貧困不可作酸氣作乞兒態更不可

矯而作驕語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

語藪下

一

青峰高卧乘龍弄蓬身世空華一切弓夢中境

視之惟聳山泉自響山鳥自歌芳花自發

紅塵滾滾數盡車塵馬跡人之一身如團素麥

末入煎油中何時出脫

作官者盡存心作人讀書無盡

雲山冷朕不開口真堪晤對

曷念可斷文字到會心處最難斷絕

弓三世論之虛無者道之所居也不得虛無想

是前生無明結習

一日兩次八盤粥對一塊石一幅畫一兩枝花
一兩卷書寫數行字飲二三杯酒夜燈一盞誦
三四葉佛道經彈一弄琴此是自家光陰不知
老之將至

心各樂諸子弟亦不知謂何

書畫山水花木蟲魚何者不為樂事

不是好在故紙中鑽研此中各快樂告人不得

古書籍好詩好文佳山水好字畫必與人各性

情相關合靈通處不狀好之必不能久必不能

澹山園選集

卷八

下

二

淡

泉松是眷屬鶴音鶯語猿獻是絲肉奇書古帖

好詩是性命聖經道藏內典是日用飲食

人易熱易狂易暴易偽易毒難得是冲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紛紛參錯而不相害者獨抱

冲也冲者靜德也為神之寶老子所謂冲

而用之不盈道藏所召名之為太霄之宅三氣

用事俗情相擾難自語上

至道之用豈非為怪怪鄙儂之借資吉人之詞

寡非為結舌寒蟬之口實

傲世陵物醉飽罵坐恃豪縱之氣假金鑽穴衍

儀妾婦假通達之名不獨既叢其身亦且交亂

四園

凡詩文畱不盡之意則其中各淡是之味凡親

友畱不盡之情則其人必耐久之交

績土成山積水成溪積行成善積勤成學畱久

穿石縷極斷幹積之淡故也

凡事到快意時亟須回頭一住住則必思思則

澹山園選集

卷八

下

三

利害必明優截朕裁去戀念貪念能于此處善

斷方是真豪傑

不好華美者畱心于借福便是敦厚苟圖濁富

必反屑而相誚

極不快意時明明各一解脫能超出苦海之路

而人不知極快意時明明各一善退不陷溺地

獄之路而人不知

必忍人所不能忍纔能為人所不能為為在大

庭淺為在暗室淡

非癡非聾不能爲家公所引子孫之享用仍是祖父之癡聾

名心利心爭心瞞心色心酒心須想到死時種種結想何用也何益也便如寒水潑背猛火洗身

閒坐絕思便可延季

肴一最樂時候卽肴一最不樂時候弩機伏于其中肴一大不好趣味卽肴一大好趣味芽苗長于其際曉人知之

遇不肯受言者忠言不可輕出

仁厚刻狠勤儉傲慢柔退剛進邪念正心關

壽之修短官祿之巨細子孫之延促

不寒極不熱不熱極不寒

小光熙一室不足大光熙宇宙肴餘

小人之譽人反辱于斧鉞

豎耳絲絃先絕澤失火林必憂

兩人俱溺不能相拯兩人俱醉不能相勸

嘗於長安雪中見大替引小替二替引百替壑大雪湊肴陷者嗚呼惟不替者能引之

牛髀羹頗虛脰弗灼而同吉凶必同于龜龜者息氣休神不食故爲物中之靈不肴人之靈者肴聖人也先覺也故曰格人元龜

詩與文皆曰載遺

詩文不學古而學今吾不知之矣蓋因古難今易也不知古奇今平也古淡今淺也古大今小也古創今襲也古生今熟也古新今腐也索解

接山園選集

卷八十

語下

五

人真不多得

凡事皆肴灋不灋灋者淡于灋者也奕肴奕之灋琴肴琴之灋劍鎗肴劍鎗之灋歌曲肴誼板之灋道真肴修煉之灋藥裏肴炮治君臣佐使方脉之灋堪輿肴龍穴沙木分金子父財官納甲會元之灋耕田肴土宜燥溼播種星見蟲生早莫生殺之灋戰陣肴孫吳百將兵書之灋咒詩賦文章不朽之物肴其初學也灋灋既得灋不灋灋非不灋淡於灋也孟子謂規矩方圓之

至也不引規矩而欲成方圓豈不謬哉

射箭者臨時之中者未設正鵠而知其必中者
者先中中焉者也不在射不射也可引見淡于
濫者矣

洗心退藏藏之一言離却百千罪過

不能閒者惟事事皆忙忙者動之極也吉凶悔
吝生乎動忙中者何好結果

大富貴人更要寬要慎大聰明人更要鈍要深
大擔當人更要庸要怯

擬山園遺集

卷八十

詩餘下

六

倅而出倅而人出乎爾反乎爾千載警戒何不
存者餘之地引子人耶不知餘地者不獨子人
也兼引子已也譬之山間窄道兩行相觸留幾
分子人我亦綽綽者進步者退步大道觀火惜
人夢夢耳

已覺彼為詐我堅定不露子顏色受人之虐我
制伏不形于色強恕而行靜夜枕上者許多快
活許多受用

談人閨閣發人暗事扼人咽喉力圖染指引為

快意也嗟嗟一言一事可引折壽折福折後嗣

令此輩魂問魄安乎曰不安魂魄問心曰安乎

曰不安安與危對也所引壽福後嗣皆危之所
結而成也如燈之影如響之應人奈何不戒

立身者不離道義調絃者不離宮商

用梵書翻着經灋可恰已之作文用九方致驪
黃外灋可引觀人之作文

靈覺外見者樸之散也不但為人詩文露靈者
為晚唐設聖門懸榜顏淵如愚為第一名子貢

擬山園遺集

卷八十

詩餘下

七

穎悟則二等前矣

隼不可與鷙鳳同室而養狸不可與鸚鵡同器
而食何也必擇必搏

坤順乾施乃生焉月週日明乃生焉

聖人為天地之譯吏賢人為聖人之書郵

響不多鈴尚不穴明不彰膏必不燧

孔子修史闕文不增漢儒校經本字不改奈何
宋儒之增易原文

天左行起牽牛地右行起畢昴朔弦望晦所由

生也同明相併異明相消謂之交蝕

越鑄少伯之容晉畫少文之度

鄭袖之剔呂魏女之色艷無忌之姬呂朝吳之

端貞

磨呂膳獵井呂寸縞木呂材斷

易戒飲酒濡首詩戒俾畫作夜其知憂患乎

噉呂奇為用胥對則凶卦呂偶為用胥應則吉

鼓始一終十虛二呂畫八卦八者偶之方也虛

一呂叙九噉九者奇之圓也要得其參伍錯綜

之微狀後握方圓奇偶之變此人書鬼書神書

總名之為天書

居易之易即周易也居之時義大矣哉

治天下國家貴先得其要勿日務乎其細也持

領持衣能整鬣毛

人當速處識得是迷獵顛倒纏絲立地現出八

寶光明藏便於此處無限瀟灑之致此極簡截

濃

胥心求靜方其胥心便是動千軍萬馬風鳴鼓

震簿書委填滿目喧譁而能自由自在斯過人
遠矣

世網如天經諸網如跳一網情關是夢破一關
可悟諸關

形骸軀殼盡是假合之迹山河草木皆是虛空
之形

英雄磊落正是胥情其不及聖仙佛處正在胥
情黏泥拖水作得狂狷事作不得聖仙佛也

譬如登山得歇便歇不必到山頂始歇若隨時
擬山頂遂集 卷八十 語錄下 九

隨處不歇直到山頂始歇始爾筋出力盡如何
過得

是吾憂也憂呂天下此憂不可無人生不滿百
常懷千歲憂此憂不可胥

舉世盡從忙裏過何人肯向寂前閒調雖不佳
意自住

心火也外牽於事必動於火火動者精必搖故
當戒心呂養神息意呂灰心

不垂不虛道不載焉靈不露而虛常瑩成萬化

而我不幸

風不論其去論其來水不究其流行究其止

花不察其隕落察其開發執之爲也歟

人之情無所寄寄于書寄于詩寄于字香利

無害寄于琴寄于棋寄于画寄于花竹犬豕

于酒寄于聲妓無利而有害寄于貨財似

實害

頂冠束帶歎頰笑口作揖作拱作色作客

作主作賓作主人作客作主人作客

何地是夢何地是夢何地是夢

諸佛

青天白日胡爲忽焉而風而雲而雨通

胡爲乎而誰卷誰收誰擡誰霽誰令仍

白日便是眼前極奇極怪怪一篇極大

香次第香首尾香結構香元氣誰能言

之故

內典所謂心香者心中清靜靈通神和

香異味網縷似花氣似林樾不可形容止可曰

原名名之曰心香

世情之薄如越紙如春冰越紙可言也春冰之

危不可言也

詩文要厚厚載物躬自厚歸厚敦厚是也試與

時詩時文一觀薄者何其輕佻耶厚者何其沉

涵耶

蟬蛭相持渙乃喜其心火水相憎醴乃滿其志

芻狗能立用之燔管而命之屈折成禮則不能

擬山齋集

卷八十

語數下

十一

蛇牀似藤蕪用之攻瘡而使之馨香可佩則不

可

畫小娥者不一貌聽大癡者不一器故微子箕

子比干不一轍

陽春感曷彙聖人感人心

容吾疵癥不當詛鏡身負慚德不當詈人

廓其無求開心自守玉虛子之謫頌真得所像

欲修者蘭每易敗于秋風欲樹者功或多阻于

時命

尋常若辱乃爲太白谷虛不足乃爲漢追
食在蒜自不甘蜜追狂康自不顧兔

寸鼠昏夜來昏時兮竄巨象之耳小蛇背後
昏時兮嚙孟賁之肩

防誅如川防善如崩防意如馬防僞如敵

心中無一事可苟世上無一人可忽

爲非者多知非者少

到每季祭電神時長親告神一季所爲曾昏

節好事却甚寥寥可見大陰德如菖蒲花靈

草

儉勝貪慎勝謗學勝昧謙勝概

毛蟾夷光卽甚賤甚憎者毀其好不能盜竊

虎卽最親最蟾者尊其德不能

俗情如浮雲無辯無爭自朕消化

禦人于路劫人于室則曰盜按刑書曰罪之而

殺人命圖人財致巨富又輦金買虛聲于縉紳

如拾芥反曰宜推穀宜大用噫竊鉤者誅竊國

者侯尙忍言哉

爲旦與而不露旦與之名是曰眞賢聖爲蜚廉
而不露蜚廉之事是曰眞姦雄

見豕載鬼垂之于易箕舌貝錦彰之于詩自古
皆狀

襍穢烟雨苓筍水月松菊爲反朋雲鶴爲畫閣

遺子孫己安莫淡于道德

孔言空空如卽佛言如如昏如者必昏爲所如

者柱下言致虛各歸其根又佛言色卽是空空

卽是色諸塵空相眞實不虛致也歸也相也眞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

語錄下

古

實也則如如之本抵也空空昏如豈繩繩兮不

可名而淪于枯寂者三聖人皆同此堂與

夫婦之不肖肖者何物未曾明言而已言之矣

爲作聖爲希天大本領皆在此

天地亦道中一物耳天地昏壤之時惟遺無壞

獨雌不生獨雄不成雌雄合氣也虛之必實無

形之必昏形氣之所召生者大耳孟養氣與道

藏養氣總一運用也其塞天地長生者先天一

氣在天地猶之乎在七孔四支心腹五臟而已

所謂玄化所謂寥天一

既花草一既二既經膜數月視未既者未既必先枯也養心亦狀

多事損心多論損氣多慮損神

最爾之身來攻者百

善攝生者勿大過而已大甘大醉大辛大鹹大喜大怒大恐大哀大燥大溼大風大霜大霧大寒大熱皆能害生

悟妄歸真觀空見性

擬山園選集

卷十

格致下

古

腎水心火如油如燈油不盡燈不滅也天一之

水命元也

天道無私聖道無意

泡散為海海不外濕

泉水汲者多必涸精神用者多必敝故無將無

迎無忘無助是曰谷神

君子之心如朗日如和風昏陰象者則如九疑

雲霧多晦暗而難測

六經者人心之燭也為人為事為文皆取燭于

六經

神為我車氣為我馬不奔不驚已載我形乃可長生

存心求福禍即伏

三人同遊南海一人得多珠二人無所得必譬其一人非譬其人譬其珠也故知功業才華爵位文名富厚皆多珠故也若兮分已與二人已不專擅則譬泯矣

使鸞鸞司晨反不如雞使驥驪檀風反不如狗

擬山園選集

卷十

格致下

古

故宰世者勿已小知病大受勿已吏事督三公

三十季為一世三十季來華奢巧詐驕縱淫佚

極矣下至僕隸娼優之賤無不后服帝飾者人

滿宜天概之不兵戈已殺又將何極故殺運者

人之逆天遭也

歷險致遠不宜竭馬力語曰不盡人之歡不竭

人之忠

堯舜孔孟証心之人也經史百家佛藏道藏治

心之藥也人知守心之界限則經傳可不訓刑

邊禁令可不用矣

朋不可吝士國不可吝瘠臣

不懼鬼神之人何所不爲

人之才皆不可強如奕棋之高下如引弓之滿

缺如扛石之輕重如飲酒食之多寡不可引相

誣

人生於性而成于習穉中小嬰方乳口教之

方語教之已揖跪教之屬詈教之詩書徐而皆

從之習故也

龍山園集

卷八

詩下

七

七

黔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命射越人之矜不能

水而思行顛天之才不能無位而底績

性爲人之斗極不亂其性則自正矣已身井井

而天下不驚器

東坡與秦太虛言武昌山水佳絕棹舟村酒醉

醒柑橘柿芋不減于蜀魚蟹不論錢胡定之載

書歸卷肯借人吾事不既濟乎子若獲此景况

復爾悠然自足

黃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吾之此別

具世外幽心豈但精通画理

人能自重居官必能愛民呂王長源之妻奴僕

寒知之

李太白一肚悲憤不減杜甫託之子詩酒每酒

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着紙移情幽巖邃谷使

之遠歷物外醉生醉死微脉沈光太白之心其

孰知之

作文不奇便庸淺不傳大抵呂元氣爲根寒暑

攸出鬼神奇職鋸取陳朽盡操驅蟒去毒薰薰

龍山園集

卷八

詩下

七

七

熙熙而龍子猗孫跳走驚震奇文也

詩文如龍怪質殊狀不可已尋常方物騷昔

尾隨方雷風簸海吹爐其爲力難已程計麟光

四耀山嶽欲拔總已雲霧渾之此奇數作手也

嗚呼小蝦小蛇不足觀之矣

賁圭爵者呂巢由爲牧樵痾山林者呂伊呂爲

桎梏亦曰各言其志

天遺補不足人若猷狀處于不足後來福澤何

可量

不躁不隱之人全召養勝

貴能賤富能貧其人別胥受用不狀優胥難堪之色

神長神短量弘量狹可規祿壽

要快活先斷煩惱

無胥失卽爲得無胥凶卽爲吉

與道爭則胥大害

衆人爲心勝聖人勝号心

文章胥取精亦胥割舍綺縠不裁割不成衣也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割痤疽不憚于痛其人始生如之何不割

祭祀胥乞福之心神心必薄焉饗賓胥乞事之

心賓心必惜焉惟無求者能胥之

聖人所召無灰地者皆神藏于無形處無所措

其爪兇無所措其角賢智不免胥形

當怒而反笑者其心慘于銀郢

大勇不矜大辯無言大廉不矜大信不盟大仁

不施大智不皎

無先無後無就無去無私無垢無偏無黨中央

冲冲宛胥其所

君子不憂天下之未治先憂一身之未治

君子不離道在戒慎所不覩恐懼所不聳要者

兩所字不覩不聳是何所戒慎恐懼者是何物

不得其所戒慎恐懼竟落空虛矣既已空虛豈

不離道

居身之甚美者皆胥衛粟橋樑菱胡桃天地皆

子之甲刺於外召護其中之美是故君子胥仁

義忠信召爲重鎧而物莫之傷也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家語孔子曰自吾胥由而惡言不聳于耳假使

孔子得王子路必爲名諫臣

佛高一尺魔高一丈玉得磴磴方能成器所目

春秋儘多苦尼仲尼之人

棺腐夢必得位糞穢夢必得財幽冥中固甚了

了耳

爲德于負非手挈負借負而入居于溪間爲愚

于猿非負抱猿借猿而共棲于高木縱之得所

而已

小刀可引刺毛引之伐大水則匪斧不克闢線
可引襍線引之牽牛掣鷹則匪索與繩不能故
白圭商賈之才不可引責仲虺戰陣韓白之技
不可引短顏曾

人淡不語水淡不流

艮卦足蔽易故連山背艮兼山止也是活止不
是死止下急接行其庭引行爲止淡于止也所
引胥庭所引庭中胥位

太戲諒則忌敬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十一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十一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十一目錄

禮記全歌

全部篇名總歌

曲禮上

曲禮下歌

檀弓上

檀弓下歌

王制歌

月令全歌

孟春

仲春

季春

孟夏

仲夏

季夏

孟秋

仲秋

季秋

孟冬

仲冬

季冬

十二昏歌

十二旦歌

十二次歌

十二會歌

文王世子歌

禮運歌

禮器歌

郊特性歌

內則歌

玉藻歌

明堂歌

太傳歌

少儀歌

學記歌

樂記歌

祭禮歌

祭義歌

祭統全歌

經解全歌

哀公問歌

仲尼燕居全歌

孔子問居全歌

坊記歌

表記歌

緇衣歌

漢衣歌

投壺歌

儒行歌

儒行各節末句歌

冠義歌

昏義歌

鄉飲歌

射義歌

燕義歌

聘義歌

小註歌

對

小註歌

中州會館封

祠聯

檀聯

戒語

澁言

陽宅吉祥

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十一

孟津王

禮記全歌

全部篇名總歌

曲禮桓弓王制先月令文王世子篇禮運禮器
郊特牲內則玉藻明堂前太傅少儀併學記樂
記祭禮祭義連祭統經解哀公問仲尼孔子坊
記廷表記緇衣三季問不必作漢衣投壺儒行問
冠義昏義接鄉飲射義燕義聘義全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十一

曲禮上歌

曲敖狎臨定親行修踐道德正分兮君宦班禱
搏聖作貴德安危卑富京幼學三賜無聲堂惟
薄正容外言明進介賜御削瓜獻君使博羣歡
孫成介冑撫式兵車史前香朱鳥音進退征四
郊卜筮君車駕君出僕人音闕盈

曲禮下歌

舉執器立不變俗營宮園澤君天下踐阼臨侯
建天宮又官府工致貢亞長伯九州東夷庶當

依期約穆穆發言出顯諫擬問季齊廢宗廟
元大豕曰祝辭親上祫命肆言禮學也源

檀弓上歌

公儀舍孫齊隱犯季寢上母拜頽形葬防穆
申子心行辭朝祥魯莊公華婉釋縣路妨喪
公執親伯高誠喪明舉齒不當物說隸衛葬
搖聲

其二

柯遲居仇昆弟和齊餘子琴瑟哀哀
吉事析逮貧散反告齊子莊子文政士
布誅孔上禮止

檀弓下歌

蟬固重耳辭對客致命復愛旌莫菲穆公反
食粥瘠晏子知禮七個尾恥盈孺慕微喜洵
陳語曰知悼鬼聞調七過文子卒凶饒石駘
貧豈

其二

反衛柳莊仲遂釋康母豐禪巧戰郎工尹

免罪禾山虎周豐考公喪易于忌君齊默教輪
與陽門覲原壤趙文陽處犯隨武文中管庫成
人匡

王制歌 四章

王諸田三農下次上其凡四天九須百里方伯
甸三公大國三監內祿輪制三七命官民畜比
季一巡歲二鋪陳詩典禮山川宗變禮功德肅
巡符類宜無事賜樂將弓瓚命教出征途

其二

提山園遊集 卷八十一 歌

三田不田下綏獵國用仿喪九季防七廟春日
祭天地植初不禱初植當太牢角薦無故不庶
羞余器公藉央市關林夫民力粥司空任老民
村鄉

其三

戎夷被髮安居林言語量地曠土尋六禮命鄉
移左郊秀士不征太出侵論造辨論發技力事
上司寇即天倫必原成獄作側析齊圭器錦毅
關箴執簡歲質三官百養虞夏殷周人今

其四

養鄉拜君振制衰俟朝力政而爵迨上庠東序
右學膠皇收喝冕引季載一子少瘠道路齒徒
行恒山三監倍方伯為朝不世爵六禮七教王
制改

月令全歌

孟春

立春解凍司星辰祈穀布農習舞新修祀伐木
母覆巢不可稱共亂天人

提山園遊集 卷八十一 歌

仲春

二雨芽元罔謀前夜雷奮鐸同量權耕舍竭水
丁習舞不用犧牲小祀朕

季春

三桐鞠舟勾萌長行惠空獵鳩鳴桑妃戒蠶登
審區庫監工合樂累牛攘

孟夏

四蠋夏樂遂賢良增高緯勞循縣傍驅獸登麥
畜百樂斷刑獻爾飲酌觴

仲夏

區暑蟬夜調笙零舞藍灰布開門闔索囚叱賜
戒躁動靜事鹿火高明居

季夏

六溫漁師伐蛟龜納葦四監命婦官樹水方盛
母典土大雨時行美疆田

孟秋

七涼風至立秋期繕囹圄察鞠訟獄天地始肅
穀乃登母封諸侯行冰

擬山圖選集

卷八十二

秋

仲秋

八盲老繡申百刑宰祝嘗麻建都城乃勸種麥
雷始收同量納賄大數明

季秋

九雁申令農事休霜吹賽帝合諸侯復騶厲飾
伐薪炭螽蟴趨欲祿秋秋

孟冬

十冰冬龜察黨裘天氣百官健閉修園封飭喪
淫巧上蒸臘習射水澤收

仲冬

仲圻土作發房奄會命各司收聚斂山藪短至
卽齋戒芸箭罷官助地天

季冬

雁雉鳥臣嘗雉水五種吹柴星專農歲宜社覆
共寢廟宰歷九州民獻誠

十二昏歌

參孤七星翼亢火建牛虛危璧婁宜

十二旦歌

擬山圖選集 卷八十二 秋
尾建牛女是危奎畢觜柳七軫連氏

十二次歌

姬婁 今沈首火尾壽火今木紀楊

十二會歌

營奎胃處畢東柳翼角房中尾斗婺

文王世子歌

朝季安節武帥音行夢幼必時小樂能春誦凡
祭大樂侍春官始立各合聲詒郊興音器收禮
樂太傅曰德攝政成人子一物庶子正朝公外

朝宗廟中

其二

登餽庶治族燕軍出疆內親王廟孫族罪視學
始之養適饌登歌管象音樂闕記事慮呂大朝
夕膳宰世子均

禮運歌

蜡賓大道為家哉禮急復同禮初開宮室聖作
玄酒在祝號周道祝嘏來覓弁具官仕公處胥
田適侯大柄裁不正藏身參並治所則用人一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一

七

家懷

其二

大欲藏心天地德秉陽五行聲吹味色人者
作則本四靈秉著禮達歸行郊太一動之地大
端酒藥義柄推陳講本播義實分治肥積同愛
遺微

禮器歌

大備立禮合天時定國時大天地祭社復喪祭
羔豚多子公侯夫介席繼少膳一食繁音圭琥

單朝大高下文續素貴可省外內心內尊大牢
管晏祀

其二

行禮戰祈臧番體竭情直行禮一尚周坐夏立
周旅酬近人非作魯人望擯詔反本醴酒用肴
至無餘財物傍去聲尚德至教反自生太廟從君
納牲向登堂一獻大饗下祀帝甘白誦宰上

郊特牲歌 三章

大音牢大路為賓濯重席饗輪鼎俎算賓人旅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一

八

幣庭大接私覲無客縣音臺見擬稽存後臣需

南稽欲禘音射士使現三齋釋社大社間神事

社事田丘辨

其二

柴郊大報於郊謂周始卜郊立澤隊獻命王皮
被袞戴帝牛蜡啻農貓配土及素胙黃羅鹿瓜
記恒豆水土對酒醴奇偶掃地祭冠緇適委周
三會

其三

無入元子禮所尊合典明先授綬和玄冕共牢
虞尚氣殷聲周臭是肅合歸天言倅血祭盛君
再腥肆又縮酌醑酒浼清猶明清祭祈齋玄陰
幽歌

內則歌

后命雞鳴柔色溫士上下氣為善良肉脫樂心
又帝憲禮謹惇博視志方

玉藻歌

十二玄端闔皮弁卒食曰祭朝辨阿三俎牛羊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一歌

九

順成龜羔幣當戶又盥多浴用適公既服搢俛
茶音夫誅退席波登徒讀賜嘗覆手脩食君賜
尊尚阿

其二

始冠朱組縞垂玄居又大胡祛長涯帛纈正纓
朝服縞而朝朱遺黼裘加君衣狐青麕羔犬裘
裼服襲笏球音又見天指畫笏度帶終辟音垂
率音錦紐遮

其三

四寸弁率音律音緝緝再世婦侍君紳三節拜
迎佩玉後趨采君在結心衝牙白玉山玄象
童裝侍食室棗欽果慶季車未命措酒肉賜與
不同因

其四

獻君親退賜士許聿賀行禮不盛舉呼老父書
拂闢賓接武疾園端行侶舉前惕揚齊齊舒足
目聲氣立色胥燕祭喪戎立頭山時盛玉稱力
臣女某士某屏士傳達私事公損所在沮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一歌

十

明堂歌

朝諸階夷采四塞瞞鬼勲勞夏六月尊灌升歌
各揚夏庫振崇鸞旂馬色秦壘雞夷勺土鼓文
室米磨崇鼎振鼓足簋敦俎音主華音了音公音第
用者

大傳歌

王及牧野治祖齊先又立權變革提從宗夫屬
燭音四總繫服術從服率親今合族明宗別子祖
小宗宗道親親低

少儀歌

願垂排闥品味某在躬埽洗朝廷退量入諫諂
美穆皇王恭燕侍贊幣貴

學記歌

發就化民玉不珌嘉肴家塾遠懷歸皮弁宵篋
夏楚後未卜正業安學追呻畢未發禁扞格敎
與四失繼聲推美惡嚴師功倍記良冶醜德或
源委

樂記歌

擬山園遺集 卷八十一 歌

七

音起感物慎所感情動宮君宮亂之鄭衛倫理
非極音人生好惡好惡俱去聲人節及為同中出天
地同鐘鼓天地之和暨論倫功成與散殊尊卑
齊降化不時

其二

極蟠王絞併大章寒暑黍禾齊血氣康樂等節
本性情土敝姦聲和其志奮德樂得廣樂教性
端心動樂者施大輅管情窮本變為昭黃鐘和
大呂

其三

端冕下接天地順今君肅雍好惡謹鞀鼓控楬
鍾石等備戒咏發武坐根聲滌免席始北出夾
擬分夾牧野因濟河散軍食三老致樂致禮和
順均減盈不能免宗廟聽其雅頌飾喜存師乙
聲歌各肴宜五帝遺聲如抗終

祭禮歌

禘黃燔埋生肴王七五三二一羣姓司命制祭
厲共魯堯舜縣鄒黃帝正契冥湯寬在所祀文
擬山園遺集 卷八十一 歌

七

武日月星辰竟

祭義歌

數煩致齋入室優怠目忌日饗帝親文祭尼嘗
祭慮事宮室既修盡慤心歌誦渎愛貴吝德立
愛郊祭牽牲君主日壇坎致反始鬼神衆生物
精因

其二

聖人未足二端立致歌養獸公桑蠶歲單縗三
大孝尊遺體亨孰寒乎天樹伐力勞傷其足尙

齒同爵至行肩老窮旬徒軍旅什發諸祀明食
乎三設學巡一善讓德立易齋莊建國編

祭統全歌 十四句

急禮受福遺養繼生養求助耕蠶誠乃齋先期
及入舞三重祭饌尸謏中澤大事君十倫齊備
遲迎牲王父應飲五昭穆爵各德卷冕俎骨賜
爵更昇輝初禘陽陰義爵服禘嘗義當明自名
論譔壹得孔悝啓右乃考與悝拜對揚比身
重周旦勲勞康周公

擬山園題集 卷八十一 歌

經解全歌

入國天子參號令正國衡隆禮朝觀義禮廢正
未形

哀公問歌

大禮由生教百姓成事順之好實行人遺政正
受人昏冕迎天地敬妻傍過言成親不過物天
道憲愚仁孝祥

仲尾燕居全歌

周流爾過領惡全剛郊居處各禮聞宮室事治

大饗四禮理樂節制度邊子張問政明禮樂鋪
几禮典與昨完

孔子聞居全歌

凱弟父母志所至三無美大氣志遲三王無私
天各四清明三代令聲特

坊記歌

不足貧約貧好樂章疑二日辭貴休賜酒利禘
貴入賤上酌善稱讓善酬作忠孝繼弛報過從
命睦黨父執惻稱老敬老用祭器承尸賓禮升

擬山園題集 卷八十一 歌

南

階頭孝君喪三父母四先幣盡利坊滌猷妻非
祭後寡婦德下漁舅姑授壻收

表記歌

歸隱失足楊襲祭辟楊莊敬齋成條無辭仁表
報無欲同巧道至仁數遙器重安仁失所好能
之服容各事昭庇民謚尊仁凱弟今父尊命責
辭勞

其二

寡怨虞帝先資獻大言下達遠諫分欲陳難進

三違慎軍旅受命辭盡人喪賻口譽與口惠色
親明王大事聳后祀易備大人器敬則用器表
記文

緇衣歌

易事緇衣教德初從令禹立好仁篤王言道人
衣服常望知章善上疑誣政不行今臣不親大
人不親溺口速越厥君心身不正好正輕絕私
惠祿苟吝車今言從行南人無恒緇衣餘

淡衣歌 二句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一 歌

五

制度格高二幅原規者舉手具父季

投壺歌

奉矢賓再已拜初度壺順投命絃工矢具卒投
行酌暢正爵算多魯令終

儒行歌 八葉

席上末冠居處齊金玉貨財可養挨甲冑一祇
與居稽博學內稱聳善來澡身不臣合志同溫
良賈獲儒行哉

儒行各節末句歌

自立容貌備豫計近人特立剛毅強自立其任
憂思繼寬裕舉賢任舉揚特立獨行規為異交
受尊讓為戲章

冠義歌 二句

禮義筮日昨著代見母成人貴禮蓋

昏義歌

合姓親醮敬慎重婦沐饗婦明婦順先嫁未毀
立六宮男教不修陰陽盡

鄉飲歌 六句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一 歌

六

迎賓制道象天地讓三四面與嚴凝祭薦六十
坐觀鄉工入賓酬貴賤明立賓象天京狗左尊
玄賓南介東盈

射義歌

侯射中禮天子節射選歲獻魯孫貼豐相公罔
序點輝釋舍擇士桑弧設仁道無爭何日射祈
爵辭酒射義結

燕義歌 二句

周庶東南設賓王舉旅設席小卿旅

聘義歌

七介介紹三讓勞迎竟上擯比季遭圭璋待客
聘射大子貢貴玉聘義改

小註歌

工入升堂歌鹿鳴四竹皇華升是好音笙入堂
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入聲嚶嚶魚鹿由庚相
聞見嘉魚崇同丘夏逸興齊臺奏畢是由儀關
雕鵲巢合樂經葛覃采蘋宜並作卷令耳浩歌
采蘋應

擬山園題集

卷八十一

七

對

中州會館對

協志得朋照耀冠裳惟古遺植表坊豎壇宇步
趨於周邵程張向碣石輝煌一代英畢文脈衍
圖書之後
策勲報國崢嶸事業待今時勒竹帛銘鼎鐘屹
立於星辰日月望崧山巖嶠崑崙青翠靈光峻
天地之中

祠聯

山城斗大貧民勞止若數岐嘉穀衆人咸指休
祥惟愛物無傷冰雪不忌其始匪徒一二慈和
是謂休祥之齊本

俎豆臚陳下里禪將但十畝祀宮吾世固多尸
祝必救裁能備城隍克慎于終所存屬于性命
卽當尸祝呂何慙

雜聯

柴門野鶴好花常伴閒身

布襪青鞋明月豈成外物

擬山園題集

卷八十一

七

翻帖翻書好是逃名爲拙叟

種花種藥何妨未老作閒人

一生已足隨時杯酒真無待

鳥事何求得意烟雲更不同

爰惟柏栢疑居山榻聽玄鶴

心在圖書懶出園門尋莫鐘

詩句忽生茶熟後 流水不回溪自得

僧碁恰遇雨來時 青山無語靜相看

十分桂醕邀漢醉 謂看齊事多憂日

一半芝田帶月耘	何似無愁自在身
繙經不懼三元記	靜裏丹爐靈犬護
問齒孰知幾歲季	冀方窟宅老龍傳
須爲天下無能子	文章不敢求知已
不用人間作業錢	事業淡慙遜古人
休談久蓄屠蛟刃	人同麋鹿經千餐
恐負將來菴畫船	室當嵩溪第幾峰
詩囊不廢寒江月	寒官飲噉隨時過
松樹猶沾古寺烟	大澤蛟龍老自潛
松山園選集 卷八十一 對	尤
素琴米盡爲身伴	好把功名歸瓦枕
流水桃花肯夢尋	懶將面目畫雲臺
陶公栗里多蘭酒	古書吟嘯無餘事
王子緱山香玉笙	野老耕鋤是好仇
春風畫鼓喧朋酒	治亂百季衰髯外
秋雨蘆花憶釣磯	襟期千古夜燈前
家懸洛浦千餘里	福性惟尋孤石語
人在燕雲第一州	老懷不欲衆人憐
出署調箏惟聽曲	羞隨鄰子談天去

看花對酒莫言兵	欲伴秦人采藥歸
補琴肆近先修譜	靜中誦讀尊莊子
延客囊空又典衣	醉後悲歌哭少陵
偏肴好詩邀古月	文欲掣鰲翻碧海
獨留青眼對西山	人疑馴虎服升砂
睥睨天門搖佩劍	夢虛爲木石
崢嶸岱嶽護藏書	名淡厭麒麟
龜殼千齡氣	
芙蓉百煉砂	
松山園選集 卷八十一 對	手
戒語	
昧心辯人	褻瀆神靈
多擊雞鴨	負人託
言語挑唆是非	忘恩
宜	倡舉兇謀
詰爲直道人	閨門
朝政	自是不服善
怨加	吞孤兒寡婦
没人好處不開口	標榜無惡
	凡事只求適
	破毀成事
	奪人功爲已功
	設術罔益
	肆口妄議
	記很多季仇
	倍暗報
	僞做
	張富焰得意
	強偏
	占便
	延賓
	貪愛人玩物
	輕諾
	唾地

已自便不怨 逞長形短 凜非禮女色 獵禽 不顧人饑寒 薄骨肉厚異姓 結狐羣 謔言

孝悌忠義 謹言語 得享餘地 要多 戒殺

生 救物命 好言方便 謙虛 絕嫉妬

去驕奢 能貽雪人冤 資助孤貧 衣食 刻

苦容忍 揚善隱惡 避毒險 勸息訟鬪

懼神鬼佛 不說謊 不遺人陰私 不圖人

產 興利除害 畱還遺物 不取非禮財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一 遺言 主

交易公弓 不借酒罵人 諧人 焚棄字紙

分釐升合布施 勸人讀書 行善 不暴虐單

弱 莫虛度光陰 謹飲賭戲 勿關說 兩家

誣害 撻奴僕不縱怒大 不放債 加倍 不縱

奴僕 恃勢凌

陽宅吉祥

宴客肴節 無長 不延妓女至家 不敢暴殄

天物 交易分明不橫 女人不登山入寺

幼者稟命家長 故舊窮親在座 閨人謙婉

不寫爭訟私書 家童無鮮衣惡習 不信

巫覡 不倚婦人言 寢興曰時 不慕勢利

肴先幾遠慮 多格言莊語 畏彊度 畏陰

門 胥士君子 居家尚禮義 子孫貪讀書

儉勤不攘人田 無奢饌雕牆 六婆不入

門 無便僕 舂紡織聲 能睦鄰施 急完

官稅 閨門嚴肅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一 陽宅吉祥 主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十二目錄

文丹

目錄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二 目錄

一

擬山園選集卷之八十二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文丹

文曰妙悟為第一義禪家亦曰妙悟為第一義不能妙悟識性不露為昔人註脚黏縛認指為月認履為足認手為掌聖賢活潑潑語皆認執了

作詩作文曰不了語言外意為上乘舉業亦欣

文要廓清魔氣魔氣者近科野狐皆文也魔氣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二 文丹

不清縱奇才情如雲遮日不見本題真面目

文不宕則癡板既宕又須按部就班引繩批根

縱筆態于規矩之外操樞紐于規矩之內如放

風勢縱之在空而扼之在手

文如莊子之肆馬遷之暇公毅之潔檀弓之履

杜詩之沉李詩之曠陶潛之遠王維之聞韋應

物之淡斯能大轉淞輪

大作手只爭上一截不爭下一截

能文人只是不增字于經文不減字于經文曰

題還題題淺不得淡題淡不得淺題含蓄不得說盡題反說不得正講

千古極會作文人止極會認題

文無他巧難在酷肖難在恰好非理境爛熟摹之不能全肖非陶鍊功淡發之不能恰好

不鍊則文蠶蠲支蔓無節奏無一唱三歎之致太鍊又恐傷氣妙正在各意無意之間冷煖淺淡自得自知而已

文要一氣吹去欲飛欲舞捉筆不住何也各生

擬山園遺集 卷八十二 文升

二

氣故也文無生氣即雕繪滿眼木刻泥塑着金碧加珠璣呼之不磨叩之不需何用

理題貴淡奧如拜客只在大門外于堂于室于樓閣何曾窺之

奇者只是發透本題而已如發古塚古器之未經聞見者奇奇怪怪駭人耳目奇矣不知此器原是此冢中原有的他人掘之二三尺六七尺便歇了手今日纔發透把出與人看耳非別處另尋奇也

文貴韻貴姿貴趣貴秀貴活貴霸此景惟處處描神始各之肥鈍填實癡說直叙隔太屬里

文先分僊凡脫去凡胎方各僊意

文要火候火候到時霸氣俗氣虛矯氣酸寒氣都脫盡冲如穆如紀渚子之木雞矣

文最怕俗氣醫俗氣須三代書秦漢書莫讀宋元書其氣不古近我朝肯文也

文喜凌駕不喜怒罵轟莽之凌駕喜虛婉不喜淺薄無味之虛婉喜奇峭不喜迂闊謬僻之奇

擬山園遺集 卷八十二 文升

三

峭喜簸弄不喜枝葉旁出之簸弄喜悠遠不喜緩漫無關切之悠遠喜酣戰不喜贅疣添續之

酣戰喜沉厚不喜無名理不瓏瑯之沉厚文要機法各機法方能變化所引轉換吞吐處處各情

處各情

才情不分各才無情之文病多直遂理趣不分各理無趣之文病多舛煞

文要各天機所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也

文要生要制不生則腐語不除不制則如妖花
萎靡不堪把玩他人口中嚼過敗肉不堪再嚼
文要引逆取勢引活轉轍車三十幅其轉者軸
也

文要膽文無膽動卽拘促不能開人不敢開之
口筆無鋒鐔無陣勢無縱橫其文窄而不大卑
而不聳脊膽文從古文生出

文須嶮崎歷落錯綜參伍各幾句不齊不整艸
蛇灰線藕斷絲連之妙若拘拘排對方而不圓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二 文升 四
者不知此也

文之幽致餘波香香各籍其香如蘭聞之而不
可把贈其籍如琴悅之而不可擬議

文思湧來如簇如擁最要割舍不可堆垛擁腫
譬製美錦不諧裁割不協于頁繩抱方卽非蕭
衣

文要在極窄狹處布局布勢使各餘地如高崖
臨萬仞之谷崖窮路斷却城石爲基插架懸木
展拓于山壁之外爲院爲亭榭高臺使人登眺

不窮引矚無限此段境界尤爲奇曠

格貴老脈貴清氣貴足詞貴修清非寂寂數語
簡短之謂也卽千餘言而承接轉收一篇各一
篇之結構一比各一比之結構不引字累句不
引句累篇一篇如一句提挈呼吸埋伏點睛穿
插收拾如翳在水方見其身忽入水中行二三
里始露其頭略爲游泳又入水中暗度夫文至
于暗度不在詞語不論奇長短不拘濃淡淡
淡嗚呼難言之矣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二 文升 五

文各外境各內境外者詞彩調度局陣也各立
乎其先而行乎詞彩調度局陣者非詞彩調度
局陣也一味修詞視此寢寢

文之恣要嚴文之趣要鬆文之味要異文之品
要尊

乎日養文之機心心相抱刻刻自溫如魚之在
水卯之在鷄苞之在柯鹿之在林鶴之在舉勿
助勿忘不緩不急覺各一真光景躍躍心風之
間了了手口之外欲吐欲露此機到肯也一爲

搦管便沛乎不可遏抑矣再加融冶便爲合作
視句句砌轉如補象片爲納湊象徑爲飾不是
天狀一氣

爲人不可很驚淡刻作文不可不很驚淡刻

文不可不苦不可太苦太苦則恐澀晦鑿扣之
氣來矣文不可不甘不可太甘太甘則恐平熟
習套淺薄率易之病叢矣

文曰古曰怪曰幻曰雅古則蒼石天邑割之鴻
濛特立嶢嶢又香千季老苔罽歲黑藤蒙茸其

擬口圖選集 卷八十二 文升

六

上自非几上肯銅肯覺耳目近玩怪則幽險得
擅而如貝皮眉如紫稜口中吐火身上纏蛇力
如金剛聲如彪虎長刀大劍擘山超海飛沙走
石天旋地轉鞭雷電而騎雄龍子美所謂語不
驚人死不休文公所謂破鬼膽是也幻則僊經
神籙靈藥還丹無中忽有歟後忽活九天不足
爲高九地不足爲淵納須彌于芥子化寸艸爲
金身觀音洞賓方爲現像倏而飛去初非定質
令人如寢如醉不可言說雅則如周公制禮作

樂孔子刪詩書成春秋陶鑄三才提掇鬼神經
紀帝王皆一本之号常歸之号正不咤爲悖戾
不嫌爲妖異却是喫飯穿衣日用号等極神奇
正是極中庸也

文要擒王一比只消兩三句咬題得力人本三
分餘只隨興揮灑皆奇煙波如爲人寫真只十
分留心于眼目頭面丰神至于衣服不拘朴繁
文綉簪笠羊裘僧衣遺冠朝衣赤舄簪纓劍佩
任筆塗抹盡盡莽莽皆奇生氣所謂擒賊先擒
王不必段段瑣碎處處過用意也

擬山圖選集 卷八十二 文升

七

文要奇畫意

文加長江大河吞日浴雲子里一曲又如流水
小橋野碶山花不復市騎稠濁另逗人一種別
想

堪輿與道家皆用逆不用順文能用逆用倒此
是玄而又玄之門

極不着力足極着力極着力是極不曾着力如
項羽巨無霸舉重鼎面不流汗手不張皇靡不

頓跌輕輕舉之若不用力也何則呂力大故尋
嘗之人吶喊叫呼奮臂使氣猛赴急起于鼎左
推不動左挾不勝汗流決踵聲喘顙赤毫不克
舉何則呂力不大故可見極費力文是斤兩極
輕氣力極小的何則呂舉鼎故

舳艫大舟其扼要只在拏舵與看水勢

方輪不能行泥塗亦不能行弓地

文到精義入神處何消許多

前輩之文元文笑魁文怒笑文令人親怒文令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二 文丹

八

人怕

東牽西引借舊文語寫人紙上只為本領薄弱
不能誅討白文被傳註引誘人火坑又被歪墨
卷歪皆文引誘人休因

宋註原教人因傳尋經原不曾教人因傳收經
不亦尊經何曾呂傳註人夫子意曰口氣中作
大明皆文如醋教人入口中不曾教人入眼中
傷了人眼

文要各才又不要為才所役才受型于法才不

躍冷而語方能驅理役才令一切經史千集咸
為奔命

文者三帶要帶劍客之放達帶羽衣宿禪之玄
默帶淡山邃洞古木幽潭之煙霞

作事實題人知其要染左國國策氣不知要染
實用經濟氣

緩筋鬆皮皺眉皓首之老翁近日之寬泛迂冗
文也不如新鮮嫩秀如綠蒲出水紅蓮發池此
曰文之鮮鮮則速售老翁之文終身無成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二 文丹

九

文要各骨要沉看

最好文章惟于題着痛着癢方不是隔痒搔癢
文作者理不愜文隨者骨不堅

文不光彩謂之乾枯文徒縟絢易失真義

文認題如引要兒入市一步一回頭

書曰詞尚體要要者居約立命之宅也即百說
千說刻文如林不能眩惑為各據要者足已制
服取舍之也要處獨明于緩急非題喫緊即奇
語最愛綺語難舍也要丟下

或問塲屋如何便教人人喜便肯肯曰只是不
搖頭曰正如是正如是

文之圓逸處如閒雲來往聚散不知其在虛空
也如落花淡蕩飄飄水上不如其悠揚回旋也
文之體侶散不散侶亂不亂左之右之類之側
之文之變始出矣

雕句雕字猶可意造一派卷舒自如蒼茫孤行
之氣象如登高山望遠海水天一色浩渺無際
如史記氣象豈爭一字一句之奇

撫山園遺集 卷八十二 文升

寸鐵殺人不肯纏繞

風來雨至陡狀莫測

風行水上爲文不善解之迂儒只曰水乎箭言
之誤却多少奇才不敢放手不知風行水上不
是弓弓說也風水相遭小則漣漪大則澎湃風
之所行崩浪拍天驚濤摧岫龜鼉蛟龍駭跳怒
激皆風之爲也皆風水之爲也宋儒之不善解
書類如此

最不易者依題發如題止不曰我愛改乎題而

曰題曲折絲我如水之入山脚水之變態各殊
皆錄於山之體勢屈伸高下方圓窪凸孔竅虛
實皆因之而不與爭故曰依題發如題止

皮毛之文不可曰語淡奧之藏文各神各魂各
魄各竅各爬各筋各節各膝理各骨各髓獨一
皮毛足曰盡文乎如斯夏蟲何可語木

作詩謂詩通禪否謂文亦通禪

作詩火速追亡逋真景一失難再得可曰悟作

文

撫山園遺集 卷八十二 文升

十一

古今文惟理窟研窮心而不磨故各百季之心
而則各百季之文各千萬季之心而則各千萬
季之文文章非小技

文忌自滿心浮心浮多分外求奇而中庸之理
反失譬如畫宋欲畫海外異國之山而本地山
水眼前風光不知理會所謂道邇求遠者耳
多讀昔文使人骨髓肺不清氣懶頭悶胸膈鬱
脹不讀昔文采其隨昔新意又覺唇強口笨生
且登塲巾履衣袖不合昔樣

善認脈理者作先天文曰崑山水磨腔點板按之宮商不善認脈理者憑才氣扯坊刻作後天文曰青陽喊叫腔全無點板一派連三板響聲熱鬧而已

文者矜貴氣者壯麗氣者兵戈氣者寒酸氣者頹敗氣者歿亡氣全無氣不名為文

龍龜鹿鶴能壽者已其無歿氣也古文古詩之壽千秋何獨不歿

學問人品文章皆從自信堅確而成自信不是

擬口國選集

卷八十二

文升

十一

師心自用見理了徹之後耳

人惟智襟高曠志趣玄遠落筆便超便脫便獨越

作古文今文人最戒護短不許開脈人指摘一字護短便是瑕疵縱好不為全瑜

最上取格與才合才與理合理與氣合必不得

已而棄格取才棄理取氣又思其次之意也

齊養之文與無養之文其氣度自別

文之妙要伏兵要應兵固妙矣要妙在無伏兵

無應兵揆之無肯尋之無尾無骨合縫無骨網求之骨色骨象按之無臭無聲而洶洶論論不用繩墨自骨成位者噫化矣神而明之則在乎其人

試思掩卷靜坐肯與所觀之文既已離別而骨字間尚骨無限文章恍恍現前此際文章究竟安在

先辨文與題是不是歟後批評其文之好不若既不是全篇不必批評也罷

擬口國選集

卷八十二

文升

十一

識卑者論文之妍媸識高者只論文之真偽

者侶是而非如苗之秀稂目之與珠噫誤認者始可言文

文不可降格曰諧俗改度而求工曰弊不為射變其說率

妙處不傳不在語言文字方知秦火不能熄滅

疏不能達朱註不能註要齊微言在習舉業如富賈種種色色皆備及其遠行登山

涉險一騎行裝只求輕便

文者攝取人心魂使人不得他好者曹孟惠
人惡其爲人人人好其爲詩

文者皆中者狂者狷者鄉愿者異端

雖是不方不圓之玉曰俟成器莫學頑石等
瓦礫

老手作文如名將著儒服雄鷹脫絛索軒
立者矯健翻飛之意

珊瑚在海底淺摸惡得出

文耐季漢者其理勝其味厚

擬山園遺集 卷八十二 文丹

文者陷陣摧堅之功所已封侯者先犯矢石

文之慧解如千季暗洞忽持一燈

醫家生藥熟藥要炮治因之診脈合劑略用不

多兩味便露妙其妙處在診脈

文開題之鬱即已開自心之鬱

嫣然一笑百媚俱生

音和至難音和气舒此足覩養

案頭不可置無用閒書易已披觀日讀要緊事

業書則學崇

弓音文不可多作多作手滑淺順終身成了壘

究文章臨場不可少作少作如人久不彈琴心

手不調養成滿志者虛谷叩鳴不在此例

神龍能大能小人天人海入木人石而雲雷隨
之文之第一義莫可名言其猶龍哉

文章前唱榮華而末路賸句賸理不可憔悴不
狀單枝削實頭重尾輕矣

六經蟠際百家馳駭

玄神宜實繁質無翳

擬山園遺集 卷八十二 文丹

少季選文思無定矩動爲邪氣文章引入鬼穴

陸摧文賦曰立片言已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警

策二字才力癡隨踴躍不飛也

得不詞蹟而意跼

文要風流如王謝子弟

水中月鏡中花是文章三昧

鍼鍼貫線箭箭上梁絲絲入扣點點滴窠

園奕者了兩箇眼短下長下只點一二千都成

活基

人到溪山中水流雲起鳥語竹聲悠爾各得不
必話魯仲連之蹈東海陳希夷之歸華山自朕
無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矣作文要各此眼界方
一絲不挂

作一句數句題須細詠其上文又細詠其下文
全章孰為主孰為賓孰為正孰為反孰為緩孰
為急孰為過文孰為結語題在何處朕役動筆
方不礙上礙下

舉業動勸人敗手此不通之論也文局如人之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二

文丹

七

讀縹緲清冷之文使人煩熱欲除如茶烟初泛
秋月徐親涼露不多舛蟲無語

滋味淡長之文如花前微笑遙想獨存樹尾餘

香經風不歇

文當如寂寥溪山獨坐無人老猿忽叫陡朕一

驚

文如淺潭千尺星辰鋪之潭底朗朗可數

文各主從居中而制者侶君聽其指揮而不言

者侶僕

史記敢干胡亂前漢書如彼洗鍊如彼精神一
毫不敢胡亂孔子見南子應公山子路不敢言
舒其藻

各與義必能峻舉

文在咽喉中吸氣

先淵微其心朕後能淵微其文

景色盡而情各餘此之謂豔外之幽隱中之秀

響表之音

才大如海如江才小如陂如池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二

文丹

七

瘠詞肥義負聲各力

最好文心獨生于至靜耳目不外翫用志不

乃疑于神故筆區雲謠文瀾波詭是故能生雲

動

博洽為饋貧之糧點化為飛昇之藥

文如風水認龍脈合砂水論生尅合理氣最要

一着定向分金在于點穴點穴真于墨米龍抱

之水口故文心雕龍曰理不謬搗其枝字不妄

舒其藻

文如做手渡黃河一葦渡江是別有神通

骨一般腳步踏着地行骨一般掀起脚打筋斗
駕雲霧向空中行

虎跳熊奔不受羈勒

文章做到快樂皆候纔是自得

讀書人一記性一悟性一作性兼骨者少

文要溫溫款款不促不迫而骨採獅頓象之象

新意甲拆不必染色自朕發出綠青濯絳

藻采太豐風骨不乘劉勰之言至矣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二 文升 七

面獨大成者能總之此外不同各成一家便可

一第末第正不必改手如人服藥不過減其骨

餘滋補其不足耳又如將士將戰不必因其前

日不勝必改弓日之刀為鎗鎗為戟戟為稍稍

為鞭鞭為錐錐為斧斧為弓弓為弩弩各習一器

加工演弄已至嫻熟國策曰左攜人頭右攜生

虜所用兵器不同同之弓取勝而已

善戰者鬪智不鬪力羽扇綸巾諸葛公可稱名

士

文如賣貨物做成人人買的莫瘳了做成人人

不買的前數季所尚之文今又不尚了

作一題如問詞訟只要拏本身來拏許多替頭

皆逐出不算

高可淡奧舞造之文斷斷不入俗眼循俗文斷

斷不人獨造之眼故曰濬發則心受咄咄目使

拙者曰好便不好矣

陸機曰誇目者尚奢會心者貴當允是名言

秤于錙銖斷于毫芒嘔心而出正叩寂莫而求

擬山園選集 卷八十二 文升 十九

音者也

兔起鶻落之喻不但得勢妙在擒拏不克擒拏

縱得勢也無益

絃太繁促便無雍容博大之爲

得意忘言千古文家玄諦憑骨狀之狀而定其

範化無名之名已會其響

鑽燧狀火得火遺燧剖蚌裂珠含蚌便珠

務經緯于無爲之內

庸俗腐淺之文如用力槌皮鈴

文章間遣出兵履險制敵已少勝多偏鋒亦自
可喜前所論文之狂狷是也必拘拘于堂堂正
正者腐甚腐甚

因題構思如冬不可葛夏不可裘只求輕清
冬必葛焉幾不免陳無已之凍死矣

文到絕頂使人指為瑤莫能定其價是謂無名
之瑤

文中奇奇怪怪人不知耳望之咋指而退如還

太真狀犀見水中諸需怪其先華因鑒相為

擬山圖題集卷八十二文丹

錯自使人目怖心震不能已已

文要各栩栩狀之光景莊周夢為蝴蝶耶蝴蝶

夢為莊周耶各此趣謂之神化

文要淡心大力大力如海中神龍戴八紘吸

日侮星宿蟠九垓撞三山踢四海

兔之力不如犬犬之力不如馬馬之力不如狗

獅之力不如象象之力不如龍龍之力不可得

而測已

文可召觀人之壽夭貧富何也相書召目為人

神之所聚文正人之心神所聚也需神自朕珍
木不灰

文要斬釘截鐵如臨陣者提刀一喝人頭落地

文如人飲食太飢則腹空太飽則自家欲嘔欲

噁口無滋味病不旋踵急須一貼消導散

奏樂者各抑揚高下清濁曲直頓華細聲長聲

短聲五音遞宜翕如嫩如釋如便是一篇好文

章

文要如曲咽流泉委婉頓挫綠艸丹花之中建

擬山圖題集卷八十二文丹

而聽之琅琅各聲

文之妙在無字處

文不得綱領則愈簡愈枯愈多愈冗矣

文如大將用兵其令暗傳數十萬眾隨其指動

正不必人人人口撞也

文之神來皆如獵人得鷄呂手握之手太重鷄

忽成掌中手太縱鷄飛不復再來矣此段精神

欲即欲離若各若無若淺若淡若近若遠可想

不可說是論語文韻致近昔野路文一味汎汎

議論不知口氣神情畫額不相侶披圖可發大笑

作文各當朕胥所召朕胥不必朕

虛則鬆宕實則木板

作文不說盡則不透骨朕太說盡了恐又無遠
烟秋水澹蕩不盡之致

雨中梅萼風前柳條其致婉欣其氣清發

畫先胥成竹于胥中題要先胥成局于胥中

文太孤則不諧皆

擬口目送集 卷八十二 文丹

文賁得勝着占了勝地如漢高祖只據關中我

太祖只據金陵餘如破竹天下自欣率服

季札觀列國今文即十區國風也近日文妖所

召兆兵敵妖蓮流寇之事可見文關國運識者

欲返之正如言哉

學不積久心又浮散安可與談玄微之文

雪廬焚餘稿十卷續草二卷附客問一卷

〔明〕趙維寰撰

明崇禎刻本

上海圖書館中國科學院

圖書館藏

雪廬客問

趙子旣衰。且以病廢。之不得侍。黼炭備。顧問。下之。又不耐簿書。擊曲之瑣瑣。時昔壯懷。鬱焉莫。所都也。趙子優游其間。觀濤捫虱之暇。時與二三。子。尋子。韶之。故宮。搜景。怡之。佚事。懷二仁之芳烈。弔雙忠之俠骨。儘足以抒發浩氣。蕩滌塵襟。戊辰之秋。海若震怒。揚波十仞。校官去海近百武。重城障之。不果鯨腹。則尤沾沾幸也。願水卻其外。而火

卷一

攻其內。一熱十旬。肌髓若稿。趙子撫然曰。吾不死於陽侯。而死於二豎也。命矣。夫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亟與歸。雪廬以待。盡久之不死。起視案頭。平日墨卿之所染。穎生之所記。堆堵樊亂。叢於汗牛。諦視之。大半皆感時激衷。牢騷懣懣之語。業勅童子。持付祖龍。已復徘徊檢點。從烟燎中掣畱數幅。勉為殺青。而題其端曰。焚餘。以誌實也。客聞有造廬索觀者。讀而難之。顧趙子問曰。何以謂之焚也。曰。其說多。怒而少。嬉其於世也。多吁而少俞。可焚而

不可行。故名焚也。曰。若是曷不盡焚之。而奚以餘

為。曰。焚者焚矣。問。採一世之清評。秉千秋之直道。者姑存之。猶能懾。隨魁之遊。竟振椒蘭之幽馥。語雖戾。不可焚也。客曰。愿士善世。哲人保身。善世弗屑也。哲人不足法與。請畧其細。而與子商其大者。子。文士也。而言文體不必正。何也。曰。千言補綴。八股整齊。集狐腋以製裘。偷江東而成集。非今所謂正乎。然磊落英奇之品。匡時名世之畧。往往不在焉。知言以知人。自是聖人事。其在於今言。為心聲

卷一

直。虛語耳。烏乎。正曰。關中之贖。芻狗已陳。且也。示以所不售。得無重之訖也。曰。吾售者。經生業。所不售。經世業也。苦心在焉。曰。工拙不倫。與。曰。即拙矣。必寓目而後知其拙。不寓目而以為拙。吾不服也。今其拙者。與工者。具在。似未可以成敗論也。對一表。洵十百程矣。一時大老情形。描摹畢肖。即寓目。能無按劍乎。曰。表主楊厲。吾據實敷陳。知奉揚。主德而已。逢合主司。為說遇非吾願也。曰。科場策對。依樣葫蘆。耳。書生建自。鮮合時宜。而子

必直披胸臆當其有所指切幾於搜鱗而罵坐也。是不可以已乎。曰此用世先資也。是而可欺孰不可欺。吾將矢之爲異時券自己肝腸豈能借人面目也。曰子不習詩而強言詩擬古不倫和陶非偶。篇什幾何不更爲詩人笑與。曰余不靳以文人名顧靳以詩人名耶。余之言詩亦猶余之言文也。古復誰擬陶亦何和辭達已矣。非夫子之文章耶。不笑不足以爲道。曰贈言主頌予必規頌兩行何也。曰贈之人盛美集意氣盈矣。盈易驕驕易敗奈何。

客問

卷一

三

謬爲諛以益其驕而速之敗故與之規以救敗也。且吾所爲言率嫁本耳原非實知其人之生平而或頌匪其人殊爲主名累尤吾懼也。曰弔祭以哀死也而子多微文禮與。曰凡人生習世趣喜諛惡直窮則反本故死而爲鬼必靈靈則不可欺以面諛佞哀詐泣靈弗欺也。曰子弔無後者而言後不必有可謂通論乎。曰是通論也所貴有後爲其能緩急親耳親急莫若死子能請更生於司命乎。余故於負劬說特詳之。卽不通於世俗未嘗不通於

達孝也。曰子譚氏族而直推本於混沌何荒唐也。曰空桑石乳是謂荒唐余拾級層累循枝索幹切實近理莫尚焉。局井蛙之見者難與窺寥廓人各反其所自始王侯卿相寔夫乞子斷宜作平等觀必也翹傑自命請求之氏族外可也。曰子伸直報之誼而以筆舌代誅夷似也。若夫紳冕捐簪於登壟繞綉發難於大澤冥證其果道亦有碑而復重之書識不已過乎。曰吾蓋重有憂也。王欽可運天寵或借長此安窮禍延桑梓炯茲殷鑒聯作前車。

客問

卷一

四

烏知清白之標寧靜之福不自慈驢之子曰救荒無奇子所議儲粟似也。度今世長吏有能行之者乎。曰能行也而莫肯行也。余嘗聞此於一二能吏矣。佯是之而心弗許其弗許者何也。曰爲不必然之備以俟不必然之歲此腐儒作用也。顧余弗不能作時官實非腐儒也以實心實事爲腐儒更治所發曰蠶也。曰寧海之變殺人甚慘而言蠶不必修何也。曰不必更築非不必修也。般人之慘寧自取焉。非塘谷也。修與築孰便當集海上老人習睹。

之衝激處而與言塘不必築耳。食者必謂余害成。余弗任也。曰：子憐才而欲益房考之半以重後場。似也。獨不顧門生之分割乎？曰：子孫猶不可恃。而特門生乎？歐陽文忠不因知貢舉重也。矧所得士又不必二蘇而不必不爲孔英。誠計在國。卹私門。桃李何厝不與同朝共也。曰：子譚藝而薄門戶。對輦上故人而偃偃以黨禍惕也。抑亦有先見耶？曰：黨之不可入也。權之不可附也。稍知自愛者能言。

卷一

五

之而功名熟中旋墮其中不自覺。余第更事久。認題真不幸言而中。豈其能逆睹也？曰：媚祠一案。浙撫首倡重處。而子獨原之。將作俑者不罪而罪效。攀與曰：浙祠之建授指者非撫也。經始者非撫也。而撫適蒞於役竣之日。且額之請。其意更欲爲民請命。情非得已也。若他祠授指皆出自上。則真獻媚耳。效顰之首是真作俑。浙撫顧不當末減耶？曰：崔之附瑞世所共棄。而子故與交。且存其牘。何也？曰：崔余同門同年也。余壬戌下第。無聊特甚。崔有

渥恩焉。牘在乙丑春。迨丙寅而崔始狼籍。去一年所矣。且得罪於朝廷。非得罪於年誼。余最惡夫以炎涼爲詆譽者。曰：然則子言江夏事而復不少假於崔。何也？曰：熊故奇男子。崔卽不敗。亦何得與熊較烈也。且議關國是。余安得以私恩掩公義。曰：楊忠愍與鄴夫同。卹子耻之爲之滌垢似也。若議方先生而寬其六罪。至謂青宮奸人可不問。將沐浴請討。非與？曰：君臣父子誼無軒輊。諸君子討賊存防。自是作春秋意。此議決不可減而。

卷一

六

神廟處分假手風癩以幹旋天性聖慈英斷決非漢唐中主可及。尤臣子所宜將順也。曰：子爲建議者解嘲與？曰：不同。道曰：沈鄒兩先生已矣。子爲江夏訟冤而甘心於穎上。夫穎上之鋒未易犯也。子不虞幕夜之七子。曰：逆瑞礫呈秀誅渠方保首領不暇。何暇殺我。且江夏之冤未白。終是清朝一缺政。余又何敢畏死而不存公案以俟論定乎？曰：子非用虜而虜今且就款。抑何過計也？曰：余非用虜。非效虜也。用虜之議建自壬戌。自壬戌來。費幾百

矣而虜之爲我用者何在。如但以不擾爲用。則自新鄭建議至今垂六十年。原未嘗擾也。以用虜益賞額。而以虜款結用局。恐其事不相蒙也。日子言恢復言賞罰似也。至言理財而欲撤海外之餉。言制科而欲定五百之額。不近於語。惟乎。日子以爲至。惟而吾以爲至。平也。視毛弁爲通奴之弁。則惟視弁爲幕府。命之弁直庸奴耳。視五百爲索米侏儒。則惟視五百爲郡邑扶彫起敝之守令。則凶年穀也。無眉睫而不窮。究竟是烏足與籌天下。

祖

事。日子昔上書救時。而畧逆璫。何也。曰。是時奴氛大惡。舉朝惴惴。惟播遷是懼。若璫焰之張。則自滿太僕削奪。始事在壬戌七月。而余上書在三月。所急在奴未璫也。曰。讀子書。時事岌岌乎殆哉。而金甌宛無恙也。豈謀國者亦未盡非與。曰。此祖宗功德深厚。天默祐之。非謀國者力也。豈有求一經畧當關。舉朝縮納遜避。而國不危者。幸天祐。奴使使之賦翼數年。以需粵西之入。而事始定。脫爾時乘虛直搗。事固未可知也。曰。從來明主首開言。

路。邇日尤觴重焉。而子獨咎言之多何也。至代言路建言。而反欲以無言訓。可謂識時務乎。曰。勢極重而亟矯之。是乃所謂時務也。龍比之世。諫無專官。忠義性植言者。口也。非性也。比年以來。聚訟盈廷。而獻媚者亦盈廷。大較可知矣。刀鋸雷霆固非可嘗試修名好爵。亦人所共惜。躬自恕而苛責人。得無少諍臣氣乎。余議擇人省言。正欲得性忠義者。以重言路。而豈謂言可無也。曰。立言不朽。非異人任。而子以局外之身。管局中之事。昔龍門獻。

策志士不與太學昌言。孤臣飲痛。子未之聞耶。曰。遭時不同。是未可一律論也。子逢平治之世。快澄清之象。擅政者誅。阿黨者僂。以爲天下有道。庶人不議。而獨不睹西戌之際。內構外訌。震驚廟社。卽辰之間。莽伏穴。聞濁亂品流。彼身親目擊者。自非壯耳赴淵。誰獨無情。而堪坐視。余誠危於下位。不得昂首。何眉効兵工。二主政獨不能爲諸關兩。書生耶。且夫龍門挾仁義之猷。干富強之主。太學抗膺滂之標。觸汪黃之候。道非見可。明慚擇木。而。

天

余也幸脫憂危。所遊盛世。輯煨燼之殘楮。附風議。於草澤。裨官野。乘代有存焉。又奚得與數子並論乎。於是客乃掩卷而作。拱揖而前曰。庚子之役。吾聞朝議謂趙子者。其學則辟。其思則苦。迺今而知辟學。苦思。真子定評也。是稿焚可餘。亦可雖然。學士著書。必求玄晏。爲子玄晏者。亦甚難哉。曰。誠難也。吾可自悞。不可悞人。方今

子神聖。爲吾友者。皆清貞端亮之彥。正擬連茹而升。吾不忍其爲吾語。非吾友也。吾又不欲得其語。

卷一

則今日與子商訂之言。是即吾玄晏也。鉅公鴻匠。亦安所重余哉。客既退。遂詮次其說。弁之首。以當自叙。昔崇禎御極之二年。歲在屠維大荒落。其月端其日。肅雪廬主人漫書。



刻雪廬焚餘稿目錄

一卷

序

陸石含制義序

王仲美宦稿序

水田社草序

題周臨如醉茶齋義

題俞君振南游草

題方伯子十三篇

焚餘稿

目錄

自叙唐言二集

自叙庸言三集

自叙庸言五集

自叙麟集

觀風錄序代

過爾韜荒政記序

戴忠甫掌園稿序

何麗充穀音集序

應以聲入宦績草序

贈陳自玉擢令哀城序

諸令史齒錄序

贈陳杲庵長公及第序代

贈喬侯詒齋考績序代

贈總憲陸公擢右轄序代

贈中丞潘公擢少司馬序代

贈大參張公擢總憲序代

贈憲副唐公轉大參序代

撫浙疏稿前序代

焚餘稿

目錄

撫浙疏稿後序代

一卷下

記

寧學重建衙齋記

與公太史論文記

直指龐公永瞻祠記代

安平縣重修城隍廟記代

說

貢劬說為鴻陽母舅

湛虛上人住持說

壽泰逸上人說

仰齋上人爲右覺義說

跋

跋韋太師母貞節編

跋陸氏族譜

跋楊椒山先生年譜

跋先貞人沈氏墓銘

跋庠約

焚餘稿

目錄

跋迂畧

祭文

祭朱太孺人文

奠公友陸完予文

奠公友馮欽仲文

奠公友過爾韜文

奠陸季冲文

奠陸士還文

祭陳虛翁文

奠朱叔至文

祭陳虛翁文代

祭周文 相國文代

約

初約諸士論身教

再約諸士論氣節

三約諸士論文章

二卷

議

焚餘稿

目錄

議方相國中涵

議沈相國銘纘

議鄒大中丞南臯

議張大司馬鳳臯

議熊經畧芝崗

議蒲太僕

議用虜

議東援

三卷

書

擬上救時萬言書

四卷

疏

擬新入臺首疏

擬直訣三病根疏

擬直陳千古第一清議疏

擬清朝公論疏

擬理財大計疏

焚餘稿

目錄

五

擬恢復疏

擬南宮廣額疏

擬摘陳賞罰失平疏

五卷

論

君子先慎乎德

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

聖人喜怒不繫於心

正人君子所深願

六卷

表

擬宋以司馬先知諫院謝表

擬

擬直隸應解內帑稅銀以二分充軍餉一分

賑饑民謝表

擬

上特發帑金十六萬倉粟十二萬差御史一員往

賑山東務令饑民實沾德意謝表

焚餘稿

目錄

六

擬

上諭內閣責成史臣纂修

上旦實錄俱令在館供事刻期告竣謹將先完書

帙恭呈

御覽進表

擬

上御文華殿講讀畢召見部院諸臣諮詢時政

出

御札申戒大小臣工務修實事謝表

七卷

策

清議策

知言策

道術策

士風策

經史策

恤宗策

品學策

焚餘稿

目錄

收人心策

性習策

謚法策

積賢策

納諫策

紀綱策

知人策

名實策

吏治策

八卷

牘

嚴明策

屯鑄策

任人策

兵餉策

文武策

理財策

報陸紉瞻

焚餘稿

目錄

與陸衡如

寄劉一甫

復孫令弘

復陳則梁

報過爾韜

報劉方瀛

與呂巨源

復呂巨源

報開雍師

報陸獻之

與孫令弘

上董思白先生

復劉德嚴

復毛修之

報朱如容父母

寄唐玉屏

再報劉方瀛

復王伯子

復朱如容

報程父母畸人

報施羽王

上劉方瀛

與知非上人

上開雍師

與俞元簡

與陸恒甫

復支寧瑕

報羅孝可父母

復孫令弘

與支越槎

復陸涵谷

公敬陳父母某庵

與郭二南

與李玄同

報劉特倩

復陸獻之

寄周澍西

寄馬具嚴

復俞容自

復趙明南

報馬具嚴

寄劉德嚴

與崔少華

與吳亦臨父母

報蔣澤嘉父母

與薛高塵

復陸恒甫

上顧珠岩父母

復顧叔源

復邢若水

復何參寥

復孫伯愚

復孫令弘

與沈右問

除夕前六韓兒

與陸紀常

報吳亦臨

與馮茂憲

與支寧瑕

與支越槎

上直指呈畧約

與沈伯子論文

上彭天承

與陸衡如

與史孟華

報朱如容

報許同生

報祝惺翁

寄呂白榆

復周六符

與陸幼瞻

報郭丹葵

復祝天孫

復朱少梅

復周開鴻

復陳則梁

與孫令弘

與大社諸士

上謝侯劍緒

復謝侯劍緒

海變上謝侯

再上謝侯

三上謝侯

四上謝侯

五上謝侯

論請賑諸士

九卷

詩

受命篇 有叙

燕山道中苦旱

妙隱山房七詠

征塗悼世二首

白溝弔古二首

蘆溝促發

過金陵

征塗大霧

謁孟廟

焚餘稿

目錄

十一

一百八

蘆溝道上踴驢

董子下帷處二絕

過清源集方伯子齋頭

過細柳營二絕

過三歸臺

輓宗兄瞻岩 有叙

感遼事

贈杲庵陳侯入覲

早起見雪是日雪

征塗感懷

長安望雪三首

歸塗志感

過沛上自嘲

渡黃河

看花二絕

過濟上望太白樓

擬就廣文三絕

贈逆旅主人二絕

焚餘稿

目錄

十二

一百四

哭任同年東海

懷王則古

次文太史屏間韻

制禁有輿二絕

下第辭制舉義

自悼寄懷知己

附

元峯上人像贊

十卷

遺筆

午未紀異

丙寅紀異

速化

媚祠辯

揭竿

英畧

靈犀

杜言路

焚餘稿

目錄

闍魁

燈花

內外異評

擬題

庚戌試

丙辰試

兒女門生

三脫科

闍變

甲子紀異

四局

媚錄

黃山

巨鑪

三案

枚卜

清客宰相

十三

許警修

墨議

會元悞

丁未試

癸丑試

座主

正文體

真文衡

應更

真循熊

真造士

二蔗

嚴師

雙衲

牛夢

橫盜

悲感盜

盜藪

焚餘稿

目錄

綠玉盃

觀潮

群龍

征塗

三術評

醫藥

氏族

修海塘

紛更

真燕能

歸娶

積負

良友

僧尼

亂象

輸情盜

狎盜

逆謀

十四

直報

海嘯

咎徵

堪輿

鬼索食

侍教辯

原宗

教荒

房考
學政

三塗
言路

三塗焚餘稿目錄終

分小稿

目錄

十五

三

雪廬焚餘稿卷一

浙當湖鍾璉叟趙維寰著

叙陸石含稿

余年運而往矣。猶然鷄肋公車。則與一二忘年友。結社譚制舉義。石含則習義家龍象也。吾邑湖山澄澹。獨鍾靈文士。士之執牛耳詞壇者。後先蔚起。其在吾黨。則亟稱曹遠生。遠生文孤清自賞。味湛冽而品獨貴。余心折焉。乃今復心折石含。石含丰格秀挺。不減遠生。至其境會玄到尤能出驚人語。

焚餘稿

卷一

伏千古未啓之肩結。千古不了之案。則遠生莫之先也。往石含讀書欽仲怡齋。欽仲課諸郎。好徧攬名下。二名下士入其社者。什九吾兒。韓亦時往觀焉。每石含一枕成。儕儕讀之。愕眙相顧。疑信幾莫剖。余偶從韓兒案頭拈及。輒狂叫生瑜生亮。余兒時亦嘖嘖。佯若疑者。余詫曰。若寧啞啞者耶。直忌之耳。則兒爲嘖然。蓋其天才凌絕。壓倒元白如此。石含起家儒素。既薦乙卯。能不失其故吾。丙辰報罷歸。輒手一編。匿跡蕭寺。惟問奇者得納屣。間喜

豪飲。酒後耳熱。則以其疏狂。援俗之韻。聊寄之清音。長嘯。今其文具在。以絮囁昔大都鋒鏑微歛。而神愈王。而局愈大。望之龍成五彩。斯其意匠。測幾欲先着吾鞭矣。憶余昨歲南轅。輦上故人。向余祝三。若行矣。必無忘鷄肋。且向五陵場上。分其挾彈之趣。以開而結。輻輳其鮮。裹怒駿之餘。以潤其。毋徒滑滑墨守。作老生譚。庶幾猶有濟乎。余佩其語。願折節石含。石含何以策我。

焚餘稿

卷一

王仲美宦稿

吾年友王仲美。既成進士。則司理嶺南之韶。先是韶歲稔。饑民嘯聚無算。向有司燉敷。有司無以應。則橫行郊市。幾逆類行矣。會仲美至。代當事者。晝不五日。聚粟如山。議賑貸如法。於是潢池之警。譚笑而定之。蓋仲美經濟之概。率類此。甫及期。丁艱。歸居廬三年。時余亦居廬。兩人聲相聞。面不相覩。已酉春。余挾策燕市。則仲美以謁選至。旅舍相去數武。時時過從。因向余譚稅。余笑謂此經生業耳。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子作吏焉。用稅。仲美正色曰。子謂文學政事二物耶。夫能文而不能吏。更爲俗儒。能吏而不能文。爲俗吏。蘇長公。千古人豪。歷仕郡邑。多惠政。立朝復炳炳。朗朗。今按其所爲文。豈盡經生業耶。丈夫伏則獲躍。則龍譚笑。樽前折衝萬里。何物簿書能妨我筆硯。子誤矣。余謝不敏。因索其篋中。得稿若干。大都游刀簿書。從嬉笑怒罵中出之者。余驟讀其言。藹如度溫。如已深味其旨。又往往出文士揣摩之外。非有以抒獨解而勒千秋。弗言也。余因掩卷嘆。

有是哉。有仲美之文。而乃有仲美之經濟。余今而知向者定亂之畧。固仲美平日所素稽於含毫吮墨間者。則是編其全豹。向所睹猶一斑也。仲美今官廬陽矣。廬人士欲睹仲美經濟之概。則惟是編之異日者。天子召而置之左右。侍從海內人士。欲睹仲美經濟之概也。亦惟是編在。余持是編。券仲美。其亦以余言爲券也哉。遂付殺青而弁其

形簡首。

水田社草叙

水田別業者吾友吳越石讀書處也。結廬隴頭青嶂。彌望中列名花異石。鑿池引流以供漱枕。而越石吟唔其際。野外漁歌牧唱。時入而會之。董思白先生過而樂焉。圖其勝於屋壁。爲題白鷺黃鸝之句。而越石世父恒初先生摘句中水田字署之。是名水田。別業余頃遊鄞。暫息溪南蕭寺。越石時過余。譚意氣豪上淋漓。而獨死心舉子業。因迫余結社別業。元兄一再課風聞四方。至者如蟻。越石與

麥餘稿

卷一

五

益劇而文日益奇。久之叢桂薦馨。榮莖垂熟。余悽然授衣之感。將賦歸。越石曰。此勝會也。不可無傳。爰彙社執若干。屬余刪次之。勒行卷是名水田社草。勒既成。余乃屬二三子而申之曰。吾儕今者之謀重水田也。人耶。文耶。如以文操觚。家林立。卽譚天雕龍。疑未足傳水田。其傳之也。必以人。蓋當今學士大夫。猶喜譚道。所至建旗宣鐸。一時名流。影附響集。幾增杏壇而羣喙爭鳴。轉成聚訟。此亦有道者之所憂也。二三子今所臭味。文耳。文直嚆矢。

一第於千秋奚當。役業千秋。猶不保眉睫。矧僅僅計眉睫乎。是宜有進乎文者在。二三子今日以往。子丑春秋之役。轉瞬而是一日。御扶搖。翔寥廓。試問所撫世。能如下筆時。藹乎仁義之言否。所贊同。朝能如下筆時。披肝瀝腸。毫無秘匿否。所報塞知。已能自靖。獻如下筆時。推敵攻苦。必求無憾否。若猶未也。靜言而庸違。直文士耳。文士之於世。如芻靈。然其質之速朽而易傳。雖然亦顧自力何如。道德中有麗。雜卽鹿洞。鸞湖無益支離之門戶。文章

麥餘稿

卷一

六

中有骨幹。彼蘭亭赤壁。猶傳晉宋之風流。余行矣。願二三子勉之。其毋令水田別業。徒藉兩先生品題以重哉。若其文別有評鵲。不具論。

時社中有好標門戶之說者。余是作蓋徵誌。砭云。踰十年而谿南吳伯昌氏遂以誣中奇禍。

周臨如稿

蘇子瞻爲文。行乎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阿堵傳神。半得之文與可之畫竹。當其奮筆直遂。以急追其所見。蓋胸中業有成竹矣。楊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其著書幽入黃泉。高出蒼天。令讀者難句。學者難成。而與不知誰何之人相期於不知誰何之世。曰。後有子雲當知我此。兩家機應不倫。彫質互異。而千秋自命。要歸於各極其致云。乃近世學士。往往宗尚子瞻。家傳戶誦。幾比之菽粟水火。焚餘稿

卷一

而太玄法言諸篇。有白首不一寓目者。卽其知者。亦第什襲藏之。曰。弘壁天球。但當奉爲世寶。而不可以療饑。嗟夫。使子瞻而早知其文。祇爲後人療饑具也。肯一字落人間。耶。士固有寧。瘋性而不食。嗟來者是未易爲。饒夫。饒口道也。吾友周子臨如。一日以坡仙集遺余。而卽出其行稿以示。余讀之。挾輿鈎微。嵌空鑿竅。真有所謂寧。瘋性而不食。嗟來者余心折焉。爲走筆書簡端。以旌其獨往而竊附於桓譚范滂之識。其勿謂余自解嘲也。

題俞君振稿

余十年來。不親時執。間從兒子案上。寓目行卷。竊謂近世所推能文。大約如四五歲兒。嬉戲浪譁。獻態作聲。純用天機。游行。篋不各呈一種靈動生活之趣。當爾時。設有莊士嚴賓。巍然端冕而進。諸兒必駭且怖。號咷去之矣。其狡者甚。或侮詈。隨之顧其靈動處。雖莊士嚴賓。不能不爲莞爾破顏也。才士之售不盡是。而偶其莞爾時。用是售者強半。余以故益遜匿。不敢出二十年前面目。供諸兒駭侮。

焚餘稿

卷一

然於社中諸雋。獨雅與君振譚。君振文在有意無意間。神爽駘宕。裘馬輕肥。人世寒酸。餽飮了不罣其胸次。至湛思淵詣。穆乎深情。則漢官威儀。稽如也。余因適君振家。學肇自其曾王父九湖先生。頃季父元芳復振。永金臺之上。而諸伯仲後先鵲起。霞爛雲蒸。並極一時有斐之盛。蓋齊魯文學。王謝風流。自其門風。無庸異耳。迺君振尤狹小漸棘。翩然仗義而南。大江濤浪。林陵風雨。將無助發其雄英勃鬱之致。且也歲叶壬戌。正九湖先生起家辰。

也。天人遊會實惟此日。是役也。其暨乃祖。乃父。豈立而三乎。異時從天子枝獵長楊。還顧鞭弭之列。老生在焉。幸毋我駭。冊此翁番番故吾阿翁輩人也。



題方伯子十三篇

吾兒韓挾策北雍。從看豪雋之士遊。鮮所心折。獨心折中州方伯子。頃余上公車。問兒得何奇人。則出伯子十三篇授余。余讀之大都才情勃發。而御以名理。饒有沉鬱之致。故其恣宕縱橫。若不可羈縻。而卒不溢於氣。不詭於法。夫以伯子之才之技。政如芙蓉新研。光彩陸離。一見自當辟易。萬里乃兒爲言。伯子數奇大小戰。屢起屢蹶。嗟嗟十三篇。孫子臆足之所爲憤發也。伯子著草稱是將。無有意乎其人。余聞之。虎攫必躡。鷲擊必伏。請姑臧。寬示弱。一日偃旗鼓。直走大梁。藏上將軍樹下。吾爲伯子跂足。嗟矣。爰走筆書之。簡端冷伯子見而益。果其說云。

義食齋

卷一

十一

庸言二集自叙

余昔結社南北。好與人譚。所著千萬餘言。都懸國門。未幾達於議客。曰。言多數窮。固其宜乎。辛壬間。遂以言爲戒。會余病瘍。塵益生。凡硯久之。癸卯。念親老。覬微榮於一命。則裹藥囊北入。遂出清源。謁韋民部主師。主師憐余病。留署中。烹龜捫虱之暇。著文可十首。師銔之。謂余曰。以余視子文。固人飲食之。而鮮知其味也。而或昨爲異。使遇仲尼品題。直是庸言耳。因以庸言名篇。板藏清源署。歲

庚餘稿

卷十

十一

三

晚入都。時公車大會。四方豪士踵至。從余問奇者。戶屢常滿。不得已復強著二十餘首。總之信余言者。與疑余言者。人持半。以余自信益力。不俛作隨世語。故疑也。甲辰下第歸。乙巳日侍母湯藥。已復哭母。念母亡矣。卽博第無益。前言遂棄置絕不理。丙午春暮。兒子韓修棘闈之業。發舊篋視之。見靈魚鰕鰕然。余幾欲燒之。見弗忍。曰。辛壬來海內文章家。人各樹標。唯唯靡靡。罔所宗鏡。夫非向者殷鑒阿父而鼓之狂瀾耶。且夫功令炳如也。非成弘

不以程士。則阿父言具在。有如不終出吾言。以洞釋群疑。而迴之既倒。卽滅名。如滋得罪功。令何余愕然。因畧加刪次。而題其端曰。庸言二集。蓋前刻清源者一集也。集成友人鄭醒生爲余鳩工。殺青如卒業。醒生五陵社中人。

庚餘稿

卷一

十二

九

庸言三集自叙

余自庚子來七年病三年艱兩不上於春官亦不親制舉義或二三門人問業不得已強捉筆年可十數首非余好也好事者索梓之余曰吾向有稿曰質言曰易言曰迷言曰止言言行而獲罪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已復深惟質少文也易無責也迷則岐止則亢是宜有罪向者吾師署余語爲庸言庸平常也庶幾幸無罪與嗣是凡有集不別署名而第分先後爲次第先是癸卯客清源梓初集丙

焚餘稿

卷一

十三

三

題五集

無聲曰此余戊辛間作也憶在戊午余以日漸暮擬揮戈爲結社當湖之濱從二三年少譚制稅自中春歷中秋拈題四十餘秋杪着鞭會余兒韓裘敝長安至則就邸中父子自相商校已未塲前復拈題二十餘合前得文可七十首未幾放榜仍報罷余時自分老矣此歸便須燒却筆硯遂盡收前帙緘廢簾中棄置僧廬去昨歲辛酉余橫榻鼓盆此身竟如孤雲縹緲無所棲泊乃復理征鞍至則主僧出故簾相示余意此物塵三年許定飽蠹魚及發視之宛然無恙也徐推讀一二義似非逐今昔爲新陳者間出一二誰知文之友曰此余近稅友人頗質心推賞竟不辨其爲宿物于是長至後日取一二手評定之凡刪去三之一存其可着與竄其可而未盡可者臘盡卒業合之存四十四附經義一題之曰庸言五集蓋余自壬寅迄辛亥梓庸言凡四辛亥後絕不漏一語入行卷蓋痛恨浮名掩實一病十年惟是物爲祟故將滅其跡覆之

焚餘稿

卷一

十四

三

也。屈指於今又十年往矣。齒且落髮且禿。兩耳作鳴。時隆隆然不聞聲。造物即余忌安所。得聲。聵老人而忌之。則懸之國門。與藏之家塾。當惟吾意所適。更復何嫌何避。必殺勝之爲快乎。若其文之工拙。余弗敢知。姑以俟此番論定。售則拙亦工。不售則二亦拙也。客曰。文有定價。何云云。則余自壬午來。垂四十年。屢起屢蹟。其寄雖黃于人吻也。亦既熟嘗之矣。時辛酉除夕。題於普恩僧舍之西隅。

題麟集

徂冬臘盡。余既卒業五集矣。今壬戌之元旦。余早起。櫛沐。舉案焚香。遙望東南。稽首我先人。禮成爲進。清觴數勺。無所事事。輒捉筆拈一題。既脫稿。置原稿案上。及暮舉燈。取稿就燭焚之。火及投地。且燼矣。忽從地騰。神直上。盤旋頂格。間久之。徐徐下。仍集案上。余笑曰。豈死灰而復然耶。自是日拈一題。或興到。或朋輩傳題索稅。則聞拈二題。盡此月將移近舉。嚴檢之積四十一稅。附經義一。成帙爲卒讀。過大都隨筆寫意。無復深思。亦不復能深思也。無復粉藻。亦不復能粉藻也。憶癸亥迨辛甲子。既週稱六十翁矣。自壬午以儒生試浙闈。六試而還於里。又一試而舉於鄉。辛丑來公車。又凡七上。蓋捐僧此道者四十年。除再丁艱。一挂議。實坐斗室中。踟躕僂僂者。計晝凡三十四夜。凡六十八往返長安道上。計程踰五萬八千里。卽鐵漢。恐精鬼不能無銷亡也。年來聞事。雖亦勉強支持。每延及中宵。孤燈熒熒然。不禁目之眯。而兩耳。

隆隆作雷鳴也。過此乙丑是爲六十三將弄孫眼背。猶虞日不假更能從事轅馬謂五萬八千里未足更益之七千三十四畫六十八宵之僂僂未足更益以六七宵畫乎則是役也。毋論售不售是余舉子業獲麟之日也。因署其端曰麟集時壬戌三月朔旦題於塲前邸舍。

卷一

卷一

觀風錄序

代鹽直指

夫文至今日而變極矣。苟其爲思路所得入才情所得騁。卽鉅之雲物山川。渺之魚虫塵芥。幽之魑嘯魑啼。靡不可羅而致之。以供吾筆端之揮灑。而先民程尺。曾不皇顧。於是當軸者。揣揣抱文勝之憂。議汰議減額而余以爲不必憂也。古太史采風。豈盡貞良忠孝之什。得其意而善用之。濮上桑間。猶得與鹿鳴湛露諸篇。洋洋垂訓千載。而況乎制舉藝一稟之四子六籍。卽奇正不倫。家闢一戶。要

焚餘稿

卷一

十八

歸於抒發性靈。以佐聖賢所未達。決無有滿腔飽誕如所謂桑濮云云者。而又何虞其變乎。且惟變也正足以徵文。心之靈而於以用世。將轉旋維柱之是賴。蓋古來節義勛烈之爛然照耀者。卽不必盡以文名世。而以文名世者。大較不隨波滅沒。則非其文之靈。而心之靈也。夫文虞其變。而心之靈正虞其不變也。余奉命以鹽筴按行東南諸郡。他吏事稍簡。而所得於諸文士獨奢。蓋海內所推人文淵藪。必首三吳兩浙。諸按其地者。列各有專

轄而余得總其全。以故東南竹箭入。余品題者什九。每從簿書之暇。評鴈銓次。久之成帙。大要黜浮靡。返精實。是爲宗旨。而體製音節。則各縱其思路。才情之所極。絕不以已見錮之。何者是。帙故所命。爲觀風錄也。五方不齊。風尚互異。必錮以獨見。諸郡邑之華者。樸者。醇者。鬻者。完且缺者。種種雜揉。夫誰與摹繪其情形。而主之當。寧是非古者采風意。故弗敢也。或曰。延陵季子。觀樂列國。卽能審聲察微。以占其理亂興衰之究竟。第采而奏之。遂足

來會稿

卷一

二十九

竣事乎。余曰。不然。當季子時。周道寢微。列侯擅政。天子徒擁虛器。托空名。故季爲縷析其善敗。以陰收其權於褒刺。今天下車書一統。固中天全盛日。豈一切理亂興衰之故。奚問東南合海內諸郡國。咸不得自主。而一聽之。廟堂之上。則夫察微知著。以神搏掄而幾風動。當自有身。其任者。余又烏乎知之哉。烏乎知之哉。

叙荒政記

荒政記者。過侍御爾韜奉命賑饑東省。旣底績歸而記其所經畧事宜也。夫已見行事矣。焉用文之。曰。天灾流行。何歲幾有。吾輯其已効者。勒在方策。卒遇緩急。按籍而張設之。若挈裘領。安在空文之不復爲實惠。則爾韜以其計安一隅者。計安多方也。爾韜正色危言。名重天下。書成。願執筆而揚厲之者若林。而猥以屬落落故人何也。曰。以存實也。君實立朝三十年。自閭巷兒童。以及四夷朝使。

來會稿

卷一

二十九

以耳熟其名。而推厥原本。第曰誠心自然。天下敬信。爾韜亮直爲質。洞其肝膽。以與世遊。無紆迴。無覆匿。得自然之宗。是惟吾黨知之真。猶憶丙辰春。余赴公車。爾韜方啣命出。過余肅寺。余謂曰。天子東顧。肝食。捐金錢數十萬。歷選廷臣。而特簡任子。子何以不負知遇。爾韜曰。吾無他長。侍有質心耳。彈吾力所能爲。畢吾心所欲盡。成敗利鈍。非吾能逆睹也。嗟嗟。此鞠躬盡瘁之說。荒政告成之大畧也。業已拮据受事。食風曝日者七越月。迨役竣。

歸省。吾黨相持勞苦。則遂遂遜謝弗居。曰。賴天子神聖。凡某所規畫靡不朝上計。夕報可。兩二三執事亦克勦之。不者掣其肘。靡其角。其雖有心何能爲。則又曰。是役也。某若有天幸焉。衆人憚而情諸鑿井穿渠。繁旱之具百不習。則惟有寄命於天。十日不雨立禱耳。吾至濟濟雨。按究青兗青雨按登萊登萊復雨。已更滂沱累日。東人自是懽聲雷動也。可不謂有天幸乎。蓋功成而歸。美同列。歸主上。還以歸天。歆然若不自已出者。聞嘗掩腕時。

焚餘稿

卷一

二十一

事曰。吾輩肯以五分實心爲朝廷用。國是何憂。不定其真。驚勿欺之誠。大較若此。諸荒政籍記中。不具論。余第推本其成功之自。俾當局者。覽是書而得所以求端用力之要焉。若爲爾韜策。究竟尚益懋爾學。速爾養。以庶幾於所謂天下敬信者。方今議論論議門戶分角。幾不幸而處君實之地。消二東之冷氣。易回舉朝之元氣。難積誠感動。以佐天子平明之治。是在爾韜慎念哉。爾韜慎念哉。

焚餘稿序

夫文章與經濟。非二事也。士有經濟而乏文章。其作用必純任揮霍。而不必有鎮靜安閒之致。卽倖微成事。神不足以馭之。再鼓氣靡。必非真經濟矣。然工文章者。亦每乏經濟。當其吮筆含毫。亦既思入重玄。神遊象罔。而竟令經術無當世用。又豈得爲真文章乎。蓋陳同父有言。正正之旗。堂堂之陳。推倒一世智勇。開拓萬古心胸。此非僅僅爲訓詁家道也。余嘗執此計。臨當代名流。或因文章重經

焚餘稿

卷一

二十二

濟。或因經濟重文章。卒未聞奇正迭出。文武互用。二事並堪不朽也者。而乃今見吾戴先生忠甫。憶國家有東事來。不一二年。峻秩殫於主爵。金錢匱於尚方。而且蹙地喪師。無虛日迫乎辛酉。西事突發。夷虜交訌。朝議益搖搖矣。而先生是時起家。未久。官不過郎署。輟投箸起。挺然以身出。參帷幄。冒矢石。親樓櫓。未幾而渠酋就縛。西賊用是磨滅。遂敵奢夷。而全蜀乎。當是時。一紙書雄於十萬甲。斯豈碌碌因人成事者。而未乾息壤之盟。已入中

山之篋嗟乎寬哉然先生怡然意不屑亟釋戎服歸隱西溪肩鋌著書絕不聞片語自白也先生故有繪孟信斯諸編行世余嘗寓目焉然未既其全已讀掌園稿適益知先生所爲鎔今范古而揣摩簡練於松露齋頭者蓋惟用物弘故當兵戈搶攘而神不慄惟儲識遠故歷疑謗餘擊而氣愈恬余嘗謂當代文章首推北地至歷下瑯琊而宗風大變然皆潤色數賁之資非有持危戡亂之畧也故其名往往藉文章以重若忠肅襄毅諸公拮据哉

焚餘稿

卷一

二十三

定烈矣而名山之藏少所概見其散見於殘碑斷簡中者亦往往藉勛名以傳則夫上馬能擊賊下馬能作露布求如所謂傳修期其人豈易言哉或曰平蜀之烈亦先生出隆中一斑耳掌園稿猶未及弁山白樓之什一也將無阿余曰不然嘗鼎必屬厭於珍齊非知味者也丹爐一粒直可鑄黃金於大地噓白骨於青塚彼神仙者豈真物物而彫刻之哉先生學有本原經世出世無之不可脫竟其所施寧乏所謂風雨雲雷交發並至龍蛇虎豹

變現出沒者顧世之能盡其用與不能盡其用正未可必耳孔孟何嘗一日忘天下而時不可知亦第曰可運掌曰指掌今將求所謂運者指者何在卽孔孟立窮矣而又何有於先生然則先生之寓言於掌園也儻亦有但可自信而不得以告人者耶予小子又何阿焉敬書之以持券於當世之用先生者

焚餘稿

卷一

二十四

叙鼓音集

夫詩蓋難言之矣。余讀三百篇不盡莊語。當時思士勞臣。征夫游女。信心矢口出之者。聖人並存以識規勸。而千古尊之爲經。何則。節情理性之教。道在因其自然。無庸雕刻爲也。間攷詩所自始。三百篇猶其近者。按虞典詩言志。歌永言。維時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而臯陶賡之。第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兩聖人者。第取數字稍顛倒之。而堂簾交警之情已躍然言表。至今讀之音調琅琅。焚餘稿 卷一 二十五

擲地猶金聲也。試取三百篇與之。若鹿鳴湛露。諸什似猶費人摸索。然則聖人所爲因其自然者。直因此志矣。吾參寥何侯。以嶺南音上來。今富春余偶從衡枕之役。晤侯於兩堤烟柳間。乍接之無甚異人。已而習而覺其韻度汪洋。真有千頃莫測者。竊心重其品。疑必有所爲發辭而濬發之。未幾手一編以示。則其尊人麗充先生鼓音集也。集可寸許篇什不煩。諸體畧備。一切雕鏤摹刻之巧。屏弗用。而獨以其恬和夷宕者。稟宗於自然。洋洋哉。

真大國之風乎。莊生之說曰。有言者其未始有言。

者也是之謂鼓音。而先生以是名集。夫未始有言之言。言志也。誦先生之言。想見先生之志。因先生之志。以證侯之品。而向所疑擬鬱濬發之者。意在斯與。且也侯治行夙卓。幾與嚴瀨片石爭輝。冀計士民之嬉游化日者。必且家詩書。戶絃誦。昔元微之觀察會稽。遊行入村塾。見所誦皆其詩也。先生之詩。得侯治而益傳。當復如是異時。天子以循良第一下璽書。富春徵侯入對。侯方歌明良。賡喜焚餘稿 卷一 二十六

起而天子嘉先生有子。煌煌綸命。馳寵庭幃。余時卽不敏。請得徵升堂之說。爲先生歌。歌出而介眉壽。則是然也。堪爲持石參云。

題應以聲入宦續草

應以聲以公車業豪於閩以蕭循治最粵右而皆不甚售乃瀟然一瓊於吾浙之錢塘余時亦寄一瓊海昌兩人去不伯里得時時晤對西湖之上余初見以聲貌頤而色頤意其爲時吏也少習之不譚則已譚則略略不住口或握手瞬目佐之亦或狂嘯旁若無人則意爲放士已良久更習其人情味醇以穆韻度玄以澹胸次若晴空湛宇超曠開朗於時吏深恭紆峻諸餽餉絕去不纖着則余乃

卷一

卷一

二十七

大臭味而快交之交既暱得盡讀其入宦諸草大較皆公餘游覽興會劇時所作蓋余好誦古詩而不能工且勿論詩而與論所名入宦者夫宦塵海也畏塗也詩非得趣不工塵與畏何趣之生而自以聲入之若臨清冷若游極樂長吟短詠一草續草反若藉是以勃發其趣而盡取其塵者滌之畏者夷之何也噫嘻自非氣凌一世識駕千古貌王侯而芥鍾鼎者夫孰能窺其際乎夫峯烟谷響柳浪松濤游女冶童樵謳漁唱皆詩壇鼓吹也西湖

饒有其具而以聲饒有其趣就令以聲一瓊老澹上奚囊中物視彼跨鶴纏腰者所得孰多亦何必云牢騷感憤而託之乎不平之鳴也哉且持是往亦安在金馬門不可置東方生也者雖然以聲卽不全馬門自有武夷堪老幸留西湖還我

卷一

卷一

二十八

贈陳自玉擢令褒城

高皇帝敦尚儒術一時名世大半起自明經宣正以還選用資格限士矣迨乎今日士非藉金閨者不得躋九列踐台階孝廉膺仕刺史郡丞更進之閒曹郎止耳稍晉藩臬歷臺班則世共驚之比于河清兩粟而明經更無論也明經秩縣令百不得一矣於是側儻奇士偶窘於風簷之尺幅則終其身曳裾王門以老蓋資格之困人如此雖然若上陳自玉司訓海昌期月而教行三年而化洽暨余

焚餘稿

卷一

二十九

受事之明年則自玉以棄令擢矣夫非明經也與哉何百不得一者而自玉取之若寄是未可謂資格能限士也蓋余嘗謂廣文一局官卑而道尊入定局者識器不患不稱膏而患不廣大禮數不患不拘謹而患不舒亢圭稜不患不渾穆而患不矜嚴自玉立教之指余勿深論第微窺其作用大要以廣大破其褊膏而一切禮數圭稜每緣時勢而酌調之間嚮遊意風雅或輩同調課騷壇吟社之業或偕老衲聽楞嚴法華之解會其典劇輒出名

釀列奇珍佳果集賓朋而樂之此其韻致真有油油自得而洒脫塵瑤之外者從來一片今壇自自玉席之已不啻瓊瑜之溫孤貉之厚而何物廣文尚能困之哉余聞之褒故秦蜀間孔道也其地多名遊古蹟而以自玉令其地必且尋遺烈於赤松訪忠猷於諸葛弔子真於箕山谷口揣摩典起之餘竊意其治必不爲寒霜爲春雨必不爲驚擊爲鸞鳴也浸假循良報最天子下璽書旌之卽當事者束於格未能遽復國初曠典而有奇情者

焚餘稿

卷一

三十

必有奇邁天不能以廣文限自玉適能限自玉以一令哉儻時二三子進而請曰善乎先生之言有當吾陳先生也抑陳先生之行也吾黨眷眷然交醺金而歌折柳乃先生於吾黨殊落落也將弗爲異日地與余曰不然道不同亦各行其志也自玉道在廣大而余道在亢嚴廣大所以得衆也亢嚴所以聯物也夫士業聯於物而猶逐世格之營營者無之余之不能爲自玉也無俟異日決也余終之愧自玉負吾二三子矣

古今史齒籍序

上御極之辛丑郡邑掾以文無害通籍銓部無笑其得微冠帶榮施梓里者僅百十人此百十人者生殊方飲食語言殊適也既同籍則相與道家世書名書里申兄弟之誼言歸於好蓋彬彬學士先生之風焉余聞而異之乃進二三錚錚者揖而與言曰若輩生平講求律也而今尚齒則嫻於禮夫亦知禮之通於律乎伯仲厲行規趨矩步兄弟之禮也堂陞森嚴承指奉法大廷式其令幽獨盟其

榮餘稿

卷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之用敵而律之用乘之其又何以齒士論而長此冠冕然吾有以知百十人者必不然蓋吾不能必之百十人而能必之二三子夫二三子固皆江南北名胄最盛者家世甲第如林其次亦不乏雍雍都雅譚說詩書之彥彼被服於家學久直用禮成而以不律敗必不其然夫國初取士非一塗其起家掾史而致八座肩相摩也即晚近資格稍峻然負材特達者資格亦不能限之間躋卿貳否亦不失爲銅墨長二三子儻其母忘家學服官政而不

榮餘稿

卷一

三十二

三十二

以不律敗異時監司上最太史且說冊書之曰夫夫也故不樂以掾史自雄雅慕學士先生之風焉則有向者之齒籍在則是籍也不乃爲功載券耶於是二三子歎然徧告其曹偶曰吾今而知汲內史之詰張湯者果慙也因次其說爲叙

賀陳杲菴長公及第 代施羽王

歲已未。郡邑吏當待計天官。士當計偕。於是吾邑父母杲菴陳公。攜其長公集生。聯轡北上。蓋先是乙卯。長公年十九。則已魁東粵賢書矣。公嘗手課。執示余。讀其文。想見其人。真天下士也。頃提南宮。奏名稍壓。余竊心訝。未幾對臨軒。天子特簡賜第三人及第。於都哉。世不乏科名。能如公家項背相望。後先輝映。纍纍而若若者乎。卽世其科名。能如公父子兩建旗鼓。並登大將之壇者乎。卽間有焚餘稿

卷一

三十三

三十三

焚餘稿

卷一

三十四

喜以懼而長公丰骨凝峻。自其天挺。直矯矯凌絕雲霄之上。則我公父子所自處。咸已先踞第一流。而尚能用區區科名。測其涯量乎。余故知公之能爲忠獻也。以第卽不第。當不失明允集生之能爲端明也。以第卽不第。寧詎不得南軒造物報人。不於其人而於其人之天。有如公父子而直用榮名。頌不猶較成敗於英雄。而天所篤清白吏。乃僅僅如兒童婦女所艷慕也耶。余時甫任留雍。湖士有重趺索言爲公贈者。余卽次其語授之。二三子歸。

焚餘稿

卷一

三十四

三十四

看湖篆海鹽喬侯報滿叙代過侍御

庚戌春。上既俞銓臣言留觀今之當遷者。待次闕下。於是當湖無真令者。再閱歲。後先攝篆。若傳舍然。守臣謂鹽官治有餘。其以什之三治當湖。於是侯署湖。乘傳朝暮返。始至盡發諸舞文者狀。案牘一清。奸宄股慄。甫畢月而受代者至。侯謝去。一時湖民善者思之。若失怙恃。其不善者猶憾其去之不速也。會侯以鹽官三載當報政。湖人士思侯者。懽呼境上。謁天子璽書旦暮下。三旬猶爾。三

焚餘稿

卷一

三十五

三十四

載云乎哉。侯之蒞湖。不煖席。諸所興革。未盡見。獨其以湖治湖。而中湖人所最急者。莫若討諸蠹。較而清其源。先是邑無真令。猾胥乘間。幾舉帑藏空之。其籍使無從詰治。侯至。嚴核實。洞若觀火。而戍其魁。於是猾胥始知有侵公帑之法。先是一二巨豪。表裡猾。居海塘為奇貨。歲議築塘。糜帑金鉅萬。侯至。為首事者。輸城旦而役報罷。於是里豪始一嘗。攬築塘之害。先是邑西有漢塘。諸圩亦乘間議修。蓋仿海塘故知。覬乾沒千三百金許。侯

以費小。倖置不問。而第實課諸木石。立董其成。於是乾沒不得行。而行道者遂實享修漢塘之利。凡此三大政。皆侯之以湖治湖。寧任受怨。以與湖民更始。而中湖所最急者。其他諸蠹。政莫備於鹽官。鹽官人言之宜詳。可勿贅也。國家分土分民。屬在編戶。法不得輕去其鄉。擇主而事。乃吾郡諸邑。年未實成。海上者趾相錯。若虞。丙然。噫。嘻。民之歸仁也。如水就下。此豈功令約結然哉。大都侯治不廢法。第不純任法。惟一意勤民。而一切張設。絕不關

焚餘稿

卷一

三十六

三十七

左右諸旁竇。故法行而民被實惠如此。今侯既課最。非久入為威重臣。行以其餘沐潤及湖海。余承乏柱下。即無文。不能不詮次其概。為異日者傳。第吏地亦惟是湖人言湖云爾。

贈總憲陸公擢東粵右伯代學憲

今總浙憲而爲吾黨二三寅寮所受成者。曰陸公。衷虛憲績既懋。天子擢爲東粵伯。轄其右。頻行吾黨式公型。范夫弗忍去。則屬余言爲贈。余與公第同籍。官同局。趣同調。弗得辭也。雖然。凡爲贈言者。多頌述功德。不則寫結契之感情。祝方來之景耀。如是已矣。此其說近諛而無當贈。古者贈人以言。用代金璧。則請毋以諛而以商。蓋余聞之。臬憲體任稽核。而藩伯體任渾惇。夫稽核渾惇。以言乎

廣餘稿

卷一

三十二

治也。其所以稽核渾惇者人也。治異人寧異乎。官有方人。無方操。無方之具。而規規有方之用。此其人可知。夫謂臬主法。藩主賦。法主肅。賦主恬。此皆墜儒邊見。非通論也。其馭蒞猶是黔首也。其晉接猶是士大夫也。其操縱而提挈。猶是六曹案牘也。待治者不異。治人不異。而謂治體必異。吾不解也。一意精核。漸或苛繳。鏤急而元氣培。不可以爲浙。猶不可以爲粵也。一意渾惇。漸或弛縱。情窳而神氣餒。不可以爲粵。猶不可以爲浙也。善治者要在

緣時與地而酌調之。夫粵之地。非浙地也。環海外

而梯航者。半挾其小幾。文貝以市。重於我。稍不望腹旋生心焉。是未可以浙治也。且今之粵。又非昔粵也。採辦之使日出。而幕府軍興。徵發旁午。名爲樂土。周耗已劇。是又未可以昔治也。夫不可以昔治。利用休養。而不可浙治。又利用檢嚴。則又安見藩伯之體之專任渾惇乎。或曰。公右轄也。不事事。直玄嘿坐鎮耳。是又不然。士業有志。用世。卽身伏蓬累。猶蒿日時艱。矧夫方岳而期共濟

廣餘稿

卷一

三十三

者。其不可侵。直是會計出納之瑣項。非所論於經國鉅猷也。且國家官制。自岳伯而上。九列八座。彈括頤之。當今阿柄獨持。惟辟作福。脫一日膺特簡。將分更分漏。擇事而理。如疆畔之不得越也耶。蓋余嘗讀公刺言。知公穆然有憂世之思焉。其託志邇。其寓情遠。此其人可知。是可與商天下事。又奚僅僅籌量浙粵。是二三寅寮。咸進相揖曰。善乎子之言。足矣。爰次其說爲贈。

賀中丞潘公晉南少司馬代姚大司空

國制之有本兵古司馬職也。周官之說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蓋其任之重如此。是惟淵然其識。巍然其度。量足包天下。而力足衡九鼎者。始克勝任而愉快焉。我石翁潘公。以撫浙浙靖。擢貳留樞。人謂。天子知公。且大用公。而姑試之留樞。以習其韜鈴。而練其方畧。余謂不然。夫留樞之任。正以大用公。而云姑試耶。今天下根本重地。無踰神京。孰操神京命脈。而爲本之本者。非東南半壁。與東南安則神京安。神京安而天下與俱安。此不待智者而知也。異時醜奴跋扈。烽火幾達甘泉。而老成坐鎮。策其無虞。亦惟是東南灌輸足養天下之全力。以實其腹。而固吾圉。迨二東蠢動。直云壓耳。杞漆隱憂。頗不減自山木葉。何者。懼東南百萬不入於太倉。而神京立槁也。留都於東南。實據要衝。西引江閩楚粵。而北控齊魯宋衛。一旦咽喉有急。南樞持其重。而少司馬簡三吳精銳。浮淮泗。歷彭城。而扼一皖。如魚遊釜中。何能爲者。故議根本

焚餘稿

卷一

三十九

姚三

大計莫大留都。而議樞機大任。政莫大於留樞也。

然則。天子何以知公之克勝其任乎。蓋公在臺中久。諸所建白。皆堂堂正正。一切細瑣。豁刻。翹人過以博峭直名者。意殊弗屑。嘗忤柄臣矣。柄臣擠之。公怡然引退。無幾微見色也。迨起田間。踐功服。他人處此。必譏謔多所辯說。而公直置之。今其撫浙。不艷可喜之功。不矜非常之原。惟是正色以貞百度。而海無怒波。江無沸濤。山澤無憑嘯。及還叩之公。而公不知也。則樸誠所以徹帝座也。蓋余聞之韓忠獻公。臨事不見喜愠。通達比姚崇。而厚重比周勃。范文正公。內剛外和。泛愛樂養。所至有恩。二公用是皆爲樞機。爲名執政。然以比於公。名實畧同。而所遭時與地。公似較難。所幹旋。補救心尤苦。是未易爲拘拘者道矣。武侯有言。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公之識度淵凝。量宏而力鉅。得之此兩言居多。余方持是以券公於秉大政。宅伯揆。則是行也。在公卽以爲姑試可。請書吾言質公。公得無意乎。

焚餘稿

卷一

四十

三

賀寧字張公總蜀憲代

上御極之丁卯夏。寧字張公以守西浙治最。天子嘉之。擢總全蜀憲。頒行二三寅察。乞贈言於余。余惟公向者。浮沉郎署郡邑間。有才不盡展。今一旦膺特簡。總西南半壁。而持其憲。將仗鉞一方。伸威萬里。惟公是倚。天下事不籌之平日。而能卒辦臨時者。無之。則請與公籌蜀事。夫天下非能常無事也。一喜事者。恣睢其間。而清寧世界。漸脊脊多事矣。然又非必真有事也。一擔事者。從容鎮壓。審

使餘稿

卷一

四二一

三三九

機按節而善調之。則紛囂世界。亦復可以旋定。往者東西多故。小醜生心。有戕殺令長。而歷宵肝憂者。正在余若雪之區。公建節地也。當是時。輦上諸君。望西吳為畏塗。莫敢窺左足。而公獨叱馭前。諸所張設。競綠如吐。恰適其宜。而要歸於鎮靜。卒令震澤波恬。羊腸峻辟。斯豈非所謂擔事而事定者耶。顧余念之。勢固有可以無事行者。有不得以無事行者。公今按蜀矣。今之蜀。非昔文翁之蜀也。自播蘭踵發大難。其民習為姦慝。以乘隙而煽之。

使餘稿

卷一

四二二

三三九

異時重慶之厄。賊眾不滿數千。大半皆山谷間無賴子。嚮導而挑構之。今渠酋雖殄。而伏莽之戎。豈無易種。且也水西未靖。黔事方殷。蜀在輔車。一切徵發調遣。肩猶未息。則全蜀安危之數。政未易測也。廟堂治尚綜覈。杞梁隱憂。謂宜綏以寬大。而公處枹檠之地。且憲臣矣。憲體詘寬大。崇慈飭其不得一意休養。而無所事事。明甚。公將以何治治耶。然吾有以知公必能。蓋公自起家來。數歷中外。有日宰劇邑劇邑治。主錢穀錢穀治。典三禮三禮治。且以世所望為畏塗者。公蒞其地。批卻導窳。直譁笑而麾之。則所謂審機按節而調其適。固無足為公道也。蓋聞公家乘崖子之知。益也。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功不言己能。至今傳其下焉。嗚呼。一事當危疑震懼之衝。而不怖不擾。有籌之若素熟。而行之若無事者。公今所蒞。即乘崖舊治。循家法以幹國事。西南半壁。行於公倚重焉。余且持是說。為石券。公其懋哉。

贈憲副遠翁唐公晉大參叙代

夫作吏難。作吏於今日尤難。作廉執吏於今日尤難之難。我廉矣。列方者旁起而咏之。曰。烏用是。噉噉爲。久之。果噉噉我也。而還以自垢。則廉吏何可爲也。我執矣。調停者旁起而咏之。曰。烏用是。子子爲。久之。果子子我也。而還以自錮。則執吏何可爲也。雖然。廉不可執。不可將。遂浮湛於廉不廉。執不執之間。而與世波靡乎。是又不然。衡品者。卽不必得真。而遇真品亦自難。槩抹。豎品者。患不必真耳。

焚餘稿

卷一

四十三

三

誠真亦無虞。不可自豎。如我遠翁唐公。自起家來。再典劇邑。三典劇郡。向猶分司錢穀。而今且總全浙賦。姑臧之脂。何處不可潤。因地之果。何處不可種。而公故所在。必以廉執著也。庭有懸魚。而懸相之齋。可羅雀。其在他郡邑。猶吾郡。其治全賦。猶其治偏賦也。無他。惟真可大。惟真可久。久則徵。徵故能勸。蓋余嘗問之。更老。更老曰。吾無以知公。知公不妄。錢不徇情。如是而已。問之士大夫。士大夫曰。大夫堅忍而獨行。不可干以私也。已問之同官及

當道。則又皆曰。大夫剛而塞。強而義。硜硜然。悶悶

然。不必與人同。不必與人異。信心直詣。以成其是者也。而於是。天子聞之。割三吳要地而屬之守。若曰。夫夫其清淨足福窮簷。其威望足懾伏莽。是能爲國家鎮疆場。固封圉者。夫然則其效已睹。亦安在廉執吏之不可爲哉。蓋聞公嘗有言。吾輩任事。若不認真。認真卽事當極敝。亦必有所補救。嗟夫。斯言也是。公所爲一意獨往。而以真品自豎者。耶。抑有疑焉。生平今之世。而譚認真。亦未易言矣。

焚餘稿

卷一

四十四

三

苗莠之辨。非不了於中。而性命之憂。忽復焚其慮。夫有濁天下於不真。不似之域。而驅天下於倏倏。倏似之塗者。自非持之以定議。堅之以定力。而脫然置其身於成敗利鈍之外。恐岐泣素悲。中心搖搖。而無所終泊。正未有極也。憶昔乙未之役。公亦稍稍以真被戕矣。而以余觀於公。朝宗之性。百折不回。有斷斷不以彼易此者。然則公非真廉執吏也。抑亦純臣也。哉。抑亦純臣也。哉。

撫浙疏稿前代藩伯

撫浙疏者。大中丞石翁潘公。所條上浙事於廟堂者也。疏以撫浙名云何。公跋歷中外久。諸封事。纔纔洋洋。副在史局。而茲其在浙言浙者也。夫已見行事矣。焉用文之。議關軍國重計。卽一時一方事。足鑄海內。而印千秋。則焚諫草者。辭其名。而藏名山者。存其實。義固各有當也。蓋余展卷三復。而竊窺公經世之概焉。天下事爲之以有爲。不若爲之以不爲。有爲爲者。曲士小夫。皆得呈其敏辯。揮霍

焚餘稿

卷一

四十五

三百九

以見長。而積不厚。則負大也無力。若夫不爲。非木偶無爲也。審幾於獨。而觀變於陰。不必有所烜赫震耀。以矜非常之原。而鉅力深心。已妙其用於寂出寂入之際。是未易涯涘測。而尋常絮矣。方今主聖時清。阿柄在御。中外臣工。惟嚮慕奉職無狀。是懼而欲矜其小材小察。以翹然自喜。是猶燦燭火抗日月之光。決行潦爭江河之潤。夫亦必不得之數也。且夫今之浙。而亦何庸有事爲者。都繁麗之名。仍凋敝之實。老成憂國。第得爲吾民請。且夕

命。卽糜頂踵。捐膚髮。詎有愛焉。而公以沉寢之識。函蓋之度。密運其補救於紆迴嶮巇之塗。凡所條畫。謀不必已。出斷於集思。道不必摹古。斷於便俗。功不必速成。而名不必自立。要於俟百世。而信獨知。蓋公固無樂乎有言。而言或迫於不得已。夫惟不得已。而言故雖有時。乎若言所不必言。與不忍言。而公自有神定於言前。意得於言外。者是殆難爲耳。食道也。憶昔公在中臺。嘗操其獨以破天下之同。挾其漸以渙天下之群。斯其膽力。亦何難墮

焚餘稿

卷一

四十六

三百九

狂瀾於既倒。而致其當年建白。亦惟是訥訥然。非宗社生靈係命。弗以煩補贖。則公所素樹。亦明乎以重不在言者。揭示之天下。萬世矣。固知撫浙疏未足盡公疏。卽盡公疏。而寧詎足盡公也者。今天子知公。下璽書徵公。入參樞務。蓋浙於東南。猶一隅。而且挈半壁東南。全倚公爲長城。公故不重言。而用公者。亦不專在言。將懸太常而勒鼎鍾。必有進乎撫浙者在。要以嘗大官于寸爵。酌滄溟於一滴。則是編亦烏可少哉。

叙撫浙疏稿後 代總憲

某不敏承乏浙臬得以臬事受成於大中丞石翁潘公甫浹月而公奉天子新命入參留樞頻行發其所條上浙事疏如干首謀付劇氏而屬余言未簡余惟事公晚弗克長其字下爲悒悒則得公片言祗服師訓余誼也敢辭固陋蓋余受稿卒讀而竊有概乎公之深心也從古任天下者言其所得言則言出而功成而天下信之言其所不得不言而或不得言則言出而功不必成而天下疑之

樊餘稿

卷一

四十七

非言之有異得言與不得言異也余讀公諸疏如所謂飭吏治詰戎兵固封守程流品諸要務言不煩補牘而聽若轉圜朝奏計夕報可斯豈非所謂言出而功成昭昭乎共信之天下者耶然皆填撫一方者所常有事公特於中慎綜覈課名實之爲兢兢奉職循理樓牘事事非有所徘徊而却顧也則公之深心不在焉計公所殫精瘁神寓劬勩於將順策彌縫於巷遇者獨停止探造二疏耳乃公能言之而不能必言之行公亦知言之不必行而

公固不得不言也夫以不得不言言而卒不能必

言之行公之心用是苦矣雖然言行而功成而浙民食其德即言不必行而其必行者自在浙之民猶之乎食公德也何也言搜括言捐助皆非公所忍言也言其所不忍言總以覬倖於不得不言者之一售迨倖必不可覬而徒抱其焦然鬱然者以對于浙民對于天下公且奈之何哉則是編具在讀其言想見公深心于言表公之所以信天下與天下所以信公者若揭日月亦安在浙民之不食

樊餘稿

卷一

四十八

公德也猶憶神廟時公諸所建自明目張膽迨無干澤之類退無羸藩之忌即其說不盡行而一腔精白皎皎乎直可盟鬼神而勒金石斯豈其有所囁嚅畜縮者嗟乎公何如人肯以成敗利鈍轉徙於波盪之衝者哉題之曰撫浙疏稿意公在中臺則有中臺稿在巡方則有巡方稿而茲獨其在撫浙時者亦全豹之一斑也讀是編者攷鏡於斯其庶有以窺公之全云

雪廬焚餘稿卷一下

浙當湖鈍吏趙維寔著

重建衙齋記

寧學之教諭齋。舊在明倫堂西。方幅畝許。爲屋三層。層三間。旁有側披。以補其簷。外幾不容武。室中黢黯。處室者如處井底。云且不知建自何年。余以天啟乙丑抵寧。則敗堵頽垣。中外相望洞如矣。視其樑柱。朽者半。蠹者半。每風雨至。左堂右殿。若張兩腋。護之以是。得不傾。然不傾於飄搖。不能不傾。

焚餘稿

卷一下

又四十七

於蠹朽。其積漸也。余怵然省曰。吾道之窮至是乎。朝不食。夕不食。而爲此。免死仕也不死於饑餓。乃死巖墻耶。戒行李勿入。徘徊東北。顧借經閣之下樓焉。蓋余自辛酉鼓盆。隨行惟一。二諸孫暨蒼頭四五輩。原無所須。曲房邃室也。顧閣最高爽。其上入牕玲瓏。以望海觀濤奇覽。而集風雨亦奇惡。丙寅秋孟之朔。狂飈猝發。剝牕紙盡。水從閣上淋漓直下。臥榻欲浮。傳言龍戰。岌岌乎殆哉。不勝性命之憂矣。余自是乃屢徹桑之慮。還就衙齋。謀葺撤

焚餘稿

卷一下

又四十七

其舊而新之。或謂余曰。修緝學舍。有司事也。何自苦。余曰。不然。今天下事大半廢。於諉卸。余竊鄙之。當事者。方以非身履其地也。故秦越視而余又誰諉乎。則又曰。緝舊易耳。圖新難。子祿入幾何。能堪此。余曰。凡今仕塗之蹙額。官貧者。皆欺人也。余祿誠微。佐以羔雉。爲子孫。花田舍。則不足爲戶牖計。網繆。則有餘矣。或又曰。子非家於是。而安用是長慮爲。余曰。入生在處。遂廬誰爲我家者。必以我家也。營之非我家也。置之子能必愛臺榭宇之不爲。其舊而新之。或謂余曰。修緝學舍。有司事也。何自苦。余曰。不然。今天下事大半廢。於諉卸。余竊鄙之。當事者。方以非身履其地也。故秦越視而余又誰諉乎。則又曰。緝舊易耳。圖新難。子祿入幾何。能堪此。余曰。凡今仕塗之蹙額。官貧者。皆欺人也。余祿誠微。佐以羔雉。爲子孫。花田舍。則不足爲戶牖計。網繆。則有餘矣。或又曰。子非家於是。而安用是長慮爲。余曰。入生在處。遂廬誰爲我家者。必以我家也。營之非我家也。置之子能必愛臺榭宇之不爲。

以居僮僕。記門徑則最前爲牆門。門外有照牆。牆之前後有甬路。皆砌以磚。避泥淖也。記屋壁。內壁編竹塗壁而粉白。其外壁則盡用並方磚夾砌之。牆址盡實以石。懼易圯也。記外護則自後一層以及前兩層之三圍。皆累土築牆。牆必斷椽覆以瓦。懼易墮也。記簷前天井。凡三縱三丈或二丈一丈。橫數如其間數。夏可以納涼。冬可以就日。其在余書室前者。結竹屏。隱之。間植薔薇木香以蔽外。修竹數竿以藉蔭。而猶有餘地。可埽雜卉。則余有意

卷一下

卷六

三十八

未竟也。記榜額講堂則題曰嚴尊門。則題曰桃李勿忘其所有事也。總記工費。百金有奇。先是總憲陸公襄虛檄縣助工貳拾金。而謝侯劍緒亦割贖緩叁拾金餘爲助。凡官錢之給自縣者。屬局大使鄒某司出納。而余所自補。別有籍。要卽以寧土所入用之。寧庠非有損於余也。嘗在丙寅冬仲陽生之旦。當湖鈍叟趙維寔記。

與公太史論文記

癸卯冬。余備計吏北人。幣同年公子周庭於長安邸舍。時余病苦矣。體癰瘡若柴立然。公子諷言曰。是不可以已乎。余應曰。家有老母。傷哉。貧敢謝病。公因與余譚枕。余渾津緩頰。氣色飛動。神不覺王也。公因索余近業讀之。讀旣謂余曰。若文體製骨力。一似瘡子制舉義。而神情愈玄湛。姿態愈收歛。和平澹宕。都渾灑之精焉。雖然。子誤矣。辛壬來。文章家動以子爲鑒。諸所操以應世者。靡不侈霞華而競雲錦。其次亦必務爲辨博。寸楮千言。而于墨守獨見。還送於樛。卽道彌近於達世。不彌遠。耶余曰。不然。文有運有體。運之所漸。士必趨之。而不能轉體。體之所持。能轉士趨。而併能定運。若之所言。進也。余之所持體也。且夫扼龍門之險。而當瀚海之衝者。夫非嶄然一巨石耶。而昌黎氏非文士與。公子曰。然。奈親老何。余默無以應。尋下第歸。歸而母病矣。乙巳。遂抱大戚。公子聞而弔余。別遺書解。余余時怨艾痛切。幾不能有其生。第報曰。吾向者

卷一

卷九

三十八

不愧爲親誼。猶異倖於天。而今者實負吾母。萬無所逃死。卽不死。第亦何益。遇不遇。尚曷足置念。惟是吾師之尺牘。吾君之功。今具在。吾無所岐。吾趨矣。公子得余札。讀而壯之。因屬余次前後說爲之記。蓋公子之說曰。昔有問文叙于柳洲先生者。先生曰。吾視其人。不爲流俗所煽動。迺以示之。則無聲之謂與。余謝不敏。

永瞻祠碑記 代治水使者

永瞻祠。祠故浙直指龐公。爲識不忘於沒世者也。公祠幾徧天下。而浙尤多。浙之抗尤多。其初在郡東郭者。曰永惠。在西湖者。曰永賴。兩祠咸據勝地。役易舉。而永瞻則僻在臯亭之陽。衣錦橋之隅。環橋錯處者。盡耕農蠶婦。非有士大夫爲之推輓揚詡也。而祠之成。成於不日。則何也。且公按浙在世宗朝。去今踰一甲子矣。而浙人思公如新。其思公者。又非必當年親被公澤之人。大半其人之子若孫耳。則余重訝之。爲屬里父老。訊公所爲德於浙狀。若抑豪強。警貪暴。剔奸蠹。勵風節。諸懿美更僕未易數。而最宏鉅者。則莫若條鞭一法。夫條鞭之法。之行於今。概海內郡邑矣。其法勒在國書。行與周官井田並不朽。故海內祠公所在而是。而其議實始自浙。浙人被公德。爲獨先且渥。則其思公而尸祝之。窮鄉僻壤。孫子子。罔有攸斂。厥惟舊哉。或曰。昔錢氏之起臨安也。改其故所居曰衣錦鄉。升其管曰衣錦城。又曰衣錦軍。名其山曰衣錦。

山而公今祠旁之橋亦曰衣錦將無與錢比烈與
余曰不然錢氏世事僭侈橫歛於民無制迨做之
世益多求珍玩以媚宋宋悅其能順命也故祠之
而額曰表忠蓋上意非民情也公以均役蘇積敝
起瘡痍而祗席之垂百世利民食其德而公迺食
其報正與錢氏事相反奈何以橋名衣錦故謬相
比擬哉公名某起家進士歷某官東粵之南海人
而是役則始自某年月訖於某年月門庭堂廡若
千楹費木石工料凡若干而董其事者爲義民某
交餘稿 卷一 五十二

某余時適以治水蒞茲土高山仰止爰樂記其事
云

安平縣重修城隍廟碑記 代同年

吾邑士民有重修城隍廟之役始自天啓壬戌落
成於乙丑當事者謀勒石傳之而屬余記夫記而
第次其工役幾何貲費幾何按籍書之一掾史事
耳亦奚事余余惟邑之有城隍神其重比社稷雖
端人亮士斤斤幻怪是黜而不敢以加於神國家
功令一切梵刹玄宮皆得目爲淫祀議廢議毀而
獨於神則自京都迨窮壤奉之靡敢弗飭每郡邑
長吏至必先盟於神而後敢入牲牲束帛必以時

交餘稿 卷一

五十二

告虔而罔敢懈何者惟神之靈能燭幽微而弭患
害其造福大故食報宜隆也雖然夫亦有土偶焉
木僵焉而徒徵功令以叨竊其崇奉者然則神靈
之顯赫而洋洋也者顧反不得與木僵土偶之儔
並食報耶蓋吾安平之有城隍神也與他邑同而
神之爲德我安平也與他邑異余聞諸父老邑有
水旱神之調燮而幹旋之也若響邑有疾疫神之
呵護而生全之也若響每歲之某月日相傳謂神
誕降之吉卽深岩幽谷白叟黃童相與竭蹶而膜

拜者。若蟻聚然。夫洋洋如在。神實陰陽而默鼓之。則今茲士民其舉百年廟貌而一朝新之也。正合祀典有功則祀之旨。非苟而已也。然抑有說焉。神之職司大較與邑大夫等。邑大夫尸其明而神以幽贊。邑大夫明威有所弗逮。神得從玄冥中操三尺匡其後而神之沒沒焉。上偶木偶者。邑大夫廢且威。聞亦得奉職守而問之。則神雖欲偃然。叨竊乎而亦不可得。是神與邑大夫固交相與以有成也。且也邑大夫之盟而入也。慮無不日惟爾有神。變餘稿 卷一 五十一

尚克相予。其受事也。慮無不萃通。邑之精誠以媚於神。則神之格斯必有所爲。邑大夫先者矣。久安得代爲人之言曰。國將興。聽於人也。哉。是役也。計輪與則目實。更迄門坊內外。凡若干楹。計役凡若干工。計費縹錢凡若干萬。計捐助凡若干衆。而其慕爲之首。勞動實倍於法得備書。

貢劬說爲鴻陽母舅

世有負之負。不負之不負。其說易解也。索之然諾。施受間足辨耳。乃有負之不必負。不必負實負者。則其際與天無極。非可涯量測而氣力竟。昔人言不負者。口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夫不負天子。亦學中一事耳。人固有天。千不負而於學仍負者。且君親等倫。何不曰下不負二親。而第學云學云。豈非以學者忠孝之總。此中浩博難殫。微暖難斷。藏針芥於洪洞寥廓之宇。猶得少容吾掩護哉。嗟乎。嗟乎。至以學代親。而古人於負不負之際。其情窮其志。悲矣。哀矣。父母生我。劬勞孰是。負孰是不。負吾邇之千古以上。不負者必首推虞氏子。德聖人。尊天子。真不負矣。雖然。自有重華懿號。而頑嚚醜詆。亦與之俱無窮。想虞氏子念未及是也。脫念及是。恨不混其身於碌碌。噉噉之輩。而與我親相忘於無名之樸也。故夫錦衣鼎食之親。與啜菽飲水之親。金懸玉佩之親。與羶青布素之親。榮悴則有間矣。要以孰負孰不負。吾竟茫茫焉而莫得其

變餘稿

卷一

五十一

名之誰屬。無已。請求之死生之際。幾得孝子之極思乎。余齊民之慟父也。問其母曰。父死亦何言。母曰。恨不見汝。齊民曰。見何難。一慟卽絕。似真不負矣。吾猶恨其不能以一死代父而轉之生。不負之局未竟也。更極之必也。姬公之請命足當之。惜乎公有如此精誠。僅用之兄武。以益其垂絕之筭。而不能用之文考。爲三年淹以戒其百齡之慶。脫有諸公者曰。若能爲忠臣。爲悌弟。曷不能爲孝子。若不負君兄。曷以負厥考。知公無以應也。嗟乎。哀哉。余竊哀父母。生我劬勞。我卽死。無以明不負。而又何榮華顯赫之能不負哉。蓋余亦人子也。身歷二親疾革之辰。徒哀籲叫呼。而曾無能佐父母之急。夫人子而無救於父母之急。安用子。故余謂父母者。竟可以無子。卽有子。能死其親。且無以明不負。而況乎其不能死者。嗟乎。尚忍言哉。蓋吾舅氏鴻陽先生之孺慕也。行年七十而氣猶追恨於二親之靡報。曰。吾改字負劬。以志吾咎。夫余舅所謂負。必非較計濃澹之場。如世俗所謂負也者。固從占極聖

上賢所共負。夫上聖極賢所共負。吾不能爲虞周二子解。又安能爲舅解。余願與舅。但時惺此一點。知負良。知耿耿寤寐。而母寧以我之負。易彼之不負。夫不以我之負。易彼之不負。而聽其不負者。自不負負者。自負舅。卽以負劬。老余小子所爲。愴然樂附其後也。

湛虛上人住持普恩說

寓內梵宮禪刹。緇衣雜處。漢而不屬。則必推住持一人攝之。普恩初宸居之右。故有住持。從來久矣。然或以才力自雄。擅不則叙次輪直已耳。其特奉部檄。以僧司官兼攝事。則自湛虛上人始。夫上人亦知住持之說乎。住者止也。持者治也。釋不業。斬於行脚四方。參尋老宿。故其踪跡飄忽。如野鶴孤雲之不可羈縻。而乃其宗門真指。則要歸於定。定即止也。住也。所以治浮游而還湛寂。故天台

梵音稿

卷一

五十八

操不二法以立教。而總揭之止觀。住持之義深微矣。彼微逐於馨香色味之場。認火宅為名山。瀾清涼於瘴熱者。固無足道。即使胸羅寶藏。口點石頭。而或名托菩提。心懸朝市。至微寵乎名公鉅卿。發憤於譚言刺譏。而其寔也。至不能庇七尺。則近時爾曹之殷鑒。炯炯在也。彼自號為覺皇大師。而猶若是。況其他乎。此無他。迷於住之義。而所謂持者不持耳。上人勤修幾五十年。豈其不鏡于是。蓋余間以暇散步法堂。微窺上人所修持。大都就宋鹽

凌雜中。不失恬澹清虛之意。其從遊二十許人。高者援出曹偶。為佛門龍象。而其次亦各斤斤自守。扃戶息機。於清規斬如也。則上人于止之義。即未能披厥閫奧。儼亦所謂能采其華。涉其津者。雖然上人而習世法也。吾願規以住。儼上人而或更有意乎出世法也。則吾又請進以無住。夫無所住而生其心。則三千世界之大住持也。直普恩云爾乎。而上人得無意乎。

梵音稿

卷一

五十九

壽左覺義秦逸上人說

秦逸上人以今上壬戌春仲爲五十一週之初度。先是上人都試高等。秩僧司左覺義矣。於是諸衲子羣謂師壽且榮。謀所以祝之。而乞言于余。余笑謂曰。世法斬壽。非所論於出世法也。且五十之於世法。猶初壽耳。上人而有意乎出世。夫且學無生。幻世宙齊彭殤。妄作而奈何區區用五十壽。且其借榮於覺義也。豈真所謂現宰官身說法者耶。無已。則請以覺之通於壽者。爲爾畢其說。夫覺者

集錄

卷一

六十

知也。昔人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上人其有意乎。上人名出世。猶未離乎世也。意其於涉世。定在迷悟間。如其有悟于知非之解也。將撒迷塗。而登覺路。當自此日始。試取徒前濡染。意所沾戀。而不能割者。一朝授濯。如去火宅而遊之清涼。是其以人世爲出世。借尊生覓無生也。此亦覺之第一義也。夫覺無二義。於入世爲覺義。於出世爲覺。王法門棒喝之指。夫非上人所習聞。而獨沒沒無孤雲野鶴之思乎。上人勉之。凡迷不深者。悟不徹。

大迷大覺之資也。外其形而神全。神全而命立。命立而山河大地同圓極。是爾法中究竟宗旨也。上人勉矣。於是諸衲子合掌作禮而前曰。吾乃今日得聞覺之所爲合乎壽者。請奉其說爲吾師祝。

集錄

卷一

六十

何辯上人爲右覺義說

夫覺之名尊矣。塵世多迷民而天縱一二神靈之聖。獨亶聰明。總持世紀。則命曰先覺。夫所謂迷民者。形骸猶是也。倫彝猶是也。獨其未克踐且修耳。脫經聖人冶鑄。竅爲啓而扁爲發。其迷似猶可覺。然而聖人猶憂之。而矧其穿鑿于形骸。逃逸于倫彝。如彼迷之迷者哉。夫聖人者。亦明知其迷之迷。而且錫之章服。假之名號。何也。則先覺聖人所爲。微示其救世深心。而覺迷之權教也。此縉流中之

焚餘稿

卷一

七十三

三

焚餘稿

卷一

六十三

言法

門之旨。有所謂大覺者乎。爾宗門之傑。有所稱覺皇者乎。有不能分大覺之一隙。佐覺皇之下風。而又何當於覺。用是日循省。日參證。必有瞿然於形骸之所以鑿。而倫彝之所以軼者。於是創淫癡而返清淨。以一二風什伯。以什伯風千萬。則先覺聖人所爲覺迷之權教也。仰齋者。吾不知何許人。而獨其以部試高等。稱覺義疑。必稍有窺于覺之旨。而不樂以迷之迷終者。余故因其徒黨之乞言。而爲之說法如是。乞言者誰。余居停元峰上人也。

嚴椒山先生年譜

椒山先生年譜行之南中者與方正學于忠肅二集彙爲三異人傳而此中所行猶容城原板余得其本於孫年兄啓泰字多漫滅會及年兄用賢至用質多著述將與謀廣其傳弗果而二三同志輒爲鳩工役尋竣益余暗時事而益有痛乎先生之遭也嘗聞世間爵祿名譽無不可竊獨忠孝大節不可竊瑕瑜好醜無不可混獨千秋清議不可混而近邇有妄比先生例以微殊郵者曾莫越而正之亦既白矣經百年後而忽復負振九原更爲之雪其耻也余故重鐫是編以存先生之真面目使身任世道者讀而尚論焉千秋清議庶爲千秋維之乎要非爲先生地亦景行先生者之自爲地爾時乙丑三月穀雨之旦書於長安之圓悟僧舍

章母貞節編

貞節編者吾太師母章太安人以存孤奇節聞寓內寓內學士大夫商人俠士相繼感揚屬之而吾師嘿該先生手輯以證不朽者也其既既讀卒業則歎歎嗚咽淚滑滑墮數行下嗟乎在易言哉丈夫遭時不辰斷以殉節明志死則死耳惜念一朝畢事千秋亦奚不得若通徘徊瞻顧感慨撫遺有所濡忍於青天白日之下而人不疑有所幹旋於黃泉艱室之中而我不愧介其身於可生可死不生不死之間而身名俱榮存歿無憾此自混闕來僅僅趙靈門下兩客而寧詎多觀乎英雄比肩到此着力不得矧以黃之闕閤女子嗟乎女子而存孤易言哉方吾師之在孤也五齡耳安人適章才七年業已矢志從地下遊而忽聞呱呱聲徘徊棲遲輒勉任其難者茹荼忍苦垂三十年以玉孤于成而卒母負地下蓋長晝中宵所爲呼天呼父母而泣不知凡幾矣即吾師善成母志能以經術取甲第疏母氏奇節上之天子天子動色

下詔旌其閭。未幾更奉煌煌金紫。爲母氏壽。蓋今而後。太君苦心已十倍償。而當其呼天呼父母而泣也。夫寧逆計其有今日哉。嗟乎。惟不能逆計其有今日。而卒有今日。此吾師之奇孝。所繇默受鑄於天君之奇節。而節愈烈也。蓋余與師同爲人子。不能從諛我師之孝。而第歎歎嗚咽。以感慕不若之節云。

跋陸氏族譜

吾邑不乏著姓。而陸尤稱甲族。登朝籍者林林焉。然宗系各別。如吾母氏族。則邑所傳縣西陸也。憶母故嘗語。寰吾胞衣。猶埋縣西舊址。今其址爲中丞公宅。余每過之。低回不忍去。縣西陸舊無譜。譜自契淵先生。其重輯而增訂之。則今明龍先生。先生間爲余言。若母氏本枝。絕而續。連今又幾絕矣。奈何。意惻惻傷之。蓋余故憫其凋殘。嘗呼母氏內孫守淳。開其離世之迷。督以承祧之釐。而淳弗省也。然則一再傳而後。陸又烏知吾母。而獨陸有家乘在。儻按牒稽焉。猶能弔夾江公遺烈而吾母庶幾藉是以無忘於後。然則先生重訂之力。其裨於幹強末茂者。猶淺而於凋枝殘葉。爲德不甚侈哉。先生一日顧余曰。吾業且竣矣。子勿怠而母。曷不一言爲異時徵文地。余小子瞿然。爰次其說如右。若陸氏淵源之長遠。人物之魁奇。與夫譜籍義例之嚴且密。則有累朝綸命。與諸鉅公論著在。寔無庸贅明。龍於玉洲柱史爲懿孫。於

吾母爲諸弟行。而小子寔事先生。則稱母舅云。



裴餘稿

卷一

六十九

先貞人沈氏誌銘

小子寔生也。晚不知於貞人爲幾世孫。竊讀石牕先生誌。而徐爲尚論其世。貞人歿景泰之晚年。享年八十有一。則貞人之生。當在洪武十年前。而吾始祖伯玉。生同其時。則伯玉父瑞卿公。固元明間人也。竊按誌求所謂趙村店。江門堡。聽潮村諸處。今俱不可得。惟獨山巋然而蘆。瀝場則有所謂江門界者。與獨山東西相望。豈今所謂界。卽昔所謂江堡與。相傳吾趙起家錢公亭。祖塋尚在。隆萬間。吾南分諸父行。隱居公。猶歲時祭掃其地。今攷錢公亭。濱東南海上。正直獨山江門之東。豈所謂趙村。卽此是耶。念吾家世邑之東。世傳張馬二氏。又三氏。世世稱中表戚。莫知所自。余幼時嘗聞之。張氏一老云。張之祖爲張聰。馬之祖爲馬智。先皆藉民也。而以贅趙瑞卿家。得趙資產。產故籍竈。故張馬並改籍竈。此其說載在張氏譜。又聞之大父行云。吾家本宋宗室。諸存南分隱居公。竟散佚不可考。余初皆不敢遽信。已讀先志。果有所謂張聰。

裴餘稿

卷一

六十九

馬智者。其叙家世曰。趙故著姓。爲宋宗室後。余乃爲之慨然。夫石應先生。以文章節義爲鄉國。與日非有所攷信。必不輕假借。余小子舍是。又安所藉爲文獻。以少存先代流風哉。爰屬鐫板。傳之世。又跋。

余憫譜牒無徵。竊按先貞人誌。爲之攷証。世次自瑞卿公以下。瑞卿生伯玉。璧生恂。恂生觀。觀與親。觀與生鏞。鏞足五世止。又自余通數而上。余父少涇。少涇父介涇。介涇父梧。梧父怡。怡父亦五。

笑餘稿

卷一

十

三十三

世止。自觀。觀與以下。以字。自怡。以上。名字並。以竟不知。接聯何自。必書。之已。復聞之。吾從祖。必涇公。吾家之先。有字朴。者。又有字行之者。古人字號。必取裁于名。則字行之者。得非於觀。觀與。三人中。居其一耶。行之於三人。名義俱可通。而論語問行章。獨有在與。一語。觀。觀與。無與字。則行於與。更切。然未敢信也。必涇公。又嘗言。吾家始祖。母出自清溪沈。沈所生諸孫。有兄弟三人者。以泰字分序次。長泰一次。泰二次。泰三。泰一承。成籍。徒竹。

林廟其後有趙季川者。卽其裔也。泰二則南分。隱居家是。泰三則北分。吾家是。余時甫來髮。雖聞其言弗省。今按誌諦思。行之與與。名有合。而與又適次三。則泰三之卽爲與也。與之卽爲行之也。其近是與。若鏞與銘。或爲觀。觀胤。不可知。或一爲朴。恭公名亦未可知。雖然。於吾高王父怡。公又未知作何叙次也。脫吾祖吾父。一旦從假寐。明以詔我。使確有所憑。以著爲譜。而傳信來裔。是余所願。而非小子所敢必也。姑再筆之簡末。以諒。

笑餘稿

卷一

十

三十三

迂略跋語

廣文。關拆局也。入是局者。窮於無聊。雖在盛年。不免柔其骨。以逐世趣。顧余老矣。乃睽世趣。而徒取積腐空懸之功。令日討而釐之。以懟不類。而盡誦其本謀。脫吾黨有仲子。將無進而嘔。有是哉。子之迂也。雖然。老故宜迂。迂無能達世。猶堪用老。余老矣。於世已矣。姑爲迂用。而消此餘年。不亦可乎。噫。嘻。官小須諱老。而余不諱老。人老須服老。而余又不服老。老卽迂。能用老。而能以我之迂。強世之迂。不迂。矣。餘藉。

卷一下

又七十一

又七十一

又七十一

摩訶跋語

余秉鐸茲土。始自秋孟。誼卽當與諸士有言。會襄試事。拮据靡及。自分化。漸俄頃。故適日司衡。檄劣生。責極嚴切。而余寧以身待罪。檄三至而三謝之。迺今試竣矣。此日以後。則余與爾諸士更始一會也。有如人品文品。仍沿積習。無能令改觀者。將晨門儀封。容竊祿與。是用特條三約。偕與諸士共相策勉。儻約行而吾浙人文。灑然一變。自寧摩始。余之微寵於諸士甚盛。不者卽有文無人。爾諸士容軼於約之外。而余也固必相求於約之內。諸士得無憾乎。

卷一下

又七十一

又七十一

又七十一

朱太孺人文

嗚呼太孺人之存歿。當湖十萬生靈。係休戚焉。天何奪之速耶。太孺人有子如容侯余邑。而余與侯舉同籍。於太孺人稱年家子。是宜有私痛。然而余不能爲私痛。爲當湖生靈痛也。太孺人之訃聞也。侯斬衰直杖。望匡廬彭澤而號。湖人巷有悲。間有泣。至隣邑父老。往往歔吁。拔轅願借冠君而無從。是國人原不借痛於余。而余何代爲痛。則侯之芘余。原以芘國人者。公芘之。而非私余也。余之生也。能以肝膽揭日月行。而好持僻見。每以慙不諧俗。而吾侯於余。亦卽以余之道行之。思所獨渥。不以嫌故避。法所必行。不以暱故貸。於是余與侯。兩無不悅之情。而一種稜嶇直遂之氣。亦得以兩伸而無所詘。是侯以乾坤之德。行兄弟之雅。而余因得與愚夫愚婦。共遊於無名有憾之天。夫若是余亦安能爲私痛於太孺人。而惟余無私痛。則通國之人。所爲巷悲閭泣。而不勝痛也。雖然。湖人遇侯。誠百世一遭。而太孺人之所得於湖。亦若有異數焉。

朱太孺人文

卷一

七

三

朱太孺人文

卷一

七

三

昔安城延陵兩侯。亦皆以艱去。然未聞有監司隣邑令長。重其誼高其品。越境而臨其喪者。而有之。自太孺人始。弔客填街塞戶。亦上自縉紳先生。下逮市廛氓隸。止耳。未有野老田叟。夫婦相携。老幼相待。提一香一楮。叩邑庭而號。若哭其私親者。而有之。亦自太孺人始。夫然則余於太孺人。卽欲爲私痛。而無奈人人自爲私。卽私安置也。侯今行矣。余之時與氣行。與通國之人共。隱鬱而不得伸矣。嗚呼。天何不爲當湖十萬生靈。少延太孺人於三年後。而奪之若是速耶。尚饗。

告公友陸完子文

嗚呼。吾完子兄。今其已矣。其嗑然長嘯於九原耶。抑猶愀然有遺憾耶。夫自兄沒。而宗姻痛之。交游挽之。其必以爲有遺憾也。而余以爲此非兄所樂聞。夫兄固嗑然長嘯於九原者也。兄質嶽立。兄度淵凝。玉樹臨風。瓊標映日。得之親者全矣。而猶有憾。彼曷鼻巨肩。顏頰藥膝者。將必不生耶。童稚操觚。茂齡毓德。白圭比粹。彩筆揚芳。修之已者粹矣。而猶有憾。彼無文弗類。癡點冥頑者。將必不生耶。

裴餘稿

卷一

七

官應列宿。名籍金閨。寵錫重玄。榮施九地。微之君若侈矣。而猶有憾。彼齋志蓬累。皓首寒榮者。將必不生耶。則吾未見兄之有可憾也。而說者曰。軻書論孝。無後獨嚴。伯道之遭。千秋共惻。完子非盡人子。與則余聞之。伯道殺其子。而子兄子。卽有後。非孝也。齊不得。齊均未爲非。孝也。人顧自立何如。使吾必以後重。則後不可無。如後以吾重。而又安在其不可無。而獨不聞古之無後者耶。王武子之豪侈焉。而無後。劉玄貞之介潔焉。而無後。魏佛助之

裴餘稿

卷一

七

才名焉。而無後。陸贄。顧協之獨行焉。而無後。摩詰和靖之風流焉。而無後。陽城之勁直焉。而無後。羊叔子之勛烈焉。而無後。青蓮之高曠焉。而無後。沂公之科名德望焉。而無後。文丞相之精忠大節焉。而無後。如必有後之謂孝。則吾未聞數子之不孝也。數子而非不孝也。則亦何必其有後也。而說者又曰。所貴乎後。謂箕裘衍繹。血祀無疆耳。然則聰明正直之魁。顧不能食。震吸露。翺翹雲表。而竟餒腹於墮脰之不繼耶。然則天子之祀。曷不求萬億年祖考。一一爲之陳俎豆。薦燕嘗。而必斤斤七世之廟爲其必不能不視於七世也。猶之乎無彼也。則亦安在後之不可無也。今第取兄墓碣而題之曰。明進士完子陸公之墓。卽使松楸無主。蝴蝶不飛。而長河作醴。青山作俎。明月白雲。以爲賓友。鳥啼松籟。以當絲竹。不猶愈于汨汨腐濁之美。肴奉以纍纍醒齷之孫子。使人兄色而却步聞臭而欲嘔者乎。蓋余與兄同研席者三年。兄舉甲午。余舉庚子。同計偕二十年。余長於兄四年。而兄以已未

第。余猶落落也。夫人生所最憾者。惟志不伸。道不行耳。如完子者。朝聞夕死。亦復何憾。余故以余度兄。而知兄必長嘯於九原也。然則鬪毛溪芷。亦安得不歆。余故盡去其所爲繁縟者。第焚香納拜。信之以言尚饗。



與馮欽仲文

嗚呼欽仲。今其已矣。余四十年來。典刑在望。而今不復睹矣。嗚呼傷哉。兄計至海昌。在秋仲之杪。哭相知者。不得過三日。而余遲之三越月。惟是兩人交最深。誼當操文以告。而四十年間離合之故。更僕難數。緒極長。思極澁。每當握管。輒焚然不勝書。顧今喪且百日。歲漸除矣。余真非人哉。憶吾兩人交。始自辛巳壬午。時兩人皆弱冠。並以執文。受知抑亭初庵兩先生。兄文高邁奇崛。鉅額四射。至深情逸韻。余弗敢讓焉。一時壇坫諸子。咸推兩人執牛耳。是吾兩人初固藝文交也。迨乎乙酉。兄斷指和羹。延母氏垂絕之息。已復抗疏辭廩。士論高之。南遊登木末亭。慨然慕方希直先生之爲人。著木末亭稿。屬余序。余時心重兄。每從衾影。勸質爲私淑。顧兄負氣於同儕。多所凌轢。一日凌爾韜。爾韜特爲兄子師。余弗忍義形於色。自愧忠告弗入。請絕交。迨乎丁酉。余遷於里。交乃續。是吾兩人又意氣交也。兄性介介。爾我畛不得越咫尺。有以稱貸。

焚香齋

卷一

七十七

至者直喃喃罵不止而於余獨通以余性亦介介秋毫無負。譬刻期無失也。而余亦不自薄。兄嘗見兄當道。余爲解當道示風指。屬以伯金爲余壽。兄屬爾韜嘗余。余直揮之而直認之。竟解其兄。兄時謂爾韜有無聲於我。不惜命。併不惜名之語。是我兩人又緩急交也。余甲申遭家難。兄鼓同調數十輩。白我於當道。當道雖弗省。兄不啻身嘗焉。壬寅秋。兄忤當道。當道震怒。亦巨測余。特方病劇。支離爲力疾叩閭白狀。亦不啻身嘗焉。兄所謂不惜命。指是役也。是吾兩人又患難交也。兄嘗困瘡。迷留走急足致余。余至則執余手。慟。慟定謂余曰。吾死矣。身後三事。非若不我了。蓬門集欲得若叙一也。吾墓中石。願乞南臯先生言。非若不可得。請二也。其三則哽咽不能道。徐曰。諸子未立。善視之。惟若余謂。瘡無死法。笑慰之而出。庚戌都門。兩人寓隔十里許。一日亦走急足致余。余問故。曰。主人病亟耳。余至仍執余手。慟曰。吾死矣。歸。吾觀於三千里外。惟若余時。覩其貌無死法。心知其中媒也。飲以

棠餘稿

卷一

七十九

三十五

水。水入喉。三咽漸醒。余乃大笑而出。是兄更以余爲生死交也。蓋兩人往復如是者。未易縷指。而情狀大都類是。嗚呼。古來交誼。至同患難。託死生。止矣。當是時。兄其以余爲何如人哉。大都丙申以前。余與兄。若合若離。丁酉以後。兄於余。合不復離矣。自丙午兄發南關。乙卯甲子。又子侄聯翩。聲勢赫奕。而余乃引分稍稍自遠。顧所爲勸實於衾影。而私淑兄於二十年前者。固踈踈而神愈結也。嗚呼。兄今棄我去。而典刑逝矣。余將焉依哉。夫交之爲道。其投於臭而不可強也。比芝蘭其堅於盟而不可間也。比金石其更久暫。歷冰霜而必不可渝也。兄歲寒乃其要。歸總根於黜世情。敦古誼。世情不盡。熱而盈。歎涼燠之見乘之。未有不敗者也。如兄之在盛年也。志薄雲霄。九錫三旌。不以易一介。氣凌岱華。千軍萬乘。不以易褐夫。此之爲誼。其立懦廉頑而重余高山之仰。固宛然在也。而青卷今不可復睹矣。嗚呼。傷哉。雖然。不可必者。兄也。可必者。余也。余齒亞於兄。僅一年。兄兄嘗不遺。所爲勸實

棠餘稿

卷一

七十九

三十五

於余影而私淑兄于二十年前者。自忖已無變計。卽一日見兄九原。知於兄無忤也。顧未知兄於我。請何耳。兄晚年好儉。故不敢以繁儀酒。明水澗毛。以抒懷也。嗚呼尚饗。

祭過爾韜文

嗚呼爾韜。兄未可以死也。而竟死耶人之云。嗚呼痛哉。夫爾韜起家一畫儒耳。而名籍金閨。位躋京兆。朱輪華轂。金緋炫映。志不爲不伸也。振風紀於西臺。起凋殘於東省。育英才於南國。揚憲節於楚閩。功不爲不烈也。有丈夫于三器俱錫。立文並豹變。養盡淵淳。望均嶽峙。美不爲不傳也。三萬六千塲。三踰其二。古來三不朽。莫虧其一。赫奕而名湮滅者。不可勝紀。而爾韜直與青簡相照耀。享不可謂非大年也。舉人世所兢羨。不得兼者。爾韜畧兼之。如是則可以死。而余何言未可死。嗚呼世人所謂可蓋就一身而權其可不可。非余所謂可也。余所謂未可。則就一世而權其可不可。非世人所謂可也。嗚呼爾韜所生何世乎。而所侶何人乎。不古而今。亦能不今而古。深裏厚貌。陰于幽谷。而託之手渾惇。爾韜弗是也。獨以夷易出之。則奧窔之明光也。蒙面掩耳。幻於鬼域。而託之手便捷。爾韜弗是也。獨以徑直行之。則盤木之訓繩也。夫奧窔

之不可無明光也。盤木之不可無削繩也。人盡知之。而謂今之世。獨可無爾韜乎。然而爾韜死矣。今之世。無爾韜矣。卽今愛爾韜者。或懷其惠而不復。則如嬰兒之驟失阿母。不勝悲啼焉。余與爾韜。固交相德者也。然不能爲嬰兒之啼。余以一世之愛。爲愛。不爲一人私愛也。詎爾韜者。或忿其慙。或病其禍。如孃母之去。惟恐不速。余與爾韜。亦交相詬者也。然不能爲孃母之嫉。余以一世之詬。爲詬。不爲一人私詬也。嗚呼。余之知爾韜也。始自癸未。而

梁餘稿

卷一

八十一

欽仲之交。余也。則始自庚辰。爾韜欽仲之授分。惟余實紹介焉。三人者。藝相劇。誼相砥。意氣相頡頏。青霜者見。而側目焉。必曰。彼三人。卽三人者。自相詬亦未嘗不曰。我三人。而追其後也。爾韜日益貴。欽仲日益盛。且炎於是。兩人之交。日親。而余乃稍稍自遠。然余遠爾韜。非爾韜之遠余也。嗚呼。余遠爾韜。亦第遠其官耳。未嘗遠其人。卽今日者。爾韜棄余去。似真遠余矣。而余尤未嘗遠爾韜也。其丰神其襟度。時恍然在目焉。嗚呼。余則未嘗遠爾韜。

而自爾韜去。世之爲幽谷者。爲魑魅者。不復有所警悟矣。邑有大利害。誰復能關其說者。有大奸蠹。誰復能視其魄者。嗚呼。痛哉。余可以無爾韜。而今之世。亦何可一日無爾韜哉。然而爾韜死矣。今之世。已無爾韜矣。嗚呼。余年六十有五。所論交海內。母慮百千人。於百千人中。僅得三人焉。而於三人中。又僅得其二。乃今又去其一。山其頽兮。梁其壞兮。余將安放。則又安在。余之可以無爾韜也。嗚呼。痛哉。尚饗。

梁餘稿

卷一

八十二

祭陸季冲文

嗚呼季冲。乃竟止於是耶。余聞季冲之病也。以貧其死也。以貧病死。然季冲非生而貧者也。家世自中丞公上下焉。代顯于世。而且以贈新公爲之父。溫文儉嗇。慎守而光大之。卽贈新多男乎。季冲僅居五之一。而一介素士。坐擁中人之產。譽膏不乏也。胡以貧。又胡至以貧病且死也。嗚呼。此余所爲歎歎飲痛。嘔嚔而不敢告人。併不可問之天者也。余聞季冲之爲人也。夷易而慈惻。夷易故冲恬柔。往喜于親君子。而亦拙於遠小人。慈惻故愷悌之情深。而堅忍之力薄。有所磨弗能割。有所濡弗能拔。以今風會之日漓也。人汨於貪而習於狡。有如季冲家世者。微獨鬼瞰之。卽高明中已有其瞰之矣。而季冲直率其夷易慈惻之性。以與之遊而履無所檢核。夫安知我所恃爲肺腑。爲爪牙者。非其操刀俎而魚肉我者耶。又安知我所信爲行德而市義者。非僅以飽奸人之腹而填其壑耶。抑更有說焉。季冲之外氏爲蔣太公。太公豐於貲其視季

集餘稿

卷一

全四

七

集餘稿

卷一

全五

七

冲也不啻猶子。諸所爲緩急季冲者。未易更僕而不惜其不可繼。諸好人心知其有外援也。故窟穴其中以謀浚削而益愈糾纏不可解。是故季冲之病也。起於有所縛而成於有所迫。嗚呼季冲。恂恂質有其文。亦既聲藉士林矣。雀起龍變。余方有望焉。曾未一展其志。而乃竟以貧病死。孫楚有言。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嗚呼。此余所謂嘔嚔不敢告人。併不可問之天者也。蓋余與季冲故爲母黨。中表而余之女孫字季冲之子休戚更共之。則誼不當襲浮說以告。嗚呼季冲。有知倘亦懷憾於余言之不早耶。則猶有可追者。願告之贈新公。余聞季冲之沒也。其藐孤已無尺土。惟胎厭數椽在。而諸奸之睥睨其側者。猶眈眈而未已。公弗主誰其主之。卽尊公毋忘余言。季冲可以無憾。嗚呼尚饗。

莫陸士還文

嗚呼士還。太學元子。中丞氣孫。奕奕華胄。翩翩子
衿。而何其病也。以辭其辭也。以貧。嗚呼士還。沉潛
其詣。淵邃其文。譽傾費序。薦逼鹿鳴。而何玉樓忽
召。齋壯志於秋旻。嗚呼士還。其貌清疎。其器冲醇。
克獲夔而怡怡。亦切切而恂恂。而何於法不當得。
天於理。竟不足。憑憶士還之侍吾側也。自乙未而
丙申。迨士還之遭奇疾也。危於甲子。卒於丙寅。更
三十年。交彌濬而情彌篤。畧於形而淡於神。嗟余

莫陸士還

卷一

六

之老道塗兮。與吾志之獨行。爾乃先我而逝。今天
喪予。予復何言。悲夫。世變江河。物態雨雲。勢利雙
競。利尤薰心。雖富高才。匪富莫靈。雖秉至德。匪富
莫欽。雖屬性天。匪富莫親。嗚呼。天乎。何厚士還。以
吾黨之所重。而靳士還。以塵世之所矜。其負吾黨
之所重也。無足以解其愠。而靳塵世之所矜也。乃
正以促其齡。謂得道者忌過。忌遇者尊生。何屢空
之頌氏。亦竟夭於三旬。謂貞修者得大年。今何東
陵之距。並西山而永名。嗚呼士還。人世悠悠。不足

處也。天道昧昧。不可詰也。比邱。累累。蕭蕭。混也。生
原大夢。死方覺也。昔何勞勞。今逍遙也。昔何跼跼。
今參寥也。九原一滴。渺滄桑也。一滴萬古。歷肝腸
也。未能破俗而已。返其真。吾猶爲人也。嗚呼。尚饗。

莫陸士還

卷一

六

嗚呼人生出處之際。豈易言哉。出不必鍾鼎也。洪濃澹之塗。斬不涸吾神。處不必泉石也。混流汙之俗。斬獨葆吾真。是故都鍾鼎而業不白。毋寧與泉石結盟。盟泉石而道不立。究與腐草同靈朽。而亦奚關於死生。嗚呼此聲聲冥冥者之希邁。而不能不慨慕乎先生。先生學窺二酉。金閨籍其名。才傾八面。琴絃發其音。集飛鴻于下澤。援逸驪於空群。及其報政課最。乃受秩於疎廷。人皆嫌其局冷。公

集餘稿

卷一

八十九

曰此正可以服念而哀吟。旋一揮以出守。輒叱馭而西征。凌龍瀕之激湍。弔乖崖之孤貞。尋秉憲於西粵。威霜肅兮風清。追衆藩乎楚黃。過拂袖兮高吟。已東山之望重。擢岳伯於南黔。竟堅臥兮勿出。甘寂寞兮雲林。凡先生數歷之地。皆恒情所不樂處。與不屑處。而跡先生之行徑。大都忍人所弗能忍。而爭人所必不爭。雖宏抱未殫厥施。留其不盡。猶足以垂貽厥而裕後昆。嗚呼斯猶僅規先生之節。而末測先生之隱深。方先生之壯也。有回天

炙乎之權籍。親在同氣而遠之也。若腥及其老也。有盈庭之玉樹。繞膝之金緋。而持之也。若捧盈而墜。是循其避嚴賓也。若避敵。而狎海鷗也。若將終身。斯其致趣已翱翔乎寥廓之表。而又烏知有附羶之蟻。與逐臭之蠅。嗚呼如先生者。其庶幾不愧於鄉先生。某等惠徵世誼。風佩清芬。矧茲承乏。客適典刑。正倚龍門而仰止。詎驚月墜而星沉。悲狂瀾之莫砥。憐衆醉其誰醒。嗟私淑之何依。悵山顛而水冷。爰薄采乎沼芷。酌湖水以薦枕。惟玄靈之如在。攬微馨於秋旻。尚餐

集餘稿

卷一

八十九

與友朱節若文

嗟乎傷哉。天不可問耶。則以兄家在陰之和。接武同聲。吉祥善事。鍾一堂矣。然則天固可問耶。而兄竟何如也。嗟乎傷哉。余自擁皇海昌所交諸人士。雲蒸龍變。往往望而心折。而兄獨以坦衷亮節。競爽其間。蕭然四壁。去泮宮不數武。非兄過我。即我過兄。或拈一藝。則交相彈駁。或感一時事。則交相扼腕。或觸一緒懷。有快有不快。有可言不可言。則交相勞苦。發抒無意中不盡之隱也。兄憐我併憐我。余念兄亦念兄子。以令子之才。望青衿如望。而吾兒脫青衿如脫桔。俱不可解。猶覩兒曹所不能得者。吾兩人骯髒。尚能身自爲之。南宮之役。余與兄先是有逆旅之約。余至之日。方日向長安陌上。盼盼兄來。聯牀接膝。相與商榷。破釜之策。而兄何兄計至矣。始而駭。既而疑。迫因疑得信。而淚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也。嗟乎傷哉。方余之去海昌而北也。以爲卽不第。亦必不復來。今覩然來。况味已惡。而又無復有坦衷亮節如兄者。

來會稿

卷一

九

七

來會稿

卷一

七

七

與之晨夕寤言。遺此長日。余又何心而能鬱鬱處此。兄所以感憤致疾之故。余隔千里不得聞。聞亦不悉。獨計天於節若已矣。而遂使夫深機密穿。乘高據峻者。反得挾其一日之通赫。以快小黠而笑大癡。且拈節若以爲造物不靈之榜樣。亦何所忌而不腹其鱗。裹其甲以爲所欲爲。吾又安知魑魅世界之所底止哉。爲節若痛。更不能不爲世道痛也。嗟乎登兄之堂。謁兄之嚴君。而撫兄之弱子。兄所欲吐於余者。余盡知之。願余落魄潦倒。卽知之而無能爲。兄時時介眉壽之觴。繼讀臚之膏也。余何以慰兄於九原。卽兄亦何有於余。嗚呼尚饗。

陳虛翁文 代無臺

嗚呼。惟寧之域。大海滙靈。篤生哲人。其出學。筆處亦冥冥。人傳先生。修其有後。元芳季芳。克續前烈。以光世胄。余曰不然。太丘名德。爲世宗仰。會葬三萬。詎盡繇於推輓。憶昔先生。通籍金閨。亦曰二難。右挈左提。騰躍天衢。其氣則同。其趣乃異。吾道孤行。兄門如市。臣心如冰。天無庸二窟。不必三我。用法在古。循撫在刑。痼瘼一揮。出守越在西鄙。蜀道之難。難於上天。先生叱馭。爰秉臬憲。其秩則遷。其地仍偏。身非逐客。長流夜郎。天子曰來。隨爾楚服。先生隱矣。願解簪裾。以尋松菊。當是之時。其芳滿沐。其戰盈庭。金枝玉樹。閭里堪驚。先生曰。吁。吾不倚兄。豈能倚子。局戶息機。谷神守氣。有餘者節。不盡者留。乃臻耆願。德機已杜。默與天遊。總其生平。寧靜爲質。澹泊明志。寧潛之勿。毋亢之悔。緬想太丘。彼所爲。領袖諸賢。漸解黨綱。誼誠高于千古。顧周旋。關豎之側。以和其光。而幹其蠱。吾不能不悲其遇之窮。而嗟其心之苦。如先生所歷閱。幾有

焚餘稿

卷一

卷一

卷一

類乎其時。而能超然評論之表。如鴻冥。千仞之不可羈。嗚呼。非玄覽。炳乎先幾。夫誰爲勇退於急流。而藏大智於如愚。嗚呼。若先生者。其獨衍則孔門之踴躍。而曠觀則莊生之栩栩。彼元芳季芳之鵲起。固將親其親。而賢其賢。誰爲昌其發。而垂之俗。余固知先生之不忘其精靈。偕潮汐而來去。惟仰止之遐思。聊托之淵藻。與溪芷。嗚呼。尚饗。

祭周文 相公代

上御極之六年。相國周公卒於都下。大行奉詔。護其喪以南。五月某日。道出自浙時。浙東西守土使者董某。治兵使者胡某。皆相國門下士。敬以香帛。庶羞之儀。迎奠於津亭。而告之曰。嗚呼。古來之有意任天下者。患無其才。有才矣。患不有其位。才矣。位矣。又患迫於時。危於數。而不克有其功。雖然。業有其位。而徒以時數之故。至不克有其功。毋乃藉運會之適。然以成吾志。而吾不能有所搏掄於運會之外。其才可知也。夫真能相天下者。其任天下。不必在相天下之日也。當在繫若中。而經世鉅猷。隱然以其神潛運之矣。一日微主眷。荷天休。固非吾所欲為。卽不然。而運會窘之。彼所爲樹鴻駿。而勸隄彘。卽旦暮猶千秋也。功在天下。而吾不必有其功。是爲真宰相。嗚呼。其吾師之謂乎。師之入台垣也。席未煖。而以病乞休。天子倚毗方殷。而吾師請益力。不得已爲予告。以抒大用。而師竟不起。於是不知者。以未睹相業之成。幾致疑於造物。

魏餘稿

卷一

九十四

三十五

魏餘稿

卷一

九十五

而某以爲非也。必一手足之拮据。一智慮之經營。而以觀厥成。此百爾有位事。非宰相事也。宰相者。以不自用。用天下。吾師自庶常。躋卿貳。敷歷幾三十年。諸所効於官者。大半皆爲天子求賢育才之事。造士中秘。造士成均。而復銜士於鄉。銜士於國。銜士於天下。天下士之抱奇握異者。靡弗酒濯矜奮。以聽觀策。而我師第空其鑑。平其衡。以精而選之。充上任使。於是大者楚樞機。小者司民社。凡爲天子宣力中外者。往往出自吾師之門。則吾師固不必居功。而功之藉師以成者。皆師之功也。師固不必見才。而才之緣師以見者。皆師之才也。夫自古相臣之業。有大於爲天下得人者乎。爲天下得人。仁也。仁之於壽也。天定之矣。壽一身者。百年猶殤子。壽天下則旦暮足千秋也。吾師卽奄忽乎。而其爲宗社生靈壽庸。詎非師壽哉。嗚呼。時能追師而不能追師之大年。數能危師而不能奪師之不朽。彼造物者。夫且陰受吾師之搏掄。而又奚疑。而又奚憾於世。嗚呼。師固已無憾於世。而某

又何敢拘拘世法。作兒女子。悲以重吾師羞。惟是以求不負。天子者。不負所學。而因以不負所學者。求不負吾師。知吾師之嗑然而有當乎九原也。有體在爵。有秀。一俎雲旂翩翩師來至止。尚饗。

初與寧庠諸士矢

不佞技拙逢世。識愧通方。憶自壬午遊庠。迄今中更浙闈六蹶。南宮八蹶。與巾綵相守者。餘四十年。苦無結局。迺棄而之廣文。夫今之廣文。孟夫子所謂行乞也。無論長上鄙之。無復青眼相看。抑且省臺憎之。屢用白簡從事。卽不佞家食時。日擊諸醜狀。亦自矢此生縱不得志。寧老死牖下。斷不墮此坑塹。以辱生平。而不圖今日。覩顏處此。豈其日暮倒行。遂忍頻忘前念。亦妄意官非能行乞人。人自乞之。柳下氏不卑小官。必以其道。惟必以道。故雖降志辱身。而惠仍不失其爲惠。蕪儒何敢督掇高賢。顧聖賢學問。原只平常。不過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如此而已。不佞自揣性資。雖多忤俗。亦雅近道。要所謂忤。卽自近處忤之。故高明賢達。往往落落於乍見。而卒見諒於久要。其必不見諒者。必其原不同調者也。迂僻自是。故吾豈能以官卑而諛易吾故。請自今與諸士矢。當今時務。於黌序中最喫緊者。惟不犯上爲第一義。不佞所求於諸

亦惟是不犯上爲第一義。而推本諸士所以犯上之因。未有不自由出入把持始。至推本所以出入把持之因。又未有不自由師帥始。大抵諸士之出入把持所徵。不過錙銖。而其跡顯。一或差跌。功令具在。可得而制也。而師帥者之出入把持。則微利奢而跡晦。除謂脇獻媚者不足道。他若以酒以接。慙慙。或假書揭以通關節。或託紹外以營刻薦。若者婉轉於冥冥之中。而欺人於昭昭之表。此皆出入把持之尤者。不模不範。自吾身始。而又何求。

焚餘稿

卷一

本八

於諸士。不佞一生不能作昧心語。何敢舍曰欲之。審計諸士有費。即古之束修。諸士時餽。即友生之。際若併此謝絕。恐非人情。如郡邑考試童生各學具有故事。不佞亦不能矯衆獨異。然二者必皆聽其自至。不敢妄着一分穠艷。除一切穢陋。言之汗背者。固已嚴諭各役。毋得更置齒頰。即諸士事涉有司。或有司移學。屬爲調停者。似可藉以潤橐。而費序非詞訟衙門。廣文無聽訟職掌。不佞不願聞矣。然則慙慙結歡。亦安所事。而况廣文進步。

即超擢。不次不過。史館贊。寮成均。下秩更進。不過部曹。令局荒微。通臣已耳。自分區區志願。已不能行於今日。又安所用延譽爲。而甘蹈昏夜播。之羞哉。且不佞澹泊性成。年來荆妻去幃。旁無姬媵。衣不必垢敝。亦不必純綺。日膳之具。米不踰三合。肉不踰數脔。兒輩願貽清白。又不以馬牛煩阿父。則私計節省之餘。積之猶可清宿負。而破齋絕維之態。儘自可省也。性故強執。亦最公虛。凡事實見得是。決不能僞爲繞指。設自反不慙。亦能即。

焚餘稿

卷一

本九

并改悔。如前所自矢。有行不掩處。幸諸士直摘其瑕。而相沿習氣。亦近浮囂。不佞意在與諸士更始。故不得不勉自刻礪。爲諸士帥。脫不佞言而不吐。洎肝膈者如日。幸諸士諒之。

再論諸士論氣節

不候推拙任真。所失身先諸士。無託空言。其本念也。惟是官以教諭名。顧名思義。寧默然無所發明。以醒諸士之積迷者。大抵當今功令。其於貴序中。最喫緊者。無如端士習。而士習之惡。無甚於犯上。犯上之禍。輕則革重則黜。更重則戍。亦既縷縷見告矣。而後來者未艾也。蓋其始獨起於涉訟之一人。或因事理不直。妄擬借公論以求勝。而竟不知事既動衆。便有捉曳不任之勢。一到公堂。上官善爲調停。猶可。設或據理直折。就中負氣少年。輒瞋目橫口。挾衆而撓之。撓之不得。遂群聚譟呼。托公憤以騁其臆。而事遂至於不可救。彼伐鼓揭竿。咆哮都市者。固已明示亂形。而此中更有一種出人。不意大聲疾呼。或赴水號叫。以習刁民之術。是亦亂之屬也。迨事既決裂。革者黜者戍者多。不過四五人。少不過二三人。而向者百十輩掉臂而不復顧。此時悔之亦何及矣。推厥病根。止歸認差氣節二字。夫氣必附節始爲正氣。而氣非節也。節者亭

焚餘稿

卷一

二

三

焚餘稿

卷一

二

三

亭直上必豎不倒之物。蘇子卿持節十九年。旌旄盡落而屹不仆。子卿是時子身絕域。曾借一二人爲援。否。今諸士中狂逞者。其持議本無實理。可據徒以有求不遂。發憤致然。未幾唱以錙銖。輒旋其面目。而爲之誦功德。疏保留矣。總此官而倏汗倏潔。總此口而倏諍倏諛。此之謂節是節可豎亦可倒也。堪令子卿見乎。計諸士窮於節而無解。則必遜之乎意氣。曰意氣丈夫宜爾。夫顯言氣是論勇也。聖賢大勇。卽是氣節。勿論就以匹夫言。亦必一人敵十百人。始稱有勇。脫撫劍疾視一人敵一人。勇不足稱矣。况挾十百人以敵一人而究歸於敗。尚得爲勇乎。此等情狀。清夜問心。正俗諺所謂靠家悻而猶號於人曰氣節。殊可羞也。不佞自今請與諸士約。凡諸士事干切已而理直者。不妨身親詞控。設問官一時未剖。須委曲陳懇。達其辭而平其氣。而猶終不見省。則府道司院不妨以次上鳴。家人抱告之說。不敢爲貧士難也。若真心自揣理原不直。則不若先其未發。早議和息。以全體面。老

子之道知雄守雌。况本雌乎。至若家庭骨肉之爭。斗粟尺土之爭。則願諸士力忍之。毋槩涸訟廷致。當事者之厭薄。若諸士真有天生拙訥。口不能措一辭者。盍殫其情節。款列別牒。臨審上呈。以代質辭。此亦一權便也。查學中故事。但遇考試一番。便舉一番行優行劣。夫孝弟節義實跡。都在庭幃。不佞何從親見。而奸婦起滅之類。若其實既盈。亦定有人告發焉。得輕信風聞。惟是閉戶讀書。絕跡公府者。爲真好修。結黨把持。萬目共見者。爲真無行。矣餘稿 卷一 二五

則不佞得按實書之以應搜索。他不敢妄置瑕瑜矣。念不佞與諸士師友交淺。粉榆誼深。何忍苛求。以傷雅道。惟是身爲茂才十五年。孝廉二十五年。居恒習見此輩。即臆親亦羞與爲伍。故敢盡出本念相質。幸諸士毋以空文目之。而姑存以持右券。何如何如。

三諭諸士論文章

不佞受事此中。所當與諸士相切劘者。惟氣節文章二義。氣節之說。率老生迂固。或於理不甚達。若夫論文。當屬少年時雋。不佞遇憶庚子初薦。卽以文呈議。嗣後公車之牘。七上七黜。既鈍且老。尚何言文。雖然。士固有獨信其是者。天下非之不顧。不佞請抒所獨信。與諸士質。大抵文無平奇。要以脉理爲主。脉欲清欲貫。然未有不清。而能貫者。如烹茶然。水先不澄。而渣穢濁之。又何以潤肺腸。而醒神志。理欲切欲透。然未有不切。而能透者。如食味然。梁米不具。而日沉酣於麴蘖。厭飫於肥甘。悉穀氣不充。反因之滋病矣。夫文至今日。奇變且極。而吾猶與言脉言理。能無詫爲無譚。然諸士試平心而衡往哲。今所稱極奇極變。有能如石簣先生之已丑三義乎。有能如因之先生之壬辰庸義乎。有能如霍林先生之乙未論義乎。計諸士必以爲不能然。而數先生非有他奇。不過認定脉路。響答起伏。一吸到底。拈定理。致披駁剝剔。不遺餘力。所謂

矣餘稿

卷一

二五

說或騁臆弔詭如前所更僕此其迹似過而正不知其乃不足之尤者也不佞戊辰之役心知無裨然一綫尚懸未忍終割思得諸士爲我磨鈍策駑故敢出其獨信者以相商惟我同志儻各出獨解以自證而併以振我末路不佞母任跋金若夫借口誅爲迫索之媒非不佞所能想亦諸士所厭聞矣

浙當湖鈍叟趙維寰著

壬戌八議

議方相國中涵

先生居政府凡八年。歷三朝兩承顧命。偉哉古所謂定策元勲。而其寃也。幾不免於無將之討。甚者倒戈同室。若必褫其脂。齧其宮。重之投畀之典。而始快者。嗟乎先生奈何。而不譽若是。蓋今罪先生者。其說有六。一曰紅丸不力止也。一曰傳封

樓外樓

松

11

1000

謝安

卷十

— 10 —

॥

1. 4. 2014

之宗伯與新進之諫垣而我曾不得効鉛刀之一割嗟乎先生豈其劫於積威如縛乍解如夢初覺神情悄悄而卒未能振發也耶然則先生非奸臣也抑亦庸臣也哉

議沈相國銘鎮

吳興先生其志矯矯欲有爲於天下蓋憤世之中庸模稜翹然思以名世自樹者也而言者比之莽京杞檜寬哉雖然黃扉豈疆場之任寅亮非園練之司而召募游閑醜類雜集作奸市重動倚相門則自取一其來也誼托勤王便宜抗疏陳力自請行邊圖上方畧即不然進籌帷幄亦宜有秘策忠謀入告天子而乃宵無建明獨首與任事勞臣爲難其誰直之則自取二締交嬖婦結納宦豎以先生氣岸骨力當不出此而動得三上心取旨若寄黎丘之鬼何以似吾子也則自取三大臣去留有體彈章浮實何妨侃侃陳辨辨之既晰便須引誼釋位以聽公評而乃陰陽首鼠乞去之疏幾作乞留之牘則自取四有此種種即使羣輩頓息先生仍與五六人者出入承明都俞禁近而同儕不心薄我乎英主不抑侮我乎神氣益愈不揚何日能舒展布迨慨已破而還顧亦何及矣故夫論先生者曰賊曰淫奔東之野語也曰莽京曰杞檜

焚餘稿

卷二

四

莫須之冤獄也。而第爲平心論。次先生者。抱經世之志。之超世之議。次文人之習氣。而希豪傑之壯猷。蓋強執堅僻。酷摹王介甫而學術操觚。不自知其不逮者也。抑有聞焉。先生之去也。埋伏殺機。必甘心於江夏。嗟乎。先生方以千古第一流人物自命。而乃退與頴上同齷齪哉。

議鄒大中丞南阜

今天下黨禍浸浸見矣。猶可散乎。曰可。及是時可也。幸吉水先生在。曰先生還朝有日矣。黨議依然橫也。曰然。散黨之說三望重。權重。識力重。先生有其二而缺其一。夫其人而能樹黨也。必有一種偏持之是。陰挾以自固。非負震世之望。未易奪其長而破其堅也。尤多與援焉。深鑒厚植以滋其蔓。非攬擅世之權。未易艾芟而盡其根也。望足鎮權足御矣。然非秉絕世識力。懸明鑑於白日。秋空而斷純鉞於風行雷厲。猶未足清其脈而拔其根也。先生年少登朝。振衣千仞。剛鋒介氣。萬折莫回。諸矯矯慕義。眼空宇宙者。試與語鄒先生。必心析焉。不可謂無其望。潛鱗戢翼。垂四十載。俄膺特簡。總憲西臺。雖位亞公孤。而公孤咸伺風指。卽英主罔敢狎視也。其所瑕瑜。凜踰袞鉞。不可謂無其權。然而黨人猶越志焉。何也。識稍熒而力弱也。先生出山一疏。舉淪廢之士。若而人已復疏其佚。未盡舉。舉未盡擢者。又若而人。其人固多鵠立鴻冥。雲霄

而不謂舉朝承望風指。竟令騎虎勢不得下。若先生者。特迫於畏死。姑借弼以自贊於福清。而觀其爲我援。夫烏知福清者。亦中庸流亞耳。原不能殺。人又烏能救人哉。然則先生固將用福清。而反爲福清用。祇自成其杞檜者也。

議熊經畧芝岡

今朝廷之上。欲殺先生者。十人而七。而寬先生者。三。若黃童白叟。清醒玄素之彥。則寬先生者。固十之九也。其欲殺先生者。又非真有殺之之心也。而特好爲殺之之言。其爲殺之之言。非有所備於真。欲殺先生之人。則有所傲於真。欲殺先生之人。而姑借先生以贊者也。其不然則必其感恩於真。欲殺先生之人。而借先生以報者也。誠若是則雖謂殺先生者。十一而寬先生者。十九可也。夫叔鋒

葉餘稿

卷上

之不可以浪戰。揆明甚也。鎮江之役。不謀萬全。而輕洩之一擊。警奴以善備。而反速之變。明甚也。西虜必不爲我用。卽爲用而我力實未足以用之。徒示之弱而生其侮。亦明甚也。故夫戰必不勝。而守之猶懼。不必固。既守之不必固。而何得嘗試於一戰。然則一意修守以實內備。而徐圖恢復。先生之計。豈非策東事者所斷斷不易哉。而名假之權。實掣之肘。迫以騎虎之形。而縛以連雞之局。嗟乎。先生亦安所施其技乎。今其說載在諸疏。揚及出關。

述固皆步步踏實。着着算到。而獄獄者盡舉而抹
煞之。至以欠一死。多一逃。二語相文。致嗟乎語則
王矣。不識四路敗初之始。遼陽斷送之先。十萬雄
兵。一任揮斥。恒赴猛將。一任鞭驅。爾時曾有人焉。
從旁牽制否。本不揣而末是齊。能無今英雄短氣
也。而耳食者。且侈傳爲鐵案。嗟乎先生。卽終不白。
而千秋百世後。定不能不推先生爲李綱趙鼎一
流。人先生亦何憾哉。憶余初人都。偶晤一二輩上
人。譚會議經撫事。予謂曰。曷不兩分之。使戰守各
自謀。則應曰。戰難而守易。安得難撫而寬經。余又
曰。若爾何不撤經而獨任撫。則又曰。揚揚麟玉。而
令釋擔去耶。余退而撫然。分不可撤。不可余固知
先生之必不免也。雖然。先生未爲無咎也。舉世工
軟媚。而先生獨嚴勁。絕無照顧。其初出山也。身當
萬死。以陣危遠於垂絕。人猶不能容之。矧其再出。
未睹尺寸建豎。而非常特寵。曾弗遜避。雖先生固
有以自信。而議微之士。心弗許也。夫氣作山河。而
道迷識滿。其先生之謂與。先生之謂與。

卷二

卷二

卷二

議滿太僕先生。天啟朝以言事觸忌。削奪歸實。自先生始。
今朝家隱患。未有甚於權璫穢嫁。相構結以縱
橫於楊竈。而莫之敢撓也。自臨川首發。女戎重禍。
譴譴南昌。語侵閹豎。幾中桁楊。而於是一時鳴鳳
幾化寒蟬。此曹無復顧忌。數月來。納賂此奸。市成
亂政。幾於掩日障天矣。余日讀邸書。寸許幾臺省
一語及之。不得。而何意忽有太僕先生疏也。疏列
諸顛倒狀。靡不鑿鑿痛切。至就中所割。奸細獻城。
刑罰失次。票擬模糊。三款尤爲犯時局所最忌。然
猶曰。封事中間有人焉。逗一二語點破之。乃若龍
口鑲金。冶姿傾國。線索聯於官府。跋扈憑於城社。
此則舉朝明知。而側目不敢視。鉗口不敢開者。乃
先生獨抗顏發之。余讀此爲拱手籲天。嘆祖宗
養士之報。於乎真雖然。空谷音哉。惜也。馳馬試劍。
萬乘矜擊逐之能。布陳合圍禁地。作團營之局。魚
朝恩之奸。不逞僥倖。士良之黨。將成。凡諸種種。具有
實證。而先生啓其端。未幾其指。得非以未了事。待
改人補贖耶。余追憶庚申秋九。以迄於今。英英

卷二

卷二

卷二

卷二

冲主始何牀旁肅清而漸何以恩薄三宮柄移五
鬼始何傾心青頤而漸何以鼎台重望一葉身輕
始何溫惠柔懿而漸何以刻覈深文殺機過動昔
肅皇帝冲齡踐祚天縱神明手握河魁幾歷四紀
罔敢越志故椒山先生之忠在千古不可無在爾
時似猶可緩乃今僅僅七百日間而面目儼更已
如斯矣長此安窮前車恐在二正則先生之言何
可一日緩而先生未了之事又何可一日無起而
終之其人也蓋先生此舉人多憾其不得一杖遂
焚徐稿

卷二

十七

跡椒山而余獨幸其不杖人情祇畏死耳先生死
則言路絕幸而不死正天祐皇明借先生以開
後來強諫之路也然終不得責之小臣小臣出此
勢必杖杖必死官如先生而更進焉者即被禍極
烈當不過先生此而不為先生補牘也得無無所
畏而有所愛與如曰大臣非言臣也向者同列如
虎之爭抑何壯哉

議用虜

夫虜之決不為我用而佯為我金錢用也籌邊者
所心知也我名以金錢用虜而實陰奉社稷為虜
用亦籌邊者所心知也然明知之而明蹈之何以
故曰吾固不得不為虜用欲不為虜用必得真不
愛錢真不恤死真足制奴而無藉虜力者其人而
今未睹其人也即未能制奴而亦必真有所為玉
璽銅城金戈鐵馬其備而今又未睹其備也無其
人無其備而欲不以為虜用之實姑博一用虜之
名以緩頰更而徐為釋擔地亦勢之萬萬所不出
也雖然之言也特旁觀無聊之言而非經督樞三
臣所宜言夫三臣者荷天子極盛之寵擅天子
極盛之物力而天子仗為制奴之人與豫其
備者也三臣而自度其不足以任則璚玉可無竊
而封疆必不可再悞如自度其必足以任而所為
任者計不踰款虜恐虎豹當前而姑啗之豚蹄以
幸其不我噬此非必御璚玉者所宜謀也而今之
同聲唱和以為必如是後可者獨此三臣為尤力

來徐稿

卷二

十七

三十三

其說曰。唐和親宋獻納。而吾直狗馬養之。鞭箠使之。其名正而其體尊。嗟乎有擒頡利之貞觀。和親未足辱唐也。有辭樞密捐男女之富。鄭公獻納未足亾宋也。而今且何若。奈何以虛名賈實禍哉。而說者又曰。三臣者。卽以國嘗而猶多其肯以身嘗。今朝廷之上。卽求一肯以身嘗者。不得而計。何能不出此。嗟乎堂堂天朝。而寧乏才至是。且無論跨下人豪。慙間鳴驥。卽就眼前論。不有一人焉。真心憂國。真知虜不爲用。真能做不用虜之事。鞠躬盡瘁。任怨任勞。屹然足當一面。而當軸者。反文致之。必殺之。而後快也。然則。世界無才乎。抑有才而不盡其用乎。嗟乎。決萬里之長城。以快虜。而刮中原之膏血。以媚虜。迺儼然自號能用虜。噫。此知勇所繇坐困。而千秋爲之浩嘆也。

炎餘稿

卷二

十五

二六十五

議東援

今廟謨之失。未有甚於渡海東援。而窮內地膏脂。以填巨壑者也。夫毛弁之遯鮮。非真有恢復遠猷。思標奇於海外也。當其踉蹌東走。正如失林之鳥。傍徨四顧。聊托一枝棲宿焉。迨喘息既定。夢切鄉關。而懼文墨論議之隨其後。故鎮江一役。掩修酋不備。而俘之。其意亦止爲生入玉門。地耳。至寧撫獻捷。舉朝以祖撫故。詫爲奇功。亦弁所不。自意也。使弁果有恢復遠猷。何不戢翼潛鱗。稍需數月。投弊屬國。固我根基。密約四衛。聯吾羽翼。而因以臘書知會。河西期於同日並舉。使奴酋尾牽制。應接不暇。勢不得不棄歸老巢。而我用捲土重來。還報。天子豈非曠古奇絕。真正英雄哉。計不出此。猥以鼠狗之術。開彙而速之禍。蓋至麟山夜渡林畔。潛踪弁僅以身免。而伎倆窮底蘊盡矣。廟堂之上。迺猶觀其藉力鮮人。爲我後勁。嗟夫。且無論天威義甚。不足震鮮。而鮮決不用命也。自古用兵海外者。最盛莫若隋煬帝。元世祖。而亦聞有一得

志者乎。請證近事。不睹監軍之九月登舟。三月抵鮮乎。不睹趙佑之七月揚帆。六月報命乎。不睹陳汝明之十月開洋。五月回津乎。卽鮮果用命。毛弁信勇敢。將期會山海。舉手抑獨將。偏師出奇乎。如必期會山海。而寄命風濤。適卜於數月之後。從無此兵機也。如偏師出奇。卽甚得志。能加鎮江之捷乎。而吾更慮奴。今日之備。與曩昔異。修舊不得。再縛也。然則議撤回乎。曰。今固不可撤也。撤之則奴益輕。吾計其若。客勸監軍。就彼料理。或開誠慰諭。動王以同舟之誼。若曰。毛弁忠勇。可當一面。天朝置弁。非獨倚角山海。亦屬國外藩也。諭海師。天朝無靳。而勢難繼。王其計所爲善後者。而要領務在因。根於鮮。仍稍稍寄王節制。無令弁以冗濫。康王餉不者。王得核實。聞如是。卽不必收其用。或亦不深受其害也。不爾而必內地之脂膏。填無涯之巨浪。則非廟謨之不臧。而實我蒼生之無幸也。

右八議。皆余壬戌夏秋間作也。是科下第後。以南歸道梗。留滯都下。呂九如先生。下榻山齋。出二子受經。余以間寓目。郎書多所感憤。輒隨筆著爲議。議凡十數首。懼干處士之橫。半削之。存其八。蓋亦清議之必不滅者云。

雪廬焚餘稿卷三

浙當湖鈍叟趙維寰著

擬上救時萬言書

臣東海鹽儒也。萬曆丁酉。繇里選入國學。庚子科。應試京闈。主師拔臣第一。時有以苦思辭學。乳臣者。蒙神宗皇帝。釋不苛求。臣荷此作養特恩。恨不卽捐頂踵。願履上公車。而屢報罷。唐申秋。神宗升遐。計至臣撫膺長號。痛報効無日。公車之念。灰矣。會聞遼警。喪師蹙地。患且剝膚。爰計此番試。事主者必別有一段振作精神。羅真才以裨實用。二十年來。焚血不得洒之。神宗前者。今或洒之。皇上之前。故復從事計偕。比至見部科條陳。無不切切於真才實用。而喫緊尤重後場。臣更私喜。度必有以自見。於是三入闈中。嘔竭心髓。而五策措事直陳。不惜忌諱。尤臣所爲感殊過於先朝。圖報稱於今日者。迨放榜。而臣仍黜落。臣伏思之。收臣之身。不過免一家之哭。臣身可廢也。而廢臣之言。恐不止一路之哭。臣言決不可不收也。况今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時事日迫。蠹壞日甚。誰非臣子。忍默然而處此。是用乘此身在輦下。竊効古人詣闕上書之意。撮五策中之要指。而併悉其所未盡者。以備補救之萬一。惟皇上少垂聽焉。蓋主司策士。首言聖學。臣謂學期實用。不務空文。論學於今日。非獨漢唐中主粉飾文具不足法。卽我聖祖法天建極之淵懿。恐亦未暇及也。莫若挾其要於時務。當此東西多故。唐虞正虛。不妨侈譚前代中興之機畧。而近則採集二祖所爲經畧中原者。若何而以赤手爭天下。洗腥羶光日月。若何而以藩服靖內難。犁虜庭。奠九鼎。而因計今日。何以全盛之多方。不能制小醜。雪國辱。反覆開諭。以振其怯懦之膽。而堅其柔脆之骨。使異時者。卽卒有甘泉之警。而色不怖。而神不撼。從容坐鎮。以恢安攘之猷。此則學有實用。而經筵日講。正不必輟也。臣故於篇終申之曰。不此之務。縱抗坐講之禮。進折柳之規。正心誠意。不停於耳。而吾懼其同于學究蕪儒。且循習既久。安知不目爲老生常譚。而局而安知不漸

更也。主司再策策及用智而誦言漢晉以來五臣之烈。臣謂漢臣張良諸葛亮。唐臣郭子儀。三人者真知如愚。無庸置喙。若宋臣寇準。澶淵之役。無可議矣。然讀其丁此不過五日之言。似非確有成策者。不能片語持參。乃若晉臣謝安。而與前四人並置品題。則臣所未解也。今推安者。謂安指授方畧。各得其宜。故不動聲色。而摧強敵。顧所謂方畧。於史絕不概見。而夷攷淝水之捷。徒以朱序思歸。漏其情實於我。謝玄因而摧之。非安預有神謀。秘

光餘稿

卷三

計。能使之半渡潰也。臣故於篇中申之曰。今之君子。好獎揮塵之玄風。而不幸不值符秦之敵。清譚則赤松比肩。臥龍接踵。及臨敵而無論不能為免。曹之子儀。即欲求如準之孤注。而莫肯以身試此。正所謂以贗知成其真愚者也。小司三策策及大臣之法。小臣之廉。臣謂大臣自處。與小臣異。小臣崛起窮巷。饑寒之色未除。於世味易染指。故不得不糾以廉。若大臣歷踐華臚。鍾鼎自其本分。而區區以脫粟布被表見。無論不足成品。恐於報稱亦

甚薄。則直當奉法自効。而不必拘以廉法。何妨。即所稱伊周二臣是也。尹之事申也。弗狎弗順。舉羣小悉屏置之。旦之事成。居則負宸不言專。出則破斧不避怨也。皇上冲齡踐祚。與商周二幼主絕異。似杞憂者。謂幼志未定。頗致疑於牀旁之側。而頃者臬鳴東方。更不啻小腆之蠢動矣。二臣憂國奉公之法。獨不可彷彿而行乎。即伊周事業有難責備。而所策寧靜淡泊之武侯。亦不僅修清人之玄致也。鞠躬盡瘁。能使黃皓魏延終亮世不敢肆。而

光餘稿

卷三

奈何。今者。即郡邑墨吏。猶無能以法繩之。且往往膺殊擢也。臣故於篇終申之曰。位在公孤。而徒借酸士。竇夫之容。以蓋其猥瑣庸鄙之質。正所謂法不成。法併無不成。庶誠如二公。即都寵利而受天子之禮樂。不言貪也。主司又策策及和衷。而臣謂中與中爭。外與外爭。中外復互爭。似矣。不中不外中立。而制其命者誰。皇上冲齡。方且挈其耳目心膂。悉委之二三元老。則砥柱狂瀾。責有攸屬。恐不得聽諸臣之構訐也。且今中外之事。公論在朝。

野定案在疆場固非曹口所能掩亦非曹口所能
亂當局者誠滌我肺腑而隨奉皇上之褒鉞以
雷厲而風行之片語獨裁皎如白日皇天后土實
憑式焉亦何必效兒女口之囁嚅哉臣嘗見神
宗朝聚訟盈廷累年不剖議者多歸咎於留中今
皇上英智獨運封事朝上夕下矣而訟愈甚恐
神祖在天之靈不能無嗟然發嘆也臣睹皇上
近日處分二三言臣惟觸及宮闈者不無煩于補
牘而餘並優容則亦何嫌何懼而不舉混濁之乾
坤一廓清之手臣故於篇終申之曰明知曲直有
歸而莫與剖畢竟酬知遇之心不勝其避嫌怨之
心急君奉公之念不勝其養交植黨之念也至策
士且緩憂及邊籌而謀所為中病之方切時之畫
臣謂今之邊事必非一召募一加派一發帑一易
將所能了辨明甚而四者之病總根於召募惟召
募而餉不得不加帑不得不發將不得不數易而
究竟總不能得其用何者奴自撫順之役殺掠倍
慘我兵氣奪從此始矣繼以四路敗劫彼百戰百

勝我百戰百北而風聞四方此曹生氣漸滅殆盡
凡今之應募至者皆朱提白鏹愚而致之而未幾
或中道逸或乘隙噪或望風奔朱提白鏹用未既
而衆已鳥獸散久矣何者未對壘而此曹先自分
必死也夫生人敵生人猶有勝負奈何以死人餉
猛虎而獵觀其事之濟乎而說者猶曰惜不得良
將取之夫將真若淮陰信信能驅市人戰亦驅生
人耳若市之死人即韓白誰能驅哉竊為今計莫
若暫格恢復之議而一意固圉固圉之法莫若於
練習時亟回其生機而奪其死魄夫轉死為生非
可責之卒伍也必首重其責於總督總督必自信
其能生人矣而後以轉大將大將必自信其果生
矣而後以轉偏裨偏裨必自信其果生矣而後以
轉千夫長百夫長轉屬而下勢不能人論人曉而
不極於人論人曉恐精神不足動而生氣必不回
即固圉未易而何言戰敵夫恢復之議非遲之十
年未得輕議也而說者猶曰吾以天下全力何難
滅此朝食夫四五年來無地不徵兵無地不加餉

全力亦畧殫矣而效安在臣故於篇終申之曰恢復之名甚正績甚奇心非不慕之而今非其時但願中外諸臣無一息敢怠恢復之心無一人輕開恢復之口如是十年而吾於不見不聞中密爲之圖使賊陰墮吾術中不覺而後耻可雪也雖然策雖有五合之總歸一事臣於是日更有窘於風簷而未及罄者請得畢其說夫遲之十年第就彼已理勢論也乃今患且剥膚矣商眼前之急着則莫急于擇人擇人則莫若用舊臣用舊臣則經臣熊庭弼決不可罷也適遠道者必假導師焉今試問諸臣能諸彼中要害者孰與庭弼諸彼中兵將勇怯者孰與庭弼諳奴事情形者孰與庭弼毋論竟庭弼之才必可收効異日卽就今日論而求一適遠之導師舍庭弼誰任者况前事不効自是廟堂悞之非庭弼罪也經撫之不相能久矣筦樞者斷宜早分之戰守各自爲計則就其所至當各有可觀卽不然而功罪較然亦不得更卸而當時莫有持是議者何惟乎其兩敗則自今亟釋庭弼使

帶罪卽戎而隨奉嚴旨督其後固今日救急第一義也而其次則莫若議分地凡今之不欲分者皆自爲地者也以臣之愚無論前此二臣不當合卽今之樞臣鎮臣合而萃之一鎮何爲者現今經畧急難得人苟非還舊經臣以初服則必當以視其事而鎮道以下則令之畫地而守某住某其住某屯某住某口各專其任各重其權功無旁分而罪亦無旁貸蓋前既以牽掣悞事今斷不得仍蹈前車也而其次則莫若議設險山海以外藩籬撤矣自今便當別設藩籬以山海作遼陽以水平作廣寧以薊門作山海重關疊嶂各屯精銳而以梟將督之賊臨關則憑城固守以扼其吭賊或從間道入則我將銳卒尾其後如尹繼倫於於越故事如是則既可壯神京之外護又可樹勤王之聲援此又宜剋日措置者也而至於臨陣決機則又莫若議御兵議御將御兵之說在楊素素多權畧每臨敵輒求人過失斬之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必先遣一二百人嘗敵陷陣則已不

能陷而還者無衆少盡殺之又令一二百人復還進如前法以是人懷必死戰無不克此臣所願爲將兵者策也御將之說在周世宗世宗爲劉旻所敗是日也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復大振卒旻夫一日而斬七十將幾於無將用矣而旻卒以敗可知真將自不乏而法不必則贖不去贖不去則真不出其庸庸者混之也此臣所願爲將將者策也而猶非本計誠求本計則又莫亟於用謀臣觀奴之用兵其將擊也必先以緩我一動則如飄風迅雷而使我手足不及指一切廣間設奇種種出我所不得窺而我兵數年來曾未聞有一戰出以謀者卽如昨歲搜獲奸細劉保彼所利奴直一月百金耳夫其人而可以百金動動於百金而遂滅門弗惜也脫有貫其滅門之誅而更以一月千金啗之者其爲我効死可勝道哉當是時設遇王守仁韓雍其人必且釋而用之將計就計直可繫逆於闕下而今誰識此者兵事尚陰而必陽用之兵事尚詭而必正用之如畫地圖如行鄉

飲如之何其得志於奴也臣觀奴自撫順以後每破一城拔一鎮未有不用內應蓋奴之得志惟是其可乘亦卽在是矣因其虛而虛之因其實而實之安在奴之終不可圖而遼之終不可復乎而臣尤有說焉今朝廷用人莫病乎未核其功能先賂以官爵夫權以行法爵以酬功權不重則法不行若爵及國功何以報故劬可賜服可假而爵秩必不得濫也熊庭弼一世偉人而初出再出兩晉秩而兩無辭臣時已竊議之通知其宜有今日矣故任事者與其爲袁應泰之悞國毋寧爲解經邦之自揣而朝廷任人與其奪之於不効之後而思已褻何如嚴之於未任之初而得其選卽如曩者倍儲樞貳正以備緩急而今者求一經畧舉朝莫敢任然則廷弼可輕罷哉而又安在官爵之可以賂人哉雖然堂堂天朝而豈其乏人至是蓋卽有之而莫敢自認何者任事易成事難成事難而無余議事又易彼謂寄首領於逆奴猶可且暮俟而寄身名於多口恐瘁發而不及收也嗟乎此其

責又不在疆場而在廟堂之上。非臣所敢深言也。雖然國家事敗壞極矣。臣即不敢深言而亦何忍不言。今天下士氣約結。釀成一片靡靡世界。實惟二十年來。搏擊鋤剪之積威相沿。劫制之當此日。而猶不痛懲股鑒。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真可痛哭流涕者也。然臣終不得不求備於宰相。臣嘗讀金史終篇。曰金自南渡後。爲宰執者。曾無恢復謀。臨事必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事。到危處。輒會議。議不得。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振刷者。必指爲生事。其所用必擇其軟熟無鋒鋷易割者。每比兵壓境。則歛歛相對泣。或殿上發長吁而已。浸尋良久。卒以亡國。臣讀史至是不覺汗涔涔決于背。天祚皇明。其曆數固未艾。然邇日台衡幾不幸而有其象矣。所覩社稷有靈。急與轉一鐵石肝腸。不顧身家。不顧毀譽。苟利國是死生以之。而於以作天下士氣。使豪傑得展布而盡其用。庶末路猶或可振也。憶臣壯時。頗慷慨自許。一日遭際聖明。便當奮不顧身。以殉國家。

之急。而今老矣。即見及之而力已不逮。惟是負恩先朝耿耿不釋。而又目擊時事危疑之極。急須補救。故敢不避狂躁。直抒其臆。以竊附於古人萬言自獻之意。倘蒙皇上鑒臣血誠。特勅內外大小諸臣。取臣前所言者。真心創艾而力圖之。則用臣之言。猶愈於收臣之身。臣即長老林壑無憾也。臣母任激切惶悚云云。

書既具。上之銀臺。臺長袁可立讀。既謂予曰。謂太長。須節去數則。余請曰。不知欲節去何處。袁縷指之。則皆觸忌語。實最喫緊處也。余應曰。若去此數則。何救於時。執不許。時左臺陳中湛先生力爲余從諛。而袁竟格不封。此壬戌三月事。

雪廬焚餘稿卷四

浙當湖鮑史趙維寔著

擬入臺首疏

奏爲國事正苦煩言。臣職適當有言。敬先矢立言之指。以重言路事。臣書生也。蒙神宗皇帝拔臣草茅。寄臣百里。臣五載飲水。惟惴惴負任。使是懼不虞。皇上鑒臣椎樸。特簡而置之西臺。夫臺臣言臣也。今天下東西蠢動。南北交訌。蹙地喪師。日見告國事。敝壞極矣。老成忠計。推厥原本。往往歸咎于議論之多。若謂羈驥足而使不盡展。驟九仞而使不得成。一惟是多言爲祟。夫使言不足爲國福。而反爲祟。則言路莫開於今日。正莫輕於今日矣。臣業明知其然而一旦身爲言官。輒盡棄生平而逐時尚。毋論欺皇上。負特簡。不乃欺本心。負所學乎。欺主自欺之言官。又何以明目張膽。而譚天下事。故臣有所自矢。以求不欺本心。而不欺皇上者。請自今日始。如主德顯有缺遺。官邪明可指。適臣下敢不言也。翹微過以市忠。許陰私以沽

奏稿

卷四

三

直臣不敢言也。真公道。不自真公。論不伸。臣不敢不言也。僞而托真。私而假公。發念於此。而借徑於彼。臣不敢言也。事有實見實聞。心有獨知獨得。臣不敢不言也。捕風捉影之說。拾唾捉吻之譚。附和雷同。厭聞溷聽。臣不敢言也。大要欲使國家收言之用。而臣不必居言之名。昔高皇帝身經百戰。手闢乾坤。爾時窮崖幽谷。尚多鳴鴟逐鹿之雄。肘腋腹心。盡是虎變鷹揚之傑。操心危而慮深。故著之今日。言官許風聞言事。益計在密杜奸萌。潛銷禍本。而今非其時矣。皇上軫念時艱。至不愛通侯金印。覬得一二奇人用之。而二三年來。訖無一人挺然直以身任者。則世之無人大較可睹矣。竊謂今日士習。正如膏粱世胄。日耗其精神於聲色麴蘖之場。而問以祖業之零丁。性命之剥啄。且茫弗深省。使高皇帝睹此景象。必且亟勅一功令。以力救其危。羸振起其骨力。而寧忍更投之寒涼。浚削之劑哉。蓋臣所自矢。以不欺自心。不欺皇上。矯言路之輕。而成其重者。如此。雖然。轉移幹

奏稿

卷四

三

集 88—458

旋權獨在我。皇上皇上而求之以實。則器風息矣。一皇上而啓之以賢。則器愈熾矣。卽如近日處分二三言臣。其以言及經撫黜者。不問理之是非。而慨蒙以黨護偏執之名。猶有說也。至彈中璫之籍沒也。而黜至禁緹騎之生事也。而亦黜此意指一示前後左右乘而竊之。更何忌焉。恐將來憑社之鼠假虎之狐。且縱橫出沒而不可究詰。當是時雖欲禁臣之囂。而以忠諫爲煩。置其又何以服天下。下心而銛忠良之舌乎。伏懇皇上精持用言之衡。以成臣等言官之重。臣毋任戰慄惶悚之至。

卷四

主

三十三

凡臺省新入班行。例有首疏建議。蓋一生品格事業。於此畧覘其概云。壬戌考選後。有屬余具草者。及草具讀之。而咋舌。置不用。

擬補救時事疏

奏爲直挾時事三病根。以佐補救實着事。臣竊惟今天下大病。一曰民離。一曰兵弱。一曰臣囂。此三病實關國命。病甚則命不支。然能識其病根。而對症藥之。猶可及救也。今憂民者曰。加派民愁。莫若減賦。然病根不在加賦也。凡民苦重賦者。猶有產。示有產業者。猶重法網。而惜身家。彼其敢行稱亂。盡市井無賴。山澤凶命耳。彼平日發憤。耽耽富室。正苦無難端。難端一發。如獸走墳。如逆者奴。賊奸細。布滿郊畿。而黔蜀之變。動稱幾十萬。盡此輩也。此事亟須實成守令。守令於民最親。其馴頑醇悍。皆得按籍核之。得設法而頓措之。解散之。誠得真正廉能長吏。賑其災獨者。而間籍其魁桀武健者。或爲鄉兵。或卽充衙門諸役。使其工食足以糊口。而雄心耗於奔命。如是而無賴凶命。其庶幾有所系屬。不得逞乎。則今日收民心實着也。今憂兵者曰。召募滋擾。莫若訓練。然病根不在不訓練也。往時訓練。不過習其伎倆。此日訓練。要在轉其生氣。

夫此輩生氣向爲奴賊先聲。就奪盡矣。今必一一轉之。使對壘時。脚根先站得住。而後可議操器械。決勝負。則自經臣大帥轉屬而下。以至于千夫長百夫長。其肝膽血脉俱湏徹底更換一番。使一種呼吸聯貫之象。真有若身使臂而臂使指者。然後兵庶幾爲我用也。則今日振兵力實着也。今憂臣者曰。議論太多。莫若簡靜。然病根不在不簡靜。也要思置就何因而起。起於建。諱者使門戶起見。不從朝廷起見。從意氣起見。不從道理起見。如一心爲

奏

卷四

七

七

朝廷則門戶立破矣。一心術道理。朕意氣立平矣。卽如近日經撫一案。不揣本末。不衡事理。而竟舉掣肘不得展布之勞臣。與謔浪無當之誕吏。一槩三尺從事。其何以服天下心。而鼓忠義之氣。則亟黜成心以平議論。固今日收臣實着也。雖然以三實着救三病根。尤在 皇人一人獨主持之。蓋二三輔臣。地處盛滿。憂讒畏譏。故諸所稟擬往往多調停而鮮決斷。惟 皇上自爲社稷計。日召輔臣面與商度。而且反覆詰問。以求盡事中之變態。

光緒臣隱忠。必有不能終匿者。如是以銷明黨。弭亂民。而振弱兵。三大病可立起也。伏懇 皇上本實心求實着。而於以責實効。臣毋任戰慄惶懼之至。

此疏亦壬戌一臺中。畫三事屬余具草。余草既具。讀至經撫一案以下。遲疑久之。卒置不用。蓋一時士氣如此。

奏

卷四

大

擬直陳第一清議疏

奏爲直陳千古第一清議。仰懇 聖明。亟登卹典。以慰忠魂。風臣節事。臣東海賤士。謬列賢書。生平嚮往。獨慨慕古志節之林。恒謂世間。爵祿功名。無不可竊。惟忠孝節義。不可竊。瑕瑜好醜。無不可混。此清議必不可混。顧不意年來。時局日新。至有明竊忠義。而舉必不可混之清議。一切濁亂。倒置之者。臣雖時出道窮。而孤憤激衷。誼難默然。請得昧死直陳之。惟 皇上垂聽。臣昨歲家居。適請卹

吏部

卷四

七

報。見臣鄉已故降補刑部郎中馬某。其子某乘皇上覃恩。廣被爲父疏乞 卹典。疏中比例。則千古精忠楊繼盛例也。夫某之被誅。徒以青宮奸人事。誤擬臺臣罪耳。而其死則以官不遂。抑鬱道病死。質諸繼盛。不啻風牛馬不相及。而輒無端混比。其例臣時頗駭之。已復深念孝子極思。自宜如是。若夫爲朝典核實。爲名教存防。固自有當職者在。乃未幾而該部題覆。亦竟比繼盛例矣。然猶曰。空省必有糾駁者。即不然。而政府票擬定有所釐正。

也。乃寂寂久之。而 明旨竟准繼盛例。贈官蔭子。

居然一楊繼盛矣。臣乃不覺撫膺浩嘆。孰謂名節忠義之不可竊。而千秋清議之不可混乎。夫繼盛所以成此忠者。始危於僞鸞。繼危於嚴嵩。不知歷幾許磨折。受幾許冤枉。至今讀其奏議。令人壯氣。讀其年譜。又令人痛心。故自繼盛沒後。百年來忠臣不之訖。莫敢與儔。而何意貪穢庸鄙之部。郎忽冒而竊其例也。某之生平。播在輿論者。姑勿論。而第就事論事。一以觸君側之巨奸。一以起羅織之

吏部

卷四

八

大獄。其發念不倫矣。一以忤權要。含冤一以謾官。臣忤旨。其操誼不倫矣。一死於西市。一死於兒女之手。其致命不倫矣。而輒無端橫比其例。至爲之蔭子。夫子可蔭。則謚亦可請。祠亦可錫。而異時者將遂易名曰忠愍。耶賜祠額曰旌忠。耶矧 神宗朝以職事被劾。而品高於某者。屈指無慮十百。誰非人子。脫盡如某。而盡以某之例比。悉從之。則繼盛不勝多將。不從而又執何辭以謝也。臣竊謂繼盛惟無知也。如其有知。幽憤必不釋。即某亦惟

無知耳。如其有知。豈其不差。沮縮納而敢進。與繼盛抗禮。肅皇帝之庭哉。然則此一舉也。不獨非以慰繼盛。亦併非以愛某。且不獨非以愛某也。而當事者。併非以自愛一言為不知。即其比擬而知其所自處。決非繼盛一流人矣。而臣以是更為千秋臣節懼也。誠懼此典一誤。而後有聞風興起。願為忠臣者。皆相率為某之忠。不肯為繼盛之忠。何者。為某之忠易。而徵恩渥為繼盛之忠難。而恩不加於鄙夫。人性軟熟者。多忠義。堅植者。寡於恩。必取渥焉。於事必辭難焉。此其理之必然者也。誠若此。則其寃也。必且舉世憤憤至不識忠為何字。忠臣為何許人。而國家一旦設復有真正鉅奸如嵩。驚革夫。又誰與批鱗。碎首以折其逆。而天下事尚忍言哉。念臣老困公車。壯心消滅幾盡。而獨此一事耿耿不能去念。故乘身在輦轂下。而直披其孤憤如此。伏懇皇上特下臣章。詔閣部臺省。偏訪中外輿論。從公詳議。如有。一人一語謂兩人不妨同卹者。乞即寸斬。臣以正臣妄言之罪。有如三代。

奏餘稿

卷四

九

直道必不可枉。則或更或革。惟皇上命而於以存千秋之清議。維萬古之臣節。臣毋任憤越待命之至。

疏稿既具。會覓繕寫人。以同年崔。崔索高蘭之輒力阻余勿上。竟袖稿歸。臣弗與。蓋先是主是議者。正崔密交。而余絕不知也。時銀臺復有為崔同鄉者。余心知疏即上。某必從中撓之。遂不果。而第為椒山先生重銓年譜。跋其說於後事。

奏餘稿

卷四

在乙丑三月。

戊辰五疏。是科三試既竣。少年諸英有索觀余
闕中牘者。諸英故皆侮余。謂余老朽無當者也。
余出示之。頗多驚服。嘆詫去。已間以請質二三
知文大老。大老更多心賞。謂決頭卷。余時意想
遂癡。念嶮峻景迫。報主日短。輒爲草就五疏。
蓋皆平日盱衡感憤。熟籌以圖報稱者。未幾放
榜。與大索爲亟。內其稿篋中以歸。而跋之持世
君子。

擬疏清朝公論

卷四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爲直剖。清朝公論。仰懇聖明。亟慰忠魂。以光
新政事。臣謹按前經臣熊庭弼之見殺也。以廣寧
陷後。庭弼自右屯還保關上。而典獄者遂與逆撫
王化貞一繫論辟也。夫人臣身寄封疆。死生以之。
不曰保關門。而但曰棄右屯。臣亦何能爲庭弼解。
然而千古勞臣志士。有扼腕痛心。決不肯心服者。
則其冤可訟也。夫當奴酋之發難於撫順也。遼陽
勢已岌岌。自庭弼出而彈壓其地。威名既素。足以
鎮奴。而修守備至。又使奴不得乘。以是一年間。遼

訖以固。自庭弼去而遼陷矣。是由前言庭弼固有
功。可議也。及庭弼之再出也。奴氛正橫。而我力實
未足以制之。時王化貞妄言主戰。庭弼獨一意主
守。從來撫臣未有不受經臣節制者。而化貞以崔
呈秀爲之與援抗。違節制。崛強自用。而廣寧以陷。
是由後言庭弼亦無罪。可按也。然此但可以論事
理而未可以合法例。庭弼既爲經畧。則廣寧亦其
統轄地也。力既無能制。頑撫而鞭復不能過馬腹。
焉不抗疏引退歸命。天于今業與同事。安得與

卷四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同敗。執此罪庭弼。而奪其秩。削其官。夫亦庭弼所
甘服者。而臣獨惟夫當事者偏不坐。以失廣寧。而
突坐以棄右屯。夫自廣寧陷而風鶴皆兵。關外諸
糧。而欲責庭弼死守。以護關門乎。夫庭弼之重寄
在關門。猶化貞之重寄在廣寧也。使庭弼而止爲
一身計。卽捐七尺以殉右屯。無不可。儻爲宗社
萬全計。縱諸葛孔明馬懿復生。當亦不能出保關
一策。而責以死守右屯。萬一奴酋謀知關門無備。

舍右屯而長驅直搗震驚。廟社當是時臣又不知何以罪庭弼也。而說者曰庭弼之速斃非獨以竊事爲其行賄東林以謀脫罪耳。嗟乎此岳飛之莫須有也。皇天后土其可欺乎。夫庭弼何如人。固當世使丈夫也。其心事極光明其氣性極高亢。彼視東林諸巨孽直一腐儒耳。正以眼空世宙遭此毒焰而肯向腐儒吻下乞其唾餘耶。蓋造此謀者皆起於崔呈秀。呈秀之謀殺庭弼也。力主毛文龍也。皆以救王化貞也。其陰爲之謀蓋已久矣。憶臣戊戌下第後呈秀以同年故觴臣。手出一稿見示。曰此奸細杜茂招也。臣閱一過詰之曰稿從何來。曰來自關臣張鶴鳴。臣謂之曰據稿則庭弼與奸細通。夫庭弼何如人而有是耶。呈秀意不懌。蓋是時臣已知庭弼必不免矣。遲之六年而見殺亦緣爾時鶴鳴以被劾歸。公論弗許也。其殺庭弼而必傳首益曰庭弼罪不極重則化貞罪不極輕。於是傳首未幾而爲化貞乞貸之疏至矣。總之崔呈秀毛文龍兩人合爲一局以殺庭弼而救化貞而化

焚餘稿

卷四

十五

貞卒不能救則公道之必不可滅而天實奪其鑒也。嗟乎使庭弼罪果應殺殺庭弼而果足以服天下何不於大都白晝明正刑章而竟以八月廿五夜半出片紙起斬西市。豈亦有不可對之青天白日不可對之通國臣民者耶。臣與庭弼生無半面之識獨其直節正氣臣實神往而心儀之。而身死後諸惕於鐵案之說者。訖無一人敢爲暴白。故衷心實願爲死而冒昧歷血以仰干於皇上。願皇上單召廷臣詰所以殺庭弼而不於白日必於夜半者何故。祖宗朝曾有此律令否。而於是誣廷弼之首於其家。徐議存遼之功以贖其罪。若夫一切旌恤則惟皇上命。即今日不恤異時公論大明。臣知定有補其闕者。臣母任激切惶懼待命之至。

焚餘稿

卷四

十四

擬疏理財大計

奏爲直陳理財大計仰懇 聖明。亟登巨鑑。以登國儲。避民困事。臣竊惟國家財計。至今日而困窮極矣。理財之術。大要不出生與節。今議屯議鹽。議鼓鑄。不遺餘策。生之無可生矣。則退而議節。而今所爲節約。以風百司者。皇上業身先之。纖造停矣。御膳減矣。玩好屏矣。且阿柄獨持。即鳳鸞無從爲耗矣。如是生如是節。而向所加派。竟若永爲定制。小民曾不得微捐貸之惠。何也。則海外一餉爲

奏餘稿

卷四

十五

之巨蠹也。計今日屯鹽鼓鑄之息。可一歲而獲百萬乎。計皇上非食惡衣之所留餘。可一歲而獲百萬乎。臣固知其不能。則生且節。直鑄銖耳。鑄銖取之而泥沙用之。奈何。其不困且詘也。夫犄角之說。捕風捉影。固舉朝之士所共嘲笑也。剝小民散百萬脂膏。以填無涯之巨浪。亦舉朝之士所共切齒也。然退則籌之鑿鑿。而進對皇上。卒無有盡言而直任者。何故。貪夫戀其羶餌。而怯夫又懼其基禍也。所謂羶餌者。每年百萬之餉。毛文龍以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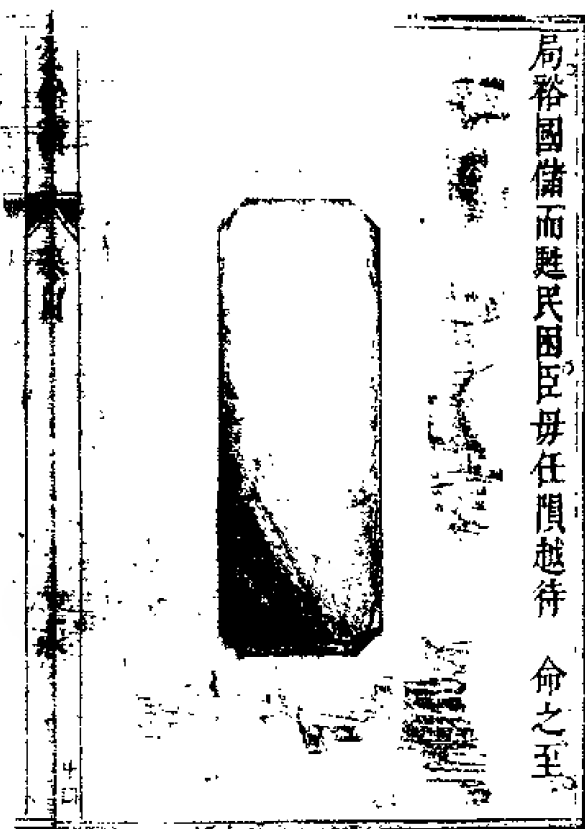
奏餘稿

卷四

十六

自飽而捐其半以飽遊士。要津之腹。凡今之湯詡文龍。而謂餉不可撤者。皆吞文龍之餌者也。若懼基禍者。則曰餉一撤。文龍必叛。而之奴。是又生一李永芳矣。萬一反戈內向。誰執其咎。則臣竊以爲不然。今之文龍。固未叛也。而與叛人有異否。謂之而不赴。且捏造奴書。以恐嚇我。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是文龍非獨不爲國臣。實國賊也。且往者。鎮江之役。豈真有奇謀絕力。足以致修酋直襲之。耳。彼其伎倆。已久爲奴所蔑視。故昨歲如舊東渡。直走王京。而絕不應文龍之尾。其後則奴之目中固不知有文龍矣。且以奴之狂逞。而袁崇煥立定脚跟。與之一戰。亦已稍挫其銳。則文龍即反戈而謂中朝諸將。遂無一能制其命乎。總之文龍即不叛。而仍不爲我用。文龍即叛。而仍不足爲我損。以焉能有無之亡命。而年齎百萬金錢。以餉之於茫茫大海之外。在文龍固私喜其得計。而不幾令屬國竊笑。謂中朝無人哉。蓋臣竊聞之。文龍之在海外也。借天朝聲靈。以籠駕其附近諸島。諸

島業有奉職貢而修歲事者。則文龍固已儼然一
 扶餘王矣。且其一切骨肉心膂之戚。自四五年前
 已盡摯而之海外。則故鄉之思已絕。而吾猶羈縻
 之。若將異其返國者。彼又安能舍南面王樂而囊
 頭束手以聽白面書生之烹割哉。今而後臣願
 皇上亟下明詔。姑贖其往者。矯誣桀驁之罪。而第
 申之曰。爾之糜餉多矣。今而後果能縛奴酋致闕
 下。則有列爵之典在。區區餉勿論也。不則吾不能
 更剝小民爲若德。而仍詔登萊厲兵秣馬以待之。
 如是則一舉而國家增百萬之入。其爲生且節無
 有大於斯者。抑臣更有聞焉。往者奴酋東渡。文龍
 不戰而北。業效欵於奴。議輸歲幣矣。以故奴之東
 也。一意與鮮爲難。絕無却顧。而文龍亦絕無一馬
 一卒爲鮮聲援者。凡塘報所鋪張皆夢。鑿語也。蓋
 此說來自海外。既非無因而以今情形度之。亦畧
 相似。夫然則餉文龍乃以餉奴耳。齎盜已悞。尚可
 齎盜而讐者哉。伏願皇上立召樞臣面詰以
 文龍反則何狀。不叛則何狀。而因以究竟文龍之



擬疏恢復

奏爲直陳恢復大計。仰懇 聖明。獨斷專任。以責成功。事。臣謹按奴酋發難以來。自遼廣相繼陷沒。而朝議恢復。凡六七年於茲矣。費金錢無算。捐士馬無算。而責以成功。如捉影捕風。絕未見有實可維持之着也。臣以爲遼之當復。與不當復。直兩言以耳。宣宗朝。不膏肓交趾乎。然交南去京萬里。而遼實爲神京左臂。左臂卑寒。異時者思必申於腹心。則滅此而朝食。固不待再計也。雖然。恢復之功也。任恢復之人。必奇人也。如今日任事者。忽忽悠悠。不圖戰守之方畧。而急匪賊之報復。則遼雖有失。當復之理。而若人已決。非能復遼之人。今朝議起袁崇煥矣。崇煥之生平。臣不能悉。獨從塘報中想見其骨力。膽識。似一時諸臣。誠未有出其右者。今及其未至。皇上正宜豫籌所以任之之術。有如任之未幾。而或掣其肘。或繫其足。中山之篋入。而息壤之盟渝。恐 國家縱有百崇煥。未見其能成功也。臣以爲若崇煥者。皇上誠有意任

奏餘稿

卷四

十九

之。必復古推轂之制。曰。圖以外。惟將軍制。假之以

便宜之寄。而小勝勿喜也。小挫勿撓也。而亦必嚴與之約。七年以內。將軍有求。而朕勿應者。咎在朕。七年以外。朕有求。而將軍勿應者。咎在將軍。如是而恢復之議。庶幾可究竟乎。然臣竊慮 朝廷之必不能。非 皇上之不能任也。而相臣之不能任也。又非相臣之不能任也。而相臣之不敢任也。以寧錦之捷。崇煥與其將趙率教。親犯矢石。冒白刃。出萬死一生。致之固。九邊四海所共傳。天地神人所憑式者。而庸惡鄙夫。早已明懷其功。而擠之去。而率教且幾不免矣。猶幸紀率教者。非省臺也。若出自省臺。相臣握管。躊躇。擬不知所裁矣。故臣以爲恢復一議。全在 皇上。獨斷。而獨持之。漢臣段熲之征羌也。歷年久而不克。朝議趣之。熲還報曰。軍不內御。願卒斯言。而唐憲宗之計平淮蔡也。以宰相頭顱之不保。而憲宗獨憤然曰。吾用一度足破二賊。未幾而羗卒滅。元濟授首。臣願 皇上以任。裴度者。任崇煥。而使崇煥得終段熲之局。七

奏餘稿

卷四

二十

三十四

年以內復警雪耻。定有不徒託之空言者。頃臣聞之道路。奴方困於饑寒。手待斃乘之。此其時矣。而惜未得其人。伏願皇上立促崇煥。申以限期。令尅日受事。而毋襲成套。犯從事失時之忌。臣母任激切待命之至。

擬疏廣額

敬陳科額當廣之故。仰懇聖明酌復祖制。假空名以收實効事。臣竊惟會闈科額。累朝以來。衰益不等。而大較國有大慶。必疏請廣額。至論廣額之指。則必以文盛爲題。夫文盛卽質衰。聖人所深憂也。如其果盛。正宜減額以抑之。而顧益額以長其靡。非計矣。臣以爲國家設科求人耳。豈以求文。文者腐爛無當之物。縱令窮極工緻。而一服官政。敝筭棄之。其所藉以肩宏鉅効。匡勦獨此人耳。要以求人。莫若進士。非進士必無不肖也。蓋今天下名爲三塗並用。而舉世貴重。止進士一塗。上官之待進士也。獨優。從未有以微瑕小過。錮之使一蹶不振者。故凡爲進士者。苟非大不肖。必自喜其進步之寬。而舉動矜嚴。類不敢妄自菲薄。蔑耻蕩閑。以重干吏議。若舉人則不然。舉人非無奇人也。而上官先以成心薄之。非有與援。鮮克振拔。故當其之官。而一種蕭然不振之氣。先已示人。不尼重矣。於是衙門猾胥。豪民巨室。遂相與狎侮而

播弄之求其寧玉碎毋瓦全而錚錚表樹者百中
不一二也故舉人官僅優於貢監而決不能及進
士是故多一進士縣令便多一縣生靈之受福多
一進士郡守便多一郡生靈之受福夫一縣一郡
之民少不下數萬多或至十百萬吾所收者一人
而貽十百萬生靈之福其利豈不溥哉今國家
兩京十三省其爲郡邑千五百有奇乃進士任職
者止三之一耳秦蜀滇黔兩粵至有全省僅一二
進士者有一省全無者夫進士虛名也而民受其
福則朝廷實利也與人以虛名而收其實利而
猶斤斤較量於數十名之增減以爲愛惜名器夫
世有以名器與爲國造福之人而猶爲冗濫者乎
昔高皇帝之定鼎開科也額凡四百七十有奇
文皇帝之靖難開科也額亦四百七十有奇如謂
廣額必由文盛國初典籍未備師儒未閑今傳
其文殊不勝朴塞固陋而安在其盛夫亦惟天造
草昧小民甫離塗炭謂非進士不能奠安而撫輯
之而其後額漸以減何者爾時求賢之塗甚廣自

焚餘稿

未田

二主

三十五

科目外尚有辟召有保舉卽富戶老人皆有入仕
之例二祖蓋收之不勝收故額不獨可減且有
時乎停若夫今日辟召保舉諸塗杜塞盡矣驅天
下之英豪悉併歸於制科一路而乃猶復隘其額
使懷奇抱碩之彥往往窘於風簷之尺幅庀於五
色之無主而終身不得自見獨以勢不得錮之不
用也姑借百里償之是國初求士以子民而今
反借民以養士也於是庸惡鄙夫固日役役焉爲
榮肥計而壯懷鬱勃者亦且日借子女玉帛以磨
耗其雄心而不復顧國家之急又何惟乎吏治之
日偷而民生得不日蹙哉今而後臣願皇上軫
念邦本之重大破庸人之議監於二祖初制而
每科以五百名爲定額明詔銓樞大臣但遇邊
腹極要害極凋疲之處必選甲科爲政而揀舉貢
之精強者佐之大要守令正官必令進士與舉人
相半而一切貲郎吏農則盡委之倉巡泊驛毋令
涸守令之選如是而吏治日勑邦本庶幾其日固
我臣舉人也諠不當爲齟重之說以自辱正惟身

焚餘稿

卷四

辛卯

三十五

所歷閱。確有真見。故直披其肝膽如此。伏惟皇
上採臣之愚。以定一代鉅典。而補累朝之未
備。臣毋任激切待命之至。

擬疏賞罰失平

奏爲摘陳新政賞罰失平之二。仰懇聖明。亟賜
持平。以全盛美事。臣竊惟帝王御極。所爲彌世磨
鈍者。其用莫妙於賞罰。賞罰平。則忠良勸而奸邪
懼。賞罰倒。則奸邪喜而忠良鬱。故孔子論舉錯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蓋言賞罰之必不可不平也。
我皇上龍飛以來。亟殛三大奸。而彪虎諸奸。悉
按治如律。則罰當矣。亟卹殉國諸大忠。而廢籍諸
賢。次第起用。則賞當矣。朝政清明。羣情兢勸。即
唐虞盛際。未有過於斯者。顧就全盛中。而微有一
二偶失其平。則臣請爲皇上補其缺。惟皇上
垂聽焉。臣竊睹皇上御極之初。逆璫魏忠賢。猶
偃然在側也。業歷兩月。曾無一人敢指摘之。而逆
璫亦且揚揚然謀自固矣。當是時。四海觀望。殊不
勝國勢危疑之懼。而幸有部臣陸澄原。錢原愨。貢
生錢嘉徵者。三疏接踵。痛發其狀。而逆璫乃始嚴
鍊求去。皇上始因而去之。夫逆璫一日在側。社
稷安危。一日未保也。自三臣之言入。而逆璫黜。逆

璫黜而國祚安則三臣非皇上之社稷臣乎
顧臣伏讀明旨不日出位妄言則曰言而不當
夫使發奸之言不當則必稱功頌德上疏保奸之
爲當而逆璫宜至今在也今逆璫既已正法則三
臣之言之當皇上已實見之躬行而功在社稷
矣迺及其行賞三臣至今曾不得蒙一字之褒此
臣所謂賞之失平者也自逆璫之正法也年來爲
所摧折者俱上疏自明皇上一一與之昭雪甚
有卽與補擢者蓋不啻百十人矣乃工部主事門
生
朱金華
卷四
洞開無故遭黜再疏自鳴而皇上不惟不與昭
雪反重之以削奪何也臣猶記堂官薛某之奏洞
開也其說曰全無實事實心一味發抄發揚夫發
抄發揚正任事任怨者之苦心而反以爲罪則必
上下雷同養交樹黨之爲實心乎此其說已極謬
謬及近奉明旨詰責居間者之游說皇上本
惡其爲堂官游說也而政府票擬乃故以司屬詰
堂官罪之夫堂官而果公忠殉國之堂官洞開詰
之非也堂官而蔑耻媚璫之堂官則亦彪虎兒孫

類耳尚得以堂屬論乎今鳳翔之奸皇上業
已洞燭而黜削之矣鳳翔黜發鳳翔之奸者亦黜
將是非何繇而明公道何繇而自且削奪者逆璫
之毒發自皇上御極卽二三奸黨猶從寬政不
盡以削奪加之而竟加之擊奸訟冤之詞開此臣
所謂罰之失平者也大抵朝政當極昏濁之日則
主上稍有懿美臣子卽願爲之頌揚朝政當極清
明之時則主上稍有缺遺忠良亦亟爲之補救
皇上堯舜也朝政百美具新真所謂極清明之世
朱金華
卷四
界而據微臣愚悃獨此二事失平似猶稍爲盛美
之累敢冒昧直陳以附於古人補闕之誼伏懇
皇上亟檢陸澄原等三疏併門洞開二疏勅下
部院大臣從公會議應援擢者卽與援擢應昭雪
者卽與昭雪於以持平衡而全盛美臣母任激切
待命之至

雪廬焚餘稿卷五

浙當湖鮑叟趙維寔著

君子先慎乎德

庚子

明主計所以聚天下之神也。必自清已之神始矣。夫神淵穆耳。湛湛耳。其體虛。其中無有。亦何所爲聚天下者。而不知主之神。卽天下人之神。當其清自我也。人主無利天下也。及天下人各自爲清以聚我也。天下亦無利人主。夫今人盡聚我。而不我利。以成我尊。人主大利哉。而惟是不先自實。以啓

焚餘稿

卷五

十

天下之厭虛。不先自有。以啓天下之厭無。始乎獨清。終乎清天下。以清天下神。併聚天下神。則君子先慎德之措也。夫德則吾神也。德之神惡乎當天。下人之神。而一濁衆濁。一清衆清。傳曰。得乎天。之謂德。又曰。天下同得之謂德。夫得乎天。則天全不借資人。同得於人人。則一人不必借資人人。人人亦不必借資一人。修然各守一膜也。而儻然證於六虛也。夫醉者僂入城門。以爲七尺閭。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主上視民。則赤子。則

焚餘稿

卷五

十

元氣雖甚刻核。主誰忍秦越赤子。培斲元氣。而秦越之培斲之。利濁其神也。而詎知民於君上。如父母然。其威雷震然。人誰敢忤父母。觸雷霆。而間不無忤且觸。利亦能濁其神也。故人主一自以無所得。而征利天下。卽天下各自以無所得。而征利人主。而其卒也。一人征天下不勝。天下征一人。一人並不勝。而害乃獨中於上。而其究也。衆神處赴。爲嘲爲答。我神樹招。爲鵠爲標。而害原實先自上。嗟嗟。人主亦何利以身先害哉。君子憂焉。故不濁吾神。以先天下。獨清吾神。以先天下。又非枯槁寂寞者之爲清。而以人我克然。有所各得者之神之爲清。夫克然各得。虛而不虛。不有而有。則德是也。其味殊澹。而飫於珍錯瓊瑤。其色殊闇。而燦於玄黃瑰麗。其境殊曠。而達於阿房曲室。其趣殊夷。而快于水流巖扃。而君子於此。憂憂其不捷也。澄澄其不涸也。慄慄乎其慎之也。屹屹乎其若不及。其先之也。夫非懼不德而求慎。見德寬慎。卽慎與德。強執禮用。是不慎之慎。非慎之慎也。又非防不虞以

求先因慎覓先。即先與慎。強分次第。是不先之先。非先之先也。靈根內植。貞符自含。非審非怪。無慮無營。當是時微。獨不知恣睢非微也。亦併不知戒懼非肆也。有物渾成。先天地生。託於丹臺。居於頤初。當是時微。獨不知後念可竢也。亦併不知前念可將也。於是東方饒鹽鐵焉。西方饒珠璣焉。南方饒金玉竹箭焉。北方饒狗馬桑棗焉。中央饒粟米錦綺焉。反踵空同。竒肱修股之國。饒珍怪琛貢焉。而君子一切不知其不知也。湫涿如秋。典凝如冬。激其神。不與天下逐。羶也。而融融如春。廣廣如夏。完其神。原不必于天下。補虧也。夫天下人之神。盡激也。盡羶也。盡完也。盡虧也。我以激先人。必不自羶矣。我以完先人。必不自虧矣。彼見夫君上一日。間萬營也。營萬費也。費萬給也。然猶瀟然其棲泊。然其無求也。而吾於君上百千萬億中。渺處一焉。營幾何。費幾何。給幾何。且君上者。又業爲我調劑之。煦育之。而顧迺猶未屬厭。覲有餘於上。則其神必不消。神自以不消。而於是乃輻輳歸命。還嚮人

主拱戴之者衆。灌輸之者大。而君子迺遂端受天下之環拱灌輸。如淵聚鱗。如林聚翼。如盤谷之聚。迴風如大海之聚奔瀾。於都哉。天下神其聚是乎。而惟是以一慎德清吾神。以清吾神。併清天下之神。以清天下神。併聚天下之神。餘別非有魂術。故造化在手。天下爲於堂上。謂此神也。而世主不察。振云有天下不自娛。監門臣虜。命曰桎梏。輒乃并髦其德。日汨汨濁。吾神以征利天下。天下亦遂各以濁應之。於是洛口敖倉。瓊林大盈。祇爲大盜積。而供賢者驅除難。豈人主必不可富若是。夫其慎不慎。而先非所先耶。雖然。桑孔不柄漢。毒不烈商賈。安石不柄宋。禍不慘鷄豚。未有主上黷利。而不自小人也者。故明主先慎德。慎德先慎人。聚歛休容之說。大學終篇。三致意焉。良有所見。非苟而已也。故曰君德清明。正人所深願。夫誠得願之清明者而任之。主神庶幾當清哉。

聖王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

庚戌

聖人所爲完我真心者。惟是不有我心。而使天下盡得其所爲心。夫心體神矣。以我自視。則有我心。而以我繫天下。人亦盡有我心。有我心者。盡天下則有天下心者。何詎不在我。我一心耳。而能有天下心。是謂萬物皆備。而其心真。而不識真者。方且於天下中獨別一我。又於我心中獨結一欲。夫使心化爲欲。欲執成我。而於是天下人各以心還證。而不得其所爲心也。輒乃紛出其欲以求勝於我。

集餘稿

卷五

而天下因以脊脊多事。夫惟聖王鏡於本來之合證者。使天下與我共域一心。共遊一欲。而於是我之心。乃始充徹徧滿。而無漏。而究竟毫無加我心也。總完我真心而已。則聖王以其欲從天下之說也。夫茫茫堪輿。寥廓無際。其間含血負氣。夫詎非人。詎肯相爲下者。而我於間獨翹然自命曰天下王。夫業爲天下王矣。卽必有所總壹倫類。攝天下以歸命我胷子者。而乃令天下各以心自用。而不爲我用。則主勢孤。而吾亦何以王於天下。夫然則

勢不得不以我之心。俯而求適天下之心。而無奈我心之介。然而倪爲欲也。樊然而紛爲欲也。侈然而奢爲欲也。夫我方以天下之心之不適也。反而求之我心。謀所以適之。而我心已先爲欲據。又安所得天下心而適之。然此特以論世主也。而非所論聖王也。世主心爲欲使。聖王獨以心使欲。世主欲爲心累。而聖王獨以欲爲心用。世主卽微有羶慕。此心已受其牽掣。而不得脫。而聖王者。方且羅萬情。集萬嗜。以恣吾所斟酌灌輸。而此中儻乎其

集餘稿

卷五

若忘酒乎。其若滌。夫人之劇於欲也。不啻土之在范也。圓而圓。方而方。惟所爲之聖王者。豈其神靈獨異。能別造爐冶。大亦惟是有機焉。以轉之。曰吾欲之初芽也。是爲其欲。曰其欲。卽其象有所附。而其柄有所握。握之者我也。我以之從我。卽從我矣。我以之從天下。卽從天下矣。其駕御自我。驅策自我。一介之士。苟存心及物。於人必有所濟。矧其履乾符。執大象。而爲天下王者。是故不以其欲爲其欲。而以其欲爲天下之欲。卽以其欲從天下之心。

夫不從天下之欲而從天下之心者何也。心公而欲私。心可從。欲不可從也。天下之心大較不出欲。飽欲煖欲。安欲壽欲。吾得以勸農課桑。政簡刑清者。撫循而周洽之。而如以欲則驕子之貪癡。有慈母不能望其腹者矣。然又不但以欲從天下之心。而必以其欲從天下之心者何也。欲膠結凝滯之物。吾不出之使流布。萬字摩盪六虛。則必且入而鉅於我。迫錮於我。而我且不見有天下。又安所得天下心而從之。是故吾欲即心而起。而吾之心即

朱餘稿

卷五

七

天下之心。而是天下原不在我心之外。而吾欲豈得拒天下而堅轡於內。吾欲既不至堅轡於內。而天下又何至分別離岐於外。是故天下之於聖王。惟恐其欲之不倪也。惟恐其欲之不紛也。惟恐其欲之不奢也。且微獨天下。即聖人亦自恐其欲之中槁。不足以待天下之酌取。而日濟之乎不涸之源。轉之乎無窮之轍。是故天下雖有含哺之嬉。鼓腹之遊。康衢之謠。擊壤之歌。景星甘雨之徵。鳳鳴麟遊之瑞。而聖王視之。不知其在天下。一吾心之

朱餘稿

卷五

完真之秘術。而世主所宜亟講也。

喜怒哀樂。自爲毀遂而已。蓋吾心不如是不滿其量。不滿心之量。即不足完心之真。孔子曰。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又曰。欲而不貪。夫有如立人達人之欲。雖窮極其欲之致。而可謂貪乎。如漢武內多欲。斯不足與興唐虞之理矣。惟其內之故。不能顯出之以從天下。而僅僅封于一膜。若立人達人。顯然出之以從天下者也。蓋欲可外運。不可內竭。聖王之精蘊盡是矣。雖然。惟無欲而後能以欲從天下。惟寡欲而後能無欲。則清心寡欲。九聖王所以

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 丙辰

大哉聖人乎。虛其心以因應天下。而不以天下實吾心。故其所握以爲用者。其神而能不爲天下用。夫心。神物也。顧其所以爲神。亦惟是宅於無垠之宇。轉於不礙之塗。中常空空。使天下日入吾中。以聽吾所操縱。而天下卒無能據其中。以操我者。而後以成其爲神。若猶是屑屑然。縈縈然。取吾本空之體。柴柵之。而埃積之。則是吾藏神之處。已先爲他物所據。而神於何有。而又何以運天下。故夫心

發餘稿

卷五

也者。可虛也。不可實也。此聖人所爲。無以觀妙。而不以喜怒繫其心也。夫聖人亦人耳。其有所訴焉。而愉快。與人同也。其有所忤焉。而惛忿。與人同也。且夫喜怒與心。共域而處。又非若緇之與素。營之與機。截然分爲二物。而必不可合也。業已喜怒矣。卽欲不繫。亦似不能不繫。而聖人曷以不繫焉。蓋心如泉源然。喜怒卽其流之既決。而分爲清濁者。也。流之不能無清濁。卽原泉亦無如之何。而惟是原泉所主。止在行地。赴海而他。無與焉。則亦惟消

消以出之。洋洋以沛之。浩浩以放之耳。已然則聖人所爲。不以喜怒繫心者。大較可睹也。聖人者。豈

與有殊絕離跂之術。能屏喜怒而悉去之。使聖人一日無喜。則天下之暑雨祁寒。痾瘵怨曠者。誰與疏淪。而發其忻忻向榮之脉。使聖人一日無怒。彼大窺闢號澤。憑城伏社。爲宇宙所側目。不敢問者。大誰與剪除驅剔。而發舒其噫鬱不平之氣。然聖人之喜怒一。而天下之待喜待怒者。十百千萬。而靡有窮。則聖人固有以辨此也。曰吾以一喜當一

集餘稿

卷五

可喜。則喜窮。而以天下之喜。付天下之可喜。則喜不窮于喜。而能窮喜。吾以一怒當一可怒。則怒窮。而以天下之怒。付天下之可怒。則怒不窮於怒。而能窮怒。於是焉合此心於萬念之未啟。而勿以先入攫之。於是焉洞此心於萬境之雜沓。而勿以執着錮之。如懸鑑然。妍者獻妍。媿者獻媿。而不必以我妍媿之也。又如虛舟然。觸之東則東。觸之西則西。而不必以我東西之也。天如噫氣然。于者鳴者。才者調者。聽萬竅之自爲調叶。而不必以我于鳴

之才調之也。而於是焉。四凶可罪。八元亦可登。罪人可泣。防風亦可僂。三面之網可解。而南巢亦可放。絃歌可以試於匡。而兩觀之誅。亦可行於魯之聞人。而未也。共是懿親。而戲剪之桐。可封。東山之斧。亦可破。霍林之父。可囚。東土之子。即可命。而本也。共是一人。而可以兵之三旬。即可釋之一。其可以富貴之。惟所欲。而即可以控扼之。使不得逞。而未也。或譽其所誹。而誹其所譽。則阿可烹。而節墨可封。或罪其所功。而功其所罪。則丁公可殉。而季布可召。凡若此類。未易殫舉。而總之以喜還喜。以怒還怒。適當其分數。而我無容心焉。何者。吾之一勢。不足以勝天下之十百千萬。而苟不空其心。以待之。虛其心。以遊之。則有所戀於此者。必有所迷於彼。有所迷於此。而不及覺。必不免有所竊於彼。而不及收。至於喜怒為可竊。而奸人乘之。或嬉豫頰笑之間。而橫發於咄咄之頃。或倒持帷跣之適。而盜弄於國門之外。當是時。吾且以其身供天下人之喜怒。而尚得行其喜怒於天下耶。然則

焚餘稿

卷五

七

向者之屑屑然。縈縈然而繫之。不釋者。不乃祗為有力者負之趨也。蓋至是而始知聖人之不繫心於喜怒哀者。乃其所以握喜怒哀之樞。而用天下於不窮也。然而怒猶甚焉。七情之發。惟怒難制。故雖以顏氏之克復。而仲尼挾其精蘊。獨曰不遷怒。斯其微豈易言者。然則室慾以懲忿。猶不繫心之喫緊處哉。

卷五

十二

正人君子所深願

戊辰

人臣以愛君之心托之願而願不可必得則獨特人主酬之酬其願而後可以杜其所不願夫願虛欲也但可盟屋漏實鬼神耳至欲挈吾所願者以奉之君無可奉也惟無可奉而天王聖明之思托之遙想主上解或鑒焉於是牀旁之側乃有出吾所不願以奉吾願旋出彼所願以嘗我汗不願而吾之願乃大訕吾之願訕彼之願售而人主竟以其身湛溺于若願若不願之間而靡所容吾補救

焚餘稿

卷五

十二

三

人必不勝宵小必勝而君子必不勝殆若水火然蓋正人有正人之願奸回亦有奸回之願君子有君子之願小人亦有小人之願正人君子之願虛也奸回小人之願亦虛也獨我之虛者必藉君為我實而彼之虛者則自能實之而挈以奉之君且其挈以奉者又往往適投人主之願而兩相暱焉其主縱有英毅聰穎之資而往往不自覺當是時我非不欲亟取所為強固清明者奉之以曲行其補救而試問吾意中之清明何物意中之強固何物可手持而奉擎如珠玉珍寶之錯列乎可願指而氣使如佳冶淫哇之雜進乎可力致而綱運如馬大花石之紛集乎吾知其不能也所致吾願者惟有陳詩書進圖史規以苦口逆耳之言而此數者又類非中主所願或進之而不御陳之而不察規之而若罔聞然則吾且奈何哉而矧其與我角者又能併我所為願而竊之此亦一清明彼亦一清明也此亦一強固彼亦一強固也我所願清明者欲用之求賢納諫而彼所願清明者欲用之

焚餘稿

卷五

十四

三

懷薄能巧。我所願強固者。欲用之問學。德業而彼
所願強固者。欲用之戈獵。酣淫夫然。則雖日夜取
吾所願者。焚香而奏。顯天而祈。竟何益于成敗之
數哉。然則此願非君。酬之而誰為。酬也。身君之身
也。德君之德也。其強弱堅瑕。清濁昏明之故。君自
知也。亦君自轉也。即使吾君一旦而四目果明。四
聰果達。手能拔沉淪而援塗炭。足能踐腐蔕而歷
過隆元。氣果充於官府之合。而神氣果振於金湯
之險。彼一切以所不願奪吾所願者。悉屏黜竄匿
焚餘稿

卷五

十五

三

靡所乘其間。而究竟正人君子於此。亦第有穆穆
明明之誦。皇皇勉勉之祝。曰。吾願如是。不圖吾君
之能副吾願如是云爾。而其實我安所効其力哉。
於無可効之處。而必強為効。則必為珠之探。為鱗
之攫。為檻之折。為衣之截。甚而為心之割。為目之
抉。為首之碎。為血之碧。為肝腦之塗。當是時。正人
君子之名。收于我。而桀紂幽厲之名。歸于上。吾所
自願者。亦已矣。所願于君者。謂之何哉。而况其本
願亦不欲有是名也。則人主又安得而不思。亟酬

之願也。蓋三代而下。能慰正人君子之願者。惟漢
之文。宋之仁。庶幾焉。而秦皇漢武。則強固成其痿
痺。唐之文玄。則清明而終之穢濁。如宋之理宗。雅
尚儒術。其於學問之要。頗多寃心。清明強固。似寢
寢有可觀者。而以彌遠作相。馴至大全似道之屬。
相繼維進。而一二正人。遂不得竟其用。則夫西山
是言其亦有隱憂乎。負英知之畧者。慎毋令正人
三三終虛其願也哉。

卷五

十五

三

雪廬焚餘稿卷六

浙當湖鈍叟趙維寰著

擬宋以司馬光知諫院謝表 庚子

伏以

睿慮集思特簡凌霜之清秩。純衷翕善俯資傾日之丹誠。撫心敢負求忠拜命慚非遺直。臣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糾肅治綱惟茲言路。勛勩主闕莫切言官。故虞微而從。頑譏必勅。商憂心逆。蒙士攸資。漢勳止輦之受。猶示虛懷。唐隆賜緡之

焚餘稿

卷六

三

旌尚存折節。慨借劍之忠不效。逮立仗之黜更嚴。鳳斯結舌。朝陽鳴乃。橫當道諫非無專。職誰重。是職而併。擇是人官。非不得人或收其人。而陰格其說。欲吐臆言之氣。須逢不諱之朝。恭惟

○○○○ 堯文舜塞。禹祗湯仁。經頒鹿洞。士

倫快睹。拔茅。詔賜龍圖。清議忻聽。攻玉。聖德

已徵于明達。淵衷猶惕乎黜旌。謂茲知諫院者。署掖龍墀。伏青蒲而論劾。威衡豈府。執白簡以糾彈。總軍民大計。上與九重爭是非。率左右拾遺下

為百僚參封駁。非直全汲黯。應難點染貞班。必資若魏徵。始克對揚。休命乃頒。特旨謬及微臣。

念臣光志矢編摩。亦嘗披歷代興亡之跡。心圖靖獻。尚未展當官規劄之陳。幸遭特達之知。敢愛涓埃之悃。願作百鍊金剛。愈磨而益淬。寧為萬折水流。愈激以必東。倘可壞陽城之麻。何必高名千古。若將攀朱雲之檻。肯憐去國一身。此臣所許以進不負。主眷退可對人言者也。伏願益堅晚節。求舊得師。彌勵初心。好問則裕。決寸念之私疑。味甘藥石。定天下之大本。謀採芻蕘。使法改異繹。聖因一得愈宏。新聽諫行言。臣無三緘。是匿臣母任。天云云

焚餘稿

卷六

三

擬

上留北直隸諸處本年應解 內帑稅銀以二分

充軍餉一分賑饑民 廷臣謝表 萬曆三十七年

庚戌

伏以

聖主念時艱。宵旰軫安懷之畧。宸衷勤國恤。郊圻荷緩急之恩。卽一時假借之權宜。窺五位調停之德意。慚無長計以佐廟筭。幸逢曠典而追鰥官。臣等云云竊惟元氣神氣均屬經濟鉅猷。弱

徵貧徵

卷六

二十

三

徵貧徵總關憂危極慮。故足兵必足其食。養民務養其生。矧在輦轂重地。桑土之計更殷。兼之災祲瀕仍。嘯聚之奸叵測。苟令民鮮固志。能無戎且生心。故周禮言備荒者甚詳。而費誓紀供軍者必時。慨自千里餽糧。邊月胡茄。飲噉半菽。不飽析骸易子。堪憐。非睢陽之仗節。羅雀豈是遠猷。卽道濟之陰謀。量沙未爲得策。其甚者鹿臺鉅橋。祇倒戈於牧野。瓊林大盈。竟反胃於奉天。往牒非誣。前車不遠。必熙朝能先本計。惟明主可與忠言。竊登

伏遇

皇帝陛下 天植英明。道鍾慈儉。賜劍奪鴟

梟之魄。東西南北。畢覽威靈。捐金酒鯨鯢之波。

秦晉吳楚。咸濡天澤。惟茲權稅之設。原爲強本之

圖。奈中涓奉行失指。頗益煩苛。而睿慮展轉先

憂。行將停止。乃者塞馬如雲。忽窺關於薊北。飛蝗

蔽日。復赤地於畿南。有兵無餉。坐銷壯氣於貔貅。

有國無民。惟睹哀鳴之鴻鴈。按臣撫臣。惟有隅泣。

戎部計部。莫贊廟謨。而聖明有動於淵涓。乃

紫餘篇

卷六

四

三

綸綍遂傳於禁御。借本年之稅課。悉聽存留。作軍國之空虛。寧虧內帑。斟酌於一分二分。軍民兩利。化裁於議餉。議賑。哀益相通。激西江之水。以活鮒魚。人同挾纊。分上苑之春。以煦稿木。士共投醪。況補救在畿甸之區。而收拾當凋殘之極。彌縫尤鉅。關係最殷。獨愧臣等。鷄肋下材。鷄班庸品。乏方叔之壯猷。籌邊莫展。慕陽城之拙政。撫字徒勞。自非恭默淵思。孰採條陳一得。幸逢冶鑄。祇竭涓埃。九重拊髀。敢忘九塞之情形。一路悲

啼。違惜一。家之痛哭。伏願。培養不忍。擴充有爲。中使之遣。盡數撤回。額外之征。崇朝報罷。毋以二。郭素干城。圖任禁庭之頗牧。毋以空文狗墨吏。懸。簡郡邑之龔黃。務令。威殫遼陽。干羽格三苗之。舞。行看。恩均寓宇。桑麻。國之和。臣等母任。云云。

擬

上軫念山東饑荒。發帑金十六萬。倉米十二萬。特差御史一員前往賑濟。務令人人沾。德意。廷臣謝表。
萬曆四十四年 丙辰

伏以

天心仁愛。警于每寄於人窮。國郵殷煩。修救莫。先於主德。大賚傾積儲之命。專成輟。侍從之班。規小康以弭隱憂。慶哉斯溥。靖一隅而寧四海。利也。惟同臣等竊惟。民艱最急。一日不再食。則饑救。

荒無奇九耕而三積始裕。莊山之金。可鑄鉅橋之。粟可捐。惟聖主憂切痼瘼。斯吳天不虐。譴告迨乎。晚世。莫睹芳規。漢帝一詔春和不聞。遣使宋祖諸。州賑貸。匪值歲稔。食糜食肉。且罔辨乎公私。捕蝗。吞蝗。亦何資於緩急。布朽江東。四萬廂。懸鵠誰控。粟紅嶺表。三千窖。枵腹空悲不際。熙朝難逢。曠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哲作則。恭默凝神。孝協重華。孺慕益惇。罔極。慈宏敬佑。后昆垂裕。無疆。重以。

好生之寸心。時爲解網於三面。卽此宸衷粹穆。似宜上帝鑒臨。而惟是享昇平垂四十年。不宜無天寶之思。以防其漸。且事封殖。餘二十載。亦應有輪臺之悔。以轉於終。乃降鞠凶。若申誥誡。商羊頻舞於吳楚。早稜屢見於燕梁。雖偏地呼號。已各極叩心之慘。而隨方補救。猶可施剗肉之方。獨茲大小二東。毋慮比年三旱。流離載道。死徙盈眸。樹鮮不利之皮家。無可掘之鼠。百文賣婦。奪其服而仍棄其身。斗粟市兒。啜其肌而僅餘其骨。豺虎浸生於天性。戈矛滋叢於人心。遂成斬木之形。突起揭竿之變。當事者祇嗟欲吹而無米。旁觀者只得借箸以前籌。議那同藏餘金。併發敖倉。朽粟聊解一時之急。徐圖可繼之謀。而聖意不覺其惻然。異命移時而卽下特勅中臺之豸史。俾循東土之哀鴻。璽書一札。頓回寒谷之春。恩詔數行。立起枯骸之色。且覲殫數乎實惠。毋徒粉飾乎空名。於是桑間饑者齊呼。萬壽以祝天。而歷下饑人共慶吾皇之有喜憶。昔中州請賑。亦曾分內。

帑之資。及畿南海灾。亦勉借二分之稅。然未有金粟並沛。惠徼二十八萬之贏。且耳目重臣。計圖十二河山之固。如茲異數。實邁前聞者也。臣等誠踈修省。誼乏勛勤。欲運陝米而無從。思矯汲倉而不敢。獨念龔遂渤海。曾以理繩之術。解橫池之兵。瞻彼富弼青州。亦以煮粥之勤。活百萬之命。臣獨何人。幸微靈於明主。若終溺職。負愧於前修。敢不勉効。悲忱畢抒。芹細苟可佐目前。卽管子商君亦姑採爲一時權宜之用。倘欲建永利。則緩刑弛役。夫詎謂非周禮荒政之經。伏願弭灾以大德。而毋務小惠。防患以早計。而毋曠暇時。推照蘇屋者。以照園扉。作臺省敢言之氣。推憂民亂者。以憂邊事。杜岡寺虛耗之虞。庶幾五日風而十日雨。天啓禎符。將積三熟。以待三饑人遊化日。臣等母任云云。

擬

上諭內閣責成史臣纂修

皇祖實錄俱今在館供事刻期告竣謹將先完書

帙恭呈 御覽進表

天啓五年

乙丑

伏以

睿慮常惺寄憂勤於龜鑑 天明獨炳借警策於

韋編思法 祖之無愆銳精 乙夜樂讀書之有

益 申命儒林納約原自臣心責成况奉 明詔

捧琅函而進 御披鴻寶以對揚臣某等誠惶誠

恭餘稿

卷六

九

五

恐稽首頓首竊惟聖修期實益慕往哲不若法後
王王道有真傳侈大猷無如守家法故甲顧成湯
明命而成觀文王耿光益惟烈祖懿孫一脉源流
未遠故南橋北梓千秋作述如新此誼不明斯風
日下漢家制度自佳遇狹小而卒為禍始宋室忠
厚堪法當紹述而祗啓厲階是以班馬才情雖富
曾無裨於作求光燾綴緝雖煩竟何當於祗通惟
我
成祖定鼎燕山而

宣宗以文武兼資光玉帛夙雲之會暨我

世宗龍飛楚甸而

神皇以聰明天縱紹緝熙敬一之精斯真印步軌

於甲成軼陋規於宣哲而何意重熙之後仍開繼

照之光茲茲伏遇

皇帝陛下 英齡秉粹 夙慧含靈 念微外之

讐而洗甲枕戈動籌恢復之畧 懲穴中之闕而

開門抉戶頻清朋比之風正如芙蓉初試光茫直

射斗牛遂邀靈貺薦加瑞應駢臻河嶽而猶聖不

集餘稿

卷六

十

三

自聖勤矣益勤謂

皇祖受命幾五十年於 累朝為獨盛而 聖德

詒謀可美牆見惟實錄為明徵顧纂修已歷歲時

猶浩瀚未成簡帙列局分曹雖先諸史責成報竣

當自總裁况裨官野乘已備採於遐陬而 國史

家修終有乖於大體若非居肆成事恐將築舍道

旁迺 諭微臣特嚴綜核須供事之在館務卒業

以刻期 尚方給劄驚五色之輝煌 大官授餐

飫八珍之腴旨念臣一介草茅 三朝知遇綠陰

上方慚較。勸遺譏白。玉堂中肯聽雌黃。聚訟以是。晝有程。宵有課。將漸緝其汗牛。因之日斯就。月斯將。乃不湮於魚蠹。先成者先。上則卷帙不煩。可精講讀之力。徐緝者徐呈。則寬其餘畧。更免掛漏之虞。此臣所謂泰緩急之權宜。酬責成之明命者也。伏願 擴充美質。涵養初機。簡帙前陳。精神內湛。讀二十年以前則法其明作。以佐今日之勵精。讀二十年以後則法其靜專。以培無疆之曆數。如火然如泉達。登咸直並乎五三。若玉燭若

焚餘稿

卷六

十一

一百七

金甌歷服永綿於萬億。臣母任云云。

擬

上御文華殿講讀畢

召見部院諸臣諮詢時政

俾各條陳職掌隨出

御札申誡大小臣工

務修實事群臣謝表

崇禎元年 戊辰

伏以

軋惕啓憂勤。望治彌殷于側席。泰交聯喜起。集思特切于懸輶。方對遺編。挹千古之菁英。忽從時政。採同朝之葑菲。遭際有緣。忻逢 盛事。敷陳無術。愧負 明時。臣等云云。竊惟主臣通隔之關。實

焚餘稿

卷六

十二

一百八

繫國是。降汙之歟。柔靡。生其陰翳。卽憑社者。因之爲崇。惟剛健發其陽明。則叩關者得矢其忠。故自古上聖。必虛清問之懷。而惟我

列祖。每勤召對之典。匪獨以言路開。斯金甌之弊。可疏。夫亦惟益甬疏。而矯托之奸。始剔。詐期過日。乃有逆璫。初以小才小知。盜阿柄於嘲笑之間。既遂作福作威。肆鴟張於牀旁之側。有煬。竈者。旋有媚。竈者。爲之蠅附。品流滋濁。于續貂有竊國者。隨有竊鉤者。假以孤行。蒼赤半殘於乳虎。鳳鳴陽而

孫銀棘廷號午夜之忠。鬼馬汗血而體存。塞上泣
無明之使。骨以茲積戾。遂致干和。坤輿震號。洪濤
與烈燭俱張。白日靈迷。物恠並人。妖狎集。是謂人
不敢言。而天乃怒。幾於理。不能救。而數且窮。自非
用爲大作之。君誰挽。極重難支之勢。茲益伏遇
皇帝陛下。靈心得一。睿質函三。天開赤水
之符。帝錫咸陽之鏡。潛邸憂時。已豫補天之
長策。飛龍御宇。輒夷倒海之狂瀾。豈惟一怒
破玄麼之壘。明作有功。抑且萬金。慨摧廓之猷。

兼餘稿

卷六

十三

從客中道少年。天子老成遺直。髮番番。天縱
聖人。精進倍學。知訖。屬者。建元伊始。賜和乍
回。待旦情穠。絳幘甫傳。聲于紫極。稽古志銳。虹
旌旋繼。軌於文華。芝函捧出。藟香。玉軸展
來。春色在詞臣。據傳釋經。啓沃祗沿乎師說。乃
明主忌筌得意。焦勞已屢於躬行。謂往者養奸。釀
蠹。無非以悠忽誕設。恣長厲階。今茲轍易。絃更必
湏以振作精明。挈提要領。况當薄蝕之變。曾頒修
省之綸。雖條議付之省臺。一人一說。非不修繕。

上之風雲。而折衷還歸部院。至是至非。何以定局
中之白黑。乃申。巽命畢集大寮。既令之所見各
陳。復重以責成。特勅憶。

孝廟平臺之召。止及劉戴二臣若

世皇煖閣之詢。惟議西北一事。固未有萃股肱耳
目於膝前。謁聚若家人父子。籌天人邊腹於掌上。
合鑄如大冶鈞陶。迥邁前聞。有如今日者也。臣
等識謝持衡。才慚覆餗。當明命之未承。而心爲
驅血爲枯。幾欲效能言之鳥。迨天顏之在咫。而

兼餘稿

卷六

十四

三六

守如瓶。緘如漆。乃竟同無口之瓢。意者典久湮而
肇舉驚。竟不禁其倉皇。倘事可習爲固然。曝惘寧
辭乎靖獻。况讀明詔。益切悚惶。立身自有本末。
上猶思表其嫩。臣何敢不自愛其醜。才品互有短
長。上不妨取其節。臣何敢不殫竭其愚。曰擇吏
曰節財。務良楷錙銖之必核。若固圉。若守土。期柔
能安攘之共調。財既莫或掣之。肝其誰爲披者。矧
祖宗成憲。森知而紛更。殷鑒不遠。自宜佩比韋絃。
躬大法作小康之倡。凜同簪蔡。嚴簡舉爲洗剔之

程總之。自心不可告。天故憂。讒畏。護之。念得以奪。吾靖恭若立志。不欺屋漏。卽望風占影之儔。何難杜其窺伺。此固微臣所繫以幸屬。而卽自盟以報上者也。伏願無倦爲居。有恒作所。止水正澄。勿令清于片礫。太陽初麗。勿令點以纖雲。勿謂虺蜴旣殄。而戒可輟於履霜。勿謂醜毒旣消。而蘖潛滋于美疾。寧爲十暴。毋間一寒。俾君德清明。允稱大有爲。穆穆明明之后。御殿時多居。官時少使。皇躬強固。永綿億萬載。孫子子之傳。臣等母任云云。

奏餘稿

卷六

一五

皇上御極初元。卽於首春召對。蓋懲逆璫竊政。阿黨成風。亟欲與諸臣更始。故先是月餽已頒。御劄特諭。茲復以御劄申之。勵精德意甚盛。乃程表純用召對活套語。於當日情景。絕不相肖。揚厲謂何。豈主師有所諱耶。余作雖無甚佳。獨敷陳處。妄謂比程差勝。雖語多觸忌。而於揚厲之體。或亦微有當云。

雪廬焚餘稿卷七

浙當湖鈍叟趙維寰著

清議策

庚子

夫國家之有清議。其權主得而收也。其議主不得而抑也。收之則議合法。而功裨於上。抑之則議睽法。而禍中於上。何則。議可抑也。議而清不可抑也。清議者。鬱于憂時憤世之衷。而發于貞臣直士之口。彼以旁觀。議當局。則清以當局。終局則清以非譽。不關之質意。議利害兩眩之迷幾。則愈清故焚餘稿

卷七

三十四

明主不自爲可議之法。而常集天下議。以集天下議。收議權使不得旁溢橫騁。以與法二。而因以宏議之用。若庸主則明與天下以議端。而強格之。強杜之。夫既與以議端。則權委下矣。下操其權。誰肯爲格。且杜者。而于是議愈清。愈忤法。而禍愈極。于不可救。嗟乎危哉。其在漢宋之季與今。皇上神知獨運。宏度天成。十五禩以前。還借劍者。旌折檻者。蓋天下喁喁稟法。豈不幾於收權。而邇何滋議甚也。疏郊祀。則議稀。御臨。則議輟。朝講。則議積。

奏請墜選補則議。輟賜環。頻賜玦。則議。虛元良。曠

典禮。則議。金壁窮地。灾侵窮天。則議。夫皇上

督責臣工。動曰激聒。曰激瀆。二三小臣。宜奉法意。

惟謹。而向也。謫謫基嚴。異同基熾。今也。鳳含于朝。

鵬鳴于野。則何也。毋其權之一委。而竟不復收也。

生竊疑今日景象。方於宋事。頗無當焉。大約似東

漢之季。夫皇上英斷百倍桓靈。且在事諸臣。

近惴惴救過不暇。又非倭及顧厨之橫也。然而似

東漢者何也。中侍日御。天子威靈。以搜刮海

焚餘稿

卷七

三十四

內海內氓庶。莫必其命。則以寄郡邑。變不得。則以寄監司。又不得。則以寄撫按。又不得。則以寄六卿。政府。而乃今。氓庶議罪。氓庶部邑。吏議罪。部邑吏。監司。議罪。監司。撫按。議罪。撫按。六卿。政府。言不得。投誠。售尺寸也。夫曹節王甫。輩恒靈得十人焉。遂以亾國。况乃徧天下哉。如是而欲合議于法。格之杜之。以收議權。是燃薪止沸也。儻者天啟。聖裏瞿然省。翻然悟。詔中書省暨中外大吏。條議諸不便者。以聞。而一切中使。首議報罷。庶幾維國法。

收議權第一義乎。如必曰下故激之。生謂激誠有之。若邇日則誠未暗其激耳。

卷七

卷七

知言策

庚子

夫言心符也。人之券也。古今譚知人必折衷仲尼。仲尼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則知言以知人明甚。然當其時。已不無聽言觀行之疑矣。將知言外別增一知行。又安在其爲知言也者。而不知聖人所謂言。原非離行之言。所謂知言。原非離觀之知也。魯有聞人。少正卯稱焉。意其論議。必足傾當世賢智。而纔一柄魯輒舉而殉之。三尺之下。此其爲知言。豈異流靜言。應孔壬哉。而奈何其易言知言。蓋論言于今士。其大不可知者三。而一切離實堅自總。是焉。儒服也。俄而慕西方之法。則說宗枯寂。亦言性。亦言心。性言見也。亦言明也。幾于空山河大地。而徐叩其色聲香味。依然世法也。則儒而禪。言者之不可知也。儒服也。俄而慕河上漆園之法。則說宗逍遙。亦言性。亦言心。性言了也。心言鍊也。仁義禮知幾盡芻狗。而徐叩其色聲香味。依然世法也。則儒而玄言者之不可知也。夫歸楊歸墨。軻氏比干。無君父之人也。之言也。彼且不知君父。又烏知產。

而特以王制崇儒。不得不藉之梯榮貴。則姑強繙其口。轉而譚經術。于是跌坐閉目。託未發之中。僂僂鞠躬。託已發之和。又轉而譚經濟。于是造惠施之國法。命曰方策。解兒說之閉結。命曰中庸。嗟乎。言乃至是乎。之言也。之人也。則必喜出位生端。好盡言招過者也。則必輕信拾塵之疑。攘臂鍛鋒之迹者也。則必嫉蛾眉之善。滯笑瑾瑜之有類者也。則必巧妬蔽西施之妍。逐臭繼申椒之芳者也。夫如是。則莫難知。惟今言其由三而爲一也。莫易知。惟今行其必析一而爲三也。雖然不言禪。不言玄。而言名節。言忠義。言堯禹周孔。吾誰使証之。亦有向者觀行之法在。且當還顧吾所以觀之之人。謂何咸陽有鏡焉。一照卽百骸撤形。五臟獻神。夫知人者誠得咸陽之鏡。以自照。而因以照天下。卽此鏡。大明照。吾者。人。下。道。可也。

道術策

庚子

道一而已。盡仁也。盡義也。盡禮智也。而無仁也。無義也。無禮無知也。苞之爲靈符。洩之爲名目。其名目愈剖。而靈符愈鑿。故仲尼與七十子。緩頰杏壇之上。孟軻氏率萬章之徒。討仲尼宗統。而總之。不專門。不分局。偶言仁。卽言仁焉。偶言義。卽言義焉。偶言禮。卽言禮焉。智焉。今其說種種足按也。大較仁統四端。故聖人提其綱。言仁十五言義。禮知十五而孟氏當楊墨食人之日。禍仁義獨烈。故七篇之中。三致意焉。要之曰。義曰禮曰智曰敬曰明曰辭讓曰是非或單言或該言或微言或顯言固不一足。若曰非仁義惡倪禮知且不禮不知又惡成仁義也是孔孟終日言仁義不知仁義之非禮知也。卽終日不言禮知又不知禮知之非仁義也。而以爲言仁不及義。言義不及仁。又以爲仁義合言。則未儒之說非孔孟之說也。惟說有分合。故新安之集大成於濂洛關閩也。行成獸止成文。輒見爲主禮。餘姚之集大成於河津餘干東粵也。見獨

早悟獨微則見爲主智夫紫陽心得大都盡見於傳註今讀其書所謂專主禮者安在餘姚卽揭良知二字顧其當年舉動溫如春肅如秋決如江凝如嶽又安在其非仁義禮也者且非仁義禮智又何着也故分言者宋儒之說非孔孟之說且非宋以後大儒之說也雖然分門非道也不得門非學也有如今誦法孔孟者矢口經濟何其仁懷袂氣節何其義鞠躬欠伸何其禮察淵見魚何其智夫仁義禮智太聖大賢大儒遜不敢兼詎期金聲玉振乃在世儒哉生未敢信則請以信之說爲四德核實爲世儒訂厲爲四聖賢翼統蓋孔孟列五目爲子張氏言仁而一曰信又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信以成之孟軻氏曰五霸假之也假非信也故論美夫聖神而必根信生不敢更結名目爲標門戶者樹熾然私心耻狂鳥冠而修鴈角也執事者誠振木鐸以揭大信興起良知之後生願首附高山之景云

朱餘稿

卷七

七

三

士風策

庚子

今風習之日靡而不復振也洵如江湖之東注而不復迴也請尚方之劍抗柱後之簡則埋輪攬轡之孤貞也恬叔敖之臥美宜遼之丸則蘭亭東山之玄致也辨析公孫說矜鄧析譚天於累牘捉影於萬言則蜀洛以後之雄文也夫三者漢晉宋分得其一已汲汲救亡不暇今者一代而併有之何危也或一人而併兼之又何巧也雖然生不侈其名而核其實不惟其色澤之雅肖而洞其血脉之凝結又不惟其機會遭逢之偶幸而護以處于風波震盪之不測竊謂今日士風亦第有其二耳尚缺其一其二則風流也議論也其一則氣節也何者今號爲氣節卽其風流者也卽其議論者也忽而晉則掛冠都門解綬郡邑棄朝常於文俎玩名器爲腐鼠其褻且玩卽其氣節也忽而宋則戈矛卒起睚眦立見盛氣焰以相矜分門戶而競角其角且矜卽其氣節也然方以東漢之氣節生不無疑焉何者桓靈之主耳不辨笙簧目不別黜素纓

朱餘稿

卷七

八

三

掛黨議便錮圍扉而若李若范慷慨磊落九死不避一時顧厨俊及諸人無不如田橫之客若耻不埋首陽之側者然此其一種慨側自靖之志真稟稟乎貫金石也若今者聖天子恢如天之網宏藏納之度諸君子幸際其時故得偃仰呼俞跳躍呼嘯而無不自得脫一旦雨露少枯雷霆孔肅有能如先正二楊撼間闔吐氣甘泉鏤如節者乎蓋近事業已見狀則李范諸君子如之何易埒也故曰今世風習但有晉宋之夷漢也雖然遇桓靈愛餘痛
卷七
以明用其氣節為賢遇今日以陰用其氣節為賢有如東漢故事復見今日祇足彰主上之英斷而無救國家之禍敗則今日諸君子所求以善成我皇上心固獨苦也生前所云倘亦發憤於筆寶云耳

經史策

庚子

春秋以前有經無史春秋以後借史翼經是春秋者經之會而史之綱也故傳經而不明乎春秋之義者必蒙僭竊之譏修史而不明乎春秋之義者必為亂賊之佐蓋孔子集大成道在六經而其自明曰吾志在春秋夫得孔子之志而經統史統奈何憂不自也夫經之有十三也六經外益以公穀周禮孝經論孟爾雅諸篇其說自漢儒始也漢儒生乎秦後搜之乎煨燼儲之乎蘭臺剖之乎橋門虎觀以俟後之君子雖其間不無牽合附會而功過不掩也而宋儒沒摘毛舉師其說而倒戈焉夫雄擬易通擬論曹氏父子擬詩而叔孫擬禮樂則凡經者罪固有屬漢儒何咎也漢以後作史者毋慮數十家而其法悉祖司馬氏班氏二氏羅千世之紀成一家之業記則五十萬言書則八十萬言雖其間先後是非不無顛謬失次顧其法不可成而曰史失自遷固始夫竊遷固而失之則三國誌則東觀記則新唐書則五代十六國史而遷固何

咎也。吾請評以春秋之誼。董氏毛劉諸君子。漁洛之勝廣也。遷固二史。范曄歐陽之垂和也。而雄通壽悅。草則勝廣之叛。卒垂和之拙。工也。勝廣揭竿。斬木以待信。越垂和畢。心彈知以待匠。石而不以為功。臣反以為戎。首嗟乎。嗟乎。又何足以服諸君子于地下。今天子雅意右文。取十三經。二十一史。揭日月行宇宙。而一二鄙儒。猶然啜二氏唾餘。以賊經術。中秘金馬之佐。又不克亟釐正史。勒成一代巨典。將無春秋之義未明。而難于首鼠與大臣弑君。子弑父。春秋亟誅焉。持此義正經統。即說不稟忠孝。皆問罪之奸也。持此義正史統。即法不稟筆削。皆竊寶玉盜大弓者也。而又博訪名山。大澤中。一切博聞有道術者。徵而置之講筵之側。詔尚方給筆札。使之析異同而定綱紀。將素王千秋之志。展在今日乎。予小子曷敢讓焉。謹對。

奏餘稿

卷七

十一

三

恤宗策

甲辰

今國家宗緒至殷繁矣。其盛也則德澤所行。釋長也。其盛而將至於不可繼也。則亦惟高皇帝之功令。可以精神會也。夫系之以天潢之派。憑之以玉牒之親。而縱之以蕩焉無檢之身。激之以不能必遂之勢。其人愈繁。其習愈熾。其機愈熟。其望愈奢。始而中其禍於身。中而中其禍於宗。其而中其禍於朝廷。而宗法始不可為矣。夫士庶之家。子姓繁衍。猶且立家督以約束之。延師儒以化誨之。俾之人各有本業焉。於以訓其淫邪之思。而消其朋比無賴之習。然後家法立。而可保百年不敗。豈以天子周親。漫無宗法相維。而能使親親之恩。不窮於不可繼者。是故更生之文學。鄭侯之忠悃。汝愚之朴誠。不待教而克自矜奮。其人未易僥得。則真之宗師以相糾其法。未為贅也。善惡錄。維城志。猶有康誥大雅之遺焉。我皇上孝友純至。三十年來。所為優宗藩者甚具。而頃睹於粵鄂汴楚之事。乃不得已義裁之。置一二狂

逞者於理。蓋所懲者微。而所全者大。自是斷以行
仁之大畧。而愚以爲此未能保長無事也。人必有
定分。而後無越思。今衣食於縣官。而浮游於歲月
者。進不必樹經生之業。退不必開百畝之基。雖欲
無越思。得乎。人必有固志。而後無妄想。今澤斬於
五世。而情隔於九開者。饑寒迫其體。膚仳離。慘其
家室。雖欲無妄想。得乎。故以今日之宗藩。而欲求
爲善後計。則宗學不可不亟講也。宗學立。則人習
於詩書。而動關於禮義。其賢者固將日勤於砥礪。
卽不肖者。而亦不至盡滅其庶耻。此義方之教也。
則便宜不可不亟開也。便宜開。則形不錮于園墻。
而情各得以擇。雖名爵者。固可延本支之慶。而
負材品者。亦可展胸中之奇。此錫類之恩也。則古
者流官法。不可不亟仿也。流官設。則賢明表於族
屬。而不必借才於異姓。課覈受於監司。而不得自
雄其貴介。此風勵之術也。如是而宗籍之盛。可常
繼。親親之情。可勿替乎。不者。高皇帝之愛其
小姓亦渥矣。豈其東於有限之法。而格吾無涯之

情。其必不然而頃暗。皇上垂裕之謨。方且反
覆於天性骨肉之親。胞懷於惇睦克諧之義。卽古
仁讓定國。其道亦不過是。而區區展親之典。又安
在其不可以意起也。

品學策

甲辰

蓋仲尼論士而斬有耻。故品重。斬好學。故學重。然必曰不辱命曰善道。則其言品也。寧僅經小人之品。而學也。寧僅沾沾書生之學哉。蓋才與品合。是為真品。而堅匏無用者。托焉。非獨無才也。併無品也。學與識合。是為真學。而蠹魚無當者。托焉。非獨無識也。併無學也。夫吾而不命為士。則已。業命為士。將世宙。惟吾搏掄乾坤。惟我旋轉千秋。阨通惟我回勦。萬古綱常。惟吾撐柱。而乃僅規規焉。矜焚餘稿。卷七 十五

為望重球琳。名高山斗。而豪傑視之。固純盜虛聲之處士也。學識之辨。其說在大賈。學百貨也。所以用百貨者。非貨也。大賈以之居奇。而掛賈以之折券。若蔡若許。輩彼自以為胸藏二酉。博富三餘。而聖賢視之。固一丁不識之侏儒也。夫惟馳域外之觀。破庸人之議。而乃可與論品。於是寧為商歌之寧戚。毋為據地之鮑焦。必若叩馬一諫。而峻千秋之防。則雖為無才之品。所忻慕焉。而夷齊之才。固自有妙於品者矣。夫惟握玄覽之精。扶腐儒之鄙。而乃可與論學。故寧為無術之寇準。毋為讀律之荆公。必若訓詁萬言。而訓六經之奧。則雖為無識之學。吾忻慕焉。而程朱之識。固尤有妙於學者矣。嗟乎。世有大雅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可使曾史盜跡。並列班行。可使瓦礫瓊瑤。並充珍玩。夫亦何品何才。何學。何識之足。分別乎。是在士自樹耳。

焚餘稿

卷七

十六

收人心策

庚戌

夫人心之係於國是也。綦重哉。治世之民。恬以熙。亂世之民。愁以鬱。此其大較也。當較著之時。割然睹其一定之象。而於以導滯決塞。彌縫而補收之。此其時必有獨致之精。互維之力。其於助勦旋轉。猶易耳。惟顯襲恬熙之名。而無其實。陰蒙愁鬱之實。而未睹其形。臣主恬然。方且溺於處堂之安。其驚於其所不必然。而共置乎其所必至。於是向所爲潛其實者。乃始卒發。以乘吾所不意。而於是瓦解之勢成。天下遂以岌岌不可爲。嗟嗟夫。孰開其釁。而釀之禍也。我皇上統壹函夏。履盈成者三十八稷於茲。朝委裘而野安。闢卽一二小醜。如平如時。如播如滇者。靡不朝發難夕。繫頸威靈。亦既匱矣。海內黔首。方且俯首搏志。以徵從欲。卽一二苛政。未卽報罷。而莫敢弄潢池之兵。揭大澤之竿者。當是時。而譚亾國之已事。幾於無徵。不信然。愚未敢謂無徵也。彼其徵不在事。而在理。不在形。而在情。夫天子陳置殷輔。衆建諸司。百執事亦惟

庚戌稿

卷七

十七

三十三

夫調其心以調天下。是籍乃者。戈矛起於譚笑。雲雨翻於咄睢。痛哭流涕之誠。不以籌桑土。而以吹聲影。伏蒲請劍之節。不以靖疆場。而以拮手足。而於是皇上亦且秦越外之。曰。夫夫其且自爲。聞也。於民社何當焉。而於是一切厭棄。盡置不理。試請從旁一爲睨視。此何景象乎。譬之喙然。皇上父母也。諸翰林總總之屬。則父母之赤子也。而公卿諸司百執事。則皆父母所儲爲兄弟。延爲賓友。以護此赤子者也。爲之兄弟。寔友者。業日爭攘于傳奕勝負之局。曾不復念父母所以置我者何意。而爲之父母者。亦以諄諄書畫之無虛日也。併向所謂推任責成者。而一切付之烏有。當是時。吾不知赤子之饑。誰爲撫而寒。誰爲煦乎。吾不知赤子之病。瘰誰釋而哀。號誰控乎。不委之搏噬之兇。則有枯槁就斃而已。則有怨憤離散而已。至枯而斃之。怨而離之。而父母之所爲家者。何在。又況白山木葉之間。其尤有負嶠而眺號者。在也。執事云。法爲人臣謝責。而莫爲皇上引過。嗟吁。

庚戌稿

卷七

十八

三十四

平。夫既謝責矣。又誰肯爲引。過耶。夫吾所爲食肥
施繡夫非。皇上歛民脂而奉之。而何世泄沓
沓。必迨其方厥。而祇以歸之主聽之不聰也。益
書論安民而本之同寅協恭。以和衷愚生不諳所
謂修政者。請以和衷爲今日收拾人心之第一
可乎。

性習策

庚戌

夫人一性而已矣。性一善而已矣。方其輶於未孩
也。如玄珠然。含其精。可以媚川。發其光。可以照乘。
吾安所睹其翳之障之者。然或恃吾本體之美。以
爲固然。而封之以塵垢。汙之以濁淖。則雖其精光
之含鬱自在。而吾曾不得資其媚川照乘之用。夫
亦安貴此玄珠爲。而於是洒滌拂拭之力。不得其
重。其責於懷珠者矣。夫性猶是也。含性者不窺本
來。而徒執之知誘。以後則善不善之途分。然分而
未始分也。卽一人之偶特。而不妨於宇宙之大同
也。卽一息之偶迷。而無碍於千古之大常也。卽令
宇宙榛蕪矣。千古長夜矣。而吾猶能以一人一息
之偶覺者。憑其端而券其實。是故性無之而非善
也。義黃以來。不立性名。言性自湯尹始。湯之言曰。
若有恒性。而尹則曰。習與性成。夫恒則善之謂也。
而習何以稱焉。自仲尼闢之曰。性相近。習相遠。而
旨遂大墜。蓋不習不足以見性。而因相遠。愈足以
見相近。何則。言性懼當世之失性也。而言習懼萬

焚餘稿

卷七

世之失性也。故思孟繼之。而一證之未發之中。一證之已發之情與才。而軻氏嚆蹴乍見諸論。尤爲親切而有味。至善利之間一語。則又直挾其秘而啓其扁。若曰。此間也。善之終而利之始也。性之終而習之始也。近之終而遠之始也。如是則卽有不善而無當於性。無當於性。則何損於善。而於是宋儒因之。又有日光水力諸說。以發其蘊。而引其覺。蓋說雖紛紛。要於發明性善之旨均矣。大抵性主天習主人。揭真則莫若言天。而醒世則莫若言人。

焚餘稿

卷七

二十一

三

言天不言人。卽性且獨。雄其權以爲莫予敵。而其究也。雖有且且之斧斤。而不爲惕。言人不言天。卽習又獨。雄其權以爲莫予敵。而其究也。雖有雨露之萌蘖。而莫之保。故曰。言性者。懼當年之失性。而言習者。懼萬世之失性也。雖然。譚性易耳。有空譚而無實體。卽性安用之。而實體莫急於養性。養性莫急於知性。知性者。知其性之本無習也。本無遠也。而於是焉。調之以和風甘雨之度。矢之以祥雲瑞日之表。樹之以泰山喬嶽之標。曠之以浴沂風

雪之趣。雖以禪受放伐之至奇也。而收之乎杯酒局棋之恒。雖以補天浴日之至震也。而等之乎布帛菽粟之用。雖以參贊位育之至宏鉅也。而諧之乎嬉笑怒罵之適。夫如是。而性其有實體乎。不啻區區習見之不化。而堅白同異日鼓其如簧之舌。則伊尹所謂不義。孔子所謂不移。而子輿氏所謂過額在山者也。

謚法策

庚戌

人主所操以勵世磨鈍者。惟是賞罰。至窮於賞罰。所不得致。而乃借一字之褒貶。以定之。千古之前。而懷之。千古之後。則謚之權。其比於賞罰也。爲尤嚴。蓋一時之寵辱。輕而千古之寵辱。重也。夫以千古之寵辱。寄之一字。卽核實不真。而稍有所假借。爲且非所以昭大公。白清議。又況其止彼之榮名。而令一切奸諛。竟得遁生。平於無是非之外。如天道有陽而無陰。有春和而無秋肅。那何以成哉。

焚餘稿

卷七

三

令而鼓百昌乎。昔者高皇帝之闢乾也。思所以提世綱而振化紀。於是稽古定制。於謚典尤兢兢當是時。卽以懿親之貴重。猶不敢曲庇焉。而謚之曰荒。蓋其公天下之心。載在訓錄諸書。班班可鏡也。再傳而後。乃有謂人以惡謚。不如無謚。而於是議謚者。始寬于懲惡。而廣於表燬。其說曰。人臣負一長於一節。皆得以其實垂譽來茲。而庸庸者流。至湮滅無稱。與腐草同朽。則惡謚之罰重。而不謚之罰尤重。而愚以爲。此僅可爲賢者道。若彼大

焚餘稿

卷七

三

奸方且甘以其身膏天下之大不諱。而第曰以無謚罰夫。夫不且徜徉乎九京之下。而洒然自喜。其得計者乎。而未也。方且借私援於黨羽。然餘燼於子孫。而偃然易名數世之後。臭腐而神奇之者有矣。蓋始則倖逃於惡。而終且併竊其美。如奸檜之誤國。卽婦人女子。猶思寢處其皮。而竟以忠獻謚。况其他乎。是故謚美不謚惡。其無以示懲。猶可言也。而尋至反以惡勸。不可言也。至以惡勸。而美者遂不足爲天下重。而冤併以無美。尤不可言也。頃者皇上俞禮臣之請。補謚從祀二賢。而復于會議應給者二十九人。詎不足爲理學勲庸文章節氣。鼓吹人代哉。而愚竊有慨於往謚之未確者。望風承旨。與逆耳批鱗。不同誼而均謚。文忠則忠。何以爲訓。拮据草昧。與輔理。盈成不同勢。而均謚。文敏則敏。何以爲訓。趨時尚通。與孤貞強。不同守。而均謚。文正則正。何以爲訓。諸如此類。才指而又其甚者。如章除殉節諸臣。一謚。乾坤爲慘斯亦西山採薇之遺烈也。卽今日不謚異日

必有起而謚之者。而奈何。首鼠顧忌。曾不一弔。使
裂之忠。竟平。而又其甚者。如奪門復辟之名。幾令
捐讓同於攘竊。此亦清朝一厄運也。其首事者。即
按生平而繆醜之。亦足為貪功名嗜富貴者。勒殷
鑒焉。而又何漫無所置喙也。嗟夫。古誼不復。直道
久湮。即如郡國之鄉賢名宦。夫非朝廷風勵曠
典。而乃者牧豎萊傭。咸登俎豆。鴈臬豺虎。盡列官
墀。則夫時事之所宜亟正。又豈直一謚典而已哉。
明天子賢宰相。獨斷持之矣。

餘稿

卷七

三十五

一十五

積賢策

庚戌

夫國家空虛之形。未有不起於無所積者也。乃至
積矣。而虛愈甚。則所積非其所以為實。夫物固有
以不積為積者。有以積為積者。朱提白錫。赤刀弘
璧之屬。天子原與天下共之。而我不得偏肥。民不
得偏瘠。故其道以不積為積。若乃仁賢豪傑。則天
子所與共治天下。夫治天下。天子事也。而非賢莫
與其。則天子不得不私之以自為用。而實其虛。故
其道以積為積。是故齊楚偏伯主耳。而白珩之寶。
楚之寶。照乘之珠。曾不敢以比倚相諸人。而望末光於檀
子。矜子。夫數子非聞道者。其君積之。猶足誇四隣
而耀來世。況本仁祖義。幼學壯行之士乎。方今
廟堂所積。亦甚夥矣。窮天之產。罄地之藏。靡不搜
而入之大內之帑。而一切貂璫。且又日有獻。月有
奉也。又其甚者。則又以奏牘之留中焉。而積議論
則又以銓補之轉石焉。而積幾務。則又以朝
講訓教之久曠焉。而積危疑。嘗試徒旁一睨視之。
無處非積。而獨於二三賢士。則抱骨鯁者。幾沉淪

楚之寶

卷七

二十六

於沒齒。負註。者半枯槁於長林。卽或掛仕籍之空名。而又曾不得効當官之實用。國家脫一旦有急。夫孰爲折衝。而寢淮南之謀也。蓋無處不積。而空虛獨中。於是愚誠不知所爲策。雖然。皇上聰明英畧之主也。豈其知計出。備伯諸君下。禍亦有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者耶。人臣事庸主。易事英主。難主庸者。臣畫而畫。臣諾而諾。故其臣苟忠實。足以自矢。而無他腸。亦安往不得所欲。若乃英主。則才力足以籠駕羣雄。其揣摩足以懸。焚餘稿 卷一 二十七

耦以圖協心共濟之誼。靜而聽焉。徐而俟焉。懷惻以自靖。而寅恭以自矢焉。如是而悟也。空虛者固可崇朝而實也。如是而未悟也。雖空虛者在廟堂。官守之間。而積實者在寮案。精神之內。臣之精神。積而主之元氣。亦未爲虛也。蓋人臣視君如事天。天不以堯湯之聖。忘水旱之傲。然堯之事天也。九年如一日。而湯之事天也。七年如一日。則天亦終將幸之。皇上天也。諸君子誠有堯湯之誠。七年九年之間。當有頌師濟而歌商實者。不然而徒。焚餘稿 卷七 二十七

排擊以自孤。摧殘以自弱。吾素無可積。而又何覲皇上之我積乎。愚生固識忌諱。敢以此明積賢之指。而復明問。

納諫策

丙辰

人主而有可諫於主德未甚失也。惟是可諫矣。而必自飾於無可諫。且窮其臣於不敢諫。而後其中於不諫之禍者始亟。夫人主苟非天縱神靈。而欲瑩然自立於無可諫之地。誠難。獨樂聞過一念。吾明與天下揭示之。而旋誤旋諱。旋諱旋改。夫亦何害其爲粹白者。而有如強秘之。不欲使人知。又強格之。使人知之。而不得言。夫不得言之於臣下也。祿位可固。身名可完。亦何不自得哉。而獨慮夫憑

策餘編

卷七

二十九

三

城伏社者。徐起而收其後。而吾卒中其禍於不可救。則始之強秘。而強格者。無乃祗爲有力者。挈之走也。故夫委曲於巷遇。而婉轉於納牖。特蓋臣之極思。而明主自爲計。則必明出其肺腑。以與吾臣共相披質。而陰杜其旁竊之竇。此吾聖祖神宗所爲平臺煖閣之間。時睹魚水交歡之盛。而陋晚近中主於不道者也。乃至我皇上而無可異焉。十五年以前。虛懷而訪。霽色而收。臺諫得關其說。而樞衡得効其悃。亦旣彬彬盛矣。一變

而爲二十年以後。則有以一言之忤。或一人之忤。直空曹逐之。而若折之。使不得言者。然有以折之。而上意猶可摹也。又變而爲三十年以後。則又累百千牘。而曾不能微一報聞矣。是又直委之。使其知言之無益。而不復言也。然上固委之。而下情仍不妨自盡也。乃變而今日。則更有不可知者矣。仍是扃閉也。而摧折之威。時驚於不可測。業摧折矣。而扁鑰之堅。仍錮於不可破。夫皇上天也。使盡日窮年。不爲震霆之擊。卽爲陰霾之翳。而曾不

策餘編

卷七

三十

三

一。睹清和。開霽之景象。尚可謂天譴矣。誠欲錯諸臣之口。使不得言。亦甚易耳。卽如慈寧召對以後。天威稍振。而向者封事。幾於十減其七。亦足明廓清之效矣。獨不念聖子神孫。穆穆在侍。曾無止輦造膝之休。示之法式。而徒以張逆鱗之不可批。誇赫怒之不可犯。脫有効而尤之者。長此安窮。是何可無懼也。然此猶俟異日也。自鳴鳥不聞。鵲巢肆喙。皇上若明以太阿授之柄。而夫夫亦明假之。明美之。卽今士氣頽然。朝常無色。闕家

亦已顯中其禍矣。而又奚俟異日乎。皇上聖
不爲聖子神孫計。獨不自爲目前計乎。誠自爲計。
則有。聖祖之謨訓在。有。平臺緩閣之芳矩。
在。第作其敢言之氣。而言之無當者。吾一一剖別。
而折衷之。亦何憂乎議論之不可有。而直以無可。
奈何之計。強與之格也。

紀綱策

丙辰

夫持世者之必恃紀綱也。猶浮舟江河者之必恃
維楫也。渡江河。必維楫。卒遇風波。誰與把握。而匡
定之。且不必風波也。卽浪息波恬矣。而運棹無憑。
轉旋無具。聽其盪漾浮游。而靡所棲泊。未有不臭
厥載者也。故夫紀綱之說。非直徬自詩也。書云。亂
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其說尤痛。太康去神禹未遠。
徒以岐遊洛表。明德之祀幾斬焉。又况陵夷積漸。
之世乎。而紀綱尚得一日弛哉。善乎。執事之言。
變餘稿 卷七 三十一

曰。上自天子。下迨庶民。皆莫得以意好。夫庶民之
不得奸人易知也。而天子之不得奸人。未知也。惟
紀綱爲僅僅約結庶民之具。而天子得自縱軼。
其外此紀綱之所以愈弛而不復振也。漢之盛也。
丞相一檄。可以因天子之弄臣。一強項令。可以斃
豪奴於當車。而帝姬無所挾其貴。夫其斃之而困
之。則紀綱之勅也。而容其困且斃。則二帝之以紀
綱自勅也。沁水園之奪。豈不恣橫。而赫然震怒。至
比之孤雛腐鼠。輒狼顧懾息。而不敢動。則夫焚頌

軍之第者聽之焚者之咎也。亂銓除之法者聽之亂者之咎也。徇行伍之情者聽之徇者之咎也。執此以論今日而我皇上之所爲持紀綱者何如。無賴子可以探囊於大內而需時纔得跡其奸。中涓常侍可以殺人於禁地而法官不得請其命。而於是青宮之側有伏莽之戎矣。而於是朝堂之上接羗夷之踵矣。而皇上方且玩之狎之。曲貸之以自託於好生而無干天和甚且有傳之薪以揚其沸者。皇上豈不自謂吾能於衆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所觴重獨持之輕衆所觴輕獨持之重謂是可以攬威權之旁落振紀綱之之廢弛而政不知皇上所爲矯輕矯重以攬權夫更有攬其攬者在也。愚生妄意皇上亦惟是向者慈寧一議頗犯其所甚暱而觸其所甚忌而於是有所護惜於彼勢不得不有所鋤遏於此有所鋤遏於此勢不得不有所振發於彼而遂以矯虔之氣力臆而持之曰紀綱而烏知此正紀綱之所繇弛乎夫紀綱者上至天子猶不得奸豈有以任使奸人明捍綱

朝堂之上而吾反曲庇之以託於無旁落而爲紀綱者哉。蓋嘗攷鏡祖宗朝干輿政事有禁鎖守地方有禁夫亦明知後世必有窟穴於是以禍吾國家者故其計慮特詳功令特密而不虞今陵遲至是也夫亦灝然悟猛然悔毋偏執其先入之成心而平酌之以朝廷之大體庶紀綱猶可救其敗而亂萌可杜與

卷七

卷七

卷七

知人策

丙辰

甚矣今人之難知也。非知人之難。而所號爲知人之人。先有不可知者之難也。夫今之君子。明目張膽而好爲雌黃之吻。豈不曰某也忠。某也佞。某也賢。某也奸。是所號爲知人人也。然還而叩諸其躬。所爲忠佞賢奸。尚未有辨焉。其所持者必公論。而所以持公論之心。未必不以行其私。其所伐者必阿黨。而所以伐阿黨之心。又未必不以樹私黨。彼亦一清議也。此亦一清議也。人又何從而知也。蕭

焚餘稿

卷七

三十五

三十五

傳之薪。何者。幾之說精。精則微微則曖。曖則矯託

者。不可方物焉。而恣以行其臆。則莫若姑置所爲。幾而一準之乎法。法者何也。稟之乎天理之正。而必不可踰軌蹈之乎躬行之實。而必不可掩覆習之乎終身之久。而必不可倏入倏出。僥倖離者。也。持法以評之官。其職業修廢何如。暮夜徑竇何如。父老之謳吟怨詈何如。而其人可望而知也。持法以評之鄉。其意趣濃淡何如。經營廉穢何如。其周旋於父子兄弟間者何如。而其人又可望而知也。夫既明明可望而知矣。而猶必追而論之曰。夫夫生於某氏之方。入於某氏之門。必其同我者爲。是而去我者爲非也。夫又安知吾之真爲仲尼乎。而斯人之盡爲盜跖耶。即令果仲尼矣。而互鄉可言揚貨可見孺悲。可以取瑟歌。仲尼未嘗絕人於已甚也。而況乎我之不必仲尼也。則又何必高鶩於法之外。而以爲法。龕也迹也。粵稽前古。母論六正六邪。九徵八觀。卽唐虞九德。采采日宣。日嚴。曾無有軌於法。而以意行者。則夫知人者。必舍明白

焚餘稿

卷七

三十六

三十六

可知之法而事之乎不可知之線索之門戶吾未見其所爲忠且賢者一一皆夷變而所謂倭且奸者之盡共驩也。故諱知人於今日而知愈難則知人之人難也。

名實策

丙辰

夫名者造物之所忌而不可以多取也。故善處名者以之賓實則可而純盜之則不可。盜之而人不知而我偃然託於名則病。卽中於名盜之而人知之造物忌之必且決裂其名而後已。則禍旋中於身而其甚也。或併中之國是故爲人主計莫若採名以收其實而爲士君子計莫若居其實而辭其名。辭其名而名不得辭如諸葛武侯輩純以忠誠爲擊之憫自靖獻而千古下人自慙而弔之。夫亦焚餘稿

卷七

三十一

何惡於名者而獨恠顧尉俊及諸君。峻皎然必暴而出之若擊建鼓惟恐人之不我名也。則又何恠乎其及禍也。然而人主之自爲計則不然。朝有好名之臣其所建自往往依於貞亮高明之大節而與穢濁一路相讐。雖未必其執誼洵無慚屋漏無疚衾影而吾第收其所依者以佐熙明之運而誠其所仇者以清濁世之穢則雖彼僅以名炫而吾取而用之國家則盡實矣。且非獨獲其實也而併可徐消其名何者吾必一一程其實於國家則彼

縱有好持議論刻意張皇以自爲名地者而覘我
意嚮已在此不在彼則亦必漸反而實按其說之
可行與否功之可成與否而向者張皇炫耀之氣
自隱隱還而約之平實之地是故人主之善採人
名者乃其善消人之名者也其消人之名則以能
消其好名之心也且夫人臣而有好名之心亦不
可不使之消也吾不能陰操其消之術則必明與
臣構爭之形人主而與臣下爭名其寃也名必盡
歸於下而拒諫懷諫之實盡歸於上至歸於上而
棄餘稿 卷七 三十九 三

有所不堪而於是有奸人者乘焉動之以攬權之
說激之以摧折之威而臣之始好賈名者寃乃成
其真名矣或者又析之以聞聲之聖而行其煬竈
之奸則主方自以爲專其名而寃不獨無名併喪
實而國隨之矣凡此皆不能消臣好名之心而反
成之者也雖然善爲國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人主
得此法可以消臣之名而亦可與臣以名人臣得
此法可以自令其名而併可成主之名何者人主
雖甚庸庸未嘗不好名而況乎其疆察自用者人

臣身事疆察之主不善韜其鋒穎而祇以口舌之
工覬與君博勝於一旦策之下者也夫惟純臣能
與君以名而不必專其名斯之爲上臣如徒曰有
過中求無過而覬之千秋之下此又向者顧厨俊
及所羞稱也

棄餘稿

卷七

蓋民生至今日而敝極矣。自東西多事，加派驛騷也而敝。自天災流行，南北水旱之頻仍也而愈敝。廟堂之上，議改折議織造，德意頗不薄於漢文，而抑何不聊生者日見告也。則守令之溺職也。守令之溺職，則監司撫按之溺職也。夫小民視守令，若父母然。守令之視民也，若子弟然。親莫親於是矣。長一邑一邑之利病，罔不聞也。長一郡一郡之病，廢罔弗晰也。然而民勿蒙其惠，何也？則其故有三。焚餘稿 卷七 四十一

亦既日習其狀，而非以私昵不忍發，則曰他日者。夫夫且躋清華，歷臺省，能制我短長之命，而我獨不自爲地乎？則所持激揚振肅，惟是撫按而無奈。撫按舉劾，一切憑之監司。則又孰與核其賢不肖之真？而廟堂德意，誰爲宣布於民也？如是則雖日議捐，日議賑，追捐賑至而骨且白，塚且青矣。於小民竟何救哉？故曰救荒無奇策，而生從由間來。於民事最習，輒獲一奇焉。曰實心守令而實心爲民，則必不務鼓利，不事虛名。監司而實心爲民，則必不徇情面，不曲覆庇。撫按而實心爲民，則必不泛寄耳目，必不濫加獎薦。而總之要領在撫按振裘者，必挈其領，理固然也。生嘗見一墨吏焉，直指其鄉故也，生平穩狀，直指業洞晰之矣。及報竣而不惟不効，且以水藥推之。雖其寃卒以墨敗，而猶恨不卽敗其地，使此一方民得親觀而快其風憾也。然則廟堂之上，而果實心爲民也，薦剡可盡憑乎哉？

嚴明策

乙丑

夫嚴明非二物也。其用亦非能偏爲用也。而嚴明卽德。又非別有一德以爲嚴明也。惟明生威。威則嚴。嚴者勇德。而明卽知德也。真嚴真明。更於何處覓德。於嚴明外覓德。非真嚴明可知。然而無真嚴。必始於無真明。有如本濟哲爲離照而忠邪貞穢。靡遁其照。政如咸陽之鏡。徹入肝膽。一切神奸妖。青夫誰不凜凜獻狀而伏辜哉。卽此是真嚴。卽此是實德。而特在學以拂拭之。故威曰德威。明曰德。

焚餘稿

卷七

四十三

明千古帝王嚴明之律令也。我皇上冲齡御極。五載於茲。淵益明習。萬幾貞肅。百度大小。臣工罔不惕息。奉功令惟謹。若網若綱。若太阿在握。可不謂威且嚴而生以爲此。皇上之威實繇皇上之明也。諸臣惕息非第惕其威實惕其明也。生從草莽來不知。紫宸之上所爲秉哲者何。在而第聞旒纓所徹。卽閭巷幽情與滌隱伏靡不時通於帝座。此其明真不減秦鏡而威安得不因以生。然生聞之。高皇帝之論威也曰寬。

而有制簡而有節其論明也曰人主一心當如明鏡止水。夫但以制節爲威而仍自寬簡出之以鏡水喻明而仍以止域之是何其明之不肯藝而威之不忍苛與。而且究歸於主心於是有觀心之學。於是而有正心之學。則德威德明所自來也。若我皇上之燭閭巷而洞奧渫果其得之坐照與抑亦有勞其精役其神而未。能止者與卽其勞且役也亦勵精之極思謂不如是不足以綜名實而悚奉嚴者之忱而生以爲誠嚴綜核莫若日進二三儒

焚餘稿

卷七

四十四

臣而與之講學誠學則莫若過而奉之。天子之威薄海內外之所嚴也。而天之威則天子一人所獨嚴也。畏天愈嚴則學問愈力而義理愈熟。義理愈熟則聰明愈擴而不下堂階明徹萬里天下且悚然奉若神明而曰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夫然綜核之精莫有過於是者。斯其明何如逸而威又何如震乎。故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又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卽畏天卽學也。卽學卽明也。卽明卽威也。是生所願爲。聖明獻者也。

屯鑄策

乙丑

夫國家即無戰爭之事。而卒有方二千里水旱之厄。其何以相恤甚矣。積貯之爲大命。不可不講也。而況乎東西多故。徵兵轉餉。無虛日。通猶託迂儒蕪譚。以黜桑孔。而鄙管劉爲聖門所不道。亦議時務者所必不出矣。蓋今日佐軍興之急者。誠莫如屯田。其次莫若鼓鑄。近者屯田之議。特設撫臣以專責成。似矣。然止天津一隅耳。一隅之地。屯以一隅之軍。而其人。也。僅供一軍之餉。而猶不給。則

奏餘稿

卷七

聖鑒

三

曷不曰。其法已效。請徧行之西北。可乎。淮徐穎沛。齊魯宋衛之區。一望荒烟。莽極目者。不知幾何地。枵腹待哺者。不知幾何人。且夫撫臣大吏也。業已奉簡。普從事一切。豪右侵沒。吾得奉聖書法之。而乃令規規振爾之地。以會計其二三萬斛之入。曾不足當素封家一長督也。其毋乃羞大吏而蔑簡書則屯不可不廣也。議鼓鑄者。欲借淮南四十萬金。開爐五百座。子母相權。生生不已。歲可得百萬金似矣。而期以三歲償之。彼操奇贏者。肯怡

然無囁嚅乎。卽富商慕義者不乏。而當其事者。又

能無借以爲窟乎。卽如邇日水衡所列。其市十也。其價十也。其報入十也。而銷而質之。幾不得半。彼方藉爲金穴之藏。而又誰與破銅山之盜乎。則人不可不擇也。而生於二策外。更有說焉。小民藉祖父之庇。竭胼胝之力。畝鍾之入。除輸將外。所餘幾何。而且議徭役。議加派。且也。墨吏又從而敲剥之。而南面者。若盡以爲當然。而無容惜也。迺有挾重貨以遊五都之市者。登壘一望。質人物而贏取其息。低昂出入間。村農野叟。尺布斗粟。皆足供彼生息之資。而曾無絲毫佐縣官之急。乃猶傲然自命曰。吾以佐民之急也。爾吏不得問。守令不得役。益江南民力大都。盡於此輩矣。而通神之力。能使在處莫敢置喙。脫令管子劉宴生當是時。倘亦有裒益於肥瘠之間。而劑其平者乎。若夫權關之吏。乾沒其餘。而復故缺其額。以爲此輩請命。而託於能其官。則士也。而商賈其術。更無論矣。

奏餘稿

卷七

聖鑒

三

任人策

戊辰

自古獨攬化樞之主未嘗分勞逸也。而要歸於任人不任人而言逸是尸曠之逸非垂拱之逸也不任人而言勞是衡程之勞非憂勤之勞也。勞於求而逸於得自古已固然。吾烏知詢岳咨牧不爲舜之日昃不皇而罔兼罔知非卽文之無爲垂拱乎。則任人一事固勞逸之總塗也。雖然任人易而人之爲我任者未易言矣。有任人而不可任者有可任而不肯任者有可任矣肯任矣而又不能必

策餘論

卷七

七

肯任者十之五。夫不可任者簡而汰之一銓衡事耳。乃可任而不肯任則其害將中之國是不可不早計也。夫可任而不肯任必其有爲撓之使不得任也。而吾以爲撓任者其人亦任中人彼所撓者獨不得據事而折之乎。撓之者而是也。撓之者爲任而爲所撓者卽不可任如撓之者而非卽其撓已不可任矣。而任其撓者誰爲之此非可委責於撓之人也。而愚有二術焉。請以持任之衡而謂其撓於不得用充國先零之役直自任曰無諭老臣

策餘論

卷七

七

迨辛武賢之說人而朝使往復至再亦幾爲所撓矣。充國弗與易也。而先零之功卒以成此。蓋人撓我而我必不爲撓者也。此在任事者之自信也。李愬之伐蔡也。撓之者亦數數矣。而晉公獨持其議以爲必克。至寧以其身嘗試於嶮巖而愬之功亦卒以成。此又人撓人而我從中扼之必不聽其撓者也。此又在任人者之自信也。有此兩自信卽善爲撓者不且謝於撓之無所用哉。然則今日之可任而不肯任或亦爾自信者之未必真也。

兵餉策

乙丑

聞之善戰者未言戰。先言守。非能守則戰不得力也。善守者未言守。先言戰。非能戰則守不得固也。善策兵餉者未言兵餉。先言戰守。蓋必先定戰守之結局。而後可以定兵若餉之究竟也。凡此皆言謀也。古來議戰守者非一。若充國若紹若忠嗣守。往諸人其於練兵儲餉之。畧未有不謀定而出之。故確能持券於異日。而有如今則不可問矣。自遼左淪棄。西南交訐。亦既無日不言戰。而戰不成。戰亦既無日不言守。而守不成。守。蓋惟以不能戰言守。以不能守言戰。而又安得不驅兵以填京觀。驅餉以實尾閭乎。此無他。總謀不先定也。生以瞻代肉食者。籌請先定戰守之局。而後議兵餉可乎。方奴之初下遼也。人心未附。國本尚搖。此時瑕纇儘有可乘。而今且踰三年矣。一切布置。彼已稍稍就緒。重以遼民來歸。我復豐視之。而堅其戴奴之志。遼尚可圖乎。則明言守不言戰可也。而無奈當事者本無戰心也。必強託之乎戰。強言戰則兵餉

奏條補

卷七

四十七

奏條補

卷七

五十一

三十九

不得遽議罷也。生願無匿其情。而但急為能守之戰。若西南則異是矣。方二酋之犄角為聲援也。我誠敵於奔命。不得專力焉。而今奢酋授首。即餘孽未靖。全蜀之力足控扼之。此時而不併力安酋。滅比朝食。萬一三吳齊魯之間。復有如前此之蠢動者。將我肘益掣。而彼益跳梁。則西南之民。何日是息肩之日乎。故當事者之言戰不言守。是也。而要。以能為戰之守。不可不嚴。何也。恐我事未集而忽受其衝。突如已事也。業以此定戰守之局。而生乃請議兵餉。復之謀既緩。則榆關之兵。宜練不宜募。宜精不宜多。兵不加多。則餉可議減。而至若信海外之矯誣。歲齎數十萬金錢。以填無涯之巨浪。是亦不可以已乎。節海外之數十萬。以濟西南。即發帑可以無請。而無奈。廟堂之上。明知其當罷而必堅持。以為不可罷。若曰吾方藉此張國威。而又焉知彼奴者。不明知毛弁之無足為難。而姑留弁以敝我也。且也生聞之矣。猶然左右袒者之所借以行其私。而原非為國威計。夫歲糜數十萬

以陰爲債。事者樹強。援而曾不憂國。恤此計臣。所
繇束手。而英雄爲之浩嘆也。



文武策

戊辰

夫文武非二道也。有文事必有武備。昔譚尚矣。顧
計及分合之故。而不能不慨然。古今人之不相及。
非必不可及也。其不得不分者。風會使然。而分而
可以合則。顧其人之自樹何如。非風會所能局也。
蓋古者用兵。非如今之必以力角也。同力度德。同
德度義。固有衡於德義。而退然不復求逞者。南巢
牧野一戰而定。孔子却萊夷。一司馬事耳。豈盡力
不贍哉。爾時去古未遠。人猶貴道德而賤詐力。苟
自揣弗類。卽不難反戈束手以待斃。故兵不血刃。
而文武之用。易以全。戰國以下。日相尋於干戈。已
不知德義何物。所尚惟力耳。苟非力詘。寧百戰而
不休。故雖以湯武孔子。生其時。文武之用。恐亦不
得不分也。則將相之分。其勢然也。雖然。有力將有
知將。將之不可合者。獨力將耳。而負天下之絕力
者。亦必稟於知。而後能成功。則其未嘗不可合者。
自在。何者。雄而雌守之。強而弱用之。皆知者事也。
力不能兼。而知可兼。故文武未嘗不可合。今天下

邊陲多故。需才甚亟。自二三宿將。盡於四路之一。蹶而於是。懷柳渾之憂者。輒奮臂而請終童之纓。而卒以不任。而議者遂以爲必不可令。生以爲不然。往者交南。麓川。威寧。松山。諸役。豈盡介冑武夫事哉。顧其人猶曰。平日以摧譎用事也。若兩文成者。固皆緩帶寬衣。堯言。禹趨。恂恂儒生耳。而開基定鼎。洪都。思田之績。爛焉以今觀之。亦安在天下危。不可注意。相乎。最可異者。鄱湖之役。執于楯而前。大半皆郡邑守令。而武師臣寥寥焉。則亦安在。丈武之不可合也。雖然。設處兩文成於今。或亦有未易收功者。何則。將兵者將。而將者非將也。中山之篋。能無啓乎。息壤之盟。能無食乎。莊賈之誅。能無奪乎。杜郵之劍。能無賜乎。田宅可以無請乎。意效可以無疑乎。間金四萬。觔可以恣出入。不問乎功未成也。而望其肘功成也。而啜其汁。而不成。又無論矣。此志士所縣撫膺而壯夫爲之泣血也。然則將終無其人。而東西事竟莫可仗乎。則愚生前固言之矣。任將與任人。非二事也。

理財策 戊辰
今天下財。其取於民者。不爲不殫矣。昔人以言利爲諱。今之士。有能挾管商之術。持桑孔之籌者。廟堂之上。幾尊之孔孟之席。而北面師之。然而財益以詘何也。生者錙銖。而蠹者巨萬。節者圭撮。而侵蝕之者。且無筭也。往者侵蠹最劇。而無從諸其根株者。莫甚於肘腋之鼠雀。運日天子明聖。頻笑莫假。鼠雀之耗。亦似不甚壯矣。且也。二太王告竣。可計日埃焉。而又爲之停織造。而又爲之減供御。而又爲之黜珍奇。而乃復有所謂巨萬無筭者何也。則舉朝共知之。而莫敢言。間亦有言之者矣。而懼怯者。憂其爲禍始。澳忍者。又陰資之。爲外府也。故雖言之。而若弗言也。夫今天下蠹財之孔。莫有甚於海外之餉也。自壬戌議東援。而年來歲運金錢幾十萬。粟米幾十萬。以從事於茫茫大海之外。吾不知此提襟露肘之世界。其爲幾十萬者。有幾。陪大業。唐貞觀。皆雄英權畧之主也。然殫中國物力。以從事海外。至今青史嗤之。而說者曰。彼

二主者無故而思啟疆。若今日方且借海外爲吾用。而又安吝此區區爲嗟乎。使其果足爲吾用也。吾猶以爲非計。必其因糧于鮮。不費中朝半菽。而信可爲關門後勁也。吾則爲之。不則吾必不爲也。何則。爲其倖功於風濤叵測。而萬不可恃也。而況于風影之說。萬無一實。奈何年齎百萬以填之。巨浸中而曾無愛惜也。有如當事者。持之以確然之見。行之以斷然之力。取此百萬者而中格之。則自百萬之外。更有十萬可省。海運撤而運軍之費。不併撤乎。舟車之費。不併撤乎。夫一舉而可省十百萬者。不之圖。而徒以錙銖圭撮爲生且節。吾不知生且節者之幾何。而說者又曰。省則省矣。彼一日棄而之奴。咎將誰任。則愚以爲不然。彼不嘗假奴書恐嚇我乎。其心已路人知之矣。呼之而不應。調之而不赴。而年齎百十萬以餉之。是餉盜也。劉安有言。王主富民。霸主富武。臣主富庫。富庫猶不可。況富盜乎。若舍此別議。則屯鹽鼓鑄之說。見於封事者。不啻詳。愚生卽有心計。無能贊一辭矣。

雪廬焚餘稿卷八

報陸幼瞻屯部

浙當湖鈍叟趙維案著

徂冬遙辱鼎翰溫詞崇獎。足令枯株生色。且清暑如水。分奉殊不能洗。而不佞與焉。得非謂片語持券。其諷耳食者。勿復以塵埃輕豪傑耶。方今時事多艱。正志士致身之日。兄何以佐廟謨。酬知己。官不論閒劇。斷於盡心能辦一副真實心。做幾件真實事。不愧方寸。便可不負明主。何如何如。竊

焚餘稿

卷八

讀前後籌邊封事。大較無出兵餉。然總是撙拾餉。可絕未見有真心憂國者。果真心憂國。何不從膏肓處直下。鍼砭夫。瘡痍之役。諸將各擁兵自固。至帑金二百六十萬。盡以齎賊。而猶謗替兵餉。吾不信也。蓋其受病獨在無人。非無人其人。盡庸人也。以庸人當勅敵。即土如林。栗如雨。窺其微者。猶將此風鶴驅之。恐前此覆轍。尚未艾也。不佞落魄無當。長老林登周妻已。揀何肉堪飽。悠悠閉戶。儘足自適。獨睹適日。抽兵益賦。日出無已。河海巨寇。虎

脫鷹揚。恐此鑰一摧。南風必烈。將來究竟有求閉戶而不得者。故敢因裁謝之便。而縱及之。兄接肩內人。脫有真心憂國者。幸亟為喚醒。俾少救萬一於末路。宗社幸甚。

報陸獻之虞部

春暮接手教。娓娓盈牘。無非諄復於生才大小。用才遲速之說。意若為老生解嘲者。社中如兄。頗推胸次空洞。何緣得此餽餉語。豈對局外人。應用此現成活套耶。雖然。以弟復兄。是謂對局中人。請得

焚餘稿

卷八

縱及當局者之所甚亟。而無諱。當今國恤。無亟邊籌。籌邊無亟兵餉。而弟以為邊事大壞。非坐兵餉乏也。其患獨在無人。江夏既逐。輒推鳳翔。鳳翔既敗。洛南旋補。夫此二人之不足。以辦賊明矣。銓樞豈不知不過倉卒間。欲借其首領以緩旦夕。不得不借一大官為餌。彼貪其餌。而甘以首領易者。固無足惜。獨計此等首領。可常借否。如此調度。如此經畧。而尚可謂中朝有人乎。其尤最可笑者。終日譚兵終歲用兵。而絕不及謀之一字。譬如訟家遇

一對頭尚須早夜策計。或入之間。或樹之敵。或藉之援。或乘其無備。或中其有意。虛虛實實。動斷萬全。而乃今當局者。油油然。第曰某處警。調某兵。某處警。調某將。如是已耳。試問所謂九地九天。難知如陰。茫然不解也。不謀而戰。即士盡敗死。猶為納虎豹於陷穽。况所將又皆死人乎。不佞老櫛櫛。無與局中。念我兄雖非當局。而要不可謂局外。所接輦上諸老。倘有真心愛國者。幸摘弟語告之。或更為發明。以喚醒憤憤於末路。未必無效。何如何。

袁金壽

卷八

與陸衡如

歲云暮矣。轉瞬春光媚人。兄又當作長安道上客。青萍三尺。將無蕭蕭鳴匣底乎。韓兒改南。自是田舍策計。無復歌風易水。鳴劍伊吾意氣矣。且自是邸中不得吾兄為典刑。尤可憾也。不腆聊佐爆竹云。

與孫令弘

黃門先生。無故削奪。自是怪事。領在此。日似亦求

之不可得者。聞集生太史家居。守令侯之不出。必出。則小帽青衫。拱立廷下。執官民禮甚嚴。守令至為却走。此又近於弔詭。先生亦作此意氣乎。晤時幸為此道。

寄劉一甫

記得夏五問聞。今復鵬盡春回矣。天於兄翁。不盡展其鴻抱。而獨以耆壽縱之。且篤生佳兒。令繞膝舞班。以娛晚景。回視風波之民。逐逐世塗。而懸命於春冰虎尾之間者。所得孰多也。念曠昔二三知

袁金壽

卷八

交。升沉既隔。志趣亦岐。不凋之盟。惟靈光在。萬祈為道珍攝。不腆

上董思白先生

維寰不肖。自分潦倒。與先生僂凡迥隔。不謂昨歲邸中得承謦咳。先生眷眷焉。若猶側之故人之末者。臨岐手書。指我顛隲。竟以熱腸未冷。事復不果。冬仲抵家。兀坐孤憤。竊計彼蒼似制我以富貴。而獨縱我以貧賤。今賤矣。不能更益之賤。而貧則猶可益之貧。為卒讀史一業。付之劉氏。名曰快編。蓋

某一生所歷皆極不快之境。而心所企慕。口所喜譚。必皆世間極快之人。與極快之事。極快之語。是編所收。苟其無當於快者。一切刊削。弗恤也。卷凡六十。災梨一千二百有奇。皆出自廢著。而友人以助工至者。悉謝弗入。正不忍更益之賤耳。前曾面懇先生。為我玄晏。先生不辭而訂之南歸。此其時矣。劇工停刀以待。肯無忘前諾乎。從來乞文。無空函取必者。况先生之文。寔竊謂惟先生文。可以空函必。戴山老姥之扇。有憐其不售。而與之書。明知

葉餘菴

卷八

五

五

一字百錢。而有不斬者。非山陰先生不能也。計先生家酒甕。演覆。或可取給。猶恐假之羽毛。翩翩飛去。如之何。如之何。惟先生命之。

復孫令弘

弟初到此。乍嘗勞頓於酷暑中。甫十日。遂病瘧。瘧止不數日。復患痔。痔痛五六日。將起復感風。至喉啞失聲。又五六日。當是時。自怨自痛。殊恨不速斃也。中秋後。暑氣漸平。始覺有生意。顧弟病又不瘳。在此從來。迂執成癖。不能作違心之口。不能端

腔之恭。一切率意徑行。而直以知罪聽之。不合時宜。爾爾。恐二豎即不為難。別有為之難者。別刻附傳一箋。使令弘知腐儒作用。諸未一一。

復劉德嚴

行時不得與兄握手。以此官非別客上任之官。不若省之。可免道旁一番批駁。相知決能諒我。接手教。謂尊公玉體違和。良久未愈。據此日局。面凡為尊官者。進一步。似不若退一步。速一日。似不若遲一日。則二豎之苦。尊公未必非造物者為尊公篤

葉餘菴

卷八

不

五

祐也。查氏諸兄。惟公度以夙雅。顧我於會城。若來札。所謂三君俱未之見云。

復陳則梁

承問。參閱事列名諸老。其志行與不佞大半不同。而此君尤甚。顧此君不獨同年。且同門。爾時諸助梓者。意俱擬附青雲。誼難分別。且此事其近是者。到要緊關頭。須自家立定主。張耳。微殊恤者。非萬非劉海上。去當湖不遠。仁丈熟遊其地。豈未聞吾邑有忠愍耶。人指鷄鷺為鳳鸞。語雖無倫。猶不失

同類惟比盜匪。於由夷其爲世道人心禍不淺仁。丈雄飛在卽。一日秉筆石渠。此段清議決須存之。以需論定。幸勿謂老生迂濶而泛置之。

復毛修之

臆月家僮至得兄手書。娓娓百餘言。卽造膝抵掌。無快於此。念邑中諸少年意氣揚揚。既非弟所敢近。而一二老生平時號肝膽者。亦復改頭換面。不可方物。遂令鬱鬱此中。莫可告語。因喜避地海陬。未爲非策。適兄便以爲能行道則又似嘲我者。道

焚餘稿

卷八

七

三十三

之不行。已知之矣。兄未見弟矢士之言耶。弟方借此中人士爲海鷗鳥。而兄乃以我爲海鷗鳥也。新安自是佳麗。但以吾輩遊之。徒殫其名而反滋累。玄圭青鎖。以博兒女子片時歡喜。則可耳。

報過兩韶京兆

但秋誤承遠教。紙尾三言。言中弟膏肓銘感。銘感惟是微寒下吏。而通牘崇巍於分僭。疎逖遠人。而板附親驪於誼羞。故寧執其輕。而不致申隻字于左右。乃今者兄翁進退。方在危疑震悔之介。

賤弟旁觀頗清。亦烏能隨衆謬爲慙慙。而漫無一二要語。少資商酌乎。方今英主在御。乾綱獨攬。舉從來積錮之局。祛之若振槁然。諸起自遷謫者。不崇朝躋九列。自是豪傑彈冠之會。顧以賤弟愚見。所貴高官。爲其能行志耳。如志不得行。而徒以身轉側于風波嶮巖之中。驚惶於清夜鷄鳴之候。則河曲之知叟。似又不若北山之愚公。何者。此日局勢大較。爲小臣易。爲大臣難。爲遠臣易。爲邇臣難。爲庸庸尸竊易。爲表表建豎難。兄翁昔爲要臣。

焚餘稿

卷八

八

今漸爲大臣矣。今猶遠臣。行漸爲邇臣矣。將建豎耶。抑尸竊耶。主恩重則難尸竊。時事危則難建豎。或吉或凶。何去何從。倘亦有預定於胸中者乎。敗者敗矣。間以已甚而反來。清議之儕。與者與矣。間以太驟而樂冒中援之。詭冠鳥亂。鳳角蛇混。龍真賈難分。黑白誰定。此弟所爲世道憂也。兒女田舍之謀。明知其累。而未能斷割於中。玄黃水火之戰。明知其非。而未能超然其外。此弟所爲時官慮也。幸其質任之故。而徘徊於避就之塗。入世不深。

者其取精必不酣而開釁亦必不刺此弟所爲兄
翁幸也業無意酣取其精而又何不併弭其釁則
弟所願爲兄翁規也壬子以前三十年肝膽道誼
之契所持以相贈者止此如弟則已矣迂辟原是
故吾週日益復堅決雖大教三言心識其爲頂門
鍼而訖不能身體初到此中曾梓淳約與諸士矢
一生行藏梗槩畧具首章無論過去未來將持此
終身焉兄翁弟覽一過便知近狀餘無足爲道
復朱如答父母

焚餘稿

卷八

九

三

憶自癸酉及癸丑父母之受事茲土者某所睹記
凡十人去而祠者六碑者一不祠不碑獨進賢商
城晉江耳其不祠不碑也亦惟是註議或遂覺忽
非盡以政失也則其祠且碑豈真盡出感恩或亦
有所籠絡約結使然而獨是瀘州虛谷侯暨我侯
清風德馨歷萬口無間言則兩侯固自以人重詎
以祠重哉如以祠則安福之造士焉而祠漳浦之
救荒焉而祠江陰之均里懾奸焉而祠無不各有
揚致之澤渙人肌髓而瑕瑜不掩猶然謳詆強半

焚餘稿

卷八

十

三

矧其塗飾無當祇增詬厲者則祠信無能重兩侯
兩侯自能重祠也且某聞之三老矣邇癸酉而上
若維齋楊侯之介氣直齋顧侯之良法漢樓劉侯
之禦寇亦既震寵讓廉龔黃比裂而邑無祠焉或
祠焉而圯而湖民子子孫孫傳誦無數卽兩侯未
之或先邇如進賢者雖以註議去不祠不碑乃修
城一役與人至今勒之夫然其人重祠重不祠亦
重卽人輕不祠輕祠益愈輕耳而我侯果僅僅以
祠重耶斯言也某竊持之以折奸事者而好事者
相訖以爲不祥曰此何可聞之蒞茲土者嗟嗟苟
其不樂聞吾言必其失不可不祠者也如其爲我
侯祠則瀘州不祠亦維齋漢樓諸公耳亦安在其
必祠夫旣不必祠亦安在斯言之不可聞且非獨
可聞也而於我侯更不可不聞侯聞某言而知我
之原不藉祠知不藉祠而年來諸以祠市道者自
是亦可少折其微而令通國士民之樸誠得人人
自盡於父母伏承君侯專以祠故遠勤使命某輒
敢愚臆盡披其悃 主臣主臣

復劉方瀛侍御

栢署清嚴。不敢以片楮相涸。顧辱好音。千里遙訊。誰謂樞要。不問布衣。心感心感。自兄行後。某氏父子。曾來見弟。有所請求。蓋爲呂令迫也。弟業謝其請。心計乘其急。可說而下之。因與議調停。蓋妄意欲奏鄴生之奇。以報知己。而不虞其子強懷特甚。議竟不愜。而去未幾。遂有以蜚語間弟於兄者。蓋是時有一貪猾鄙夫。方居某爲奇貨。而不得與議。何惟乎其有後言。然弟則有以自信。性不喜避嫌。

焚餘稿

卷八

十一

三十四

不畏罪寧負謗。而不恤也。猶憶中秋時。嘗訪某父。子於鬱秀山房。爲極論此事。曲直與其究竟。其子漫應曰。事到極處。惟有死。弟謂曰。一死未便了事。冥間尚有閻羅老子。諸道流相顧哄然而別。丈夫心事。白日青天。窮通命也。職潔品也。命造於天。不得強若品。則惟人自造耳。烏能以區區喪吾生平哉。然兄此事。弟妄爲策之。自今卽一一滿償。亦已落第二義處。兄地位名世事業。何不可爲。視珠玉滿糞壤也。遭此無賴。只宜顯暴其惡。而直貸之。

今聞此老。漸有悔意。將圖結局。若此議遂真。兄遂當面踉過。一盛德事殊可惜。殊可惜也。若弟通尾業於陽月三日。持往鬱秀了之。自是心事。噫然無復星礙。雖弟本來面目如是。然不可謂非此番一激之力矣。知兄樂聞。故因報命併及之。謔說希炤宥。

寄唐嘉魚玉屏

親翁玄度曠懷。本饒濟勝之具。而三湘七澤。復近在几硯間。足供跳覽興味。可知弟每遇望。兩腋飛

焚餘稿

卷八

十二

三十一

舉幾欲跨黃鶴。爲雲夢遊也。弟生平溫飽之念。頗輕兒女之累。亦薄。只據眼前。懷堪自了。惟是前生業債。若於此事。因緣有重負者。寸腸未冷。百折難磨。欲前不能。欲却不忍。且奈何春杪。廢著爲韓兒。入雍。蓋亦無復之。而倖於險。舟沉矣。釜破矣。成敗之數。未央。親翁屬在肺腑。何以策我。

與呂上海巨源

奏伸別去。燧火凡三易矣。盈盈衣帶水。不能一字相聞。心愧心愧。華亭學諸生姚某。嘉魚公館甥也。

不佞從未識荆。頃忽走東。索不佞紹介門下。願附特達之知。其意蓋爲郡侯季試地。而因親及親。因友及友。則生乞言意也。生淵詣高文。屢試高等。且有某某爲之兄。舍九畹而問鴻毛。非計其不遺不佞。獨以嘉魚一豚耳。不佞於他人。則迹難暴。而可直辭。惟以嘉魚公。則誼必不得辭。而區區肺肝。亦易白於門下。故敢直述其情。以告大都名下士。視五名前只家常物。惟竿頭進步。始快雄心。而無如不佞言輕何也。總之生爲振拔計。而乃商之。梧檟

寂寞如不佞者。儻其時命殊不減趙生耶。一笑。再復劉方瀛侍御。燈後忽拜手教。纒纒數百言。讀之不啻面覲。可勝快慰。中論某事。似未盡以弟言爲然。願弟意與尊指實。不其相遠。大都論理。論法鍼芥。必當毫芒不假。是正人君子事情。識畢遣德。怨雙忌。是正人君子以佛菩薩祝兄。而兄謙以正人君子自處。然未有不爲正人君子。而能爲佛菩薩者。兩人議論。未始不相成也。弟於某氏風通。一朝結局。不可謂

非邈事。迺猶得之一激。於正人君子。猶不敢望下風。如之何。如之何。

報呂令巨源

冬杪便羽。曾附數行。想不浮湛。計事已竣。自此便可一意展布。竟厥鴻業。惟是不佞不揣。輒欲少効狂夫之慮。不識可垂聽乎。門下強項名已著。度無復有雄行者。脫乘此時。稍霽雷霆。而濡之雨露。使通國士民。敬我真若神明。而親我真若父母。不乃比德於樂只之誦乎。大都循良二字。千古作令準。

絕渾厚精明。要於適。可不佞十年前。每思一得當於令長。能使中牟蒲亭。未敢多讓。而今已矣。願以効之門下。門下以爲何如。

報石首王伯子

弟自辱知尊公老師。於今二十年往矣。落落窮塗。無能別有表監。頃從北地歸。遡跡蕭寺。日與空王作侶。忽拜飛翰。知我兄亦抱慈幃之戚。吳楚萬里。無術縮地。素車白馬。夫獨非人罪死罪死。我兄鴻軒鉅製。弟雖未能親炙。臨從江陵令。

來讀禮之閒。愈習聞詩之業。一日騰躍霄漢。以其
木光回煦東海。弟不肖。卽永擯清世。於以世沐湘
波之潤。詎有薪焉。遽使邇旋。寸香尺帛。聊致老師
母几筵。臨楮毋任瞻邇。

報開雍老師

某自初夏之武林。坐山中三越月。頃復以食盡。病
鬱而返。一生究竟。到此時止。可論有無。不可論遲
速矣。每念師恩未報。親志未酬。遂令茫茫堪輿。若
無尺寸容足之地。精血以此愈枯。形容以此愈悴。

焚餘稿

卷八

十五

三六

奈何奈何。太守公行。某止屬韓兒。代了故事。不得
親與晤別。若我師生平。渠且求附下風。不逮某亦
烏能爲役哉。由今之俗。非繫籍聖賢者。自宜引分
循默。且借力他人。以分已責。亦非某素所盟心。捧
讀教言。徒自愧耳。

寄朱如容同年

徂春此日。私心妄謂業障可脫。或得相從旅邸。而
未幾踉蹌南矣。已讀郎書。知年丈期望鵠立首選。
掖垣。此其概已在素望。非能於年丈加分毫。惟是

當事者不卽擢任。而猶議需待何也。夫庸人可需。
救時撥亂之才。何可需。異時可需。以今搶攘倥傯
時。又何可需。昔人云。必破尋常之格。而後可與爲
天下。廟堂豈慮未及此。如弟則已矣。性不能爲小
官。而不得不爲小官。負望望之氣。入油油之局。當
耳順之年。作不知命之事。年丈卽不我鄙。能無我
憐否。

報程父母畸人

伏承台翰。以修誌事。徧諮輿論。而寢也。越在海曲。

焚餘稿

卷八

十六

三六

亦竊輿聞。采詩高誼。敢不銘佩。敝邑舊有誌稿。創
自嘉靖之癸亥。迄今六十年餘。而訖無成。此亦造
物者。秘惜重典。而特留之以待宗匠也。顧此事喫
緊。全在擇人。而擇人喫緊。則首端介次博洽。先是
丙申當事者。亦嘗議此。案時以諸生見推。及入與
諸同事議論數日。覺意指殊不倫。寢遂謝病出。已
狼籍至不忍聞。而業亦竟廢。則今日所急。大較可
知矣。總其要領。人物係千秋定衡。田賦關通國民
命業。爲人後誰甘於不孝不慈。事屬里胥孰測其

那輕那重。他若核名勝則縑黃皆利數。查建置則豪強盡金穴。諸如此類固難枚舉。而要。以田賦那移。利害實切。通邑則尤。其至重至重者。自非老父母秦鏡燭之。吳鈞鐔之。恐在事諸子猶未必能仰體德意。寔迂僻無當。敬因明問下逮。不敢不直陳其意。伏惟崇炤云云。

報施羽王司成

捧讀手教。知來自六月杪。頃得寓目。感極感極。弟初意亟擬糊口廣文。及放榜復忽忽不自失。仁兄

焚餘稿

卷八

十七

三

念我惜我。誠不減弟之自痛。願行藏踪跡到此。了無歸着。奈何晤次。公得悉仁兄作人大畧。方今廟堂借箸已及。詞林兄彈指當赴內召。折衝樽俎。倘亦能預定於胸中否。羽便云云。

上劉方瀛太僕

弟之海昌踰半年矣。不能通一字於左右。雖心知玉體在攝。而亦但有遙祝。蓋不惟不暇。亦不敢。茲聞台旌且北發矣。此番出處。於兄關係頗大。弟無能折柳爲祖。獨願効一言。以附於古人贈言之誼。

兄肯垂聽乎。從來負天下之重望者。必爲天下所

群附。而就中一種不肖。輒陰借以行其私。苟非持天下之至平。卽觴勝之隙。開而彙用是長方。今局勢識者頗抱怡堂之憂。非憂寒灰之復。然而憂然者之通烈。竊憶甲子翻局一着。時主議意原獨行。其意絕非爲向來摧折諸老報怨地也。乃今諸老恰若舉此着而身任之。使主議者果盡出公忠。吾猶嫌其已甚。況不必盡爾其母乃代任之。怨乎任之。怨。恐卽階之厲。奈何。以風馬牛不相及之躬而

焚餘稿

卷八

十八

三

漫爲此輩所惜也。翁兄卓識遠慮。知此出必有一番異人作用。決非老生所能窺。惟是古來名世出處。往往使布衣寒士得關其說。而其說亦往往與名世事業同不朽。弟不揣妄。有意乎其人。故敢直吐其愚衷。而無所忌。惟翁兄進而材擇之。弟母任慚懼云云。

與知非上人

幽瀾晤後。又兩度春秋矣。聞兄昨歲有匡廬之遊。頃此中一友又云。晤兄於武林。其言諸起居狀都。

不律弟竊心訝。頃晤月槎兄。始得其實。念弟沉浮。了無住着。兄無日不苦行。弟亦無日不苦心。其苦則同。乃所苦之究竟殊隔。兄何以策之。適韓兒遊武塘。屬令叩關。商行藏之計。此兒入世念頭。視弟稍澹。獨既墮足此中。恐已無復煙霞氣。昔人所謂勤修煉之術。可得因材成就之否。

上開雍老師

韓兒還自思水。知以便造請函丈。其一生不能修曲謹之節。而此兒更甚。顧辱我師剪拂。若謂孺子可教者。如孺子自棄。弗克親奉批抹。何茅丈止生天下士也。胸中不有趙生。而以我師山斗知趙生。特屬紹介門下。猶憶我師云。昔人有譚三。日夕而不倦者。夫止生真其人。知必有當於師矣。

與俞元簡

文昌閣之議。仁兄肯力持否。弟嘗讀德報直報二語。竊疑夫子待平等。人不知用何法。及讀誰毀誰譽。直道而行。始知待平等。人亦只此直大抵道理百慮一致。千古來無不直之德。無直併不成。

奏餘稿

卷八

十九

二百十

德故古人。以直相規。謂之愛人。以德是德。報亦直報也。仁兄於君柱平等。人其於某即德人乎。然總之一直字足明報矣。何如何如。

與陸恒父

回祿之危。世俗所驚。况焚廩乎。然昌黎先生不以弔而以賀。當自有所見。頃韓兒來。道兄意。况恬愉絕無幾微見色。弟正擬効世俗人。徒步相勞。苦知無所用於昌黎氏前矣。且煩暑僕僕。更不減爛額焦頭。弟又安忍自私清涼之境。而不與兄共之。

焚餘稿

卷八

二十

三百十

使支寧瑕年兄

手教至。讀竟即出。見使人。因睹所謂賀郎者。吾湖有此麗人。不能安之。而使蓬飄境外。亦何異明妃嫁單于。幸兄善視之。母令辭鬱還憶漢宮也。東事大難收拾。恐非玉峰師所能了。熊經公即擇人自代。知必不及師。每讀封事。議兵議食。舉朝皇皇。而曾無及。所以用兵食者。徂冬弟曾晤師。為微言以窺師作用。而亦未見有獨提要領處。倘傳言果說。又安知非師福也。弟年來在不饒不飽之間。頗多

紫擾若歲便大獲得一朝委命溝壑卽兄以爲饒
鬼弟則何減南面王

報羅孝可父母

憶已未春仲某旅寓都門。遙聞君戾。脂車且發。急
圖一晤。已戰敗踉蹌走。遂不及待。抵舍後。士紳籍
籍。謂繡水鹽官兩邑。必有得君侯者。乃竟移建昌。
建昌磽瘠特聞。惟密邇匡廬彭澤。差足供眺覽。官
若地者。非千古殊絕人物。未易得起濃澹之外。豈
廟堂知侯特深。謂惟此地乃足見侯耶。政成報最

焚餘稿

卷八

廿一

知且某聖書下。獨計與公治狀。當以物色賈生爲
第一義。而爲君侯賈生者。於湖上得其三。不審曾
併入計冊否。某年來踪跡愈沉淪。愈枯槁。幸日月
猶垂未照。壯心幾勃勃焉。役旋肅此申謝。未一
復孫令弘

接手札。知平糶大戶。波及我兄。爲之駭笑。已思之。
此名亦自難得。近一市人。家貯秣米三十斛。爲釀
具坊。糶索不得。因而中之。此人甚喜。曰。大戶盛
名也。人生勞碌沒齒。端只此二字。而吾僅以三

斛售之。微利侈矣。輒賣秣米。易稅米。更爲繁坦。

精好開糶之旦。持筐挾筥者。填戶塞巷。其得米者。
又復譟呼傳頌。某大戶米精好。卽某官家。某官家
弗如也。于是三十斛盡。而大戶之名成。是人典劇。
卽出米錢。治具高會而樂之。曰。吾以是名貽子孫。
足矣。弟乍聞頗駭。已深念此人非常人也。其曠懷
遽起。超軼諸真大戶。何啻倍徙大抵。吾輩於真大
戶之實。不必居於僞大戶之名。亦不必避以吾之
僞。激彼之真。而巧避其名者。此亦礪世磨俗一大
焚餘稿

卷八

三十二

三六

機括。何如何如。請以發兄悶中一嘆。

與支越槎

素車遠臨。寵賁重壤。存沒之感。豈能言狀。弟以衰
暮。遭此離仇。去累益累。莫知所解。昔人以喪妻爲
中年不幸。而不及老。得非謂老人者。直須與同盡。
不應復問幸不幸也。殊恨知非去遠。倘此日尚在
幽淵。渠不患無徒矣。草布爵棕。未一
復陸涵谷

如兄宏抱。淹此散秩。驂駟伏櫪。能不悲鳴。但士所

貴尊官爲非常建豎非尊巍不能辦耳。今世都華
無而沒沒榮肥者。觸目皆是。似反不若抱關擊柝
取於世者甚淡而効於世者儘足相償。第令兩人
清夜猛省。方寸中孰縮孰白。恐未易以成敗論也。
聞兄自奉職來。斤斤罔踰尺寸。果能堅持此念。所
謂吾不負丞卽承負吾。可勿論耳。

公啓謝邑父母

某等屬在字下。沾沐台慈有日矣。乃者留神對簿。
忽復推念焚膏。持宏格外之恩。施用廣法中之德。

某等稿

卷八

廿三

意某等。應承異數。敢不勉贊一詞。如某生某者。夙
稱醇謹。突遭青災。或其阿堵樹蟻。未必風流爲祟。
傾巢良慘。破那堪憐。幸玄鑑之麗天。揭覆盆而向
日。非從惟。普作多士。着鞭之興。雖畏勿畏。共勒
明公解網。

與郭高唐

弟與年兄

頃來道山

姓名於

知者二十五年。間濶亦二十五年矣。
適以奴子病劇。停驂問醫。因便通
事。初見年兄迎之有禮。弟信以爲

遂於召命。不復作客氣。竟不虞伺至燈前。而使者
忽以肉餉也。夫羈旅寒生。而當星使之受餐。則
不恭道。誼素交。而當躊躇之餘。瀝尤不甘。此物奚
宜至哉。弟益窺兄之微矣。念弟自列賢書來。卽四
壁蕭然。雅知自守。從不向輦上諸貴。作一抽豐遊。
諸貴人可問也。豈其於兄而輒盡棄生平。行矣士
亦安往。而不得賤貧。謹併原儀。一切封繳。後晤未
期。願言珍攝。以廣內召。

與李玄同同年

某等稿

卷八

二十五

三十三

憶昔癸丑。吾兩人從寧瑕兄邸中。促膝抵掌轉瞬
又十年矣。念年兄中州時。品望卓越。意謂銓省卽
束於額。若西臺片席。自應屈指。卽更不得。亦當不
失部郎。而卒以一郡丞報。尚可謂有公道乎。吾輩
總。入此一步。坐令英雄無從。用武故二十年來。
弟。困蹶而意未肯降。乃今頭白矣。齒落矣。計
無。之。挨過此番。恐明年春暮。趙生居然一廣文
也。哉。早知命中只此一物。何不乘朝氣而乘暮
氣。何以振我。

報劉特倩同年

天生才士必老其才而用之。有是言也。然驗者半不驗者半。奇窮如弟。其不驗者也。年丈不我遐遺。猶引述慰海生之邑而作之氣。如無以塞厚望何方今。英主在御。適時事多艱。正豪傑自見之日。願年丈勉暨千秋。以光同籍報陸獻之。

惠來參飲。初對之縮納不敢嘗。適是晚坐至夜分。體中微倦。輒放膽滿引一甌。覺神氣頓爽。厥明再焚餘稿。

卷八

二十五

三

引及暮而引之盡。雅念可不虛矣。三年前弟曾用此服補中湯五服而兩耳忽作雷鳴。對面不聞聲。者累日。自是禁不敢服。朝來耳邊隆隆然。似復如是。然明知爾爾寧以累日無聞博此一快。兄得毋比我於藏珠之賈乎。一喙。

與周潛西同年

韓兒徒業成均。非弟本意。徒以計無復之。漫借背城之一耳。生平齒及銅臭。便欲狂嘔。今竟以陷其子。自來父之不慈。莫有甚於弟者。幸附年丈簡子。

之末。懇嚴賜鞭策。督教之。兒亦能言。非自甘銅臭者。倘微冶鑄得早脫此樊。何異挽天河之水以濯其垢也。兒行附此。

寄馬比部具嚴

憶在城南泛舟湖渚。美人清觴。快披玄緒。光景依稀在目。而宵然隔歲矣。可勝悵惜。弟落魄此中。徘徊歧路。向可歸不歸。今思歸道梗。奈何奈何。每於閒中。盱衡世局。熱腸冷眼。不禁疎狂。當今天蹶方來。人迷愈劇。紫綬偕紅顏結侶。勞臣同誕吏羈囚。

焚餘稿

卷八

二十六

三

傑曠代而誰三。鬼同朝而集五。生斯世也。覺儀封晨門。猶屬多事。或者彼蒼其有以逸我乎。台兄心雖隱豹。道則從龍。維顛屢于一繩。非異人任。且邇聞東土妖氛志圖南徙。悉借箸行將漸及。不得以間曹久。類名世也。羽便云云。

復俞容白同年

弟有酒情而無酒量。有譚趣而乏譚鋒。以兄視之。直一木僵耳。安所當於大雅。而一命再命之不置。處弟地。分身閒心。閒放浪追隨。無日無時不可放。

前接手教。率爾漫對。若我兄既有職事。職事外又多應酬。應酬中更有緩急。此等人事。固非萬萬必不可已者。撒喫緊之務。而料理及此。卽狼籍盃盤。愈覺味索。願兄已之弟。或未急去。以便作前晤決可也。諸未一一。

復明南宗年兄

時明南以小侄咄咄

宗盟正擬請附。况辱垂援。曷敢自外。顧弟前所出與芝臺兄相質者。止始祖母誌銘。非實有譜牒。可按世次可序也。大都吾兩家本同一脉。而枝派各別。已在數百年前。今只宜以宗字存一脉之雅。而後先次第不妨隨便。處其兩可自安者。如必以臆定名。恐反併其實而失之。况弟於兄翁原有年誼。可憑。又何得舍現在者。而索之綿緲無當之域乎。尊爾萬不敢當。草此復謝。

復馬且嚴太守

恭承高誼。特賜遠存。來自七閩。時維五夏。貝葉挾薰風。飛至兼金映皎日。爭明物無多。迺逾珍。施不迂。而彌重。追薄遊於湖渚。已堪使涼。滲熱腸。而盟

弟晤於春明。又直令。煖回寒谷矣。念某拙同魚鱗。跡類鴈臣。空煩點墨。研朱。浪擬春來秋去。何當蘭臭。謬辱德馨。羽便先此肅謝。

寄劉德嚴

別後跋涉水陸者五十日。纔得稅駕。雖無風波之險。却有綠林之驚。昔人觀濤海上。比於萬馬奔騰。爾時洶湧。頗不減此。目中獲未曾有。不可謂非快事也。入都門。正值時局乍更。群情錯愕。大約此番舉動。自是英主獨裁。恐亦不無慙懣。就中儘有

焚餘稿

卷八

三六

二三高品。似難一槩抹煞。獨其入頭不脫門戶二字。遂令清議惜者半。快者亦半。信乎中立不倚。是吾儒真學問也。總之世事成敗。決非人力所能握定。彼熱中名利場者。目擊心維。直可作一服清涼散矣。書生漫譚時事。不倫不倫。

與崔少華侍御

昨稿請政。久不發歸。繕寫人亦未見撥遣。心知年翁不欲弟有是舉。念弟七上公車。無能博第。而直欲借建議立名。原屬下策。第孤憤不禁。牢騷耳弟。

今欲歸無家欲如年翁命。留住此中。又恨生無媚骨。每造貴人之門。見關吏不急通。便愧悔欲死。如此性格。其誰能捐盡形骸而容我者。躊躇再三。惟俛首選人。乞一青瑣餉口。似猶長便。竟不知此等路頭英雄。何從用武已矣。命固如斯。更復何尤。顧弟所欲言。實關千秋清議。即使弟不得申其說。而此議自必不可泯。言責原在臺諫。不在監門。辛翁詎宜終默默乎。前讀兩大疏。亦似有所薦引。顧其人皆非當世第一流。而首疏薦更大不滿於士。

樂餘稿

卷八

二十九

三百

論非弟亦無肯以是爲年兄告者。有如舉弟所欲言者。爲闢發而昌言之。自是西臺第一勝事。况椒山先生固北地典刑也。生其後者。誰獨無高山之仰。而忍坐視其負垢九原。不爲一洗濯乎。原稿幸亟發還書記。亦不必遺矣。諸不一一。

上吳亦臨父母

側聞台旌南發。扼腕久之。以當世所仰爲威鳳祥麟者。而竟令鍛翮折齒。以去天下事。尚忍言哉。肝銜時局。正在否之三爻。生其時者。決當以棲遯爲

第一。義顧國事究竟。殊未可知。癡心人不能不抱杞漆之憂耳。歸。晤季侯父母。幸叱道荷甚。

報蔣澤藥侍御

寰自庚子來。一往沉淪者。二十五年。雲霄之望絕矣。徒以殘局未結。浪逐公車。自長至入都門。斤斤裹足蕭寺。一切知故。絕不敢通姓名。乃直指使翰。忽自天西下。且愕且疑。良久。長跪捧讀。不覺涕泗橫集。嗟夫。老驥伏櫪。長鳴伯樂。不靳一顧。謂剪拂之猶堪効於千里之用也。如寰已矣。鞭策靡所施。

樂餘稿

卷八

三十

三百

矣。台臺豈市其骨。爲賢豪作氣耶。拜命之餘。慚惶欲死。緬惟咸陽四塞。堅利甲天下。以今方內擾擾。而持使節彈壓其地者。天子不以他屬。獨屬之向者強項令。詎惟河山伯二。微靈增寵。異時行籍秦力以東。猷虜南。猷夷將台臺壯猷。勒鼎鍾焉。老生卽樛朽諸從舊民之誼。拜手作頌。以對揚盛美。可乎。役旋肅此。

與薛高塵同年

落職思歸。以聞戒故。濡滯旅邸。中秋出潞河。窮日

夜之力。頃既抵張秋矣。望年臺。麾蓋直一衣帶水。而糧艘麇集。無能飛渡。且窘侮備至。幾以鷄肋當尊拳。奈何。計仗年臺寵靈。賜之司南。庶弟或免泣岐之阨。特顯力馳叩。懇台慈立拯之。

復陸恒父

弟于役會城。兩越月而試事尚未竣。平時遙想湖山之勝。不勝延頸。乃今相對咫尺。曾未及一臨眺。興味可知。且凡事任性直行。絕無顧顧度。仕塗中決無此行徑。殊未知所稅駕也。令孫今在何處。冀

焚餘稿

卷八

三十一

三十一

乳母子。去來於當湖武水間。恐終未是長便。蒙養之功。不先誦讀而先習染。大概皆然而於今。孫尤爲對症之藥。大抵救高曠之敝。莫如篤實。救侈靡之敝。莫如節儉。救濫交之敝。莫如擇人。幼與童奴習長與交游。習無以異也。貽厥之謀。惟我兄自爲計。弟能言之。不能身督之矣。不腆云云。

上顧珠岩父母

憶自舟中握別。不通問聞。五越月矣。構李去海昌。僅百里。湖勒去思。嘉歌來暮。寔得日日聆之。而獨

不能扁舟北渡。親侍台先。則惟是有靦面目。羞對故鄉知故耳。自秋初。歷秋盡。具以試事。羈旅會城。爲病魔困者半。爲職役困者半。雙峰兩堤。咫尺如隔萬里。况味可知。性故疎簡。重以迂僻。一切非禮之恭。不敢以媚人。相沿機習。不忍以免已。用是動多觸忤。心旌搖搖。頗無固志。古人有言。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某今竊以此自矢。夙忝老父母臭味。肯有以振其末路乎。羽便肅此。

復顧叔源世兄

焚餘稿

卷八

三十一

三十一

憶去歲夏五。奔哭老師。時我兄玉體在攝。竟失一晤。世誼缺然。自道海昌後。吳門聲息。漸會同年支丈過訪。知兄有門庭之寇。自慚落莫。無能一効狗馬。讀手教。知所爲。調劑於母弟間者。極是苦心。要以孝弟立基。元氣充實。皮膚之疾。不攻自破。兄知本計矣。金臺易水。自是壯遊。但此時此地。亦甚難處。每見敝鄉數輩。風號老京師者。今皆束卷而南。景象大畧可知。况兄年少。而諸不逞。且耽耽焉同舟之敵。伏莽之戎。安得無虞。或意在却冗。擇深

谷密林於數百里外。而遵養以俟。未爲不可。若以老師身後事。萬不得已。欲有所圖。亦湏脚腳踏實。步步回顧。如臨如履。此弟所不勝懇囑也。首揆公固是多情。第可必者。文字之役耳。他擔當鉅力。恐亦未敢輕許。弟既俛首此官。天上故人。已同隔世。卽有間布衣者。猶當掩面避之。敢作狂奴。故態。伸足。帝腹之上乎。仁兄必能諒我不腆云云。

復那署公若水

伏承搬索劣生。此係上台嚴勅。何敢固違。顧某之

長餘稿

卷八

世三

五

直情具前兩申者。悉矣。無能贊一辭矣。大抵會那。與憑臆殺人。其罪等有如陰以利昏。而託於。重者。神必殛。脫原無真見。而敢於苛求者。神亦必殛。則某惟有自靖此心。以對之明神。而目前利害。弗遑恤也。某以身待罪上台。面以情覲亮於臺下。臺下度可茫茫之。不可茫茫之。第求於原。申勿增減一字。卽立蒙。遂無憾。容面誦未一。

復何令君參寥

迂鈍老生。悞辱君侯臭味。至今執劄爲宗工弁首。

語某誠無當世用。顧筆硯之役。其何敢辭。向來寒。嚴砭骨。縮果不知所裁。頃陽和乍動。五內融。爲。勉抽一緒。以復明命。極知佛頂若貴。罪業彌大。或道在屎溺。特宗工以點鐵手鑄之耳。不腆報瓊。西眺毋任神往。

復孫伯愚

讀手教。具悉高雅。館穀一事。雖稍能緩急。寒儒然。英雄志氣。爲所埋沒者。亦復不少。以不佞愚見。兄家父子自爲師友。其益當不減千里負笈也。憶不

焚餘稿

卷八

世四

二五

復孫令弘

接手教。知仲魯已得佳姻。我兄尚平事。漸漸可了。慰甚。慰甚。弟於太僕先生。向不敢通一字。茲聞北。發爲勒致數語。大要。不以頌而以規。所謂大官不言小官言之也。晤時幸爲解嘲。荷甚。

沈右問

舟中晤後弟遂之海昌。無何而太公之訃至。弟時正裹試會城。雖曾附職名于公唁。而愚父子私衷。辭抑未能顯致。積事何以自解。每念吾兩家舊雅。太公實主齊盟。雖天不巧人。而高誼永矢。其何能讓。敬索一觴。特遣韓兒拜醉几筵之下。潤毛溪芷。可以羞神。知太公必我歆也。弟近狀想兄於君柱處熟悉。即兄近狀。弟亦竊聞其大都。總之。會士行徑以忍性節浮省事爲三寶。弟願與兄共珍之。何如何如。

焚餘稿

卷八

十五

除夕前示韓兒

拜年套數不必拘。弟年前饗先。須極誠敬。雖豐腴未能而潔熱二字。則吾得自盡。聞之長老云。神所歆惟此氣耳。冷酒冷飯。冷牲餼氣。從何發。不潔可知。神其有不吐乎。此是我事。恨不得縮地親奠。獻之儀汝。須爲我竭誠。以終歲祀。交新年尚擬另有所儲。以供時饗。力未能置祭田。隨時隨力。以盡吾心。或亦祖考所鑒臨也。禁烟左右。或天氣老晴。春光明媚。汝備舟來此。閒步沙堤。登浮圖絕頂。一望

海之勝。春潮汎漲。儘可助發文情。爾時徵此中二三奇偶。拈題捉筆。大是快事。吾今且預爲地矣。其靜埃之。

與陸紀常

徂冬。片芹將悃。竟辱麾拒。輕其人而鄙其物。昔有是言。知翁臺必不以此見薄。亦謂芹著味涼。不宜作此官况耳。然據某所處。似亦未然。自受事來。凡十越月。絕不涉縣官一牘。不理諸步一詞。但任俸贍所入。亦已不下三百全許。恨日前逋負太多。雜

焚餘稿

卷八

三十六

費亦復不少。以故隨來隨去。不能有所貯積。若官固不貪也。正欲以此唾世之爲高官而訴貧者。無異白晝說夢。而翁臺乃重憐我。似未免猶以世情相看。非不肖意矣。羽便草此。

報吳亦臨父母

讀手教。恍如晤對。以台臺之品之望。而竟使龍臥山中。固是惟事。但處此世界。覺地厚天高。不堪跼踏。灌園清福。正未易言。每見一二相知。驟陟華要。祀人於此。殊有飛蛾之懼焉。極深極密處。幸台臺

安之母嫌岑寂耳。

與馮茂遠

秋飈薦爽。意兄耘廬眺覽。墨興淋漓。奇詠高文。定當盈篋。恨不得從修之。令弘諸子。縱挹玄風也。不佞迂慙。成癖自其故吾。而自來此中。舊病益錮。卽日間譚對。自二三同調外。絕鮮其人。求如兄前教所云。日與時賢爲伍者。亦何可得。嘗思人性少壯。多圖老大多版。而君家仲父。獨能破恒性而反之。版於少而圖於老。渾身竟是時賢。安得不與時賢

焚餘稿

卷八

三十七

爲伍。真所謂龍德虎變。非尋常能測。不佞何敢望下風矣。羽便草此。

與支寧叟年兄

春暮紆道過我。雅有雪夜扁舟之致。業許留而輒去之。豈真乘興來興盡返耶。邇日秋飈薦爽。知兄奇思勃發。高文豪詠。有可卜戊辰大業者。幸惠一二教我。屈指爾時。當是元城公爲政。吾兩人且勿論。山陰兄謂何。總之世局日新。滄桑倏忽。到爾時。又未知和尚在。鉢盂在耳。玉峰師家事。近有聞不

兩郎頗能自立。不幸一示我。不勝將念。併狂刻附覽。使兄知腐儒作用。

與支越棧

邇讀郎書。天變人事。日異月新。茫茫前路。實未可曉。處此世界。卽頃日黑頭宰相。似猶不若皓首廣文之爲適。所恨者多此折腰態耳。若長公之急急於此。似又非美此局止。宜爲貪非。可爲富。如果志在行道。何不身寄百里。造福一方。邈然抒發其生平之爲愉快乎。

焚餘稿

卷八

三十八

上直指使

呈新幕

三十九

伏承白臺照徹容光。慈均在宥。業採及於葑菲。更重錫之袞華。片語優崇。千秋義鼎。幾擬親叩堦墀。澄陳感激。緣羈官守。未便驅馳。敬借郵筒。代鳴丹悃。念某寒灰雖燼。熱血猶溫。每謂升斗亦屬君恩。報稱祇求自饒。故於木分內事。微有振刷。苦心而力弱。勢孤道窮。尤集所勒約畧二冊。附塵台覽。仰祈削政。指迷母任悚惶之至。

與沈伯子

近作鏤刻沉微能驚人亦能悶人驚人可悶人則不可且其悶人處又往往不以意以辭意悶人不可辭悶人尤不可且辭之悶人又往往非以自撰以摹子書自撰語悶人不可摹子書悶人尤不可嘗讀兄歷試卷知兄本色全以雋爽妍秀動人繁露諸篇絕少此四字舍已之長而襲其渾敦淳固之貌以爭勝於鬪鷄走狗之場必無幸矣即曰筆性微弱而肥皮厚肉竟何以強骨吾浙之善摹子書者無如翁一猷一猷高發在甲子七篇七篇得

焚餘稿

卷八

三十九

上彭天承同年

某前讀除目意翁兄此日必在長安道上矣頃詢貴城一友知復以內艱讀禮不知者謂天降閔凶案則以爲此僅言人子至情未深窺天意也以翁之介氣恬養中立獨行造物者詎忍令與風波之民同此逐逐節哀自愛以篤祐凝休知哲人不乏

遠猷耳弟不肖搢搢窮年苦無結局重以餬口無策棄卽吟璫自去秋受事來迫今未嘗一返家園實不欲以人面猴冠傳道旁一番批駁其不能親叩老年伯母几筵衷情大較若斯矣特肅香臘遣役百叩以申猶子之誼一切具文知無所用之與陸衡如

焚餘稿

卷八

四十

前得家訊知兄邇日亦蓬鼓盆之危古來貧士多以室適爲憂少此一段因緣似亦脫然寡累但在家出家非俗慮捐除都盡者未易語此形影單寒固非丈夫所惜而一切措置動多掣肘則弟自遭厄後歷歷嘗之兄便能作頭陀行徑乎不腆附唁諸未一一

與史孟華同年

兄翁脂車在即弟不敢治具歌折柳於津亭安徽分也顧弟在此中同年止兄一人耳雖分懸霄壤而誼托兄弟以今跬步之邇經年之久而一晤以後猶同隔世尚可覲把臂於異時宵不可測之時地乎每自循省真與木石爲伍不與誰致驢私諸

永一

復朱如容同年

弟自猴冠入首業與天上故人同隔世矣雲翰龍
錫出人意想之外可勝感佩伏惟老年翁貞清植
骨孤鯁建標昔者女戎一疏早已置身名度外其
宜有今日固已久矣仗鉞一面少展其奇於旬月
間當是迫於物望原非司竈意也脫便永謝災難
轉瞬台衡恐冠鳥修蛇反有不克自明之隱則此
番摧折造物之篤祐翁臺亦甚侈哉如弟已矣古
焚餘稿 卷八 四十一

人論仕有三免死居一初殊不信今乃身試之雖
然壯心未盡銷滅也一日寒灰復燃有如來教所
嘲乘清時事明主者弟即龍鍾無狀所自許寧遽
出翁臺下無聊之劇對尊巍妄作解嘲語亮之有
之小刻附呈博笑諸未一一
報許同生太守

扇頭佳句已獲世寶乃復重之分俸四月二千石
視區區五斗似不甚豐何堪侵割乃爾雖藉味頓
腹而以雀鼠爲麋吏耗不甚愧乎當今世界尊官

固不易做如守令一局差可置身而翁臺猶拂袖
賦歸超然塵壒之外金牛兩垞亦何減彭澤三徑
也回視風波之民真不啻逕庭矣

報祝惺翁先生

伏承昂翰頒示捧讀心愧方今世局日新人懷杞
漆助動維柱海內喁喁正注望老成而造物者於
先生獨以潛之勿奪其尤之悔知名山大業別有
責重其寄蓋在千秋矣某何人斯乃辱謬爲引重
蒙茲韓以豹文得無非其質乎拙刻呈斧統祈嚴
焚餘稿 卷八 四十二

賜削政諸未一一

寄呂白榆

弟不敏憶在乙丑獲與翁兄傾蓋定交於逆旅爾
時並轡方舟唱酬觴咏幾忘其身之在困厄也自
廣陵分手後晤馮生茂遠知翁兄方挾二姬爲跨
鶴遊興殊豪上弟時正爲紗帽壓倒不敢出頭祇
從菰蘆中注望耳翁兄逸才玄度不置天祿閣中
而棲之枳棘自是人世缺陷顧金馬門亦吏隱地
何況海陬懸知宦况定自不惡如弟已矣素病迂

辟自受事來益痛且堅以故舉國人士員滑者日
弟爲固高曠者又目弟爲癡其是否固與癡卽弟
不能自決狀具約畧二刻敬呈台覽倘兄讀之欲
睡則弟真固或欲讀則弟真癡幸從利便定我品
題也

復周六符

筆賈至得兄手教欲挈弟爲燕山遊弟年來單騎
長塗殊苦寂寞得兄朝夕旅次執鞭所忻慕焉惟
是弟性畏寒征期已卜秋仲兄於此時便能扁舟

焚餘稿

卷八

四十三

構李乎吾輩作此遊者必左顧右盼非腰纏滿志
未易登塗弟矣意兄之有是言無是事也別論弟
實不能爲賈人曹丘知兄諒我

與嘉善林令君

當初去武塘道不半百平時據對行卷聽聆輿論
沈然如睹其人此日都門萍集正可快瞻紫炁乃
亦僅修格套而沈沈無所請事何者五十年來精
氣已頹銷鑠殆盡每御猴冠便若呈嫖母於都市
惟得自遜匿之爲慰此情以語得儕未必謂然語

當世豪英知必有當而憐之者則君侯其人也雖
然遇豪英而失之交臂度亦必爲其人笑矧君侯
之於寒也亦猶廁之操觚者之末矣則寒卽有所
自獻以求質政似亦不爲無因敬贊家刻一帙請
論交於拱揖擊曲之外君侯其許而教之若曰夫
夫陳人也其言陳言也烏所溷行篋爲則某有愧
死愧死

與陸筠修學憲

此番三日夜勞悴不候亦心知可省徒以七齡就

焚餘稿

卷八

四十四

傳攻苦此道者垂今六十年展轉徘徊柔腸難割
且姑忍死酒更以觀或然之幸而不圖邇者夢中
臆物連宵報罷彈指間永與聞事決矣生平意氣
如許竟以一猴冠結局嗟乎尚忍言哉

復郭富塗丹葵

共事一時藏書千里此古道也不圖見於今日况
從九天之上俯矚重淵之下乎讀扇頭詩扁舟不
忘情見乎詞至以睡庵集賜教抑何其中我膏肓
也兀坐冷壇只宜與睡庵爲伍而天鍾恠氣偏於

衆睡處獨醒。乃衆醒者。又仍見以爲睡。則獨醒非醒。獨醒非睡。幾成魘魅之病。今而後當藉是編爲鍼石矣。藉齋如洗。無以報瓊一扇二冊。皆睡中語也。用傳莞爾。

復祝天孫茂才

徂秋之役。兄雖暫曠。但文章有如此品局。定無不高發之理。幸及此時。再向爐鑪中一占火候。以預爲煖午地。大都宏肆之才。難了神理。奏密。騁才之技。易於筋脉。需緩先草有言。作短文。須令一字增

焚餘稿

卷八

四十五

不得作長文。須令一字減不得。此確論也。兄自今操筆。須體味此語。力刻浮氣。而要歸於精實。吾鄉陳孟嘗先生。故物可立援耳。相知中高才頗多。往往好用之歧徑。不佞頗憂之。如兄遵塗甚正。取捷甚近。故願爲舉其說。幸兄留意。

復少梅朱翁

昨歲弟以冬孟入國門。旅舍寥寂。日望長公之踐吾約也。仲月杪。彭德符至。弟亟訊長公行期。而德符語殊不白。心竊疑之。自是日覓貴鄉同袍。晤崔

丈得其實。爲之飲痛。長公德度寬平。口無匿言。腹無藏機。而其爲文。更多沉鬱秀挺之致。蓋其人與文於法。並不當得天。而竟大天道夢夢。詎可問耶。念弟於海昌諸同袍。以迂僻得過者。勿論。卽無惡於弟者。亦第泛泛而謀耳。所號莫逆。可影腎腸止。橋梓二人。而復奪其一。能無悼憾。令孫頭角已成。自是元宗。今器乘讀禮之餘。精修詞之業。以續阿父未竟之志。是在翁臺善成之。征鴻卒卒未罄。縷縷惟翁善自寬。攝以綏。萬年弟毋任懇祝之至。

焚餘稿

卷八

四十六

三十一

復周開鴻年兄

藏之篋中。不若公之天下。此弟夙念也。恨公之無路耳。承兄翁見索。敢不出以就正。念兄還臺在卽。須將此數事痛做一番。出大手段。真骨力。發諸名公所未發。以求毋負。聖明使弟身雖隱。而言得見之實事。卽老死林壑。無憾。

復陳則梁

近日以暇得細讀南宮諸魁卷。頃復讀浣筆池藏藝編。謂諸魁筆似不可不浣。論者筆不必浣。論者

而浣也。將無有意諸君。吾無所施品題矣。兒統羅若不堪浣筆。而堪浣腸。老生腸急。須腸政。恐無救於筆。奈何。

與孫令弘

前在家中。得兄二刻。頃繁又徵。扇履之惠。此日蓬首露坐。搖扇清涼。間取芙蓉諸稿。朗誦幾則。會心處。輒集一二。同調手掣蘭譜。浮小白賞之。凡此皆仁兄賜也。世事茶局眼。前光景。又似累基於兄。誠有得朋之快。第恐朋未必靳得兄。奈何。

焚餘稿

卷人

四七

與大社諸士

不佞不敢自謂知文。顧於此道。苦心良久。家居時。社中有所評騰。頗無甚謬。近聞諸兄卷。雅極推猷。即使滿篇無可措手。而偶遇一佳思。一佳句。未嘗不摘取之。私幸可無失士。迺拆號後。見諸名士卷。儘有不甚賞拔者。因是知糊名閱卷。與對名閱卷。大是不同。場中每一榜出。便有許多名士遺落。大較亦若是矣。今諸卷具在。諸兄不妨領回細看。高才士。要思主司何以不知我。又何以明知我。奇而

不肯放心賞拔。中才士。要思人我總是此意。適此語。何以他人說去。便蒙鑒賞。經我說出。竟遭訓

抹再三。研討恍悟。高奇不錄。以誕放故。平正不錄。以庸淺故。自是從今日始。用功一意。矯枉。或俯而就。或仰而企。以求所爲中式者。如此磨鍊一年。明秋臨場。胸中定覺別有欄柄。下筆時。定當別有一種意況。比往日茫亂光景。自然不同。而不佞此番會課。似亦不爲無益。若只泛常相視。高才漫以爲不足憑。而平正者。忿忿以爲不同調。則在不佞固

焚餘稿

卷八

四八

三六

可自信。而於諸兄。無萬分一裨。是亦秉鐸者之耻也。雖然。卽最賞拔諸卷。猶願有一得相規。大約場中走馬看文。惟銀燭可以奪其目。惟謹嚴可以固其志。惟勻稱可以服其心。就使一篇中。骨力神情。見解氣魄。種種具足。而於此三件。纔缺其一。便未免有破綻。可摘。是在賞拔諸兄。尤宜加意。而其餘更無論矣。百中之矢。萬選之錢。凡我同志。幸各勉圖之。毋讓上謝令君。

病中屢承台訊未遑。泥首爲罪。不佞受事此中。每與諸士譚稅。惟才情恣橫。神骨秀挺。思路紆沉者。亟賞之。如視生文襄。炯文查生嗣馨。聖繼徐生元。榮永平。吳生維熊。沈生兆昌等。十餘輩。亦明知其目下不必卽售。與由徑捷獲者不同。而度其力足耐久。決不便爲朝華。皆所注念。顧微覘其隱。亦儘有負才自喜。而拔或管於分涉。志堅獨往。而衷頗拒於自雄者。則不佞亦苦於他山之莫効。獨徐生林宗自弟初到時。一見別去。不數日而文從郵筒。

焚餘稿

卷八

四九

五

源源至矣。每帙必十首。必求評。不得評不已。弟一再讀。見其文勢浩瀚。真若傾江注海。而一種悲壯激烈之致。又若胸中有大憤鬱。結塞而不可告人者。亟呼該路問之。此生貧乎。曰不貧。何其文之怨且怒也。曰自上年科試。一切銅臭。皆能竊名。以豪於鄉里。而彼奔波數月。竟落魄歸。且門庭中更有得失相形者。自是下帷圍亭。非痛哭狂呼。則高吟朗誦。怨而怒。殆謂是與弟聞心憐之。復心重之。每擬乘間爲生發憤。而頃之適有觀風試。昨暮寓目。

其卷首篇精深鉅麗。已操不二法。而次篇以發散題作鏤刻語。遂令光焰黯黯。然就本生言。此卷未盡所長。而合二三名士卷評之。其一種鵠立之致。似猶洒然。剽竊腐爛之外。終非碌碌所能混也。且生亦嘗於吳道略見一班。雅爲士類推服。伏惟宗匠察天機於驪黃之外。使奇士有所慕而興起。弟毋任跂企。

復謝令君

昨奉台臺牒。過修學銀壹拾捌兩貳錢伍厘。自是

焚餘稿

卷八

五一

嘉惠學宮盛典。念本學三年之中。兩遭狂颶。自殿廡門牆。以及室祠亭閣。無處不傾圮。無處不淹爛。至先賢木主。飄泊風雨中者。年餘。弟目擊心傷。良久。故前晤時。妄願身親勞役。不謂月朔以來。病體支離。力實難於料理。惟是前旣任之。今復委之。似又近於反覆。且爲聖賢盡率道固有不得辭者。要以此事自縣爲之甚易。自學爲之甚難。念原議始自六月。當事者遷延至今。立冬已過。二雪將臨。互寒則工難齊集。咎促則効難尅期。此結局之

小易一。且查來冊一切物料。其取以官價。故費少。而料充。若本學爲之。非與民間一體平價交易。此輩必掉臂不顧矣。則庀材之未易二。來冊不言發匠工食。其爲白役可知。若本學爲之。每日四分一工。猶有外索酒錢者。則鳩工之未易三。有此三難。迹必涉于冒破。卽不佞生平。經頗可自矢。而廣文作事。疑謗易叢。獨幸錢糧微渺。卽冒破亦自有限耳。然亦不敢不向台臺預白之。俟役既竣。容具文申報。茲未敢草草。

類稿

卷八

五十一

三

再復謝令君

鄉飲事。前奉台命。再及。隨督廩生祝某等。再行編訪。又更數日矣。頃來仍以乏人復大都人品清濁。必以類從。往年所屬採訪者。皆熟練世故之人。故隨取隨得。而弟今以屬之獨行修士。宜乎其不相入也。讀 欽條憲約。原有苟非其人。寧曠此典之語。不若照弟原申具繳。亦不失慎重大典之意。何如何如。或台臺自有真見。行學取結。弟當卽刻遵命。

一上謝令君

蘇寧有海變

伏枕淹淹。忽睹海嘯異變。居民壅於鯨腹者。勿論其覆壓傾巢之下者。往往夫妻子母。連臂駢首相蹈。藉以死。據所傳說。只東西南三門。死者已不下千餘。真一方大劫運矣。查志自國初迄今。惟成化十三年。嘉靖九年。一再見然。不言殺人幾何。或其慘當不至此。弟不肖亦與有同憂之誼。而無能仰贊勤勞。徒懷惻惻。惟是目下要務。莫急於卹死。似當以賑施棺木爲第一義。昔萬曆二年。敕郡海鹽。焚餘稿。卷八。五十一。三。

類稿

卷八

五十一

三

再上謝令君

以急莫若恤死。弟業以臆告矣。其次則莫若聞被災之家。有閭門十九人。而止存二人。六人。八人。九人。而止存一二者。此一二所存。

某其平日當家之主。力猶足以幹運。若但爲待哺之人。則四顧無倚。其坐斃必矣。他若孤兒童女。驟失怙恃。尤可傷悼。以弟愚見。家給錢米。勢亦難備。惟於四門閑曠處。所設置粥廠。聽各造廠就食。而毋令貪狡者得兼併。其法宜散不宜聚。聚則蒸鬱甚。而疫乘之。大荒之後。必有大疫。此尤不可不蚤慮也。若賑濟錢糧。自宜廣爲設處。寧故大邑。凡事屬活人。難惜小費。且鄉紳富民。豈無慕義而起者。特在君侯善所以勸帥之耳。大約此中奸民甚多。

焚餘稿

卷八

五三

所最苦者。惟真正貧民。卽異時上臺。或有賑卹。恐仍是奸民冒濫。而真貧獨未必實受惠。弟不勝婆心切切。冒昧預及之。諸未一一。

三上謝令君

昨暮承賜賑銀到學。弟卽交過東衙矣。但此事源委不可不明。不審台臺止爲原申二十三人來乎。抑併後來紛紛者。總在內乎。如止爲原申諸生。易割給耳。若併後來者在內。則混糶食於素封。而槩瀕海於懸海。已不足服士心。而昭實惠。况如某某

軍平日尚能揮其餘貲。以廣行結納。計所漂沒。未足損其一毛。而乃令與真正孤寡之士共類一視。可乎。且前奉台教。謂卽申詳學道。則於弟所謂扣除學租之說。果據爲實事矣。始猶以爲十金之錫。出自父母特恩也。今既割諸士之肉。以啖諸士。而尚可容豪有力者。冒濫其間乎。伏惟高明裁啓。

四上謝令君

弟行矣。敢力疾再布其臆。從來賑濟一事。饑民蒙其名。奸民竊其實。故賢有司令長不幸而偶值其

焚餘稿

卷八

五十四

三十五

變必親自出郊。按戶稽核。籍其名姓。追臨時賑發。則又察其面貌之羸壯。與舉動之鈍巧。甚且圖書識面。使不得以張代李。已去復來。凡以防奸民而欲使真貧民受實惠也。前聞君侯分方發粟。饑民僅得若雷。已林尹散票學前。諸爭先得票者大半皆城中強壯。而衙役尤夥。若真正災民。僅十得一二耳。迨票既盡。諸災民忿忿。欲擡林尹出城驗視。林計無復之。輒棄輿而徒步歸。弟時方伏枕役人。以告爲之歎歎。一方如此。各方可知。當其報命也。

君侯坐擁堂皇亦自以爲周澤洽矣抑知有大不然者乎。前事已矣。此後上臺或更有德意而奉行。者或仍泄泄目爲故事。仁人長者之用心恐亦有所不忍也。計此事必當奏聞。部議極優。不過改折云耳。爾時受惠者又皆糧里大戶。而於貧民無與。嗟此貧民。獨非父母之赤子耶。干諱觸忌。主臣主

臣

五上謝令君

弟行時扶病就道。曹顯東謝辭。想入台覽。前在舟

焚餘稿

卷八

五十五

三十五

中。沿途寓目。大約城北至郭店。早禾經鹹水淹灌。青壯年俱已變鬻。若晚禾之未秀者。雖未見形。恐亦難必其堅而矣。總之郭店以南。東西延袤數十里。民之居其地者。真可憫惻。若郭店以北。由長安而西北。由硤石而東。雖是難一槩論也。台駕今且暫止。俟寒露以後。編陂鄉原。爾時穰穰在野。未及收割。據實籍之。似亦可爲異時捐賑哀益之差等。何如何如。若賑貸諸生一事。弟曾有言。願憐。但學道前批。有該學准。准。生之虛實。以報。聞。

語則弟前所申二十三人。既核且簡。宜不應復有軒輊。卽異時上臺。或有大賚。恐必當以弟原申作主。似不得因噎而廢食也。久病曠官。自慚無狀。而婆心未能遽釋。敬因役人西歸。畢其款款。主臣主

臣

諭請賑諸士

諸士之請賑者。盡託於海變。不知其中亦有差等。有家本極貧。而被害尤劇者。昨已函召東西兩路門役聽其從實核報。得二十二人。業卽具文申縣。

焚餘稿

卷八

五十六

矣。若其他被害雖劇而生計儘猶可營。與生計雖窘而住居原不逼海者。勢固難於偏及。本路亦不開報。不佞無從知也。諸士試度此等時勢。此等官。府可能有破格大賚。否。苟非大賚而忍。全體垢面。終日號呼。以希升斗錙銖之獲。古有寧死而不食嗟來者。獨非士乎。幸諸士各自爲計。毋徒仰給縣官去食存信。正惟此日勉之勉之。

雪廬焚餘稿卷九

浙賞湖鏡叟趙維寢著

余幼不治詩。因治書而知詩。變曰詩言志。夫詩以言志。大較衝口出之。肆筆可成。未聞章限句限。字字限韻之爲詩也。三百篇而後。漢魏已窮其旨。至齊梁間。東以休文四聲。而於是學士大夫有詩。山農遊女。無詩性情之教絕矣。嗟夫。康衢擊壤。明良喜起諸歌。是爲詩家鼻祖。此豈從蠶魚腹中出哉。余賦才既拙。又不能多讀書。於一切藝文。俱無

知識

卷九

而詩尤甚。平日應酬情之詩人十九。惟往來長安道上。間有賦詩。情不自禁。雖託之吟唔。蓋庶幾於衝口出。肆筆成者。亦真中不堪握卷。聊借以遣睡魔。非能如所謂眼前光景口頭語也。積三十年。而奚囊所存。僅得五十首。其非吾好可知。姑付殺青。以供詩人一快。

受命篇

有叙

戊戌

余非生於貧。而性不能守財。居恒無聊。或不免借資。禁弗敢數。徒以名詭自誣耳。豈曰知命。今

年秋。余還自長安。扁舟西湖。謁選閣主師某先生。旋謝別先生。故諗余貧。而重訝余無微言。曰。子母亟去。此中素封某。以某事麗辟。吾憐其老。姑假手於子。吾行捐授之母亟去。余時喜過望。自幸司命足恃也。出俟之。俟之浹旬。弗至。心疑焉。微令人覘之。某應聲曰。已知指然。吾老矣。不能捐百金易朽骨。余廼大悟。以司李之力。而不能得之囚也。司命者。其以百金嘗我。然則疇昔之懾我者。真玉我也。敢不受命。卽事賦長吟一

章題之曰受命篇

東方有士名無聲。生負骯髒迷人情。瘦骨堪將寒水侶。深心雅與秋雲盟。自言家世陶朱里。里人謂我千金子。千金之子自豪奢。吾愛蓬飄天地裏。恤宗半割維陽田。壘父豈留山陰錢。相看尚在舌三寸。不賣惟餘琴五絃。從此生涯托天漢。蕭蕭浪逐流光換。兒年舞象不受書。妻倅碎繡羞舉案。陡遇僛人王子喬。翩然携我赤城標。分明袖出金丹粒。呼童指點寬無聊。吾亦洒洒動顏色。驚看僛人試

神力爲憐十載泣浮踪。頗喜一朝能振翼。那堪童子頑不靈。金丹一粒還自扁。仰天長嘯出門去。余乃咄咄如醉醒。造物由來大奇切。僊人無權術。無巧應知千古孰。英雄獨有採薇清風。趙吾今願賡逐貧吟。猶恐兒女情不禁。斬却藤蘿上雲霓。還惜方寸持戒箴。戒我此生勿衡命。戒我此生須忍性。雲居之麓帶錢塘。錢塘水流何湯湯。我心避指錢塘矢。我負我心江之水。

西山道中

時寓燕
苦旱

庚子

焚餘稿

卷九

十一

1507

到處朱門鎖梵王。天家金壁半修禳。雲法雨知多少。却笑山農着甚忙。

妙隱山房七詠

癸卯

綠萼梅

瘦骨稜稜出幽香。寂寂回。不知綠是夢。錯認玉生苔。

蓮

爛熳紅英亂。翩跹翠蓋昂。最宜新着雨。滿沼灑琳瑯。

樓懷遠韻。俛首怯爭妍。更疑饒俠節。葉葉舞龍泉。

菊

不聞三春艷。能凌九月霜。莫嫌味寥落。輪爾傲群芳。

秋海棠

有姿堪死客。無力可迎風。惟他僧舍冷。腸斷媚娃宮。

焚餘稿

卷九

四

1508

盆魚

微波澄碧藻。點點躍金星。不是高僧話。遊魚那出聽。

應蛙

蛙在石窟中。不見影但老。僧扣門環。略略作聲。

嗟爾已蛸井。猶含一隙靈。忽聞天籟發。猛覺子陽醒。

征塗悼世

甲辰

日日長安道。奔忙盡利名。有涯天物力。無限世人情。肋骨由吾老。風塵任爾輕。梁經幾熟。曾得幾

八驚

其二

勞勞名利客。盡日不知疲。步疾塵生浪。恍恍水亦
馳。披星獺曉促。聽角苦更遲。醒眼憐人醉。還憐醉
更奇。

白溝弔古戰場

甲辰

白溝古渡月如銀。曾照當年戰血痕。金戈鐵馬爭
南北。武誓胤征競主臣。黯黯廢丘埋白骨。磷磷野
火泣秋旻。燕山帝業千秋在。回首長陵鎖暗塵。

焚餘稿

永元

五

其二

聞說當年戰氣塵。六飛親此御龍驚。中朝傳詔悖
倫秩。建文詔每使朕闔外段弓戢憤囂。文皇單騎
奉詔莫莫真主自無橫草敵。讓皇况有振衣高。帝建
遜位以繼崑崙強却恠殷頑。士九死彌爭一字半。孝方
編廷諸文皇萬世下趙下得一箇字謂墓也。

蘆溝旅舍促發

巳酉

壁亂征塵起暮烟。遙瞻尺五是堯天。莫緣責負稽
行色。若箇高陽靳酒錢。

過金陵

巳酉

王氣龍荻燭上台。埋金此地總徒猜。六朝未結英
雄局。一統仍需聖主開。西北遙連宸極迥。東南
遙控百夷迴。兩都堪賦慚余拙。吮筆難摹左思才。

征塗大霧

庚戌

誰遣無明障。茫茫覆四陲。河山還渾沌。天地忽迷
離。征騎烟雲亂。枯枝魍魎疑。中原乃沙漠。人類豈
狐狸。世界總昏默。大道貴希夷。回頭頻。返照翻覺
獨醒癡。

焚餘稿

永元

六

謁孟廟

壬子

睥陽靈氣鍾斯人。洙水淵源脉最親。祇譚仁義操
方柄。寧忤齊梁老角巾。道大謀王猶反掌。時窮
履險猶屠吾。亦平生好迂。濶來瞻廟貌。印吾真。
蘆溝道上跨驢。時長至前一日

荀興蹴破不成行。策蹇鳴鞭上玉京。此夜陽回春
已動。看花正喜馬蹄輕。

董子下帷處

癸丑

誼利分頭學問原。豈關扁戶與窺園。此中參得真

消息山鳥庭花總不喧

又

下帷攻苦覓真詮三策分明賡七篇可憐不是唐
虞主埋沒江都一冷甑

過清源集方伯子齋頭

乙卯

蕭蕭劍佩入清川邂逅逢君話昔年喜汝能爲青
白眼慚余猶作驪黃綠擁爐斗酒消長夜促膝論
心扣短絃明發却憐千里道燕山猶在五雲天

過細柳營

丙辰

裝餘稿

卷九

七

三

低回此地柳偏奇半似虬龍半魍魎猶憶當年漢
天子遙巡攬轡却前麾

又

任將從來說亞夫還憑將將有真符若兼推轂逢

英主篋滿中山淚已枯

過三歸臺

丙辰

道入齊東興轉孤三歸一望總平蕪停驂漫灑英
雄淚十二河山自壯圖

輓宗兄瞻巖

有叙

丁巳

丁巳雨前之十日吾宗兄瞻巖訃至自高陽

驚悼者久之越三日兄母弟約之手七言一
絕示曰此吾兄易簀時書以見志者也讀既
約之持余泣余亦泣嗟乎男兒死則死耳古
人猶願死邊野暴屍馬革矧其死於二三子
之手顧余所悲惟是兄負絕塵颯而長鳴檻
下以卒其世猶憶丙辰此日余與兄俱落魄
燕山兄抱孤憤病劇余往視初憤憤弗省若
將彌留余乃曲爲譬解曰兄弟棣青甑走歸

裝餘稿

卷九

八

三

當湖何求而不得兄睜目不答已余引臂甚
力則忿然起曰吾何戀於湖卽不死仍走高
陽屬當年酒徒結侶一旦不戒桐棺三寸土
一桎安往不適其奚戀於湖余聞而壯之屈
指計至才一年所回思前語若持之券也嗟
嗟兄真無戀於湖耶聞兄疾革前一月攬鏡
自傷歎吁太息侍兒進曰主人寧以一第未
酬耶兄徐應曰此腐鼠耳亦吾家常物惟吾
貌甚癯精力漸耗苦不能讀書是吾憂也蓋

兄在宿舍猶憤發下帷夜以繼旦至嘔血數
升不輟業故其說如此兄於五經靡不精
自補博士員以及受餼舉明經舉孝廉五經
環相用用靡不高等於子史諸籍靡所不淹
貫一切兵刑禮樂渠邊微諸經濟靡不曉
而其爲人尤矜嚴持重一嘖笑不輕假此其
詳諸孤當有述余獨撫兄絕命詞有平生志
量超江海之句竊悲其志而賦長歌以輓之
富湖之水清且漣九峰列峙東南偏煌煌紫氣浮

斐餘稿

卷九

九

三

中天中藏真人草太玄倬彼真人誰氏子吾家連
城君之以由來骨脉是王孫平生肝膽許國士垂
卅十五攻麟經典謨詩禮羅過庭更從先天契義
畫五經環出如建瓴起家諸生稱汗血十戰揮戈
鏖不抗文章難與時命爭聊附鄉書邀帝闕帝城
佳麗真壯遊君歌易水橫高秋佇看遙天近尺五
唾手幾搏金鰲頭咄咄南宮艱一試素心持向青
甌寄匪緣五斗抗吾腰謂堪揣摩畢初志以此寧
惜死不休孤燈午夜涼風颭精靈澄盡繼以血

爾白曰登青丘際歷征鴻天外至七言絕命詞通

示讀之哽咽不勝情湖水湖山總愁織哭君已酉
賦長楊偕余結社披琳瑯人言趙氏變白璧君爲
元芳我季芳哭君癸酉困燕市踉蹌挾策高陽里
余願此去常相聞君曰我寧謝知已丙辰三月君
病殊余往訊之空王隅握手盈盈若永訣歔吁悽
慨猶吞吳吞吳遺恨埋千載音容彷彿君安在漫
將心事托巫陽竟斷難招隔玄海玄海隔浮雲白
廣陵散萇弘碧君不見北邱荒塚青燐燐蕭艾蒿

斐餘稿

卷九

一

蘭同一宅

感遼事

戊午

羽書一夕入承明司馬紛紛召外兵帷幄儘餘全
勝策壇場遲奏凱歌聲將軍肘後黃金薄文吏樽
前白簡盈二百年來養士報不知誰爲請長纓

杲庵陳侯贈言

戊午

百里雖彈丸寄命故匪易姑臧遯單車中牟過三
異我侯金閨彦道技乃茲試鳴琴不下堂種花不
擇地九峰旌其標九湖濯其志薦吏爲名高孤激

潛陰驚侯以皎日心春風熙撫字循吏雅近人模稜漸委轡侯以良瑜潤清萍寢臆魅問侯尊何道吾道在誠意忠貞篤舊服文學餘吏治威鳳翔玄霄紫駟空北冀此行奏明光東南表殊勩借寇憲朝典祝穰盈野思吾領將以規保終願如始詎彼譏譏者能代陽秋誌

早起見雪是日雪

戊午

天官夢為咎歲事雪徵祥一祥與一咎相戰肯相償雪澤開新社雪芒掃舊殃明廷重詩華太上豈

修禳

卷九

十一

二六

征途感懷

戊午

燕山紫氣斗間浮千騎長征逐勝遊盡有壯懷歌易水誰能挾策臥滄洲五陵原上誇雄駿百草堤邊聞踴躍此事已知吾技拙謾隨迂叟說龍頭

長安望雪

戊午

喜爾豐年瑞遙看一畫圖粧成銀世界點綴碧山湖色鑿黃金闕光搖白玉壺東征需廟笑此夜可擒胡

其二

野望連天碧。饑鳥聲正號。擁爐輸爾章。傲骨讓吾曹。爽氣滿疎入。詩情激楚豪。濁醪堪一醉。痛飲讀離騷。

其三

忽憶窮簷下。初寒此籲呼。新絲空二月。停杼滿三吳。玉樹懸淒淚。寒天寫怨圖。如儒如俠者。燕賞正呼盧。

歸塗志感

己未

卷九

卷九

十二

二六

呼盧醉客楚。却憐明發又霜天。回思二十年交事。半老風塵愧衲禪。

過浦上自嘲

己未

匹夫徒手爭天下。壯士埋頭老一丁。所以當年護罵者。豈儒強半魯諸生。

將渡黃河

己未

着鞭已讓祖生先。落魄何當賦凱旋。聞說長風能破浪。雄心猶擬泛樓船。

看花

辛酉

又

過濟上尊太白權

辛酉

李白名遊諺濟城區源惟許杜卿聲危樓詠李白名遊諺濟城區源惟許杜卿聲危樓詠

大英欽定

一

14

擬就廣本

王虎

挾策長征二十年。豪傑說劍盡磨然。英雄已散黃金盡。到底猶余一卷記。

人

說着寒。寒。寒。枯。今人。師。古。人。教。米。袍。銀。希。值。
裝束堪與。真。孫。入。畫。圖。

又

身為傀儡。欲登壇塋。面糊心強。肩寬。觸角。慢勞分。
左右乾坤等作。蟻。蝶。看。

贈逆旅主人嘲同行二子

甲子

河間匹馬去。翩跹弔古憑誰話。昔賢猶喜主人能。
好客。漫譚時事強流連。

又

斗酒雄譚興未闌。多君慷慨壯征鞍。千金一飯伊
誰事。爲語王孫莫浪餐。

過雄縣哭任年兄

甲子

行行境入古雄州。緩轡尋盟訪舊遊。正擬鴻傳分
半榻。俄驚鶴去已千秋。投竿東海心猶壯。君號東海埋

焚餘稿

卷九

十四

玉青山恨肯休家青縣吾欲招魂天帝所巫陽何處不禁愁。

懷王先生則古

王嘗令雄時
在謫籍

甲子

昔年此地遇王喬。傾蓋論心意氣饒。僊吏自來多譴謫。遙瞻雙鳥在雲霄。

旅舍感時次文太史屏間韻

甲子

征塵歷亂旅魂驚。老去年華愧我生。世事已知同奕局。行藏吾欲叩君平。未須龍塞籌方畧。可向貂裘議廓清。見說天心漸來復。傾葵惟有祝王明。時近

長

入都聞制禁肩輿

甲子

九重新詔肅千官。清道揚鑣僂據鞍。多少綠輿齊
改物。驂驪一日滿長安。

又

俟駕原非臣子安。何妨緩步當和鑾。獨憶清朝多
盛事。蒲輪應為老生寬。

下第辭制舉業

戊辰

征鞭幾度為浮名。塵海茫茫隔萬程。看花自合推

夢餘稿

卷元

十五

年少投筆還應問老生。劍失雄雌何處覓。璞迷真
贗向誰評。懸知不是名場客。丙夜無勞課短檠。

自悼感懷知已

戊辰

西湖問字憶當年。彈指流光已十千。白首不償枯
管債。青氈那結蠹魚緣。應憐傲骨難同調。獨撫柔
情愧二天。野老自來忘帝力。憑誰為賦感恩篇。

元峰上人像讚

附

有石岩岩有水潺潺。青松可撫。紫芝可食。香裊裊
而成篆。花馥馥而堪拈。此乾坤自在之清供。而一

僧琅琅乎披誦其間。厥誦伊何。曰是楞嚴。阿難微
心。老僧忘言笑。點頭兮頑石。濯水心兮激湍。人知
其寄境也。同在恒沙之界。而烏識其登假也。已在
彼岸之巔。噫嘻。此固元峯之所以為元峯。而詎曰
其然。豈其然。

雪廬焚餘稿卷十

浙當湖鈍叟趙維寰著

午未紀異

神宗晚年。東事起。各省人妖物怪。先是傳邸報者。未易縷悉。至戊午。環都城河水盡赤如血。赤而復白。已復赤。是年十月。每夜將半。有白氣一道。起東方之寅卯位。自地直衝於天。高可十餘丈。濶可二三丈。狀若牛角。余時在征途。得旦旦見。望之殊可畏也。已未春正月。大雪連朝。積地數尺。即天已霽。

焚餘稿

卷十

三

而空中飄颻。有似雪非雪。似霜非霜。若絲縷然者。掛樹杪。即成冰。二月盡。三月初。黃霧四塞者再。至對面不相見。凡此皆陰凝之極。殺象也。未幾遼陽四路敗。我兵十八萬。半入鬼錄。

甲子紀異

天啟甲子春。吾邑西南十五里外。一夕更餘時。忽列炬徧野。延亘四五里。聲如潮。村民望見。驚以爲兵至也。急治裝爲遷避計。久之炬漸滅。民乃定。是時復地震。余坐樓上。見窓櫺桌椅俱搖。枕憂憂有聲。

聲。先是乍浦之陳山。忽出三虎。頗爲民害。事聞兵

道。檄千戶所督兵捕。兵爲虎殺者二。傷者五六。而

僅獲其一。仍逸其二。吾邑川原平行。止九山瀕海。

又無林木。故絕無虎豹。三虎竟不知何來。後

亦不知何往。蓋吾郡時有潛謀不軌者。蘇湖間劇

盜頗應之。事雖卒敗。人心搖搖。此爲之兆也。

是年春暮。日出沒時。旁忽有黑日。摩盪其間。初止

二三。後乃至十百許。縱橫腥亂。日光爲之澹黯。或

謂當主倭警。久之無驗。余讀鹽邑誌。林載。世宗

時亦有此。占主大臣災。邇通瑞肆橫。一時忠鯁死

詔獄者接踵。而江南諸老。被禍尤酷。蓋應在三年

內云。然余以爲。君象也。自二三至十百。分明客

焚餘稿

卷一

二

三

丙寅紀異

天啟丙寅五月初六日。都中王泰廠忽震裂。響若

雷轟。平地陷二坑。約長三十步。濶十三五步。深三

丈許。不十日。朝天宮復災。三殿一時皆燼。殿皆嚴

禱。火從中發。不知從何起。是月杪至月初。又大雨

連日不止。西山水決。騰涌丈餘。良鄉。永州。間。一望如海。人畜橫屍滿道。又未幾。北直諸郡。皆地震。而大同之靈丘。廣昌。以震故。雞犬驚鳴。山中猛虎出。肆搏噬。城墻下裂。開三大縫。突出妖魔無數。入民家作怪。縣官爲集僧道百許。以禳此。其尤異者也。時都中地亦震。殿閣皆搖。枕有聲。是六月初五日。事。初六日。皇子薨。先是王恭廠之變。是日京師婦女。凡肩輿出行者。皆於輿中自去其衣。衣若有物。攝之。從空飛去。越二日。昌平州人來言。州之某處。

焚餘稿

卷十

三

三

堆積婦女衣如許。余初聞不信。已友人有自北還者。爲語其狀甚確。總因是時。逆璫肆毒。幾危宗社。故昊天特以異之。異者示警云。

四局

神宗皇帝崩。光宗踐祚。纔一月。又崩。僖宗踐祚。是時二三年間。時局番覆。大較有四。一曰東林局。一曰攻東林局。一曰東事局。一曰中璫局。前三局中。賢奸雜出。消長遞乘。有起自廢錮。或郎署。不數月而晉八座九列。躋開府者。又有八座九列。不

數月而逮。詔獄削奪追賊。成且斃者。倏忽變幻。真同奕勢。若中璫一局。則自壬戌追丁卯。盤踞甚固。凡三局中之倏起倏廢。倏生死。悉從中一手握定。是時藉以驟興者。幾數百。其繇以斃滅者。更不下百千。而熊庭弼。楊璉。高攀龍。魏大中。周宗建。死尤慘。湯魏周以劾璫死。高負介節。以黨錮死。而最不厭衆心者。無如熊熊。熊有功無罪。而謀活王化貞者。必欲殺熊以滅口。遂矯中旨。夜半出之獄。死西市。復傳首天下。聞而痛之。

焚餘稿

卷十

四

三

連化

天啓六七年間。諸媚璫者。獵級而上。有第進士。纔四五年。而晉秩尚書侍郎。開府者。有散館授編檢。不一二年。而卽侍講讀。典京省試者。又有新進士。授官纔八月。而晉太常卿者。郎署諸臣。有加常僕。光尚等銜。又加藩臬臬憲等銜。仍管本衙門事者。朝野相傳。謂之定主。又謂之待年。蓋選法至是。猷壞極矣。臺省不惟不糾。且身嘗之。臺臣大半加太僕卿銜。省臣大半加副都等銜。戊辰春。應推年例。

選君張耀芳。推工科給事陳維新總臬憲。陳時已加副都乘大轎。開棍矣。及命下。仍應易馬。撤棍。至羞赧不能出戶。士論快之。幾為絕倒。

媚錄

甲子科。各省鄉試錄。語多觸忌。魏璫一切繩之。如陳子壯。方逢年。顧錫疇。章允儒輩。幾二十人。前後削奪。自是下鄉諸典試者。出題屬詞。皆極意獻媚。如吾浙首題。魏魏乎惟天為大。巍者魏也。孟義題。靈臺靈沼。以擬生祠也。應天題。莫不尊親。以建

卷十

五

三

五

祠為尊親也。順天尚書題。我二人共貞。以周公擬璫也。諸如此類。未易縷指。其不為觸忌。亦不為獻媚者。獨江西福建二三錄耳。嗟乎。是錄也。毋論不可傳世。即藏之家。可令孝子慈孫見乎。

媚祠辨

天啓丙寅以後。中外鎮撫諸臣。請為魏璫建生祠者十九。其議始自吾浙。浙故有織造局。堂長歲解龍衣。苦鋪墊費。魏一切裁革。堂長以是德之。而管局通判唐登儔。意在獻媚。遂陰與諸堂長。建祠清

波門外。役竣矣。以告織造璫李實。蓋覲因李以達

魏也。李懼功不自己出。輒狹小規制。議更建於岳

廟之東。貢山面湖。制甚宏敞。尋具文申道。促遂轉

申撫院。乞請祠額。時潘撫初任。會浙有織造錢糧

缺額。及雲霧山開採二事。意擬借此。求甦民困。故

雖心知其非。而勉為疏請。未幾南中効之。又未幾

各省尤遑効之。至都城競相響應。而國子諸生。且

請祠之宜聖側矣。今上即位。諸建祠者皆罪黜。

而潘撫獨以首倡削奪。余謂潘撫不能力持。未為

卷十

六

三

世

無咎。然浙祠以堂長誦德故。未為無因。且成於唐登儔。遂於李實。事在乙丑秋冬間。而潘撫蒞浙。在丙寅之四月。固風馬牛不相及也。矧意在為民請命。與他省之無因獻媚者絕相遠。乃廟堂不深惟本末。竟以首倡重處。豈不冤哉。

黃山

歙人吳伯昌者。名春春。俠丈夫也。性好施予。喜為八排解。谿南一鎮。幾比之及時雨。以善居積富聞。朝仲弟家奴吳榮者。故跋扈。忿伯昌之繩之也。

竟許之東廠。時魏璫心艷其貨。誣以謀占黃山。敗君竊國。遂矯旨逮詔獄。一時父子俱斃。追贓百萬。辱及妻孥。妻亦死。天下聞而哀之。先是某月日之夕。有星隕徽之郡治。化爲石。未幾而伯昌逮。蓋一素封。亦干天象云。

揭竿

黃山一案。重爲民擾。徽郡守至爲掛冠。於是朝議特遣工部官一員。往督其事。時秦人呂下問者。以徽爲金窟。輒謀是差。携家眷六十餘以往。既至則

朱餘稿

卷十

七

三

別剗部獄。凡歛民之富聞者。盡以召買。黃山拘致。不承卽禁之獄。賄至乃釋。而吳氏宗戚被害尤慘。是時邑中惡少。附部橫行。一日白捕數輩。突入巖鎮富民潘某家。聲言捕某。時某不在。卽闖入內。捕其妻。家人號呼。驚動閭里。閭里忿群聚毆之。斃二捕。焚其屍。遂揭竿。大書誅呂安民四字。衆數千。各携木挺。直趨郡治。譟呼聲動地。關部獄縱囚焚部署。呂踰牆遁。姬妾被掠。有不知所之者。呂初匿郡丞衙。衆將攻丞。遂夜遁。續溪。續溪民復逐之。又遁。

寧國事聞於朝。朝議重處呂而不窮其事。民乃定。余謂伯昌以富博名而敗。下問捐名殉富而亦敗。總之富爲祟也。富不如貧。此亦一驗矣。

巨鑑

新安許志吉。潁陽相公孫也。以任子秩大理寺副。黃山一案。自部臣呂下問以激變逐。莫敢任者。志吉輒請之璫。願以歛人任歛事。於是歛富民無復能遁者矣。其毒乃更甚于呂。未幾璫敗。臺省劾之。章下撫按鞠治。志吉囚服對簿。是時群情忿忿。志

朱餘稿

卷十

八

三

吉之子某懼遁入武林。僑寓錢塘門。許子故習豪侈。日出巨鑑市薪菜。爲捕兵所窺。意爲盜也。一日糾黨數十。佯言捕盜。直闖許臥室。劫其資罄。併淫其女。時許女甫及笄耳。事聞杭嚴道。急捕諸戎首。盡法創之。事始定。夫志吉借逆璫以肆毒。身坐察院。至欲驅公祖父母官走脚門。卽三黨至戚。咎詘不少貸。而竟不克芘其子若女。嗟乎。天道好還。豈不信哉。

英畧

丁卯之八月廿三日。僖廟崩。今上以廿六日踐祚。時魏璿偃然在上側也。羽翼四布。前後左右皆璿心膂。而禁兵八千尤伏在肘腋。上雖心圖之。而絕無幾微見色。間假溫詞好語以安其心。上延至十月終旬。言者繼起。猶下溫旨。再三勉留。待其自力求去。始有旨聽之外居。徐驅出城。又驅之原籍。又驅之鳳陽。而璿因以自斃。璿之變生於側。潛銷真英畧也。設甫踐祚而亟謀去之。變生於激。實有不可知者。是時上僅十七齡耳。而慎重

三案
魏崔客氏。三人罪案。亦有差等。魏之矯誣中旨。屠慘忠良。毒虐天下。無論矣。而余以爲客罪尤大。當鎮撫司逮問時。客招宮人懷孕者八人。詰其故。則客於宮掖中。出入無時。多携婢媵。潛肆不韋之術。以行竊國之謀。脫再更數月。事竟有不可言者。幸天奪其鑒。亟就其魄。此實高皇帝之靈。宗社無疆之福也。故余以爲罪浮於魏。若呈秀止一貪財

好色無賴惡少耳。聞僖廟疾革時。魏謀不軌。商之田爾耕。爾耕唯唯。崔不答。魏詰之。崔曰。恐外有義兵起。魏迺色沮。則三罪之低昂定矣。客氏事干官闈。故爰書。不忍斥言云。

靈犀

崔呈秀之得志也。日淫於寶貽婦女。以自娛。姬妾凡數十。每出入。則前後左右。擁之以行。琴瑟笙簧。更唱迭奏。夜就寢。諸姬環侍。莫所適。則以黃金鑄籤。鐫名其上。聖籤定之。迨事敗。謀自盡。乃呼其愛

妾靈犀至。與對飲。浮大白。歌呼引滿。醉且劇。則起步中庭。盤旋數百迴。忽慨然曰。吾起自書生。微富貴至此極矣。死無憾。輒取所持美玉盃。擲碎之。投繯死。時靈犀在側。取牀頭劍自刎。以刎不甚。救復甦。此余得之同年苗稷初。張集虛。王玉鉉。諸君者。諸君皆崔同鄉。故述其狀。頗悉。

枚卜

魏璿既敗。四相一時被劾。上雖溫旨勉留。而難久住。因合疏請枚卜。上允之。令部院臺省會

推得十人名具題。上明聖知列名前後不無意議。爲貯名金瓶中。對天焚香。行一拜三叩頭禮。以筋挾之首得錢龍錫。次李標。次來宗道。次楊景辰。時輔臣以天下多事。叩頭求廣一二。上乃復挾得二。則周道登。劉鴻訓也。是時第三一挾得兩名。一爲風吹墮地。徧覓不得。已事竣。見名紙正在施相公背後。啓視則王祚遠云。

按此舉是真枚卜。自是本朝勝事。但愚意論相須評品望。拈闔似亦非體。昔五季時。唐廢帝從珂嘗用此法。納數名琉璃瓶中。挾得盧文紀。後相業亦不光。蓋上英智。特借此以破阿黨。非真謂是能得人也。故未幾來楊相繼罷。

杜言路

今上踐祚之初。魏璫猶在側。臺省切於積威。歷兩月莫敢發其奸者。發之自部臣陸澄原。錢原慤。貢生錢嘉徵。始自三疏繼入。而君側始清。一時士氣頗伸。真有薊蕘工替。俱得自盡之景。於是太學生胡煥猷。輒上疏攻政府。蓋發其媚璫狀也。上雖

焚餘稿

卷十

十一

三

焚餘稿

卷十

十二

三

心薄政府。而雅意優禮大臣。乃命九卿科道。會勘煥猷罪。是時大小諸臣。媚璫者什九。因引臥碑以罪煥猷。擬杖黜革。蓋自是而政府不憂科道之糾劾。獨憂諸士之紛囂矣。遂密與銀臺相表裏。借屢旨申勅。疏不得繫封。須駁正。名以言責還言路。實任塞清議也。自謂結言路而息群言。計其妙於此。小意考選行。新科道入。發政府之媚璫者。前後且接踵。嗟乎。向者群喙。得以臥碑折之。今言從言路入。非臥碑可折矣。且奈何。未幾璫府相繼罷。而煥猷得旨。復入太學。始信人謀雖工。竟無如天何也。

清客宰相

崇禎初元。

上任賢圖治之念。頗銳而宰相辭。任者猶牽拘於門戶之說。二三正人。訖不得擢用。蓋吾鄉以攻東林。獲罪者頗多。僅東林一日起而謀報復。因以危言悚政府。政府感之。遂托舉有欲辨薦人之人。以驗其非。時臺臣羅元賓。與詞臣倪元璐。獨上疏力爭。欲闢城府。借之蕩平。而倪再疏尤勁。直痛快。然非政府意也。一日倪謁來

相公宗道語及時事來謂曰吾輩館中先生只宜喫盃好茶燒些好香便足了勾當安用管此間事爲倪退謂人曰宰相平章天下而乃作清客耶自是此言競傳都下憂時者爲之浩嘆

同鬼

本場鬼神用事之說世多傳之余頗不信頃施羽上自關中出謂余曰春秋房某君闕得一佳卷取冠本房偶以倦假寐見一金甲神從某手中掣其卷曰此卷如何可中某遽驚覺則手猶伸作相奪

卷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狀也心疑之取卷再閱卷實佳不忍置呈總裁張二水適春秋二房某亦呈一佳卷未篇竟與某卷雷同一字不異張遂兩棄之蓋神以某意不可回故令呈雷同者以亂之耳余聞施語始信鬼神事不盡誣云

許警修

藝文相知亦自有緣憶余庚子春以選入北雍凡入雍者例求名公一牘紹介司成而余性孤僻殊不屑直以丈聽之司命以故課卷入司成黃毅庵

先生頗不甚賞獨本堂許警修師一見余文歎曰此元局也予嘉興人得黃葵陽宗派今科必解元矣自是凡有試必首余復從諛于博廳博廳岳先生名九遠者亦必以余爲六堂首如是者凡三

成公案出

三置余第十一必弗前也尋司成公

與試南闈去余闈試竟得舉首後謁見意殊不警修先生一見扼腕口口以元相期而卒酬其說此真有補於天機者耶余一生知己自關中三師

卷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外當首推師其他皆弗師若也愧余落莫無能爲報耳先生名仲舉吾浙錢塘人辛卯魁於浙故以稅文名家

燈花

庚子初場余既完卷對一過輒上堂交納時收卷者問余何經因謂曰書經卷正在封束若少站余時無所事復開卷一對則七夫也大驚卽就收卷桌上掣筆改二蓋字得不貼是晚磨卷時燈花燦爛如兩扇然花盛則燈暗頗礙磨寫余笑謂曰此

雖佳。但余素不信。手剔去之。甫騰及篇餘。復暗矣。視燈花益大。勢不能留。復剔去之。已又騰篇餘。而又復暗。視花比前愈益大。余謂曰。此誠佳。吾終不信也。復一剔。而花竟散。卷上。卷幾焚。余亟吹去。則花散于地。先脫衣置地。不及檢。凡燒七八孔。未幾得雋。而旋被劾。或亦自焚之驗。蓋吉凶皆兆於是云。

星議

余庚子以文體星議。雖時命之厄。不敢尤人。而同

焚餘稿

卷十

十五

三十二

鄉二三先達。實微有德。憑少宗伯朱養淳先生。與余素無交。亦何怨。會余同選籍。廬郊者。故不喜余。時適館宗伯邸。宗伯入其譏。謂余曾罵朱守門人。余絕不知也。已臨場。余梓入義。廬郊故以呈宗伯。宗伯讀未既。曰。此等秀才。學道不沈。然乃選貢耶。蓋宗伯與余藝。又絕不相知矣。三試既竣。余擬歸。謝別同鄉諸先達。因錄三書義請正。時首造賀道星。次造鍾乾所沈玄海。三先生讀余卷。皆勉作譽語。曰。央中曰。央魁。曰。央刻程。而心實不許。賀詞

色尤峻。最後造岳石梁先生。先生閱至再。謂曰。兄

文流著高古。得之苦心。但主司須於此道中。用一番苦功。過者纔能識。不則未可知也。余深感佩。其語若陳孟嘗先生。則以目疾。須人讀卷。無所瑕瑜。爾時賀方負文望。而少宗伯復攝堂篆。提衡諸舉子。追放榜。余忽舉第一。諸老出不意。強執護前。護誹自是起矣。部科以正文體為題。本有意吹求。而諸老乘之。此余之所以無解也。是時惟姚羅浮先生。先曾見余入義。多所獎借。迨科疏入。而先生適

焚餘稿

卷十

十六

三十三

以巡關入復命。頗為余申白。宣道。辛丑正月。鴈開之先生。復自家馳書館中。諸老謂順天榜首文。三十年來所僅見。蓋謬許余為蔡陽先生後一人也。時先生正為海內文章宗匠。自是浮議始定。即少宗伯亦作轉語。謂余四經義。粹然無疵云。是年五月。科臣數譴。儀郎杜門。劉行素先生署司篆。始覆疏。謂余學則辟。思則苦。當准甲辰科會試。尋得旨依擬。局乃結。總之是厄也。雖二三先達構成之。實余以樵朴不善逢迎取咎。若石梁羅浮行素諸老。

皆於余爲知己。而開之先生。平時曾未識面。忽移書都下。以喚醒一時耳食。此其憐才盛念。尤余所沒齒心勤者。恨落莫無能爲報。姑詳顛末。以識不忘。

內外異評

甲辰會試。三場既竣。余以十七日送卷。荆岩師適湯崑阜亦以送卷至。坐定。師首閱楊卷。頗咨嗟。謂曰。吾望子中甚切。此卷未見得意。奈何。已接余卷。每讀一義。輒稱賞。讀畢。謂曰。子必頭卷矣。楊因起

焚餘稿

卷十

十七

謂師曰。某此書不日。決就選。請問老師。猶可不絕望否。師笑謂曰。子勿憂。裡邊看文字。與外邊不同。安知我所瑕瑜。主司不倒置也。至廿六日。余以放榜期迫。豫往謁別師。師迎謂曰。若決頭卷無疑矣。兩榜門生。送卷共百餘。我止取六卷。屬奴子一手錄出。不書名。送吳因之評。次因之仍置若卷第一。子殆無疑矣。厥明放榜。則楊爲榜首。而余竟下第。余亟東歸。求楊公原卷。師封發示。猶然昨藝也。始信裡外閱卷。信不同云。

會元悞

甲辰典試者。爲朱金庭唐抑所兩先生。首題不知命全章。是時臺省斤斤文體。兩先生相戒。首題必取三平格壓卷。一頭兩腳者。文雖工。必置之。後既放榜。有一生候朱先生。問塲中閱卷何似。先生曰。全重正文體。曰元卷首篇。作何格法。先生曰。三段平做格也。其人含笑而出。蓋首卷楊崑阜。是兩頭一腳格。先生所記。則第二名魯雅存耳。嗟乎。會元顛倒。尙不省。况其他乎。

焚餘稿

卷十

十八

擬題

是科過爾韜。以除夕入國門。寓余寓尋。問余近有何佳題。余曰。極高明而道中庸最佳。爾韜卽屬稿。又一日。劉獻之東余曰。貴座師必有秘題。相示可與聞一二否。余惡其言。漫答之曰。秘題果有。卽隨筆拈十題給之。而不知命則所拈第一題也。獻之亦屬稿。復以質余。余意不甚賞。已放榜。獻之爾韜皆第。余心知二題佳。而爲病所苦。不屬筆。且首題舊有刻稿。是科錄余稿。取第者頗多。而余一語不

能自憶。豈非天乎。時胡星海以正月初三。在家發足。二月初二到京。到之夕。夢其祖謂曰。汝只買一面錢紙作文。便中矣。星海如其言。果中。卽一錢紙。片未盡也。

丁未試

丁未會場。楊師荆岩典試。顧師開雍領房。兩師故皆屬意余。而開雍師尤甚。然先是乙巳六月。余已庀內艱矣。師懸注甚切。迫臨場而知余制未滿。喟嘆良久。因屬意李愧庵光元。是科師本春秋房。爲

焚餘稿

卷十

十九

搜覓李卷甚苦。久而得之。霍林先生房。時已在廿六日。明且放榜矣。卷前注甚。師爲盡力磨洗。加批點。填榜密抽出一正卷入之。此師親對余言者。已師在謫籍。愧庵畫繡道經吳門。不一遣問。及師沒。亦不一遣弔。嗟乎。何施報絕遠。一至是乎。

庚戌試

庚戌之役。余已酉春已入都。時湯霍林先生望籍甚。諸士以得一晉接爲榮。余若不知也。余與陸元齊同寓。先生與陸善。一日過陸。譚次問同寓何人。

陸道余姓名。先生詫曰。此君乃在是耶。吾欲一見。爲授余一帖去。及余往報謁。則急索文。譚甚慚。且云。貴座師與我莫逆。慎勿作客氣。厥明卽招飲。不設嚴席。坐中止二三家人。促膝抵掌。時露接引意。顧余素性迂僻。席散後。一帖致謝而已。不復以文請質。他日偶晤先生於勞比部所。先生詞色微不懌。余乃益自遠。是科先生領房。猶於闈中舉名下十人。屬各房。惟評閱。毋失士。而尚書則首舉余。及拆卷至十六名。猶妄意爲余卷也。

焚餘稿

卷十

二十

癸丑試

癸丑之役。余以壬子冬仲抵都。過爾韜一見。輒謂曰。張侗初問若屢矣。明可往拜。余曰。侗初與余。曾晤公所。未嘗投刺也。不往更數日。爾韜又謂曰。侗初昨晤。聞若到甚喜。欲一見。時科場議論正囂。余以中不中自有司命。卒不往。元旦後三日。有戚生者。吾邑人也。而館於張。忽來授余帖。徐曰。張老先生欲得公近作一看。可相示乎。余漫應曰。久不提筆。戚又曰。有刻稿不。余又應曰。無。戚曰。明日。顧

可投先生一帖。余諾之。及明往。則竟投戚帖而返。余幾人日之夕。余夢伺初先生。綠袍銀帶。入余書室坐定。而余則坐臥榻上。先生舉手招余者三。余不動。尋寤思。張入余房。其爲本房央矣。安用見已下第。查卷果在先生房也。余謂爾韜曰。夢若是不實乎。爾韜曰。招之不來。夢何咎。蓋開雍。霍林。何初。三先生憐才最切。丁未。危於艱。勿論。使庚戌。癸丑。稍習時趣。爾先生必有以振我。何至沒齒無聞哉。居恒每念三先生。感不忍置。爲援筆詳述之。

奕餘稿

卷十

二十一

三

丙辰試

乙卯春二月初九。余念明年此日是會試頭場。因拈題試筆。是晚忽夢一人謂曰。今科又是七夫。余醒自喜。既知七夫。必非七夫矣。庚子以七夫捷。蓋中兆也。丙辰臨場。以夢故研對甚細。試竣黃中五諸君復極贊余卷。意頗自得。至廿三日。一膳錄書手自內出。忽來索賞曰。相公當出。今得不貼。且報喜。余與爭甚力。某書曰。首題便落子曰二字。那不該貼。余愕然。因問何以不貼。曰。吾稟本所。本所

見姓名曰。此人要中會元的。你去稟堂上。我乃持卷稟監臨。監臨畢。爺看了名。將文字細看二三遍。呼我至前。謂曰。你就與他增了這二字。還與他好。好。另騰一副卷與我。待二三場來。我俱要一副。卷。以此知相公決中。特來報喜。余囑之去。及放榜。仍不中。余嘗聞舉子應貼不貼者。往往得雋。而余驗之。庚子。失之丙辰。豈非命耶。然以丙辰應貼之兆。而預見於乙卯。何數之前定也。畢公號東郊。名懋康。余負公實甚。爲識以誌感。

奕餘稿

卷十

二十二

三

座主

余讀五代史。載宰相馬胤孫。引其所放進士。見裴皞。皞喜作詩。有座主座前衆座主。門生門下見門生之句。知座主門生之說。自古有之。然古所重在得人耳。如和凝得范質。王仁裕得王溥。質溥後皆歷宰相。世傳爲美譚。非若今人專籍門生爲田舍子孫地也。余謂座主決不可認門生。但門生決不可忘座主。主師閱卷時。糊名易書。盡在暗中摸索。若知其爲某人卷。必棄擲若簞矣。纔一放榜。輒自

居功多所責備。恐於初念絕不相蒙。殊可鄙也。若門生知己之感。自不可忘。卽仕金顯晦不一。而此心則可隨分自盡。若周澣西之於方中涵。倒戈反噬。李愧庵之於開雍師。生不拜沒不唁。此則事之出於格外者。然澣西疏劾中涵于五月。而身死八月。開雍師沒未久。而愧庵旋繼之。此亦足明天道之不爽云。余昔童子試。則受知劉抑亭方初庵二師。入學則受知劉晉川師。幫補則受知蘇紫溪師。錄科則受知李晴原蕭慕渠師。里選則受知伍臨

焚餘稿

卷十

二十三

三十七

凡王敬軒二師鄉舉。則受知韋玄斗楊荆岩顧開雍三師。而開雍師知余尤深。期許尤厚。加恩更獨渥。顧余于諸師。並不能有尺寸酬也。展念悽然。托筆楮以識負恩之罪。脫吾後子孫有能成吾志以釋吾罪者。地下之目。或可瞑與。

兒女門生

座主門生一也。而鄉試則門生反責座主。會試則座主多求帶門生。故仕塗相傳。謂得一舉人門生。是主一女。得一進士門生。是生一男。蓋俗諺貽

錢嫁女。養兒防老之意。嗟嗟制科重典。乃僅爲主司生男女耶。余謂座主得門生。須教之忠孝大節。勿先以責報橫其慮。門生報座主。亦當以砥節勵行。不辱其師爲第一義。而餽問次之。若貪汙奸狡。蠹國欺君。如近日五虎四十兒孫之類。使人追所自出。曰此某主考所舉士也。縱金璧賂遺。盈千累萬。不幾辱其師爲佞胃之重子師哉。余一生淪落。貧師恩特甚。殊慚猶子。惟是經經株守。至老不變。不敢重師生女之累。而亦不致貽玷門牆。差用自慰耳。

焚餘稿

卷十

二十四

三十八

正文體

功令正文體一事。無科無條陳。無年不申飭。然而卒不正者何。八股業原無定體。無可正也。今言正文體者。必以王唐瞿薛爲宗。試取四先生文。以行之。今世吾知其必不售也。操觚者八一肺腸。持衡者人一意見。有時極正而或反以爲不正。有時極不正而或反以爲正。卽正文體之人。先不知如何是體。如何是正不正。而又烏乎正。且亦不必正也。

文之府爛無當者莫如八股業。毋論不正。卽正矣而於國事奚裨。竊謂國家自有大文章。在上莫大於誥勅。在下莫大於奏疏。誥勅則有君陳畢命等篇可式。奏疏則有伊訓旅獒等篇可式。且其文勒之金石。載在實錄。凡語瑕瑜千秋垂監。是尤不可不正。而今之誥勅何如。溺阿堵。徇情面。窮工極致。庶以天子諛某傭。聖明獎盜跖。而甚者媚題刊之試錄。四六出自票擬矣。今之奏疏何如。論事則拾唾擲吻。絕無自得獨見之獻。論人則捉影襲聲。半

委餘稿

卷十

三十五

三十五

皆市恩報怨之說。至有連篇累牘。而撮其要指不及一兩行者。甚且厭聞讀聽。致來主上限字之禁矣。嗟乎。如此大文章。關係甚鉅。且明明有體可按。而當軸者先自滅裂之。乃欲取極腐爛無當之業。絕無關係者。而求正於茫茫無可把持之域。計不甚左乎。

三脫科

吾邑人文特盛。會場中式。如前戊辰及丁丑甲辰丁未乙丑巳未諸科。多至六七人。少不下四五人。

日施羽王。庚戌壬戌兩人同考。戊辰復入主考。則三科皆脫。同袍以是甚忿。謂施有意遠嫌。先於卷而有所別識。余獨以爲不然。蓋因先是沈晴峰甲戌同考。得馬廐庵卷薦之總裁。業填中矣。及拆號見姓名。竟以避嫌黜落。故人亦以是黜羽王。然羽王實無意也。時吾邑會試者凡二十一人。沈王客既納卷。忽聞主考命下。撒投筆斷不入。當省此三日辛苦。及放榜群服其先見。

真文術

委餘稿

卷十

三十六

三十六

各省文術一官。清嚴簡閱。自撫按。下諸司道。莫敢望。顧所貴文術。明公勤三字。缺一不得。乃有本不知文。而百計營求。以爲異時美轉地者。既得輒置本業不理。回鑒職銜。不甚愧乎。采自壬午人學至今。所睹宗師可二十許。所心服獨紫溪蘇師耳。師以乙酉三月抵浙。四月勅出巡。至七月望而十府錄科俱畢。惟寧波一府以前置校定。姑置之。迨七月回省。仍徵諸錄科者覆試。亦微有更定。已如銜仍督湖學。歷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四年。無月不按。

士無日不衡文。低昂百不失一。他弗能悉。若吾邑施羽王。陸開仲。劉方瀛。過成山。皆師首拔士也。間併其人終身品格。評之文而若燭照。若陳赤石大綬。雅以嚴執著。然所瑕瑜。頗不愜士論。蓋明公勤一字克全者。五十年來。惟紫溪師一人云。師名濟。為唐丁丑會試第六。先是癸酉。舉閩闈第一。

關變

蜀人李二溟。誕士也。萬曆乙巳。受命督學吾浙。初自言一經能閱五百卷。是年秋。即檄士八府。行科

焚餘稿

卷十

二十七

三

考事。至丙午七月。猶未完。場期迫甚。監臨牌督之。猶作喜雨詩來上。更畫二猫。行杭州府發祿。以示優裕。及回省。已在七月望矣。時杭嘉湖生儒。集省城候久。乃合三府於貢院。一日試之。閱卷則以屬六七司李及縣令。第循府案檢名望。稍次第之。至八月初三。三府案始出。於是全省遺才。及大考諸生。填街塞巷。罵詈竟日。勢不得罷。乃於初四日。考遺才。初六日。發案。是日。即與人簾宴。初七日。收大考。初八日。發案。倍取至四百名。蓋明知事盡。以收

士心也。時諸生有費三金買一卷者。而落伯已人簾卒不得納。於是初八晚。監臨開門點名。諸無卷生。突擁入門。大噪。監臨見勢猛惡。輒閉門。時正取諸生。以門閉不得入。亦復大噪。一時噪呼聲震岩谷。諸文武大吏。盡力解諭。李為痛哭哀祈。諸無卷生始散。是日午。晷封門。散題日晏矣。此亦浙闈從來未有之奇也。闈撤而李以叅處去。李名作舟。壬辰進士。真廉吏。

焚餘稿

卷十

二十八

邑父母之蒞吾湖者。自尚城而外。皆稱廉吏。然未有如嘉靖間之楊公維齋者。余生晚不及見公。聞之鄉老。言公於吾邑。無論贓罰羨餘。絕不染指。卽飲食服用。亦不以涉民。衙中多隙地。日課家僮墾而藝之。膳具惟瓜茄蔬菜。一切取諸園中。勿外市也。其與鄉先生交際。惟菜一二束。瓜茄數枚。鄉先生重其品。咸拜受。比於重寶。或有撰為詩歌以荅者。公輒喜。初。餽馮祐山先生。馮僕不知。委而頓之壁角。役歸以告。公大怒。罵曰。若做官錢多。能治肥

甘咱不要錢。所有止此。祐山先生爲以身待罪。其市魚肉。月止一二次。真幾於不知肉味矣。衙宇與縣丞衙。僅隔一墻。墻卑衙眷可接語。一日公入郡。兩衙眷晤譚。揚夫人爲言其衙中清苦狀。丞婦憐之。治腥脩一桌以餽。公歸偶入厨。微覺有馨。心疑窮詰之。夫人以實告。公大怒。盡取其餘覆之地。明日坐堂。召丞廷斥之。至無所容。然多所弔詭。居恒不御公服。或褐襖氈帽。以蒞事。驟卽之不知其爲官也。聽審時或怒起。卽不用刑具。以靴尖踢其人。

棠餘稿

卷十

二十九

三十八

其人間捧足。責以失體。亦卽自引咎。一日閱鄉兵於演武塲。丞簿尉俱在。會暑甚。取凉水自引一甌。卽令衙官各引一甌。而於丞獨多沃之。至十餘甌。止。謂曰。此殊比貴衙諸脩膳若何。蓋獨怒其前餽以示罰也。公清名冠天下。聞於朝。入覲。世宗嘉之。特賜銀牌一鐫。云天下清官楊撫高。公時手撫其牌。問置鼻間曰。此銀是香的。他家銀皆臭物耳。諸狀難更僕。大都類此。公名挺高。繇進士第。歷方伯。家居蕭然四壁。邑人有候其家者。見公褐襖氈。

帽課耕於野。如老農然。

真循撫

虛谷李侯之治湖也。大要師益公。一以清淨不擾採術。訟牒惟干重辟。及上司批發者。始一審理。他開毆及交易諸牒。第勸諭使去。十不能一二。准間不得已准理。亦第好言勸諭之。或不得已用刑。第二三板。多則五板止。嗣是民亦化之。訟日簡。朔望不盡邪。謂吏書云。衙門清澹。濟濟何爲。家中有治生事。須歸者聽。每房第留一二。承應上司公文足矣。以是入其廷。寂若無人然。邑重役最苦白糧。白糧解戶最苦。惟上司公差疊至。多所科索。侯一日上府。謁督糧別駕。見諸胥傍立。手揖之曰。糧務事。有李知縣在。必無悞。幸諸公扶持。別駕色沮。嗣是上司聞之。無有差役行縣者。邑重役又苦修船。每修一船。凡船中酒器銅錫器。及水磨桌椅針線等物。無不新精備。蓋皆船頭謀來者。公洞其情。會發一船到。召船頭伴問曰。船中須用物幾何。試疏列示我。好爲備。船頭輒具單。公執單問曰。此船向來

棠餘稿

卷十

三十

三十九

是若管乎。曰然。然則前此諸物件。今安在。卽竹木具易敝。金銀銅錫。豈盡敝耶。我今且姑貸汝。但此後有催牌到。或更有船到。吾卽申驛傳。追前物矣。其人唯唯。嗣是船絕不復至。侯他事多類此。在邑六年。民親之真若父母。父老至今猶傳頌云。公名實辛。未進士。蜀之瀘州人。歷吏科給事中。以不善結權要。左遷臬憲。仕不甚顯。

真廉能

吾邑能吏。求所稱釐奸蠹。懾豪右者。無若王侯念。

葉餘稿

卷十

三十一

三十四

惺。顧侯珠岩。當王侯時。馬職方沈司成。兩家豪奴。最橫。顧侯時。過劉雨村。侍御聲勢最赫。然自兩侯至。無敢不屏息。其聽訟也。卽兩造分爭。累年不決者。兩侯出片語折之。無敢不輸服。佐貳不許受詞。功令固然。直說鈴耳。兩侯在事。各衙非奉批發。絕不敢受一摺。卽奉批發具繇。復往往翻其案。以是各衙官。屢有以衣物質薪米者。胥吏枉法。或乾沒錢糧。卽至隱奧。兩侯能覺發之。罪勿貸。然王不修細謹。頗通餽遺。不若顧之公清一節也。錢糧火耗。原

極微渺。間有餘羨。顧卽分給各衙。絕不以充橐。一切交際。於甲若科。猶微受蔬果。若上舍贊郎。卽禮帖不敢及門矣。各衙署舊多出人儀門外。顧爲塞外徑。別闢一徑於堂之左。令出入門內。於是諸爲奸利者。皆不得自便。衙署如水。會永簿尉陞者罷。者。銀者。一時踵至。各衙虛無人。而侯以一人兼之。絕無廢事。綽有餘裕云。侯治湖甫二年。調煩嘉興縣。當去時。黃童白叟。無不恨惜。冠之無從。自出縣門及城門。及登舟。脫靴者數十輩。至填塞街巷。市

葉餘稿

卷十

三十二

三十五

廛則戶列香燭跪送。一望數里。煌煌如也。惟鄉先生不甚喜。然當大廷。廣衆有所評次。必首推侯。此亦見三代直道。未泯于人心矣。侯名國寶。乙丑進士。今擢刑科給事中。南直通州人。

真造士

邑宰政務固煩。然總其大要。無出牧民造士。而觸重民者十九。間稱好士。亦不過初到一季考。已立月課。課藝間加品題。循故事塞責已耳。惟抑亭劉侯之造湖士。則若其親子弟然。初至不兩月。卽群

生童季試之。嗣後則有月課。有日課。月課立于儒學。每朔望次日。必命題到學。申酉刻堂事畢。即携盒酒自來。列長桌于堂。列脩盒于桌。諸士豪飲者聽。而自與三師飲堂上。諸士以文請質。即與面評。久之束卷回。至下課之前二日。必發案所評卷。必公學無一沉閣者。至後堂日課。則侯所創設。每日將出堂。先於衙內疏生童之佳者多。則四五名。少則二三名。屬役召集後堂。一出即命題。題多寡惟意。既命題。即出堂理事。事畢退堂。徑入衙聽諸生構思。不爲擾。頃臾內出供具。必精腴。至晚堂出。或文已完。則先閱卷。而後聽事。或文未完。則先聽事。而後閱卷。或外邑有生童至。必留入後堂。召本邑生童與校。若本邑勝。則喜動顏色。大約十日內。後堂之有課者。必五六日。或以事停課。必命題于家。而徵其文。總之無年不季試。無月無月課。無日無日課。每歲中秋左右。又爲七篇大課。其造就之直篤。批評之精細。即父師教子弟。不是過也。侯才高。當試時。每自爲程藝。以式士。其流獄審語。千言

東會齋

卷十

三十三

三十四

立就鑒鑒。無能增減一字。云。侯造士甫二年而已。卯秋闈。得雋者九人。此吾邑從來所未有。亦其作人之效矣。侯名士璦。丁丑進士。江西之安福人。以病羸天。仕終兵部主政。時郡丞方初庵先生其鑑神造士亦如是。衡鑑尤精。先生名揚。辛未進士。敘人。歸娶。
吾邑陳員嶠先生。自幼性資穎慧。超絕倫等。年十八。舉丙子鄉試。十九。即連第。時猶未娶也。疏乞完婚。欽命歸娶。賜內府金花燈籠。時湖令劉抑亭。即先生同年。乘龍時。贈偶句云。秋進士聯春進士。大登科後小登科。諸導引儀從。無不極華艷。一時絕盛。實吾郡從來所未有。累官儀部郎。典試中州。立朝侃侃。大有聲望。以爭國本。謫潮陽尉。未幾卒。年纔三十六。無干後里。中有降僊者。先生一日降。自言夙世本乾陵子。或曰。即藍采和云。先生名泰來。光宗嗣位。贈少光祿。
二熊
吾邑甲第如林。宦績較著者不乏。若乃清貞孤介。

東會齋

卷十

三十四

三十四

初終一節。則余所睹記。惟馬廓庵孫雲衢兩先生。廓庵故宦裔。當其爲諸生。已赤貧如洗。既第歷官。行人主政。以爭國本謫籍家。食良久。起縣令。晉禮部郎。未幾復罷。性不近阿堵。居官居鄉。素中不能取一文入其家。若烟爨不舉者。妻如也。自守令至監司撫按。皆重其品。時有餉饋。未嘗不受。間敎之居間營生。則去之若浼矣。居恒敎袍一襲。常用質米至沒不能殮。今其子若孫。無聊特甚。云雲衢先生。筮仕道州。歷知蘇州府。已補大名府。尋轉兵

焚餘稿

卷十

三十三

三十三

積負

士尼貧。囊何能免。於種貸。吾郡前輩。若馬廓庵朱虞葵。賀道星三先生。皆以貧多所逋負。顧其生平砥礪風節。凜然品故足尚也。如馬澹真。德澄。則無賴極矣。年少登朝。家畜僮婢甚衆。自奉極奢麗。而一取給於親友。多至數千金。少或十許金。無所不可。聞里中少有產殖者。勿論其爲何許人。必覓紹介典通轉。未幾而號軸祭軸至矣。又未幾借票至矣。遇富商鉅賈。則必爲之結兄弟。締婚姻。足與交者。初或爲其煦煦所愚。後無不極厭苦。當嚴苦時。請求弗繼。卽長跪泥首弗惜也。新安吳生孔光者。嘗謂余曰。貴縣同袍馬澹真。拜吾鄉葉古松爲父。先生曾知平余時。面發赤。無以應。古松益具之。管典人云。其在仕途。則又刻意沽名。書帕至必不受。及已有餽於入。卽十反。必得其受。乃已。渠同年姚世所悉其狀。殊以爲恠。以是負日積。一日飯鄭醒生家。自言吾積負已踰三萬金。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蓋其無賴若是。歷刑部郎中。以擬劉侍御

焚餘稿

卷十

三十六

三十六

尤復罪干。神廟怒。請運判。醫道病卒。光宗踐祚。有爲之地者。藉名國本。比楊椒山例。得卹贈。抑亦椒山先生之大克與。

嚴師

師謝宇春先生。襟懷光霽。性度灑落。人也。居恒訓接極坦率。夷易對之者。真若坐春風中。而其立。獨嚴飭不可犯。一日之內。自背書而講書。而覆講而看性鑑。而選閱藝文。而溫誦經子程墨。無一事不精晰。如溫誦不熟。覆講不明。抽問性鑑。不能

焚餘稿

卷十

三十七

三十九

響答如流。衡藝文瑕瑜不當者。必面斥。甚則罰跪。或加責此尋常課書工夫也。其課文必三六九。六九日每課三篇。限燈前脫稿。卽評閱。逢三則大會。大會日諸生必五鼓起。命五題。大小題間出。出題後諸生不得交一語。每桌下各置溺器一。不得出恭交卷。以燈下爲度。厥明先生謂諸卷評次之。雖五六生必分等。列下等者。輕則跪重必責。應責者雖已冠婚。斷不貸也。評文必隨其平日力量。如平日力量本劣。而是日忽有數佳語。卽優拔之。如平

日力量本優。而是日平平。無大長進。必置下等。以故諸生雖拙劣。甚無不勉。自刻勵是日發落畢。日將中矣。既午飯。卽率諸生徧歷田野間。或聞有廟宇丘墓。可供眺覽。卽遠二三里。或五六里。必責主人具舟楫。住及暮返。主人肅具以待。則賓主師生。略去形跡。陸博投壺。唱酬和答。延及更餘。興盡而止。及旦。斬然習業如初。大約十日內。以九日習業。一日陶情。當習業日。自朝至中晝。無晷刻暇也。家先生少涇公。以乙亥延先生於家。時受業者止余兄弟。及附學三四人。已漸盛至三四十許。如大司馬劉方瀛。水部陸完子。侍御金敬宸輩。皆門下士。余以乙亥受業。歷癸未而始輟。求之今世。百千中不能得一矣。先生名元相。貢於郡庠。未及仕而卒。當疾革時。貧幾不能殮。而絕不及家事。第喃喃云。快活快活。而瞑。此亦足徵其光霽灑落之致。存沒無改云。

良友

余交徧海內。而生平所號爲甚臚者。止三三人。首

焚餘稿

卷十

三十八

三十九

爾韜次馮欽仲。次陸開仲。余與欽仲交最先。恭在童子試時。兩人俱以文受知劉抑亭方初庵兩先生。自是相臭味。然忒形骸。披肝膽。不爾韜若也。爾韜年長於余。而入學在余後。余識爾韜在俞元芳齋頭。得其文一首。奇賞之。時元芳兄弟皆初學。爾韜猶爲童子師也。余歸而言於家先生。請以吾弟受業。時弟寵已入學。諸耳食者。謂童生教秀才。不雅。而家先生心獨喜。排眾議。延致之。繞一年。爾韜試郡邑。卽高等。補博士員。家先生苦家日落。館殺不甚豐。不能久留爾韜。然吾兩人聲氣愈洽。爾韜故囊甚。科歲試。家先生往往爲具糗糧。舟楫。屬余共載。朝夕旅邸。絕弗問試事利不利。卽不利。益愈飭。歷安樂患難。有得未嘗不相砥。有失未始不相規。如是者幾三十年。迨爾韜既得意入臺中。而余乃稍稍自遠。若欽仲。則年少時。好以風節自砥。乙酉丙戌間。有斷指療母。讓廩事。余心嚮往之。而欽仲亦若自余以外。無可與譚名節忠義事者。兩人投契。自己卯迄丙午。亦幾三十年。迨欽仲捷

而聞其子侄復聯翩起。而余乃亦稍稍自遠。然是時欽仲亦幾爲兩截人矣。開仲少時。從其尊先生中丞公宦遊南北。故其踪跡。與余三人。早不甚習。自乙酉丙戌後。始同筆硯。而開仲能折節抑損。一豪華態。剝剔殆盡。心事夷易。卽處閨閤間。不意必向余與爾韜傾瀝。無幾微覆匿也。總之余於爾韜開仲。得其易直。於欽仲得其操尚。而一生嚴取予。黜詭隨。大較得之欽仲爲多。雖晚年趣頗相左。然初心弗敢昧云。三人皆益友。今皆先余逝。回思三十年前之景。不復可睹矣。念之撫然爲援筆紀其槩。

雙衲

都人潘海濱者。年四十。猶無子。努力陰陽。嘗布金祇紉。緇衣手額。而土關新寺。及大覺庵兩老衲。感誦尤倍。時祝白衣大士前。願化爲兒。以報一日海濱坐中庭。恍見兩衲排闥入。急起出迎。忽失所在。而樵青報聞中坐草矣。一產二子。隨遣僮訪兩衲。則止以是日是時。同證涅槃。尋不矣。於信雙生

卽兩衲也。二子一字宗海。一字慕海。並穎慧秀出。籍博士慕海。以天啟辛酉科舉順天鄉試。時呂九如。邦耀爲跋雙衲因緣。有兩衲是潘生。潘生在何處。潘生是兩衲。兩衲在何處。語都人士競傳之。慕海名士彥中。一百二十二名。

僧尼

吾郡精嚴寺僧某。善心計。治生產可五千金許。宋羽皇諸生時。讀書其房。良久心艷之。壬子發後。屢有所貸索。不盡愜。復心銜之。於是與其同志友馬

焚餘稿

卷十

四十一

三十三

涇原。道釋朱君升。高山音等六七人。謀所以傾僧者。先是僧徒某。好爲狹邪遊。初與某妓善。已復棄某。驅他妓。某數顧含憤。諸君竊知其事。密偵某僧一日往庄上。計令某妓扁舟進訪。度數且至。則某君携幹僕數輩。乘大浪船。以薄幕抵其庄。先使僕通曰。某相公明日進香某寺。今晚借沐上房。僧時意頗餒。應之稍遲。則直闖臥內。遇某妓伴驚曰。僧房中安得有此。妓笑曰。此吾熟遊地。何足深訝。僕以告某。某遂作色。佯言且送官。僧懼乞哀。諸僕

從中解索賂。僧爲瘞五十金。參乃釋。及旦入城。則持參育之。別駕金矣。金牌拘甚急。僧師徒懼甚。而於是羽皇諸君。陽出爲之護。故張皇其事曰。若師從一出。必無救。且姑匿此。吾當徐爲解。于是羽皇其師某。匿其徒。而諸君者。陰陽播弄之。今日曰。海官某某大發惡。非若千金弗能解。明日曰。惡少某某復有狀。非若千金弗能解。又明日曰。某廳某縣某爺。欲斃若杖下。非某爺書不可解。書非若千金不可得。於是金盡則寫田。田盡則寫房。田房盡則併其石船舫及一切器皿。盡之而後已。而膏腴田產盡歸羽皇。以羽皇應用爲名。皆質田也。當是時。諸生中又有無賴者。併房中盆景諸小物。罄携去。于是僧還舍。欲覓一椀一筋不得矣。徒愧見其師。卽日亡命去。師徬徨無倚。一慟而絕。自是此房遂空。而二三諸生。遂踴爲讀書所。每遇風雨夜。輒聞鬼哭聲。此戊午春事也。蓋僧在一月前。宛然素封。纔越月而五千金資產立盡。併以身殉。一時郡中傳爲怪事。是秋別駕尋病劇。乞歸卒於舟次。又

焚餘稿

卷十

四十二

三十四

未幾四五君相繼沒。沒時皆見群僧爲祟。而羽皇尤甚。口喃喃自訟云。獨某某第已未進士。

牛夢

吾邑馬北海。既以盜帑敗。削奪歸。未幾物故。越歲歸。其子文治。一夕忽夢其父謂曰。吾已投入某家爲牛。主人將鬻我于市。明日出道經汝門。可贖我。文治覺而異之。厥明以屬門者。門者伺果有一牛自東來。因問牛何之。價幾何。亟報文治。文治照價買之。既立券。牛輒從中門入。盤旋廳事良久。入書房。向架上書物。若有所檢閱。然自是文治遂精。水日供飼。復謁禪僧。爲誦經懺悔。未幾牛死。文治厚塋之。余初聞不信。已其門客王宇屏爲余道。所以余偶以語朱節若。節若曰。此君未必真爲牛。或地方魘物。故幻其夢。以示警人間耳。

亂泉

天啟壬戌。東土盜起。占據鄒滕。余時方在都下。思歸道梗。遲滯久之。至八月中。秋後。聞賊勢稍殺。乃買舟南下。抵濟上。則九月十二日矣。於水部署中。

葉餘稿

卷十

四十三

三〇八

得報知賊首徐鴻儒。正以是日乞降。明發濟上。出

南關。見岸上驅牛驢。負家伙。騎者步者。男婦雜沓。

自南而北。絡繹不絕。詰其故。云戰勝俘獲。將報功。

軍門者也。已過南陽。則見水涯白骨如莽。其新被

殺者。則橫屍路隅。有無頭者。有無手足者。群鴉聚

而啄之。已又南。則見道傍茅屋。焚燬幾盡。所存惟

烟焦墨迹耳。晚至夏鎮。是爲十五夜。皓月皎皎。泊

舟湖渚。宵無一人。一切店邸。及高門大廈。皆有屋

無門。從外一望。直可洞其臥內。蕭條殊不忍見。久

葉餘稿

卷十

四十四

三〇九

之更餘。有二三老稚至。云吾輩潛避村僻。今乘月夜來探故居耳。又云。二三夜前。此中賊往來。猶不絕。無敢泊舟者。舟中聞之。皆股慄。厥明早發。趁水溜。趕過韓庄。抵夾溝。而睡始貼席。益余生逢太平。不亂離景象。於此畧覩其際云。

橫盜

暴客劫掠之橫。余嘗聞之。然未親見也。乙丑冬。計偕北上。與郭卅葵陸巨平同舟。既渡黃河。入新河。自以爲險。且過一日。舟行望臺。見庄可二三里。而

舟子以日暮水急。輒離舟。宿時有四五貨舟同泊。纔一更許。盜忽至。列炬持斧。獨上余舟。三人從夢中驚醒。急從艙後遁。而炬旋入艙矣。但聞隣舟大噪。須臾舟子報曰。賊已去。乃徐入艙。取燈照之。諸李俱無恙也。於船頭上得拆柄斧一。拆柄鎗一。天明勘之。血跡從船頭起。直至閘上。想暗中與隣船戰敗去耳。當始至時。用巨斧劈船。聲殆如霹靂。余始親睹暴客情狀云。諸行李無恙。余輩甚奇之。已訊其故。賊蓋聞外喊殺聲甚震。慌忙中炬忽滅。艙中如漆。無所用武。以故空手亟去。

輪情盜

癸巳春。余讀書文昌樓。樓時初構。余寓其西耳房。而東耳房樓板尚缺。樓下則江右一遊客寓其中。客雅知詩文。而素甚貧。止有青絁道袍。非謁客不御也。一日扃門出。頃歸則衣失矣。急告道士朱。朱直曰。必龐氏子。此子慣賭善盜。遂亟趨北寺。從博徒中劫龐至。曰。盜衣者必若。龐曰。若見我盜。何不即時拿住。時群聚觀者百許。兩人相持不下。久之。

四十五

三

余思龐父故惡人。朱以盜指之而不實。必反受禍。因手携龐至余書室中。密謂曰。汝勿強辨。汝從櫺上無板處下取衣。我實親見。以汝父在禮房。吾輩考試有勞。故不忍証耳。度此物必入典。若第以典票授我。我當為若贖之。以解此厄。龐子聞于言。口稱軟。然未信余為代贖語。余即以誓決之。龐乃吐實曰。衣實典銀八錢。票置典中門隙處。今眾且解。解如何出。余乃先下樓。給眾散之。於是眾漸解。朱會余意亦解。余乃與同行。至南水門橋邊。龐止。余勿往。恐為人所窺。余即止橋北。須臾持票授余。謝而去。余歸為贖衣。歸客。蓋余因是而知盜可誠動也。

悲感盜

郡庠有一陳友。名忠者。家甚貧。謝口館穀。出入惟一絹衣。為外飾。脫此即短褐矣。一日宿于家。有盜鑿壁入。竟取衣去。陳三日不能出。計無復之。乃援筆書數行云。吾貧甚。止此衣為飾。自失此衣。不能出戶者三日矣。衣已舊。若得之。止可典一二百文。

耳而於我則餬口須此。聞係甚大獨不能一見憐
平書畢粘之通衢。是晚將就寢。忽聞叩門聲甚急。
問何人。但曰急開。及開門。則撲面擲一物入。曰還
汝衣。陳爲之驚喜。此余聞之同社許文襄者。
狎盜

余嘗從毘陵還宿無錫之南門。與一貨舟同泊。凡
貨舟夜泊必懸岸數尺。防偷兒也是晚有偷持跳
板上客舟。從客枕邊取其包。客驚覺大呼。偷亟持
包走。棄板去。客取燈檢他行李無恙。乃望空謂曰。

集卷十

卷十

七

三

吾包中無重貨。止銀五分。及稅票一紙耳。銀不足
惜。獨明日到關。須持票照驗。是失票之累甚於失
銀也。若得此票甚無用。而跳板則若所必須。吾今
仍以板置水次。若請還吾票。而取板去。何如。言已
伏舟中。俟須臾。見暗中一人來。擲包船上。曰還汝
票。而亟抽板去。客乃大呼拿賊。余謂客曰。若失信
矣。大笑而止。以上三盜絕相類。併記之。

盜藪

馬弘衢職方。以壬辰察處歸田。頗事營殖。諸奴隸

僕人莫敢攫嘗。初別墅於湖濱。登石引流。雅堪遊
賞。名曰牧圃。環圃多空舍。太湖劇盜某。思匿跡焉。
重賄園丁。以達職方。職方許自是積漸勾引。竟爲
盜藪。其於職方。有月進。有季進。有歲進。凡園中亭
臺橋砌之類。盡屬此輩修建。或此輩小有破綻。則
職方力庇之。職方無子。子兄子德澧。以下未第。自
是益復無忌。時一遊士過圃。向壁間題云。畫閣參
差轉曲廊。綠林豪客此中藏。可憐牧圃閒花草。不
牧牛羊牧虎狼。職方見而啗之。然莫知爲誰也。未

集卷十

卷十

四

五

幾大盜敗。吳中遣將將兵捕計。職方僅以身免。又
未幾。德澧卒。職方亦卒。諸豪奴盡散。圃亦廢。職方
名維銘。萬曆庚辰進士。

逆謀

陸鍾奇者。故太宰陸莊簡公孫也。富甲東南。日聚
無賴子。飲博歌呼。名娼絕伎。無所不集。習之久。不
覺快。輒起異志。諸無賴從諛之。於是李九仙者。進
幻人馬。聞玄爲軍主。而蘇湖間不逞。如葉朗生。止
太虛吳野樵輩數十人。各列秩分地。嘯聚無算。一

日密會烟雨樓謀以長至日乘拜賀哭入嘉興縣先殺令據郡城而後徐圖大舉會謀泄鍾奇與聞玄等遁至松江之白龍潭以踪跡不倫為彼中捕獲事聞道院一時駭愕時詹簿陸基志係鍾奇嫡叔而吾邑侍御某於鍾奇兄有姻聯始方赫蘇松道某又侍御門人也詹簿傾貲侍御彈力屬當事者立殺聞玄以滅口而鍾奇始得脫是役也耽耽者方謀危社稷而當道招詳猶託名臣後為解黨逆節而忘共主不能不為浩嘆

集餘稿

卷十

四十九

三

方鍾奇之獲於松江也松捕周某搜其舟得行師八戒一冊發餉紀一冊龍衣一襲又得人肝三寸周故虎捕多心計械鍾奇等之官而陰居四物為奇貨詹簿聞急托內戚屠生星夜往叩周周索賂十萬屠亦老於世事者為捐三千金盡得四物以歸詹簿亟滅其跡於是鍾奇始終以無証漏網是時屠生於陸有再造功而陸酬生頗薄以是心不平為余悉其狀云余問人肝何以不朽曰火炙乾者問所自來曰殺一家僮得之問何須此曰世傳

食人肝可壯膽余笑謂曰如此膽尚須壯耶屠生名猶龍字亦玄

綠玉盃

華亭朱本治故檢討朱公某孫也其父大英為陸氏婿而夫婦不招能婦死陸因訟朱時莊簡勢正陸知朱有家寶綠玉盃盤價值千金計誘英至吾邑囚之獄而挾索之英餽千金請求弗釋已至始釋英歸鬱鬱死自是朱陸寇讐矣事在萬曆壬午久之莊簡物故而本治中癸丑科進士官比

集餘稿

卷十

五十一

三

部每念父讐輒忿念恨無可乘會鍾奇事適敗於松比部乘間遣家僮數輩蜂擁至其家設祖父神位於廳事而叱鍾奇納拜拜已比部父子手鞭之鞭數百下瀕死詹簿急揮千金構府捕偽以郡守命來言朝廷欽犯不得殺掖之去比部直造府告其守曰通臣賊子人得誅之某為朝廷擊賊非報私怨也有如必曲貸者請訟之朝郡守無如何則下鍾奇獄于是詹簿親捧原孟及千金造比部膝行而前乞哀甚懇比部見孟為撫膺號慟慟定

諸子曰。此妖物也。何足寶。立推碎之。而捐其千金於學宮。以助貧士。是役也。比部擲千金之寶。復不共之。譬。遂爲千古絕勝事。好事者著爲傳奇。江南競傳之。

直報

譬之說。烈士侈譚。然聖人之言。報怨以直。而他日又曰。三代直道而行。豈斯民皆怨人耶。可見聖人於怨。亦只以不報報耳。余有不共之。譬於沈懋時。而終其身不能報。使懋時得保首領以斃。每一

集餘稿

卷十

五十一

三

念及恨死。無以見先子。然追憶往事。先子發義憤。救窮人。固是勝事。然亦何至以救人故。至面發其醜於儔人前。使無所容。則怨毒之於彼甚矣。安知彼不以是爲報。則余似不得更看一分粘滯也。顧子情終難自恕。請得顯暴懋時諸大惡。以識不報之報。按。神宗朝。關白橫朝鮮。懋時謀入沈惟敬幕。爲惟敬主謀東封之役。懼李臨淮中梗。先造危言。恐嚇去之。而於是渡海入倭。一意由竇屈膝。以希萬一之倖。羞王命而辱國體。至有。不忍言者。追

事敗逮獄。多所責緣。於新建相公。得漏網。是其戚君臣之倫。一懋時長子瑞鎰。夙負文譽。次子瑞鏐。善鼓琴。工詩畫。皆令器也。居庭闈間。不勝蒯賁之忿。兄弟協謀。以試博浪之椎。於帷床之側。其意本爲懋時雪耻。而不幸不中。懋時反譬之。盡逐二子。不得偏處。以窺其隱。而滋其垢。此其滅父子之倫。二懋時妻某氏。出自名閥。本閑閨訓。而家僕高元者。懋時以龍陽暱之。遂引入臥內。明讓之。遂令元與主母歡。若夫婦已。因高元漸廣。至三四輩。懋時恬不怍也。是其滅夫婦之倫。三懋時兄晴峰太史。壬午典試南闈。秉公操鑒。最稱得士。而懋時指誣納賄。無所不劇。一二驟進者。悞墮其術。遂令太史抱不白之冤。齋志沒齒。是其滅兄弟之倫。四端人正士。既不屑與交。而所與交者。皆市井屠沽。衙門狡獪。群居群飲。惟賭博誑詐爲生活。其與吾父譬。正爲詐謝某啟。舉也。而甚且結權書。侵公帑。乾沒錢糧。巨萬。又不啻滅朋友之倫而已。蓋懋時滅倫諸大惡如是。余聞發人陰私者。殃必及。余不能

爲吾父討賊生前而姑暴其惡以附昔人焚骨揚灰瀝血祭墓之意卽殃及身所弗惜云。

觀潮

余嘗觀潮乍浦見一起一伏而來者衆遂譁然謂潮來也又觀于海鹽東面望海不見水端比于乍浦其觀頗大然所謂潮亦只是一起一伏層疊而來者耳竊惟古人言潮比于萬馬奔騰千軍辟易若只如是猶是子衿揖讓之雍容何所謂奔騰辟易者頃來海昌偶與二三友生望海南門之外聞

卷十

卷十

卷十

三

步良久一生忽報曰潮來矣時猶遠十里許生蓋聞其聲知之須臾可望而見猶似四五里外也又須臾至前矣其濤頭東而西直趨錢塘如一線然似爲諸濤領袖而其沫似雪其聲似雷比于前後其高可五六尺許其行也有進而無退有前而無却其洶湧澎湃剽悍迅駛真有萬馬奔騰千軍辟易之勢余乃知向所見一起一伏者非潮也乃波浪之隨潮而至者也天壤間奇觀儘多當無踰此余于乙丑夏一見丙寅春復再見海昌風習頗

齊俗自逐子母角勝負而外無復遊覽臨眺之興故雖大海汪洋近在几席而莫有以園亭園墅點綴其間者所寓目賞心惟潮一勝而丙寅秋後沙忽漲十餘里一望桑田潮行十里外不復可睹矣是亦一大恨云。

字肅

萬曆三年吾郡海鹽海嘯之變時近海居民漂沒者幾千人河魚不習鹹水皆死余時年尚幼且鹽去湖五十里非親睹也今崇禎改元之七月廿

卷十

卷十

卷十

三

三日余在海寧學舍正以病伏枕是日午前東風雖急天氣自是清朗纔過午狂飈卒發驟雨如傾歷二時不歇寧城內不通外河溝澮一時騰溢水入市肆有盈尺者迨酉刻停報海嘯矣民登城望見潮頭幾二丈許決塘入沿海居民不及避有升屋號者屋且浮斃有升樹梢者樹拔亦斃諸覆壓傾巢之下者尸相枕籍天明起視一望蒼茫其巍然獨峙者止一浮圖乃浮圖頂亦去矣城南去海近百步萬一城圯吾輩之不葬魚腹者幾希危哉

邑志。自成化九年。至嘉靖十二年。書海決者。五
然不言殺人幾何。或害不至此。縣官出勘。漂沒者
幾四千家。殺人無算。蓋百年異變。而余得於目擊
云。

祥龍

嘯之變。當夜半時。風濤稍減。寧戊卒之守烽墩
南望海中。紅光百道。狀若毬燈。延袤幾百里。東
西時倏相易。轉幻在一瞬間。人皆以為神。有老人
言此非神也。龍也。狀如毬燈。非龍睛。即其珠也。憶
吾邑戊子年。龍下東湖。風濤如沸。拔屋覆舟。石坊
俱為摧折。時天地晦冥。人無所睹。惟見湖中有若
燈光一炬者然。以此証之。則其為龍明矣。是變也。
群龍聚而成之。真百年切運哉。

咎徵

洪範以五氣休咎。徵五事得失。余初不信。今於寧
邑海變證之。貌澤屬水。有天下者。以天下為體貌。
有國邑者。以國邑為體貌。今觀寧邑。自二三年來。
綱紀蕩然矣。進士鄉紳。導於上司。公子惡少。等於

卷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舉貢吏胥相與喫錢糧。而彌縫甚巧。莫能詰其端。
諸生可以受投獻。而居間有靈。莫與直其理。城狐
社鼠。當道橫行。匹婦匹夫。向隅莫控。舉三百六十
里內。渾是一團陰氣。鬱結而絕無一隙陽明之景。
與所謂舉國若狂貌之不肅。未有甚於斯者也。水
為陰。而海水又為群陰長。以陰召陰。怒雨驚濤。相
繼而至。又何疑乎。况寧邑之潮。從來自東而西。直
衝錢塘。今忽轉而之北。已屬怪事。且邑治正南面
海。若以東南風正南風受害。猶或有說。今七月廿
三日。正東北風。而潮反逆而之北。此尤怪之怪者。
謂非上天特示之警。不可也。範云。肅時雨若。狂恒
雨若。要知聖賢直言。定有根據。讀者慎勿妄詆為
拘儒曲說也。

征塗

余以計偕之役。老於道塗。水陸之程。多所親歷。陸
路勞而速。水路逸而遲。此其大較也。然從水若附
官船貨船。誠為悶悶。如近日浪船。則極遲。不過四
五十日耳。回南當更疾。計自家中發棹。吳門若無

停滯四日即可抵京口。京口風恬。三四日決抵清江。舟子於清江料理出河家伙。及整備行糧。一二日決要停出黃河。便一意趨路程矣。自清口抵宿遷。不及三百里。苟非關風。只三宿可收新河。既入新河。自夾溝以上。雖水溜關多。而河面甚狹。儘可着力。卽關上糧艘爲礙。月河可轉也。挨過韓庄。不復守關矣。總之自清口抵濟寧。道不滿千里。需以十日。未有不到者。濟寧關漕規甚嚴。卽官船不得飛渡。舟人至此亦必各有所事。大約一二日決要

卷十

五十七

三

三

十許日。便宜孰多。所不可測。直風波耳。此事自在司命。若夫盜賊之虞。則水陸一也。陸路之苦。且勿論。騾轎頓撼。及飯錢騰涌。只行李上下騾背。一日定有四次。其能堪乎。余往來南北。以性躁急。不盡從水。然再三熟籌。畢竟水道爲便。識之以告來者。堪輿。堪輿之說。近世學士大夫皆惑之。余實不信。余墓先君擇地於江村之八十畝圩。初登局見地形方正高爽。面前沙水汪洋。開霽竊謂先君性度直亮。此地適與肖。遂市之。當其未葬。無有瑕瑜者。纔葬而諸言不利者日至矣。其甚者如吾友馮正伯。欽仲。俞寵玄。二酉皆究心此道。自號名家。而與余又交善。皆極言此地不可用。記得丙申秋。欽仲謂余曰。據若墓地。明年丁酉當有大禍。以房分定之。禍必及若。尚不思改圖耶。今卽未能急得善地。曷不且提起。浮厝淺土。庶禍可追也。余曰。吾無家矣。一提起。度必不能復入土。奈何以身故而暴吾親。寧及禍。欽仲笑而出。明年丁酉。余闢試不售。未幾考

卷十

五十八

三

三

還貢。余倖選。還雖非大福。要非大禍。自是諸言不利者稍沮。迨庚子。余舉北闈第一。則欽仲諸君且日載時師。踞塚上。取羅經格之。詫曰。地本不佳。獨其點穴。三吉六秀全收矣。當是時。若謂聯捷三元。可立致者。未幾余墨議。則又曰。地靈止此。迨壬寅。余病劇。有誼傳余死者。則諸君又復理前說。曰。今且應。然余不爲動也。已病漸愈。無譽無咎。則諸君復沮。壬戌冬。余改葬二親於舊壠之東。蓋先是辛卯。葬吾父。迨丁未。葬母。十五年矣。關鄉見有水五寸許。幾及先君棺。時卽於先君前。誓五年內決遷。蓋意在去水。非求福。亦妄意庚戌決中。故期五年。其不謂一往沉淪。又十五年。念內水又當有五寸。勢不得罷。遂爲改遷。而諸言不利者復踵至。余卒不顧。然壬戌至今。又七年。無咎無譽。如昨也。於是諸言不利者。亦復沮。余猶憶辛卯。葬父時。地師韓友松密謂余曰。尊公四子。此事宜均任。今任事者獨若吾。當爲若計。余卽誓曰。吾若萌此念。神靈祖考共殛之。韓乃語塞。總之擇葬地。不如擇心地。此

堪輿家秘術也。今付筆記。願與學士大夫共之。
三術評
堪輿星相三家。余俱不信。然就中畧有差等。相家據肌膚骨格以定榮枯。似亦有說。不知此度相也。人之貴賤全在神。神潛於肌膚骨格之中。而默運其外。肉眼誰能測之。此但可以夫機過耳。如癸卯秋初。過爾韜偶同一友入佑聖宮。語移時。出時歛商王三陽者。從旁覷之。謂其寓主道士曰。頃服故葛衣而蔽巾者。此君卽發矣。道士大笑曰。一老教書耳。近以保結童生事敗。前程且未卜。何云云。王曰。否。此君威甚重。必發甲第。官亦顯。姑俟之。是科爾韜卽中鄉試。明年聯第。歷官御史。夫王非專門行術者。乃一覲面而得之。若持券此。所謂天機遇者也。星家據五行生剋以斷休咎。亦似有說。但其理甚精。非精搜之不能得。余見星家不知幾許。其言往事多驗。至語未來。則都屬風影。惟吳門陳曙泓三錢一命。必詳推十許日。乃出與譚。余晤之在癸丑甲寅間。爾時雄心正勃。而渠歷科推評。俱用

隱語絕不許進士字。叩之但云定是進士官。如斯而已。余初不謂然。今始重之。此所謂精搜而得者也。若堪輿則茫無據矣。古來於天言文。文可見也。於地獨言理。理不着迹。何從窺之。大都理與氣合。氣行地中。如人血氣行於周身。有佳氣有害氣。有純佳氣有純害氣。有佳氣害氣半。氣行人身。有榮膚澤貌。一生不犯瘡癰者。有竟以腫毒疥癩斃者。有榮澤與腫疥相半者。卽此可覘地矣。古來郭景純。楊救貧。顧布衣諸人。原係仙品。彼一登局。卽能知地之所鍾。其佳氣某害氣。佳氣以某年月日。行至某所。害氣以某年月日。行至某所。乘其佳氣所至而急赴之。故能朝墓夕發。捷如影響。若今時師登局。請問所謂氣者安在。但見地從東來。墓於西。則曰卯龍。地從西來。墓於東。則曰兌龍。其所謂亥龍巽龍亦復如是。夫一龍止一頭一尾。今取龍頭龍尾。而東西南北時易置之。此尚可謂知地理乎。故余於三家都不信。而星相兩家。或猶有精求而神遇者。得百中之一。若堪輿則萬無一。

東餘稿

卷十

六十一

三

驗卽有驗。必其撞太歲者也。余每見發科第家。大半得之崛起。有不知祖父墓在何處者。及旣發後。必多方擇地。爲子孫謀。而本身或旋斃矣。盡人事以聽天。則余所爲擇心地。真堪輿秘訣乎。

忌索食

鬼之說。余故不信。然不敢謂無。辛卯春正月。余適外艱。時舉家病疫。婢僕相繼死者六七人。不死者大半皆在枕蓆。而余獨以一人。早暮備叩諸病人。爲記其狀。取藥餌。嘗黑夜不舉燈。出人諸死者側。絕不知有鬼也。最後諸病者盡起。而余乃病。熱至第五夜。漏且盡。枕邊似有求食者。余不許。已復促食。余仍不許。忽聞鷄鳴聲。復促曰。鷄鳴矣。奈何。余應曰。吾言無卽無矣。何鷄鳴爲。自是不復至。天明而熱醒。蓋余性不喜禱祠。而於父母及兄弟若弟病。弗敢斬鬼。故因而乘之也。旣醒。語及是。婢子乃謂余。鷄鳴時。已遣人出城市福物矣。蓋吾母稔余不信。市之不使余知云。然則求食者之不復至。得非以有食之者乎。先是余亦親聞屋後鬼作聲者。

東餘稿

卷十

六十二

三

三故敬而遠之聖人確論也。

醫藥

醫雖治病所必預。然預得其大意。大抵急病易於見功。長病難於取效。人有長病。只宜調飲食。慎起居。節勞息。慮靜以俟之。切勿日以湯藥盪其脾胃。脾胃惡濕惡苦。湯藥日疊。脾胃一壞。不可爲矣。至治急病。亦自有法。余弟竈病瘳時。口且噤。水藥不能入。醫至診脈曰。此陰症也。尚可救。奈藥不能入。何。余問當用何藥。醫舉七八味。余曰。不然。只取

參耑

卷十

六十五

最切要者一二品。以一小劑投之。多則不入。無爲也。譬如余言。取人參五分。和以竹瀝。煎一盞。盪許。用筋挾開口。茶匙挑而灌之。灌至五六匙。口漸開矣。灌之盡。遂能言。少頃復如前法。又進一盃。厥明而霍然起。以此知藥力貴專。不宜以多味奪。此所謂得其大意者也。是時吾女端儀止二歲。亦病瘳。令二婢抱持。一晚中夜。長婢呼小婢云。起起。姑娘喘甚。將華矣。時余婦正病劇。勿省。余聞披衣起。徬徨四顧。偶見案上有參耑。鎮心丸一小盃。蓋吾母

之而餘者。余思他無可爲。輒取灌之。蓋以不治治也。時方熱極而藥甚涼。須臾吸盡。少頃熱漸退。天明竟涼。此又見死生有命。命生不死。卽藥物竟可嘗試矣。

侍教辭

世俗士大夫。投刺書名。但係京秩。卽止稱侍。不用教字。於是有以銅臭掛名京銜。而目不識一丁者。公然効尤。以豪於鄉里。詰之則曰。京官體應如是。余謂不然。侍以分言。臣於君則侍。子孫於祖父伯

叔餘

卷十

六十六

叔則侍。弟子於師則侍。其在交游。惟於達尊稱侍。則可。平等交何侍爲。若教則無往不可。自聖賢以及薊莠工瞽。苟有一言合道。一事可法。雖王公大人。亦宜折節請益。而以區區腐鼠。遂謂天下無可受教。見解抑何陋也。此例想起。于隆萬間。余聞吾宗約之兄云。鄭澹泉先生官銓部時。通刺吾祖某公。稱侍教生。而不稱眷。以非至戚也。先生去。今未遠。要見爾時古道尚存。今同省皆稱眷。眷未足又益以通家。而獨斬一教字。蓋驕浮日熾。古道蕩然。

此不當責之諸銅臭。咎在吾黨志復古者。請建
獨持之何如。

氏族

史稱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有四人。而氏族之
說伊始。至周禮同姓百世不婚。而氏族之用始重。
然未有以此分新故者。人非生於空桑。自有此身。
歷推而上。父而祖。祖而曾。曾而高。以究極於不知
誰何之世。必出自混沌。始孩之母。則故莫敵於此
身矣。自混沌至今。其間窮通華落。貞邪善敗。隨時

卷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通換。隨人通易。是則其日新者耳。與本身之故有
何加損。故子與氏。喬木世臣之論。最爲精確。嘗見
近世不肖子孫。偶生高華之冑。動以故家自雄。更
有本無可據。而謬取萬億年來一二聞人。以認爲
吾祖。不知生乎一二聞人之前。且後者。能一一舉
其名字否。吾邑趙姓頗繁。獨給諫橫渠公家父子
祖孫。歷顯五世。今所謂儒學前趙是也。其據戶帖
趙友一名。以爲宋宗室後。自是鑒鑒若吾家。則起
自邑之東陞始。祖墓道在瀕海之錢公亭。自高曾

來亦世傳。是宗室後。而譜牒散佚。文獻無徵矣。獨

始祖母沈貞人。爲沈石牕先生嫡姑。石牕姑誌

銘。余得其稿於沈震伯所。誌云貞人沈穀瑤女。適

趙璧璧瑞卿子也。璧字伯玉。號廷瑞。係宋宗室與

琚後已。又聞沈太華家有石牕遺稿。余借核之。果

合。因翻宋史玉牒考。果有所謂與琚者。余謂石牕

先生。吾邑閩呂。非實有証據。必不輕爲是言。故綴

數語。跋其稿而勒之。明識存疑之意。絕不敢片語

附會。亦念此身。即非宗室後。不可謂非混沌後。無

卷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庸附會也。蓋古來籍門第驕人者。無甚于此。魏崔
悛。悛謂盧元明日。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博崔趙李
何爲者。然悛沿索虜之陋。風政不立。成母淫敗。致
爲御史所糾。身死名辱。貽笑千古。門雖盛。竟何救
于悛乎。近吾邑修志。余不得親其事。而氏族志載
吾宗多附會語。殊非余意。余正擬白當道。請改勒
以存實。故先爲識其詳如此。

宗原

余觀近來鄉會齒錄。但係同姓。即認一家。始自同

漸及同郡。今且及同省。甚有併隔省合之者。夫四海兄弟。似不必太分別。但其意或欲借爲聲援。以侈大其門戶。則必不可。猶憶庚子秋。余舉于燕。趙明南兄舉於浙。各以年弟通刺。已酉秋。趙瞻岩兄舉於燕。余時寓燕。亦各以社弟通刺。並不稱宗。一日瞻岩與余共飲陸翼明邸中。譚頗洽。忽謂余曰。今將刻齒錄。吾意欲合若兩家爲一。若字無聲。吾欲更字有聲。何如。余曰。據趙世家有聲。恐不可。字合兩爲一。是足盛念。但兄家甲第如雲。而我東自高曾來。明經茂才。雖不絕。發科者余崛起耳。今若合外人。必謂余仰板。誰信兄肯俯就也。瞻岩默然。議遂寢。已瞻岩卒。高陽芝臺。繹岩兩兄以宗弟帖持手卷索挽章。余爲賦長歌書之。而兩家稱宗自是始。然彼此各稱弟。繹岩屢欲兄余。余曰。存其實可耳。後明南致致歸。忽去宗字。以小侄帖賜顧。余謝去。而明南請益堅。余作東堅謝。謂不欲併其實失之。第各稱宗年弟。今其東刻在牘中。還憶庚子秋。北方同年趙式一名希林者。以宗年弟帖贈

顧。余謝壁式一兄云。天下一家。何況同姓。余大其識而受之。亦答以宗年弟。更憶辛丑秋。余還自燕。有吳興趙姓者。以子昂譜系手卷來售。人各有像。像各有讚。讚皆諸帝手筆。各識以玉璽。絹素且朽。真舊物也。索百金。余笑謂曰。安敢自附梁公其人。知不可強而去。大都先烈固不可忘。而疑以傳疑。蓋其慎也。

修海塘

寧邑自海嘯後。當道大議修塘。費錢糧不貲。余謂不然。塘有宜大修者。有不必大修者。如海鹽縣東面距海。塘自北而南。潮則自東而西。濤頭直衝塘肋。故塘不得不大修。若寧則。是矣。寧南面距海。塘自東而西。潮亦自東而西。濤頭奔激。直衝蟹子門。寧特其經行處耳。當經過時。遇旁有隙竇。自然不免滲入。蓋隙竇引潮以入。非潮決塘以入也。第觀無隙竇處。潮水滔滔。順流而西。絕無嚙決之患。則大致瞭然矣。且竇亦有限。而寧邑每年儲有修塘銀三百兩。若賢有司加意民瘼。計每竇最大者

若干丈。最小者若干丈。大小半者若干丈。每丈計用亂石若干載。募工集石。石不必斷整。但取重百觔以外。水不能漂者。石既集。候潮平時。聚衆投石。石既塞竇。隨督地方夫。以土實其內。如舊止一丈。濶者。今拓至四五丈許。土得石爲外護。石得土爲內幫。既無隙可入。潮水安得乘之。計亂石一載。官價不過一二錢。土不用價。隨地可取。約費二百金。便可得亂石千載。而數千金何爲者。若今年七月之變。自是天意。雖塘高數仞。其孰能禦。而乃借此

朱金壽

卷十

本志

三

爲名。虛費物力。可惜也。

救荒

救荒無奇。古有是言。余則曰。此司牧者本無實心爲民。而臨時借以卸過之語。非確論也。實心爲民者。至奇之策。卽在至平之中。平日備荒。卽救荒之奇也。夫備荒之說。誰不知之。然余所謂備。非僅僅儲粟之謂。粟易儲耳。核貧最急。從來賑濟。貧民居其名。奸民居其實。若不預核貧民之真。臨時縱賑。施百萬。決無救於饑。幸請就一縣論。縣有若干里。

每一里。必分十甲。每一甲。必有十千戶。此其數之易核者也。縣令果實心爲民。請於暇日。逐里逐甲。按籍而審核之。每戶若干口。某戶有產。某戶無產。某極貧。某次貧。大較不出一月。必能得其真矣。於是總計通縣。極貧幾何。次貧幾何。約應儲粟幾何。而於是每秋成時。盡出罰錢糴粟。散寄各鄉大戶之廩。多不得過四五十石。少卽五石十石俱可。其要務在時時檢點精神。卽歲大熟。而常若進饑民於几席。以熟晰其情狀。於是一旦有急。卽不必一

朱金壽

卷十

本志

三

一親歷其地。而按籍給之。知奸民之不得冒也。最下之策。無踰臨時請賑。毋論請之不得。卽得請而文移往來。遷延擔閣。幾何不以西江水活涸鮒乎。或曰。罰錢必報上司。那得不請。余曰。報上司者。十之一二耳。苟不以充私橐。申報外何不可別儲。或又曰。罰多損名。余曰。名之損。以充私橐。吾以一片活人心。飭法。罰必不枉。必不濫。何名之損。或又曰。寄粟大戶。得無累乎。余曰。散貯則無多。且不干上司查盤收。縱在我亦何累。或又曰。當賑給時。里通

作奸得無以家人詐冒乎。余曰：此余所以貴預核也。核之暇日，則詢察詳而情狀晰，臨時更可出人意，抽掣而覆核。何詐冒之能為？或又曰：精神時時儉點，恐日亦不足。余曰：吾苟念念在民，卽日常投文聽審時，皆可寄耳寄目，不下堂階，明見萬里，何精神之不給？或又曰：備誠預矣，萬一不荒而吾當巡謫去，且奈何？余曰：以告新令尹，告之以盡吾心，其從不從則聽之。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不則盡散之貧民而去，亦可也。

紛更

王介甫變法事。謀國者動指爲膠漆。余謂介甫變法要在聚斂，故失之。若其有益國是，則窮變通久，聖人業明詔之，安得因噎廢食？且當事者之變法，亦未易更僕矣。請就廣文一局論。凡廣文會試兩科後，以次叙陞功令也。今乃有兩科既滿，意不欲陞，輒從吏部給假回家，不官不舉者三年。復來會試，卽其居家，何以出見長吏？則仍用舉人服色也。夫以六年冠帶，輒復易爲衣巾，何異傀儡登場，而

朱子

卷十

七十一

三

官箴且勿論矣。此其變者一。廣文惟州學正縣教諭得會試。府學授以入流，故不許此亦功令也。丁卯秋，杭州府學授饒日梧，忽起文會試詰以例，則曰：吾從吏部給有執照，上臺無以難也。業治裝且就道，會以平日不謹，爲撫臺劾罷中止。不則誰爲禁之？此又一變也。廣文但有陞罷例，無更調例，此亦功令也。戊辰春，推陞福建晉江諭某，調南直常熟，論後雖見之彈章而已，成遂事矣。此又一變也。卽此一局，比類求之，功令之變者，可勝道哉。夫不當變，不必變者，今皆已變，而決當變，且必變，變之又無失祖宗法意者，乃獨拘泥故常，不一變通，何也？請畧臚一二於左。

議歲貢

國初諸生貢入太學者，皆英茂特達之才。故朝廷實得其用，而九列入座，半出明經。乃今則異是矣。積分之法，變而爲積資。不論歷年考第，一槩循資叙貢。於是有以一藝倖徼終身不復見一二等，而亦以叙貢者，迫其貢而神與骨俱朽矣。朝廷又安

朱子

卷十

七十二

三

所用之。余謂欲重貢奎。當仿祖宗積分之意。而核其考第。廩不得濫食。但幫補後一落三等。卽停之。貢不得挨年。但三科不脫一二等。卽貢之。如是而貢生始有實用也。

議房考

國家分房閱卷。本求真士。而近以分門生故。限定二十人。遂致人少。晷促無論二三場。絕不寓目。卽七篇鮮閱完者。不審對讀。謄錄費幾許錢糧。置之何用。何不俟頭場閱完。取定幾卷。止弔此數百人。

朱一

朱一

七十三

者。試之後場。而又安用此具文爲。余謂欲無失士。每科同考。不妨倍益二十人。嚴華分門生之陋習。而一意校閱。限定十一。起至十六。閱初場十七。起至廿三分。閱二三場廿四。五。日。監臨卽于場內。查其閱不終卷者。據實參處。如是而真才庶得自見也。

議三奎

今制名爲三奎並用。而其實獨重進士。縱食泉之極鮮。有一蹶不起者。蓋爲此奎多奇人。將有以用

之也。乃邊方要害。腹裡彫敝處。往往舉人任之。而進士所處。必安富尊榮之地。所優非所用。所用非所優。不幾於奉驕子乎。而又何以飭吏治。余謂欲重進士。當使其以建監重。毋僅以科名重。授之要害。以覘其機畧。試之彫敝。以覘其補救。大較一郡之內。進士必與舉人。犬牙相錯。而一切撫按舉劾。大計考察。絕無偏多寡。無偏低昂。如是者行之數年。而究竟舉人決不能及進士。然後破格優之。庶進士當之無愧。而亦可服舉人之心也。不然五虎

朱一

朱一

七十四

四士鬼孫。安在其非進士。而亦安見其優於何宗彥。陳九疇哉。

議學政

國初隸學道於按察司。爾時撫按未設。法司權重。等於直指。故能不撓於勢要。而學政飭乃今之學道。一切稟成撫按。體日卑矣。以故振作者少。塌叢者多。胥吏作奸。全不覺察。倩人閱卷。大啓倖門。至有兀坐待陞。不知歲考爲何事者。士方視之如過客。而又何士習之能正乎。余謂各省提學官。宜一

南京例擇館職省臺之卓有文望者充其選而加徒拘拘資格每差限定三年責以復命非歲科考各一週不許復命非復命不得陞轉非交代不離任如是而作人庶幾有實效也

開言路

國家設立臺省本以開言路而邇來紛囂聚訟國是反消至巨奸如魏璫者發之乃在部臣貢士且歷稽累朝發王振之奸者史臣劉球也發劉瑾之奸者部臣王守仁也發嚴嵩之奸者部臣楊繼盛也則又安見臺省之專足恃乎余謂今日臺省以言多而體反輕以人多而言滋擾莫若稍仿國初遺意每科止設左右給事二人專主糾駁內治每道止設御史三人專主督察外治而一切屯馬鹽青等差可併盡併之可省盡省之至巨奸積蠹令諸司皆得指事直奏部院大臣及政府總裁之以聽宸斷若風聞二字非關機密重情不得繫托以傷善類如是而國是庶幾可定也按時政之當變通者甚多而以上五款則尤其最急者方今

堯舜在上何言不行惜無臯夔力持之耳

文集續卷一目

議類

議推戴

議錢相國

議汰冗員

議武科

議奇正

議城浚

議斬帥

議正士風

議察季廉

議中使

議精兵

議採訪

序類

焚餘續

卷一

序宴海編 代延道

題瓦注篇

壽陳太公入襄

鷄鳴寺募疏引

題原上吟

跋恩褒錄

頌類

報海昌四生

示兒輩

序海昌令課士錄

序小言集

贈曹比部出守涿州

贈陳比部出守太平

祭葉太八人

復袁大行臨侯

與徐子奇

與祝天孫

與劉德嚴

報孫令弘

隨筆類

經魁

絕處逢生

述志

鄉愿

宛令

示兒

復李梅公吏部

會元

過堂禮

門戶評

武塘人物

市女

焚餘續

卷一

鄉先生

官套

四撫

濫恩

存實

三近

補遺

武塘

耿撫

生祠

倩代

易撫

焚餘續草

議類

議推戴已已秋并

崇禎辰巳間。朝廷有溫錢之爭。時臺省交章。不直溫公者什九。而吾浙陶給諫疏。誦侮尤極慘毒。總謂錢千秋關節。受之先生。實不與聞。而溫疏悞實之也。余謂溫公本指。原發憤於把持。救下若關節。不過借為緣起語耳。即嚴青吹求關節。而

上意亦原重把持。第觀異時關節大明。而卒無救於

焚餘續

卷一

先生之謫謫大較可睹也。諸疏乃畧把持弗辨。而獨詳關節。豈所謂攻瑕者與。雖然諸疏所以不深辨把持。亦自有說。蓋在

神宗晚年。章疏大半留中。一時閣部大老。偶挂彈劾。輒待罪經年。而臺省之權。自是觴重。每遇會推大典。必陰主其意。所密劄者一人。而朋結黨附。以祈必得。部院莫敢衡命焉。其術名為推戴。昔吾師聞雍先生無端憤彼訾議。正推戴者悞之也。受之先生事。絕與吾師類。諸臺省自以推戴為把持。而悞

先生又安能深辯把持哉。年來

皇

上阿柄獨持。臺省無所售其術。而三十年來積綱頓祛。實自溫公此疏始。然公爾時何不直以悞聞關節。抗疏引咎。而更為剔發。原疏本指。乃竟隱忍含垢。甘受舉朝之詬詈。而不急白。則公真所謂唾面自乾者矣。嗟乎。兩先生以才名傾動臺省。而受其累。香以薰自燒。膏以明自銷。蓋盛名難處。不虛哉。

焚餘續

卷一

推戴尾

議斬帥 庚子秋

已巳冬。奴酋以款愚袁崇煥。崇煥墮其愚不覺。而幾旬生靈大被蹂躪之慘。

上 怒。敕司寇論罪。殊崇煥於市。籍其家。一時中虜患者咸快之。顧余讀爰書。竊有疑焉。夫崇煥以五年

減奴百給。

皇上而乃陰爲款計。釀禍殃民。欺君誤國。誠斷斷無

容道者。爰書只宜據此定罪。乃至舉斬帥事而混入之。則何以說也。夫毛帥之當斬。非獨在犄角無

夷餘續 朱一 三 議

功也。昔天啓朝。曾假逆芳謾書。直達 御覽書

中。自稱毛大將軍。而以棄暗投明語。指斥

先帝。爾時無上之罪。固已不勝誅矣。迨登海揚帆。震

驚內地。而帥之本謀盡見。此而不誅。是無國法也。

誅之勢。不能系之闕下。不得不謀之海外。謀之海

外。呼吸安危。間不容髮。而必責以請命。是又無兵

機也。崇煥伎倆。自寧錦再捷後。此役尤爲見奇。翁

張卷舒種種合法。弄逆帥於股掌之上。而一軍貼

息。莫之敢譁。將畧真有大過人者。顧可因謀欽事

槩抹殺之。與昔余玠斬王夔。近在疆場之內。若廢

直斬莊賈。更在輦轂之下。曾不聞二臣之請命也。

而且千古多其烈。今逆帥之罪。浮於夔賈崇煥所

處。越在海外。危疑百倍。玠且而迺責之。請命耶。自

擅斬二字。一入爰書。而跋扈鉅奸。反爲生色。秉鉞

大吏。黯然無光。今而後。危邊悍將。脫有踵逆帥之

故智而起者。更誰爲之制其命也。而說者乃曰。崇

煥陰謀不軌。嗟乎此。向者道路流傳。袁兵在前。奴

兵在後之說。皆逆帥孝子慈孫。痛香餌之不再。而

夷餘續 朱一 四 議

造是以惑感婦釋也。者鬚眉丈夫。乃亦爲所惑耶。

而說者又曰。此

皇上意。夫 上而信以毛帥爲不當斬。何東江請

帥之疏。至而嚴旨切責。不少假借。如曰。毛文龍糜

餉百萬。犄角無功。何得乘機妄稱忠義。 天語

煌煌。讀之。猶足懾逆魂於既死。是又何得委過

皇上也。然則如之何。夫亡羊補牢。猶未爲遲。今日臺

省有留心國事者。宜亟上一疏。請改爰書。於謀欽

中。勿入斬帥一字。而截然分之。爲兩案。存此清議。

庶猶足定千秋之鐵案也。不則援斬爲口實者，恐不徵旌卹不止，而尊悍逆爲忠良，以兵機爲矯制，卽崇煥之目亦豈肯遠取地下且也。秉筆爰書者，終當不免白面書生之誚耳。

斬帥尾

英行錄

卷一

五

議錢相國機山 辛未 仲

機山先生以斬帥事爲帥黨所拘，幾觸巨測，賴天子明聖，獨鑒之羣賢之外，而卒釋之。蓋余因是而重有惘乎今日之有君無臣也夫。

皇上之怒崇煥，怒其面謾滅奴陰謀，歛議悞恢復之遠畧，負推轂之重寄，於法斷不可假，而初非怒其斬帥也。逆帥之當斬，與先生之主斬帥，上業心許之矣。昔崇煥請罪之疏至，而溫旨慰勞，曾無嘗議。聖意可卜也。其罪崇煥而必波逮先生，

炎餘續

卷一

六

議

蓋當是時，邊事孔亟，邊臣怯戰，諸陰陽戰歎之間，以覲倖旦夕者，九邊而八。重議先生，令知不與歎謀而第不發者，且不免於重典，而於以杜邊臣觀望之私，作將士直前之氣。宸謀睿慮，蓋出於此。乃舉朝莫解，輒借爲逆，歸復警地，彼其智術短淺，豈不盡在。

英主範圍中有君無臣，良足悲哉。而且一唱伯和，謂崇煥書來商款，曷不卽發之以告。上夫當是時，先生豈逆料奴之必入而不以告耶。不能料其

聖

必入而無端發友之私書以自結於上此何等心
事何等人品朋友誼在忠告先生報崇煥書曰
聖主英武款之一字非所樂聞嗣後勿復言款忠告
之誼盡於此矣而必責之賢友以市忠耶且今輩
較之下情相謁而賄相私者不知凡幾充類之盡
其於欺君悞國等耳安得人人而發之蓋余因是
而更有恫乎任事之難也夫逆帥之跋扈凡有血
性者誰不髮指而斬帥一議曾莫敢先發先生一
范崇煥而首議及是夫亦其忠憤鬱結勃不容已
焚餘續 卷一 七

黃石齋先生二疏足為先生吐氣顧於當日
廷議猶未見駁王而先生一段任事血制亦未見
發明余故為此是議

正士風議 已巳秋草

令

今△ 廟堂之上所蒿目憂者自奴虜兵餉河漕
外無若士謫矣所憂士置不過曰挨訟也曰攬賦
也曰公舉也曰誦功德也曰造謠誦也此數者其
初必借藝文為紹介而究歸於把持顧此數者誰
受之而誰實召之夫非縣令耶是故欲正士風莫
亟於擇令昔海陵顧珠嚴作今吾邑清若水明若
鏡斷若吳鉤其為政未嘗不聽諸士人訟而借挨
訟以起減者弗得售未嘗不聽諸士攬賦而借包
焚餘續 卷一 八

攬以逮賦者弗得售未嘗不聽諸士公舉而借公
舉以要挾者弗得售未嘗不與諸士談稅而借賈
文以結納者弗得售誦誦無可與而與誦誦者誦
矣功德不待誦而誦功德者誦矣矣在事二年諸
所號憤把持者幾不屏氣懾息若遠去然前此臨
川青陽南海三侯亦皆能得士心而不市恩不修
怨使士貼然心服各安其本業者獨海陵最此亦
賢令造士之左券也憶在丁卯郡守嘗語余寧上
路風獨熾余對曰是不難得一賢令長可立變耳

寺曰吾以為該學事。今何能為。公對曰。某在學。於此事頗着意。往時朔望行香。明倫堂講事者。如蟻邇來謁聖後止。二三禮生。寥寥一揖。似亦小變矣。而無奈以訟廷延。以淵者。且借某為鵠。賴也。生辰考滿諸令。節緇。屏。筐。篋。塞道。此豈廣文所能禁乎。于是守乃。恹然大抵正士風者。必先操權。而尤在久與士習。廣文能言士而無權士。既主偶範之學道有權矣。而又不能與士習。士復傳舍視之權。足制士命。而又與習者無若令。故焚餘稿

卷一

九

議

法冗員議 辛未秋 州
國家設官。原以治事。無事可治。官焉用之。余昔在寧庠。自朔望謁聖外。惟學政文移及歲科考試。稍須料理。然一月中不過數日。一年中不過兩三月耳。餘皆飽食終日。無所事事也。今在南雍。更覺多暇。朔望隨班行禮。三六九升監。不過向兩司成作三揖。分班相嚮一揖。又一揖而退。及到本堂。按卯簿。僉一押。而職事盡此矣。即輪值會講。第按舊本抄幾句。通套講章。朗讀一過。而諸生之聽與不聽弗問也。課卷惟科舉年。稍堪評閱。餘皆納貢。借原之流。筆削安施。雖就中自有大關節。大利弊。儘多未盡事宜。而政柄不在焉。誰能躍冶。查雍。洪永間。監生多至八九千。食息寢處。俱師友相對。其日課功程。皆各官耳提面命。真若父母教子。專其責於塾師。日無暇晷。而今者良法美意。蕩無復存矣。多官冗食。亦奚以為。今
上嚴汰冗員。自是經國碩畫。而當事者奉行不實。僅汰伯之一二。以余身所親歷。竊謂郡邑學。諸生五

焚餘稿

卷一

十

議

聖

一論一訓四伯以下宜一論附郭聖
學宜公。度例信入郡學。大郡一授二訓。小郡一
授一訓。而諸生僅足伯人者。則仿宋制。以縣令攝
之。太學則司成一丞一博一六堂二典簿一典籍
即以博士領之。餘俱可汰也。卽一太學而部院寺
司諸屬可知。卽郡邑學而有司諸屬可知。計惟邊
方險劇。守土之臣。不得不爲緩急備。若腹裏簡僻
處。一二人足任耳。昔顧珠巖父母令吾邑。偶值
丞簿尉一時皆缺。而侯以一人兼攝之。絕無廢事。
亦絕不見有忙迫困悴之象。總之治在得人。苟非
其人。多反滋擾。今天下冗官宜汰者。不啻三千餘
員。汰之年。省縣官錢可三十萬。而所留餘於地方
者。更不知幾伯萬惜乎。有君無臣。不能使
明德意徧達閭閻也。或曰汰之人羣聚而謀不逞。
懼釀之亂。夫腐爛明經。離畔行。擇其不足與爲亂
明矣。

汰冗議尾

奏條續

卷一

十一

議

議察孝廉

萬曆晚年有建議考察孝廉者。行之一二科。旋報
罷。余謂吾黨家居。學問日疎。志業日舛。橫者要結
當道。持噬鄉閭。卑者乞貸。樗蒲混迹。無賴皆此身。
放浪靡所激揚之故。嚴之考察。以糾其邪。而翼之
進。未爲苛也。惟是士也。而當吏之察。則先是所爲
造就之者。亦當有以服其心。儒巾綠絛。既同子衿。
青衫似矣。而仍與明經上舍等。宜考察服飾乎。且
士一登賢書。交游漸廣。費若紳紳。而資乏廩膳。當
室人餽謫時。強責以愛鼎。既富方穀之謂何也。竊
謂禮臣當條上一議。必先爲之更服制。設館俸。而
後以考功。法繩之。冠以進賢。而去其翅。負領則青
地藍絛。束以軟帶。而館俸則責成縣令。差其貧
富爲哀益焉。上貧者歲百二十金。漸約之至六十
金。止家在五千金以上者。復徭役如其應得之數。
而俸免給焉。夫士服俸兩優。亦既居然具官體矣。
然後課其生平。而一繩以考功法。匿影修文。非公
不至者上也。筆硯雖疎。而不營干託。不橫鄉閭。

奏條續

卷一

十一

議

爲上次友是爲下下按院行部毋徒寄耳目於郡邑必傳訪士論而稽核之臨時不妨明示低昂以諭意佳者賜坐賜茶溫寒遠送而劣者則一揖退不恭不送以愧之仍仿舉劾例上計天子下之宗伯宗伯覆議既確每當合疏摘其最賢最不肖者照革若而人罰科若而人洛史部紀錄撥監司旌表若而人如是而孝廉幾習不灑然一變無足理也或曰服制易耳第俸安從出得母爲縣官累余曰不計孝廉一歲所予託貲亦不貲矣

焚餘續

卷一

十三

議

其于託者一婉轉焉惠均而名雅亦孝廉所樂也且縣官之滿載歸者亦照崇矣割其什一以

祭尾

武科議

國家武舉一科所以儲將才也而其法仍憑策論去取鄙哉拘腐小儒之不通於世務也既曰武科明與文闈二矣文闈不兼技勇而武闈必兼策論是厚責介士以文武全材而姑收經生以毛錐末紫抑何自待之菲薄也且所貴乎策論蓋以規智畧耳今自郎署而上三事而下誰非以工策論售者而年年講恢復日日談固圉卒無能出一奇以奇當宁之宵旰則智畧之不在空文明甚而策

焚餘續

卷一

十四

議

論何爲大約文士之智畧滲發於心靈開拓於載籍得之靜會時居多而武人之智畧往往逼出於臨陣決機咄咀指顧之頃彼曳柴敗荆吹吶亂虜豈含毫伸楮從容盤礴間所能預定哉是故武闈之役斷宜較技勇分去取不盡廢策論而去取勿開焉三試俱優者上也焉步各占一長而並以勇畧者爲卽次或有技無勇或有勇無技者爲又次若全無技勇而但工策論者徑黜如是而士之精絕技負絕力者庶幾皆得自見不爲腐爛空文

所掩顧名思義。儼亦不失武科二字之本指乎。曰然則智畧竟可弗論與。曰何可弗論也。技勇武之實地也。智畧武之虛神也。虛不附實。不效實地。既具而後以虛神佐之。請於中式後。仿教習庶常例。就文武諸局中。選真正知兵者。十數輩。而以百人分寄之。訓督之任。其訓督也。首列古來烈士忠臣。取義成仁之概。以正其志。志旣定矣。乃與論說陰符六韜。法武經。百將傳諸籍。以廣其識。終則試之馳驟擊逐。縱橫出沒之變。以習其事。而最喫緊者。

焚餘續

卷一

主

必少司馬一人提衡其上。而總督之月有程。季有課。能文者令以筆劄對。無文者令以口舌對。如是者一二年。而於是低昂其品格。以上之天子。天子間召對一二以核其實。而下之樞臣。卽異時者。選之先後。地之邊腹。皆於此取材焉。如是而韓岳諸英不輩出。國家不收武科之用。吾不信也。或曰。教習庶常。寄空名耳。仿此例。不幾以國爲戲乎。曰。吾欲重其責於提督。正爲是也。以十人督百人。而復以一人督十人。若肯矢實心辦實事。何實效之。

可觀繩之考功法。篋弗恪也。夫少司馬爵列亞卿。受國恩不薄。豈其局內事而忍升髦視之。若曰。吾大臣也。曷不若館師之優游以養尊。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武科尾

續

卷一

夫

中使議

崇禎之辛未秋東事告急。一時邊臣觀望。廷臣愕

皇

上。裴徊四顧。幾一人任事不得。而中人輒乘其間。

願爲。陛下累尸邊野。上因而任之。勅持

尚方劍。往督東軍。未幾命且再三下。自戶工二部

以及山左右。宣大茶馬。無所不遣。上蓋明知

諸臣之必置而示之必不可回之勢。以杜其囂也。

於是大小諸臣。不爭不能。力爭不敢。而徒踏踏焉。

焚餘續

卷一

七

諸

抱隱憂於杞漆。嗟乎二正之有振瑾也。天挺

世

廟起而更其轍。天啓之有逆魏也。天挺

上起而障其淵。世有聖明而釐昏庸之弊。蠹者詎

有後聖而更前聖之貽。謀者哉是諸璫之在

先朝。禍雖烈而無足慮。其在今日。禍雖不烈。殊可

虞也。何以知禍不烈。上之英武固足鎮之。且

逆魏之覆轍未遠。此輩猶有所憚而不敢逞。然正

以憚不敢逞。而可虞滋甚。則積薪厝火之說也。夫

論官惟賢才。唐虞夏商皆然。封疆有急。廷臣不任

過。民不任一中人任之而復不許將誰任乎。

上此舉未爲非也。且節甫輔國士良闖也。呂強張

承業獨非闖乎。振瑾逆魏闖也。懷恩金英輩獨非

闖乎。而外臣之以竊權敗以黷賄敗者。亦縷縷未

易更僕矣。安在外臣之必不可任。而中人之必不可

任哉。然則將聽之與非也。請毋徒爭於璫之不可

任也。而第當叩上商所以用璫之法。大抵璫之

習性與武臣類。其不學無術類也。其氣質粗悍類

也。其殘忍嗜殺類也。然自古有擅矯制之闖人而

焚餘續

卷一

七

諸

無擅矯制之武臣有殺忠良之闖人而無殺忠良

之武臣何者。武臣之命制於堊省制於中樞。制於

宰相而天子不得私若夫制闖人之命者獨一天

子耳。敵百千人之耳目難惑一人之聰明易此闖

人所以操其勝而庸主輒奉社稷以從也。今莫若

正告

上曰臣讀周禮成周盛時未嘗不用闖人也。第周

制綴衣虎賁者屬薩管統於冢宰冢宰得課其殿

最而黜陟之。故漢宋英主稍師其意。卽丞相之檄

可以困弄臣。中書省之空頭敕。可以逐權豎。而終西漢與宋世。獨不中閹人之禍。臣今不敢謂閹必不可用。而獨願皇上之用閹也。一彷彿官凡閹人任職者。其殿最黜陟。悉聽家宰。以考功法。從事與外臣等。而皇上之視閹人也。亦與外臣等。毋以日侍左右而生押昵。毋以牀旁誹譽而作威福。如是。則閹人之賢者。吾得收其用。節甫輔國士。良之禍。庶幾可永杜乎。或曰。甚矣子之迂也。成周聖人。可復作乎。余曰。不然。上聖主也。大破資

友餘續

卷一

九

議

成

格之拘。廣開功名之路。方自以為法。祖而吾必以事桓靈者。事之如之。何其肯心折也。且也未嘗言之。而遽謂吾君不能。吾懼臯夔周召之議其後也。

尾

正議

夫兵之有奇正固也。然惟三代以上。什九用正。什一用奇。若秦漢而下。獨有奇耳。卽正而勝。亦必以奇用之。未有純任正者也。粵稽往牒。舜禹征苗。啓伐有扈。胤侯伐羲和。湯放桀。武王誅紂。是皆聲罪致討。堂堂正正。所謂用正也。然昔者蚩尤暴亂。軒轅氏教熊羆貔貅。虎以與戰。而定之。則奇之用。已兆於是矣。孔子墮三都。卒格於季氏。宋襄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而卒以敗。是正之不能行。在周季已然。况自秦漢迄今日乎。竊嘗思之。淳樸日繁。械詐日長。卽交游雅集。食飲談笑。間猶多詭術相傾。而謂兩敵對壘。臨陣決機。乃可充言禹趨坐嘯。盡諾無是理也。國家自有東事來。奴日益得志。而我日益疲。何故。奴純用奇。而我純用正也。兵所最忌。在方分。在謀泄。而我一一犯之。曰。四路也。曰三方也。若擊建鼓。惟恐人之弗聞也。者。而且于徐徐爲聚訟。爲築舍。或掣其肘。或摩其角。乃奴則不然。其來也。若雷霆。若駭龍。必乘我之不意。而

友餘續

卷一

十

議

攻我所不備任我四路三方而後惟併力一面以盡絕其棄徊觀望之私。是所謂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也。如之何其不勝也。蓋我兵之困行間者踰十年。惟近日丘撫劫營一着差得用奇之意。嗟乎就此意擴充之可以奇用奇可以奇用正取奴所用於我者還用之奴。滅此而朝食豈顧問哉。

奇止議尾

卷一

壬

議

籌兵議

兵貴精不貴多此用寡之說也。談兵家人人能言之至問其所謂精者何狀。不過曰士馬強悍甲兵堅利云爾。設我以強悍堅利往彼亦以強悍堅利來。毋論衆寡不敵。即兩寡相當而勝敗之數未有分也。夫精之爲言言用奇耳。惟奇爲能用寡變習風雲出沒鬼神竅心性之微而遊意想之外故命曰精強悍堅利之是剛粗莫甚焉。何精之足貴。歷稽世牒古名將之用寡勝者未易更僕矣。有以三萬破井徑二十萬者。有以三萬破赤壁八十萬者。有以一萬八千破宛顏十萬者。而未也有以八千破金兵十萬者。有以五千破長平四十萬者。有以三千破比陽百萬者。而未也有以八百破合肥十萬者。有以三百降李成八萬者。有以三百破思明二萬俘八千者。而未也有以百人劫虜營十萬者。有以百人劫曹營四十萬者。有以數十騎却曹兵百萬者。而未也有以羸卒數人破盧循數萬者。又有挾二騎入虜中破突厥十萬者。夫寡至數人數

焚餘續

卷一

壬

騎幾於空卒向敵矣。要以其用愈寡則其謀愈秘。而其用愈神。今其方略載在史傳。奇乎正乎。班班可攷。鏡也是之。謂真精兵是之。謂能用寡不法其所以精而妄希用寡之姑。吾又烏知王剪之六十萬不精於李信之二十萬乎。

精兵議尾

卷一

三

城

或謂趙子之役非與。開鑿而運之禍。大將之不為賊殲者。倖耳。趙子曰。不然。文凌城而內以藩寧錦。外以窺廣寧。進可戰。退可守。此彷彿希文。城大順意。非夫策也。惟是彷彿其城而不彷彿其所以守。以有不可解者。希文之城大順也。度其為賊所必爭。即多方設伏。以伺賊之至。而半道殲之。賊故不敢正視。而金湯白豹之險。得據以自固。乃我則異是矣。版築甫停。輒怡然視。為處堂之哺。賊之來也。若聘康莊。而我之待之也。若桀守。雖欲不坐困。其可得乎。從來善解圍者。必於圍未合時。擊之數里數十里之外。以挫其銳。奪其氣。而使賊搖搖然無固志。則圍易解。如其圍之既合。腳根業站住矣。而徒攖城以待援。自非即墨之神奇。恐睢陽之轍可鑒也。凡此皆守之失。非城之失也。曰。然則於恢復有當乎。曰。寧錦之去遼陽。非一舍矣。必寸寸城之以為計。即廣瀋諸城。可復而一凌之。弗克保。何論其他。是謀非吾所能及也。

焚餘續

卷一

三四

採訪議

皇

本制三年外察。六年京察。與考選科道。俱聽臨時採訪。余諱觀往事。採訪而得者。什一二耳。其快報復之。私間納賂之。徑弊。皆繇是。竊謂此法竟可罷也。外吏官評。寄之撫按。內吏官評。寄之考功。而以撫按考功之評。寄之吏科河南道。每當察選。既竣。總憲太宰。又合撫按考功與吏科河南道。而一。一推敲之。諸名協輿情。毫無訾議者。為請之。上。或賜璽書。或資金綺。有被糾舉至三人以上者。

奏餘續

卷一

三五

續類

核實差次。以定其罰。而報復不遂。挾私狂噬者。以撓亂察典論如是。則精神專注。耳目不紛。即不無暮夜寅謀。而伯千人之偵伺。卒於此數人。此數入者。寧忍以其身為射的。當必不至大敗決裂。當訟盈廷也。自採訪行。而家置一雌黃。人持一黑白。分門角戶。甲可乙否。乃其究卒。歸於納賂。迨賂入而雲雨變幻。捷若反掌。於是極貪汙之巧宦。可以稱職。留。可以課最。擢。而極廉正之武彘令。可以不。處。嗟乎。夫孰非採訪。借之。薦。或曰。此法罷。則長

安書。怕十減其七。彼待哺者。能無羣起而議其後。竊恨此數人者。之不能任也。曰不然。三代直道。原在人心。吾誠矢之乎。皇天后土。而誹譽利害。一切聽之。千秋清議。自在也。或又曰。貪吏黷。自其性成。肯以採訪罷而少寬此乳。黎否。夫然。則以盜劫盜。二盜果有以異與。

奏餘續

卷一

二六

續類

序類

安海編序 代建道成辰秋

天啓中閩寇鄧芝龍倡亂。當事者剿撫無定議。迨上御極初元。而彼猖滋劇。自閩海關入浙。始自東甌。沿及昌國。瀕海諸郡。大擾。轅門羽書。仰至。持撫浙者。爲大中丞張公華東。公投袂起飛。徵會兵一殲之。石浦再殲之大陳。幾無易種。而賊之遊魂餘息。仍竄歸閩海。浙乃靖。公既報命。

天子爲勒宴海編以誌實也。余受讀卒業。而深有概。

步餘續

卷一

序

乎公之不可及者三。當賊之以三伯餘艘入也。計賊不下三萬。人心搖搖。頗無固志。遂有以閩策進者。公仗劍誓曰。賊閩人也。於閩爲鄉故。或有墳墓。思可用撫。彼於浙何愛焉。安知非佯戢於閩。而取償吾浙。浙計惟剿。其有持兩端者。軍令具在。而於是諸將士始一意謀戰守。莫敢觀望。是其不可及者。定識也。策旣決矣。海上襲承平久。士觀賊不力戰。前鋒稍頓。公曰。吾不身歷行間。誰用命。慨躬提一旅渡江。而東聲言督撫親征。大兵雲集。我望。

見麾蓋。惟呼雷震。而賊用是氣奪。石浦一炬。渠首。

授首。輒棄寧而南。此其不可及者。定力也。當賊之南下。而竄於大陳也。方誅茅結屋。爲久住計。且流言四播。省會士庶。岌岌乎有根本之虞。脫以患漸遠。苟圖息肩。蔓延遺毒。有不忍言者。公曰。吾不歸內憂叵測。顧內憂原從外起。吾身可歸。兵不可撤也。仍檄諸道將。秘授方畧。誓必滅此朝食。不者。吾再至。而於是文武將吏。僇力協心。水陸殲之。畧盡。二三逋寇。潛遁還閩。浙以宴如此。其不可及者。長。

步餘續

卷一

二

序

世廟時倭中海上初不過什伯後蟻聚亦不踰萬人

大半閩人也然爾時

廟堂旰食徵兵餉幾半

天下猶俟累年而始定今茲閩寇卽昔寇耳公始

調兵聲言三千實止麾下三伯士募商漁舟纔八

千而以敵賊卅三四倍計兵若餉並不滿數千乃

何以累年底定者公第十旬奏績此其密籌於樽

俎而戰勝於堂皇良工心苦詎易言哉公固不言

功而余屬在幕下親睹公拮据狀智深而勇沉力

鉅而斷決有不能不一言爲異時徵信地者若其

文餘績

卷一

三

字

之詳之端末具在編中無庸贅矣

海昌令課士錄序

已巳春

國家程士以八股業非謂其能盡士也亦曰雖小

技非專氣致精弗能攻士業嘔心鏤膽聚其神力

於此必不能復用之彼於以奪其羶薌嗜誘之情

而束其浮滯翫競之習則郡邑之事省而守令之

治以鮮所潤而益清故曰文章之道與政事通此

程士本指也迺今士則巧矣取他人所爲專氣致

精研磨歲月而得者直以旦暮呶呶振爲已有其

甚者併呶呶弗事第按籍摹焉攻書記之能持以

交餘績

卷一

四

序

獻當道當道方執掌簿書偶寓目弗深省輒詫爲

奇獎借而後崇之夫夫喜其計之售也亦輒忘其

本質做晚僑儕招搖都市而未幾干謁至矣以故

文愈卑習愈銳而郡邑愈以多事益余爲諸生時

稔此輩情狀聊故邇日乘鐸海昌諸當先以文費

者都弗許必明試而實有見然後與談文三年間

弟一大會以規諸士之概而獨徵信於歲科考蓋

士自闈中三試外惟學使者歲科考闈防精密或

逼出其心靈而向者巧取之術幾窮於無所售用

士人文庶而得之不。大爲賸士給矣。善用此術者。獨我劍緒謝侯。侯蒞海昌。與余先後至。余約士以嚴而侯。則以和。士喜侯之和也。謂可給以文。故文日積而侯。竟以和輯士以嚴。衡藝自季試類試外。不別立一課。以塞巧取之資。今所梓。其具在。一切瑕瑜。俱侯自爲政。余無從贊一吻。肯令巧取者。售乎哉。抑更有說焉。方今廟堂之上。奏議之體。轉爲訟牒。綸誥之體。夷爲說章。夫其此者。皆昔之以真文章名世者也。而蒼黃繼素。已候忍不可方物矣。余竊妄謂文之賸者。賸也。卽真亦未始非。士上誠抱當世之請商之。八股外可乎。

卷餘續

卷一

五

序

課士尾

題瓦注篇

庚午夏

是科庚午。余兒韓待試京兆。瀕行梓其臆。課數首。將懸國門。余召謂曰。子將爲名耶。夫士持藝微第。其道猶博也。斷必得。或不必得。不必得。或僥得之。科名神物。可機緣遇。不可權衡取。金注瓦注之說。窺其微矣。故昔有道先生。與文士商應舉。必誠曰。勿以得失攪爾慮。蓋造物顛倒英雄。祇憑得失小數。吾奪其所恃。氣遂足凌其上。而控扼之。此瓦注巧愈於金注。惜也。憶余少壯時。試每斷必得。一不。得。必號慟隨之。聲疾雷而淚瀕海。顧今頭顱如許。面目依然。斯豈非金注之殷鑒與。願兒勿復市名。今天下上攻制舉業者。雅知無聲。雅知無聲。子曰。退之世。如有惜名者。吾父子之不墜五陵兒後也。豈待今日哉。已矣。是編安所用。無已其名之瓦注。可然已晚矣。清和月。劍鈍。更無聲書於海昌之天。清閣。

卷餘續

卷一

六

序

小言集引

小言集者。涇川蕭定肅公於經畧四方之暇。觸事感時。偶爾撰述。而其懿孫之斗。爲輯而梓之。以傳示來茲者也。余生也晚。不能習公。而公之介弟。渠公。視學吾浙。余時執弟子禮。謬辱稊文之契。因得習公之畧。頃余遊南雍。公孫之斗。亦執弟子禮於余。稱世講余。乃因得習公之詳。公慶曆間名臣也。厥歷中外久。所在著績。其經世鉅猷。見之諸奏議者。載在國史。副在家塾。固已炳若瓊琰。而小

卷一

一

一

序

言一集。猶未行於世。夫集以小言名。何居。謂其語不過敘記。詠題咏之。稿制舉。慶弔酬應之資。而其帙又散佚。斷爛僅存什一於千。伯公蓋以爲大業不存焉。故名小也。余受讀且既。而竊有慨乎公之小者言也。廼其所以言。則固恢六合而亘千古矣。大要公之立言。卽自其立德立功之餘緒。絀而繹之。本乎經術。而以忠孝爲質地。以事理爲經緯。以恬和爲達。爲形銘。余無暇具論。第讀其知人一策。斷斷斤斤。欲致嚴於表裡鉅細之微。就究竟之

皆以定評而不欲苛求之形跡。瘳垢爲皮相。所謂大辯若訥。不踰尺幅。而識度之光明。建豎之宏偉。蚤於含毫伸楮間。見一斑矣。方今世趨日下。議論日囂。驚人之鳴。逞逞渺河漢而無極。而課其實用。宵若風影。慮無不以大失之。吾又烏知大言之不爲謠言。而小言之不爲要言乎。善味者以寸縷知五鼎。善音者以一絃知九奏。則是言也。安在其不可與諸奏議並傳也。余言無足重公。而私心願爲執鞭。併以識吾師墓渠公於不忘云。

卷一

一

八

序

小言尾

壽陳翁八泰序

夫祝壽非古也。自華封老人始。老人之祝堯曰。願君多壽。堯曰。多壽多辱。請辭。然則聖人固不以壽爲榮。而反虞其辱耶。此達人所以齊彭殤。而回距壽夭。千秋別有定論也。且夫世之可祝而致者。亦多矣。祝名者。於朝祝利者。於市挾其必得之術。以取償於世。若持券然。而惟壽獨司於天。雖負絕人智力。無所庸其控揣。故古者上相祈天。亦第曰。欲至於萬年。欲之云者。弗敢期。必之謂也。夫臣子生

焚餘續

卷一

九

序

成於君父。捐項糜踵。未足明報。而顧托報於渺茫。莫可控揣之域。不幾謬悠。習妄以君父爲戲乎。則有說焉。原非祈之天也。而第祈之人。堯曰。多壽多辱。明乎無辱之爲壽也。人生外至之辱。卽孔文不能免。夫士固有膺人世之大慘。而榮名千古。與天無極者。夫烏知辱之不爲壽。何多之懼堯所爲懼。則內出之辱也。人苟不忍啗啗度世。計終日聞自者。自證能不作者。幾何不勝作。卽不勝辱一辱。卽其形貌。徒澤宛然。無恙而氣已藹。而神已索。一敗

不復振矣。故祝萬年者。要歸於敬德。夫德至則神

王而氣固。可以後天地不老。此修短所不能格。而造物所不能制也。乃其根地實有可憑。精力實有可竭。其與祝諸莫可控揣之域者。何啻事半而功倍哉。陳翁。其南粵之長者也。行年八十。而其子。其適助宣教。鐸於南雍。因謁余言。爲壽。余不習翁。而第聞助教君之言曰。吾翁懿行。大要在勤儉。剛正。夫勤儉易耳。剛正難言哉。正生於剛。剛生於無慾。無慾何求。無求何辱。堯有天下。不私啓明之子。而

焚餘續

卷一

一

序

挈而昇諸雷澤之鰥。彼天地萬物。不揆其一。瞬又何塵芥之瑣瑣爲翁。今已八泰。似非僮僮多慾者。而詎遽能無慾。未能無慾。詎遽能無辱。是堯所爲懼也。卽堯年可祝。而所以壽不存焉。盍盍用德自祇。而以無慾爲無求。以無求爲無辱。庶幾壽爲真壽。余之言亦不徒謬悠。習妄比於世俗之浮詞。諛說也哉。

壽陳翁尾

贈曹比部出守潯州代

潯江古百粵地也。攷之傳記。當秦漢時。其俗椎髻而箕踞。人鮮華風。自唐大中後。稍稍習於詩書禮樂。其在今日。頗稱事簡。易與為理。然環治皆山。獫狁出沒其間。其民與獫狁相表裡。往往去為盜。方今西南多故。或乘間竊發。小盜不止。將鴟張蠡起而為大盜。如往日鷺山之霧可嗟也。則潯又安在其易治。雖然。亦顧其人何如今。

天子明聖。勞於任人。一切邊徼要地。必勅主爵者。惟

裴佶續 卷一

十一

序

才是視。而於是曹君清源。以比部課最。出為潯守。余素不習君。頃以代庖。司寇習君。君起家任子。顧蚤有文譽。聲藉藝苑。不得已而調選人。非其好也。歷官二十年。司閭而閭治。司農而農治。司刑而刑治。雖其家世傳有政譜。然亦足明其剛釋之精勤。才情之鬱茂矣。今茲出守。有為君慮者。曰君自筮仕來。皆優游京秩。一朝任方面。其下多所稟承。與向之受成主者。局不同。而體有間也。且貴介子多。於民弗親。治不幾頃乎。而余以為不然。守令之道。

無踰循廉君故。席寵家溫。則庶非其所難也。其理

憂書。大要以慎惻心為平。反亦既得循之意矣。潯雖多盜。二千石以循廉率屬。屬必奉情而民安。民安亦矣。盜之不格。哉而說者又曰。吾慮當事者之膠資格。而令長才不盡展也。則余還覽千古兩漢而上。勿論六朝。取士大半以門第為差。次一時王謝阮陸諸家。文章節義。德業風流。有祖孫父子。繼繼綿衍。累代如新。即在本朝。任子登八座者。亦自顯。顯不乏。夫君亦勉為王謝家子弟已耳。

裴佶續 卷一

三

序

守資。格之足虞。於是君諸同舍。聞余言而有當也。故以故事。次其說為之贈。

潯州尾

鷄鳴寺募疏引

本朝功令敦尚儒術。一切教門。不稟忠孝者。卽神奇淵秘。必左道黜之。有廣勸募爲左道飾者。斤斤靳弗屑。余竊以爲不然。顧其所崇飾。謂何如其崇飾而不詭於忠孝。有功於儒術。亦安在其必斬也。白下之鷄鳴山。峙太學西北隅。相距裁百武。無突兀岑崟之嶮。而有紆迴蜿蜒之致。中多古木。鬱秀繁陰。

高

皇帝臨眺其上。謂足聳辟雍之勝。而發人文之藻。

焚餘續

卷一

十三

字

也。爰勅通侯。肇建法宇。一時琳宮寶剎。金壁輝煌。於是四方豪俊。挾策遊雍者。大半棲息其間。不啻行旅之赴家也。相沿至今。每當論秀山中諸士。得雋而與鹿鳴者。多至七八人。少亦不下四五人。蓋拳石之區。而於太學科額。幾占三之一。雖云人杰。廼山靈所釀毓。亦豈盡誣哉。歷年旣久。棟棟傾頽。丹青剥落。余陟其巔。每低回四顧。不忍去。僧人持惺者。有意新之。輒以募引爲請。余性迂僻。故不能爲左道役。而於鷄鳴。則無不可。何者。繕緝在山寺。

尚

而所陞此半在太學諸生。諸生之卽次安。而聚業樂群。將南國人文。蒸蒸日上。其日益盛。是

也。一舉而可以尊儒術。終王事。忠孝莫大焉。夫世人懷熙熙爲愛。精也。一朝欲奪其怪。食卽佛舍利之靈。弗能必。顧余不能。強善信。任俠輕施。而顧視諸善信。爲忠臣義士。悍上人持。是說性。庶幾其有動乎。若夫詳規制。序古蹟。募勝覽。則有鉅公之鴻製在。餘不贅。

焚餘續

卷一

高

序

募引尾

贈陳比部出守太平

夫守令之道莫善乎循良矣。循非俗吏之礪刻可文致而塗飾也。礪刻而塗飾者行之無本而流易。濁本何在。在孝弟。魯論有言。孝弟爲仁之本。循良所以爲仁也。蓋孝弟之人其處心必慈愷。其守氣必和平。故其撫世酬物一種渾穆醺醺自然足以戢紛囂而調悍戾。何者。彼其視寰寓猶一家然。撫林總猶子弟然。未有家視國子視民而治不底績者也。滇南陳野獲先以名孝薦起家守河陽之汝。黃餘積

卷一

十五

序

習今

子明聖。憤國紀積弛。治尚綜覈。其意要在程功實振惰窳。使一切塗飾者不得售。絕非務爲礪刻也。而奉行者失實。往往以深文阿指其在法曹尤甚。乃君獨行以恕而持之以平。諸所讞決及覆詳慎必斬於明允而無憾。余每從爰書察其用心。殆非易所守以遂時趨者。因徐按其生平則君固孝弟

人也。少壯負奇。與其兄吏部君才名並籍。獨以兄

沒王事孤嫠飄泊。遂棄計偕。扶觀而南。道出黔中。適兵戈搶攘。橫尸載道。君冒白刃而前。瀕危者屢。而卒以脫。此亦其醺醺之懷有足戢紛囂而消悍戾者之一証也。則夫治汝而汝治親於民信於友。獲於上庸詎非一腔慈懷。聚而庭幃者出之有本。而試輒效哉。雖然。君今於太平恐非可以汝治治也。方今澶事孔亟。兵饑驛騷。考成法畧無假。非復數年前寬大矣。吏當其時。卽欲先撫字後催科。不

焚餘積

卷一

六

序

太平尾

題原上吟

余最苦吟。居恒有索句應酬者。咸遜謝不敏。然得見諸談詩家。斤斤左唐而誦宋。輒心非之。彼謂詩有別趣。宋人喜執名理。未可與言詩也。然則三百篇垂教。豈皆於理外傳趣者耶。要以發乎情而止乎義理者近是。蓋余讀論語。知詩可以怨。若其子諸吟大半自怨生也。其兄關弓射人。其弟不可無蕭瑟之道。弟中關弓之慘乎。吟以原上名。其情悲其思苦矣。子與氏言小弁之怨親親也。余不刊。

袁餘續

卷一

七

序

其子若原上吟者。其亦有小弁之意與若其格律之合離韻調之工拙。余何能知。請以俟知詩者。

題太夫人

嗚呼太夫人之以上壽正終也。其宅然無復遺憾耶。抑猶愀然有遺憾耶。謂其有遺憾也。箕疇五福。太夫人幾集其成。得全全昌。是宜含笑而遊九京。謂其無遺憾耶。修之人者完。而縱之天者贏。皆太夫人所宜有。而未足殫孝子罔極之深情。嗚呼孝子之守身也。如臨淵而履冰。夫豈其斤斤自好。固將擴而大之。而還以奉之親。故雖明知數不可極。而祝親也。必川至而日升。蓋余稔少宰君立。

袁餘續

卷一

太

許

朝之概。而因得窺其養志庭幃者。何啻愛日而望雲。人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未聞誠隔於性天。而誼乃篤於叩閭。憶昔少宰當逆旅之竊柄。而孤憤峻激。幾於抗蹇。斧觸震霆。時蓋剖心碎首之不恤。惟高堂白髮之兢兢。乃太夫人者。方且聞報而色喜。振七而加餐。夫非其一腔精白。稟於含鰥。晝莪之曰者。蚤已浹肝膽。渾天性而無垠。克此志也。所宗社於磐石。與迓景福於崗陵。夫固寸念所併結。而幽獨所共盟。方今東西搶攘。國恤彌殷。少宰君

勳勳偉畧政將乘時一吐其奇以仰酬 主眷

而還報親恩而太夫人湣先朝露竟令苦塊之側有飲痛泣血之子鼎鐘之上未勒收宰勘定之助知太夫人移孝之思未盡愜豈少宰君竭力之竭能遽寧蓋余於少宰有一日之雅疇昔所相視莫有佳是通家國為一體合臣子為一人故不敢求為慰藉之語而獨披列乎忠臣孝子之心若感焉而惻惻乎其不忍聞嗚呼太夫人有以余為知言尚饗

續

卷一

九

序

祭太夫尾

恩褒錄跋語

恩褒錄者高子仁趾所為千秋其王母姚太夫人者也一時名賢鉅公相與揚厲盛美如邇陳情之苦衷慶時會之巧合則有吳中秘繪人間之勝事紀忠孝之完懿則有陶觀察闢不二之情悃卜五世之其昌則有何司空善矣至矣箴以加矣而仁趾猶復徵言於余余自惟一生不能向人作諛語無已請持迂濶以大其識而廣其孝可乎夫恩慈之標也褒刺之的也如影隨形如響附聲莫之能

焚餘續

卷一

二十

序

離也朝華夕零物理固然必褒之是恩將無以刺怨夫臣事君子事父猶之逃雨焉無之非是世固有白首窮經皇皇沒齒覲徽一命以酬二親而未必得者恩於何有怨將誰懟且天之生物也獨於人焉鍾之秀靈而縱之覺知恩莫大焉吾君吾親昔分天之恩以為恩者也然人有感君者感親者而曾不聞感天豈其忘之蓋恩極而莫知所為感惟莫知所為感而乃為感之至是故善事親者以事天者事吾親而即以忘天者忘吾親鼎烹僭菽

水齊觀布素共金紆平等刺袞雙遣愆恩併釋不緣華落爲戚忻不緣久暫爲去存純純常常以與吾親渾冥於升恒之域是之謂至性是之謂止孝仁趾生於相門仕於清朝際家國中興之運得余說而參之可以持盈可以永思奉太夫人於高天之尊而娛太夫人以同天之祝不乃與塵世光榮小有間乎如曰是老生談迂闊無當也則諸君子頌言在余不能拾其牙後矣

焚餘續

卷一

二五

序

類類

報海昌四生

除夕前家僮到得諸兄手書兼示去思碑刻不佞感愧併集而愧更浮於感竊謂諸兄此舉以自旌其古誼則可謂之知我則未也憶不佞在事時每見東西諸碑累累對峙殊爲失笑故頻行吳夢非兄談及不佞卽嚴拒之不謂隔年餘忽復有此諸兄試度貴邑諸公自同生惺存兩先生外與不佞臭味者有幾卽貴庠諸友自二三能文修士外與不佞臭味者更有幾何武去後之思碑刻何存羊公墮淚之碑亦在身後士顧自樹何如如片石可恃爲不朽請問前此諸碑諸兄能一一舉其姓字否能中心誠服毫無訾議否卽今藉此諸兄異時者倖逃於斃削而與前此諸公比肩並立亦非不佞之所甘也諸兄如果真心愛我幸爲我亟剷去貴邑現在萊塘或驅之海上猶可當拳石之塞不者不佞必自遣人剷爲石粉決不忍令六年苦心狼籍至是也當今公道日湮士論不白徧觀

焚餘續

卷一

類類

郡邑卽極貪橫之吏亦無人不祠無人不碑此亦諸兄所共鄙也第令今天下猶知有做官不喜立碑之人不猶愈於碑之所得多乎且讀碑記諸兄以脫盡廣文格套謬許而套莫甚於是諸兄亦自爲矛盾矣自得尊教私衷不憚良久敬直吐其肝膈幸亟爲計母後

復哀大行臨候

稱謂雖云小節自蒙視之頗關人品先生之不受晚字拘宦格也顧士亦有不願同流俗者有如緣

焚餘續

卷一

二

續編

局面之遷改作本分之低昂有識者以爲何如人此必非寡所甘受且以謙光自處而以炎涼一流處不佞先生其忍之乎不佞於甲科諸公氣焰灼爍者卽同鄉同社不敢謬附相知而先生獨物色寢於汙泥之中此段便足千古寡朽矣矢執此誼以終餘生不再計矣

示兒輩書

吾自庚子倖列賢書辛丑卽輪造冊時王侯若惺爲政一日賓館公會議優免事余獨辭疾問何故

余對曰每見前輩諸老當勢赫時叨免甚盛一朝勢去子孫以不習民事畏役如虎而同役奸民亦遂以羊豕啖之則前此之優之者不乃反以害之也何不照常習去我不計人便宜人亦不能計我便宜豈非貽厥之遠慮乎疾以余言爲矯衆不計自是辛亥辛酉朱陳二侯襲爲故事余亦頓忘前念以一季廉毫無寸豎而微恩澤者三十年過望極矣今冊辛未吾年六十九轉眼便是七十石火電光能幾何時汝輩若有高識何不努力學馮墨

焚餘續

卷一

三

續編

報徐子奇

讀來教妮妮數百言大較皆悟後語足徵近日學問進步喜慰喜慰從來記誦一門少年家藉以博第者固多然坐是泥埋汨沒者亦復不少故有骨性人每捻一題必欲自開生面不肯寄人籬下蓋

文心甚靈原愈入愈幻。况時蹊日新月異。非獨程朱不能定其矩矱。卽孔孟似不足辱其步趨。而乃欲以已陳希得當。縱幸而售。豈英雄作用乎。古人有言。善讀書者。須得其大意。讀古書。猶爾。矧區區腐爛之業。得此意。則來教所謂另集先章諸名篇。彙爲一帙。朝夕把玩者。亦屬第二義矣。轉瞬癸秋。大敵伊過。幸努力勉旃。

與祝天孫

徂冬得貴庠新索。知兄與子奇。並列高等。大慰注

焚餘稿

卷一

四

類類

念春來讀書何地。以兄品望。定不乏佳館。然館穀一局。雖畧可療饑。而英雄獨往之氣。沉埋此中者。亦自不少。有則就之。無則聽之。以是爲寄。而勿屑屑倚爲必不可缺之物。庶方寸曠然。下筆時無復酸澁固陋之態。何如何如。兄才疏宕奔軼排山倒峽。是其所長。顧疏宕者。恒多滲漏。奔軼者。未易精悉。每見得雋諸卷。必有一種精嚴沉刻之致。觸人心目。大敵伊過。兄其亟圖之。

示兒

天下事。惟關係名節道義者。不可讓人。惟讀書。作奇文。以取科第。不可讓人。若田舍之類。無不可讓也。且亦不可不讓。勿論讓之而有益於名誼。有益於讀書。只田舍少累亦少。討得自家身子安閒。心事空曠。便有許多實受用處。世間多少聰明人。却於此看不破。勞攘一生。究竟與汨與沒。殊爲可嘆。汝其識之。

與劉德嚴

邑人來知。兄家有西郊暮夜事。爲之悵然。柳榆

焚餘稿

卷一

五

類類

於寂默隱宰之時。知定是鬼物伎倆。何足芥蒂。惟是世路嶮巇。人情齷齪。天生子德。至聖非不自信。而過宋一着。却亦自有變通。大約吾輩處屯坎之遭。要當使欄柵在手。伸縮提放。俱我自爲。而不因於人。卽就裏不無委蛇。而究竟不失。作作。用。迂史有言。設財役貧。石季倫言。奴輩利吾財耳。夫財者。臭穢之物。然世人貧者什九。而此物能役之。且利吾財者。吾便得奴視之。彼爲奴。爲奴則我爲主。而踞常尊之勢。又何惜區區臭穢。不以博此。

愉快哉不佞行時曾以是語道之茂遠。暨令表兄季丈觀其轉間。第兩君皆方內人。未必能游方外。且未必不詆爲迂濶也。輒敢乘便直吐其臆。兄以爲是否。

復李梅公吏部

某自束髮游庠。踰十八年而遇閣中三主師。又踰三十年而遇老先生。蓋皆不繇紹介得之暗中摸索。此知己之感。所爲鏤枯骨而勿能諼也。寰生平溫飽念絕。微負用世之志。而執筆沒齒。訖不得見之實事。因託諸空言。私心惴惴。方恨莫我容者。操戈而尾其後。何意宗工之華袞之。冷局多閒。爰擬悉所未盡。俟台駕還朝。猶覲再呈。請斧獨前路茫茫。殊未卜究竟謂何耳。拙刻附往。

報孫令弘

此月望日得兄閏月七日書。讀竟知兄以古人勗我。箴教甚盛。感愧感愧。優免事。弟方憂其過分。何云嫌少。溫鄭諸公作用。固非弟所敢望。然弟於此亦蚤已勘破。先曾有數字示兒。兄第未之見耳。

奏餘稿

卷一

六

題額

奏餘稿

卷一

七

題額

且諸公此事亦以仿望故特傳。脫諸公亦如弟之落英。兄亦何從得此說而靜之。至以鑒之爲弟。則弟實未肯以彼易此。鑒之墨跡亦只是俞二酉一流。二酉前作華亭履書。鑒石行世。竟能亂真。以缺鑒之一步。莫爲標榜。故名不出下里。計當今以此道登壇者。必推華亭。而華亭究竟亦第能取南宮松雪諸家同傳。若遇長公。恐猶當退舍也。遇華亭猶退舍者。鑒之生平自有高處。彼薄明不肖而弟猶戀戀難助。雖用意自各不同。然亦之自不失爲獨行。兄畧其大節而鉅其薄技。公之知鑒之矣。

隨筆類

經魁 庚午秋筆

吾浙庚午科。龔君廣生。以尚書掄魁第三。錄中刻一經藝。其題則洪範篇。又用明俊民用章也。經旨承上歲月日時無易來。時貫於歲月日中。卽底徵首節曰時之時。休徵節時雨時暘之時。非時刻之時。可與月日並對者。乃廣生束處。歲一股。月一股。日時一股。是於時字本旨。大謬戾矣。小試失經旨。應考劣等。大場失經旨。乃占魁名。此亦吾浙從來

焚餘續

卷一

傳

所未見者

會元 辛未春筆

辛未南宮之役。元卷初出。都人士士大譁。從來元卷必爲下第諸君所吹求。不無感憤起見。獨此番無論局內外。鮮不推詫。余謂本章君子小人並對。是論品格。非論名位。品格豈先王所能尊顯。元卷失於斟酌。那得不令人怪。但細讀首義。一種議論。力自是挺拔不羣。儘有王文肅公氣骨。若欲以言知人。大魁未爲倖也。獨周相公憾於羣喙。亟錄三

義進呈借 明旨爲彈壓似亦有不能自信者

蓋知言知人自古難之矣

絕處逢生 庚午秋筆

徐孟達。海昌佳士也。庚午類試。自正案及遺才。及大考俱不錄。是時按臺觀風。則孟達首然。案至入。簾始發。孟達乃以初八日謁求太尊。太尊礙之曰。轉瞬點名矣。卽觀風首何及。且安從覓卷。達乃對曰。只苦不入。不苦無卷。蓋先是自謂必收。業預爲地也。太尊聞頗心動。然已迫甚。度無能爲。仍謝去。

焚餘續

卷一

二

隨筆

及暮。太尊詣貢院。孟達持筆硯隨之。場前失利諸生。搶攘者猶百許。學道怒。傳令大逐。一哄盡散。孟達獨留。乃復求太尊。太尊不得已。強請之。學道曰。觀風首止一人。學道亦不得已。強應曰。當請之。按君少頃。闔門啓。差吏揭票。按君亦不得已。強許入。而孟達入矣。及放榜。哀然中式。此所謂絕處逢生。造物之妙。未易測也。

過堂禮 辛未夏五月初蒞南雍任。例當從吏部都察院過

堂時大中丞陳公中湛以府內召不入署免而吏部則少宰葉公燦爲政堂候官引余從西階升至露臺中去堂尚三尺許輒贊曰跪余乃跪曰起揖余乃揖如是者再仍引余由露臺西一躬而退已至四司亦然余則以爲此非君臣禮何拜於堂下且大堂已甚彼四司者不可以已乎大約官員禮以會典爲正南部禮以北部爲正今查會典既絕不載憶余昔在北亦曾以廣文見太宰於堂上則此禮不知從何昉也總是厭薄寂寥者無可發憤

卷一

三

述志

余生平微有用世志念今世資格太拘可以行志者獨進上一塗耳孝廉非無晉九列者而晉九列之孝廉非獨不能行志也且併無志有如起海忠介於今日必無忠介矣余之栖栖道路歷六十九

年而弗憚意蓋在此自辛未下第計偕路絕自志終不行而猶需忍於南雍一席猶曰此官無可効之君猶可激一命以効之親也乃受事纔五月而忽圖乞休何故念八品以下非遇覃恩不能激全典必循資序轉屈指計之還須六七年河清其可待乎然一阻於兩司成而仍就列又何故曰乞休而得可完清白以告先子乞休不得可俟綸綍以酬先子業不從榮肥起見盡人聽天於誼無不可也或曰乞休不得曷不請休沐假余曰今之請

卷一

四

門戶評

宗晚年朝紳競以門戶相爭大較不出東林與攻東林二局入主出奴更相雄長余嘗平心爲之差

其傾嶮攻東林人大半學柳下惠而快用者每借和光以苟富貴二者皆譏但東林作祖者其品識自高人一等不得以末流之弊同類共議也昔朱晦翁先生有言兩浙士習慣尋艤風避箭的所在站身近岳石梁先生亦云人言浙人有黨吾浙人每當利害關頭卽父兄子弟皆掉臂不顧安得有黨斯兩言雖將吾浙體面抹煞太甚然有志之士不妨痛自警省

鄉愿

裴餘續

卷一

五

題筆

人臣共立一朝共事一主而假以已見爭攘分門角勝固中立君子所甚鄙但風氣不同性資亦異苟能各率其真兩成其辭而無所回飾亦不妨聽之惟觀望二氏之間陽首鼠巧爲逢合以希榮進是則最可憾耳憶昔丙辰有一選擬兵科者其人雅負重望亦東林翹楚也一日坐間偶評及門戶優劣余舉前說以對此君不覺忸怩面漸發赤余言本無心竟觸其所忌心甚悔之可見世間非獨真君子難要一真小人也難偏是真小人會做

假君子此聖人所以惡鄉愿也余友過爾韜嘗言江右李懋明東林也考選時吾說以棄彼卽此懋明應云寧爲偏枯學問莫作反覆小人余與懋明從無交第聞此二語中心服其品識

武塘

吾郡七邑獨武塘地氣最靈所生人物頗多奇杰若魏廓園之直節清風一門忠孝尚矣他若丁改亭之傾貲賑施到老不倦錢抑之之力贊均里造福素梓吳通齋之恬淡無營修然自遠雖境遇夷

裴餘續

卷一

六

題筆

險不同要其品格俱有一種振衣千仞之致真所謂達稱天下士處稱鄉先生者也吾邑去武塘不五十里乃立朝居鄉卓有建豎者自陸莊簡而後指未易屈卽長厚安靜自不乏人而千秋之業於武塘公較有遜焉當是風氣使然有志拔俗者豈能聽其轉移也

寬令

林先春武塘令也居官三年雅以廉能著獨其嫉惡太嚴遂爲一豪紳所中辛未考察乘其丁艱竟

以愚論點。一時士論譁然不平。且其人宛然無訛。而吏部考察冊忽註病故。此尤異之異者也。余在都下時。聞有發其奸者。諸胥輩。聚族而謀。已不聞作何究結。近聞錢抑之先生。欲爲申白當道。庶吏之冤不白。則貪而巧者。益自謂得計矣。公正之憤。其可少乎。

市女

吾黨家居。生產澹泊者。干澤當道。自是不免。獨以假女市聘資。似決不可。余嘗見有養貧家女爲已。

焚餘續

卷一

七

隨筆

女者。徧覓富人巨賈。與之聯姻。當納聘時。少者不下數百金。重以陸續借貸。或不啻千金。乃出嫁時。已具蕭然。仍是貧女本色。遂令其女。是薄翁姑。一生受苦。又其甚。則有臨嫁一絲不備。反多阻。致令其女。怨憤無聊。投河墮命者。此等冤業。不知異時。何以對閻羅。殊可懼也。

鄉先生

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若致身顯達。而不能以鄉曲之利病爲己任。是達官之作用。

遠不若秀才也。吾嘗聞之。然不任。猶其佳。多畜狼僕。搏噬無算。財求其不任。併不得矣。又有一種。每逢縣令新任。卽密偵其最用事者。是何吏。胥得其人。卽啖以酒脯。賄以金錢。而旋借爲申詳。泄柳未幾。千託無不遂。而厚糶畢集其門。是貪而巧者也。又有一種。目擊弊端。而借公正之憤。以行其要挾。追賄至而氣遂索然。或因以賈禍。是又貪而愚者也。嗟若此類者。可稱鄉先生乎。

補遺

焚餘續

卷一

八

隨筆

武鄉人物。如前數公。皆其彪炳。今日者。其在前輩。後有矣。凡之博學支華平之清直。皆足下。卽是日。朱國望。蔡自乙卯於郡。邑旂扁一切。謝不用。迨丁卯。因其子繼發。卽洒然樂志。棄計。歸其故廩。然家貧。不能置產。以獨見經營。河清。墜於田。五自。結廬水中。央題其門曰。枕流。開禹跡。闢土。破天荒。而於戶外事。絕無所干託。凡此種種。非有大過人之識力。不能爲也。吾邑前輩。有孫雲衢之廉貞。馬勝庵之苦節。如余前刻所述者。皆足與荏蘭。

又信惜乎三十年來寥寥不再見耳

官舍

仕塗中有許多活套。雖賢者不能免。姑撮其畧。如意在京秩。必言吾欲外補。意本求外。必憾不得京秩。一也。呼盧浮白。以當風流。凌厲倨傲。以當風力。調停模稜。以當經濟。二也。滑稽諛媚。巧取人資。欲拔一毛。輒持公正。白日誼嚴。一介暮夜畏絕。四知三也。本不知兵。而意在得兵。卽談兵。本不知文。而意在文衡。卽談文。四也。聞及朝事。卽邸報熟爛。必焚餘續。卷一

九

重刊

曰不知。或評一人賢否。議一事得失。必口如三絃。面面相覷。五也。久坐清談。自命高雅。深居簡出。自命持重大也。投簡省人帖。曾未識面。必稱通家。投同省人帖。雖千里外。必稱春。甚有春不足而又加通家者。七也。諸如此類。難以枚舉。總之不出浮偽二字。舉世習此。以爲固然。質直者立乎其間。任人之誚難乎免矣。

耿撫

辛未秋。論囚報至。讀之有耿撫如杞名。余爲惻然。

如杞御將無術。致勤王之兵一哄盡散。失律之臺固自不免。第爾時國難方殷。各省撫臣。曾莫有至者。而如杞獨走三千里。赴難彼一念忠勤。豈得繁抹卽罪在不赦。獨不可少寬之。使老死獄中乎。王化貞。嘯強自用。以陷廣寧。而首領至今無恙。乃任事勞臣。曾不能緩旦夕之命。異時脫復有急。誰不以如杞爲殷鑒也。如杞不拜逆祠。僅完自己名節。誠不足贖辜。第就事論事。恐清議亦不能不爲之惋惜耳。

焚餘續

卷一

重刊

四撫

崇禎午未間。一時乙榜諸臣。遂有四巡撫皆呈上以軍功擢用。然非甲榜諸廷臣意也。未幾劉可訓以被彈去。又未幾以修邊誑誤削。又未幾而丘禾嘉亦以行太僕南矣。始知劉弘遇之物故。固天所以厚全弘遇。而惜乎孫元化之不知止也。夫劍有太僕陸巡撫者。有巡撫而南太僕者乎。優之耶抑處之也。可訓身歷行間。親冒矢石。以誠安奢。二酉卽今西南息兵。年省餉幾百萬。不知伊誰之力。

送之去亦已矣。而必割其銜。且無論可訓撫。廟未及煖。即談果在訓而戕亂與修邊功罪孰輕孰重。此何以服可訓也。禾嘉若非切管一役。爲宸衷所特簡。竊恐併太僕一銜。亦有未可保者。嘗見彈可訓者云。可訓以乙榜驟晉開府。此非常之遇也。若西南之功。不過尋常之功耳。嗟乎。使此尋常功。而出自甲榜。其交口揚詡。可勝道哉。計此時蚤已登八座矣。

生祠

焚餘續

卷一

十一

隨筆

近日風習。凡縣令離任。不論貪廉。馴暴必立生祠。甚有未行而先自卜善地者。豈知三代直道。原未嘗泯。苟非其人。徒資談柄。安所用之余。昔在海寧。一日公出。偶憩林侯恭章祠。頗莊嚴可敬。已步至側堂。見有新增一像。余問爲誰。守僧云。卽某爺像也。余以其不甚肖。諦視之。則眼鼻俱歪。而且微去破損。因詰其故。僧云。入祠未久。偶一鄉閭人來。問知某爺怒甚。舉杖一擊。遂至於此。余時爲之失笑。又爲之太息。今生祠徧郡邑。可杖者。詎止一某爺。

哉姑識之以醒巧宦

濫恩

崇禎初元二月。吏部太選。余時在都下。道過一貲郎。忻然意得。余謂曰。若紗帽已上頭耶。曰。豈但自巳紗帽。併二親恩典俱得矣。余駭甚。詰曰。豈有外官未任而遽徵恩者。曰。此間自有捷徑。先是前一選。有上疏乞恩者。疏下閣議。輒醵金若干爲壽。間擬票名得旨。今第踵而行之。故易也。是時選人無論內外。無論流品。但有孔方。幾不介意。一時內府

焚餘續

卷一

十一

隨筆

話軸不給。遂買之店中。店中復不給。價漸騰涌。遂有一軀售至八十金者。此亦大奇事也。貂不足。狗尾續。信哉未幾。

覺悟。以冊立東宮大典。而恩不徧九列。蓋愛惜名器。主上神識。度越宰相遠矣。

倩代

崇禎辛未考選。朝廷有張瑞宋玫之爭。舉朝不直張者什九。蓋宋君文名籍甚。擢管正見長之日。而張以倩代加之。事殊不倫。何能服衆。顧瘡瘍爲祟。

不能作楷。而姑挾書記代筆。則文人習氣固然。張亦豈盡誣哉。張之咎。在司李絕未有至者。而彼獨當先直入。且以已不得而洩忿於宋。躁競之糾。自是難免。第不宜以誣宋處耳。夫然則兩人自應並處。而獨重處張何也。曰張之處不極重。則宋之選不得極優。且宋固不可處也。宋處則自監試以及吏科河南道。總憲太宰。無不當處。而此番考選。遂成話柄。諸老蓋明知張冤。而勢在騎虎。不得不爾。存張之一綫。亦俱清議之難盡滅也。曰然則聖主

焚餘續

卷一

十四

隨筆

固可蒙與。曰此正其所。以為聖也。事固有無可奈何者。今上之寬宋君與神宗之寬挺擊。皆無可奈何。而姑隱忍以全其大者。若照回炯然矣。詎能蒙之而不睹宋君人垣後諸所建白。斤斤墨守。罔踰尺寸乎。

存實

稱謂雖無關大節。然亦須稍存實意。近來仕塗投刺。但係同鄉。渠易以眷。於是真眷者無可別識。則眷字上益以通家。夫世有眷而不通家者乎。是雖

焚餘續

卷一

十五

隨筆

起見也。且吾輩而希銓省天卿。必須當宁夢卜。事雖絕無理。則應有特簡二字。豈同嘲謔乎。

三近

至於古人有彷彿相近者三事。陶靖節生平讀書。不求甚解。諸葛武侯觀書。不必精熟。但求得其大意。余性資魯鈍。不喜記誦。但遇一書。不翻閱盡不止。及掩卷叩之。不能舉一辭矣。惟書中大意。竊畧窺之。壽亭侯羽。一生性行傲上而不忽下。願之推曰。吾性不喜見愛人。余交游中。不乏華貴。每

雷議論。既而欲以氣凌之。卽誓年莫逆。一登。要輒用形迹自遠。惟平交及下余一等者。寧持之以抑。每見豪貴倚強侮弱。恨不直唾其面也。蘇子瞻云。吾平日有疾求醫。醫至必先盡告以患之所在。然後求診。故雖以中醫治吾疾。嘗得愈。余病延醫亦然。世間明醫少。中醫多。不自白其症而難之以所不及知。不幾以性命嘗試乎。

易撫

崇禎之壬申夏。寧撫丘禾嘉與大將左世威議相

焚餘續

卷一

十六

隨筆

輒。皇上乃不易將而易撫。說者曰。此。上右武意也。或又曰。禾嘉乙榜上。蓋心薄之也。夫既心薄。亦何難去之。而仍留不遣。且。上之右武。亦多術矣。何必抑撫以爲右也。蓋從來邊臣不和。未有不敗事者。督臣曹文衡方與監視內臣。既不相下。而復益以丘尤之爭。脫奴酋乘間。江彼此委卸。事殊有不可知者。自禾嘉入而文衡。貼然不復堅持其不可下之氣。是御禾嘉者。乃以御文衡也。自禾嘉入而世威外則忻然。衷則蹉然。不得復

安於角之。而。之。禾嘉者。正以。世威而陰奪其所。也。置禾嘉於閑地。而殺其英鋒。厚積其。一。東。有。似。可。借。著。卽。已。庚之。變。卒。起。隴。下。而。督。京。營。以。禦。虜。郊。閑。者。有。習。戰。之。禾嘉。有。不。必。全。恃。對。王。於。千。里。則。置。禾嘉。于。京。師。乃。所。以。鎮。神。京。也。凡。此。皆。上。之。英。畧。機。獨。運。而。諸。臣。咸。在。其。範。圍。內。者。也。

焚餘續

卷一

十七

隨筆



焚餘續卷二目錄

敘類

題黎嗣瞻官稿

題徐君發稿

贈培元謝少司成張宮允

題葛鄭合刻

題鄒君可道義

題劉肆夏舌在艸

題徐仁伯近艸

題沈幼宰詩刻

祭海神

祭金若虛廣文

說類

焚餘續卷二

程兩生詩奴說

耿克勵得子說

大語胡元制治章說

議類

議諫法

議衛吏

議舉劾

議資格

議考選

牘類

與寧序

與友人論時事

與沈子儔季康

與盛德水氏評

與陳魯生監丞

報范叔滄餘

謝唐遜翁中丞

上顧斗庵父母

上方司李若繩

上張弼鵬同年

復郭丹葵侍御

上錢少宗伯御冷

復姜大司成燕及

東許兩生

報錢季康千秋

上慰唐遜翁中丞

與查五經季康

與彭觀民太守

隨筆類

梁呈懺

逆案

焚餘續卷二

龍湫

縱盜

清貧評

鎮山寶

南雍

鬼門

冤案

求外補

附參雍廷界

蕭郭示

酌議林弊揭

謝姜司成揭

乞休呈

謝姜司成揭

神奸中傷揭

清查祭器揭

立禁杜患揭

再乞休呈	求代題揭
求寬限揭	贊公論揭
初蒞西廳示	撥歷示
請復通知簿揭	爭體統揭
回院公移參語 <small>代</small>	再爭體統揭
再回院參語 <small>代</small>	又撥歷示
申明轉堂揭	處頑生揭
禁自捕示	禁神棍指謫示
又禁指謫示	季考緝奸揭
焚餘續冊 <small>卷二</small>	三
查呂生揭	嚴察訪揭
查洪生揭	奸役賄賣私回揭
請題參惡生揭	請懲惡生揭
待罪揭	回供職揭
決去就揭	為蔣生傳檄

焚餘續冊卷之二
敘類
題黎爾瞻宜稿
憶在戊戌余以里選入長安客一太史宅三司太史出其二子受經商稅之暇間及於書院之談之概余進而請曰作官與作文有以異乎太史曰無以異也能作高文者必能作高官余問何故曰文之高者其思必多曲曲故紆回回轉饒達世之致而發皇也必奇余乃戲謂曰然則先生之官必焚餘續冊卷二
高天太史視余笑以今思之雖一時諧謔之談持此相天下士亦選選有驗者中州黎爾瞻仕路之最顛躓者也頃來南雍余睹其人本樞少文坦衷而徑遂業妄意其顛躓之有自來矣已復出其官稿相示余受讀卒業核而贊辭而廉絕去綺靡妍媚之姿獨有孤峭陵嶺之骨益文與人若符儼然然則太史先生之言不巧於黎子操券耶黎子曰不然余於仕路固不無顛躓而猶能取一第於今乃小學士家想其文必屬指無聲為子而子

直用差廉老。官復不高於余。意子猶有未致之曲。與余曰。余原無曲可致也。憶余文初出時。旋以簡質呈議。其下適世用久矣。夫余則斯民也而已矣。黎子亦復視余笑。因次其說弁之首。

楚辭集卷之六

二、行政 法

軟勢

牧徐君發稿代

海昌徐君發。浙右名士也。庚午秋間之役。余得其
贖於未放梅前。讀而奇之。謂曰。子得雋決矣。未幾
而言驗。君發遂以余爲知文。盡出其篋中藏稿相
示。余縱覽卒業。大較新不裂體裁。雅不墮俗趣。神
情光彩。與閨囑合。而平日嘔心抉肝之沈韞。鞭笞
驚風之逞氣。似於閨牘猶得其畧。而於藏稿更得
其全。夫以君發之才之養。政如純鈞湛盧。一發矟
之其鋒。南威西子。一覲面驚其艷。然而有異焉者。
其於錄艱艸。卷二
三
錄前

伯人業北矣。又不與旗靡較。亂者同爲獸奔鳥逸。而獨巖然鵠立。以俟天休之至。豈非其清燈寒夜。所研磨。泣墨悲毫。所憤結。精氣鬱勃。有足吸鬼物之靈。而發明王之夢者乎。蓋君發有言。吾庠趙無聲先生。每讀余文。未嘗不稱善。夫惟能文者。知文。余不敢自謂知文。請借無聲先生言。以益自信矣。

敘君發尾

焚餘續冊

卷二

四

焚餘續冊

卷二

五

敘類

贈少司成培元謝公擢宮允代
國家建官。自墨綬而上。靡不各有專司。獨詞林一局。若無所事事。而實無所不事事。蓋以其無不事事者。需異時調元弘化之用。而以其若不事事者。寬平日揣摩簡練之功。是故與斯局者。非秀挺沉凝之器。淵宏博碩之學。未易勝任而愉快焉。我培元先生。以名世經術。讀書中秘者三年。韞益厚而望日益峻。頃來司鐸南雍。飭規條。抑奔競。核名實。諸情畝者。躍冶者。一切懲弗貸。而大要在貞度端軌。以身先之。每當視學。羣寮濟濟。先生正色儼臨。嚴嚴在望。於師模秩如也。期月教成。天子嘉之。晉秩宮允。或謂宮允日侍。講筵。古朝夕納誨之任。先生向者以師道範士。弗率則稟科指督之。其教易行。而今非其地矣。奉古先格言。大訓以詔於王。亦師道也。而必行以臣道。僇僕而進。踧踖而陳。忠悃滿腔。當前什不得一。此亦從來師臣之通患也。余竊以爲不然。宰相於天子最親。然遇英主。或不無撓權之嫌。講臣雖日侍左右。政柄不開焉。

何嫌之避。諫官職在言路。顧持論多意起。或涉沽激。講臣掇經按傳。凡所敷陳。皆聖賢謨訓。議正理。平。何沽激之有。第觀。今上班朝。蒞官極盛。而獨於講筵。未聞有得過者。是宰相諫官所不能得。而講臣獨能得之也。况先生養邃於木鷄。而時乘於龍躍。又何釜鬲之足患哉。抑先生之在南雍也。與燕及姜先生共政。茲之召也。亦復與姜先生同日召。天祚。聖明。使三君子連茹而升。廟堂既定之器。行自東西。被及南國。余不佞有濯足。

契餘續

卷二

六

敬題

江干。怵舞於雨花木末之間而已。先生行其諸寮。例有贈。而屬余致詞。余知先生何敢遜不敏。

題葛鄭合刻

憶昔辛亥。余西禮白岳。道出谿南。晤。葛萬悅於谿之蕭寺。萬悅舉吳。余舉燕。同庚子。講齊年誼。時萬悅方擁絳紗。坐虎皮談易。谿南諸子。從之游者。若林。余亦間為萬悅執旗鼓。佐壇攻。留連久之。始別去。已復晤燕山。傾倒如疇。裝嗣是音。問遂邈。頃余承乏南雍。其子子敬。執年家禮來見。余亟叩萬悅。則萬悅千古矣。為之悵然。不勝人琴之感。萬悅為文沉。思淵。詰法稟方內。而趣游方外。其五七言。

契餘續

卷二

七

敬題

不多見。或但。與會。觸景賦情。依然陶謝之風焉。且也偉幹修。豐頤巨目。其韻致落莫。絕無孳促拘迫之態。余自愧形貌矮頽。祇應丘壑老。如萬悅者。自是明。傑棟。而午不逮中壽。官不踰七品。天道夢夢。誰可問哉。子敬將出其篋中遺稿。與鄭逸少稿。並付四人為合刻焉。余語弁首。余未識逸少。詢知為萬悅高足。即子敬嬾翁也。金石之盟。芝蘭之契。知神情。味定是萬悅一流。顧問逸少。方改制舉業得時。駕宜必有出藍而絕塵者。大開。

康成之門戶宏而萬悅之宗風責又不獨在子敬
併在逸少矣。

題邵君可近義

鄒生君可

愚谷先生之文孫也。先生秉人倫

整衛士吳楚閩越之間。非奇雋名篇不足當物色。而君可克繼令緒。所爲文排山倒峽。則其奔軼也。嘔心鏤膽。則其精刻也。漱金戛玉。則其鍛煉也。乃其人則胸胸于于。若不出口。古所稱有德有言。生庶幾焉。顧余聞之生。嘗以啁中奇禍。幾不免虎啄。而庚午閏臘。獨以文之辯。幾受特知於主者。豈德不足。此身者。必以辯耶。嗟乎。此世道所繇。焚餘續岬。卷二。九。日蠱也。余遊南雍。耳生名熱甚。然不可得見。躬式廬得之。而君可又將挾策北矣。憶余弱冠時。亦嘗以啁中奇禍。噫。惜悲憤。一三年。而稍抒洩於易水金瑩之上。從來燕趙多流涕。士之遇合。寧亦有方耶。余乏愚谷先生之精堅。而喜得奇士。嗜奇文。竊於先生微臭味焉。翊所物色。卽先生之文孫乎。是行也。國門之懸。余於君可拭目俟矣。

題徐仁伯近牋

徐子仁伯制義家龍象也。為故李廉玄治先生子。昔在庚子。余舉燕。玄治舉吳。有齊年誼。而千里遙隔。兩人者。徒為問聲之思。頃遊南雍。乃得交。仁伯。余初晤仁伯。見其丰神磊砢。意為豪士。已讀其文。若映水之芙蓉。若青蓮之走珠。絕無雕刻綺靡之習。而有天然自得之致。抑何其養之恬且遂也。憶昔己丑。壬辰間。會稽松陵。以神奇鑿混沌之竅。而乙未。開牘宣城。獨以沉澁清音。力追正始。蓋

楚餘續牋

卷二

十

校題

一鐸余謂曰。舌既在矣。本舌何如。筆舌焉用鐸。夫生斯世而斯有身。余聞。即負旋轉乾坤之界。祇供輕薄兒一。多。應明經。絕非英雄用武之階。設察良不遠矣。余寂寂一瑣。慙不能為蘇季子。發金幣車馬。資遺肆夏西道。顧聖明在御。方高目時。跟蹤得一二奇人。用之。而未有當也。肆夏第憑舌。往知必。有茅茹之援。大矣。匡世之。客卿未足。計肆夏也。焉用鐸。

題徐仁伯近牋

徐子仁伯制義家龍象也。為故李廉玄治先生子。昔在庚子。余舉燕。玄治舉吳。有齊年誼。而千里遙隔。兩人者。徒為問聲之思。頃遊南雍。乃得交。仁伯。余初晤仁伯。見其丰神磊砢。意為豪士。已讀其文。若映水之芙蓉。若青蓮之走珠。絕無雕刻綺靡之習。而有天然自得之致。抑何其養之恬且遂也。憶昔己丑。壬辰間。會稽松陵。以神奇鑿混沌之竅。而乙未。開牘宣城。獨以沉澁清音。力追正始。蓋

楚餘續牋

卷二

二

校題

三先生若鼎立。然自是山川靈氣。抒洩殆盡。元脈不振者。遂踰三十年。仁伯為玄治先生子。而復生宣城。先生之鄉。家學宗風。繇來良遠。癸甲之役。出藍絕塵。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余於仁伯有厚望焉。時壬申秋七月。既望。年家友人趙維寰。題於白下之鷄山禪舍。

題沈幼宰詩刻

沈幼宰吳越間異人也。逃名苦海。寄傲塵寰。介氣則峭聳霜嚴。貞標若峰橫海岸。松阿畢影。偕魚鳥之羣。滄洲濯纓。卧河漢之上。當其感時寫意。賦物類情。不肝不陌。非白非陶。冥師懷抱。屢變多奇。獨秀神崖。彌高寡和。諷之依稀號發。居然天籟孤鳴。味之頓洗俗腸。何必純灰三斛。不佞萍水乍合。烟霞夙因。斗酒論心。雅同蘭臭。揮塵談道。互賞清音。何洛社之盟。市新而玉樓之召。忽迫。遂令鷄山雪

焚餘續艸

卷二

三

秋類

附祭文

祭海神代

惟神爲五瀆宗。爲百谷王。恬則世徵其泰。怒則民孺其殃。瞻茲寧邑。極日堪傷。粵自戊辰。迫乎己巳。塘一決而再決。幾陸沉兮百里。嗟亦予其何辜。實司牧之積戾。蹇某某之不敏。乃代庖於是邦。始猶專乎一目。今乃挈其全綱。撫瘡痍以拮据。心獨苦而望洋。卽工役之速竣。已無救於憔悴。颶風濤之巨洶。能無虞於中潰。感神貺之我綏。邇馮夷亦不

焚餘續艸

卷二

三

秋類

祭金若虛

嗚呼。銀河點濤。玉露凋傷。天喪斯文。星殞鮑堂。於
惟先生。白岳鍾靈。其質玉立。其度淵凝。當其年少。
嘗精典墳。才雄倚馬。名籍藝林。畿闡論秀。鹿鳴屈
指。五色迷人。再期未已。乃入成均。歌風易水。惜不
大售。鵬路仍泥。圖南未遂。壯心無聊。乃謁天官。一
稔寄邀。坐擁臯比。振鐸聲高。海昌多士。得師是喜。
時雨化之。皆公桃李。渺余寡學。一堂結契。春風熙
如。秋月皓兮。相與嘲弄。以豁襟期。羣粵崔濤聲若

奏餘續艸

卷二

十四

教類

雷相與披對。無復渣滓。宿餐可飽。濁醪可醉。傾倒
論心。浮雲華貴。時違則隱。道高匪誦。修身見世。何
窮何達。矧先生報政。已逾瓜期。卽鮮殊權。例亦量
移。成均片席。專城百里。猶展厥抱。詎曰非宜。胡天
不弔。陡焉降割。玉樓微賦。洛社永訣。嗚呼。峰摧半
嶽。月墜中湖。哲人云亡。典刑奈何。予失良友。士失
范模。所悲者。涼颼浙濕。江樹影孤。歸婦迢迢。將涉
千里之修塗。所幸者。先生二子。麟甲鳳雛。尚平事
畢。原可以侶雲鶴。而訪蓬壺。嗚呼。古來英雄。誰能

不死。滄桑閃倏。陵谷轉徙。歷萬古以固然。總湏臾
其有幾。此達人所以委運。而齊彭殤於一視。先生
曠觀。豈其少此。方逍遙乎白雲之鄉。余請薦樽罍
而爲之祖。云

奏餘續艸

卷二

十五

祭金尾

教類

說類

程兩生壽母說

夫壽無可祝也。人生脩短。應諸司命。願不必壽。路不必夭。卽旦暮焚香而虔籲之。曰千秋。曰萬年。司命弗聞也。卽聞弗我許也。然而臣事君。子事父。荷罔極之恩。而靡所矢報。則不得不借是以寄也。孝之極思。夫忠孝之極思。將於是乎寄。而乃寄之乎明知不可必得之數。君父亦安所實受於我。是面謾也。臣子之大咎也。雖然。真忠孝自有所爲。實致而令吾君吾親。實受之者在。古今推母氏之聖善。必首孟母。孟母之賢。以三遷著。藉令其子憤憤焉。遷而不喻其遷之意。不能守身養志。而日賓賓於酒肉甘脆以爲娛。則孟母之與草木同腐朽也久矣。又安得所爲三遷者而傳之。有孟子而後有孟母也。子之所爲實致於親者。可思也。程氏二子之壽母也。手錄其母之徽懿示余。因乞余言爲祝。夫空言面謾之無當於祝。余既詳哉乎言之。無已。請歸而釋柯氏之守身者。實致之母可乎。或曰千古

楚餘續此

卷二

一

說類

一孟軻子何言之易也。余曰不然。千古一軻。求聞軻之身。千古一身也。人人有身。人人能守。且不必問守於軻氏也。二子之言曰。吾母不獨能子道。能嬾道。能母道也。抑亦通經術。嫻子史。而能師夫。既家有嚴師。尚何求焉。盍師其孝。師其慈。師其博覽。載籍。通經學。古此之爲守。卽未能比德軻氏。當亦不失爲軻之徒。子爲軻之徒。而令里之人稱其母曰軻之徒之母。在二子爲實致。在母爲實受。其與空言面謾而祝諸無何有之鄉者。不大有間乎。於

楚餘續此

卷二

二

說類

程母說尾

耿克勵先生得子說

耿子玉齊。吾師玄斗章先生之女婿也。頃來卒業南雍。與余講孔李諸因。爲余道其季父克勵先生之無子而有子。謂爲奇余。既聽其詳。曰此無足奇也。大司馬叔臺公。歷中外所在著蹟。而克勵繩其武能。闡釋而紹明之。世德蒸閭。克昌厥後。理固宜然。夫何奇。卽曰陳蔡嬖也。而粗且戾。顧世類之無能拘人明矣。芝不根。醴無源。蚌之孕珠而璞之含璧也。當其照乘十二。連城十五。寧問蚌璞哉。

焚餘續艸

卷二

三

說類

又何奇。且陳故癸矣。乃侍先生寢處久。至于入宮之妬。則其爲先生鍾情可知。而且當夕之期。與脫期合。子之體貌。又與先生合。子非先生子而誰子也。又何奇。而或者曰。子爲先生子固也。獨明知之。而必令其子爲無母之子。何故。夫將立其子。先去其母。英雄計慮。往往籌之耳目所不到之地。古人固有行之者矣。又何奇。然而余竊有奇焉。人各子其子耳。克勵艱於嗣。於梓里人何與。而里人相與虔恭齋禱。爲高媒之禱。此一奇也。從來無子而有

子者。人都猜而偵之。或嘖嘖議其後。乃與馬迎歸

之後。風聞遐邇。至各爲歌謠。讚頌以相慶幸。而且

皆賢士大夫。此又一奇也。世道交喪。渾沌旣離。天

性汨於貨寶。戈矛叢於同室。準諸世情。克勵之有

子無子。於玉齊諸昆。非秦越也。而玉齊方且咳傳

其事於千里之外。五都之市。卽今日之用意。而追

惟昔者。丑丁繼嗣之頃。必有傍徨悼痛。而不忍言

者。昔范蜀公之兄。乏嗣。相傳有遺腹子。漂流兩蜀

間。公爲備購。三年而得之。曰吾凡體有四乳。此子

焚餘續艸

卷二

四

說類

必爾驗之。果然若玉齊者。其亦有景仁之意與。此左奇之奇者也。非克勵季友純篤。不能浹庭幃。而動梓里。而非玉齊諸昆。亦不能成克勵。然則耿氏固多賢哉。抑兩先生倡明道術。以貽謀裕後。砥俗維風。其功固有不可沒者與。

耿克說

大誥胡元制治章說 大學會講

諸之第三章曰胡元入主中國非我族類風俗且異語意不通過任九域之中盡皆掌判人事不諳文墨不解凡諸事務以吏爲源文書到案以判印代押於諸事務忽略而已此胡元初治焉三十年後風俗雖異語言文墨且通爲官任事者略不究心施行事務仍由吏謀比前歷代賢臣視吏卒如奴僕待首領官若叅謀遠矣哉朕今所任之人不才者衆往往蹈襲胡元之弊臨

吏餘續辨

卷二

五

說類

政之時袖手高坐謀由吏出並不周知縱是文章之士不異胡人如戶部侍郎張易進以儒業授掌錢穀凡諸行移謀皆出吏已於公廨袖手若尸人奉錢糧朕詢明白茫然無知惟曰顧面已吁昔我中國先聖先賢國雖運去教尤存焉所以天命有德不旋踵而復雍熙之治以其教不迷也胡元之治天下風移俗變九十二年矣無志之徒竊效而爲之雖朕竭語言盡心力終歲不能化嗚呼艱哉

這篇誥語雖洋洋三百餘言諸生聽講須要取其要緊主意

高皇帝大旨不過教訓做官的凡事俱要自己裁決不可信任吏胥如是而已開首說胡元初政掌判之人不通文墨諸凡事務以吏爲源再則曰三十年後文墨雖通施行事務謀仍出吏及說到本朝一則曰所任之人不才蹈襲胡元宿弊臨政之時謀由吏出再則曰戶部侍郎張易職掌錢穀凡諸行移皆出吏手要見從頭到尾總是發明吏

吏餘續辨

卷二

六

說類

胥不可任用所謂三百言一言可蔽者此也諸生且思吏胥所以不可用者何故只爲他起家刀筆不習詩書不明義理所重者金錢所輕者廉耻性命人既不顧了廉耻不惜了性命又何奸不可作何法不可犯及至究竟往往累及本官所以做官的要保全自己名節不得不以釐奸剔蠹爲第一義諸生試看近日府州縣官但是欺君剝民的他手下定有幾個用事的人所謂吏者不必定是三考吏一應書記門皂皆吏之類也只將這段光

景對照語中反覆諄諄說個吏不可用豈不是聖謨睿慮雖然還有一段言外之意請爲諸生晰之語云歷代賢臣視吏卒如奴隸待首領官若參謀賤吏卒而重首領便謂之賢臣詳味此語分明把協理贊政之任責重首領官

高皇帝所期待首領原是不薄乃今日做此官的肯以此自待否且不必他論只看府州縣幕僚如經照丞簿之屬自百姓看來那個不是穿窬盜賊充類之盡殊可寒心諸生日後出仕做館閣臺省方

焚餘續卅

卷二

七

說類

面官的少做首領官的多要知做卑官與尊官不同尊官體統森嚴吏胥門皂非假之詞色他也不取日來親近若卑官則日與此輩狎習稍不自愛便是貓鼠同眠作奸犯科無所不至矣此輩逢迎官府不過以利爲媒做卑官的位卑祿薄責以一介不取亦非人品顧所謂廉非必一介不取之謂也伊尹一介不取纔離莘野便取了夏氏四百年天下何言不取要知有分辯不苟取之謂廉廉能生威下人自不敢狎視矣以利進可見吏胥壞事

原是上官用他的不是此

高皇帝所以再三叮嚀不可用吏也諸生今日聽講須牢牢記着以爲日後仕塗操券慎毋自待菲薄如篇末所嘆息云

司成批 凡做官的俱宜寫一通置座右

焚餘續卅

卷二

八

天語尾

議類

議諫法

楊文敏公榮言。人臣事君有體。進諫有方。譬如上讀千文。天地玄黃。將玄黃讀作玄紅。爾時雖心知紅字已差。未可遽言差也。安知上意不以嘗我。又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當俟其至再至三。或有詢問。始可應曰。臣初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如是始爲能諫。蓋文敏之論諫法如此。余竊以爲不然。黃之不可爲紅。此卽苗

焚餘續艸 卷二

一

疏

勢朱紫之辨。聖人蚤已言之。豈得明知其差。不爲別白。乃必俟其至再至三。或有詢問。始可正對。設或上一讀卽過。不再三。不詢問。將聽其差。悞到底。是可忍乎。大約諫不可慙。法言與言。要於中窺。儻遇大奸大佞。迹疑忠愛者。上偶悞認以爲真忠愛。而吾復含糊摸稜。一味將順。恐悞國不小。故職言路者。泥公言而不得其意。必且爲寒蟬。居端揆者。泥公言而不得其意。必且爲三舌。蓋千古諫法。盡於勿欺而犯四字。無能易之矣。

議循吏

宋均爲九江太守。多循績。其說曰。吏能宏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惟苛察之人。身雖廉。而巧黠刻剝。毒加百姓。災害恒必由之。近世貪吏。往往借斯語爲口實。余以爲此偏宕之言。特以甚酷吏之罪。非爲貪吏開一面也。真宏厚者。決不貪汙。均是也。真廉者。決不刻。廉而刻。則酷吏傳所載郅都之類。所謂公廉不發私書。借廉以行其刻者也。若夫貪汙而宏厚。此必自知爲清議所薄。而姑融通於干

焚餘續艸 卷二

二

疏

託以結鄉紳。而延譽當道已耳。豈真有藏納之度。慈愷之誠哉。大都守令之道。精明渾厚。缺一不得。而不精明。決不能成渾厚。則精明似尤喫緊。未有長吏精明。釐奸剔蠹。而恩不加於百姓者。從來一人貪汙。其害猶小。若以宏厚養成滿堂狐鼠。而旋令群狐變爲羣虎。搏噬四出。將無極宏厚者。正其極苛刻者乎。昔吾邑王若惺父母。於一切餽遺。雖不拘小節。而能以精明懾下。事閭閻錢谷。卽神奸無所售其術。故爾時一二素封。從阿堵起見者。雖似

微有不堪。而通國士庶。至今猶思之。若其他號爲宏厚者。自李侯虛谷而後。惟陳景庵差得體。指蓋未易多屈矣。故論循吏者。與其學宋均而悞。毋寧爲若惺。

循吏尾

焚餘續州

卷二

三

議類

義舉劾

國家以守令之舉劾寄撫按。功令非不嚴也。然而失實者。往往什七。何故。則撫按之所寄。非其人也。撫按所寄。惟監司。而於監司外。別寄耳目者。惟節推。夫郡邑推知。隱然負嶠之勢。監司方惴惴彼之能制吾命。而諸科貢。則又其所資爲外府者也。節推查盤。祇了故事。無論鄉情年誼。一切阿徇。卽間有謫發。亦姑示風力。爲程席地耳。而尤可恨者。不肖鄉紳。利其干託之費。廣布曹丘之術。其賢而弱者。則又以居是邦。而惕於破家滅門之說。如是而靳舉劾之不失實。寧有日哉。然則如之何。盍反而思朝廷所以置守令之本。指夫節推之置。專爲民也。爲民置守令。而所以課守令者。曾不求端於民情。是稼之豐。商不問農。而馬之良。駑不問牧也。余嘗見一二貪令。通國士庶。恨不殺處其皮。而考滿則撫按爲之。疏保留矣。復命。則撫按爲之。列薦牘矣。嗟此孰民。安得叩九關而訴之。然則爲撫按者。必下堂階而歷閭巷乎。是又不然。苟其真留意於民。

焚餘續州

卷二

四

議類

情則隨地可核。不必泥出巡某地也。隨時可核。下必泥放告投文也。隨事可核。不必泥錢穀詞訟。隨人可核。不必泥儒紳矜弁也。且也古有私行入獄。盡得犴狴之情形者矣。有肩輿簪紳。與父老共商利弊者矣。凡此皆名臣事。卽下堂階而歷問巷。亦安在其不可行。而又何必監司節推之爲拘拘乎。書曰可畏非民。今之守令。獨謂民無可畏。故忍於敲其骨。吸其髓。而莫之恤。夫與民以可畏。則在按之舉効矣。

議資格

本國家資格。簡重甲科極矣。非甲科不躋九列。非甲科不與銓省。非甲科不與中行評博。卽評博矣。非甲科不得與考選。其在外也。非甲科不得典名邦。非甲科不得任學使。且也非甲科。必一蹶而不復起。非甲科而蹶。猶然起者。必其借援於甲科者也。如是則甲科之受國恩也。獨溥。而報國也。宜獨重。然余未見其有異於鄉舉也。以嗜金錢則同。以惜性命則同。以東奴西神。憑山嘯海。之不能裁定也。則同。以身在局中。無可委卸。而勉強支撐。以希萬一之倖也。則同。亦既無所不同矣。而一切升除。科之不敢望甲也。若登天然。何也。則銓衡非其人也。銓衡職在用人。用人則宜論人。量能度德而定之位。是所謂論人也。資格例耳。苟論例。一吏足矣。焉所用統均重臣爲。而乃今固有同一循良。同一風力。同一軍功。同一貪汙恣橫。同一塌冗疲敝。而遷擢處分。竟迥若天淵之不可卽者。聖明在御。三塗並用。明古煌煌。而猶爾蔽賢空。

國非銓衡咎而誰咎乎。然寧以其身目蔑。青蔽賢之罪。而資格牢不可破者何故。職銓衡之人。卽解重中之人。彼蓋自爲衙門體面地。而不暇爲國家人才大體面地也。今天下郡邑。机梗者少而安靜者多。今天下郡邑之守令。甲科少而鄉科多。則爲皇上撐持此世界。豈盡甲科力。而以重若彼。以輕若此。伏驂駟於樞下。窘鵬鷗於樊中。英雄豪傑。烏能不撫髀而浩嘆也。或曰三塗並用。必其人。有以自見而後可。然則甫釋褐而卽中行。卽評博。

樊餘續卅

卷二

七

議類

卽主政。卽館選者。其所自見安在。曰。中七曠。卽其所自見也。予不努力於南宮。而乃尤銓部耶。則余旣已知之矣。題旨大謬而擢高魁。竊符失印。認爲一人。而登上第者。此類殆難枚舉。自見如是。實余所不忍見也。或又曰。海忠介起家。曷嘗不繇資格。嗟乎。使忠介而生今日。尚得有忠介哉。

資格尾

議考選

今功令考選。外則推知。內則中行評博。而惟鄉科國博不與焉。且一鄉科耳。起家縣令者得與選。卽廣文矣。脫不國博而縣令亦與選。而獨是廣文國博不與選。抑何絕廣文之甚也。蓋有故焉。任縣令者。當瓜期之及。而腹已果。橐已肥矣。入計時。白日有常儀。暮夜有私覲。故飲其餌者。不得不借一選爲報。若夫廣文而國博。夫且仰鼻息於人。誰肯拔一毛者。卽不無巧爲鑽競。而傾儲而出。度不踰百。

樊餘續卅

卷二

八

議類

緝止。能當彼之金珠玉帛。筐篚繫繫乎。操狹蹄以視。讓誰其與我。而或者曰。與考選有。必其品與清華近。縣令卽未必皆廉。而氣魄猶近似焉。廣文則貪而鄙。滔滔皆是矣。品實不足堪之。非盡當事之故抑之也。余曰不然。此勢也。非品也。廣文有欲而無勢。勢不足以逞其欲。故氣色不覺卑蕭。縣令憑勢以行欲。欲愈多則威愈厲。故意象似覺昂藏。此兩人者。一則貪而鄙。一則貪而橫。橫與鄙則有分矣。其無品一也。今天下之廣文而縣令者不少。當

其御錦繡。擁堂皇。顧指風行。呼諾雷動也。試默而還。按向者。昔荷齊中光景。不有啞然而自失者乎。故此兩人。所謂易地皆然者也。選則宜俱選。不得獨靳于國傳也。而且不聞廣文。有林先生者乎。萬曆之壬寅癸卯間。吾庠林維遷先生。惇風節。礪廉耻。誼嚴一介。丰骨稜稜。雖以爾時王若懼作令邑中豪宦。蔑不受其凌轢。而獨不敢加先生。見先生未始不折節。蓋禦乎忠介先生之遺矩焉。惜也。天於筭。今之為林先生者。累千伯或亦未必無一

焚餘續牘

卷二

九

續類

二。妄得舉以廣文輕天下士。而靳一選也。

續類

與寧庠失意諸士

近日歲試諸兄。以試藝見教者。計一百九十餘卷。雖於通庠僅得三之一。而平日之以文自雄者。大較不出此。不佞細為評閱。稍加差次。定得一等二十四人。二等六十五人。自謂天機物色。無復遁情矣。不謂文衡案發。合者半。不合者半。且更有大不合者。在文衡法眼。固不爽濶泥。而不佞憐才一念。實戚戚焉。意欲別懸補遺一案。以振諸見委頓。猶

焚餘續牘

卷二

一

續類

恐不與名者。更益其悵念。姑揭大旨與諸兄言之。大抵文章雖有定品。原無定評。品格鑄自心靈。評騭隨人意見。從來名世大家。如瞿唐諸老。於小試亦儘多顛蹶。蓋真英雄決不以成敗論。幸諸兄努力為庚秋計。毋鬱鬱目前之小挫。
與友人論時事

憶啓楨之際。吾邑諸老。弁沈頗削者。雖各具本末。顧其時會。亦有幸不幸焉。大都逆璫橫時。幸則為楚石。不幸則為羽王。方瀛。逆璫敗後。不幸則為方

為幸則為巨源。蓋巨源幸而死。方瀛不幸而生也。幸不幸。天實主之。是皆為法華轉。非轉法華者也。若豪傑之士。則必有以自立。自己立得。脚跟定要。令出如是處。如是生。如是死。如是任。造物播弄而我面目。依然不改。如是乃為真正大骨力大學問。何如何如。

與沈子餘

天地間極光明道理。極平正議論。自吾輩視之。直是布帛菽粟。而非類視之。則必以為爰居罔象矣。

與徐績州

卷二

二

廣類

風波突兀。理固宜然。無足深異。不佞亦不以屑意也。貴邑有此等官府。自應有此等士民。養惡醜。奸已非旦夕。百年來不經見之水火。遇於邑治。豈見不可謂彈丸小邑。非彼蒼仁愛之所屬矣。行法俟命。原是吾輩本等工夫。而居此地。值此時。似尤為對證之藥。不佞願與兄臺共力持之。不佞自喜脫離有日。智士擇里。兄臺似不可不蚤計也。

與盧德水民部

分展。聞時親芝宇。聆緒論。一別遂及三年。駒隙

幾何。堪此長調。念之念之。時事艱危。仗英主

獨力撐持。漸有寧宇。顧局猶未竟。巨測之憂。近在肘腋間。而當事者。似已作太平觀。一切封事。未見商及。究竟之策。何故。豈幃幄中。別有勝筭。非疎逃小臣。所能遙測耶。不佞竊在事六年。瓜期已及。日覲量移。微一命以報先子。便可乞身為首丘計。而河清無日。墓木且共。兄翁何以策我。

與陳西廳抑齋

諸生被辱事。弟頃驟聞髮指。有所奏記。而寅臺殊

與徐績州

卷二

三

廣類

不謂然。云事已上聞。勢難專擅。弟再三籌之。有兩司成在。操縱誠難獨擅。顧其不得擅者。斷兩造之曲直。立一定之爰書。此則未易輕議耳。若夫斟酌緩急之間。少存師友之雅。發乎情而止乎禮。恐亦兩司成所不禁。而寅臺乃不能為諸生開一面乎。當諸生之被毆於徐棍。而繫繫系頸以辱之都市。此棍罪也。及道經貴署。寅臺赫怒憤發。此卽制句入井之赤子。忽遇慈母號救。而乃仍令四生陪棍。同作繫囚。同拘號舍。錄貴署至監前。修辱都

市者復里許。此徐棍辱之乎。抑寅臺辱之乎。且勿論號舍非犴狴之區。而棍之禁者。誦生之禁者。四。煽狂氛而短士氣。其何以謝諸士也。弟嘗見郡邑守令。每遇提到犯人。除重犯羈候外。一切干連。有即時省發者。有原差帶起召保者。今此四生。無論周生以外。盡應省發。卽曰事既上聞。而貴廳諸役。獨不可令帶起。以待命兩司成乎。大約吾輩官雖微渺。亦必有可以自盡之處。苟其無爲而爲。不。愧寸心。無慚清夜。卽家國天下。非之不顧。別至是。

焚餘續州

卷二

四

原類

無非者。弟老矣。更事頗多。決不能以發理執法。重寅臺累。願寅臺毋太自辱。而坐令太學之體。直自吾輩削之盡也。弟雖迂朽。忝附寅末。雅有忠告之誼。不敢不直吐其臆。惟寅臺裁。炳報范叔。

春明晤後。一別三年。昔人見楓柳合抱。而嗟流光之逝。如不佞者。其爲陳人久矣。凋殘之感。亦何俟楓柳之合抱也。就官初念。什九計在二親。今既處此地位。河清知在何日。及今不圖首丘。一旦死於

道路。爲浮薄少年。恣鐘鳴漏盡之誚。豈能甘之。乞休。斷在秋杪。無復顧問。仁兄久客燕山。忽歸故里。弟初聞甚喜。其得策。乃讀手教。似又欲作閑遊。從來世態炎涼。自仕途起。況值明主勵精治尚綜覈。卽極貪黷吏。亦多巧託於奉公以謝客。如澈座師乃郎。以丁未門人。盡居熱地。方自擬騎鶴腰纏。而卒以狼狽返。此不佞所親見也。仁兄此行。卽貴相知有約。今之爽約者固多。不敢爲兄勸駕矣。謬恃知愛。輒爲裏言。惟仁兄熟計。

焚餘續州

卷二

五

原類

報謝唐遜翁中丞
昨承老師翰示。褒政就醫關外。有失裁報。朝來抵寓。發絨捧讀。慚惶欲死。衰朽如衰。且處此地位。自宜引分知止。與其狼籍道路。而爲二三浮薄子所揶揄。何如蚤遂首丘之爲得。此衰所展轉熟計者。顧不虞老師反蚤爲之地也。頃司成傳指。未肯允放。豈其主先入耶。且批詞似近督過。若謂衰薄賢閥不屑處。用是滋懼。未敢堅持前議。姑請假臂攝。徐爲觀望。假滿卽擬樞謝。併商歸全之策。

上顧君嚴父母

蒙營讀史氏言。人情勞苦倦極則呼天。疾痛慘怛則呼父母。如蒙今日所處。正呼天呼父母之日也。更承老父母吻煦及之。能不割腹剝腸。畢吐其臆。念蒙自庚子來。棲遲三十年餘。屹屹不已。祇爲方今資格太拘。士苟不願以溫飽滿志。非藉金閨片席。決難自見。故上公車。蒙敵金盡而不惜。自此番報罷。時昔熱腸。灰冷無餘矣。展轉調劑。生際

焚餘續艸

卷二

六

續艸

明時。但當切有道貧賤之耻。既不得無故發難。以挂冠速戾。而七十老人。九品下秩。又不可同少年得意者。偕休沐爲畫繡遊。計惟求遂首丘。庶不失知止之誼。故邇於秋杪。呈乞休致者再。乃大司成姜公。謬以樸才盛念。用之樛朽力阻。不允。每見二三儕輩。裘馬翩翩。不勝意得。蒙輒爲之失笑。自七齡眉首。攻苦至今。而潦倒無成。假與黃口白丁。習趨踰拱揖之節。以爲建豎。此可令鬚眉丈夫見乎。相知慰諭。謂此官無可效之君。需忍數年。猶可徵

思爲二親地。夫非盡人子與。顧功令七品考滿。始

得徵全典。蒙若拾級而上。必須再歷六七年。始可

覲侍。卽天恩浩蕩。不靳於小吏。而闕羅老子。肯

曲體子情。以假年寬我否。每念及是。中夜徬徨。寢

不成寐。不知涕之何從矣。若敝邑近狀。河山不改。

景物已非。一自僞鳥西飛。遂釀成一片混濛世界。

年來加賦減田。日新月異。氣氛赤子。安得叩九關

而籲之。蒙自苦不暇。何暇爲國人懇。知老父母

并州誼篤。敬因便而併及其畧。臨楮母任云云。

焚餘續艸

卷二

七

續艸

上方司李君繩公祖

君侯粹品奇文。何啻天球弘璧。其爲海內所傾注

久矣。敝郡河山有靈。乃令蒙得從七邑士民。事君

侯以公祖之禮。夫貴若固芝蘭荆棘。並有鑑鍾雨

露雷霆。總憑操縱者也。寧獨明清之至。可回六月

之霜。抑且品藻之餘。堪訂千秋之業。聞諸父老。

君家先世。故有鎮撫兩浙。功德勒在路碑。傳誦於

今爲烈者。君侯紹聞而重新之。區區楊李一隅。又

安足局福星之普照也。如蒙則已矣。生負龍麟。初

心亦不忍自同腐草。以故庚子來。十上公車。囊散金盡而不惜。自今辛未報罷。熱腸一縷。辰冷無餘。回憶二十年前。亦嘗謬辱臭味。雨園斗酒。竟日連宵。此景恍然在目。而龍蛇虎鼠。轉瞬忽分。已邈若鬲霄之不可卽矣。秋杪自揣衰殘。瀝懇休致。乃復爲司成中格。何物冷瑣。直能窮我到底。君侯何以振之。頃從南鴻。詢知麾旌已抵敝郡。肅此顙布云。

上張別駕

同年

憶吾黨二三兄弟自庚子來。以越三年始得一晤。

焚餘續冊

卷二

八

續類

同盟之雅。固已缺如。不謂彼此沉淪。每當得失之際。消沮流離。至併三年一晤不可得。何物微名。能使人捐情棄誼。乃爾頃聞仕籍始知。年臺借重。敝郡弟乃得事年臺以公祖之禮。夫兄弟而掉臂世容有之。有公祖而不顧其裔孫者哉。惟是纏綿未弛。無術縮地。南望驚潮。祇深遙邇耳。緬惟貴署職掌雖似不煩。而樞李非無事之國。一切紛糾。俱可借箸。昔人固有處別駕之任。始得展驥足者。正年臺今日之謂也。如弟則已矣。精血半銷於楮墨。

形容益槁於風塵。一片寒瑣。直窮到底。秋杪自揣朽鈍。引分乞休。乃竟爲司成中格。復覩顏就列。他無事事。惟日與白丁黃口作緣。五十年講求攻苦。究竟如斯。堪爲知己道乎。愁緒如絲。瀝膽難控。羽便肅此云。

復丹葵侍御

不佞自二十二日解纜。江行風阻。二十九日纔抵家園。病軀大勢。雖似不死。然急未能霍然。今棲托郊外。并絕應酬。當以靜攝需之耳。盛价到得接手。

焚餘續冊

卷二

九

續類

書讀克知。翁臺尚欲爲寰留餘地。極知仁人用意真惻。可勝鏤感。顧反覆思之。官雖微渺。出處之際。亦難昧昧。何所見而去。何所聞而來。此亦昔賢之所望也。乃者衙役傳言。謂姜司成不准乞休。姑准存案。仍諭丞憲。檄督役任而各役遂欲相率起程。衷心知此輩來。費頗不貲。徒煩往返。故特遣信亟爲諭止。以便卽具一摺於新大司成。求其亟爲代題。結此殘局。翁臺儘能爲我從諛。使得一刀兩段。其爲惠不啻渥矣。

上錢少宗伯御冷

寰自昭對後。痼疾發於隱處。日甚一日。力實不支。因以十八日。請兩月假於姜司成。蓋寰徂秋乞休時。司成曾有面命也。業得請矣。乃越浹日而忽復追繳原呈。及暮又委三同寅諭阻。夫戀軀肋而輕性命。知者豈其然。因以二十二日。立草乞休一呈。併原假呈繳進。是日卽解纜出關。蓋寰居恒嘗言請假挂冠。皆少年得意者事。惟乞休一着。一了百了。於衰朽最相宜。此語勒在續草。計之已審。至乞

焚餘續冊

卷二

十

續

休不得而請假。請假又不得而又乞休。乞休又未允。而輒踰踰以去。反若目挂冠之迹。生逢堯舜。詎容屈賈。亦殊非意想所及矣。頃聞姜司成以代題俟之新任。果爾則今日去就之計。一聽之新大司成。頃接丹葵侍御書。又云台臺眷眷。欲爲寰留餘地。寰年紀至是。自應知止。入而復出。北山其謂我何也。茲具一揭。特懇新司成急爲代題。結此殘局。台臺垂念末誼。幸爲我贊決之。念寰溫飽之情。既澹。兒孫之慮亦輕。所未釋然者。徒以先人抱不

白之冤。啗憾泉壤。既力不能報。或借徑青瑣。衍一命。庶幾少雪前耻。而事勢相左。命實爲之。夫復何尤。羽便肅此云。

復姜大司成稟啓

維寰學雖蕪淺。年雖耄荒。其於台教所云畏功令。愛生平。不但知之真。抑且習之熟矣。自壯至老。屹屹窮年而不一過。正坐此六字認真太過之病。昨具呈給假而不言乞休。徒以師臺去秋不准寰乞休而許其給假也。乃廂後傳諭再三。夜來三同

焚餘續冊

卷二

十一

續

寅復奉委到寓。嗷嗷不已。始知追繳假呈。果出師臺本旨。夫鷄肋幾何。而忍以性命博之。以故朝來力疾。仍草乞休一呈。併原賜假呈馳繳。業已無復宦情。卽此呈可省。惟是去就之義。不可不明。不然無故而去。躡小夫之悻悻耳。不謂役纜出門。而崇救又至。總之。台指惟憲令新頒。是原案則未盡以爲然。今上聖明。凡事務核名實。所謂實者。絕情面。抑奔競。杜苞苴之謂也。若但羣數百人。縻祿於雨花木末之間。而百司以是爲奉職。則

以爲結均恐亦非 明主核實意矣。況今假
去未回者。據實所見。指尚可屈。毋乃併其室名。有
不能盡守者乎。寰自愧德薄無狀。不能取信大方。
致滋師臺疑慮。今鷄肋既據。呼牛呼馬。惟命。行矣。
不能親叩泥首。毋任隕越。惶懼之至。

東許兩生 同生太守公子

憶不佞待罪寧序時。謬辱橋梓臭味。屢覲丰儀。自
年來困頓征塗。遂爾踈隔。猶謂 尊公老先生。東
山望重。異時或得相從。於輪蹄馬跡間也。不謂但

焚餘續神 卷二

七

廣類

冬。偶晤貴鄉友人。詢及先生動定。始知哲人云亡。
泰山頽而梁木摧矣。爲之驚悼。念海內人物。所稱
清修獨行。蟬蛻流汗。如先生者。指詎易多屈。乃者
麟鳳忽隱。使貴鄉之爲豺虎鴟梟者。橫肆得噬。不
復無所顧忌。豈天果無意於海昌耶。念下佞迂僻
性成。每以疎狂。不容於醜類。所藉獨持清議。力砥
狂瀾。惟許先生是仗。而今已矣。猛擬操文。痛告恨
繼。終未弛。無術縉地。敬以寸香尺帛。顯東代中。幸
兩丈爲我叱焚几筵。 尊公知我。必能寬其後。至

之誅也臨楮 神性 云。

復錢辛廉千秋

憶自都門奉教後。裴葛屢更良。晤難再得之。三千
里外。而失之咫尺間。人生遇合。乎爲機緣所轉。大
較若此。仲君來忽荷手教。中間娓娓於沉淪坎壈
之故。慷慨淋漓。堪爲悲憤。嗟乎世間遭會遭時。無
災無難。踐歷公卿者不少。而獨於磊落奇人。多所
困撼。千古固然。矧 兄臺高文遠養。無論鄉邦士
類。素所矜式。卽彼好爲異同者。亦但能謫兄意外

焚餘續神 卷二

七

廣類

之說。而不能沒其嚆昔之品。則片雲之翳。亦何足
點大明哉。玉光劍氣。究竟決難磨滅。兄臺第須靜
以需之耳。弟七十衰年。重以迂僻。動多觸忤。自知
頗審。曾於徂秋今春。再乞休致。而竟格於主者。乃
復硯頽就列。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此亦達人之所
鄙也。兄臺何以振之。風便肅此布謝。拙刻二種呈
斧。併博一莞。云。

上唐遜翁中丞

昨暮忽聞老師抱卜商之戚。初猶驚疑。急遣健足

訊之聞吏始得其實不知何以遽至此。當是炎威酷毒之故。極知老師近日心事殊不佳。念竄數年前亦曾以哭孫幾不自愛。至性絲裏固決非浮詞所能解。然亦有不得不解者。業已爾爾。無可奈何。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令昔人聞道者亦然矧。老師鼎望特簡宸衷。方今東西多故。聖明借箸方殷。為天下者不顧家。非不欲顧。誼有所急有所重而不遑顧也。願老師慎自攝珍。與查五經李廉。

李餘續州

卷二

十四

類類

成均清局。而敝廳微有謫名。自不佞受事來。舉向所為。雖者一切釐盡。依然本來面目矣。以故交游往來亦欲稍稍致情。而大槩不能從厚。蓋儉以成廉。算計不得不爾。不腆辱拒。漸汗何言。聞貴座師今日為兄開宴。不佞力不能治具。請以是區區者當伊蒲塞門之饌可乎。馳役再上。主臣云云。復彭觀民太守。

令坦朱丈到得奉鼎翰。妮妮二伯餘言。獎借多所溢格。年家世誥。豈宜出此。念不佞衰老矣。栖栖不

已猶矣。觀於南宮一綫。自辛未報罷。已知一腔血無地可灑。徒以生逢聖世。挂冠不祥。故於秋杪春初。再乞休致。擬得主者代題。庶明出處之誼。顧不圖前後兩司成。槩不鑒允。檄督反嚴。以故既抵家而仍復任。往來僕此。達人所鄙也。年丈不啻其漏之盡。而反為冠之彈。得毋以從諛者解嘲乎。年丈粹品茂齡。清標峻望。年來讀禮之暇。簡練更精。乘時自見。以拓尊公未竟之業。凡在相知。自宜亟為勸駕。顧以不佞愚見。方今四郊多壘。倚閭念切。與其既出而戀戀慈幃。不忌烏哺。孰與金緋侍養之為得。此竊忝附末誼。所願為肝膈之効者。年臺以為何如。

李餘續州

卷二

五

類類

隨筆類

梁皇懺

雲棲大師云。姑蘇曹魯川為予言。有女在夫家。夏坐室中。見一蛇。從牆上逐。鶴墮庭心。家人囚而斃之。數日後。蛇附女作語。魯川往視。則云。我昔為荊州守。高歡反。追我至江潁。因死江中。吾父母妻子。不知安否。魯川驚曰。高歡六朝時人。歷隋唐宋元。今為大明矣。鬼方悟死之久。併知為蛇。曰。既作蛇。亦無憾。但為我禮梁皇懺一部。吾行矣。乃遂延河。

楚餘續州

卷二

一

四

州寺僧定空禮懺懺畢。索齋為施。斛食一壇。明日而女平復。無聲曰。師為是言。意特教人懺悔罪愆耳。若論其事。當高歡時。荊州初屬蕭齊。後屬蕭梁。歡之在東魏也。方與西魏宇文為難。其戰爭俱在河渭之間。攷之前史。歡在時。未有所謂荊州之戰也。安得遂其守于江潁。死江中乎。且高歡死而侯景始入梁。景入梁而梁武始死於景。則歡死時。恐猶未必有是懺。仰有之。亦未必遂行於世。而謂歡求禮梁皇懺。說亦荒唐甚矣。當是魯川女為鬼。

物所憑。作謔語。而大師誤信之也。請訂其誤。

逆案

或謂趙子曰。崇禎辰巳間。有欽定逆案。果遂為定案乎。趙子曰。是未易言也。弑父弑君之謂逆。魏璠之橫。屠慘忠良未已。至殺妃傾后。去君父一間耳。逆復何辭。彪虎諸奸入頭。既差。到此地位。勢同騎虎。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蓋以真鄙夫。佐真逆節。名之曰逆。亦無足惜也。若其他諸人。祇是富貴情深。貪癡病痼。沈迷墊溺。而不克自拔耳。滔滔者。

楚餘續州

卷二

二

四

天下皆是。安得人人而逆之。曰。然則此案可翻乎。曰。要典成於逆璠之手。附非其人。故翻之也易。逆案成於聖明之主。當時秉筆者。袁錢雖未盡確。而題甚大。議甚正。翻之便若為逆璠開一面也。即就中儘有才可憐。寬可白。而誰其任之。總之前無要典。則後必無逆案。逆案者。要典之報身。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曰仲尼不為已甚。龍湫。吾邑乍浦之陳山。有龍湫焉。歲旱禱雨。必謁湫取。

水。父老相傳謂取水而水中有物。若蜿蜒然者。是爲龍降。必得雨。然昔在戊子。赤地千里。邑人亦一再行之。弗驗也。崇禎壬申。自夏五不雨。至於六月。萬衆熬熬。邑令築壇南郊。屬術僧禱。旱愈劇。吾友馮茂遠。乃簡邑乘。得宋宣和紹興故事。請挹水於湫。而躬肅將之。五步一嗟。十步一拜。懸額八十一丈。僂僂而登。勿敢頓足。於是及汲。挹水。果有神物。蜿蜒水中矣。初僅得一條。而五。五條爲三。三復四。四復爲五。迨水至壇。而甘霖且溥沛。爰自四郊。徧

焚餘續艸

卷二

三

監製類

手。部。填。固。不。沾。漚。皆。龍。力。也。顧。壇。僧。不。悟。妄。強。龍。必。再。雨。不。雨。且。誚。詬。而。蛇。蜿蜒者遂忽化去。大衆愕然。無何茂遠家僮急報。吾家古佛前淨水。有蜿蜒者五。茂遠急歸視。則盤旋雄躍。神氣飛動。其背蜿蜒其眸眈眈。大者寸許。小者半之。縮則齒而粒。拓則涎而嘶。依然壇上物也。茂遠益驚異。爲虔恭。謝而還之。湫。余嘗見野史所載。唐玄宗時。僧無畏召龍致雨事甚奇。未敢信。不圖証之茂遠。願以郊壇之嚴奉。龍不屑處。而獨效靈於耘廬之野。夕間。

不知茂遠何以得此。豈季子能起孝龍。真有如姚叔所詠耶。識之爲異。時修邑乘者徵信地。母令李顧二令專美於前云。詳見姚紀二記。

縱盜

壬申之夏。伏間。余寓鷄鳴山房。八月二十九夜。忽爲偷兒所伺。年來所蓄俸餘。約百金許。無毫剩者。府丹葵侍御憫余貧。欲嚴督北城緝捕。余謝曰。吾命應失。而復強求得。便是與造物爭。爭必不勝。且從來捕盜之人。卽盜。真盜未緝。必先累及無辜。且

焚餘續艸

卷二

四

監製類

失盜之家。例先賄捕。不賄則不緝。賄不重。緝猶弗緝也。緝而弗獲。無論卽獲矣。賊且沒於盜。沒於捕。更沒於捕官。所餘幾何。而吾業失矣。復加之費。以擾無辜。而究竟仍無益。不乃大愚乎。丹葵亦以余言爲然。止勿緝。余乃復出一示諭。各盜曰。吾已移書察院。斷不追矣。爾輩浪各安心。毋以驟富妄用。被捕人緝着。蓋捕人爲官府之情。淡其自爲。則甚濃。百金重利。未有不陰私密緝者。與其惠此輩。不若惠執民理。固宜然也。未幾。監前諸酒食店。叩欄。

訟寃者踵至。詰其故。則捕役借緝盜名。株連勒索。不勝奇。余乃復揭示。聽被害人告院。乃止。又未幾。盜有劉科者。携物入賭場。俸銀鐫字易辨。捕有混跡場中者。偵得之。一訊而服。群賭遂蠶食之。余時有報聞。置弗問。

清貪評

李卓吾曰。貪官之害小。清官之害大。貪官之害。但及於百姓。清官之害。併及於兒孫。夫害兒孫。所謂一家哭也。害百姓。則一路哭矣。一家哭。孰與一路

焚餘續艸

卷二

五

陸雲龍

哭。范希文之言非與。且無論重兒孫。輕百姓斯言。殊失法門宗指。卽就所謂害者籌之。清官之害子孫。止是產業少。受用薄已耳。而業少則家累。用薄可惜福。吾未見其爲害也。而且使人目之曰。大夫清白吏子孫也。受之重之。脫有意外之禍。則鄉里人憐之。上官原之。此其所得。不既多乎。而不睹吾邑之上海令乎。藉令以上海百姓。與馬廐庵子孫較。其害不知孰甚。卓吾業已棄官出世。而復好與輩上人遊。畢竟是貪之一關打不破。宜乎其身之

不免也。

鎮山寶

白下之鷄鳴山。卽古鷄籠山也。山故有寺。圯且久。入明而我高皇帝。勅崇山侯一新之。今其寺有。欽賜金棺銀柳。棺長三寸許。柳四寸許。而廣小半之。山僧函以紫檀。奉爲鎮山之寶。余詰其所自。曰。高帝將定陵鍾山。而鍾山真穴。已先爲誌師所據。帝議遷師法函於鷄鳴。懼弗克。故以此賜師。爲之易云。其說近誕。然金銀色。皆以年遠黧

焚餘續艸

卷二

六

陸雲龍

淡。其上鐫有內監局工匠姓名。似非誕也。又有誌師像一軸。像甚奇。絹素且朽。模糊幾不辨。高帝御製贊在焉。識以玉璽。贊語古雅。書法逼鍾王。余以爲此館閣名公代筆。而有謂帝親題者。夫帝卽天縱。何至工經生業。乃爾。據山誌。六朝時宋建平王劉宏。立宅鷄籠。元嘉中。文帝立儒館于山。命雷次宗居之。南齊高帝。嘗就學焉。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於龍山。龍山亦卽鷄籠山也。建康志云。晉元帝建平陵。明帝武平陵。成帝興平陵。哀帝安

平陵皆在鷄龍山之陽。今皆無存。惟十廟列峙。相傳功臣廟之下。猶有古蹟。陵谷轉徙。自古然矣。

南雍

南太學在鷄鳴山之東南隅。相傳其地在六朝時有坑塹。凡誅修罪人皆納於此。俗呼萬人坑。

高皇帝建學後。餘魂滯魄。往往結為黑氣。人有觸之者。即昏迷僵仆。事聞。高帝疑之。一夕僞服。

微行宿廣業堂。覘焉。寂無聞。及出而妖復作。於是思以神道治之。遂勅迎西僧。得惺吉堅藏等七僧。

藝餘續神

卷二

七

隨筆類

諸城門結壇場與太學之六堂對。諸僧登壇作法。廣施濟度。感天雨寶花之異。而黑氣忽自太學出。充塞壇場。後聚散時開。時合。供事人役身皆為氣所翳。惟以額兀然。似此者七晝夜。而妖氣始滅。此見釋道果施食臺記。余按南雍志。則云廟址舊為積屍之所。每逢陰雨。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洪武初。移神僧誌公寶塔於鷄鳴山。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鬼仍作祟。夜深輒飛磚擊瓦。僧人怖焉。事聞。高帝曰。非孔子大聖。不足以鎮之。因

於此地建國學。自是鬼不復為祟。大約邪不敵正。理有固然。釋果所記。特以從誕其法門。非真也。當以雍誌為正。

鬼門

白下太平門之西。臺城之東。有鬼門焉。建文帝出亡。繇此門出。門在覆舟山麓。內為牧地。外臨後湖。皆人跡罕到之處。其門卑而狹。比他門不能什之一。自有門來。即嚴扃不啓。竟不知築城時。置此門何用。豈造物者。逆知後世有靖難事。特憐建帝之

藝餘續神

卷二

八

應筆類

無罪而蚤已預為地耶。史侍書致身錄云。帝至鬼門。方虞扃固不得出。從行牛景先以鐵棒扶之。若不用力。即瓦解。而神樂觀道士王昇復於夢中驚領帝躬。艤舟後湖以待。蓋高皇帝遺骸。既遺之袞裳度牒。復硃書應文從鬼門出。以指其迷。則護帝之出者。即高帝也。然高帝明知建文之不克終。曷不即傳位文皇。免生靈一番荼毒。大抵文皇受命。天實為之。而慈文太子之潛德。建文帝之崇儒。又決不可無一日之享。此即外丙二年。

仲子同年之意皆天也。仰高帝無如之何也。

冤案

逆案之列名者。吾邑有施劉兩先生焉。然皆冤也。非逆也。案以規正責相公。似非無說。顧逆竊方張之日。請問秉筆是案者。設身處地。能規正否。處清世而危言。誰不能之。可馬一生受用在攻東林。而一生受累亦在攻東林。若風顛二字。實全。兩朝父子之懼。兄弟之好。權而不失其正。二字有焉。其獄斷自神宗。非瑞也。孰是為逆。是神宗亦

焚餘續辨

卷二

九

附逆也。何以服司馬。宜其垂沒而猶喃喃語。雖不休也。然則兩先生竟無咎乎。曰咎有之。在不識時。逆瑞之橫。此亦乾坤一大劫運也。業不幸而與同朝。苟不能為楊大洪計。惟奉身而退。庶不夫知難之誼。而兩先生者。方且怡然坐處堂之哺。憶余是時。曾貽書京兆力阻其出。而於司馬不敢深言。多書微點醒之。兩言雖皆不用。而京兆之幸以死不及于案。嗟乎人皆樂生惡死。所富貴賤貧賤。不為知生富貴之六能。與人也。後有能自此冤者。上

東林乎。或曰兩先生正為東林所不予。子何言之。惟也。曰自此冤者。非輕富貴人不能。求輕富貴人於今世。東林或間有之餘。非所覲也。

求外補

吾輩既不得叨甲第。朝貴便不復以人理相看。尚志者只宜談道著書。或澆花種竹。以終餘年。庶不失本來面目。若猶不甘泯滅。則與其任京秩不若求外補。雖彈丸小邑。亦必有數萬生靈。於我待命一切典除利弊。為平日講求者。儘可任意展布一

焚餘續辨

卷二

十

番。縱幕夜無絲。未必見知當路。而反諸誦讀初心。聊可自慰。或不縣令而廣文。亦自無礙。但洗淨自己肺腑。絕不於縣令仰鼻息。仰甚強項。令自可以師道抗之。不能有加於我。上官問之。亦未有不加意培植者。獨慮其沿襲惡套。語弊卑鄙。無裁可培耳。若任京秩。則自張體面。實囊橐。便榮營以外。其他經濟絕無可為。即為亦無人作准。而贊立者立乎其間。反有風波易起之患。此皆余所一一親嘗願與同志商之。

附參雍遷畧

肅邪示

以下自辛未五月至壬申正月止時在六堂

照得肅邪一事，僅可以証諸生之在班與否。其於真實學問，毫無關切，亦不佞所深知也。但在國初，師生各有誦誦課試實功，則以肅邪爲具文，猶可。若在今日，誦誦寫仿內外課，俱司成爲政，而各堂不與焉，則吾輩徒寄空名，日常到監，所務何事，止此肅邪一事耳。諸生舍是，無以爲功程，各堂舍是，無以爲職業，愛禮存羊，又安得以具文而盡

焚餘續冊

卷二

一

廷尉

蔑之，不佞自受事來，絕不與諸生苛求，亦謂製舛沿說，已非一日，宿習決難頓更。且兩司成及丞博二廳，不時掣點，舊規自然不至十分墮廢，不意近有監生詹泰來者，前往楊州，身不在班，已經本堂門役稟過，而初三日卯簿，不知何人徑與代書到字，夫今次不到，下次可補，其失猶小，若不到而僞以爲到，黃緣倩代罪莫大焉。除已往姑不究外，今後但遇本廳到堂，各生齊過一揖，卽起站西邊，俟班聽點，每點一名，卽趨赴公座前，親僉一押，押

畢卽站過東邊，其押亦各用花字，不得仍前但寫到字，以致真僞混淆，朦朧莫辨。若本生原係暫時他出，實不在班者，該役不妨及時開報，當量寬一

二卯以待其至。如再隱瞞，不以實告，本廳但據現在本生以私回論，該役以通同論，卽日連名呈廟，以憑爵究，斷不失信。此係近日廂示甚嚴，毋得仍前藐玩，不便特示。

酌議救弊摺

上姜大司成

竊照平職自五月初蒞任以來，在事再越月矣。每

焚餘續冊

卷二

二

廷尉

當升監之日，徧讀廂示，諸廟點會講會課等項，不到者，壓罰繁累，未易更僕。乃至供序求撥之日，所開列者，但有種種恩免，而前此諸罰並曰無之。職竊心疑焉。然此類壓罰，但以日計，猶可言也。至以禮生優免三個月者，僅除舉人歲選恩貢外，若新舊附諸生，則往往十人而九，是何臨執事，則禮生每患其少，臨撥歷，則禮生如其多。風聞外議似有不忍言者。據太學條例，本堂亦有查核之責，而投鼠之忌，實切凜凜，晨轉籌之事，固有通乎

時宜而儘可以救弊者。莫若 大宗師台臺明揭
一示。凡諸生在班者。自今以後。舊附樂免若干月
日。新附樂免若干月日。供序時。不必陽借禮生之
名。陰行市易之術。如此則特恩出自 本廂。諸士
僥倖之私。既可不言而杜。而穢習消於默喻。當事
奉公之節。亦可不勅而嚴其於太學清貴之體。庶
不無萬一裨也。伏候

台裁

謝姜大司成揭

焚餘續辨

卷二

三

廷

伏蒙 宗師台臺。發示卑職原揭。不惟不督其迂
僻。反獎借以精詳培植隆恩。卽鏤骨銘肝。豈足喻
感。竊念卑職素心。不忍自棄。亦微有用世之思。自
本年南宮報罷。此念灰滅盡矣。所戀戀難肋。祇覲
徽一命。爲二親地。而基本既共。河清何日。亦卑職
所自審也。自受事來三月。有奇。每誦古人一日居
位。一日業官之語。輒思竊祿是懼。以故隨分營
職。不敢阿徇而執殺之語。竟不圖起自肘腋。非藉
宗師台臺。尚能一刻安其位乎。緣在假攝。未能親

叩堦埤泥首。先此肅謝。毋任 云

乞休呈

上姜大司成

辛未九月

呈爲衰年病廢。引分乞休。懇恩代題。以遂首丘事。
竊照卑職。於萬曆庚子科。叨列賢書。歷二十五年。
而就教。又六年。而轉今職。心知乙榜。非行志之官。
而棲遲於廣文者。猶覲倖于南宮之一綫也。已知
國博絕計偕之路。而戀戀于鷄肋者。猶覲倖於亡
親之一命也。顧職行年六十有九矣。精血銷亡。形
神憔悴。髮禿齒落。目眩耳鳴。百病蟠叢。百藥難療。
每當供事之日。竭蹶勉赴班行。時察顛仆之虞。難
掩狼狽之狀。此有目所共見。非敢一毫矯飾也。經
皇恩無靳于下吏。而河清其可待乎。若不及今
求遂首丘。恐一朝漏盡鐘鳴。死于道路。其爲鄉里
浮薄兒所擗論。固無足惜。而不能微思爲二親寵
光。反以虧體爲二親修辱。寢卽沉淪九地。其何能
瞑伏讀邸報。各衙門司屬。但有給假告病乞休等
情。 明旨俱爲堂官代題。爲此瀝悃陳控。伏乞
自慈垂憫。乞題休致。使職自是得以守身爲繼。

焚餘續辨

卷二

四

廷

悉存願而沒寧其荷。台恩之再造，寧有量矣。緣係乞休事理，卑職不敢擅便，激切上呈。云姜大司成批：邇來俗尚圓通，人多華僞，常恐先章典型，於今頓盡，近得該廳，其則不遠，裨益風教，實為弘多。若謂賢關不足表見，則麒麟鳳凰，豈必與負重致遠者爭長耶？即體中微有不快，不妨靜攝，何必遽尋遂初也？特假數日，即出供職。

謝姜司成揭

焚餘續神

卷二

五

集

昨暮燈前，忽承大宗師台臺批發卑職原呈，捧讀再過，覺契借踰分，比擬非倫。一時慚惶，無地可措。念職景逼嶮巇，憂深性命，政恐苟延晉秩，反同貲粟雜流，不若結局成均，猶不失本來面目。故急求為首丘計耳。若謂薄賢關而有遐心，足棄蘇合而抱蠅蜋，即少知自好者，不願職豈憤憤至此。業承嚴命，何敢執迷。第日來病體未能即出，尚懇台慈寬假，靜攝寓中。徐圖力疾，勉赴供事。毋任云云。

神奸中傷揭

竊照積役作奸，自古固然，無足深怪。但作奸而止，圖自利，其罪小；惟以自利之故，而中傷本官，以自脫，則情極險，而其罪大。有不吝不亟誅者，本堂大門子洪福祥，其以陰毒中傷卑職，職昨讀簿廳錄，始知之。若非本廂神明坐照，卑職之見殺於無形之刃也久矣。安能默默含忍，不詳巔末，以自白。當監生丁應周之私回也，福祥蚤知之矣，絕不到職寓一言，直待職到堂而始報。職時即謂之曰：丁生私歸，我雖不知，汝必熟知。汝任德而使我任怨，可乎？閱直相去四千里，知汝布置已定，報亦無益。我也做個人情，且不必報廂。時福祥即曰：若大老爺查出奈何？職應之曰：汝既報堂，汝事已盡。我不報廂，其罪在我，不必深憂。此職始時不報之情節也。及下次進監，見廣業堂有賣放私歸者，為旁觀竊發，致打傷頭額，結訟告廂。職始悔丁生事，若終不報，安知日後無此光景？因與福祥索揭報廂，併明數日來不報之故。此職繼而報聞之情節也。

焚餘續神

卷二

六

集

初不報而後報事情明白。白有何曖昧。竟不與福祥報職之後。職未報廟之前。彼已陰向東堂先稟白矣。其意蓋曰。門子報堂而堂不報廟。分明是堂官與本生通同。欲硬坐職以受賄賣放。爲自己脫卸地也。正不知福祥最巧在是。其最拙亦在是。若使福祥果無通同情弊。只宜安心坐守。待本廟查出究問。從容對曰。本生迺後福祥卽於某月日已經報堂人所共見。堂官不知何故。自不報廟。與祥何與。堂官現在可質。如此則職雖百口亦復

奏餘續辨

宋二

一

奏餘續辨

何辭。而乃手忙脚亂。急向東堂稟白。又絕不冷職與聞。豈其心事有不能自信者乎。幸本廟無心坐照。批云何物神奸。巧弄師生於脫掌。有若洞燭其肺肝者。職乃得自安耳。不然殺職以無形之刃。職亦何從申控。又幸簿廳以錄稿見示。故東堂中職一段情節。職始與知。不然職至今猶在福祥牢籠中。茫弗覺也。蓋丁生既去。福祥受賄情錄。信無繇對証。但據彼許職以自脫。此卽其自供自吐之實証矣。念太學賢關。卽廝役輩。俱宜以醇謹者充之。

豈有嶮惡如是。而可令涸跡其中者。伏乞 本廟 亟賜誅懲。以爭賢關。毋任 云。

清安祭器揭

上姜大司成

卑職自去年冬底奉委晉廟。原擬新歲諸餽。將祭器逐一觀驗。造冊報廟。不意近因習儀拜賀。連朝起早冒雪衝風。自是寒熱屢發。遂爾逡巡至今。頃蒙 本廟稟督。可勝惶懼。但據廟役前賁帖文。來將止付圖像冊一本。交盤冊一本。而交盤冊則天啓三年二月所造。經今已十八年矣。豈各邑祭器

奏餘續辨

宋二

八

奏餘續辨

並無一二損缺。而上手晉廟陳龍佑曾無片紙傳示。卑職何所據以清查。凡職病體狼狽不支。昨望日拜 廟。幾不成禮。踉蹌返寓。卽東堂撥歷不能與同寅公宴。不能赴。苦情可知。伏乞 台慈鑒憫。仍督陳助教清查冊報。益助教前此原缺一查。以此補之。似不爲勞。而卑職病體亦可藉是以少蘇也。爲此呈稟 云。

立案杜患揭

竊照祭器一事。錢糧千保匪輕。昨蒙 本廟稟委

助教陳龍佑清查。助教向職要手下人隨進。眼同盤驗。職卽差有身家者二人。劉枝徐嗣跟隨入廟。乃不踰時而二役單報竣矣。據單所開。查驗者止七十二件。其大小銅爵俱宋元舊物。卽磁器亦間有柴窰定窰等古品。件數總不下千餘。乃一切俱置不核。且不但核其真贋。併多寡若干。並不註籍。是此日以前。奸人生心者。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自今籍去而日後之抵換乾沒。有不知所終者矣。是此一查。不惟無益。而誨盜反滋甚也。念職

奏餘續辨

卷二

九

本衰病求去之人。誼不應復爲煩聒。但在助教既以是爲交盤。則今而後脫有失悞。職實任之。職身可去。而重典決不可褻。官箴決不可玷。則一日未離本任。有一日不容弛懈者。爲此呈鳴。併將各役報單粘連呈覽。伏乞 台鑒。准賜印鈐附卷。仍於本廂立案掛號。以杜後患。下情毋任激切之至。卅乞休呈 壬申正月時乞數不克

爲乞休原是本情。病劇愈宜知止。仰懇 台恩代題以明去就大義事。竊照人生仕宦。上則圖報之

君。次則圖報之親。其有從溫飽起見。營營升斗者。策之下者也。卑職自庚子來。十上公車而歎一第。報君之路絕矣。成均一席。猶觀需忍數年。或可微恩以酬二親。而日暮途遠。河清難俟。此去秋所以有乞休之呈也。猥蒙 台鑒。憐其未竟。力阻慰留。妄意人情之有屬。或亦天意之未心。故後覲顏就列。不意去冬自長至後。屢有習儀拜賀諸大典。連朝起早。冒雪衝風。自是元旦以役。寒熱屢作矣。然猶飲食不減。步履可支。又不意銅痰忽發。予隱處

奏餘續辨

卷二

一

每當便解。痛不可忍。呼天而天聽甚遠。呼親而舉目無親。官況如斯。曾一田舍翁婦子嬉娛之不若。若不及今知止。直待死于道路。爲二三浮薄子所揶揄。寢卽沉淪九地。日豈能暇。况寒儒仕進。全仗知己提携。今滿朝華貴。知寢而交口嘆息者。什恒八九。知寢而假手垂援者。伯無一二。此而將行賄以鑽營。則登塋乞墻之可鄙。此而仍兀坐以林守將栗雨馬角之何年。總之不散之筵。從古所無。知止之明。在人自決。伏讀邸書。凡各衙門屬官。有所

台慈立賜准題休致。使寰得遂首丘。庶去
之義明而出處之局結。下情玆任激切。云。呈具
云。於正

月二十二日。卽以是日出城解纜。

姜大司成批。高賢未展尺寸。遽爾捐軀。殊爲扼腕。但勢決難留。姑准存案。候新任代題。

胡大司成批。賢關講席。正藉博雅淹貫之儒。以

迪多士。本官學識宏深。蕤林翹楚。允稱斯任。卽

暫恙。豈遽萌隱志。不妨旋里調攝。稍愈卽宜起

委餘綬。卷二

十一

任以副所望。

求代題揭。上胡大司成。自家中寄上。

揭爲懇恩准賜代題。亟結殘局。以明去就大義事。

竊照寒年候衰老。病復支離。糾科候非行志之官。

日暮又促微恩之眷。自揣君親兩負。尸竊堪羞。因

於去秋九月。引分乞休。瀝控至再。蒙 姜堂翁

力阻慰留。必欲需索一時。改復醜顏就列。不意本

年正月初旬以後。積因感冒寒熱。屢作重以痼疾

發于隱處。日甚一日。勢實難支。遂於十八日。呈請

兩月假。以便歸攝業蒙批詞。獎借准假。如期矣。不

知何故。忽於二十一日。遣役追徵假呈。及暮又委

三同寅傳示。止聽在寓調理。爾時適當新舊司成

交代。寒進窮于送迎之禮。退迫于性命之憂。計無

復之。因思難助。幾何斷無以命易官之理。輒於詰

旦二十二日。力疾具呈。懇題休致。併原給假呈繳

進。是日寒卽解纜。以二十九日抵家。今正在延醫

服餌。度非旦夕所能愈也。乃今月初八日。又接陳

監丞書。謂寒前所具呈。姜堂翁止批存案。而以

代題缺之新任。則今而後寒出處之計。所求無展

於功令。無慚于清議者。惟 老堂翁台臺是仗。竊

寒居恒嘗言。請假挂冠。俱少年得意者事。惟乞休

一着。一了百了。於衰朽最宜。乃今本以乞休不得

而請假。請假又不得。而又乞休。至乞休又未得。而

徑踉蹌以出。反若冒挂冠之迹。堯舜在上。詎容

屈賈小臣。方寸實有踴天踏地。不敢卽安者矣。爲

此後陳蹟。未以惡電昭寒。萬種苦情。具悉原呈。以

案在內。聽不敢復贅。今惟懇 老堂翁台臺立賜

代題准衰休致。以結殘局而明大義。衰母任謹切待命之至。

求寬限揭

上胡大司成

自家中寄上

竊照卑職。榜檅下材。嶮巇朽質。前以病劇憂危。呈乞休致。自分此行。永遂首丘之願矣。不圖老堂翁台臺。謬以憐才盛念。俯賜援留。頃役人來。賁示卅三批詞。獎借踰涯。仍檄督復任。卑職長跪展讀。涕泗橫流。知己之感。可勝鏤刻。竊職亦人子也。雖切移文之愧。寧無捧檄之思。本擬竭蹶星馳。

焚餘續神

卷二

三

依光日末。惟是賤病猶在小愈之後。而適遭子嬪之喪。神既未王。情亦難悲。不得不仰叩台慈。少寬程限。定於越月。勉起筵行。但自卑職行後。不知何人。將職出名。具請假一呈。同官因之。亦具公舉一呈。此則職有所未解者。同寅豈皆同調。而勉為公舉。已屬扶同之俗套。然以共事故。猶不失為厚誼。若職各所自呈。則詞情矛盾極矣。乞休何心。請假何事。忽而授林。忽而應棧。案即毫荒。何至無賴若此。念衰受事以來。兢兢奉職。惟謹。非詿吏

議而去。稟承檄召而來。去就皎然。本自直捷。自

多此一番轉折。反覺心事不白。氣色不揚。此職所

為望白門而起。起。足求前而欲却者也。若不昧死

預鳴。對楊能無怙。為。此敬因役人反命。瀝血附

陳仰干。台鑒。下情毋任云。

質公論揭

上胡大司成

時在魏想願以下俱壬申四月起

卑職此番復任。以本月初十日入城。十一日報聞

本廂。十二日補行拜堂禮。是日始當堂事。屬書

手馬如龍。將現在各生花名。逐一分款開列。內有

焚餘續神

卷二

十四

監生楊道誠者。職查新舊二冊。俱無此姓名。而供序款內。乃忽有之。為之甚訝。因差班役。急喚該書。欲詰本生來歷。而班役報云。書手奸弊。已經東廂發覺。痛責革役。訖職復為之甚快。乃陳監丞頃揭報廂。謂此時趙學正隨到。彼此交差。職讀之不勝驚愕。夫監丞之送供序。初九日事也。爾日卑職尚江行未到。若風牛馬。而乃曰彼此交差。差則有矣。交且謂誰。道路有口。心跡皎然。卑職似不必自白。然事關官箴。何敢不控其畧。以質公論。為此具稟

毋任云。

初蒞西廳示

不佞以鈍拙之性。值衰病之餘。頃之揣分乞休。踰齡歸里。已無復出山之想。不意世緣未了。謬屬主者慰留。檄督復任。又適奉新命。簡任本廳。夫成均清局也。監丞清秩也。而就本衙門視之。則此官又若甚邇。不佞竊以爲清與邇有何定局。獨視其官何如耳。官邇則局之清者亦邇。官清則局之邇者亦清。請顧名而釋其義可乎。官以丞名。丞者

斐餘續辨

卷二

十五

星

承也。義在承奉上指。非有專制之權。應以繩愆名。繩者糾也。義在匡糾不正。更無回曲之體。則自今伊始。一切事務。惟有與兩廂所指示而已。何敢以。自矢亦。以此。諸士共相砥於國。勉者也。惟是衙門弊蠹。積習相沿。或不無斲舛仍訛。後倖於嘗試者。諸生切須揆之於理。斷之以義。勿爲積習所愚。念不佞與諸生交雖甚淺。亦微有一日之雅。凡事苟可從寬。而無碍於功令。亦何必故爲苛刻。自

處涼涼。惟以徇情故。而越交際之常格。通暮夜之請求。則玷名節而犯官箴。棄清遜類。莫此爲甚。不佞決不敢聞命矣。特示。

撥歷示

諭諸生

照得撥歷一事。弊實甚多。有以長曠爲短假者。有以虛班爲實班者。有以有罰爲無罰者。有以罰多爲罰少者。至居禮生恩免爲奇貨。而按月計值。此尤不佞在堂時所親見。夫借太學公典。市自己私。思已非奉公守職之誼。况可因之爲利。操商賈奇

斐餘續辨

卷二

十六

星

贏之術乎。不佞到任以來。尚未撥歷一生。撥當自今望日始。故欲與諸士預約。凡具供序。必先查照太學條例。自計實歷果足。止虛班稍虧者。不佞或可酌量事理。代爲稟請。仍使特恩出自司成。不佞不敢任德。若虧在實歷。不佞必據長單廂簿。查實呈廂以憑。兩司成操縱。若司成肯寬。不佞無不仰承德意。如其不爾。何敢擅專。念前弊積習有年。一朝乍革。諸胥決未肯甘。必有指借本廳名色。仍有外緯誦者。或陰結本廳家人。爲明卻暗收之計。請

生但遇此類。卽刻報聞。不佞自當明請。其月日。以謝道誼。相成之雅。如知而不發。甘與猾胥作緣。是謂不佞。繇夷其口。而踣距其心。是亦不佞所必不甘。查實不但本役計贓。定行呈請。參送。卽諸生罰例。恐亦不僅同尋常之罰例。臨時追悔已無及矣。念不佞家素清寒。此事稍稍從俗。儘可借以充索。惟是性甘恬淡。盡人聽天。自矢已久。既不屑爲暮夜之鑽營。又何取於金錢之累積。願諸士體諒。以自愛者愛我。特論。

焚餘續冊

卷二

七

請復通知簿揭

上兩司成

揭爲懇復舊籍。以清積弊事。竊照查撥一事。昨蒙大宗師台臺發出廟簿。早職初啓鑰時。見冊籍浩煩。重以多指亂視。殆幾爲之廢卷。已盡屏諸胥倚門獨理。分欸別類。迺委尋端。始畧窺其頭緒。竭一日夜之力。而三生序單。始得藉以報命。顧私衷惴惴。猶懼有遺漏也。細翻各簿。總一事也。而有拜廟簿。有流水簿。有恩免簿。有禮生簿。卽一拜廟也。而有新進拜廟。有復進拜廟。一恩免也。而有

生恩免。有喜詔恩免。有救護恩免。有陞任同鄉等恩免。且一禮生也。而一年四季。又分爲四簿。諸如此類。殆難枚舉。身其事者。卽日食升米飯。恐亦不能不倦勤。竊嘗深求其故。其原皆起于通知簿之廢。伏讀條例內。通知簿一欸。每一生入監。既書其姓名。卽將本生入監後履歷。徹首徹尾。一一羅列於本名之下。但遇查撥。只尋出本生姓名。一切虛實。纖毫畢照。瞭然指掌。何等直捷。何等簡便。獨此簿便於上官。而不便於諸胥。於是諸胥始謀爲去

焚餘續冊

卷二

八

籍。而流水等簿。因之立矣。自諸簿紛立。而查核之事。始不得不委之諸胥矣。早職竊不自揣。妄擬仍復通知簿之舊。乃詢之諸役。同聲以爲難復。職竊謂大宗師台臺。若肯毅然獨斷。分其責於六堂。而董其成於早廳。不出一月。卽可就緒者。一勞永逸。未必於雍政無萬一裨也。況成均清局。監丞亦清秩。而乃今談及丞廳。頗有爲難而羨之者。職自到任來。賓友賜顧。每以是爲職賀。職誠羞之。願爲此官一雪其耻。伏惟師堂材擇云。

步。舊廳以同院公移見示。得讀。老堂翁參語。何見委曲深心。力爲諸生請命。已諦釋之。中間瑣瑣申辯。似身爲兩造。而聽折於臺臣者。似於衙門體面。殊覺未雅。卑職職在繩愆。不敢不畧爲訂正。夫國子監與都察院。皆大京堂也。無論司成之體。優於總憲。卽職等品秩甚卑。氣勢極冷。而猶得比於各道。蓋旣同爲歸官。則體統固然。今據院中來文。兩道申詳。雖極刻勵。而總憲看語。頗極和平。其說

焚餘續冊

卷二

十九

不過欲本監將戒處過緣錄。查明開報。以憑歸結云爾。老堂翁看語。止應照總憲來體。據事情之大指。約畧數言。屬簿廳以戒處過緣錄。具錄回繳。聽彼歸結。是爲得體。若據此稿。欲將諸生解院發落。是總憲本欲歸結。而本監乃自起風波。總憲本欲借鄧彬之子。糾結無行生員。爲諸生脫。而本監反自入諸生之罪也。且畧總憲歸結之德意。而奉御史解院之忿詞。至欲令卑職爲察院衙門。一屏密囚犯之隸卒。太學體統。堪裝越至是乎。老

堂翁如不以卑職爲迂。還求別具一稿。斟酌茹吐之間。務令不拂臺臣之情。而仍不減吾黨之氣。庶於監體不至大壞。如必欲用原移。乞將文內趙監丞三字。改委別員。蓋阿承諂附之態。卑職素所不習。寧死不往也。卽以是得罪臺臣。立加叅逐。職且長笑而出白門矣。緣事關衙門大體。不避狂慙。下情毋任激切云。

回院公移參語 代草

焚餘續冊

卷二

二十

爲典禮攸關。在公尤不可不恪。况臺臣點齋之頃。尤吾黨傷恭之時。乃監外狂生。輒敢乘監中類聚。而挾一人之私忿。以煽衆而攻。犯上無等。蔑禮棄義。罪復何逭。本監初以齋宿故。未便行罰。自大典甫竣。卽爲鳴鼓之攻。除監外諸生。原非監屬。無從查核外。第據臺臣所指。監生爲磨爲趙者。不問其果否首倡。俱重行朴責。繼以撤鎖。總之士習日。皆緣師道不立。本監惟有自省自咎。以謝臺臣而已。惟是賓主送迎。雍容成禮之後。而譟聲忽起。

於門外。既非消弭所能及。且報院半出於嚮口。未必耳目之。無以風逸之馬牛。為崑崙之玉石。貴院所部。紀查鄧彬之子。招集無行生員。乘機闖入。挾衆狂譟者。此真洞悉當日情形。諸生讀之所為。中心感服而隕涕也。再照。祖宗造士。作養從優。在臺臣鞭撻之後。更欲窮追。似憲體不妨于嚴督。在本監樸朴之餘。更無別法。則師模祇在于敬教。既奉院咨。簿廳合將戒處過緣錄。查照原行。開明回覆。以憑歸結。云云。

卷二

三

上初司成

曰。又具一草呈。覽中。問畧為諸生剗脩。役破。定。中文中。愈詞而大要歸於引咎責躬。並無一語觸忤。即臺臣讀之。氣亦宜無。矣。乃。老堂會商。諭廳役。欲令蘇助教送五生過院。竊謂。斷不可助教去。與茲。丞去。何異。平職所爭。爭合監體。而非爭職。一人。而也。况。總憲來文。並無一字求索。監生止取戒處過緣錄。以憑歸結。歸結二字。何等乾淨。今若送五生去。分明重新做起。自求不淨。此

中且笑國學無人矣。職等亦何顏立諸士之上乎。事關大體。幸。老堂翁力持。毋感於旁議。云云。再回院審語。代草。

審得鄧彬。係監生。而已經撥歷者也。其以買房事。構訟。訟本在院。而忽纏入監內。且一人一家事。而為彼發憤者。幾同聚蟻。決非無因而至。可知。獨爾時兩學諸生。同聲附和。而輒欲懸坐其受賄何人。厥証何狀。殊有未易言者。謂院方吹求在監。而以急於自辭之故。卸禍庠士。知太學諸生。義不出此。

卷二

三

三

况監生十九家。溫斷不藉提訟以餬口。則鄧彬縱有賄。決不行於監。甚明。此說似可置勿論也。若趙期生。誣詆一節。據本生口口自鳴。謂黃院一清如水。朝野共知。即今外間。亦已寂然無議。而乃捕風捉影。必欲根究其所自。恐葛藤瓜蔓。滋引滋長。亦非總憲歸結之德意矣。除鄧彬父子。已經撥部外。吉趙期生等三。生近方以礪自新。既難妨其本業。且衙門各自有體。解審是何名目。本監亦何能以二百年來未有之例。作俑自我。供後來者之唾罵。

乎云

按歷示

申諭諸

照得撥歷一事。據太學條例。止有實班。原無所謂虛班也。近來借虛補實。已非舊例。乃有虛而又虛。本非思免而故開恩免。本多壓罰而故開無罰。至有併呈免之虛班。強作實班者。又有北谷未到。朦朧供序者。請如此類。未易枚舉。總之通同奸役。欲乘簿書之冗。以行其僥倖耳。其如大司成明察秋毫。屢屢駁正。何所恃陋規革盡。心跡皎然。即有疎虞。係續州卷二

卷二

三

汪某

申明轉堂揭 上王司成

學正史績烈陞任。自正義堂以下四員。例應遞轉。朝來卽督該書。開寫手本。送廂定奪。該書以無例爲辭。職思轉堂之例。從來舊矣。誠心在正義之上。轉上者。不得復下似也。若其下者。明明有缺而不轉。脫有以專擅抑勒罪職者。職將何辭。雖各堂之轉與不轉。於本分功名。毫無加損。而世路嶮巇。早職固不敢不爲自全地也。爲此呈明。伏候 台裁。處頭生揭 上王司成

亥餘續州

卷二

三

汪某

呈稟。監生許本。久不到班。屢犯不悛。既不長罰。則壓罰不足以動之。又不畏辱。則決責不足以愧之。幾於麻木不仁矣。今必欲鍼砭攻治。以覩其瘳。計惟有直奪其情之所甘。而與之以所甚苦。議派定爲 南廂習禮生。每遇升監日。令本生必隨禮生後。拱揖迎送。不許規避。如是則其到與不到。不待掣籤點名。第一舉目。便已瞭然。雖欲遁不能遁矣。但禮生原屬優異。而在許本爲示懲。則有不得與同於各生者。禮生例當輪班。本獨不許輪班。禮生

例有恩免本獨不許恩免。而且勅本堂以嚴核謬卷。但有一次不到。必先提其簿。勅博廳以嚴核謬卷。但有一次不到。必先提其承管門子。痛責窮迫。令彼進有安靜之適。退有需索之擾。是為賜借習禮之名。陰行禁錮之實。庭向之無奈彼何者。今亦無奈我何。而從來僑情之痴。自是或有謬也。要以喫緊處。全在責重承管門役。而行之必且信。所謂斧入鑿而鑿入木。亦造就之極思矣。伏候 台裁。

禁白捕示居民

焚餘續冊

卷二

重

照得本廳失盜一事。已經移書察院免追。又明明揭示矣。非法不應追。益深知捕盜之人。專一賣放。真賊連累無辜。故不若借真賊釋之也。不意兵司捕役。竟借此事。為名。引但係監前酒肉諸店。無不索詐。昨被害人控訴者。一日而三四至。聞之可為痛恨。為此再示曉諭。今後如有此輩。仍前借名索詐者。許被害之人。即時扭結到廳。其所詐賍。自伯文以上。許一一開報。以憑參送法司。究罪。逆給特示。

神棍指騙示

訪得監前有神棍一羣。頭戴扁巾。專以誣論為事。其為首者。曰曾蘭所。曰周承東。串同本監大門子數人。多方設局。但遇監生中。有急於思歸。告假告曠。求撥歷而未得者。輒借本廳為名。不說揭稟。兩廂。即說轉央各院。且其計甚巧。每講定謝儀若干。輒云未湏全處。只先付三四兩。或五六兩。待我將呈送進批准。然後找足。於是諸生中。年少不諳事者。貪其省便。往往墮彼術中。追銀一入手。則東

焚餘續冊

卷二

重

支西吾。官無着落矣。聞數月來。被騙者不止一二羣棍所得。亦已不貲。即如本廳八月間失盜。賊犯劉科。於賭場中露賊。被總甲拿家私拷。原贓盡數追出。此輩亦與分侵。是不但指官誣論。抑且窩賊通賊。度彼惡貫將滿。必有報應。亦何足惜。但恐諸生尚有未覺者。異時仍中其術。為此直揭其名。與眾共知之。已前如有被騙不甘者。許實以情告。本廳即與嚴追。參送特示。

又示

西廳示。近有監生江日照意欲給假歸寧。因兩廂曠假甚嚴。祇有積規揚裁者。許指本廳名色。誣銀若干。爲生營幹。及至本廳發覺。事已敗露。本生反爲之隱護。而不言。亦大愚矣。事干指論。法宜重究。但查揚裁方以假印事。近經東廂發覺。正在候審。事尚未結。爲此姑與從寬。獨恐諸生中有不諸事體者。復蹈前轍。爲此給示曉諭。今後諸生各宜安心靜守。卽有至情欲歸。不妨懇告兩廂。以憑定奪。其有仍前指借本廳名色。陰行誣誦者。許

焚餘續冊

卷二

毛

廷

卽刻密揭報聞本廳。卽當爲生委曲請假。以酬相成之雅。如更執迷。希擅太歲。事發無論神棍重處。卽本生亦定行一體呈。廂毋貽後悔。特示。

李考緝奸揭

上兩廂

呈稟季考事。昨奉廂示。仍屬卑職以監門之役。職細籌之。試之所重於監門者。應傳遞之自門入也。顧四月間試藉。兩廂調度嚴明。門內不留一役。空庭如水。每至開門。照出止從內差役一人啓鑰。仍大開角門。兩廂坐照於上。而卑職從旁司

察之。於是各生家人及門外各役。並無一人敢窺入者。要見門上之弊。原自易登。卽監門官可省也。獨是日試竣還寓。而言傳遞者紛紜矣。細詰其故。則懷挾皆從西牆入。有踰牆進入者。有約會某處。隔牆拋入者。當是時孰與詰之。故今審試中。職竊以爲坐職於門外。不若仍住職於本廳。蓋本廳逼近西牆。牆內空地。南北一望。絕無閃躲之處。而開門照出。臨時原自可以並行。蓋身局于外。則不能顧內。而在內則自可以兼外。職蓋熟籌其便。非敢

焚餘續冊

卷二

天

廷

以衰殘病軀。爲自便地也。爲此揭稟。如果職言不謬。合無容職原住本廳。兼督內外開防。庶於釐弊扼其要會。而真才得以自見。伏候台裁。

查呂生揭

上胡大可成

伏蒙本廂稟發本廳。卽將跌博監生呂仲槐查報。果係博錢。朴責二十。仍歷三縣等因。卑職隨卽與集監生呂仲槐。及原報人洪兆。到廳質對。查得呂仲槐。年幼未冠。孱然一孺子也。其在寓中有父以臨制之。有師以課督之。卽或乘父師不見。不無

小有遊戲亦其童心之未釋耳。而大門子洪兆者。遽以賭博報謂愛之勞耶。恐不加于其父。謂教以正耶。恐不加于其師。而且漫無所執以爲証。其何以服士論也。細查許報之因。洪兆原係本堂虎役。彼方視監儒爲几上肉。而無奈一切金錢。悉生父主之。其父又慳儉特甚。至欲索其些微土物而不得。故乘前日洪士雲之以賭敗也。輒借賭之一字以行其要挾。而竟不顧童子之未列於成人。又不顧空言之不可以入人罪。則其心雖狠。而其計亦

其餘續冊

卷二

元

廷

甚疎矣。據法似宜懲兆以爲貪誣者之戒。若本生第宜嚴核其日程。而朴責壓罰。似無庸議也。爲此具錄云。

議察訪揭

上切

昨監生呂仲槐事。父蒙本府批示。西廳既係繩意宜察息。錄一名。訪公察訪。應免異議等因。平職敢不祇奉。但察訪一節。非真正公廉之役。未有不因之生事者。通因本府嚴于曠假。廳堂各役乘機指謫。遂爾肆行。據諸生所控訴。已不啻再三矣。

其隱忍不敢自明者。尚不勝舉也。若復借以察訪之名。狐假之餘。弊將何極。卽今諸生中以嫖賭聞者。似亦不乏。此輩絕無糾舉。而所報乃一黃口豎子。父師現在之呂生。其情槩可見矣。嘗見巡方大吏。朝廷所托以察吏安民者。舉劾猶多失實。而可以公廉勿欺。望之此輩乎。念卑職自受事來。一意嚴於自律。以律各役。竊大書一聯於廳事云。吾自能無愆。然後可繩諸士之愆。諸士各有繩。願共引爲吾愆之繩。以故一切舉動。惟以釐積蠹。祛積

其餘續冊

卷二

三

廷

奸爲第一義。而左右諛誹之口。毫不敢徇。亦心知諸奸積憤。勢必甘心異議。決所不免。而幽有神鑒。明有清議。斷不能以受讒之故。自負其生平也。大都寬於諸士。卽悞猶不失敬敷之遺。而寬於此輩。一差遂重貽官箴之玷。此卑職所殫殫自矢。以求不負。台臺委任者。伏候。台裁。

查洪生揭

查得洪士雲。系籍監生而善倚戲。蓋士林之不類者。所告韓三。卽其狎伴也。據兩造質稱。一以綿紬

賈一以賈金空質。而賈金空現在。則士雲之不自明矣。既以賈質起爭。而爭之不得。輒欲以盜証之。且聲言告院。則韓三之具告。實士雲自激之也。亦何足惜。業遵 廂批。已將士雲朴責二十。爲不類者戒。若綿細質物。卽果有之本。監亦無爲人追賤之體。置勿論矣。士雲雖系曠出。而家原住京。且去監密。適合無督令復班。以少開其放逸。伏候 台裁。

查奸役揭

契餘續冊 卷二

三

伏蒙 本廂發出報單一紙。以監生王斗光私廻事屬卑職。查究該役受賄情辭。卑職讀未既。已知其情之真。不待查也。然似有不必要者。從來西廳積役。居撥歷年月爲奇貨。久已爲行。居賣放私廻。爲奇貨。蓋在上年五月初。卑職以學正到任。卽聞有是言。而未敢信。已受事良久。於前件一。一身親見之。故知今日之事。其真不待查也。然而言不必查者。何故。蓋監生私廻。其法止於行提。其罰止於壓。擬行提一法。徒託空文。諸役表裏作奸。有文移

甫出監門。而已聞私家者。有見爲發鋪而旋賄鋪。可寢捺者。卽使其文真到原籍。而本生稍賄禮房。直置高閣矣。卽使縣官破格奉行。將本生押解到監。而勢不能於檄朴壓罰之外。別有重處。且 兩廂陞任。多不過一年。決無獨爲一生淹留需待之理。此輩蓋簪之熟爛。但有作奸之利。永無事敗之害。此其所爲放膽橫行。了無顧忌也。昨奉 廂諭。卑職亦卽喚該役陳謙面質。諒且揚揚前來。手一揭謂職曰。王斗光私廻。已經報堂。堂復報廂矣。不

契餘續冊 卷二

三

報則我爲通同。既報矣。我何罪。職謂之曰。汝之巧處。全在一報。報後必行提。曾見有行提而提到者乎。卽提到而質。本生肯自認行賄乎。本生不認行賄。汝乃認受賄乎。此時若欲得情。必須叅送刑部。大動刑具。拷訊。始吐真情。真情既吐。事于枉法。則於本生不能無礙。而以私廻小過。礙一前程。知兩廂又決不忍。蓋惟一報。而本生在家。便可安生。若輩數十金。自可安享。故曰。汝之巧處。全在一報也。該役初猶強辯。及說到此。口張不下。遂悻悻然

去本廂如必欲徹底澄清。非參送無以盡法。而
事頗駭衆。不得不隱忍之。職所謂不必查者。以此
若以事經發覺。法難徇縱。莫若斷章取義。徇各衙
門。登革積年之法。摘其不法之尤者。若而人。嚴行
革役。大張告示。與衆共棄之。更嚴立卷案於兩
廂。永不許賣絲復入。如是則雖不能保之陞任之
後。而目前亦可稍睹澄清之象。伏候 台裁。
請題參惡生揭 上胡大司成

揭爲惡生大千名誼懇亟題參。以肅雍政事。本月
奏參新州 卷二 三

初二日。據具揭役郭龍。相稱龍有房一所。賃與監
生賴成賢暫住。憑中議定一年爲滿。寫立合同。存
証。不意成賢住過一年。又四十餘日。仍佔不還。龍
因通欠兵部官銀。急欲賣房抵補。伏乞 命臺理
諭出還等情。到廳。卑職意其中必有別情。不與出
票。第批摺云。如房果賃住。亦無久佔不出之理。還
着原中同本生自來面質。併取合同來看。批詞並
無片語。倘獲職役。原摺現送 本廂可驗也。不意
惡生於批摺後。並不來見。職亦未與一面。未交一

言。而初三日午間。忽與其黨阮叔賴二等。率領不
知姓名三四十人。徑到職廳。咆哮恣橫。時職方出
拜客。未回。大呼何故不出見我。將職公座推倒。打
毀桌椅滿地。家僮奔告。職急馳回。方欲詰其情。絲
而兩廂各役陳元周來等。目擊駭異。報知 兩廂。
已將本生捉去矣。查監規內一款。生員中敢有毀
辱師長。生事告訐者。即係干名犯義。定將犯人杖
一百。發極邊地面充軍。煌煌 帝訓。炳若日星。而惡
生橫逆。無故陡加若此。正係干犯名義之律。法難
寬貸。爲此該職參看得惡生賴成賢。名列儒紳。行
同豺虎。強佔民房。已非法紀。僇辱師長。尤悖憲章。
況在大都白晝之中。卒起操戈反噬之變。一唱羣
和。形類於揭竿。犯義干名。罰豈同於微朴。成均
育材。決難養惡。經憑司直。詎忍包羞。合行具錄呈
廂。以憑參送法司。或徑行題請。伏候 台裁施
行。

請薄懲惡生揭 上胡大司成
呈參惡生賴成賢事。昨午始畧正法。乃今早同官

蘇學正過職言。老堂翁便欲釋之。敬與德意。敢不仰體。所惜者。職列絕愆。而反爲狂徒所絕。再三循省。莫知自取之故。用是未能釋然耳。業承嚴命。亦何敢堅持其辭。但求少需。使得撤滿五日之期。庶本生畧知所警。而薄體亦稍振也。查監規及職掌。經愆爲太學司直。凡諸生不法者。本廳得自行糾治。大約卑廳不失其職。則兩廂之體益尊。伏候 台裁。

侍罪揭 上胡大司成

焚餘續州 卷二

呈稟惡生事。卑職以體面剥盡。故惟杜門。思過席藁聽處。自本衙門外。絕不敢向人一言。不意昨晚郭侍御忽來。云。老堂翁過彼。以此事告之。謂職員恩薄。報大負恩。則有之。若以此事爲負恩。則執法不撓。正所以報知己。何云負也。自惡生登門毀辱之後。絕愆之法。毫未及行。而老堂翁之釋放者。責華者。頃刻叠見。皆堂翁所加也。卑職敢有纖毫逆拒乎。如以割折七款爲職罪。則職之寬。不自額烏。誰爲昭雪。職雖不肯。忝爲屬吏。諒亦不減

師生。何至以偏護惡生之故。使職一語不得自白也。侍御云。題參難行。夫職何曾堅執要題。七辨中止。述監規如是耳。下文明寬之矣。記得初九朝。卑職曾進一揭。欲撤滿五日。猶不蒙許。立爲開釋。而尚可望題參正法乎。今亦不必論有罪無罪。念職屬官也。致堂翁東西奔告。是卽職罪。敬素服角帶。親到署前。叩頭刺請訖。仍歸寓杜門候處。若卑職七辨。既蒙錄進。還懇老堂翁細看。以正大體。下情毋任悚仄之至。

焚餘續州 卷二

回供職揭 上兩府揭

伏蒙 兩府批發卑職假呈。俱謂職於糾紛。責蒙暫攝數日。卽出視事。敢不祇承。但卑職薄體。一辱於惡生。再辱於堂翁。面皮剝盡矣。若復饒顏視事。是太學中。既有一逆天滅義之狂徒。復有一無耻喪心之師長。成何賢閣。大辱多矣。萬非卑職所敢承也。惟宜席堂。靜聽處分。若一日不處。決一日難出。有此激切。殊死具稟。

決去就揭

上胡大司成。先生錄呈。王少司成。小司成。力阻。因止錄。七不辭。還在監門。不復上。

指爲師體讀難受辱。敬據理滙陳。仰懇 台臺。立賜參議。以肅雍政事。職惟堂屬之際。公等君臣。情猶父子。有順無違。古今通義。然嚴父亦有諍子。威忍亦有直臣。伯奇存於親。而以違見殺。死後遊魂。猶能作奈。問鳴鳥。以訟寃於父。職雖被譴。幸猶未死。何能默無一言。甘作無明之鬼。竊照惡生賴成賢事。老堂翁台臺。所發憤於職者。不遺餘力。蓋爲遊行一法。功令不載。所執誠是也。卑職敢不認罪。第不審惡生無故率衆狂逞。僇辱廳師。白晝大焚餘續神 卷二 三

部之中。忽操戈而反噬。勢同潮湧。聲若震霆。此果功令所載否。以遊行爲非法。而以犯上爲固然。卑職詎能解之。卽二者均屬非法。而報施亦自有辨。無論屬在門牆。卽世間平等交游。從未有施而不報者。出於又爾。明訓昭然。謂惡生宜以非法施。而曠獨不可以非法報。此又職所未解也。卽均之報施。而先後亦自有辨。先施者爲自取。後應者爲平施。今自既者又荷優崇。而平施者反重遭辱。此又職所未解也。如謂撤朴便足蔽辜。無庸更議。竊意

撤朴者。媒貽誘惑之罰。非干犯名義之罰也。監規云毀辱師長。卽係干名犯義。有傷風化。定將犯人杖一百。發極邊地面充軍。煌煌 帝訓。炳若日星。故年來郡邑諸生。結黨犯上者。但見之封事。無不立行遣戍。卽雅意欲從寬政。姑免其戍足矣。而謂區區二十之朴。三日之撤。便足蔽辜。此尤職所未解也。如謂本廟已經處分。西廳不得復與。竊謂朝廷決不設無事之官。司成有司成之體。絕惡有絕惡之職。無論堂官不當僭屬職。而 高帝焚餘續神 卷二 三八

勒在監規。前哲著之雍志。一則曰監丞參領監職。一則曰監丞太學司直。諸所責成。班班可攷。豈名爲參佐司直者。而糾治一犯生。亦毫不得自主。是郡邑丞尉之不若也。亦安用此冗員爲。此又職所未解也。且也不許遊行。立釋撤鎖。使卑職面目難施。亦可已矣。而又提原具摺人。痛責四十。且諭屋不許賣。仍聽本生佔住。豈不知國家無此律例。孔孟無此教法。不過謂卑職之體不大辱。則惡生之氣不大伸耳。何然而必加詰勝。何然而必墜諸淵。

宣責恭罪同於假印。抑銅臭忽變爲神。此又職所未解也。且西廳自職到任來。從前一切積弊。釐革殆盡。非本分事。絕不妄令一票。卽本分事。亦不許妄索一錢。在諸役方以工食毫無。白身聽役。寂寞清苦。人懷怨心。而本廂又屢屢嚴督之前。既以假印事。革一無罪門役羅錫。今又以惡生事。革一無罪班役郭仁。豈必逐盡卑職諸役。使職無一人服事而已。此又職所未解也。有此種種。循省再三。莫得其故。總緣八九月間。本廂僕役。常以非

焚餘續州

卷二

三九

通志

理之事。假傳廂指。驅役卑職。職動請面質。計不得行。自是孽恨日積。每見卑職有所奏記。封識者必先發封。而後呈覽。或有徑從中結。下得上達者。謾誅既深。卑職已逆知必有今日。第不意剝職面皮。如此之酷毒耳。然欲卑職屈體乞綠。以結納奴隸。而求安其位。則非獨性所不能。抑恐上辱本廂。而不敢計。惟有往門席案。靜聽處分。或念事干名誼。風化攸關。將職與惡生並坐並黜。固足以示大公。或謂惡生與罪。罪獨在職。亦乞獨參卑職。以

謝惡生。永示褻越師範者之戒。若欲薰蕕共器。梟鴞同巢。職與惡生。仍前旅進旅退。於集賢之門。此昔人所謂不知人間有羞耻事。寧蹈東海而死者也。今亦有言。西廳爲各廳堂領袖。不宜偃卧私寓者。夫所謂領袖。蓋國初設立監丞本指。以本監要務。如錢糧之虧盈。諸生之馴悍。合監各役之奸良。皆得過而問焉。故稱領袖也。自職受事來。以查差。則見奪於當該矣。以糾舉。則見奪於門皂矣。以懲治。則今又盡奪於司成。所存職掌。祇有任勞

焚餘續州

卷二

四十

通志

任怨之撥歷一事而已。欲守官。幾於無官可守。欲盡職。幾於無職可盡。每讀邸書。見明旨森嚴。動以實心任事。中勅百司。如職今日。且以實心任事。履戾上官矣。業不得行其志。而猶然營營尸寢。平生誦讀諸問。而亦何以不負皇上功令乎。爲此瀝血籲鳴。伏懇 台臺。立賜嚴斷。以決去就。下清毋任戰慄。踴躍之至。謹揭。爲將生傳檄。俾能與通生父至。愧不敢行。遂不出蔣生某者。門惟清白。腐出明經。誤以歸寧之極



ZW Z1101000025296

Z171.7

200d(88)

思。從陸神棍之奸句。適者吞舟漏網。弱羽羅罟。折
楊旣剝其膚。縲紲復撻其體。而且罰兼墨劓。限勒
畧時。程門立雪。未聞黑索之夫。穆帝贖錢。豈及青
衿之度。矧茲卸寒之候。能無僵仆之虞。凡我兩浙
士子。分均切於粉榆。卽爾四海弟兄。感宜興於狐
毛。無惻隱之心。非吾徒也。當涕泣之會。忍談笑乎。
不佞自慚綿力。殊愧繩愆。冀能殲厥渠魁。徒有傷
心赤子。願捐微俸。聊助一椽。觀我同盟。共成勳舉。
勿謂涓流。無資滄海之潤。惟彼一簣。能襄九仞之
功。

楚餘傳外

卷二

四二

注

成。以鳩工。則功在宮墻。以恤之。則誼昭倫紀。暫解
倒懸之急。徐俟肆赦之恩。第念公正之義憤大明。
何虞魁魅之遊魂不殛。檄告。